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六

(26)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 - 文獻 - 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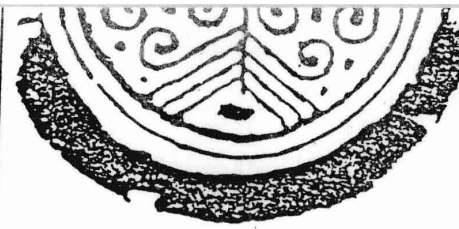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卷三四—卷七三)

五燈全書 中

清・超永 編



目次

五燈全書（卷三十四——卷七十三）

卷三十四……………七八三

天衣義懷禪師——瑞巖子鴻禪師

卷三十五……………八〇三

棲賢智遷禪師——開元宗祐禪師

卷三十六……………八二七

淨慈楚明寶印禪師——光孝已菴深禪師

卷三十七……………八四四

黃龍慧南禪師——佛陀德遜禪師

卷三十八……………八六六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奉新慧安慧淵禪師

卷三十九……………八八七

羅漢院系南禪師——應城壽寧道完禪師

卷四十.....九一〇

疎山了常禪師——智門谷庵景蒙禪師

卷四十一.....九三〇

楊岐方會禪師——西堂顯首座

卷四十二.....九四七

昭覺佛果克勤禪師——俞道婆

卷四十三.....九六四

虎丘紹隆禪師——谷山海禪師

卷四十四.....九九三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龍華高禪師

卷四十五.....一〇〇五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秦國夫人計氏法真

卷四十六.....一〇二七

清涼坦禪師——雲居蓬庵德會禪師

卷四十七.....一〇四五

天童密菴咸傑禪師——萬松壞衲大璉禪師

卷四十八.....一〇六六

破庵祖先禪師——虎丘雙杉元禪師

卷四十九……………一〇八四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道場龍源介清禪師

卷五十……………一一〇一

西天目高峯原妙禪師——育王東生德明禪師

卷五十一……………一一一五

天目中峯明本禪師——徑山大宗興禪師

卷五十二……………一一三〇

南堂了庵清欲禪師——徑山南楚悅禪師

卷五十三……………一一四三

淨居正菴宗廣禪師——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卷五十四……………一一六〇

江心一山了萬禪師——天寧楚石梵琦禪師

卷五十五……………一一七七

愚菴以中智及禪師——明州恭都侍者

卷五十六……………一一九五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妙果竺源水盛禪師

卷五十七……………一二一三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慈化普菴禪師

卷五十八.....一二二三

無明千巖元長禪師——道安禪師

卷五十九.....一二四九

東明虛白慧昱禪師——金陵顧智旺居士

卷六十.....一二七〇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

卷六十一.....一二八四

普照寺一辨禪師——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卷六十二.....一三一五

慈舟方念禪師——顯聖三宜明孟禪師

卷六十三.....一三三五

東山爾密明復禪師——安國別山性在禪師

卷六十四.....一三五六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普明駕湖用禪師

卷六十五.....一三七四

瀉山五峯如學禪師——金粟石車通乘禪師

卷六十六.....一三九一

寶華朝宗通忍禪師——雪竇石奇通雲禪師

卷六十七.....一四〇四

古南牧雲通門禪師——竹林林臬本豫禪師

卷六十八.....一四一七

理安箬菴問禪師——永正一初元禪師

卷六十九.....一四三二

密印養拙行明禪師——孝廉劉道貞墨僊居士

卷七十.....一四四八

大竹空外大遠禪師——當陽九昭朗禪師

卷七十一.....一四六八

連雲古淵成禪師——思禪尼法淨皓禪師

卷七十二.....一四八八

青原淨居眉菴秀禪師——慈雲松若昭禪師

卷七十三.....一五〇七

廣潤巨靈自融禪師——龜峯嵩壁觀禪師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授 較閱 進

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質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宋仁宗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于市井中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于翠峰覺問汝名甚麼師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師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師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師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

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怎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嚴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禪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卽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卽貴遇貴卽賤驅耕

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渴遇賤卽貴握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上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途達磨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羣獄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攢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髑髏臂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鍊牛腰折盡道女媧煉

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索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眞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鬪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問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日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鸛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徽宗崇寧中敕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

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嶺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舒州投子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天台實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迴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以劒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拈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于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卽今濟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揚州儀真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夏氏子參雪竇顯明祖意道行才智灑然超邁出世長蘆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溢曰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不爲鼯鼠而發曰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婆訶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一任諸人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作麼生摸索乃展兩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

瑞州洞山慧圓禪師幼參雪竇使得旨一時聲名籍甚後依開先還會洞山闕人還舉之以應遂出世上堂學非稽古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祇如山僧與諸人從廬阜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然雖如是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鳳陽鳳棲仲卿禪師上堂僧問古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所爲何事師張口吐舌示之曰祇者箇別更有師曰朝三千暮八百乃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寥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差萬錯喝一喝下座

長沙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喝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宋英宗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眞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

汝寧乾明則禪師僧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已求曰學人不曾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

常德乾明知應禪師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塞壑填溝乃曰馬祖陞堂百丈捲席火動烟生雲擎雨色覲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百

衡州南嶽雲峰元益禪師李林宗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出塵底事李惘然師曰還會麼李忽有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洪河本是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師曰正趣地獄李曰人我無相何爲地獄師曰汝今何在李曰覲面不識師曰祇此是黃金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尙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宋仁宗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合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利重與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一日忽往辭江州牧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當神宗熙寧辛亥三月十六日也壽六十二臘四十五荼毗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歐陽文忠公尤獨尊重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爲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逢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寧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拄杖子曰見後如何師便打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峰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噉日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曰如何卽是師曰蘇嚕蘇嚕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

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譚問闍漢若論禪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禪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鑿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万名著叢席浮山還管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遶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於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

畫曰這箇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怎麼則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鑽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我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拾蚌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磔。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

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瀉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元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元關。除微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閒來祇麼坐。拍手誰廢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法昌在寧之北。千峰萬壑。老屋數間。師力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

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力。搗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硬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卽脫二乘羈鎖。黃龍南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利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韞之所鈍鍊。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頭必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垛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顛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師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眾喫箇

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無慙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鑊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鰕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然邀靈源清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大地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卽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輪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遷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出家圓具感悟夙習卽徧參尋投機於開先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宋神宗賜高麗曆衲金鉢以旌師德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

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驢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茶菓空中竹櫬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師曰此間無坐場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

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李公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傳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颺木馬無端雪裏春現對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哲宗元符戊寅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一笑而化其令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

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含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遁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

閒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懽懽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買鶴頭崖上冲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南康廬山萬杉善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曰萬株杉下千尋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叉手對闍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卽今今卽古家家窗下有諸祖文殊示

現滿山川自是時人不解悟大衆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雲蓋鵬禪師法嗣

紹興諸暨鍾山報恩譚禪師上堂法身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底道理拈拄杖示衆曰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來擊香几一下

雁宕吉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爲覺禪師上堂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覩者宛若昇天面臨郭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妙譚元向上一竅又且如何

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下座。

禾山材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雄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曰。謝師答話。師曰。明眼人難瞞。曰。大衆一時記取。師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和尚如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掠亂飛曰。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腳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見。卽不問你拈匙把筯爲甚麼。道不得良久。曰。曹山今日失利。上堂。山不青。水不綠。南北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花宿。上堂。千江競湊萬派同源。寶月騰輝。光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臥經行。何人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函蓋相應。底裨僧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大衆分明記取。這僧話頭。

南嶽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霍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

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因雪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瞋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藏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尙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髅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末生芽時攝取良久召大眾曰劒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骸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

風飽餐明月。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寧開元瑩禪師。上堂。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擺始應知。上堂。倏忽。倏忽。東浦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拶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鷗。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大瀉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口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

知心無相。卽十方利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顧。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界。師曰。磬敲寒夜月。香炷白雲朝。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曰。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盧毗頂上金冠子。曰。重重蒙指示。千古爲流通。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

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曾。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愼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燃燈前。亦非釋迦後。曰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嶽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鸝。岫中昂首行。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行。師曰聽取一偈。梢梢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狄山西叫明月。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上堂。僧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尙從何而得。師曰覲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據祖師在。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元關。一任縱橫妙用。

溫州彌陀正彥庵主。一日謁雪竇良。良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無且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曰却。葫蘆倒懸。藤師曰道什麼。良擬對。師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策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溫州瑞安僧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頭大耳小。曰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源耕罷者。牽犢負樵歸。曰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

正令管教棒下辨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宋神宗熙寧丁巳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說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刀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鎮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而逝。茶毗斂骨。獲舍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割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句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宋徽宗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

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高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較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鵬。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閩縣蕭氏子年十二便能行頭陀行二十六得僧服入夾山室住後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罪罪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踴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眾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宋哲宗元祐戊辰又十二月示寂壽五十九塔于善塔之左

天衣懷禪師法嗣之一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昇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復圭命師開法璫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

利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值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壬戌神宗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日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日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

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怎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怎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炭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上堂看看燦燦。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哲宗元符十二月。酣臥而寂。全身塔於蘇之靈巖。壽八

十臘五十有二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夢積山老僧與應乾魯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見兒生。卽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懷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鼻祖。宋神宗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塗牛。爛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

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綱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碗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知我者少上堂禪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

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當哲宗元祐庚午八月也壽六十四坐四十五夏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眞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卽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

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遠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

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颯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味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鵲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鎗幸遇大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去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捶胸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教乘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元至

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怎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

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閒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縷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烟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彥博以上賜白瑠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剏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

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關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之二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禪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

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竈竈睜睜。睜睜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人。初開堂曰。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褻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

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棄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

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眞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牀。豈免嘖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曰。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揀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遶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秀州石門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

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咏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

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虜赤更有赤髮胡師曰蘇嚙蘇嚙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雉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鎮鐺佛向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懺懺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

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

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

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卻。方有少分相應。便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

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狠簾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徹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處州永泰自仁禪師上堂。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南昌武寧延恩法安禪師。臨川許氏子。少事本郡承天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願顙歿。依天衣懷復。遍歷諸方。稱飽參。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未十年。殿閣如化。城乃棄去。杖笠於南昌上藍。後住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床破簀。師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固止之。棲遲十年。而叢林成。師與法雲秀爲昆弟。秀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

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旣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閒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宋神宗元豐甲子八月旦。示滅。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侔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卻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呱呱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養若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窠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床咄。

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起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醉裏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攝之已委。

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璽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卻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薦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解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尾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床下座。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

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沈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鐵。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昨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甚麼。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南昌翠巖廣化慧空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荒田不揀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麼。師曰。量才補職。乃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

廣信鷲湖仁壽德延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鷲湖境界。師曰。一泓湖水春來漲。數隻仙鷲天外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座。山翠上人衣。乃曰。衆口咸來發問。端當空一點。盡酬完未須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子細看。久立珍重。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譚言寐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

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俱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繩。或持。叉。張弓。鞭。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

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雖其似之手。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承天宗禪師法嗣

德安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聲前撲不散。曰。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句後覓無踪。僧踴躍而退。

長蘆福禪師法嗣

江寧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達磨祖師無端將一杓惡水。潑在支那。直得盡大地南北。紛紜。亘今亘古。山僧昔年在長蘆。親遭一杓。至今擺脫無門。良久曰。看山僧今日。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諸人還覺也無。如或不知。更與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

來的意。若何爲。叮嚀四海未歸客。月滿秋天霜冷時。
上堂。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且圍爐。困乃
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實家內。不曾尋拄杖。
沿門討任使。討過半。辛苦徒煩惱。不如歸去來。去卻
門前草。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喫
茶。上堂。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普。
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急須薦取。復拈拄杖。
曰。三世諸佛。盡在裏許。拍禪床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善提志專禪師。上堂。僧問。遠離嘉禾勝境。
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比去禾中不遠。
曰。怎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執僧便喝。師曰。棒
上不成。龍乃曰。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眉毛厮結。說
與不說。拈放一邊。舉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
曰。晝見日夜見星。遂以杖卓兩下。

南嶽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衢州西安人。年四十餘。預

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之。
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
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
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
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遇。公勉
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
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
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
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
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
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
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書。
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憐以偈曰。
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
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灑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
父瑛。父溫。皆官于顯。遂爲顯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

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宋仁宗嘉祐癸卯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于瑞光照特顧之于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神宗元豐甲子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居凡八載乃得旨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見笑容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蒞衆見畫佛菩薩立像則不敢坐饌果以魚藏名者則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陞堂則左右顧如象王 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透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 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棋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

師曰百雜碎 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畧塞虚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鼉鼻擲拄杖下座 徽宗大觀己丑臘月甲子屈三指謂衆曰止有三日已而果逝其夜有越僧數人夢師歸兜率天有異禽翔鳴於庭塔全身於上方壽七十五臘四十五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 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彫剝 上堂若也談禪

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古揚今。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逢不別。

壽州資壽院圓澄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元。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元。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元中元。師曰。長連床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據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晉州趙城梁氏子。參圓照因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曰。這箇法。忽有省。出住壽州資福。西京少林。舒州投子。道譽震諸方。因號顯華嚴。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曾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象。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踪。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

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碗躡丘參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二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望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

曰鉢孟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板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板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關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熏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烟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燙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床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

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禮床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卽菩提。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謂師曰。款出四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日。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日。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開封淨因佛日惟嶽禪師。福州長溪陳氏子。七歲投西林出家。參圓照。因侍立。次聞舉切火洞然。因緣豁然。有省。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因。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曰。此箇法門。不在筌

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刹土。抹爲微塵。一一微塵。盡爲衲僧。各如滿慈。驚子窮諸元辯。竭世機。極到者裏一點用。不著。何故。爲他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一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姓波瀾。翻懸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輒鏡衣中。驪頰。不數他珍。未挂古帆。現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關。三際無私。十方通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燄。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莫不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珍重。

開封慧林慈壽法書禪師。杭州徐氏子。圓具後。習經論。久之。參圓照。於瑞光得旨。出住燕山。天鉢次。遷香山。乃被詔住東京慧林。上堂。乃顧大眾曰。皇帝禪刹。

慧林道場今日宏開爐韞全提向上一機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到這裏一點也不用不著爲什麼蓋爲他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還薦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久立珍重

瑞州逍遙聰禪師綿州鹽泉王氏子幼投劍門慈雲亮出家年二十二試經得度游講成都南參尊宿見圓照本於淨慈本曰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以常念南嶽思口吞三世諸佛語一爲僧伽作禪忽灑然有悟遽上方丈陳所得本曰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髮刀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陞座告衆師服勤久之遊江西高安住眞如開善聖壽三刹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宋元豐中坡謫高安與師頗相得元祐末再謫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此夢與公遊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怪者高安山舊有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畊幾盡後眞淨文訴

於縣十得一二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哲宗紹聖乙亥十二月策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方治其缺紀以延衆明年丙子夏師示疾至九月戊申入滅世壽五十五塔本山

安慶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寂住峰頭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風搖玉露且道深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依前月到窗師晚年道望益顯著後於本山示寂壽九十餘

開封褒觀慈濟祥禪師上堂梅花新綻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卽有分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

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卽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寧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剗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

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卽一二。卽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卽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嘆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旁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

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卽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廬州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卽性之相。一亘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微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綸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

長沙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叩圓通發明祖意。王荊公請出世。廣德興。教次遷池陽。景德。廬山萬杉潭州道林。上堂。雲收嶽面。日上扶桑。颯颯寒風。紛紛敗葉。滿湘江。內白浪滔天。廣慧門前。地平如掌。若是知有底。衲僧穩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上堂。今朝五月五。百草靈苗誰不覩。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互爲主。禪家流莫莽鹵。眨上眉毛好看。取信手拈來。知不知。甜者甜兮苦者苦。鳳陽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祖師密密底意。師曰。佛眼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密密意。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露。曰。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

南康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參圓通發悟。

初住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白回奏紫方袍。張都尉奏以心印師號。上堂。僧問。趙州三等接人。未審和尚幾等接人。師曰。隨家豐儉。曰。上上大機。今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未審和尚以何顯道。師曰。山僧祇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體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特地翻成箇露布。久立歸堂喫茶去。上堂。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上堂。擊鼓上來。大家覷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爲什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爲君通一線。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宗門祖令。徒自緘口坐斷妙峰。橫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路。始得良久。曰。玉馬嘶時。星斗轉。金雞啼處。日光生。南康棲賢智柔庵主。參圓通有省。乃獻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甚麼。

師曰天蓋地載曰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磨日曰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在你鼻孔裏曰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嘗賜紫方袍師號天禧舊葬釋迦佛眞身舍利坐乙向辛以越王臺爲案宋眞宗祥符中僧可政所與復也旨以宗永爲第一代住持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清霄誰知踪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圖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常州廣福法照曇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曰學人未曉師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曰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者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出住杭州湖上再住揚州石塔東坡赴登州師往迎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師起立曰只這是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師曰若無縫爭解容得法界螻蟻及坡鎮維揚師遣侍者投牒解院歸西湖舊隱坡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師於此名重一時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眞州長蘆宗曉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遇元豐滿勉令出家。投長蘆圓通秀落髮。秀去廣照繼之。遂參照。一日躡階有悟。述偈曰。舉足上輒階。分明無別法。黃楊木畔笑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照可之。楊公畏。請出世。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轆打著連底凍參。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朶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通。

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高峰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几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滁州瑯琊山宗初禪師。僧問。如何是瑯琊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瑠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朶。伴手一枝筇。

滁州蟠龍山道成禪師。僧問。聞師已得黃梅旨。大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千朶。秀風動一江。寒曰。瘦竹有高節。閒雲無定踪。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上堂。信手拈來。無然妙用。靈知自性。歷劫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狗羣生。咸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

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佛曰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颭。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證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倉忙走下繩床。立。參。上堂。仍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幼以孝聞。首入青州元室山。行取葉淨。手忽有悟。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閒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來看去。轉顚顚。要得不顚。預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熏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參。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擱。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擱。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屈。拈拄杖曰。來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饑食松柏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眾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是去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劒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問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瞋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

法眼病空花有僧曰。醫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露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東昌恩縣祖印善不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曰。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下座。上堂。千家門。萬家戶。貧者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上堂。人人獨耀箇箇極。則如斯說話。有損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荊棘。喝一喝。上堂。潭中皓月。嶺上白雲。蓬磨西來。無

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座。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乃曰。若論此事。不論僧俗男女。賢愚貴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盡向聲色裏轉。却名言滯于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于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大眾且作麼生。是目前的。此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流輝。曰。學人不會。師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界。師曰。春歸一徑。苔花秀雪。盡數峰雲氣。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烟。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

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
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
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雨境
師曰竹寺門相竝湖山路接連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芳草和花種修篁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
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
不用鍼錐喝一喝下座

長沙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上堂僧問如何是南
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烟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欄心月在池乃曰不
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
露柱木頭作秤錘鐵鑄成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僧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
師曰卽今作麼生學僧便喝師便打 上堂偏不偏
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道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

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噴
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
手一下下座

三祖會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上堂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
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窮參力究
忽然菜菔嗑著始知刀是鐵做便乃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古人旣恁麼會今
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開元譚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扁舟衝雪浪曰意旨如何師曰一葦渡金陵乃
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門中風行草偃于斯見
得暢快平生擬議思量千山萬水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雲門宗

南嶽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萬學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珠已者自甘

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眞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與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個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

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禪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個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趨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割。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懺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

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觀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巽著直是無香氣薰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鷲鼻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元祇是囑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透天逢人切忌錯事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矣病得穴若也得根

豈在千枝偏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個是根那個是穴擲下拄杖曰這個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卽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去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覓繡毬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上堂盡乾坤大地是個熱鐵團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 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上堂聲色堆頭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禪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個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滴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鄺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鄺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怎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 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個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個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番來番現，漢來漢現。忽然番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驚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個是知音。卓一下下座。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州松陽人。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紹興承天滋須禪師單州黃氏子。受業東京常興寺。

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言下契悟出住承天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辯取擊禪牀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上堂山頭浪起水底塵飛果結空花兒生石女如今卽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卽向火熱卽取涼且道佛法在甚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紹興天衣慧通禪師上堂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群狐屏亦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曰學人不曾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曰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金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南地冬生笋曰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曰恁麼則淨

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筭來五兆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堂前此時參畢見個什麼良久曰是迷逢達磨

江南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曰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曰學人不曾師曰揚子水朝東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鯢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

躋攀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嘉興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閒時又不閒且問諸人爲什麼却成不閒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嘉興鹿苑道齊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者裏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卽有分良久曰參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遍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

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僧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松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持柳栗木笑問往來人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作麼生是吹毛劒師曰清風八面曰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俎曰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願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寶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巖智月海印禪師上堂僧問法雷已震選佛

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
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
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
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
響寥寥卽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菱荷庭長栢更將何
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
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個本分衲僧
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
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巖手中鑊柄莫言不
道 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覩面相呈人罕識輝今
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
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酌價波斯鼻孔長三尺
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
夜力進此道聞投子願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願
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
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願見卽曰相公已入
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偈寄圓

照本曰一見願公悟入深資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
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願師號願上堂
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
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
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
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眞如實際大似
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
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憐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
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
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
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
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
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巖石羊兒須向其中
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嚴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怎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怎麼。曰：也是師。曰：却怎麼去也？

嚴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爲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

嚴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淨因爲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鯢。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鐵。

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折扣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踴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遙見疑火，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勲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勲曰：怎麼？那師根然，偶朝廷改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勲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勲舉倩女離魂話，反覆。

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勸拈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瘧子喫蜜，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怎麼則一念通元箭三戶？鬼失奸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處生？好個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個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瑣證悟禪師建寧魏氏子。開堂，曰：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拈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個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夏氏子，初住淮之

天寧建炎初。靈隱慈聖皇后。賜號佛海。韓世忠表請。靈巖爲功德院。命師主之。凡五踞法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宋高宗紹興丁丑。師至華亭。有朱宅請師齋。以十一月二十六至其家。據坐說法。緇白畢。集有僧出問。如何是生死根本。師酬對語未卒。舉拂扣牀一擊而逝。壽八十。僧臘六十七。葬於寺之白雲庵。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與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動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犬子。雖爭似南山鼉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大虛中。一任旁人冷眼。

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陸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鎮江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游廬山。歷淮浙。徧扣宗師。至龜山參佛國。入室次。聞舉柏樹子話。豁然契悟。出世磁州。慧果後。佛國奉詔住東京法雲。師與第一座宋元符庚辰。哲宗上僊。五七命師入內說法。

賜師法號佛鑑徽宗建中靖國辛巳住持金山皇后遣中使降香爲國祝延上堂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祇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曰飄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得道理好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卽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嘿把定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筭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雖然猶涉程途且正令當行如何理論乃擊拂子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漢中褒城中梁山乾明永因禪師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曰漢水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

師曰昨日雨今日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

淮安勝因崇愷禪師上堂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勾下曰是何意旨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鷓鴣白鳥玄霧起郊原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揭出幽關石女壁開金鎖石鞏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無地施呈何須擊鼓搬泥不用輓毬拽石個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雖然祇如超宗越格底事又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開封大覺法慶禪師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曰吾他日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回來是我道力也後臨寂時至作偈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莫占檀那地土乃盡出衣物飯僧

聞初夜鐘聲。竟坐逝。侍者如約喚之。師應曰。作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踴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當宋高宗紹興癸亥五月五日也。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雖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鷗鷺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曰。室中間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個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

眼。弟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州羅漢勤禪師。上堂。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上堂。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絕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作麼生。會向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牀下座。

廬州羅漢善修禪師。上堂。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烟窠窠兮水綠。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鼻孔眼睛一時穿却。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陵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

投子油雪峰依舊覩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壓。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崔氏子。法貌修整。持守嚴密。宣和中。徽宗詔入內庭說法。賜紫方袍。住院凡十有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欵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瓦子辭衆。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錯。錯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錯。錯祇如聖。

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曰。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蹤。蹠端居則寶座巍。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遁相做。數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

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南嶽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鼉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個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子。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怎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瓶。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

明州徐氏子初住石泉。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利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個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睡人頂後一錐。

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子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溯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麼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元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

個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今日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梳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州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卽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譏謔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

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辨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個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個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個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南嶽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後朱謁迎主余山昭慶而逝塔于寺之東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

見行是個甚麼坐不見坐是個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個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個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個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瞳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腳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捏跳

默庵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磨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南嶽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浚口口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闕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簫栗翻憶小釋迦雙子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勸潭澄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棄汞銀徒可玩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

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則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曰勸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憚自是勸潭舊好絕矣。僧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禡僧分

上事曰如何是禡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桑樹潤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視無禡禡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獎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撥請師拈撥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踣跳上三十三天搗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拈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個識好惡底人箇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

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妙立。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個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個是世法。那個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個。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促烏鷄。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

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個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計個入路。既得個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擲擲倒須彌山。散手到家。人不議。鵲噪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曰。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曰。嚮便下座。時翠巖真爲首座。藏主問曰。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驚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

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宋神宗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通嗣法書至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洩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壽六十八臘五十。徽宗大觀庚寅敕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峰悅

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微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遠曆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偏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滯。困魚徒勞激浪。

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旣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旣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手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闔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叱。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峰前一場笑。

具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撓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護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查查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憐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擢。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

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唱。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元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無。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淫坊。我則孤峰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師於宋哲宗元符庚辰十一月十六中夜入滅。遺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

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揷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蘇。靈骨空于普覺塔之東。諡寶覺禪師。壽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出住潞潭。次遷東林。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乃曰。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瀾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

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尙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日爭怪得老僧 宋哲宗元祐辛未九月二十九日示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九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溪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見香城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持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祇下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及龍入滅首

宋仰山熙寧壬子至高安太守錢弋先候師師復謁有樊逸出屏間師方少避弋曰禪者固能伏虎蛇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弋喜請住洞山上堂熱惱既盡清涼現前分□不生虛明自照然後我當按指海印發光汝暫學心塵勞先起乃喝曰三世諸佛一棒打殺填溝塞壑拋東擲西一任諸人看薰拈拄杖曰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曰看 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已是八月中秋徒知暑往寒來人老區區未休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眾丹霞老道底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乃喝曰無端騎聖僧 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薰拈拄杖曰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佛一一爲君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不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觸途成滯遂擲下曰祇在諸人面前上堂有時灰頭土面橫身荒草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其奈飢逢王膳不能殮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黃龍佛

手驢脚見黃龍者衆。善其機者稀。驀拈拄杖曰。欲得見德山麼。遂左邊卓。曰。看要知佛手驢脚麼。復右邊卓。曰。看乃橫。曰。佛手驢脚。我宗恢廓。德山披毛。黃龍戴角。萬化目前。磊磊落落。乃喝曰。眼孔定動。總是著縛。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個不來不去。該天括地。亘今亘古。雖則全彰。要且不漏。喝一喝。

上堂。聖壽有時。壁立千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來。你擬心。早是蹉過了也。何故。此事非汝思心。注意常情之所能。諸禪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莽。闔開却雲門。門。德山罵佛祖。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驀拈拄杖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擊禪牀。上堂。十月二十三天寒下暖。簾黃昏一覺。睡南海出榆甘。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祇會解粘去縛。應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作。不如歸去。來。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髻晃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群生。自家省覺。來來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乃得自己。

毗盧心印明廓。乃喝曰。大丈夫兒。莫錯莫錯。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把針人。參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雖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青。師曰。者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問。久晴無雨時如何。師曰。點曰。學人有賴也。師曰。赫日燦破。闍黎面門。僧回首。召曰。大衆高著眼。師曰。三十年後有人笑你。上堂。九日無白醪。飽餐黃栗。餒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鷄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上堂。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褫子眼皮寬。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作麼生。是家珍。驀拈拄杖。召大衆曰。還見麼。遂敲香臺。復乃嘯。嘯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殊普賢。喚不回頭。休休。虛費力。且隨流。待伊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參。上堂。洞山門下。

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曰。久雨不晴。參。出縣回上堂。三日不相見。不得故眼相看。是何言。歟。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祇是舊時人。乃合掌曰。不審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參退。喫茶。上堂。洞山深幽。且固千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枝右攀右惹。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阿呵呵。將謂洞山多葛藤。元來却是參同契。乃喝曰。明眼衲僧。莫容易。上堂。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祇如新婦騎驢。阿家牽。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孔長多少在。上堂。舉雲門曰。割久雨不晴。師曰。雲門雖善。臨時變豹。東割西割。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卽且止。祇如雲門道。割是那箇割字。莫有明眼衲僧識麼。若識雲門有甚氣息。若不識。衲僧有甚氣息。祇者氣息。有鼻孔者辨。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拈起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遂擊香卓。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轉。按不活。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麼。各自歸堂喫茶。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

髓。爲諸人說。適來重爲宣揚。更待長老開口動舌。又堪作什麼。老僧恁麼道。也是爲蛇畫足。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狂妄心。除煩惱熱。獲勝清涼。證大寂滅。到波羅岸。出生死轍。以此聖制。故不虛設。聲聞緣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祇可自知。衲僧跳不出。打在絳綬裏。動卽開眼尿牀。夢中說夢。且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個活路。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陋之有。師曰。我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遂高聲曰。不要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復曰。好大衆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元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竅一竅。不明。愁殺人。動卽依他和尿合尿參。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曰。大衆側耳。曰。得聞於未聞去也。師曰。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曰。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曰。且喜勿交涉。師曰。不是知音。曰。不如歸去來。慈嶺有人憶。師曰。何得忘却焦桐。曰。在者裏。師曰。放下著。復曰。適來一曲。諸人罔措。再爲一彈。快須聽取。薦拈拄杖橫按良久。曰。一曲兩曲。聞不聞。悲

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上堂。長安甚闊。我國晏然。薰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割久雨不時。以拄杖敲香几曰。新羅在海東。臨濟小厮兒。祇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題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尙又欲糞掃堆頭。審殺雲門。未審和尙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次。日和尙坐斷廬山。爲什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隔師曰。點曰。割師曰。念汝做街坊。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寶山不易到。既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曰。是什麼良久。曰。不見雙林釋迦老。又聞彌勒下生來。喝一喝。開馬祖塔。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家家門外綠柳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歸去來。良久。曰。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罷。僧堂裏喫茶。出外歸上堂。歸來問。二月間寂寶山中。城隍耳目盡塵勞。萬事空。春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道。不窮信手拈來一枝草。臨機生殺任西東。師晚年退居雲庵。以

宋徽宗崇寧改元壬午十月旦。示疾。望日乃愈。盡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燄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南康軍雲居。眞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割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霜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瓶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眞說妄說。空華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鱸一點雪。擊禪牀。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叱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上堂。月色和雲

白松聲帶露寒。好個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宋哲宗元祐壬申七月七日夜子時。爲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循世俗情。當依法火葬。歸骨于塔。乃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雲居。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怎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勸窓。檯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

州太守委龍遊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毬此個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輟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一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狗彘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

媿

斬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嚴真。問佛法大意。真睡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推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君帶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較。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總嘆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瞋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鬢鬆耳卓。朝個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

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東京大佛寺受具戒。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黃龍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元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參高德。學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個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群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眞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磬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

少點點

觀山僧下觀上觀觀個甚麼下觀觀個甚麼良久曰
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
語一點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
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逃斑斑
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師立身甚嚴坐忘夜旦
有過師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叉手而立南問之以
爲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而誡之師曰道業未辦歲
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唯粥飯二時是
雜用心矧偉根器日劫相倍者乎宋神宗元豐庚申
十二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
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壽六十三臘三十三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
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
爲酌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割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劔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
時法昌遇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卽之昌問汝何所
來師曰大寧昌曰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
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

昌使謁翠嚴眞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
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
僧間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貢上來請師彈
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
再垂音師曰陝府灌鐵牛上堂緊拊離水靴踏破
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
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
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學
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
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
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
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個模子搭却若也出不
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
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
居院之東堂宋徽宗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
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
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

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個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師於政和乙未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而化壽九十一臘六十六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出家開元參黃龍龍示以三關語久之盡得其道出住高郵之乾明烏江之慧濟後住建隆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個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裏裏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曰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

眼中良久曰參師於宋哲宗元祐己巳八月十六說偈而化塔於建隆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禱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白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三十年于宋哲宗元祐辛未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

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塔全身于峴山之陽後三十年賜證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旨下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西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戲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驚驚立雪非同色龍嘆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拈汝背二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虔頭

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碗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個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師曰渠也須到這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個是黑漆火爐那個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尙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拈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

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個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詔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宋神宗元豐辛酉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雲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闔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磧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二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

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挨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氈。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氈。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怎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潑潑。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眾那個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依曹山雅久之。辭登雲居。瞻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席。槃與語。遂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上堂。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

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溜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銜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弭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卽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峰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鞠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鈴鐺流浪。生死諸禪。總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

禪剎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峰高士。罕會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於宋神宗熙寧辛亥六月。因知事紛爭。

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三。茶毗收骨入塔。別收舍利供養。

金陵保寧寺圓瑛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怎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怎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卽不然也。不同己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筭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筭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時當面便說。誰管瞬

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鞮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怎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遯。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槩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南雄人。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曰。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曰。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兒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廬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

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元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閒。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個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觸體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清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元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

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鬻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覲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斬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個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轡單超。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個。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師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試學似我看。奇因敘其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

莫測歸以語。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慧南。南亦大笑。師乃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旬。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蘆荻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及老僧閑。隆興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日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曰。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曰。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諸人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聞風水響。日聽猿猴啼。示衆。春去秋來。始復冬。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元者。了得無常性。自通。示衆。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動靜無二物。我如如。諸

人在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帶甜。

長沙石霜琳禪師行脚時。與夾山齡同依佛日。才自資罷。參因同遊黃檗。聞檗小參。不喻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而去。師獨留未幾。得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叢林。與文關西英邵武齊名。開法石霜。示衆霜花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艸偃。淥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上堂。或譚元。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艸。僧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曰。恁麼則法令齊行也。師曰。瀟湘船子。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曰。恁麼則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心敬之。在石霜時。真淨住洞山。師以偈送僧。有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之句。蓋見之也。宋神宗元豐甲子三月八日。淨

髮沐浴至晚。小參遣偈辭。世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於本山。

隆興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勸渠純至叢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遊甚久。又善東坡。故黃門後贊其像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利。又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壽八十餘。坐脫香城。山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敘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如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趙州勘婆子頌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元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實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個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猶兒偏解捉老鼠。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州人。久從黃龍。游天資純謹。未嘗忤物。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八十日夕。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大眾皆遠赴檀供。惟一僕夫在師。攜磬坐土地祠。誦孔雀經一遍。歸臥室。安坐而逝。鄉民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有頃。大眾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三日不傾神色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供之。

安慶宿松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獨自
陞座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者便是更莫別參末
神宗元豐癸亥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
無語師儼然而逝

吉安禾山德普禪師。絳州蒲氏子。少尙氣節。有卓識。
體富樂靜。爲師靜與語奇之事。衆爲務十八。得度受。
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
虎。罪圭峰疏。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
宿。皆數之云。圭峰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離黃虬。蟬。
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
峰。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荆。

州金鑾得老禪激勵指參黃龍便問迦葉答阿難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師曰曾到曰曾挂搭否師曰一夕便發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龍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睡游螺川侍制劉公請住慧雲次遷禾山宋哲宗元祐庚午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問和尚幾時遷化師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師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飮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開封慧林佛陀德遜禪師福州侯官楊氏子依東京天寧照出家造黃龍久爲侍者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臥奉詔住慧林開堂日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

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曹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卽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若有一法可得。燃燈佛卽不與我授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不寒。臘下看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太后上僊。師又被詔入內。陞座。舉揚般若。賜資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京都後於大觀間示寂。

五燈全書卷第二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葵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尙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初出住雲巖。次遷翠巖。晚住黃龍。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的。」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高，鏢鳳凰峰。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瞪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個釣筒，未曾遇著個錦鱗紅尾。爲復是鈎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

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拘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獅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個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眼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在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

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宋徽宗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三晚小參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泊然坐逝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壽七十二坐四十五夏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眞華也 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理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個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宋徽宗丁酉九月十八日食罷呼以棲首座決別乃起浴更衣淨髮訖安坐而寂門弟子遵師遺誡藏骨石于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何氏子初謁大潯詰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鋸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閒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

逢強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群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軒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元門疊疊開上堂有個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

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錫。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滄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推莫。

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峰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峰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眾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怎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鍼。

臨安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四則。一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子細。二曰。格外明機的。問南以北。爲酬饑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三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毗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四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

隆興黃龍如曉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境界。師曰。山連幕阜。水瀉洞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

出語便成章。上堂。烟雲綻處。樓殿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祇如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壁。年老也心孤。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臘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諒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享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闕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怎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

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風承記前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窅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帛。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場地恰圓圓。呈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敵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推頭拾。

得虵蝦羹。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喚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潞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久依照覺參吹布毛機緣。一日忽頓釋所疑。乃呈頌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拈示無多子。鎖眼銅睛不奈何。照可之俾繼其席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個坑阱。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宋哲宗紹聖丙子示疾臨逝。說偈曰。鋒鋦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三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化。

南康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曾。師曰。春不耕秋。

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元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太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曰：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輿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彌猴，且道射個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人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囉哪。師才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魯直黃公謂師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蓋實錄也。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早是不著，便那堪。

待長老鼓兩片皮，說青道黃，指南作北。祖師門下轉沒交涉。這裏忽有個傑出叢林，爲衆竭力的漢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將長老推向階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去也。拈棒下座，一齊打散。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日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個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

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聞聲非見。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仙遊陳氏子。初參黃龍。南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卽器之後。依照覺深悟元。奧出世安州太平。被詔住褒親。宋哲宗賜名大覺號佛海。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使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全點歷代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鎗石。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鑽。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點。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個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蘸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處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

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群狐路。返鄴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獐者麼。試出哮孔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塞主。擦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匙舉拂。卽且置。和尚如何爲大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臘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上堂。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謾言南嶽與天台。東京褒親旌德宗。瞻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鄭當咄。隆興府西山龍泉夢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麼。

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元。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箇箇。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祖。協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輓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子。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勸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南遊抵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曰。如何是禪朋輩。曰。能鳴者乃蟬也。以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師遂疑至。面壁深思。骨立者數月。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適其所在。竟無知者。

大體武庫開臺
悟順語非也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本州陳氏子依東林一日
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當下開悟呈頌曰老師曾把
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日
日白雲飛宋元祐初遷京師徐國大王遣使召入宮
小參毗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
來轉輪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
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然雖如是據衲僧
門下天地懸殊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
尚神通過於驚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
良久曰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齊賀太平年宣仁皇
太后賜師真覺禪師號并賜磨袈裟御筆題金環
條鋪曰賜真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官屢賜紫衣
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哲宗上僊似於福寧
殿陞座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
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

荆南聞玉泉皓機鋒不可觸公擬仰之即微服往見
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杵乃杵天下長老底杵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
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
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峰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真寂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道
吾眼高無人一日領數禪謁雲蓋智智與語未數句
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
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智復與錐削之師茫然遂求
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
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否師曰關西子沒頭
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
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真旨復謁智智
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
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
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
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泉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

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一十三年。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糗，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廬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個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遯鶴喚作右軍鶴。」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樓藍色，千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觸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

此更求真。兩個糊獮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翻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箏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已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白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目還如啞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明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寒除

佛祖窟打破元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囉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剛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邇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被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維向甚麼處去。宋哲宗元祐辛未冬。忽一日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

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無盡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臨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證真寂禪師。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瓊入室。次瓊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瓊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皴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甌墜地。見甌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西天七祖。婆須密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日若是學人。卽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

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鹹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與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在夏甚處師曰大瀉淨曰甚處人師曰與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眞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丙子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

衲僧扣問但眼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詎曰此乃敢爾嘉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諸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 僧問教意卽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山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 上堂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觀秦時轆轤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

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焉拈拄杖起身曰。大衆寶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剗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峰頭黑。雲鬢黦。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祝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草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願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和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辰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個時節。耐雪峰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輓三個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廳長沙大蟲。到處敵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峰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

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尙。祇解夜半捉烏鷄。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峰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語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峰卽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

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振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倣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個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個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個定場。擲下拄杖。曰。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勸潭。謁深深。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纔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

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簪子。師潄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璧由是無復見者。當宋徽宗政和乙未。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壽五十五。臘三十五。徑山杲請丞相張商英撰行業碑。廬山慧曰。文雅禪師。受請。曰。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

客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個拾得道。不識這個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攪匙亂箸。豐于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退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日。季春極喧。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摩訶拂。

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鞚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鴉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取覓。句下尋思。縱饒下度將來。翻成戲論。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衡州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

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謬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朶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乃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概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個佛法道理。良久曰。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

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吉州太和羅氏子。十八得度。事母喪終見雲庵。庵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啓。師恍然大悟。嘗爲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報慈。上堂。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乃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日。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趲下一隻鞋。曰。還知這個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曰。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眾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烹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鶴。卓拄杖一下。後遊臺南。還結庵梁山。宋徽宗政和甲午。住花藥之天寧。宣和辛丑冬。復庵梁山。明年臘月示寂。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

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不契。遂扣眞淨之室。淨一日。舉石霜度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覩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眞。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雖然如是。臥雲門下。有個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

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瑞州九峰希廣禪師。遊方。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越出院後。住九峰。禪子宗仰有戒藥王者。請上堂。戒出問。如何是九峰境。師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曰。人境已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喫得棒也未。戒退。師顧問侍者曰。適來陞座爲何事。對曰。戒藥王啓請。師曰。金毛師子子。出窟便哮吼。且道。金毛師子子是阿誰。良久曰。卽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師晚佐同門福深於泐潭。雪夜同福圍爐。譚久。福潛使人撤師

臥具及就寢置而不問。須臾睡熟。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有如此。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初業講。董君勸發。棄從甘露。復從棲賢。秀凡七年。後事眞淨。五年。一日以所悟告淨。曰。吾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淨可之。出住石臺清涼。次徙黃檗。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宋神宗元豐甲子十二月乙丑。與衆訣別。坐化。體香軟茶毗。舍利無數。塔于斷際塔。右蘇轍銘之。壽四十九臘三十。

瑞州清涼覺範慧洪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謬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詔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

客却來平地擺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觀此爐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珠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籍爐中。蒸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蒸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與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朋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

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鐘。住景德曰：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左頂上。宋徽宗崇寧癸未。會張無盡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何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觀。面爲宵前。悅後洪如融。如鑒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師著有林間錄。僧寶傳。高僧傳。智證傳。志林。冷齋夜話。

天厨禁鑿石門文字禪。竝行于世。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尙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曰：有甚用處。咄。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依智慧。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緣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宋徽宗崇寧改元壬子。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

早暮日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遜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鑪兒，謾自煨飯。除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隆興奉新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久參晦堂有契證。次參眞淨，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慧安院臨道左，衲子往來於渤潭、黃龍、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法席虛，時眞淨在寶峰，太守移書命擇人居之。衆皆憚其行。師白眞淨曰：慧淵去得否？眞淨喜曰：汝可去。遂復書舉師首座。湛堂問師曰：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爲一切人結緣。自肩一栲栳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及師旣至，逐日打化。遇暫到卽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院宇鼎新，凡叢林所宜。

有者咸皆備焉。死心初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嘗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理會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曰：者漢是真個理會底，不能與他劈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遭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初參祐于道林

獲記前隨遷羅漢掌堂司印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師繼席學者歸之準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同而道望逼亞故人目爲小南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別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住世四十有五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學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語禪德這個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虎徒自虎生浪死鄧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跟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

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豪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莫妨他別人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里或處巖谷或居鄆市令鄉民以丘師伯稱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賁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綴少室流芳
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
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
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
元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
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泉州同安葉氏子依鹿苑
惠儒出家徧參至潯山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嗣奉
詔住智海開堂曰宋哲宗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答
罷乃拈拂子召衆曰還見麼層層爲諸人放百種寶
光復擊禪牀曰還聞麼句句爲諸人演一乘了義諸
人向者裏悟得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溢目全彰
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演若悟鑑中面目元
來只是已頭力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
則無量神通三昧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
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便恁麼搆去者麼良久曰
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元符庚辰哲宗
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太后

上僊五七被旨演法于慈德殿

安慶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皆委白
雲演唱事如何師曰逼塞虛空曰誰知今日裏明月
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
白雲出山如何利物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曰指
南一路又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似烟

大潯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潯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潯山
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
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
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
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個中端的意火
裏唧蟻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塔頭濕晴乾水不流
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
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
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嘆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上堂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次蟬鳴湘水渡霏霏梅雨

灑高空市市薰風滿庭戶三十三兮老古錐象轉龍
蟠曾顯露纔顯露成點汚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虎度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
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
法盡在這個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
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拈掌把住也水
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
行卽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衡州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諸禪
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衆拈出。瞻之不
足玩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爲霖草木滋天下
上堂離四句絕百非。便恁麼息狂機。不恁麼轉狐
疑。離此憑何旨。趙州東院西還。委悉麼。鎮州羅蔔有
滋味。喝一喝。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梓州飛鳥支氏子。有宿
根。因過溪。有省。遂依峨嵋山出家。受具。首謁太平俊
次參黃檗住歲。餘檗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一日檗

擡眸熟視之。師咄曰。耆老漢把不定。作麼。檗大笑。乃
爲印可。宋神宗元豐末。南康郡王邀檗詣。下師侍
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直。檗有旨。故歸
蜀。門人星散。師獨從侍會成都府。師改昭覺爲十方
師。應之。旣領院。變律而居。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
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巖。嶺後
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
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示寂。以偈付小
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
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臘三十四。塔于本山。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瓊
瑤餅貯花。日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
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趨倒餅。較倒鉢。上堂據
實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
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
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
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

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
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
拔。竟不可搆。或睦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
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
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
明古路。不屬元微。覲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
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
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
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怎麼卽
易明。歷歷處。怎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
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
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
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得怎麼靈通。得
怎麼奇特。得怎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
安渠名字。亦勿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
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
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
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

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
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
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
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磨。腕。怎麼說話。請
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鞋。不免揀他些些泥水。豈
況汝等諸人。更道信個是平實語。句。這個是差別門。
庭。這個是關捩巴鼻。這個是道眼根。塵遁相教習。如
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下
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
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禪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
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
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
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
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
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怎麼道有甚交
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
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

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南康廬山雙溪寶嚴允光禪師上堂阿呵呵也大詫不卷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乾中原至寶難酬價也大詫令人轉憶老興化喝一喝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界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打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個黃面

襄陽谷隱靜顯禪師僧問一鐵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賊身已露 上堂今朝正月五大

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巖前流謎語喝一喝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寶鑑法達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上堂拈花示衆空自點胸微笑破頭落第二月少林面壁旁若無人半夜渡江食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而無作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畢竟青山戀到頭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

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濶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社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

得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唧蟬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看栢樹子話。有省。乃述偈曰。趙州栢樹子。去住少人知。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呈元元可之。後令住此寺。僧問。木人石女共談真。談卽不問如何。是真師曰。嶺上梅花白。溪邊楊柳青。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

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個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個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擊頭提不起底麼。且道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元人。識取娘生面。娘生面薦不薦。鷺鷥飛人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渤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嘯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蝦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

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薦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牀曰。佛令祖令。瓦解冰消。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雖然。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學似大衆。良久卓一卓。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

長沙大溈齊恂禪師上堂。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人苗稼。更待擎頭帶角。異類中來生兒養。憤其何以堪。不見仰山道。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雖然。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上堂。青山疊疊。水茫茫。猊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明月照山堂。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晚歸錢塘之法
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
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 宋高宗紹興丙
寅夏辭人責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
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
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
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
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收旦曉
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
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
天

蘄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九日上堂重陽何物欸僧
家籬菊枝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爲君滿泛趙

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碗謾矜誇良久曰便
請卓杖一下 上堂時雨頻過北屋涼野田昆甲盡
舒光禪家高臥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
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千載月上蒼崖
流水寒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
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
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
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
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上堂僧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
師分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曰得恁麼不
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慰
靈襟群峰可岫常露自己家風夾道青松直透長安
大路烟雲結 以閣凌空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嚴
世界顧左右曰大衆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垂下

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知歸。乍到禪人。不妨擗取。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宗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藥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適出。昔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

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摧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與其父文安洵公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問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匙。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積翠永庵主法嗣

吉安廬陵清平楚金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鐘乍歇。鼓鼙鼙。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說萬喻。翻成僞分。緇別素與誰通。山僧拄杖子。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

佛印明禪師法嗣

長沙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界。師曰。獵到夜深啼嶽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上堂。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抖通。宵不睡。思量耐耐。祖師亂走不知念。釋迦出世。蹉過步步彌勒下生。可惜自己神光。竟日昏昏到西諸昆仲。且作麼生說個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臨江龔氏子。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個。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個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法空禪師。姑孰人。上堂。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淨裸裸。赤漚漚。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姪坊酒肆。瓦合興。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與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懣懣。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驚地喚回。打個筋斗。師爲人強。項久待死。心一日辭去。心曰。汝福薄。只宜以道自養。清艸堂亦以偈送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崇覺不踰月。而院受火災。師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致此耳。有富人欲獨迎齋。爲造三門。師曰。公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艸堂清嘗遣僧貴衣訪之。衲子聞風而至。師亦老矣。竟終于本山。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烟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同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問。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碑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項。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項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項。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項爲人處。

秀州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楸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宋高宗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

塞之修書寄雪竇持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讀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墾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扉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鳴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遊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驚數簑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

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諡首座本郡人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云個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蘇州西竺尼智通惟久禪師亦曰空室道人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頌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忘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境界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

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宋徽宗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了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參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于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本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閤造豫章。參黃龍。新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

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出應上封。屢遷名利。住乾元日上堂。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個個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兒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曰。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知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個個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

一個半個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處置。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

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眞淨文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骨痛割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辭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曰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卞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之。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畢乃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觀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

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劑已透關者更請辯看 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錘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離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貓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認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 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宋宣和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曰徽宗遣中

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栴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與化人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個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溫州光孝德遇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 住後上堂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上堂回互不回互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

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渤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見便契合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舉個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個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點首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

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 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用和遵勉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蹟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宋徽宗大觀改元禮靈巖願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求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高宗紹興丁巳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個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

不見地。古劍觸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
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
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人龜跌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
遵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宋高宗紹興癸酉。
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俄快底點著。便行。擬鈍底。
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個個生嫌。山僧
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
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
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住不住。卽且
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
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
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
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
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曰。祇這個帶累殺人師。
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
多。山僧卽不然。祇這個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
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

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
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
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
三尺劒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
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
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個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
個。和尚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
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
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示衆舉巴陵道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
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
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
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
大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又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元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偏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殊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讓尋思。豈止白雲萬里。

衡州南嶽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與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哩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烟不得。所以肩節捐履乘輿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

警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晝。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個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遁相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連齋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寤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定。師曰。已是團圓。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叱。師擬問。潭卽曳杖逐出。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遽預遣。更候于道。故不得力辭。受請。日上堂。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個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

杖逐之。宋徽宗宣和甲辰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個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地。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依滄山詰。最久。晚慕潞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之記。學者嚮臻。朝廷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譏。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

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潞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棲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窻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參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陳正言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宋徽宗宣和乙巳四月十二日。跌

坐而逝。正言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巽化可都禪師。上堂。眞源湛寂。了無生滅。設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與雲吐霧。普徧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欠少。所謂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不用纖毫心力。自然壁立千仞。喝一喝。長沙道吾。楚方禪師。上堂。僧問。前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言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眞個泐潭無異水。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俐衲僧。點一知二。乃曰。諸人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頭上。是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亘古亘今。便怎麼承當去。早是無事生事。那更言中求元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大衆不如歸堂喫茶去。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莆田陳氏子。得法後。隱何巖南。湖。懇田自食。郡使陳覺民延至鼓山。繼住。雪峰。後別衆結庵石門。作歌見志。其詞典雅。有披雲入草不辭。

勞逢人打破修行窟之句。傳誦亦廣。初陳聘君易在京師。謁乾時。問及鄉里尊宿。何人可親。乾曰。子歸見需足矣。於是歸與師偕隱石門。

開先璞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採台教。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潤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個。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越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

見

潭州大滄海評禪師幼與小南同師受學將出游同住僧夢二大黑蛇各一角長數丈遶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行夢者曰此二人必法門龍象也住後上堂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佛日了威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觸醜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金華武義明招文慧禪師上堂便與麼散去早是落七落八俯爲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爲汝諸人舉個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強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

迦葉謾擎拳門外金剛肩卓豎遂拊掌呵呵大笑曰笑個甚麼笑燈籠入露柱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個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

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抵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五燈全書卷第三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十四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拖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下。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燒青山雲裏得逍遙。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坤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樅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闍浮提鬬。額看擊禪床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效諸万榜樣。五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腴。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西方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西方之語。此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後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總。總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總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近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爲人短小。公嘗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

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嚮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轉運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割。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設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

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驛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遂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宋元祐辛未八月也。公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治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響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智海平。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

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治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論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徽宗宣和辛丑十一月二十二日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及護法錄行世。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遶天鴈。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不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兒。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

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雉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尙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此。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漂。病鳥棲蘆。遂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變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通。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憐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花兮。獨賣青松。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

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遯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痒。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搥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搥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二矣。

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割金鳥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藏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選。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踉蹌過臨濟。小斯兒向糞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輓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暑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褐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學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瑯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灑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真說。初

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舉東山頌馬祖曰。面佛。月面佛。話曰。了髮如子。滿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十鈞。稱頭不立繩。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嘗于池州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

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嶠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游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宋高宗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

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新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了。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

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瀉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眞如結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曰瀉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瀉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

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眞如詰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龕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眞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會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與黃提刑弈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記錄臨終書偈跌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烟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中巖乃諾距羅尊者道場也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周市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

識得堯子是怎麼閒家具。師普說罷。復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塔本山。

照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登科第。有聲管。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于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是是關楨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

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願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歸西蜀。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尙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積。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箇。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狚狚獼猴。卽應。如是六箇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狚狚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

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棲真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信手拈來。無非佛事。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曰。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良久。畫一畫曰。能殺能活。能從能奪。更有一般堪羨處。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慧力昌禪師法嗣

臨江慧力洞源禪師上堂。佛祖不立。雨落街頭。自濕。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泥。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觔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塵起。喝一喝曰。是何道理。參。

羅漢南禪師法嗣

衡州南嶽雲峰景德慧昌禪師上堂。非不非。是不是。達磨西來。惑衆顯異。梁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

向嵩丘接得神光。轉失利大衆。欲不失利。麼。廉纖梅雨。蔽千家。瀟瀟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狐羣隊。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雪峰。輓毯。趙州。庭柏。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腮一擲。

安慶桐城浮山德宣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長地久。曰。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曰。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閻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峰。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豎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

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曰。白椎罷。顧大衆曰。奇哉。妙哉。諸人還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淨裸裸。赤灑灑。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爲對。爲待。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著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出來與。

◆相繼題

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如何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鈴鐺更苦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垂手入紅塵。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寶劍當胸拔。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雲。喚答如瓶。瀉於道轉遠。何也。蓋爲此事。一大藏教。所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寧有方所。祇爲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豎拂子曰。方便門開也。還有入得底麼。者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出沒縱橫。卷舒自在。雖然。猶落建化門庭。未是衲僧家徑要一路。且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乃擲下拂子。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潯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上堂。舉南泉道三。世

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道號艸菴公。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寄上封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金剛。雖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

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緊蟻之絲。廚乏聚繩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元關也大難。祇如元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毆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曰。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僧遺以明珠。因詢何來。僧曰。余黃涅槃也。覺而有姪。生有奇相。通身毛長二寸。嘗謁鼓山鑒淳。尋參佛心于東山。及心移鼓山。師典第一座。心去師爲繼席。又遷

泉之法石。僧問趙州。遠禪床一帊。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聲。豎起拄杖曰。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師嘗造七佛塔于法石。工畢。遂去。隱夾嶺白水巖。將寂。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無彼無。此茶毗舍利不可以數計。葬法石。

焉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謹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

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閒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慧琳普明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穴。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卽多多卽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譌拈起舊來。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修竹碧烟籠閒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

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縵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人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宋徽宗政和丁酉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

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踰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南嶽祖禪師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

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慇禪師。常德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禪師。興化陳氏子。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平坦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宋政和中。三入內庭說法。徽宗喜甚。賜沖真密印通慧六字號。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

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中翰苑守豫章過謁圓通旻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

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同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鷲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

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鐵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搗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喚

浮山眞禪師法嗣

峨眉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州。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

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指師背曰。實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忽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師見鬼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學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被油。襲天衣。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壽七十六。夏六十。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謹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實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師辭以偈曰。鬧盤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

不易。焚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鸛。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邊譬如十日菊。開得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間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嚴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華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便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擲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曰。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

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顚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嚮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明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向居士子謹過謁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闍市古彌勒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僞世無僞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拈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宋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現耶上爲之首肯示衆仙人張果老騎驢穿耳過但

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不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慈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曰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貢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法眼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堯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傷心事。獨許東君第一枝。潭州大湫。喚庵鑑禪師會。諸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

水冷。彈迦老子無處藏。拆東籬補西壁。盡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曰。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嗣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嗣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明州天童雪庵從璫禪師。永嘉楠溪鄭氏子。禮普安子。回落髮。謁心聞於瑞巖。一日入室。聞舉紅爐片雪話。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闕。見佛智于西禪。智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愁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尚不得草草。智曰。若漢過者。

邊立時心聞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聞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聞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華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蟇初住儀真靈巖遷天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鹿跑泉冷浸明月龍鬬港深藏白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如何是禪師曰仰面不見天曰如何是道師曰全身入荒草上堂金槌運動三世諸佛不敢當頭法令施行外道天魔悉皆拱手峭巍巍本無攀仰淨裸裸不用安排行住坐臥不用猜疑好惡是非一時放下然後和泥合水拽杷牽犁任運縱橫總無妨礙正恁麼時且道太平一曲作麼生唱良久曰鎖船橫古渡重整舊家風上堂金剛圈裏翻身築著帝釋鼻孔懸崖頭上撒手突出達磨眼睛往復三回與猶未盡機輪一轉勢不可停倒拈蝎尾婢使聲聞願捋虎鬚奴呼菩薩釋迦已滅彌勒未生佛法祖令總屬新天童手裏且把住放行如何施設良

久曰無孔鐵槌當面擲普天匝地起清風宋寧宗慶元庚申七月廿三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閱塔右

温州府智門谷庵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幼喜聞鐘梵十三披緇習台教以名相學不足了大事棄之參佛智于育王王問貴鄉師曰永嘉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擬答王喝出遂兀然如癡不知寢食者累月一日聞鐘聲忽有悟上方丈王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曰即日伏惟和尚起居萬福王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擬對王連棒越出次日又上方丈王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喝而出因歸里省親見龍翔翔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翔以拂左擊師以右手畫○翔以拂右擊師又畫○于中兩手托呈翔以拂畫兩畫師拜起而立翔笑曰三十年揀貓貓今日得此烏喙尋還鹿園翔以谷名師庵又嘗謁顯寧志初出住智門次遷瑞巖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

卷第四十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乃宵遁入瑞州九峰。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擲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去。在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躡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

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輿化師辭歸九峰。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山僧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知麼。雲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撫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當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峰勤把住曰。今日喜得箇

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事。勤曰。九峰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是箇同參。元來不是。上堂。百丈把火。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箇奇特語。乃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上堂。秋雨洗秋林。秋林咸翠色。傷嗟傳大士。何處尋彌勒。上堂。凡聖不落佛祖。何立大衆。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皆布雪。眞珠縮却。頂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拈拄杖卓一下曰。會麼。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雲蓋老人落地處麼。乃曰。河裏失錢。河裏撿。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有且道。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衆達磨縱有眞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雲蓋與麼道。

也是看錮鎔。更有後語。不得錯舉。上堂。阿呵呵。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進烈。須進烈。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熬。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睡。眠打動震天雷。不直半分钱。上堂。學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只好喫飯。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揚曰。見箇什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孟喫飯。揚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師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揚曰。者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些子。師指茶信曰。者箇尙自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爲什麼就身打劫。師曰。元來却是我家裏人。楊大笑。

師曰山僧罪過。萬壽先馳書至師問萬壽峰前師子吼。當人返擲事如何。僧曰踣跳上三十三天。師曰與麼則雲蓋直下覲也。僧曰草賊大敗。師曰更不再勘。且坐喫茶。龍興孜遷化。僧馳書至師問世尊入滅。梯示雙趺和尚歸真。何有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衆挂眞。舉哀。師至眞前提起坐具曰大衆會麼。遂指眞曰我昔日行脚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顧視大衆曰會麼。衆無語。師搥胸曰嗚呼哀哉。伏惟和尚鑒。一日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屬波瀾。試道看主曰適來已通信了。師曰者箇是道吾底。那箇是化主。底主指曰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曰不直半分錢。主便喝。師曰者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什麼。主撫掌一下。師曰且坐喫茶。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過。割塞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曰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師曰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師曰亂做作什麼。主將坐

具劃一劃。師曰齋後鐘主曰噓。師曰只者箇別更有在。主無語。師曰敗將不斬。且坐喫茶。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曰和尚照顧話。頭師曰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曰新戒打退鼓。師曰道僧擬議。師曰道僧撫掌一下。師曰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曰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宋仁宗皇祐改元己丑。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長依茶陵郁披剎。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尙。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攔。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難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

阜圓通訥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上堂若常似今日承天謾得諸上座若不似今日承天謾諸上座不得何謂如此黨理不黨親上堂卓拄杖曰一漚生波瀾始又卓曰一漚生文殊起又卓三下曰者箇又作麼生良久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上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道六入十二緣十八界乃至八萬四千法門從甚處來以手怕禪床曰好女不著嫁時衣上堂棄落歸根來時無口大衆祖師可謂善解偈手行拳有般漢往往便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合肥請師不赴上堂不住城隍果所期山花山鳥又同嬉石泉昨夜窗前過何似清聲勝舊時卓拄杖三下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且道什麼人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眠生三角頭峭五嶽上堂法華收得三般希奇之寶尋常少曾拈出今生麻頭穀頭進發不免將出奉送諸人拈拄

杖卓三下曰前頭第一不得擘破又須分教兩平縱遇南番舶主也須換却眼睛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展兩手曰有麼有麼又搖手曰無也無也乃曰曾經大海休誇浪除却巫山總是烟拍禪床一下上堂此事如在萬丈崖頭相似總知道放手著便撲到底祇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著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乃擲下拄杖下座上堂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拈拄杖曰者箇拄杖且作麼生捨又作麼生說箇非法良久曰敲落鼻孔露出眼睛擊禪床上堂一法不明翳汝眼睛拈起拄杖曰者箇豈不是眼睛八萬四千法門無一點影子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脫作麼生翳得伊祇如每日見山見水分別青黃赤白不是伊又作麼生見乃卓拄杖一下曰瞎上堂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客來須看禮之常道且道賊來作麼生打人面是賊賊面是人半夜三更有甚麼辯處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以拄杖擊一下上堂佛法二字掉去他方世界未爲分外一日兩度盂孟漏少一點不得見道常聞一飽忘百饑今日山僧身

便是又曰不審不審。上堂尋常向汝道未。在也無別意。祇是要諸人喫粥喫飯。須是自家拈匙把筯。便得飽。若取別人辦。祇是虛飽。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場乾嚙。唾然雖如是。莫教忘却口。郭功甫入山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故。舊今日遠訪白雲。舉似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上堂。此事有人擔得起。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有人擔不得。不值半分錢。且道三千大千世界。底是不值半分錢。底是知恩方解報恩。上堂。揚眉瞬目。拈鎚豎拂。彈指警歎。盡是抓鉤搭索。海會今日。還免過也。無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上堂。開口有時。道得著。開口有時。道不著。著與不著。爭幾何。祥麟祇有一隻角。上堂。一二三四五。剩得太多。六七八九十。又却少些子。且道作麼生。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乃曰。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

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者。箇是黃泥。那箇是白石。上堂。悟了更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箇無尾翹。獼才弄出人便笑。與道者開田。回上堂。三載區區弄水泥。捐裙解襪。又扶犁滿倉收稻。方歸院。一任禪和。鞞肚皮。且道。鞞底是禪。是飯。乃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少一滴不得。剩一滴不得。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良久。曰。日日日。東上夜。夜月西流。示衆。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是何言歟。承天道。針眼裏。躍出。龍藕絲。中開張世界。何謂如此。功多業就。水到渠成。師初受訥讓。住圓通。時年始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實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大守惻然。目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而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止於五祖之閒房。及舒州法華。小利依棲學者。如籠鳥。不忍飛去。舒守聞師高風。移文以白。

雲海會請居師欣然杖策而來。禪子雲集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未是禪僧。分上事如何？是禪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汝。宋神宗熙寧壬子，示寂。世壽四十八。塔于本山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器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調雪，寶覺覺意，其可任大法。諄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下山。望雪寶拜曰：我此生行腳參禪，道不過雪寶，誓不歸鄉。即往勸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參白雲端，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上堂拍禪床曰：心外無法，萬法唯心。心既不生，法從何立？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三十年後，忽有人問轉身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潼關須易度，劍閣轉難行。參。上堂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拈拄杖曰：見麼？若見，則遮却眼光；若不見，則失却拄杖。且作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良久曰：平地未爲險，遠山焉足高。卓拄杖。上堂拍禪床曰：不

是心亦非佛。問：君畢竟是何物？昨夜金剛努目，喝一拳，打破精靈窟。喝一喝。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直饒與麼，猶是鈍漢。乃召衆曰：喫茶去。上堂立春日，打泥牛一棒兩棒，千頭百頭，雪華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曰：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金毛師子一哮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文殊普賢無處走，碧眼也徒誇好手。喝一喝。上堂橫按杖曰：雲從龍，風從虎，甘草甜，黃連苦，洪波浩渺浪滔天，須彌頂上日卓午。卓拄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拈杖曰：保寧拄杖子，一時穿却天下衲僧鼻孔了也。卓一下。上堂春雨如膏，春風如刀，填溝塞壑，拔樹鳴條，會麼？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丈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上堂拈拄杖曰：官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上堂保寧尋常爲人直下，是無面目。若也敲骨出髓，直得神號鬼哭，拍手笑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上堂橫按杖曰：汝等大丈夫漢，須是一刀兩段直下。

七縱八橫擲杖曰且待天下人判斷。問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遷化久矣。曰更有什麼人知音。師曰無眼村公。暗點頭曰死柴頭有無烟火。獨向應無人得知。師曰今日未開爐。曰忽遇七縱八橫時。如何。師曰不如縮却手。曰誰知烟裏。猶有釣魚翁。師曰莫亂道。師與李太博舉三句頌。次博曰祇是不了底公案。師曰試請大博斷看。博曰七棒對十三師。曰保寧有什麼過。博無語。師曰正是箇不了底公案。上堂衆集定。良久曰堪作箇什麼。便下座。上堂衆集定。良久曰猶較些子。便下座。上堂森羅及萬象。皆於鏡中現。以杖指曰北面是廚庫。南面是僧堂。中間是佛殿。直下指曰者裏是什麼。乃曰踏床子也不識。上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萬塗差別。皆入此宗。卓拄杖曰。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上堂時時舉處處說。絕忌諱無間歇。橫按杖曰。會麼。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卓一下。上堂萬物滋一雨。生芽不離土。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從朝至暮。橫說豎說。其奈未嘗動著他一毫。

毛拈杖曰。委悉麼。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休問天罡河魁說。甚大吉小吉。劃一劃。上堂召衆以手指上指下。曰者箇是釋迦。擎拳曰者箇是迦葉。合掌曰者箇是阿難。展兩手曰者箇是什麼。羞慙殺人。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保寧。卽不然。月可冷。日可熱。衆魔亦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眞說。潮田種稻。重收數村路。逢人半是僧。上堂大凡作與麼事。開與麼口。說與麼話。須是與麼人。始得。祇如與麼人。還甘與麼道也。無搖手曰。低聲低聲。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大衆是箇什麼。良久曰。有金有玉。同歡笑。無米無柴。各皺眉。上堂是箇什麼。得與麼難。會是箇什麼。得與麼易。曉委悉麼。不是。想家不聚頭。上堂赤肉團上。無位眞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賣賤賣貴。黃金白銀。上堂我有一張口。內含三寸舌。牙齒總完全是非。無不說。趙州木佛放光。明少室鐵牛。雙角折拍禪床。上堂業鏡當臺。賊身已露。既是賊物。現在爲什不肯招伏。會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出歸上堂。霜風浩浩。葉紛紛。曉入深村。

野老門相見。但知俱默坐。更無一事可談論。良久曰。入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曰。驢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始。終口難保。歲寒心。

長沙茶陵定林寺郁山主。本州人。少落髮。惟以應供爲事。院居諸刹。往來之衝。一日。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主。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師從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淨光生。照見山河萬朵。走謁楊岐爲印可。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事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骨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玄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疑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問底。僧作禮。化曰。我昨日起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元孫始得。師遂隔浮山。遠訪。發前話。曰。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

甚麼事。師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這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一日，雲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上堂，三世諸佛遙望頂禮，六代祖師開口不得。四面今日且權爲指使，且道是箇什麼？一二三四

五雷門誇布鼓，設說李將軍。藍田射石虎，上堂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咏，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四面老咏，自曰：諸惺惺著。上堂，仲冬嚴寒，伏惟首座大衆尊，體起居萬福。兩彩一賽，便下座。上堂，有一則語，舉似諸人，第一不得錯舉，便下座。上堂，昨宵年暮夜，今朝是歲旦，大都尋嘗曰：世人生異見，不解逐根源，只管尋枝蔓，新舊只如今。仔細分明看，若也更商量。秦時轆轤鑽，諸院長老入山上堂。臨濟入門便喝，是甚盤鳴磬？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曹洞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到龍門上堂，有古何利無口，非啞七出入沒風流，儒雅便下座。到海會上堂，白雲山裏白雲人，把定封疆無縫罅，無縫罅知幾價，莫有知價底麼？乃曰：一二三四五。到興化上堂，世事冗如麻，空門路轉賒。青松林下客，幾箇得歸家。共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友，同上白牛車。大衆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芳草渡頭尋不

見夜來依舊宿蘆花。甘露資長老把住師曰。舒州管界元來有箇草賊師曰。和尚也須隄防資擬議師便拓開。上堂。棄落歸根來時無口。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乃曰。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上堂。春氣乍寒。乍暖。春雲或卷或舒。引得韶陽老子放出針眼裏魚。乃曰。錯。謝知事。上堂。僧問。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師曰。七孔八竅曰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曰。鸞駕未排。齊號令曰如何。是仙陀婆師曰。眼潤耳熱。僧禮拜。師曰。點乃曰。文殊張帆。普賢把柁。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閣中打坐。打坐卽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麼生唱。囉。囉。囉。囉。囉。俗氣不除。上堂。今宵正月半。乾坤都一片。普賢門大開。相逢不相見。乃曰。過在阿誰。上堂。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賺殺人便下座。上堂。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魂。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祇要拋磚引玉。上堂。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

作黃金。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太平不入這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上堂。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上堂。舉保壽作街坊時。見兩人相諍。一人以手打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寶壽因而得入。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辨私辨。大衆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擲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上堂。太平漏洩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千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什麼。好箇漏洩漢。上堂。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尋管。諸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箇見處。不惜眉毛。舉似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上堂。有鹽曰。鹹。無鹽曰。淡。太平間說口似匾擔。便下座。上堂。神通妙用。不欠絲毫。通人分上。不用切切泥多。佛大水長船高。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誠哉是言也。可謂塑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月如晝。謝典座上堂。變生爲熟。雖然易。

衆口潤和轉見難鹹淡若知眞箇味自然饑飽不相干。上堂拈起拄杖曰。昨夜三更夢見拄杖子教我一片禪向我道。和尚明日早起。上堂學似大衆。昨日錦上鋪花。今日腳踏實地。但看今日明朝說甚。祖師來意。翻思黃面老人護道靈山授記。直饒大地山河。借我鼻孔出氣。不如放下身心。自然仁義禮智。上堂今朝正月半。與諸人相見。嫩麥長新。苗粒粒皆成。麵薦不薦。全藉春風扇。上堂舉起拳頭曰。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脚。若不喚作拳頭。對面相護。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出隊歸上堂。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什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謝首座上堂。彌勒看不見釋迦。說不得恁麼尊貴。生日用無差忒。得不得識。不識三德六味。味逾多。千古萬古爲規則。上堂僧問。如何是燃燈前師。曰。令人疑著。如何是正燃燈師。曰。錯認定盤星。如何是燃燈後師。曰。一場懺懺。乃曰。每月有箇十五。無始劫來。盡數數到。彌勒下生。未免有甜有苦。且道畢竟如何。南山白額。

◆始疑如

大虫元是西山猛虎。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大衆作麼生。是眞說。潑潑潑。潑潑若信不及。白雲爲汝道。一要衆人會。二要龍神知。乃拈起法衣曰。這箇眞紅色。剛然道是緋。上堂風和日暖。古佛家風。柳絲桃紅。祖師巴鼻。手親眼辨。未是惺惺口辯。舌端與道轉遠。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且道畢竟如何。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上堂卓拄杖一下。乃舉起曰。拄杖子。敢問你還說得如來禪麼。自曰。說不得。還說得祖師禪麼。自曰。說不得。既說不得。白雲今日出自己意去也。出自己意。小兒子戲人。天衆前討甚巴鼻。上堂僧問。始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確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乃曰。恁麼恁麼。蝦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什麼聞香。邑中上堂。白雲相送出山來。滿眼紅塵。撥不開。莫謂城中無好事。一塵一刹一樓臺。上堂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曰。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曰。日面佛。月面佛。師曰。會麼。如不會。

白雲與你頌出了鬢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
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上堂前回底。
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次使不著。使不著。說不著。重。
遭撲自古至今。如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出來道。白雲。
不是今日錯也。自曰錯錯。上堂有一則奇特。因緣。
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欲舉山。
河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礙。從教頭上且安頭。真金不。
博鎗丈夫意。如此快樂百無憂。上堂舉僧問曹山。
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
曰不如曹山。師曰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
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
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箇點得出。許。
汝具半隻眼。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
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
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
作麼生。是你諸人。嘗住法身。良久曰。有功無功。莫使。
腹空。請供頭修造。上堂白雲今日。權將大宋世界。

作一面碁盤。先將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
嶽恒山。中嶽嵩山。定却五方。次將五臺峨嵋支提羅。
浮以爲相助。左畔則斜飛雁陣。右邊則虎口雙關。遂。
舉手曰。且道這一著。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便爲敵。
手。若也未然。白雲試通箇消息。十九條平路。爭功勢。
未休。莫教一著錯。敗子卒難收。上堂若要天下橫。
行。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蘸口。
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上馬臺。剪斷五色索。方始。
得安樂。上堂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喫棒。且道過。
在什麼處。打你百了千當。上堂去聖時遙。人多懈。
怠。逆則生。順則生。愛且道。作麼生。是不順。不愛。東。
海剪刀。西番皮袋。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
閒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什麼人爲主。師曰。問。
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情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
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太遠在。乃曰。五目。
莫觀其容。二聽絕聞。其嚮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拈須。
彌山秤來。二兩忽有箇道。一方知識爲什麼。大秤秤。
人物事。自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謝街坊上堂街。

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眾不敢隱藏何故賞伊膽大下得這箇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許多時向什麼處去來乃曰達磨未來時冬寒夏熱達磨來後夜暗晝明諸人若下一轉平實語喫鹽聞鹹喫醋聞酸若道不得迦葉門前底郭朝奉祥正請上堂朝奉於法座前燒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爲光明雲遍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岩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師遂曰曇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

安可比上堂春雨灑無涯乾坤已具知東君行正令梅柳一枝枝祖師門下客相見在今時相見卽不無說什麼事便下座上堂舉唐肅宗帝問忠國師曰和尚百年後所師何物國師曰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吾有付法弟子就源却諸此事請諮問之師曰前面是眞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眞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上堂顧視禪床左右遂拈拄杖在手曰只長一尺下座上堂世有一物亦不屬凡亦不屬聖亦不屬邪亦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抵死要知換却性命上堂擔水河頭賣諸人盡笑怪滯貨沒人猜一似欠他倩昨夜三更半石人鬪禮拜這箇說話莫道你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師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檻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宋徽宗崇寧甲申六月二十五日

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呈相巖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曰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人問素面呈相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北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

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次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觀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拳拳兒孫齷齪觀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劒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閒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敵人獅子師曰五老峰前曰這箇豈會敵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腳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曰田庫奴潞州郭瑒永起禪師襄陽人上堂僧問庵內人爲甚

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撫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甄打瓦。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碗大碗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拈子上堂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慙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

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芬喝一喝。

袁州崇勝院拱禪師上堂，舉石鞮張弓架箭，話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壁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入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頌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玉兔。趕他不著，宋元祐中往衡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叉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著，得不長不短，進前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

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到。保。寧。請。勇。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燃。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下。座。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元。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霖。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閤。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

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柳。標。等。閒。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焉。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剗。著。骨。連。皮。一。搨。一。搨。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尙。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

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白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盆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

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羅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觀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禪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割。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頰。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樓打。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象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鷺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聖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睛大機大。

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眾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割上堂拾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恁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贛州西堂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示以神劒頌曰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怎奈靈光透匣何師曰漫效顰亦提得一箇寧曰何不呈似老僧師便曰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寧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師以坐具便撼寧作倒勢師拂袖而行寧曰且來師曰且去掘窟寧笑而已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授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世業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乃喜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參真覺勝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巖信大潯詰黃龍心東林度諸老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

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瘥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濟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宋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迭拜成都帥翰林郭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

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揚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越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前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徽宗召見褒寵甚渥。高宗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

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個是境那個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此是和尙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入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尙底師曰且莫亂道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滄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個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

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棱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驚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攔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屑屑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越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

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麗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微。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

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個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萬仞崖頭撒手。須要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鷗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謔闍闔。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鬼家活計。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乙卯八月己酉。示微恙。跌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諡眞覺禪師。閱世七十有三。坐夏五十有五。

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悲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適。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如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學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取得逮索。此珠爲甚。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拷。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懺懼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拷。桮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逮曰。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宋徽宗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乙未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徽號棋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懺懼。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六。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個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楸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

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
 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
 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
 上紅日。繞須彌。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
 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
 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
 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
 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
 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
 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
 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
 一回雨。一回滋。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你。
 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
 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
 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
 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靈利。衲僧如會得。一。
 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
 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

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
 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
 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
 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
 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蹶。本。
 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
 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
 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
 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
 麼。師室中以水散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
 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政和丁酉九月。
 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
 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
 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寡言。十。

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法席因行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他煩懣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日益厚善從容言語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籠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

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寶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允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卓拄杖曰還搆得麼莫道今日猶較些子直須向無摸索處傾湫倒岳搆得始得山僧恁麼道可殺不識好惡雖然如是直饒你搆得我更問你從前殺盜姪妄罪飲酒食肉罪教什麼人還又卓拄杖曰金剛作醜佛受香油東山和尚忌辰上堂先師當年末後句與人皮下挑出刺譬如六月日中冰銷鑿處處皆相似後來聽響各流傳更加一二與三四個中孰是無耳人明見去來不生死先師老和尚某奉侍日久多蒙苦口提撕追遠之誠何可忘也聊設小供諸人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入滅十餘年如何見

◆疑難誰

得來底道理。若道不來。又用設齋作什麼。道來也有。談訛道不來。也有談訛。若爲得無談訛去。還知得麼。三個渾崙鐵餤餤。一雙無縫木饅頭。久立。上堂。大眾。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卽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聵。如何得無人喚。者個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擊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上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頓見過去微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舊。龍門長老。領諸大眾。爰於此地。結足安居。及其解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處微塵諸佛。舍攝有歸。大眾依舊。處三月九旬。歛收無迹。還會麼。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彌。不離見聞緣。超然登十地。四生六道。卽心自性。三塗八難。普現色身。居華藏海之中。住不思議之內。如斯之旨。乃吾輩之常分耳。還信得及麼。

◆疑難衆

◆合疑合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祇對有底師僧道。你何不問本分事。者個是世間日月。大眾。那個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眾。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者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曰。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大遠在者。裏若分疎。不下一切處。礙塞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地內。易安身。久立。上堂。舉問雲。居如何。是道中人。對曰。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曰。如死人眼。大眾作麼。生是如死人手。師拈拄杖曰。不執捉。怎生是如死人手。師壁開眼曰。不照燭。你諸人好會。取祇如前日。送亡僧。山僧道。一隊死漢。送個活漢。有人會恁麼說話麼。怎生是一隊死漢。移身不移步。怎生是一個活漢。萬機俱不到。後生兄弟。初秋夏末。何不哮吼一聲。壁立千仞。令我。知道你是個人。向活中。

明取死句。死中明取活句。若不然者。求生不得。求生不得。死不得。喫辛苦也。直須哮吼一聲。上堂。僧問道。在傭開口。詩成自點頭。時如何。師點頭數下。僧曰。今日得遇也。師曰。莫亂開口。乃曰。諸人每日行。行萬。不是不到。何故却不分曉。祇爲信之不及。若信得及。則不得而到也。十方世界。事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諸人每日說。說萬不是。說不到。何故却不分曉。亦是信之不及。若也信得及。則實無所說也。三世如來。所說之法。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大衆還得恁麼田地也。未我此宗門。祇論證悟。不論解會。若是爲生死底人。須求親證。若是人我參學之人。恥爲不會。須求覓解會。到處覓相似語句。迥相印證。已後胡亂教壞人家男女。我此法中都無是事。還知麼。驢人也唱邊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上堂。世人盡道。路行難。未分真金入火。看煉去。煉來金體淨。一槌打作玉欄干。請化主上堂。一竿一笠。一蓑衣。急水灘頭下釣絲。釣上錦鱗容易得。蘆花深處月明歸。舉古人問三尊宿。二龍爭珠。誰是得者。一曰。得卽失。一曰。老僧祇管。

看一曰。誰是不得者。師曰。得卽失。著忙作什麼。老僧祇管看看。濟什麼事。末後一則語。誰是不得者。若人會得祖師言句。一大藏教。自然不疑去。還明得麼。誰是不得者。非取亦非捨。馬載驢馱時。便是歸來也。上堂。打動龍門鼓。喚起鐵駿餒。請君一咬破山僧。豈相賺。先師曾得力。滋味今不減。若也不奈何。好個鐵駿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買田地。相似四至界畔。一時分明結契了也。唯有中間樹子。猶屬我存大衆。既是四至分明結契了也。爲什麼中間樹子。猶屬他。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若識得中間樹子。耕鋤任你。耕鋤布種任你。布種開花任你。開花結子任你。結子若無中間樹子。爭喚作常住。良久曰。作麼生。自曰。高處高平。低處低平。上堂。龍門別無奇妙。剛謂單傳。必要豈惟淺水無魚。撥剔全無孔竅。二時展鉢開單。逐日屙屎送尿。萬事與人一般。子細看來。好笑。既是萬事與人一般。爲什麼稱善知識。良久曰。我也理會不出。上堂。不動龍門內。行參古佛機。親逢渠面目。肯話自容儀。凡聖心平等。高低路坦夷。丹霞燒木佛。

院主落鬚眉何故。○下座。上堂臘月。扇子功勳絕。浩浩涼風動。寥泩。豈上炎蒸六月天。暫時與君解煩熱。五祖忌辰。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自苦瓠。連根自苦。上堂達磨大師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得其道者甚衆。領其旨者實多大。似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大衆流言。止於智者。諸人三十年後。莫道見龍門來。上堂舉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曰。漏逗了也。僧問雪峰和尚。見德山得個什麼。便歸來。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師曰。漏逗了也。睦州喚僧僧回頭。州曰。擔板漢。師曰。漏逗了也。一漏逗二漏逗。三漏逗。用意。攪前先。在後。莫於佛祖結冤親。好看衣珠常離垢。垢。家中人鬪頭走。淮南笑殺龍門叟。有人若會笑。因由。眼似銅鈴大。如斗阿呵呵。歸堂去。上堂慮而解思。而知孤燈難竝。太陽輝不是心。不是佛爲君掃蕩。精靈窟。摩天鷄子入雲飛。千里萬里祇一突。阿剌刺。上堂道可學耶。實不可學。心可悟耶。實不可悟。不學不悟。眞機全露。明日娑婆。浮生旦暮。眼

若不睡。諸夢除。古今出入無門戶。遂召大衆曰。是什麼。上堂海門山。長安道。茫茫烟水連芳草。樓頭客馬上。郎一聽落梅悲故鄉。春風過。眼花飛盡。蝴蝶翻。翻過短牆。君更聽。是何章。會不得。參堂去。上堂褒禪乍住。太乾枯。月白風清。入畫圖。人間縱有千般樂。不及今朝事。事無乃呵呵。大笑。好大哥。上堂雲中石塔。摩星斗。定明禪師大張口。是你之言。若解參。不必腰包天下走。遂卓拄杖一下。曰。鳥對初陽自在啼。犬逢生漢連聲吼。又卓拄杖一下。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呼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庚子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

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一年徧參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宋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禪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官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鵝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衆秋日耀長空秋光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驚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癡劫至今無伎倆無伎

之說

爾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擊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遁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徽宗政和癸巳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舉世尊臨涅槃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卽有明日卽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師曰諸人于此個儻分明便知開福落處其或未然開福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花誰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與

彌勒下座。勉衆行道辭語誠切。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之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宋元祐戊辰。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

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曰。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白雲端。頭臨濟參黃檗話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躑躅。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

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證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立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個。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花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個好。萬事。

一時林。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個。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剛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鑾。輦。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曰。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高宗紹興乙卯。

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塢口。廨院留遣。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天童文禮作師像。讚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啣。嚼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那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疏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曰。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嚮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會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輟繡毬。便下座。

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觀。一觀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花。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個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新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初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見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尙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曰：深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荊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州馬氏子。爲五祖待者。有年。出住龍華上堂。雞犬見便。轍殿上臨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瞋。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局。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倒。顛倒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呂太守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富咽時。如何曰：伏惟尙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宋高宗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縑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縑素明。

矣。宋元符已卯。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卽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普融知藏。福州人。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闌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睡。且道中間說個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法闕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闕。卽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闕。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座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帊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倪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璨眞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長沙南嶽。承天慧連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拈起拂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以拂擊禪牀一下。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挂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弗論春寒秋熱。阿呵呵。眞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開市裏識取古佛。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古佛。且置。百艸頭上。老僧。作麼生。薦良久。曰。不

是逢人誇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

吉安廬陵香山惟德禪師上堂僧問登師子座作師子吼師曰退後三步曰忽遇文殊來又作麼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庵中空生直未委天龍殊不知華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個滋味喝一喝上堂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利那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個紛紛譚不二山僧即不然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衡州南嶽艸衣巖治平慶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治平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艸衣歲久敗蒲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攜筇迎遠水洗鉢趁朝齋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遼天鵲還見麼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艸綠喝一喝上堂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如何是那事良久曰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峰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資爲業常隨衆參問琅琊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資盤投地夫傍晚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壁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于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者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乃大笑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小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識你則個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月面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諸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州含山人九歲謝親依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款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學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瞋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宋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

釋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僧問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鈍鳥離巢日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劈箭急日只如睦州道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又作麼生師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日謝師答話師曰老僧今日失利乃曰者僧恁麼問老僧恁麼答且道見睦州意不見睦州意若道見睦州意且道睦州是什麼意若道不見睦州意適來一問一答不可徒然彰教今日更開一路與汝諸人東行西行薦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上堂僧問古人道盡乾坤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撒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日未曉師意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日盡大地既如粟米粒大只如森羅萬象人畜草芥著在什麼處師曰此問不惡日豈無方便師曰棒打不死僧禮拜師曰救得一半乃曰實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一句定乾坤一劍平天下便見時康道泰四海晏清向我衲僧門下又且不然拄杖子吞却乾坤

了也綿綿不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與諸人爲緣爲對。還會麼。良久曰。各請歸堂喫茶去。上堂牛頭沒馬頭迴渠無國土。無位真人突出難辯。甚處逢渠。擊石火閃電光。得不得。未免喪身失命。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善財別後誰相識。樓閣門開竟日閑。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乃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風吹不入處。和泥合水和泥合水處。風吹不入。如今不免又向頭上安頭。乃豎起拂子曰。還見麼。者個是色復呵呵大笑曰。者個是聲。大道真體在什麼處。繡出鴛鴦無背面。不知誰解覓金針。上堂眼裏不著沙耳裏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豎一指。諸禪德。且道是誰解笑者。還會麼。鬧市拶出憍尸迦。吃嚙舌頭三千里。上堂大智圓明體。無向背。凝然湛寂。彌滿大虛。覆蓋乾坤。常光獨露。削蹤滅跡。離相絕名。正當恁麼時。本地不動一句作麼生。道一切水月一月攝。上堂僧問。請師答話。師曰。火雲燒空。曰。且道虛空還

有變易也。無師曰。飽粥飽飯。曰。恁麼則有變易去也。師曰。客作漢。有什麼變易。乃曰。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搖休問犀牛在。拈出清風字宙涼。諸禪德。向甚麼處見鹽官老子。若也見得。恩大難酬。其或未然。汗流浹背。曾施力一到。中秋便負心。上堂舉深明二上座同行。見一魚跳出網中。明曰。俊哉。恰似個禪僧相似。深曰。何似當時不入網。好明曰。深兄。你猶欠悟。在深行數里。方悟。師曰。明上座。鉤頭有餌。深禪老一釣。便上虎丘。當時若見待他。道深兄。你猶欠悟。在只對道。今日網得一個。不獨塞斷明上座口。且要千古之下。免人怪笑。山僧一有個縵天網子。遂舉起拂子曰。還見麼。山僧喚作拂子了也。諸人且喚作什麼。若喚作拂子。未出山僧網子。在若不喚作拂子。行脚眼在什麼處。是汝諸人還見虎丘爲人處麼。三汲浪高轟霹靂。一聲透過禹龍門。上堂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上。罷卻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象倒騎。陝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擲。百雜碎。新羅國裏走馬。南贛邵州說禪。又作

麼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上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人命在呼吸。百年輕倏忽。驚地得逢渠。掀翻生死窟。放出遼天鶴。萬重雲一突。上堂。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毛頭上現乾坤。居家不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喝。僧問。雪峰示衆。道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牽不入。未審在門外者。是什麼人。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爲什麼不肯入。師曰。他具行脚眼。曰。恁麼則穿過從上祖師鼻孔去也。師曰。關黎還跳得出麼。曰。若然者。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師曰。猶欠一問在。曰。和尚豈不是爲學人著。灸師曰。錯認定盤星。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上堂。當陽正體露堂堂。休謂當年付飲光。彼既丈夫我亦爾。莫將好肉更剝瘡。上堂。舉陳操。尙書到資福。資福見來。便劃一圓相。操曰。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福便掩却門。師曰。資福買鐵得金。一場富貴。是則是。爭奈公案未了。今日諸大士入山相見。山僧不畫圓相。亦不掩却方丈門。且道與資福老人。是一是。

二還知落處麼。竹院相逢無一事。大家同喫趙州茶。上堂。百鳥不來春。又喧。凭欄溢目水如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及大千。參。假上堂。病起雲山草木秋。浮華世事謾悠悠。從來萬法不爲侶。何似韶陽六不收。喝。上堂。葉落歸根本。時無口不留。朕迹騰身。北斗火裏。螭蟠吞却嘉州。大象益州。馬腹不覺膨脹。燈籠露柱大笑。拾得寒山。撫掌還會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爲讐。上堂。脫身已曉。南柯夢始覺。人間萬事空。吹起還鄉無孔笛。夕陽斜照碧雲紅。宋高宗紹興丙辰夏。感微疾。于五月八日。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已。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利語。珍重。擲筆而逝。建塔于本山之陽。壽六十。臘四十五。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三入鄉校。一日歎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嘗請益雪竇頌。

古及古宿因緣不契。嗣見太陽元洞山徽諸老。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堂見異之。俾侍巾帨。一日堂問曰。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塑十王次堂指問者。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堂摸頭曰。爭奈姓梁的少。個幞頭。師曰。幞頭雖少。鼻孔彷彿。堂一日謂師曰。果上座我者些子。禪你能一一理會得。否。師曰。理會得。堂曰。教你說也。說得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堂曰。你只欠因地一聲。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時。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宗杲疑處。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個道理。遂令居擇木堂。典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篲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難作。其長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趙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悟詔住雲居。師往省。

觀至山次日即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出問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宋高宗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并製贊龍寄之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幸自可憐生特地胡打亂喝作甚麼擲下

曰冷處著把火 上堂今朝八月十有五顧兔天邊誰不覩若非東土小釋迦放過長沙這老虎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曰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曰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來徑山手裏請棒喫 上堂二月仲春久雨不晴雲門一劄德非有鄰乃顧視大衆曰割復曰慚惶殺人 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匹馬單槍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曰老僧打退鼓曰一個老大蟲撞著重牙虎師曰你還聞雷聲麼曰只爲學人聞得慣師曰且莫詐明頭曰卻請和尚道師曰我若道你須百難碎曰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囂乃曰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佛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爲甚麼不同歸莫將鵲喚誤作鸞啼 上堂徑山無寸土莊田今夏隨宜結衆緣備論道懶談禪拄杖挑來個個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睡眠睡眠則不無或若夢中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依稀似曲

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上堂僧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光卽不問。未審法身還具四大也。無師曰。具曰如何是法身。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四大。師曰。漆桶不快曰法身。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曰。但向下會取。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出來底人。州曰。諸佛菩薩師曰。大小趙州元來膽小。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出來底人。向他道。泥猪疥狗。佗若道徑山舌頭得恁麼自在。我也知你是個漆桶。上堂僧問萬機休罷。獨坐大方。猶是向下事。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曰。老和尚三寸甚密。師曰。衆眼難護。曰。只如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乃曰。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拍禪牀下座。上堂月生一鐵輪。天子寶中勅月生。二豐干騎虎入鬧市。月生三蠅螟眼裏巨鰲翻。驚拈拄杖曰。莫有同生同死底麼。出來與徑山拄杖子相見。良久曰。見義不爲何勇之有。擲下拄杖。上堂心生法滅。性起情亡。這裏悟去。捏怪有甚麼難。舉起拂子曰。看看觀音彌

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沸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曰。某甲今日不著便。師曰。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虎徑山卽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上堂今朝九月初五天。色半晴半雨。衲僧鼻孔眼睛切忌和泥合土。乃顧視大衆曰。惺惺直是惺惺。靈利不妨靈利。等閑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既惺惺又靈利。爲甚麼不知落處。不見道事因叮囑起。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是個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曰。爲甚麼却在徑山座下。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乃曰。塵塵刹刹沒一絲毫。日用堂堂現成活計。三世諸佛立在下風。歷代祖師魂飛膽喪。且道據個甚麼道理。便得恁麼奇特。還委恁麼若委恁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未委。悉東者東邊坐。西者西邊坐。上堂纔方改歲賀新年。今朝又是二月一。入所證處。沒商量。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

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怎麼告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上堂以拂子擊禪牀。

一下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三世諸佛眼似鼻孔。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若有四楞塌地道。將一句來。若道不得。徑山自道去也。便下座。

上堂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然曰。畢竟如何。師曰。也不是神通妙用。也不是法爾。然曰。畢竟如何。師曰。八尺眉毛。領下生。乃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若即聲色言語求道真體。正是撥火覓浮漚。若離聲色言語求道真體。大似含元殿裏。更覓長安。總不恁麼。畢竟如何。藕翠踢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浴佛上堂。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上堂折去東籬補起西壁。徑山門下。全無準的。有準的誰委悉。僧堂覩破香積厨。鷓鴣咬殺佛殿脊。上堂僧問。翠微供養羅漢。丹霞燒却木佛。未審這二尊宿。阿那個是師。曰。阿那個不是。曰。中

間底。分付阿誰。師曰。且儘摸索。曰。爲甚麼都在拄杖頭上。橫來豎去。師曰。眼花作甚麼。曰。只這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是。乃曰。丹霞燒木佛。不順人情。翠微供養羅漢。隨方毗尼。若到徑山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徑山門下。用個甚麼。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爲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作麼生是今日事。喝一喝。上堂僧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歸衆。師曰。猶欠一著。在。乃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曰。午打三更。且道適來這僧。一喝與山僧。一喝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那個是照。那個是用。於此辯得。許你大千獨步。其或未然。鉢盂裏切忌失却匙箸。復喝一喝。上堂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廉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乃曰。明頭來明頭打。開眼著。暗頭來暗頭打。閉眼著。四方八面來旋風打。漏逗不少。虛空裏來連架打著。甚來由。總不恁麼來。却較些子。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特地一場愁。

復曰。古人怎麼道。今人怎麼提於宗乘中。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上堂。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麼。歲曰。刈茅來門。曰。刈得幾個。祖師。歲曰。三百個。門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便打師曰。直歲無語。自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曰。好個消息。曰。具足。聖人。法。聖不會時。如何。師曰。也好個消息。曰。未審。是甚麼消息。師曰。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曰。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修山主來也。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時如何。師曰。好個消息。曰。和尚爲甚麼一向壁立萬仞。師曰。你試向壁立萬仞處道一句看。曰。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師曰。且緩緩。乃曰。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不是釋迦文。亦非維摩詰。若向這裏識得渠面目。方識得修山主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曾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還有識得者麼。若識得去。凡夫。聖人。孤

峰頂上十字街頭。只在這裏。若未識得。放待冷來看。上堂。僧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時如何。師曰。鱖魚走入油甕裏。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曰。只如傳大士向魚行酒肆裏。接人未審。和尚向甚麼處接人。師曰。向一切處接人。曰。未審。接得幾個。師曰。只你一個漆桶。不會。乃曰。空手把鋤頭。飯裏有巴豆。步行騎水牛。蹴著脚。指頭人從橋上過。賺殺多少人。橋流水不流。却較些子。若甚麼提得去。方信道。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拍禪牀。上堂。僧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則且置。只如九年面壁。明甚麼邊事。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曰。隻履西歸。還端的也無。師曰。不端的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是僧便喝。師亦喝。乃曰。適來善修一喝。驚天動地。徑山隨後一喝。全無巴鼻。若向無巴鼻處。會得便解。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孔。若向驚天動地處。承當自己鼻孔。却被別人將一條斷貫索。穿却正當甚麼時。如何。免得此過。咄咄。咄。沒處去。沒處去。上堂。僧

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學人上來請師舉一師曰六六依前三十六日未審還真實也無師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僧禮拜師乃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鎮州臺頭未審靈照籃中還著得也無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若下不得雪峰道底上堂僧問仰山道神通遊戲卽不無尊者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未審佗據個甚麼道理師曰只知開口笑不學舌頭長曰恁麼則今日却被和尚笑也師曰揚聲止響作麼曰神通遊戲則不無尊者佛法須還徑山始得師曰還見徑山麼曰少賣弄師曰有眼如盲乃曰神通遊戲仰山灼然不會佛法要妙羅漢灼然不知雖然彼此不相知要且各各無欠少既無欠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圓者圓法身方者方法身便恁麼悟去方知長者不是長短者不是短圓者不是圓方者不是方既總不是却喚甚麼作法身喝一喝曰泊合停囚長智上堂舉普化一日在臨濟僧堂前喫生菜濟見曰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濟

曰還驢化曰賊賊便出去師曰一個驢鳴兩個賊堪與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塞上堂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踢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上堂今朝七月五打鼓普請看萬里無片雲虧欠一大半且作麼生是那一半良久曰無人過價打與一貫中秋上堂人有心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成一片方始得惺惺蓋拈拄杖卓一下曰這個不可不惺惺擲下曰若知撲落非佗物始信縱橫不是座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起拄杖卓一下曰唯有這個不遷擲下曰一衆耳聞目覩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數千回總不出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霜風刮地來法身赤骨體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曰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示衆拈拄杖卓一下曰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虚空有欄柵無手人能把跛驢踢倒摘茶輪草庵銜下瑠璃瓦又卓一

下解夏示衆洞山萬里一條鐵。劉陽一擊百雜碎。雲門闢字常現。前翠巖眉毛不在。乃舉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擊禪牀曰。一彩兩賽。示衆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禪僧之勇。良久曰。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僧請益曰。不知某甲死後向甚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是死。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這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復問一僧。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曰。知。師亦打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師纔見僧入。便曰。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佗耶。

師纔見僧入。便曰。你不會出去。僧便出。次一僧入。師亦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曰。適來兩個上座。一人解救。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放。你還辯得麼。僧曰。一狀領過。師曰。領過後。別有甚麼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師纔見僧入。便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個。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者。幾人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管看師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隨後打一竹筴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問教中道。塵塵說利。利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圓悟忌拈香曰。者個尊慈。平昔強項。逞過頭的。翻預用格外的。龍侗自言。我以木櫪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

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師室中多問諸子喚作竹筴則觸不喚竹筴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不得于意根下卜度不得于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出於時罕有善其機者有舟峰長老曰某甲看此話如藉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真個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竹筴子話。師年遇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癸未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遣書辭紫嚴居士侍者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癡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息御製師眞讚曰生滅

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香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通。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紹興錢氏子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未幾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有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勸潭祥皆以顯遇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尙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宋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高宗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

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州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個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懣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接轆轤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微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剝塵塵是要津。

上堂。易填巨海。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賊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圃。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懨懨。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泣。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園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于鄒峰。西華證大悟禪師。潭州大鴻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

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個甚麼曉日燦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花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鎗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擗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巳半是處燈火燎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玩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

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便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閑弄閑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龜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頂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路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誑公一喝白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話公呵阿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

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藏兼讀。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曰。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聲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鏐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至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與化道。我逢人則不

出。出卽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錐。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畢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潯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座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咩咩。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個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

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實圖天下太平。倘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竝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座。靈峰古。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覩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基逢敵手。難藏隱。詩到重吟。始見工。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祠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同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個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麼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瞎堂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徽。

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資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曰。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悟順寂。師即東下。由虎丘奉詔住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宋孝宗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個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綠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囑。你且道。他叮囑。囑付個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

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個樣子。登壇道土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闊地頭。擲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薰雪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鑊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髓擦鉢。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了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鵝鳩嘴。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

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淳熙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責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窟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奉勝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學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

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入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顯。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克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

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嚴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鑊頭邊討一個半個雖然如是保寧半個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曰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園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語忽爾失笑

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仙堂中仁禪師洛陽人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宋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諸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

醉杏花天 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鸛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宋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已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詣以所得白。悟呵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未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蟲陸囊蒙。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學。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曰。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者。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眉州中嚴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泊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

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削。執論曰。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種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客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

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覩。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吒吒。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宋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杓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

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年來，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衆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如粟，忽然振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

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個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學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個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

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日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個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劒法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喧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潤八寸。上堂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是個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

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

談問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下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走何心行。源大笑。宋欽宗靖康年。爲尙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項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顙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郡王趙令矜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鍾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宋高宗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

李參政卽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搦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於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撈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元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偏參名宿皆蒙印可。宋高宗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靈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其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孟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贅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十三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誥之曰。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今日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夜參。學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背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擣破窗紙。鑑即開門。搗住曰。道。這。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猶然。莫尋。故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上堂。師子嘯。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蝶飛風吹。柳。絮毛毳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

水多各宜頻曬眼。宋徽宗宣和己亥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擎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庚子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鑄錢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聖德聖明。不忘付囑。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

再煇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顏綱。迷僊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遶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高宗建炎己酉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學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師竟被害。血皆白乳。賊駭悔。引席覆之而去。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初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歹遺火成灰。燼師得書。擲之于地。曰。徒亂人意耳。其爲人嚴冷。諸方謂之曷鐵。面上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息惟帶伴侶。智者聊。

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蝦蟹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慢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噯。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個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服勤佛鑑。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轅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

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撥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宋欽宗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個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卽經行困。卽歇。若也不會。兩個鸚鵡扛個鼈。上堂。舉死心道。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盲。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瘡。痘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

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鳥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禱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高宗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驤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個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

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鸚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處鑑瑛。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尙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

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
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
轆轤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經與縱使醍醐滿世間
你無寶器如何取阿阿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
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
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個女人宛
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篴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
尺竿頭做個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個
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
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
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
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
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瀾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
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
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
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
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

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
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
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
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
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
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逐出院宋高宗紹興甲寅
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續曰十月八日是
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鄮南十月四日鄭遣弟僧
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
日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
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既鷄鳴端
坐如平時侍者請遣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
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
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潞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採水因
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
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舉德山托鉢話
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

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便待月明時。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安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個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利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

這裏撮摩。石火攸掇。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英

校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開眼耳遂俾嚴堂司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察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於言下大悟宋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利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舊住僧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曰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

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眠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到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元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數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鳥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讖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獼猴。鼓破獼猴走。高宗紹興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

毗曰。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出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僧冲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至寂寥。住後。上堂。少林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衆。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

方浩浩談元。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瓜牙已露。日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日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

作麼生。師曰。淵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誇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得度。參佛眼閒學立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遷薦福。末領烏巨。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覈。若言不會。確。齊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元。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實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撇。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剗絕。毫絕。毫絕處。如山如

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領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觸醅乾。示衆。舉幾先輩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我自代曰。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尙。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跣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曇然。齒舌

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眼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晴。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推水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廊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淨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

解脫。上堂。鷄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

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元黃。擲城尺

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

三更月到窗。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闌。黎眼

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

省後住茲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

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

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

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

木枕头。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

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祝髮

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

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

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

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

見聖僧。契所未證。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

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

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世界三世諸佛總不可得現前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曰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澄爲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習經論凡典藉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宋高宗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

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尙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捆成蠶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與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闍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朵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圓顙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勵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

住後下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
 椿搖撼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
 有村齋 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
 桃花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
 十萬家 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
 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
 嚴不許詭名挾個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
 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
 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
 多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
 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 上
 堂華開隴上柳綻提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
 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
 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
 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達磨不知誰解承當 僧
 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

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
 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
 曰設這箇不唧溜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
 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
 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 問蓮花未出水是如何
 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
 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
 錯舉 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
 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
 日曰如何是和尙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
 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喝如
 金剛王寶劔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
 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
 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
 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鐺解秤
 鎚隨聲便喝 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
 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貓兒洗面自道

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貓兒無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關前懺懺。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弟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蓐。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

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元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濟公於是契入。宋高宗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憲就明慶開堂。慧下座。

公挽之曰和尚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
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
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 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
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
十二分教某甲應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
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
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
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万丈曰適來和尚所

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
不得囑囑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囑囑婆婆訶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囑囑婆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
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
所至宴晦無俗賞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
觸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紹
興癸酉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

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壇望闕
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
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
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
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先是建炎後名山巨
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
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
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
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
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
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
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
子曰𦔻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上堂心生
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鸞諸禪
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

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瀉山呵呵大笑。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入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東川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後傳燈有合州立處雖然可據會元作台州者，此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碎磕明日碎，生死到來作甚折合。

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問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微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有頌曰：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處。空露些子跡，既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化導彌苦。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場。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同。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嘗自鑿石二十四片爲龜一。

日別衆自入掩門而逝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 嘗謂衆曰參學主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元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子受得天

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怎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頭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 僧問放行五位卽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鎖鑰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疑頭曰怎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 問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州魯氏子上堂舉揚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

◆其疑

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甚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定枯椿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巖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

◆山下快矣
二十字結二
十行一葉

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語。是家常茶飯。須知禪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禪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禪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開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饒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澣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莫將尙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谷。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

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新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六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新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難見之。極口稱歎。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黃檗老婆大愚饒舌。佛法無多。子正眼睛。驢滅。焉拈拄杖曰。妙嚴突出。拄杖三人證龜成蛇。以拄杖卓一卓曰。拄杖子善觀別硬。却脊。梁莫教漏泄。

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却是一塊生鐵擲拄杖下座。上堂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韓信臨朝底洞山佛無光者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甚麼罪過只如銅沙羅裏滿盛油汝諸人又作麼生。良久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上堂百草頭上罷却干戈萬仞峰前縱橫遊戲暗嗟魯祖面壁一味祇貪瞌睡翻笑睦州見僧與我提一桶水當恁麼時臨濟喝若雷奔也拈放一邊德山棒如撒星亦置之一處妙嚴有一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遂畫一圓相曰東山下左邊底。上堂拈拄杖曰白雲師翁道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曰鐵壁鐵壁師以拄杖卓一卓曰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敕。上堂萬里無寸草青天轟霹靂十字街頭擬漢棒打不死釣魚船上謝三郎一向賣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瀉山呵呵大笑且道明什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數直饒信得及去大似掉

棒打月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什麼處著漆桶參堂去。上堂僧問臨濟有四賓主話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滿眼是塵埃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腦後薦取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東行不見西行利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脚下泥深三尺乃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你諸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措足直饒滴水冰生要且事不相涉豈不見太梅悟心於馬祖言下臨濟契證於黃檗棒頭雖然衲僧門下又且不然何也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打爺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元曰日上堂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乃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山河釋迦彌勒坐籌帷幄

耶舍拭眼罷戰沙場。且道功成名遂一句作麼生道。萬人遐仰。處紅日到中天。上堂從上佛祖道不得。底拈不出。底歸宗。今日盡情與你諸人拈出。有般漆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有般漆桶見拄杖不喚作拄杖。似者般底向歸宗門下。總是擔枷帶鎖。漢五十年前一百年後。拳趂相副。箭鋒相拄。且道爲什麼人發機。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舉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你著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相觸忤。化曰。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曰。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嚴者。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上堂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竊拈拄杖曰。是汝諸人還見蔣山拄杖麼。卓一卓。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上堂趙州喫茶我也。

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泥多佛。大水長船高直饒。說得道理分明也。須親到一遭。敢問諸人。且道親到後如何。有理不在高聲。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把手共行。略通一線。打破漆桶。何曾見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靈驗。蔣山恁麼做。頭驢年未夢見。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萬牛挽不回。千箇與萬箇。好事積如山。祇緣輕放過。不放過。今日鍾山甘話墮。傳法寺僧正請師鳴鐘。示衆。頑銅鈍鐵。美玉精金。大冶紅爐。一槩鑄就不假。毗沙門天王神力。豈從須彌頂。額上持來。器重千鈞。樓高百尺。啓圓通三昧。發清淨妙音。直須眼處承當。莫向耳邊領略。鑊湯爐炭。不用吹而自滅。刀山劍樹。何待喝而後摧。昏夢頓除。沉迷了悟。萬象森羅。俱作舞大千沙界。一時聞大衆。且道末上。墮落在什麼處。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虎丘忌日。拈香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木懸羊。

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踴跳也。出他圈。積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師於室中能鍛鍊著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宋孝宗隆興癸未六月十三日。將示寂。猶掛牌入室。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門人以辭世偈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奄然跏趺而化。塔全身於本山太白峰。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慧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雜典耶。遂出嶺。謁圓悟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曰。汝在佛

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琊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曰。慧笑曰。難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深淺。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

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極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壁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已庵道顓禪師潼川鮮于氏子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 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

◆大德集

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欲議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議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鸛鵲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元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上堂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其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曰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

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機匙老鼠不咬。鉢單山家活計，淡泊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錢漏燒燈，盡柴生滿竈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坑。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土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須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咄咄，視無襁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曰：是甚麼章句。

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堯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曰：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諾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

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我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竿于巨川。句刻筆。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殿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擎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閒人。裊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秋秋。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摩。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學僧

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曰。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澁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出。

福州東福蒙庵。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立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上堂。達摩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踪。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鰕。跳不脫。又不能相照。以濕相濡。以沫慙愧。菩薩摩訶

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冷。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擬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礎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慙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磑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元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摩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俳俳合作麼。生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限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

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勸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銑。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鏡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日。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祖佛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

絕言詮那吒擎鐵柱。上堂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柏輕北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于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閹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游氏子世業儒早失怙特願出家以報親恩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

隨妙喜居泉南及喜頌徑山師亦待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張紫巖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歇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額石裂是則是猶落

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鼇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 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長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吉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 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者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字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

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觀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宋淳熙丙申。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孝宗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師曰。直下無第二人。曰。若是則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耶。師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佛照。禪師號自是召見。無時嘗留內觀堂。五宿而出。寧宗嘉泰癸亥三月十五。作遺書集衆敘別。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僧臘六十。塔全身於鄮峰東庵。諡普慧宗覺大師。塔曰圓鑑。

常州華藏遜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初謁妙喜于徑山。山問有何能。師曰。能打坐。山曰。打坐何爲。師曰。若問何爲。直是無下口處。一日採椒。師作頌曰。含烟帶露。已經秋。顚顚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者回不戀舊枝頭。自是乃祝髮受戒。山舉靈雲見桃花悟道話。師頌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鯨競頭爭。住後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擺始應知。上堂良久召。

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執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筴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筴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筴。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筍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宋寧宗開禧丁卯示寂。壽七十一。臘四十五。塔于本山。

大滄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懸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末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闕。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于小溪慧隱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窿。薰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于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

怎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紋。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怎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渌病鳥棲廬。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即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於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詰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學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

初住信州博山。規模法道。最爲嚴整。次移薦福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耙者。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怎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跡。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囉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薦拈拄杖。讀按膝上。作撫琴勢。曰。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曰。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肩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宋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割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慧欣然許之。

溫州雁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中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初居連江福嚴庵。食指甚衆。曰。

不暇給。揭偈于伽藍祠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流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致夢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宋紹興己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眞州靈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禪僧破草鞋。現修羅相。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

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棱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元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澤人。初參妙喜於回雁峰。下一日喜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鞭，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遶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溪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鵲嶠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虎。空鼓驚起，憐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胸，問曰：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前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下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同那

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何氏子。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箔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斯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閨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藥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曰。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西堂振鬚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釣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白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禱士夫。交請開法。示衆。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常。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噤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俱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初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話師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曰。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筴話。無所入。

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畱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杭州徑山了明禪師，秀州陸氏子，身長八尺，腹大數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陽州縣，防送甚嚴。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者以數百計。果以食不給，且慮禍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榜，棹行乞至晚，食用之。屬成列以歸。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及被旨復僧衣，住育王。皆未嘗離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曰：下喝者罰一貫錢。師乃密具千錢於袖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乃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不疑卽與之。師袖入方丈，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喜爲一笑。且曰：你者肥漢如是。

會禪驢年亦未夢見在久之。畢令出世。舒州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疫死，斃幾盡。師以願力化牛二百隻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迹。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及妙喜住徑山，師來省覲，泊歸。長蘆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蟠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翌旦師至，和王出見，與夢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爲供佛齋僧。王未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孝宗。聞會和王入朝，上曰：聞卿以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請師，而師前二日已遷化矣。自是和王燕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則見師在前。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本山。師有大因緣所在，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

湖因號布袋和尚再來云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
日問答畢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辨倒嶽之
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
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利相望星分派列以至
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衆前無風起浪向
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
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
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
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
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
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
之恩脫或不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
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
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歩蓋
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
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寧拂子下座 問如何是

高麗篇

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扇已前墮坑
落澗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
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
信結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
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馮給事機著語曰恁麼
也不得噯噯娑婆詞不恁麼也不得噯哩娑婆詞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噯噯噯哩娑婆詞慧舉似師師曰
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
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
渺茫星槎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
蝶夢長慧休去馮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主舟
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
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
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 慧挂牌次師入
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庄上喫油糝師
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

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 宋孝宗隆興癸未舍人張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喻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機擡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無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十五日已

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曰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 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賊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遍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明道傳大通居淨慈卽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

善權請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一夕如廁以柏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尙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尙批公頰公趨前尙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尙學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殿之顧尙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尙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畢盡攢眉臺盤趺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尙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宋高宗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尙於東庵尙曰浮山圓鑑曰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

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尙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於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闔守有畫僧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闔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臘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學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

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
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
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
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
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
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
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
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
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
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
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綱膠
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人人
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
驢驢自在旁邊。無得公設心六度。不爲子係計。因
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
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
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
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

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
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
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
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
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
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壽示衆。舉趙州庭相垂語。
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學。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
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頷
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壽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生平
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
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
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
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
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

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于大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明偉居士字昭元。久參眞歇。了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

南泉解道鎮州出。羅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斯兒。便是當年日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塔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詩。有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眞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學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眞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眞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則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請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峰照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斯富古鏡不勞還自照澹烟和霧識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踪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要窮

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下座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嶢嶢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干提作麼生是全提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腦裂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話大似預抓待癢若教踏著衲僧關捩管取別有生涯宋孝宗淳熙戊戌退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爍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己亥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爲終焉計未幾示寂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其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便用死蛇偏解活弄一拳粉碎虚空佛祖難窺罅縫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投東齋川落髮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曰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曰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

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會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峰。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安吳氏子。十九披削。參佛智有悟。侍智居座元。還里結菴。曰寒巖。閩帥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爲誰。僉以師對。遂出住。支提次遷承天黃龍。渤潭後主鼓山。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屈屈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龍鼉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

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有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結夏後一日。忽問侍者。今日何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卽入室坐脫。壽六十九。塔香爐峰下。

大滄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秦上堂。舉趙州道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
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性住德山
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
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觀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
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
潯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
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元沙白紙此
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
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
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
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
曰官馬斯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斯踢正是龍
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
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
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施是詣實眼
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通法眷書祖曰
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
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
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
會下去祖曰怪得怎麼滑頭師曰彼和尚鈍置來祖
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陀南師近前
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
之未幾巖處席禪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潯焉
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
默澄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
量見處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
乃學處不元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
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
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
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
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
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瀨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
要議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
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振
嘉聲

成都府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
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楊氏子風姿挺異才
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
契證出應筦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
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藤穿
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
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大悟平昔礙
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
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
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
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

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
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
管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
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
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
鎗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
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
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
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斯煎餓斯炒大海祇
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鑪煮沸喋麼作用方
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
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
曰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
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
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
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
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
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

這裏薦取。示衆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鴟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衆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怎麼總是觸體前敲磬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學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賣狗也。卽遞去瞎堂住。國清於江心稠人中得請師爲第一座。後出住平江覺報院。移焦山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

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劔。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薰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小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鹽拍禪床下座。僧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舞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抗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

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鍾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搥。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怎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學。若帶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帶柄。髻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若帶柄。髻髻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怎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臨安上竺證悟智圓禪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

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僊。僊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本宗學者。固名相膠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學。南宗鄙之。乃謁此庵。元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尙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者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尙不吝可爲說。破元曰。却祇從者裏。猛著精彩。觀捕看若觀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著落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密。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錘。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菴見之笑曰。須是者闍黎始得。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發明已事。宋孝宗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

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嚴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山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順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菴齊已禪師。卽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象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聚非亦好。象山路

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讓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踉蹌。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顛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邊。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噯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踉蹌。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嫌。請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詔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撞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時雨三聲。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本國藤氏子十四得度受具誓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卽乞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驚然踏著故田地倒裏轉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錘當陽拋下破

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杭州淨慈濟顚道濟禪師出家靈隱性不稽骨與市井浮沈喜打筋斗不著禪形嫖露人嫺笑自視夷然與明顚同時師爲尤甚飲酒居常爲守僧唾罵管逐走居淨慈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爲酒和身倒臥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顚偶識於朱逕明目之曰咦濟顚乃贈以詩詩曰青筍笠前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趙超然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滿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

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其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遊。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猶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

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宋孝宗淳熙己亥。守臨川。辛丑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運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

陸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曰。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千百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甚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佛。不是取捨不忘。若是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顛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曰。銅沙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難除。卽

安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淳熙癸卯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戊申冬。奏乞菴居。得請。紹興庚戌十一月。往見交承策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證慈辨禪師塔曰。智光壽八十二臘六十四。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怎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文殊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吁。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

聲此時方得契生平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元機開口十字九乘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元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裡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覘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後繼席文殊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嚴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

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曰南泉斬猫兒話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奈何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得醒卽呈頌曰自己猫兒久矣走失別人家猫問之可惜落花流水任他唐突燈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勸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菴守緣禪師本郡史氏子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能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

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身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中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間。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頤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塞。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謁竹菴於鼓山。便問國。

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菴應聲喝曰。閒言語。師卽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鄭氏子。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胸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元稱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裡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台州萬年無著道閒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銑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欄胸踏倒于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味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

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觀繪西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策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徹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斗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結夏時左眼半觔解夏時右眼八兩霞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惟孤負興化亦乃

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花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黎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閒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瞋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眞州長蘆。且庵。仁禪師。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

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卓拄杖。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皁角鋪曰。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殊禪師。僧問。遠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州黃巖人。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久侍正堂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聲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袁州慈化寺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生時祥光燭天年十五往師壽隆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繼謁牧庵問曰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歸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主慈化上堂三界惟心惟佛解萬法惟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禮阿彌祇者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心卽是如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真著色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眞經敢問諸人眞經作麼生說良久曰今古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師之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患異跡不可勝紀有問修何行業而得此師向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宋孝宗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鄉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五奉全身塔於本山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卓拄杖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滙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間答已乃曰請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揜一撈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于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

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層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道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曰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卽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

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怎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怎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見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

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潭州大潯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

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嚙呢嚙喇吽囉吽。臨示寂上堂拈拄杖曰：離却聲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色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筇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閒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

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菴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孟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場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潭州石霜宗鑑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纈。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贛州報恩文爾禪師。福州長溪李氏子。十六爲僧。十八參月庵。至忘寢食。每聞更漏鐘鼓。輒嘆曰：又過一日也。後有省。典侍司數年。去遊廬陵。衆請出住。吉水清涼。徙興國。覺山。寧都。桃林。宋高宗紹興辛未。郡守李子楊迎住報恩。居十年。引疾求去。移慶雲。孝宗乾道丙戌冬。示寂。壽四十六。臘三十。葬慶雲之西園。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何氏子上堂舉教
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
理伴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授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七世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
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不憚遊行徧參知識
後謁應菴於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入室菴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菴領之及辭回
省親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

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
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蹂跟吾有末
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鳥巨次遷祥符蔣山華
藏未幾詔住徑山復遷靈隱晚居太白上堂佛說
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
心又無法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見聞覺知復是何物
乃喝一喝曰臨崖看潄眼特地一場愁上堂一進
一退一動一靜須信那伽常在定一擒一縱一殺一
活四方八面活鱗鱗嘉州大象喫鹽多陝府鐵牛添
得渴若作佛法商量喫鐵棒有日在僧問德山托
鉢意旨如何師曰無意旨曰因什麼托鉢下僧堂師
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問大龍老倒放癡憨澗水
山花錯指南堅固法身無覓處千峰盤屈色如藍正
與麼時如何師曰別起眉毛直下薦取曰直得上無
攀仰下絕已躬師曰畢竟向甚處安身立命曰平生
心膽向人傾師曰猶在半途問和尚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未審如何對他師曰破草鞋上堂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豎起

師子曰。還見麼。曰。鷄子過新羅。師曰。不如禮拜好。乃
 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石裂崖崩。毒蛇當路。樹倒藤
 枯。悉哩。蘇。噓。瀉。山。呵呵。大笑。和賊捉收了也。且水不
 洗水。一句作麼生。道。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上堂。少
 室單傳。衲僧巴鼻。確。背。生。花。驢。鳴。狗。吠。剛。坑。籌。子。念
 摩訶。驚。起。法。身。無。處。避。無。處。避。若。爲。論。薦。拈。拄。杖。卓
 一卓。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舉盤山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二
 尊宿與麼大似靈龜曳尾。祥符道向上一路掘地覓
 玉。上堂。月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月生二。赤脚波
 斯。入閻市。月生三。冰生於水。青出於藍。薦拈拄杖。橫
 按。顧。視。曰。文殊堂裏。萬菩薩。夜來盡向此中參。謝
 知事頭首。上堂。一新。舊。跳出窠臼。一出。一入。胡餅
 裏。呷。汁。一。擒。一。縱。開眼作夢。一照。一用。鱖魚走入麻
 油甕。所以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
 巢。古人與麼大。似將錢買李子。只從赤邊咬。且道。結
 角在什麼處。薦拈拄杖。卓一卓。下座。冬至。上堂。日
 南長至。慶無不利。石笋暗抽條。寒巖增暖氣。東村王

老半醉半醒。林下道人。沒巴沒鼻。薦拈拄杖。曰。若人
 於此。徹根源。勝似燃燈。親授記。鄭拄杖下座。上堂。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摺折德山棒。啞除臨濟喝。終日
 泥猪疥狗。哆哆和和。不記月之大小。歲之餘閏。知他
 是凡耶。是聖耶。祥符若放過三十年後。遭人檢點。若
 不放過。如何道得。轉身句。喝一喝。曰。上士遊山水中。
 人坐竹林。上堂。正令全提。十方坐斷。千差萬別。一
 句該通。佛與衆生。皆爲剩法。恁麼會得。全賓是主。全
 主是賓。且超越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蠱毒之家。水
 莫嘗。上堂。高高處。無物堪比。倫。低低處。猶難擬議。
 一毫端上。立寶王刹。寬廓非外。百草頭上。突出妙喜。
 世界寂寥。非內權實。照用並行。敲碎觸體。裏眼睛。捏
 出虛空。裏骨髓。且聽諸人。東卜西卜。忽若把斷。要津。
 如何通信。八月秋何處熱。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風。
 高雲淡水。碧空浮遠。磨不會。接手。句。少林空坐。冷嗽。
 嗽。叵耐。雲門。梁根。漢復於頭上。更安頭。記得僧問雲
 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曰。念七師喝。曰。果然。
 只在遮裏。良久。復曰。勘破了也。上堂。十五日。已前

無繩自縛十五日已後脚瘦草鞋寬正當十五日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大家撫掌樂昇平一任東倒及西搗喝一喝上堂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冰稜上走馬劒刃上翻身末是衲僧行履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亦未是衲僧行履處透脫兩重窠臼別有生機一路向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山僧甘心生陷無間地獄是汝諸人還自簡責麼喝一喝曰漆桶參堂去上堂今朝正月半普請大家看過去燈明如來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還見麼若也見得神頭鬼面裏元來有人在若見不得切忌撞牆撞壁靈隱佛海遺書至上堂僧問昨夜春風十分惡掀倒飛來峰倒卓嘉州大象喫一拳陝府鐵牛欄折角正與麼時佛海禪師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則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下起雲雷師曰川僧得與麼嘉苴乃曰呼猿洞口虎空迸裂鴉飛不度如行如說三十天撲帝鍾打刀須是鎮州鐵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迷時只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

只悟者箇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撻撻莫有向東湧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鄭拄杖上堂平白地上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遠過恒沙國近在口皮邊會則確觜生花不會則鐵牛銜草去却兩頭機如何通信良久曰久雨不晴脚下泥深三尺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子曰吞却三箇四箇僧曰圓後如何子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吞却與吐却算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便是王番綽無門無傍四達皇皇吾不知其名字故強名之曰道則坑籌子踰跳入諸人八萬四千毛竅裏觸著五臟神惡發連兜兩掌直得血濺梵天山僧聞得袖手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大牢是汝諸人還覺腦門重麼喝一喝問寶山既到莫空歸如何是徑山寶師曰有眼者見曰圓陀陀光鑠鑠遮邊那邊無不著師曰海人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日和尙還知麼師曰老僧若知卽說似上座上堂僧問放行特地隔千山把住無端亦自瞞千手大悲難摸捺鐵牛撞破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關師

曰天上天下人透不過。曰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曰頭上漫漫。曰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恁麼則不去也。師曰割曰摘楊花摘楊花。又作麼。生師曰丁一卓二曰金毛獅子尾吒沙師呵呵大笑。僧禮拜師曰曰有佛處不得住。陝府鐵牛雙角露無佛處急走過。南海波斯鼻孔大。三千里外摘楊花。種荳由來生稻。麻拈拄杖曰趙州來也。遂卓一卓下座。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七月十五日解六隻骰子滿盆紅大都只是看頭采喝一喝。上堂五日一參諸方常例不說少室單傳不說靈山受記。會則目前包裹不會則三頭六臂忽有箇不受人瞞底出來道遮裏是什麼。所在說會與不會只對他道作賊人心虛。上堂今朝三月十五日天色半晴半雨十分春色在枝頭。滿眼覷見沒可觀。報諸人莫弄箇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平白地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百尺竿頭進得一步妙喜世界百雜碎。遠磨大師九年面壁知他是真耶是偽耶。靈隱咬交牙關力盡神疲也檢點他。

◆盧巖虎

不出何故。彼彼丈夫三十年前五十年後拳踢相應。忽然悟去未免撞入漆桶隊裏。到箇裏如何。鐵卵生兒。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步。玄沙討魚賣峭。踏翻釣船。且道者一隊漢還有衲僧巴鼻也。無良久曰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解夏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關湊得恰好。上堂舉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曰拶師曰巖頭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好一拶性命落在別人手裏。上堂說到行不到好肉剗瘡行到說不到扶離摸壁行說俱到石笋抽條行說俱不到擔雪填井離四句絕百非即不問諸人且道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因什麼默然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雲門對他道須彌山師曰大小雲門話頭也不識。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師晚年退居天童鉗錘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于山之中峰。

衢州光孝百拙善燈禪師和州烏江閻氏子。僧問世尊初生意旨如何。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讚歎也，讚歎不及。曰：只如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畢竟什麼眼目。師曰：腦後薦取。上堂：白日闌，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撞著傳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爲什麼如此。喝一喝。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南書記福州人，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菴稱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菴堪其胸，曰：侍郎死後向什麼處去。公駭然汗下。菴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朝康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菴見稱善。

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教授嚴朝康居士，湖州長興人，嘗問道於薦福雪堂。及見應菴於報恩，得旨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雖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在梅陽，嚴以此頌寄呈。慧答書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菴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孔裏，釋迦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什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確嘴。上堂：千家樓閣一雲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曰：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

種心如來。悉如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臺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便覺廉纖。遂棄參大慧於徑山。再謁雪巢。一此菴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參教忠。光光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語。千古叢林。成話。欄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詞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扭。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擺魚蝦。遼天射飛鷄。跛脚老雲門。千錯與。

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信菴唯禪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一歲。出閩。依盱江禪悅。廣爲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旁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鼓山佛心。才及東禪月菴果。西禪嬾菴需。諸老時晦。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摸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夜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菴領之復出嶺。見顏萬菴於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未幾復往梅陽。見大慧。慧曰。如何是佛師。曰。覲面相逢。更無別法。慧曰。如何保任。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旣而隨大慧北還。慧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禪只管看。慧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慧遽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慧。其世尊初生。曰。撞出頭。

來早自錯。那堪開口便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慧爲之擊節。後開法天台。眞如遷報恩。豫章上藍。吉州青原。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移華兼蝶。至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買石得雲饒。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子細看來。未免牽絲帶綫。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拈拄杖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者箇是橫泉拄杖子。那箇是一乘法。卓一下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宋光宗紹熙壬子五月十九日示寂。書偈曰。末後一句。覲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踟蹰而逝。維湖瑩仲溫狀其行。

東林頭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遜菴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漚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

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頌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飢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堂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諸老。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元妙。祇有木札羹飯。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薰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閨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已菴先師道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闍藕拾華鍼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採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爛爛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菴。

婺州智者元菴眞慈禪師潼州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歸以呈其師師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項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已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菴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主賓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上堂學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僧。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扣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卽不然。忽有人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豈可強是非耶。師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伶俐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捩子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且道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

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捩子。且不是釘飯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青天。快著精衫。

徽州簡上座參大慧於徑山時。已菴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問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菴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菴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于言下有省。遽說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

平江崑山資福遂翁處良禪師。山陰劉氏子。十三遊方。初爲妙喜侍者。長從已菴顏。爲書記。能善文詞。人咸以良書記稱。嘗居秀州法喜院。拈香爲已菴嗣。再歲廬會稽海上。尤太常守臨海。起師領紫雲。次領崑山薦福。資福宋孝宗淳熙丁未六月戊寅。以疾逝。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爲已菴與師所同建也。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菴于雲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菴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銚。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曰。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怎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斯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怎麼則傾瀉倒獄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

全無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澄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遠。磨老躁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怎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曰。泊合停囚長智。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齧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葢伸拳。笋破梢。楊花落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窗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鎚鎚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曰。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南劍州劍門安分菴主。少與木菴同隸業安國。後依

懶菴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
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
郎來遂徑回西禪懶菴付以伽黎自衛不規所寓後
菴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筆而成
凡千餘首盛行於世 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
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
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曾白雲萬里薰
拈拄杖打散 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
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
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
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
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
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
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

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福州鼓山石菴知召禪師謝李深卿陳仲齡上堂昔
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古
人怎麼道大似焦桐挂壁罕遇知音白雲今日幸遇
二士到來正值六合風清萬籟俱息不免再理朱絃
試彈一曲橫按拄杖曰諸人還聞麼聞即不無且道
是何曲調卓拄杖曰太古希聲無限意知音知後更
誰知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
一喝曰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疎雨籠青嶂
杭州徑山寓菴德齋禪師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
彈指一下便入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鈍菴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
在一鎚靠拄杖曰靈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俐
底麼良久曰此擬張麟兔亦不遇

興化府華嚴別峰雲禪師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華
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
箇什麼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 上堂彌

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舉真淨道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元也。無妙。快活須明者。一竅師曰。既無禪道。又無元妙。甚處得者。一竅若有一竅。可明如何。得快活去。諸人。即今要得快活。麼。便下座。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是甚語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誣人之罪。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莫鈍置他。好其奈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雪竇老漢。顛顛預預。饒饒伺伺。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踏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上堂。舉趙州喫茶去話。師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菴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花三四枝。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宿。無所入。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參請宋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釋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咄。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育王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妙峰之善禪師。湖州劉氏子。世居彭城。上世皆登臘仕。師生質性高潔。年十三辭家受業於德清齊政院。凡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於鄒山。因風幡話契。旨照印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遂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十年。出住台州慧因。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關。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但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曰。

這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曰這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一擊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示衆汾陽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錯三角道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妙峰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策籬清平道木杓

師將示寂澡身跌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書畢而逝宋理宗端平乙未九月二十八日也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無數瘞于靈隱之西岡

臨安府淨慈北澗居簡禪師潼川龍氏子世業儒依邑之廣福院得度參別峰塗毒沉默自究一日閱已菴語有省再參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者十五年走江西訪仲溫於羅湖與師議論溫大奇之遂以大慧竹筵付之出世台之報恩光孝大參真西山時爲

江東部使者以東林力致不可乃退隱飛來峰北磻

十年故稱北磻起應書之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

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後奉旨遷淨慈寺上堂識得

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學密師伯與洞山

在餅店密于地上畫一圓相謂洞山曰把將去山曰

拈將來保寧勇曰非但二老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

不起師曰北澗敢道保寧計窮力盡上堂學趙州

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曰賊在這裏僧曰

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曰趙州收

處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

卓拄杖曰只可錯捉不可錯放上堂以大圓覺爲

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契官酒臥官街當處死

當處埋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上堂雲巖二十

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四十年

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鬼子何曾離得窟

宋理宗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於紙尾復書

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

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禪集十九卷行世。

臨安府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子。還有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維摩贊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勸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湖州上方朴翁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驢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福州東禪性空觀禪師。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贖者難以與乎音聲。這僧既不薦來。機鹽官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鹽官不起。以拂子畫一畫曰。前來葛藤。一時劃斷。且道畢竟如何。是

△阿難阿

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慶元府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禪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禪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曰。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禪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有送僧歸鳳山。偈曰。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鐵網攔天縵不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慶元府育王秀巖師瑞禪師。上堂舉演化問報慈曰。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遂請益護國。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師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啣。啗。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下禪床。搗住溪曰。領領濟。乃托開。師曰。雨散雲收後。崔嵬十數峰。倚闌頻顧。聖回首與誰同。

臨安府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閩清黃氏子。幼業

儒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從山堂淳祝髮。至吳首謁鐵菴。菴留入侍司。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菴大喜。時佛照唱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命師分座。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吾鉢袋有所託矣。出住香山育王。諸大利而朝命又起。蒞淨慈。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更爲人。又作麼。生師曰。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疾。發過風。碎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數已前中的。早涉迂迴了也。趙州到菜蕒。靠却拄杖。卽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宋寧宗開禧丙寅五月。師示微疾。作偈別衆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踢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塔于寺之東北隅。

慶元府育王空叟宗印禪師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

◆是字疑剩

是上上人行履處。沙曰。如死人眼。僧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沙曰。如死人手。師曰。死人手。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翥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翥喫私酒。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曰。意旨如何。師曰。釘釘膠粘。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平地上死人無數。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屎窖裏頭出頭。沒孤迴迴。峭巍巍。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鐵崑崙兒喫一擲。南海波斯舞不輟。夜半失却攔腰帛。笑倒東村王大伯。拍禪床下座。

金陵鍾山鐵牛印禪師示衆。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盃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良久曰。還會麼。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頌南泉水牯牛話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烟雨。屬誰家。明州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十五月圓當戶。雖然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

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覩。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昨夜安排一段禪。天明起來都忘却。而今打鼓。衆雲臻對面。臨時旋捏合。乃回顧侍者曰。記取者一著。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振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子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曰。不審不審。上堂。佛法在你日用處。在你著衣喫飯處。在你語言酬酢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在你屙屎送尿處。處處擬心思量。便不是了也。咄。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題郁山主像贊曰。策蹇溪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眞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錐。

石菴正抱禪師歸湖上。偈曰。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輟蘆花落釣舟。

明州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初住台州瑞巖奉旨遷天

童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口誦華嚴諸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者告衆。衆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經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爲華嚴菩薩。應世者也。江州雲居率菴梵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菴無物慶生辰。只將一囊薺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

華藏演禪師法嗣

湖州何山月窟慧清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師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紫鷄雀空啾啾。驢驢已千里。

天童全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廣額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欽受業。依息菴觀于金山。參松源嶽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

以坐具便。撤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一日用舉狗子無佛性話問師。師擬開口。用以竹筴劈口便敲。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卽命侍香已而報恩。約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次遷金文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利築壇場。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閩帥王公復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薨。師菴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曰：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重力辭。東歸翠巖。殿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香林。殘紅遶遠水。可憐盲聾瘡癩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僧話。

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除晝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杭州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學相見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越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尋牛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見跡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裏覓。覓非麼。脚跟若也隨他。

去未免當頭蹉過。他見牛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得。牛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薦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牧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從犯著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筒角出。烟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是。伯牙忘牛存人欄內。無牛趣出。山烟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間。人牛俱忘。慙愧衆生界。已空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返本還源。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聲。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入鄺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領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明州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禪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上堂摩醯正眼。熙然赫然。

一處該通。萬機頓赴。縛虎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常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清虛之理。畢竟無身。爲什麼。却有許多烟雨。會得麼。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渡水。全藉這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情。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嚙下載清風。付與誰。

丞相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公。有所契入。後于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爲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於宋寧宗嘉定己巳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雪峰然禪師法嗣

如如顏丙居士頌趙州有主沙彌話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墮子面前。

人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育王璞禪師法嗣

寧波育王妙智廓禪師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年十五。薙染依大圓環。有省服。勤數載。及璞繼席徑山。師典第一座。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次遷育王。孝宗詔舍利寶塔安奉。禁中召師對問。舍利從何發現。師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賜師妙智禪師號。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歲修弟子禮且送財。建舍利殿。師晚投老於烏石山。立笑片菴。作終焉計。宋孝宗淳熙庚子。示微恙。說偈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塔於菴之寢室。

淨慈一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息菴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後開法嚴州靈巖。閱四刹。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

安轉不安。總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瞞。示衆舉南泉曰。江西馬師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你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泉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頌曰。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日又斜。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于露隱。時無菴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

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
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
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
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潮
幾十年依應菴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菴住道場
招師分座于是聲名赫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
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
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剗肉成瘡
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顛顛又僧問睦州
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
山曰胡孫上樹尾連頭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
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
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
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
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
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
麼生祇對還委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

知宋孝宗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跌坐而逝茶
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
歸葬萬年寺左

徑山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
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劬曰烏石嶺與汝相見
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
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驚胡蝶步
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
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上堂此段大事無處不
周新焦山未離東震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且道相
見底事作麼生幾多頭角成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
上堂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知不昧性相寂然所以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
杖橫也挑幹乾坤大地益孟展也覆却恒河沙界到
這裏象王行處狐兔絕踪水月現時風雲自異古今
收不得歷劫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咄我
王庫內無如是刀

鎮江府金山蓬菴自聞永聰禪師杭於潛徐氏子幼依本邑東資福出家十五從父遊徑山慕別峰機辯警拔白父願學焉峰器之育王天童當舐菴密菴全盛時師往來兩公間十餘年後游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遇名流反覆博約雍容盡底蘊乃已出世台州淨慧徙金陵保寧蔣山轉金山終焉壽六十五臘五十七

焦山體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癡鈍智穎禪師頌達磨見武帝因緣曰提起須彌第一髓玉關金鎖擊難開重放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學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龜峰光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蒙菴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於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丁巳自福之雪峰被旨還

徑山 上堂舉藥山首造石頭次參馬祖有悟乃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機緣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尙遲疑只今便好猛提起莫待天明失却鷄 上堂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薰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夢熟雨初晴桑拓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 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忘七踏破虛空鐵牛汗出絕氣息無踪跡擲下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

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跡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時又且如何喝一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大洪證禪師法嗣

蘇州府萬壽月林師觀禪師福州侯官黃氏子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錯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尙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舉玄沙三種病話頌曰盲聾瘡癰捉敗了也更問如何盲聾瘡癰

雲居會禪師法嗣

萬松懷禪大璉禪師贊釋迦出山像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髮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供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夢州臥龍山破庵祖先禪師蜀廣安王氏子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園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曰無人緣劈胸一掌曰你覺師忽有省出峽依德山涓落髮尋受具至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尙不能徹正悶悶忽聞鐘動趨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問師子尊者被廚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鬚子爲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今日撞著個作家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拓開師曰勘破了也逮水庵謝事遂往見密庵於烏巨庵命師典客一日庵室中對旁僧舉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庵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庵呵呵大笑。庵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辭歸蜀。庵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蕘苴。奔流度刃扣元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至曉門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師出世。未幾辭去。徧遊於吳華藏。遂庵演金山退庵奇靈隱笑庵悟徑山蒙庵聰。皆分第一座。命說法。歷住常州薦福。真州靈巖。平江秀峰。穹窿。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鉉。請爲廣壽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皆王公鉅卿之所。請惜全錄。淹沒茲存者。大鼎一鑊耳。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珍珠。縮却項暗嗟。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乍住沒親疎。個個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上堂。畢密庵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山大黃食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秀峰不恁麼。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糧。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糧。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

肯心。必不相賺。上堂。舉東山道。如何是禪閣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個道處。如何是禪閣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如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師退。資福赴徑山。蒙庵委以立僧。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知識。開堂必橫機。捷出迎鋒。取勝一日。師開室。寶至。師垂語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語未竟。寶擬開口。師卽打出寶。欲師舉話。竟乃進語。旣於語半。又被打出。謂師故爲摧折。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師。師拈起曰。寶上座。饒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唯見膿血。有道者問。猢猻子捉不住時。如何。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示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暮年僞寓徑山。將終時。作書別所。厚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切

恒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擲筆端然而逝。宋寧宗嘉定辛未六月九日也。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收骨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獻禪師。處州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首造靈石妙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隱堂。稱蔣山應庵。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庵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庵勵聲一喝。師有省。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宋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自是偏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淨師曰。矢上加尖。永曰。觀公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嘗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庵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

寢食密庵移蔣山華嚴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密庵挂牌爲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庵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丁巳被旨補紫雲。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歲旦示衆。元正改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敲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示衆舉臨濟大師如蒿枝拂。

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示衆學汾陽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曰。汾陽雖則開口見膽。爭奈落在第二頭。蓋拈拄杖曰。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互隱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會去。蘇嚕蘇嚕。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屎斗。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裂破曰。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一毛頭上定乾坤。曰。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蝦蟇蚯蚓。跛驚盲龜。曰。如何。是四同。眞智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大地撮來無寸土。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猶欠一著。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入泥入水。曰。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自救不了。曰。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寒山逢拾得。

曰。與什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與誰同。音吼師曰。狸奴白牯。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德山棒。臨濟喝。曰。甚麼物。同得失師曰。草裏覓。曰。阿那個。同具足師曰。信手拈來。著著親。曰。是甚麼。同徧普師曰。鉞鋒影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曰。何人同。眞智師曰。黑山鬼窟。曰。孰與總同。參師曰。燈籠入露柱。曰。那個同。大事師曰。嘉州大象。陝府鐵牛。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盤脫丘。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衆。晚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曰。示衆久聚。正路行者。有則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沉痛哉。痛哉。及遺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踟躕而寂。嘉泰壬戌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游放翁銘其塔。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劔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狼毒砒霜。如何。

下口直饒透過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
拖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喝一喝 上堂今朝八月
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觀月圓當戶
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參退歸堂
喫茶 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碧深
紅爛鋪錦繡鶯啼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
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
下知歸便見七穿八穴 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
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
鐵壁咄 上堂月生一拶倒銀山并鐵壁月生二土
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
露布亦非入理深談正恁麼時賓主交參一句作麼
生道萬仞懸崖垂隻手百花叢裏現優曇 上堂平
旦清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插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
門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 詠靈雲石
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
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後住薦福逾月而示寂
明州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首參木菴永

水菴一或菴體諸尊宿後謁密菴於靈隱鍼芥相契
遂荷印記開法隆興上藍遷建康旌忠撫州白楊福
州太平西禪宋理宗寶慶乙酉被旨陞靈隱復移天
童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
一塊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瀉山牛
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唧唧吞却虎
上堂舉鶴林肉僧扣門林曰阿誰曰行脚僧林曰
非但行脚僧我者裏佛來也不著曰因甚佛來也不
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若有人扣門即大開
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攔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
胸一拳曰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安排
上鐘偈曰一摸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
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杭州淨慈潛菴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
令纔擬犯鋒銑喪却窮性命 化鹽偈合水和泥一
處烹水乾泥盡雪華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

執敢爭

太平府隱靜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南遷道經於潮師祖父。遷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舍。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師。甫十歲。俾從壽公受業。越九載。苾芘初見。木菴永於鼓山庵。陞座曰。國師再來也。師有省。次參密菴於蔣山。一日入室。菴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菴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菴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個什麼。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菴連揮兩拳。曰。打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無何。以母老歸省。郡守吏部朱江請師於廣法出世。後移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澡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鱖。鱖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曰。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舉天衣懷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

似鉤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上堂。毗盧師法身主。若要動地放光。且來搬柴運土。噯將謂忘却。上堂。百丈不再參馬祖。爭得三日耳。聖臨濟不到大愚焉。知老婆心切。仰山將得鎮海明珠。爲甚到東寺面。前叉手當胸。却道無理。可伸無言。可對咄。直饒傾下一栲栳。敢保老兄猶未徹。上堂。饑荒老鼠。敲葫蘆。巧計胡孫。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上堂。東山道空門有路人。皆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閒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花。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師臨終集衆。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衆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衆悟遺言。若有旨也。世壽七十臘五十二。

杭州靈隱笑菴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

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福州長樂范氏子。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言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蝦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上堂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驪討甚巴鼻。盡力道不得底句。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衲僧聞得與麼告報。十個有五雙鼻孔。裏冷笑拈拄杖曰。雲居拄杖子。黨理不黨親。卓一下曰。雪巢初冷。夜雲鬢未梳時。上堂霜明萬壑。月皎千家。達磨不會却返流沙。拍膝一下曰。好大哥。歸堂喫茶。上堂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晦有朔。聖人治世有禮有樂。有刑有政。衲僧門下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其擒也縱也。殺也活也。總在黃龍指甲縫裏。汝若擬議不消一掐。然雖如是。笑我者多。知我者少。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上堂久雨忽晴天。清地寧雲收。嶽面月落波心。拈拄杖卓一下曰。怎麼會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上堂諸佛不出。世人人舉足踏著。祖師不西來。人人滿口道著。既踏著。又道著。畢竟是個什麼。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明明不覆藏。切忌從他覓。殊不知拋却真金。隨群撮土。上堂豁開戶牖。當軒無人。搥動雷門。憑誰側耳。裴相國印心於老黃。裴溫伯雪目擊於魯仲尼。衲僧門下。檢點將來。猶在半途。知縣學士。今日到來。雲居如何。與伊相見。拈拄杖畫一畫曰。萬重關鎖盡。一劍倚天寒。晚年退隱南昌西山。示寂塔於定林。壽六十八。夏四十九。

蘇州承天鏡鞭允韶禪師。上堂一五二五。機輪無阻。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底却道錦上鋪花。有底又道泥裏洗土。有底又道離此二途。便見丹霄獨步。若總如斯論量。山僧未敢相許。畢竟如何。良久曰。逢人不得錯舉。師住泉州光孝判府。請開堂祝聖。白龜舉師曰。喚什麼作第一義。莫有旁不甘者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話。語未竟。師拈拄杖卓一卓曰。住。住。住。今

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勾鎖連環盛水不漏也。祇是空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看者不容眨眼。那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兔。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者。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鋪花。復卓拄杖一下下座。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

直祕閣學士張鑑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得悟述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個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象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宋寧宗嘉定壬申公復請減翁禮相繼。

蘭法今專嗣尙在

南嶽下十九世

臥龍先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蜀之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宋光宗紹熙甲寅冬。登具戒。明年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睹堂高弟。師請益坐禪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光于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益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子目之。未幾聞破菴先住蘇之西華秀峰。往見焉。有純顯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先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先曰。豈不知道我肚饑。聞版聲要喫飯去麼。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先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侍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先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待旁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巖雲巢居。

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山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十年前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曰舌頭拖地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言滿天下曰只如玄沙問得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一坑埋著曰可謂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曰一畫畫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通代相傳證龜成鱉籠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者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簾西簾未免拈起多年曆日子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鄒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個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

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低破磚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獨獐李麻鬚恁麼薄福住山真個孤負老翁雖然如是更點分明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孟邛州磁碗示衆面面相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刹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示衆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個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示衆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示衆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理宗嘗召師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師舉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

無際水無垠上大悅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
誼陳公奏曰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
并緣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逆知
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燬之夕風
雨暴作師端坐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
散後崔嵬數百峰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踪仍結茅
安衆不數年寺復成又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
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一區爲歸
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敝室東西偏奉
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薦冥福
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而
嘉嘆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
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陞堂示衆曰山僧既
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
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
抖衣曰是多少十八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
及遺書十數封言笑諸語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
曰你未識者一脉在其徒請遺偈乃執筆書曰來時

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
而逝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
續之側塔曰圓照

南康府雲居卽菴慈覺禪師蜀人上堂舉雪峰因問
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蓋
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
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
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讚船子道影
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
山老你且奈煩撐破船示衆舉葉縣省內僧問如
何是密用心處縣曰關市裏輓毬子曰意旨如何縣
曰普請大家看話頌曰輓毬關市大家看一陣清風
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師嘗
遊雲居夜宿瑤田莊夢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
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罷會旦過有二僧相
毆新到例遭擯逐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鹿席州符
起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
明州大慈獨菴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

做已。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

杭州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生而慧敏。稚齡見佛僧。卽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先道望。遂往依焉。先一見知爲法器。室中學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大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勵。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靈隱松源嶽淨慈肯堂无華藏。遂菴演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會蔣山。虛席廟堂。奏師補之。寶慶初。遷淨慈。宋理宗端平乙未。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閒縱目。春盡尙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上堂。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上堂。識得心。山嶽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前脚後。現

成行貨。少室峰前交點不過。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卻憶寒山子。時臨古渡頭。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線。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卽是諸人。諸人卽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示衆。劒刃翻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淳祐甲辰三月。望示衆。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怎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厨山眾。訝之。先是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訣衆而逝。窆全身于院後。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師。五遷望利。閱三十有二年。擗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靈隱嶽禪師法嗣

寧波府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臨安阮氏子家天目之麓故號天目幼攜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攜之者誰遂有離塵志十六依鄉真相寺智月剃落走淨慈參混源源舉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青王佛照光光問怎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一日光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光然之命典書記時松源唱天童法道於薦福室中間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打出師聞頓忘知解往參蒙印可辭去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舉師立僧宋寧宗嘉定壬申張約齋請師開法慧雲次遷溫之能仁未幾退歸錢塘之西丘趙節齋微服過訪師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笠笋東海鳥賦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後遷福泉晚居天童上堂召大眾曰若起紛飛之心直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紛飛現前正恁麼時如何關羽斬顏良上堂涅槃心差別智似空瞳空如水入水有般漢聞道便

道我會也我會也我且問你因甚布袋街頭等人拾得松根掃地擊拂子下座上堂久雨不止滴爛虛空會與不會南北西東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拈拄杖曰者個是物那個是法身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是靠拄杖下座上堂豎拂子曰天下衲僧參不透從上祖師窮不到且如何得恰好去擊拂子曰寒食禁烟端午競渡上堂一牛飲水五馬不嘶眼如木突口似鼓椎全身已是陷泥犁上堂季冬極寒萬木摧殘惟有梅花十分清韻野橋流水外茅舍短籬旁山僧不會東皇意三嗅寒香立晚陽師到靈隱松源塔頭拈香破沙盆提不起眼瞎耳聾門風委地昔年撞到東湖禪剎家私到底後來各自西東我又誰能管你一瓣兜樓拜塔前畢竟無人是的是傳上堂一不成二不是遂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冰生草枯霜重木落便與麼去知君大錯不與麼去知君大錯因甚如此龐公賣簍簍普化搖鈴鐺洪中書入山上堂月墜金莖香飄丹桂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老晦堂與

麼提撕黃山谷打失鼻孔。簡點將來不是不是。結夏上堂。衆生諸佛大地山河。往古來今。他方此土。拈拄杖曰。盡在拄杖頭上。禁足護生。獨有一大闢提人。不入者。保社何故。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五更夢寐。方濃樓上鐘聲。撞斷起來。無處追尋。不免一場驚悍。有人收拾得。呈似老僧看。上堂。事事無礙。青山掩映斜陽外。法法無差。欄前古木。關群鴉。君不見太原字上座。走天涯。楊州五更聞畫角。吹斷落梅花。直至如今未到家。上堂。諸方今日。且過堂。開盡。皆谷受。福泉深山。牢關把定。一跡難登。且道。放開。即是。把住。即是。王郎衫袖。潤鄭老帽。簷高。徑山書記至。上堂。一字不著。盡纔看眼。便枯三千門弟子。無處下。上夫。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薜荔纏。眞淨老人。四稜蹋地了。也還有。委得者麼。更有輪囷高栢樹。枯枝擲落斷崖邊。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雁度長空去。拍膝一下曰。西窗昨夜月華明。涼颺已到梧桐樹。上堂。投子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大似徐六擔。

● 緣野

● 已過巴

飯。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斜飛。起幾隻。眼瓶挂樹腰。上堂。東西兩序。左右十人。同建法幢。共扶叢社。且道。文殊維摩。還來證明也。無月明。照見夜行人。擊拂子一下。謝知事。上堂。擔荷山門。非止一事。官府莊司。山園田地。呷醋咬薑。量茶數米。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因甚如此。楊岐驢玄沙虎。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臺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絲眠。翠巖眞長老。嗣書至上堂。洪崖井邊。翠巖寺裏。山遮半月。江礙斜陽。不是諸佛。眼睛亦非。祖師已鼻。召專使曰。會麼。歸去。滕王閣上。捲起珠簾。看取十八灘頭。烟波鼎沸。退院上堂。七十三八十四。鷺直示汝。也是抑而爲之。何如靜處。薩婆訶。倚杖看雲度。綠蘿。師學問淵博。尤精易理。朱晦庵。楊慈湖。兩先生與之遊。師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狗悅也。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師歷主五大刹。歸。

終於梁渚西丘。嬰微恙。謂侍者曰。誰與我造個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盡力畫不出。怡然脫去。茶毗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瓊珠。耐天童應菴塔之東壽八十四臘六十八。

溫州龍翔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上。堂舉廣慧璉與楊大年夜話。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較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則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者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述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會取南辰後。師曰。內翰攀南辰倚北斗。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僧問。昔日佛照光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卻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台州瑞巖雲巢嚴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

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頌靈雲見桃花話曰。三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立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鶯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昧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桑。重緣割盡黃雲稻。正青。

杭州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情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示眾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示眾舉唐文宗蛤。

◆傳記

蜎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奈全身入鑊湯。

明州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傳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菴菴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焉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孳孳不懈。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大歇自名。後依松源獄。一日室中學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菴和尚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曰。破沙盆。頌曰。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送維那偈曰。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闊。只麼煎茶送出門。

諾菴若肇禪師。舉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頌曰。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題二祖贊曰。覓心無處自欺謾。甘受齊腰深雪寒。三拜起來依位立。誰知徧界是波瀾。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

岸依依蘸碧流。

湖州道場運菴普嚴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示衆舉洞山冬夜喫果子公案。頌曰。洞子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震澤普濟鎮江甘露。真州長蘆。後住虎丘。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鬼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驚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頌靈雲見桃花話曰。三月桃花是處開。靈雲雙眼盡塵埃。謝郎重整釣鯨手。未免將身一處埋。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卻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題四祖像贊曰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卻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鎮江府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個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話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嘗謁松源於靈隱問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既是心傳豈從聞

得士點首默契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言無要眼聽

天童鏡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清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別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曰切忌踏著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淺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郎船讚豬頭和尚像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

明州育王寂憲有照禪師福之閩縣鄧氏子從九峰榕菴慧得度時枯禪鏡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鏡深肯之鏡還靈隱師掌內記已

而復見大梅石巖虎丘蒺藜鄧峰無準徑山大歇諸
 老皆深器重以母老歸省雪峰癡絕留掌記室閩師
 趙公汝愚飲師名請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時
 左史竹溪林希逸從師論心法拳拳服膺有老來得
 友如師少別去伊誰伴我閒之句朝命補江心後遷
 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復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入吉祥曰如何是法師曰六
 殊勝曰如何是僧師曰面目現在 上堂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鷄鳴鷄鷄鵲噪鷄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
 春風三月花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 上堂如何
 是道木頭如何是禪碌碌古德與麼垂示十個五雙
 恬不爲事殊不知正抓著鄧峰痒處何故建造殿宇
 恰用得著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
 呈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
 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宋度宗咸淳丙
 寅正月跌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

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且道汗
 下後如何驚喚侍者將扇子來 上堂夜冷清霜重
 風來寒更多因循時節過自己事如何拍禪牀曰不
 是知音者如何舉向他 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
 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
 處爲家稍涉汗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
 裏擲下拄杖曰看脚下

紹興岳翁淳禪師佛誕偈曰毗嵐毒種毒花開添得
 雲門醉後盃今日柯橋風色惡淡烟疎雨洗黃梅雜毒

海載此偈是
西巖作誤也

高峰崇禪師頌初祖見梁武帝話曰開旗展陣入梁
 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欸翩翩一葦渡
 長江

薦福生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荀氏子資性絕群
 長應詔進士不第遂受學于梓州妙音院尋游成都
 講肆習經論宋光宗紹熙壬子出峽時曹源生出世
 妙果師往謁聽其提唱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

痛棒不少。貧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徒。龜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後參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屨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之。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嬉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初住嘉興天寧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居十有三載。嘉熙己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頌事。方半載。詔遷天童。育王虛席。兼攝住持。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臘八上堂。舉世尊觀明星悟道。因緣曰。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未幾。被旨遷徑山。一日。忽手書龕記遺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吾十五行矣。不能拈香修供。令搗鼓陞座。辭衆上堂。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則有明日。卽無師曰。世尊平

生用盡伎倆。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夜分起坐。侍者請偈。師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個人直下承當。移頃而逝。茶毗舍利五色者。無數。奉遺命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于菖蒲田。壽八十二。臘六十一。

隱靜柔禪師法嗣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示衆。舉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話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書冷泉兩廊畫壁。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校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浙之婺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遠妙峰善諸老。無所發明。聞滅翁禮住淨慈懷香。請益禮示臨濟三頓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範。依範最久。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一般。淨裸地。地半月餘。動相不生。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後。同忠石梁過浙。西天目。一日佛殿前行。擡眸見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爆然而散。如在暗室。出白日之下。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因徑山鑄鐘。令作疏語。師率筆成偈曰。通身只是一

張口百鍊爐中。輾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自是聲動叢林。出世初住潭之龍興。繼遷湘西道林。處州南明仙居。護聖及湖州光孝。宋度宗咸淳己巳。住袁州仰山。師憫綱宗失據。因提挈拈頌。激揚敲唱。見諦超卓。一時宗風爲之振起。後元祖賜寶尊禮。亦極隆。上堂。昨夜日從西沒。舊年已去。今朝日自東升。新歲又來。新歲既來。有何奇特。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謝首座維那上堂。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卻。猫兒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臘八上堂。黃面老子。六載辛勤。尋得鼻孔。打失眼睛。且道落在甚麼處。雪山午夜一天星。上堂。豆好合醬。鹽好羹羹飯。能療饑。茶可止渴。從上來的。的相承。逗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漢。卻道弄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上堂。石門巖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

古路鐵蛇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卽之本無。棄之則在無本不無。在卽不在。金剛與泥神。揩背一擦粉碎。上堂方便門解脫門。毗盧寶閣門。以拄杖一擊。曰八字俱開。然雖如是。只許向者裏。暫時止宿一息一食而已。若欲直指大休大歇。大安樂山地前頭。大有活路在。上堂杜鵑啼血滿花枝。底事匆匆苦勸歸。歸到故鄉。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向者裏。薦得一串穿。御楊岐驢子三隻脚。上堂竟日窗開坐寂寥。巖前笋稚欲齊腰。幽禽忽起藤花落。欄瀑吹聲度石橋。於此見得南明三十年。只作境會。若是眼瞎耳聾。百尺竿頭欠一步在。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知進不知退。後四十五日。知退不知進。正當今日。進退兩忘。季夏極熱薰風自涼。卓拄杖曰。時間一陣藕花香。追嚴上堂雷聲斷梅陰。霧豁開突出先佛未形之相生。住異滅難該。洞庭山子青崔嵬。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開爐上堂。

死柴頭上又無烟火。水晶宮裏烈焰燒空。舜若多神眉鬚自墮。拈拄杖曰。拄杖子。聞與麼道。是信耶。是不信耶。卓拄杖曰。雙破。佛涅槃上堂。岸柳搖金。溪桃吐玉。波旬無端起舞。阿難平地悲哭。因甚如此。親見如來面目。上堂春日遲遲。綠暗紅稀。耐耐深山百舌也。學江南杜宇聲。聲報道不如歸。仰山恁麼說話。畢竟是賓家語。主家語。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千討萬討。不如只在手頭。寒風蕭蕭。黃葉飄飄。鶴眠松頂。雲臥山腰。幾番今日。又明朝。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飢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拄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上堂進則撞頭磕額。退則墮坑落壑。動則犯手傷鋒。佛法何曾見面。咄。莫道仰山今日無爲人方便。上堂父母未生前。畢竟是什麼。當體沒蹤由。求之卽錯。過不錯過。南北東西豈非我。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韃半真半假。金鑪鑄作瓶盤。釵釧卻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參。上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倒栽石上無根樹。枝葉通。

身一夜萌豎拂子曰情塵未脫有眼如盲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南薰入奏殿閣生涼西來祖意切忌商量何故向下文長 無準和尚忌拈香巴陵三轉語大仰一甌茶有恩成怨恨無事是讐豕杜鵑啼血染山花 上堂閏月月望月卽尋常雲埋卽暗雲散卽光豎拂子曰且道是雲耶是月耶切忌眼花 小釋迦忌拈香插鉢而立死去十分拔鉢便去弄鬼精魂山鳥山花笑殺人慚惶炷此一爐熏 上堂集雲一關似乎等閒看時容易透時卽難森羅萬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迥絕躋攀一徑古松苔蘚斑 上堂呼六爲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我法妙難思亦復離言說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直得黃檗吐舌豎拂子曰有甚交涉 中秋上堂好供養好修行拂袖便去也不多爭何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至化無方至德有光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玉壺影裏劫春

長乾坤獨立露堂堂 上堂春山重重夜雨濛濛長連牀上閉眉合眼睡到曉鐘心也空法也空不起第二念坐斷主人翁好安樂也弟兄 上堂進無前退無後毫髮參差便成窠臼八月二十五洞山離查渡雲門道放子三十棒却作麼生無端無端生受生受至元丁亥寄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受記并書眞贊與高峰原妙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壽七十餘示寂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初見谷源道于瑞巖聞舉麻三斤話疑之偏叩諸方一日于雲居見山堂閱楞嚴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釋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旋謁無準範於雪竇範問從何處來師曰天台曰還過得石梁橋麼師曰一脚踏斷了也自是人呼爲斷橋一日範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範以眞淨所頌示之師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無疑範移育王雙徑師皆分座出

世祇園遷瑞慶國清後主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
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
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薦拈拄杖橫按曰。
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學慈明室中。安一盆
水。盆上橫一柄劒。劒上安一緇草鞋。凡見僧來。便指
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
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上堂。德山
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
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
曰。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頌曰。七佛是性。隸
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已
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
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
是奴隸邊事。主人翁曾夢見大衆要見麼。以拂子
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花。將
終與衆入室。罷作手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
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
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

◆張麗霞

台州國清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州曰。唵。部臨。師曰。趙州禪
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響。忽有問靈叟
却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
梵語。此土唐言。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
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
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防意如城。偈曰。六門
長鎖。舊封疆。已是攀緣萬慮忘。昨夜貧家忽遭劫。元
來禍起是蕭牆。守口如瓶。偈曰。明明只在鼻孔下。動
著無非是禍門。直下放教如木。揆青天白日怒雷奔。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禪師。蜀之順慶楊氏子。年十四
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
覺遂頌靈雲見桃花頌。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
喜幾人愁之句。徧叩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菴淨
妙峰善諸老宿。最後見無準範。於雪竇範知是法器。
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
不能發。絲是知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
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旣而範移徑山。命師

分座宋理宗嘉熙戊戌洞庭天王盧席迎師主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攜一囊一鉢至縛茅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繇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上堂舉世尊將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二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頌曰老漢平生大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行一句方真實又是闍黎飯後鐘景定庚申九月旦忽示衆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壽六十有八坐五十四夏塔全身於中峰密菴窣堵波之右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尙宛然堪笑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題布袋和尚贊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舉卽心卽佛頌曰卽心卽佛砒礪狠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劉師頌曰雲門者一剗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舉良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攜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舉離四句絕百非話頌曰離四句絕百非通相推過幾曾知者僧擔一擔槽穰換得兩頭漏漚歸舉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公案頌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楂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雨催花

明州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出世佛隴上堂僧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簷頭滴滴分明歷歷乃曰西子湖邊泛渺茫一堤寒綠看垂楊誰知業債難逃避開眼堂堂入鑊湯到者裏如何卽得擬欲爛煨黃獨不顧紫泥未免蹈古人腳跡擬欲關空鎖夢塞路斷橋又恐坐在葛藤窠裏不如隨分納些些俯順時宜去拈拄杖曰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靠拄杖曰碧眼

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浮香。上堂三月春云暮。
韶華似酒濃。鶯啼楊柳雨。蝶弄海棠風。若作境會過。
山尋蟻迹不作境會度。水覓魚踪畢竟如何。故鄉歸
路遠。日暮泣途窮。住雪竇上堂。一宿覺三擔土脚。
未跨門。半骨已露。等閒舉一步。危迓結寒花。信彩示。
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乳峰門。即易要入乳峰
室。即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上堂發得一機。
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契。棒不待春風。
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
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
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寄天童偈曰。翁翁八十
再生牙。爛嚼虚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
葉是曇花。

杭州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蘇之報
恩。慧日承天。萬壽後遷靈隱。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雨餘山色翠。風暖鳥聲喧。拍禪牀曰。堪笑老胡無
轉智。少室峰前坐九年。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

歲盡時如何。林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王老燒錢。
言端語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上堂極目千峰鎖。
翠滿空。柳絮飛綿。可憐無位真人。一向草宿露眠。啞
三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舉巖頭問欽山。如何是
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
禪。不是元。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舉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
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
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撈著。強分疎。

福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舉僧問
曹山。雪覆千山爲甚。孤峰不白。山曰。汝知有異中異。
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
帶幽元。盡向言中辨。正徧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況
在月明前。舉僧問歸宗。如何是元旨。歸曰。無人能
會。曰。向者如何。歸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歸曰。
誰求元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
人得入。歸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
音妙智力。歸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歸曰。我

何不聞僧無語。歸以棒。越下頌曰。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已半。空飛花片點莓苔。漁浦接待偈曰。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飢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去。帝鄉猶隔一潮船。

明州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群兒戲。必搏泥沙爲佛塔像。一日玉掌山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父母以師資宿契。遂令出家。燈授以般舟三昧。非其志。辭往成都。謁瓊菴照於昭覺。器之屬令南詢。乃參浙翁琰于徑山。聞高原泉爲人徑直。心慕之。往叩適泉赴台之瑞巖。師與俱。一日泉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擬開口。泉卽喝出。復以偈呈泉曰。沒交涉。師一日偶書白楊示衆。語泉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句。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然。泉曰。汝緣不在此。可往見雪竇範和尚。師秉命造謁。自陳來歷。範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齎務侍者。一日謂師曰。覩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範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自是聲

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舉師開法定慧遷永嘉能仁。江州東林後住天童。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衆曰。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寇。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于其城中。先以紫磨金驅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芙蓉長老至上堂。舉唐芙蓉訓訪實性大師實性上堂右邊拈拄杖。向左邊曰。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頌曰。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玉樓人。舉勸潭常面壁坐。南泉至。乃撫常背。常曰。阿誰。泉曰。普願。常曰。如何。泉曰。也尋常。常曰。汝何

多事因緣頌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簡點儂家事更多。師在衆日爲亡僧訥侍者起龕。至龕前連呼訥侍者三。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鶴。師先依妙峰於靈隱。嘗題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花。醫去却一重又一重。晚年退居幻智菴。將終誠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實宋理宗景定壬戌三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五。夏四十七。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公案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來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靈隱薰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薰遽曰。雪峰輓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

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輓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薰領之。住北禪曰。謝劔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舉白雲師祖開堂拈香有曰。衆中衣鉢道友。有一言半句利益我者。同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相訪。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爲供養。燒楓香是著。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著。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熖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內嘉興府川原道地。且道燒底是甚麼香。良久曰。不下閣。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杭州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個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題初祖贊曰。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士太平。魏邦著賊。師以宋鼎旣遷。卽謝寺事。金山默菴覺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覺被丞相伯顏協置幕中。從至武林。覺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覺曰。故人某甲。師落關曰。我不識汝。蓋師雖處

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斷江恩贊師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尙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天童禮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林氏父崇夫有處士名。師其季子也。孩時卽不肉食。年十五從季父沙門正則祝髮。受具戒於廣慈。初參石田薰癡絕。沖所入。繼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疑。禮舉南山筆。笋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有省。親炙久之。後爲斷橋所重。請師分座。復舉出世鴈山之靈巖。次遷能仁。瑞光元世祖至元癸未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元妙。曰。怎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問如何是聞復督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筌篲。問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問慶雲曰。庭前無栢樹。一等是問西來意。爲甚

所答不同。師曰。不是閻黎問。老僧也不知。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卽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中秋上堂。馬祖與百丈智藏南泉三人玩月。各呈自己見解。於月有甚交涉。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衆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却門前大案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上堂。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育王三昧更省力。纔見僧來。便合掌。南山北山如牛拽磨。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上堂。妙明心印。印佛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印法則狗銜敕書。諸候避道。印僧則個個鉢盂口向天。還有自印者麼。若能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上堂。本無纖塵法礙你。眼睛何得自昧。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千聖不傳底事。只在你面前。不可錯過。上堂。先佛有頂額一機。祖師有末後一句。向諸人面前拈出。破知解窠窟。徹生死根株。正體獨露。妙用全

眞一塵中現寶王利毛端上轉大法輪 開爐上堂
僧出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曰歸去生柴帶葉燒乃
曰古鏡濶一丈火爐濶一丈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
三世諸佛立地聽你諸人長連牀上聖地聽 上堂
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你總入不得
你爲三昧礙神通礙妙用礙直饒不礙也入不得
示衆舉唐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曰
與老僧造個無縫塔曰就師請塔樣國師良久曰會
麼曰不會國師曰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
問之後詔問耽源源有頌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
金无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師曰
無縫塔實難會若去國師良久處會瞎却自己眼若
去國師道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處
會瞎却自己眼若去肅宗道就師請塔樣處會瞎却
自己眼若去耽源四句偈裏會瞎却自己眼 夜參
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
嘗室中垂語曰南山篁笋東海烏賊有僧遽掩師
口曰請和尚更道師以手托開曰朝看東南暮看西

北 舉黃龍三關頌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
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舉南
泉斬貓話頌曰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草鞋頭戴
出貓兒無再生 舉魯祖面壁頌曰人來面壁成何
事爭得心開現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
然圓 師痛宗教濫觴古響瘡鬱引宗據祖屏遏今
學崖聳標立不隨俗好惡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選
不依阿苟榮一日謂衆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
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即
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
土土能生物結個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
佛將示寂書訣衆語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三
時至元己丑三月十八日也奉全身瘞焉所著有三
會語錄行世

杭州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遷思溪法
寶隆興黃龍吳郡承天後住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
國風清垂手紅塵千峰日出纔怎麼便不恁麼所以
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

四十二

傳橫按拄杖曰。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輩。今於君雲盡頭鼓鐘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曰。謹白。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籊籊。肌明倚闌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怎麼道好喫拄杖六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溼。六月花蚊紫如鐵。夜半起來笑不輟。煩惱不輟作什麼。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曰。與者個相去多少。擲拂子曰。泊合停四長智。上堂。雪峰毳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室中垂示。盡大地是個金剛正體。向甚處著。上座。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既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仔細相看。問僧如何。是你自。僧擬對師便推出。舉黃龍見慈明。因緣頌曰。錯錯戲海驪龍。冲霄俊快。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桎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嘉興府天寧冰谷行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天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上堂。劫石可消。恩情難斷。拍膝一下曰。蒿採青松下。年年挂紙錢。上堂。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冰古澗邊。暖閣地爐煨榾柮。送窮不用更燒錢。聖節上堂。心王安六國。通天地。潮車書同風。從虎雲從龍。深惟海高惟嵩。萬靈無處參化工。但知一氣復鴻濛。

蘇州虎丘雲岍靖禪師上堂。我若不說破。恐汝不同頭。我若說破。又恐諸人日後罵我去。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隋朝建立也。許汝有個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龍門無宿客。個個無退步。底道理。矮疎山三千里外。賣布單。跋雲門被拶。脚折汝輩只管悠悠過日。浴佛上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且道大殿裏香湯沐浴。個什麼。若也

會得手。杓子拈放自由。其或未。然明年今日依舊胡潑亂潑。上堂冷如冰。霜細如米末。水不能漂火。不能熱。王母晝下雲旗。翻子規夜啼。山竹裂。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既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上堂。拈拄杖曰。雲巖看山玩水。拄杖子亦乃看山玩水。雲巖渾身病苦。拄杖子亦乃渾身病苦。雲巖脫體輕安。拄杖子亦乃脫體輕安。卓拄杖曰。壁開華嶽。易除却愛憎難。

華藏通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舟遇。共語畢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門爪牙也。攜歸武林。從東堂院祖信受業。師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時無礙通唱道薦福。師特往叩入室。次通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通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

明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廸一見皆器異。宋理宗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次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補中天竺。旨陞靈隱元世祖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曰。邪耶。正耶。又卓一下。曰。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個什麼。卓拄杖一下。曰。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示衆曰。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曰。雲門靈龜曳尾。拂跡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夏山僧直截向你道口。是福門。上堂。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頌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盞。天地寥廓。潘閔倒騎驢。擲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值火餘志圖恢復。將有緒。俄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

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時元貞乙未四月二十四日也。全身塔寺東十里。眾慮塢之陽。

雪竇謙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覺菴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所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範。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忘却。話頭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權喜。知得本命元辰落處。於是入室。範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範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尚供養。目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處。乃過雪竇。見大歇。謙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眼上。謙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謙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謙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謙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搭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闕闕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謙舉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

曰。一任踴跳。謙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復執侍久之。開法永慶。遷連雲。陞何山。主承天。上堂。將心學佛。識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觸體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杖曰。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上堂。庭前翠竹青青砌。下黃花鬱鬱喚作眞如體。又是般若用。喚作般若用。又是眞如體。忽有個出來道。我見從上佛祖說了萬千體。用不似承天者。樣蹊蹊。真是智過佛祖。耶。杜撰。說耶。卓拄杖曰。好向暮天沙上望。西風驚起。鴈行斜。上堂。舉韶國師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召大眾曰。韶國師好個頌子。只是打成兩橛。承天亦有個頌。雙峨峰頂。上是青天。夜半捉烏鷄。伸手不見掌。喝。一喝。上堂。三伏熱。不似人心熱。行路險。不似人心險。萬斛清風。碧玉盤。不知誰共倚。闌干忽有個出來道。長老正恁麼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作賊人心虛。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實圖天下太平話。頌曰：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元世祖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利易爲華嚴教寺。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師陞座。博引華嚴旨要。縱橫放肆。問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講主聞所未聞。大沾法益。且謂承天長老。尙如是剗杭之鉅利。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寧波雪竇霍山昭禪師上堂。卽心卽佛。嘉眉果閬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慧巖象潭。泳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與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者個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因緣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喫茶時。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卽心卽佛。我便向

者裏住。因緣頌曰：只將馬祖錯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台州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其略曰：參元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欸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臘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等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欸相應始得。又曰：使只恁麼歇去。則適來說出許多絡索。甚處安著。直饒諸人一時不受打疊。得淨盡。山僧却有個古話。舉似諸人。記得長慶示衆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當生。慚愧無一棒到你。又作麼生。雪竇曰：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則屈著你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二大老。好一棒未免作得失論。量天封則不然。淨潔打疊了。却須近前來。就我覓有一棒到你。花鋪錦上。無一棒到你。霜加雪上。且

道前頭爲人後頭爲人。辨明得出。後次挂牌時。却來通吐。

道場嚴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瑞巖。終之寶林。四明育王。栢殿。杭之淨慈。宋延淳末。被旨住徑山。歷住十刹。室中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個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曰。且道。天子萬年。又作麼生。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花結早春。曰。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曰。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叨叨。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個裏縑素得出。還你草鞋錢。其或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羅兒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曰。消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

識得。若有人識得。許伊日消萬兩黃金。上堂。寶林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上堂。舉松源臨寂告衆曰。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師曰。鷲峰老人。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晚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頭。天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碩。絹百匹。後住育王徑山。亦賜資優渥。嘗舉東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穉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下樹棲。舉大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慈悲歸方丈。頌曰。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山骨露。水邊依舊石生斑。至元癸亥十月初八日。示寂。塔於徑

山直嶺下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八載。問法弟子常隨。千指明嘉靖間。王遣法嗣到山掃塔。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話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中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覲面當。機嫌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金山開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話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舉晦堂因黃山谷問捷徑。處乞師指示。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谷擬對堂曰。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時方嚴。桂盛放。堂曰。大史聞木。

樺香麼。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谷釋然。即禮拜曰。和尚。怎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舉龐居士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話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圓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曝曝聲。舉龐公訪大同提策籬。因緣拈曰。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策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送僧還雙林。偈曰。未到雙林見舊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宜先問。因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徑山沖禪師法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襪不冠。身自絲。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閒倚闌干立。清曉紅芭蕉引碧牽牛。禮鏡清塔偈曰。慣問門前什麼聲。池蛙笑汝自蛙鳴。年來荒却天華寺。正令方纔一半行。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裏骨者個衆生因甚骨裏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

明州天童簡翁敬禪師上堂舉大梅即心卽佛話頌曰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觀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舉雲門示衆曰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餬頭話頌曰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雲巢巖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釋迦老子降誕王宮好個初生孩子不妨令人疑著及乎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敗闕了也後來冷地羞慚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救搭也救搭不來收拾也收拾不上諸仁者要見釋

迦老子敗闕處麼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苦因強出頭 上堂你也在者裏我也在者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時清休唱太平歌一貫文糴三斗半米二貫五百文買一個大絹好諸禪德雖然如此厨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 上堂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坐惟著古德有障斷狂瀾底手段未免勞心費力或有人問金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我既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 悼雲巢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 寄鐵鞭偈曰思量四句寄承天湊得完全缺半邊頌又不成詩不是如何拈出向人前 寄無準偈曰鼉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諸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蘇州虎丘清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青途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

兄

淨慈道禪師法嗣

蘇州萬壽高峰嶽禪師贊初祖像曰開旗展陣入梁
邦未觀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欸翩翩一葦渡
長江

育王照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龍源介清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于
義興法藏齊往育王謁寂窗照入室契旨典侍司復
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三春云
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
騎風前閉聽杜鵑啼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顯
而不露隱而不藏大衆且道如何是隱而不藏底道
理玉梅結子浮青樹石筍抽條上綠窗

五燈全書卷第四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一世

仰山欽禪師法嗣

杭州西天目高峰原妙禪師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
舟投宿而孕宋理宗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
生纔離襁褓即喜跌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年
十五懇請父母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爲師十六薙髮
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
死限二十二請益壽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欽寓北磻師懷香
往謁方問訊即被打出閉却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
趙州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人門欽便問阿誰
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
值欽赴南明師上覺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

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真贊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驚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笑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鑊。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疊寓旦過疊。問那裏來。師拋下蒲團。疊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疊乃自送歸堂。及欽挂牌道場。開法天寧。師皆隨侍。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欽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欽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龍巖。自誓曰。

揀此一生做箇癡。默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住龍巖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咸淳甲戌。遷武康。雙髻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卽洞簷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鑊。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於大仰寄師竹篋拂子。元世祖至元丁亥。懷中瓣香。遂爲拈出。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

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曰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便禮拜。師曰師子咬人。韓驢逐塊。乃曰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曰三生六十劫。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攔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盞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

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龜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荆棘切須猛烈。英雄直下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元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示衆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驚鷺。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雪巖和尚忌拈香。昔年瞎却我眼。今朝穿却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插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曰非惟和光同塵。免得遞相鈍置。師背室中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

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倘下語不契。閉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辛卯。鶴沙翟提舉到山。瞻禮施巨莊。瞻衆師固辭不受。瞿請于官。乃於蓮花峰。別管禪刹。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成宗元貞乙未冬。師患胃疾。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於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鍊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于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衡州靈雲鍊牛持定禪師太和礪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贊九世孫也。自幼清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剪髮得聞別傳之旨。尋往依雪巖。欽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箇屎杓師。默頌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偏界如雪。

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偏體汗流。其疾亦愈。日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爲僧。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卽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桌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一日入室。次欽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欽曰。爲什麼不道。師拈起香盒曰。者箇不值半文錢。欽曰。多口。漢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勵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放過。道不得。卽趨下山。師隨口答曰。鍊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鍊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元世祖至元戊子。至鄴縣桃源山。愛其幽深。乃有棲遯意。未幾縣尹陳公及僚屬等入山。問道相率執弟子禮。遂大唱雪巖之宗。至成宗大德

癸卯正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四臘二十六全身塔於寺北三十里沙潭其徒別流逕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覲見仰山來虞笑曰吾試爲汝模畫之

杭州徑山西白虎谷希陵禪師婺之義烏何氏子年十九薙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卽謁虎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補處師職侍者一日往叩雪巖欽于北磻欽舉黃龍見慈明因緣問之稱師穎利及欽遷大仰遣書招師居第一座一日欽問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甚向大愚脇下築拳師曰鈍置殺人欽便打師拂袖而出元世祖至元丙戌欽將示寂撫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欽化去衆遂請師繼席管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狗子聞哇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欄徑橋吞却集雲峰是第幾機答者罕契一坐三十夏規範森嚴毫不假借 鍊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值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餠餅因緣樞呈四偈以進師

問你是誰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曰雲門師曰你是顛是狂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樞亦喝師揮一拳樞進前迎住曰打卽且置雲門餠餅意作麼生師奮手掠去樞帽曰錯師連揮數拳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不顧去樞七條踏翻在地攔腰九棒曰教你知我手段曰此手段勝似臨濟德山底師喚直歲鎖樞手送庫司至夜不釋次日上堂師令侍者謂樞曰今日和尚上堂對人天衆前勘辨你曰侍者與我傳語和尚少間人天衆前將古人公案一一問將來我當一一答去須臾鼓響樞伺久而侍者不至 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共一日與客語過夜半饑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爲飯師曰不可常住豈住持人得私仁宗延祐丙辰行省稟旨迎師主徑山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意如何師曰親不相贈 師早年嘗夢遊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見一尊者指樞梁間有詩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于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師初不解及自仰山還雙徑始驗仰山有

貝多葉經徑山有楊岐衣師之出處已前定之矣先是世祖召對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加賜大圓迨主徑山加號慧照英宗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外護戒飭弟子說偈訣衆示寂於不動軒全身瘞菖蒲田諡大辨塔曰寶華世壽七十六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建昌府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姚氏子父兄皆前進士師志慕空宗年十九投慧朗苴染服勤數載與高峰同秉仰山記荊元成宗元貞間出世能仁所著牧潛集有送妙智上人入浙序其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衆於洞山猶以己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飲食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蹢躅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菴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類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及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

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云云大德戊戌示寂於廬山世壽四十有二僧臘二十三

安吉州道場山及菴信禪師初住建陽西峰石屋珙參師問何在珙曰天目師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師曰汝作麼生會珙無語師曰此是死句甚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珙拜求指的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答不契師曰者箇亦是死句珙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曰上馬見路師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箇見解珙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師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師頷之

淨慈倫禪師法嗣

竹屋簡禪師舉字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聰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舉臨濟訪平田

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揀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絕象鑒禪師示衆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通教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示衆舉投子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拘折枯藤拄竹扉。篝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

永宗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公案。頌曰。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裏看來成敗自蕭何。

西巖慧禪師法嗣

寧波天童東巖淨日禪師南康都昌廖氏子。幼絕羣十五祝髮廬山之香林。首參仰山。石霜次入浙叩癡絕。不契登徑山。見無準。範深器之後。謁西巖慧於天童。其提示一乘於範。遂密契其旨。俾守藏後爲開先無文燦第一座。由是譽聞。日彰。宋理宗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元至元壬辰。遷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子。主天童。師生宋嘉定辛巳。終於元至大戊申。將示寂。書偈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庵。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矣。勿錢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塔於西巖之清風塢。壽八十八臘七十一。

無學元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

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
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
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舉文殊三處度
夏迦葉曰推欲撥因緣頌曰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
佳人惱恨多彼富尙嫌一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舉慈明冬日揭榜示衆話頌曰畫上畫下畫短畫長
明明揭露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育王珙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
目母攜禱于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
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裨投杭之六
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
手遂謁育王橫川珙一日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
卽呈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
日到錢塘珙驚異顧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元世祖
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 一晚與衆
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
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底秤山便喝一

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
源源遽起剪燭了堂一咳嗽一聲師笑曰源藏主剪
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請師自代師曰泊不過此 又
一晚新古帆上方丈請益趙州無字話師厲聲曰夜
深下去古帆歸堂寇發曰不與我說便休何用見瞋
或以告師師曰他向後自悟去在古帆聞之當下廓
然 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
淨慈靈隱兩刹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箬
之幽絕乃往終焉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
高菴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
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鏡
拂之下始知觸淨得法後出世吳之開元遷鄱陽永
福後主金陵保寧 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
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却門前大
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鏡
簇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曰仁義盡從貧

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記得昔日舉上座到瑯琊，問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瑯琊。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瑯琊，船在甚處？舉曰：埠下。意旨如何？師曰：開口見膽。曰：瑯琊道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曰：只如舉上座以坐具，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曰：焦輒打著連底。凍曰：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什麼人？曰：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曰：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處師曰：爛泥裏有刺。曰：舉喝曰：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浙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曰：後來大慧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曰：泥上加泥，又一重。曰：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明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如何？爲人爲復肯？伊不肯。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猊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如何是佛？師曰：釘釘膠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蟻子不食餓。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草滿法堂。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苔封古殿。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獼猴帶席帽。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上下。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截水停輪。曰：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曰：越曉不歸家。黃昏候曰出。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小參：舉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臨鸞碣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不會。雲曰：今年桃李實一顆，值千金。大慧曰：者箇公案，從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臨鸞碣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實一顆，值千金。師曰：大衆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檗問佛法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道：我者裏說蚌蛤子，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振馬糞。漢小參：古人道：九旬禁足，魚游網三。

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者。三重卓拄杖曰。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爲人後。有僧問雪峰。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曰。如今說向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曰。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曰。一切尋常。雖然謾山僧。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凌邵伯藕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墜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子。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脚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

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窠子。喫在良久曰。水流黃葉。奈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鈞四海。只鈞擥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鬧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簡點將來。正是觸體前妄想。設使打破觸體。揭却腦蓋。趨倒須彌。踏翻大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高人。除非自作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眾。冀善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新舊日規模。當軒者誰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作

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花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遠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著便。瞋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元說妙。縹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埋就事。變通逸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花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拄杖。喝一喝。上堂。舉育王夜參。曰。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眾。曰。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會珍重。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海上參尋數十員。尊宿泊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箇鍊酸。箇方得百味具足。遂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解。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喝一喝。曰。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小參舉死心示衆。曰。行脚高人解開盞。

囊卸却。包笠去却。藥忌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師。曰。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除夕小參。今宵歲盡。何曾盡。明日年來。實不來。三十六旬如轉轂。幾番潮去。又潮回。機輪轉處。掣電猶迷。大用現前。誰當辨的。廓情塵於未兆。忘至理於言詮。人人鼻孔。揀天箇箇。安家樂業。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鍊圍山。燈籠露柱。突出金剛眼。睛呵呵大笑。麻三斤。乾矢橛。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到者。裏言思道。斷心行處。滅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正與麼時。如何東風昨夜消殘雪。枯樹枝頭又著花。結制小參。明日結夏來。臨只管悠悠過日。及乎打鼓陞堂。直是思量不出。諸人簇簇上來。未免將南作北。七佛以前。初無者箇消息。七佛以後。雖有者箇消息。終是不能圓悟。如來無上菩提。不能證入。圓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以致諸人。九十日內。惟務口體不務。修持。背覺合塵。虛延歲月。五祖道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翻成計較。計較得成。天清地寧。

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楚雞不是丹山鳳。愛向梧桐樹上鳴。師嘗垂示曰。向上更有事在。露出獅子爪牙。其間別有商量。未免當門按劍。只者靈鋒阿誰敢擬。師辭鋒峻。拔手眼。卓越應菴。而後師始第一人矣。嘗續宗門統要。後示寂於保寧。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慈谿顧氏子。形儀脩瘠。清操剛立。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明之延慶。聞習四教。儀七日。貫通聞驚訝。嘆異。往參育王橫川室中機契。掌內記德業。日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出世。蘇之天平。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越之天衣。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嵌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

淨慈鞏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從蜀僧安石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

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却貓兒。定是失却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篋擊之曰。兀吾宗者。海子也。元世祖至元庚寅。出世天台。寒巖大德乙巳。遷姑蘇寒山。至大己酉。再遷崑山東禪。辛亥。敕賜金襴法衣。皇慶癸丑。復遷中竺。延祐乙卯。詔主淨慈。至山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不入。得虎咬大虫。蛇吞鼈鼻。喝一喝。衆盈萬指。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糊獃子不死。嚼破鐵鑊。因甚。路上有饑人。波斯去帽。蔗咬甜頭。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皆不契。泰定乙丑。復遷靈隱。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八。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行世。塔於育王後山之麓。

嘉興府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兔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曠。

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曰無孔笛鼐拍板。問如何是涅槃心。師曰須彌山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四大海。蘇州虎丘東州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蓋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舉約齋居士張鑑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

徑山度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元世祖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塗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讎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于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王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饑

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明州天童竺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峩師曰金峩山高多少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花公案其僧言下有省

徑山愚禪師法嗣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僧流逐物遺道者憂見於色虛堂以不肯下吳潛潛怒繫之獄以辱之師奉事惟謹有疑輒問隨問而解久之廓然一日虛堂曰源乎汝今太平矣及堂領徑山俾師首衆出主平江薦嚴遷泉州水陸次遷定水舉世尊五通仙人因緣頌曰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慙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秀才高姓拙曰姓張名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話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鍊錐無縫舞春風後居雲頂以元世祖至元辛丑示寂塔雲頂世壽七十五

蘇州虎丘開極雲禪師久依虎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虎堂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曾。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為師摩挲。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援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舉與化酬價。因緣頌曰。王家之寶自難酬。價與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曰。得。且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因緣頌曰。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捉。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徑山月禪師法嗣

南叟茂禪師舉巖頭擺渡婆子。拋兒話。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如何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舉夾山參船子話。頌曰。無相無瑕便。

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鍊鑄船橈奈汝何。舉龐居士下橋喫撲。靈照相扶。話。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

育王彌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年十六依仗錫月潭。澄祝髮。受具戒。首謁希叟。疊於雪竇。復參頑極。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師。頌。船子覆舟公案曰。清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難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翰林學士袁桷撰銘。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高峰妙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
道者持燈籠至家而生神儀挺異纔離襁褓便好結
跏歌梵唄凡嬉笑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決志出
家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
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
於死關峰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驪然欲爲
祝髮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時年
二十四當元世祖至元丙戌明年遂薙髮受具未幾
觀流泉有省卽詣妙求證妙打趣出旣而民間訛傳
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
何妙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

妙乃書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
不肖兒窺得半邊鼻有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
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却是
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林未易量也迨妙遷化師領院
事以王臣問道爲煩因謝事遨遊江湖或船或菴居
無定處咸榜曰幻住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
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復敕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
禪寺時宣政院虎靈隱徑山待師師皆不就英宗繼
御寵賚亦如先朝駙馬太尉潘王王璋奏奉聖旨御
香請師陞座示衆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
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
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
寺中移花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
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
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
於上國此是太尉潘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且佛
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
瑞氣騰 高峰忌日師拈香曰順心菴裏太湖中央

●云隱示

俄然逢。慙忘世相。未能忘大衆。高峰老和尚來也。雨
 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云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
 株。巧榦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花。
 大衆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
 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
 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你還知前一月
 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爲己。重任精勤勇猛。
 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虎喪。不消打幾箇瞌
 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越俗。
 所圖何事。你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
 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操性命。
 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各
 將誰歸。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廚作務。次祖問子。
 在此作麼。鞏曰。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
 草去。齋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
 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豎草
 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
 厭嫌頓起。嗟訝。蒸生不得已。走上蒲團。情猿意馬。馳

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
 者。強把箇所參話頭。提撕作主。方學未完。則又被風
 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參元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
 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
 色道流。面前不容停思。豈許商量。連得便行。元都觀
 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李花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
 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
 無一花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真三昧。
 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蜩
 蝶園中。叫一聲。雪朝示衆。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
 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嘗啓窻。猶看玉琅玕。
 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元機超物表。聖非
 聖。凡非凡。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森
 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浩氣沈沈。屏几六窗。交
 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真乘莊周
 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
 許其靚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
 已陷情園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

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師每斥學者但尙言通不求實悟示衆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揀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什麼作生死或茫然無所對輒激勵開示之與大覺長老書曰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叩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一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

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爲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流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學定叟應命叟嘗受印證于一山萬後復參師乃拈香

至治癸亥秋

欲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圯壁側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昔復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八月十四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是日白虹貫山壽六十一臘三十七塔全身于寺西望江石天曆己巳文宗敕謚智覺塔曰法雲元統甲戌復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三十卷名曰廣錄賜入大藏流行

杭州西天目山斷崖了義禪師德清湯氏子六歲始能言世事懵無所知年十七有僧過門誦高峰妙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宜往見母驚異之卽上死關爲行童妙令提

一歸何處話因授名曰從一他日妙爲衆舉牛過窗
 樞話師聞有疑曰夕體究偶過鉢孟塘見松梢雪墜
 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
 雪聲未絕妙痛棒打退不覺墮身崖下人意其必死
 同學捫蘿救之無所損師若不知復堅誓以七日取
 證未及期豁然大悟馳見妙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
 得也再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
 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籠不曾遇得一蝦一蟹今日有
 螭蝦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
 叫箇什麼舉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
 爲衆舉揚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
 妙歎其俊快後歸德清省親乃奉母入武康結茅以
 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越五載還山見妙妙曰大
 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求薙落更
 名曰了義暨妙委席本雅二公亦相繼而化師乃勉
 徇衆請繼席示衆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
 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

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
 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
 豈似汝歡喜踴躍咬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
 不知苦味能除百病示衆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
 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說法應
 機頗多暢言穢語人所不堪元順帝元統甲戌除夕
 謂衆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恁麼良久曰明日
 是年朝越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
 塔其夕與僧笑談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
 台去也僧曰某甲隨去師曰你走馬也越我不及翌
 午踟躕而寂壽七十二臘四十九初中峰示寂會葬
 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
 二年矣全身藏于獅子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
 暝皮莖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至元丙
 子七月朝廷欽師道行敕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
 師

杭州天目山大覺寺布衲祖雍禪師明州寧海人得
 旨於高峰妙躬春爨樵貌甚瘠黑鬚而少文初爲院

主後首衆提唱超卓。崔沙瞿提舉爲妙施巨莊。瞻衆妙力辭瞿。乃別營大覺。請師領寺事。及妙臨寂。乃囑師以後事焉。嘗和永明山居偈曰。我要心灰。即便灰何須更去覓。良媒千差路口齊。關斷萬別機頭盡。截摧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荊編戶傍溪開。是他嬾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又曰。尋常冷解自知非。退步沈踪住翠微。掃蕩百年榮辱夢。倒回多劫本根機。蟻因尋穴沿墻走。蝶爲尋花徧園飛。須信先天并後地。洞然物物有真歸。後住中天竺。桂子堂書偈安坐而逝。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禪師得法高峰。妙後棲遲白雲山室。四方禪侶聞風。屢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書畢跌坐而化。

靈雲定禪師法嗣

南昌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有志之士。越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

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

徑山陵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棄家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虎谷。陵陵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問師。師曰。焦石可破。層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棒。師悚然。僉旨。後出世觀音興聖。次補道場。靈隱後遷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以元順帝至正辛丑六月示寂。全身塔于徑山。弟子分爪髮舍利藏于道場。世壽七十二。臘四十五。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幼入里之鳳山寺出家。剃染受具。戒參虛谷。于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凡名匠所在。咸往踈歷。一日慨然嘆曰。吾今而後乃知法之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東嶼居淨慈。請典藏鑰。元文宗至順壬申。出世郡之烏龍。後遷雲

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微疾鳴鼓集衆敘謝衆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倏然而化世壽七十四臘五十八閱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所著有三會語錄

道場信禪師法嗣

湖州福源石屋清珙禪師蘇之常熟溫氏子生于宋咸淳初幼依興教崇福寺薙染受具戒首參高峰妙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服勤三年無所發明辭妙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因至建陽參及菴信信痛加徵詰師發憤深究豁然省徹因復親炙數載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未幾信遷道場師復依之典藏鑰悅堂閭主靈隱請師居第二座罷參後卓菴湖之霞霧山凡樵疏之役皆躬爲之喜吟咏有山居詒偈流播叢林元文宗主順辛未四月出住常湖福源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鋦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耕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

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三千年鶴便翔翔謝專使并三塔和尚首座都寺上堂睦州峻臨濟喫棒不是好心楊岐逼慈明勉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謝殿主淨頭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中秋謝藏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未知打鼓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裏摩尼珠又似寶頭盧尊者手中琉璃盃比也不可比辯也不可辯天風吹露溼桂花香浸雲邊廣寒殿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道如今說卽是不說卽是撫膝曰知我罪我吾無辭焉上堂黃梅俾老盧踏碓石頭譏藥山不爲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裏不生旃檀黃檗樹頭討甚蜜果上堂動若行

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細雨溼衣看不見
閒花落地聽無聲 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
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花□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
來春爛熳 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
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
參禪要到歷代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倚他門
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涕唾總不丈夫福源與
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上堂是聖是凡入門
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
兩莖眉毛橫在眼在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
暗 上堂達磨居少林九年面壁牆牆不牢疎山賣
布單千里見人路頭繁雜福源這裏牆牆堅牢路頭
平直諸人每日行在正路上行住在穩密處住中間
一片田地因甚踏不著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拈拄杖曰放過釋迦老子卓拄
杖曰穿却雪竇鼻孔良久曰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
救病出金瓶 及菴忌師拈香曰沒興相逢處西峰

與建陽不平多少事盡在一爐香 除夜小參北禪
分歲三代禮樂全該王老燒錄一種杯盤狼籍琪上
座固守清貧兼逢歉歲難與諸方鬪富從年頭直至
年尾共諸人同家共活豐儉隨宜終不陪笑面去借
地栽花煮粧好漢且就自家屋裏量水打碓免見求
人但每日二時牽補得過便可塞住持之責古人有
言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不是爺貧連
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 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
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雁蘆花無處尋他踪跡待得
日暖冰融水面寬依舊飛來照破湖光碧 平山至
上堂卽心卽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
麼不恁麼總不是仔細看來直教你無用心處正好
用心卓拄杖曰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
一住七年後以老引退復歸天湖順帝降香幣皇
后賜金襴法衣聞天湖之風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
真得古先德遺型至正壬辰七月二十四示微疾中
夜集衆訣別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

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意也。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國師太古愚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敕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入天湖分師舍利歸國供養。

杭州淨慈平子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生時有異徵。年十二。父母命投色之廣嚴寺出家。十七受具。辭母參方。母爲治裝。使行。越數日。復還。母壁語誠之。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趙起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適濤江謁及菴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信撚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蚌瀉。衆咸摺伏。泊信示寂。往依虛谷陵于仰山。一日。僧持茶瓢請頌。陵見之驚嘆。宗門有人。以第二座處之。元仁宗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定慧禪香所。歸爲及菴嗣。復住當湖福源。再遷中竺。順帝至正癸未。行宣政院使。請王

◆子屋于

淨慈一住十有八年。殿堂鐘鼓爲之一新。丞相達識鐵睦爾請移靈隱。正謀起廢。值張吳自蘇入杭。兵燹迭至。殿材悉燬。師謂衆曰。吾緣盡矣。乃還淨慈。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當辛丑五月一日。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六。敕諡普慧性悟禪師。塔淨居菴右。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于皮菴信。遊歷罷。歸里中。道舊卽其地營建寶坊。文其楣曰正覺。歲除日。謝道德首座。順侍者看病。上堂。歲事除年華畢。尊莫尊于道。貴莫貴于德。覺卽般若因。順卽菩提佛。當知種豆不生麻。因果自然明。歷歷然。雖如是。且道如何。見得八福田中看病第一。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銳不犯。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真如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無一法當情。直得

十方坐斷。今日舉揚般若。端爲追薦上峰最菴主。不動脚跟。高超樂土。不勞學念。卽證無生。擊拂子曰。見徹本來無隱蔽。紛紛桂子散天香。臨終訣衆偈曰。七十六年了然寬廓。拶破虛空。須彌倒卓。

匡廬源禪師法嗣

杭州海門天真。惟則禪師別號冰檠老人。吳興費氏子。母夢異僧分衛到門。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髫年禮杭之祐福高林壽爲師。年十六受具。戒二十三年。遊方謁楚石千巖。無見無聞。等一十八員尊宿。四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親炙之。極終日不語。無所啓發。一日值源如廁。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師豁然頓悟。于是遨遊江湖。平山居士隱招致典藏。後因受業老病。遂歸省侍。四方學者。輦至固請開法。開堂日。僧問作麼生。是佛祖爲人處。師曰。狗舐熱油鎗。曰。和尚今日開堂。還有爲人處麼。師曰。猛虎當途坐。曰。豈無方便。師震威一喝。問如何。是日面。佛師曰。今日雲生。曰。如何。是月面。佛師曰。夜來再看。上堂。舉明果道十五日已前提。

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睛。却你眼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師曰。應菴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卽不然。十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拂子曰。閒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臘八上堂。威音王以前未曉一法一字時。早是超越祖了也。黃面老子因甚。臘月八夜方始成道者。噯。酒糟漢惑亂世間。何有了期。海門今日點破了也。汝諸人卽今成道也。未卓拄杖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上堂。顧視左右曰。看來也著甚死急。雖然如是。到者裏也不得放過。喝一喝。下座。上堂。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邊曰。却被者僧勘破。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登舟疑岸動。捏目便花生。老瞿曇昔年到而不點。則上座今日點而不到。諸人要見明星麼。以拂子打圓相喝一喝。上堂。我若向上舉揚如下。弋箭相似。佛來祖。

來俱中汝等向何處逃避若能具此眼目堪爲人天之師若或未然自救不了倘有人問我西來祖意只向他道今日輸了一轉語也還有人免得此箭麼卓拄杖上堂我坐汝立誰得誰失總然佛祖到來亦難辯的以拂子打圓曰咄天下衲僧跳不出上堂向上事向下事截斷兩頭休執滯驀然放出鼉鼻蛇咬殺方知難躲避卅卅海門今日忍俊不禁越例爲諸人通箇消息汝等諸人還委悉麼以拂子點一點曰等閒拋下活人丹浩浩清風動天地上堂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闊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劍剿絕縱橫六不收上堂風頭峭急寒毛卓豎諸人若也打熬不過只得向煖處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商量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大家喫得飽煖睡來但覺鼻息齁齁忽然冷灰裏火爆拶却面門到這裏莫怪海門說夢好喝一喝上堂蟋蟀鳴曉庭芙蓉照秋水遙望海天晴鷗鷺多如雨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橋皮作火不見道

●雨眠之間
原本佚失二十
十字語二十
行一葉

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聖人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元順帝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遣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彩彩座于所居之西錫號眞覺塔曰寂光壽七十臘五十

明州松巖秋江元湛禪師久從龍象遊後參方山寶得旨偶遊明之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翫精藍以居之師不涉世事法施之外澹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花開鎖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謂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從徑山雲峰苴染參方山寶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子話寶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寶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後住鳳山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

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鳥焉成馬 一日見僧擲選佛圖示偈曰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強較量心印當陽輕擲出堂堂安坐寂光場復曰古人無剪爪之工汝輩後生忍唐喪光陰且擲圖選佛到極合煞時擲得一箇印出便懽喜道我成佛了殊不知一切時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汝却不知

天童日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愷藏主省徑山元叟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鬟作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高峰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曜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爲大僧每夢遊中

國疎山石頭二利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寧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寧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日日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曰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日日爲印可乃出無學元淵源以畀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師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強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壽七十九臘六十全身塔于院之後存日所剪爪髮瘞雲居者髮中紫纍生舍利

薦巖道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空室恕中無愷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雖落參方首謁靈石于淨慈後參一元靈逾年歸覲照命居擇木寮復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聰大宗興往台州紫箬山謁竺元道纔

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由茲感激。問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過者。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後古鼎銘主徑山招師歸蒙堂曰。涉元與且爲學者矜式。無何以避兵。還四明。不喜出。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初住象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曰。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纔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巖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風吹不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水灑不著。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真不掩僞。曰。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曰。好箇消。

息只恐錯會。曰。兩重公案。師曰。海水不生冰。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猛虎口裏活雀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金剛手中八楞棒。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李白捉月。張騫乘槎。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物見主眼。卓豎曰。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曰。一坑埋却。曰。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然。未到者。鈴鐺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直須退步。就已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拈頭作尾。有時拈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轍。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厮結。驀拈拄杖曰。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曰。鎮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

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曰。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玉團圓。門撼動黃金鐸。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清。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填井。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衆。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曾。忽有人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匾擔。病在于何。病在多。知多解。怎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忽有人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揀擇。故秋氣向寒。各自歸堂珍重。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來。合爲何事。若也知慙。識愧。是真出家。一出塵俗。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羶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道。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冤家。惡口小家。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衆伎。大衆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

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識滅。意識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徹恒沙國土。于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示衆。巖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舉足下足。今時叢林中。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床下座。上堂。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裏老鴉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且道。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拈拄杖曰。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開山忌拈香。未見巖

頭口似磑盤。既見巖頭眼如木。揆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插香曰。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景開山。空照祖師大涅槃之辰。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白億須彌盧山。作一盤飯。百億香水海。作一盤羹。聊陳供養。正恁麼時。且道將此筵席。向什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世界已成筵席。若向虛空鋪設。虛空又如何鋪設。不得顯現。禪。何只與麼休去。衆中莫有出手措置者麼。如無山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曰。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花簇簇。錦簇簇。總在拂子頭上。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衆且道。空照祖師還來受此供養也。無受與不受。且置你道。他卽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探頭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迦調御。曲開方便之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居士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好大衆。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語不虛發。發必全真。鰕眼魚吞却嘉州大衆。卽不同。且道。可大師三拜得。隨還端的也。無拍禪床。曰。一年春又過。臺榭綠陰多。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峰頂上。呵佛罵祖。竅鑿頂門。十字街頭。掣風掣顛。符懸肘後。長沙虎子。胡狗拈起。羅辣藜。好與劈脊攢。請侍者上堂。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受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鐺鉢無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阱。斷禪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以大地作射垛。挽弓所向。無不中的。衆中忽有人出來。道如斯舉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盃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舉唱。未獲全提。亦喚侍者。點一盃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雪壓難摧。潤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師嘗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

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燦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多不契其機峰。峻拔學者。莫能擬議。師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衆涕泣哀請。堅拒不出。明太祖洪武甲寅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峩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渤延致丈室。時末公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一時朝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詔東還。甲子弟子居頂住。鄭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床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闍維。煅骨散水竹間。居頂不敢違。乃于唐皋之原。奉骨瘞焉。師天性純粹。待禪子如慈母。遇法門有叛教背義者。必面折之。不少貸。奉師惟謹。嘗侍寂照立至三鼓。不命不敢退。所著有

二會錄。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續頌大慧竹菴頌古一百一十則。山菴雜錄。淨土詩四明烏斯道撰行業碑。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元至正壬午住台之紫籜次遷天寧。天童上堂。僧問。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畢竟明什麼邊事。師曰。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曰。與麼則五位君臣齊列。下三元戈甲。一時收師曰。錯下名言。僧喝。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乃曰。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好大衆。不是苦心人。不知便下座。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搆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湖獮戴紙帽。直上樹梢頭。七星劒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榮烏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鋤斧同鎚利。鈍懸殊良驥。與驚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小參。靈光不昧。萬古微猷。智鑑洞明。十虎普應。時臨亞歲。節屆書

五燈全書卷五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保寧茂禪師法嗣

雲擊動法鼓大衆雲集。一天真。一明妙。更說箇甚麼。若說有法。又被有礙。若說無法。又被無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法。礙若說不有不無法。又被不有不無法。礙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視。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以拂子畫一畫。曰。黃檗樹頭懸蜜果。無言童子唱巴歌。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一毛吞巨海。于中更何言。師曰。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鷄鳴。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情知你亂會。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請師直指。師曰。曾問幾人來。曰。無根樹子。向什麼處。裁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曰。只在目前爲什麼。再三不視。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菴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籙。累歷名利。後遷徑山。臨終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一

蘇州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族台州臨海朱氏子。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開堂曰。僧問。丹山鸞鳳九苞文。地位清高隔五雲。四海具瞻時一見。願聞真唱答明君。師曰。千峰朝華嶽。萬派蕭滄溟。曰。萬方有道歸明主。一句無私利有情。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眼不見鼻孔。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問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學人有疑。願聞開示。師曰。萬人退仰處。紅日到天心。曰。野老不知堯。

舜力鑿鑿打鼓祭江。神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千古華山山下路，又添潘闓倒騎驢。」師便喝。問：「仲冬嚴寒，年年事暑，運推移事若何？」師曰：「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曰：「仰山近前叉手，意旨如何？」師曰：「奴兒婢殷勤，曰香嚴叉手近前，又作麼？」師曰：「大家厮湫湫，曰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無人處，研額望汝。」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癩馬繫枯椿。」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花深處鷓鴣啼。」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子曰：「法卽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卻問曰：『如何是法？』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泊不問過，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

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峰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著落在第三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陝府人頭落。」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曰：「見後如何？」師曰：「家家門首透長安。」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俊鶻趁不及。」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問：「蟪蛄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怎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時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燃燈記，畢竟受什麼人記？」師曰：「自家

肚皮自家畫。問臘人冰鐵彈子卽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棘栗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方便。師曰棒上不成龍。圓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曰一大藏教裏尋取。曰恁麼則輝天鑑地去也。師曰燦破闍黎面門。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鳥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個什麼。我觀世間人是個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已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老松源與麼說話。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要作臨濟兒孫。未得在開福。莫有長處麼。擊拂子曰星河秋一鴈。砧

杵夜千家。上堂舉松源示衆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也。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個半個。驀然敲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松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卽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疑人猶辱夜塘水。上堂南泉斬貓。趙州戴草鞋而出。興化法戰克賓設饋飯。便行是皆發揮本有靈光。要且不信別人鼻孔出氣。所以前日首座說法高聲。人天今朝道伴相過。光揚宗眼。且道山僧鼓兩片皮。成得什麼遊事。拍禪牀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眾。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帶還隨。破畚箕五個老婆三個醜。一雙紅杏換消梨。上堂舉五祖演道諸莊旱澇。不以爲憂。一堂兄弟不會狗子無佛性。話深爲可憂。師曰重處偏墜。松源曰久聚兄弟。正路行者有只是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佛法

到此平沉苦屈。屈師曰：同坑無異土，克由耐耐。二大老把他諸人埋向萬仞坑裏。若據山僧見處，黑豆法有甚難用。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豈不是黑豆？法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曰：露豈不是黑豆？法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徑山來，却往天台去。峰曰：典座明日不得普請，豈不是黑豆？法者裏悟去。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若也蹉過，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卓拄杖曰：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上堂：藥山久不上堂，院主椎鐘擊鼓，分明盡底掀翻。猶道一詞不措，本覺據令提綱，不作者般調度。今朝月旦拈香，撥開向上一路。誰言射虎不真，枉發千鈞之弩。元霄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

是祖師禪。喝一喝曰：一釋迦二，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盤脫丘。滿散青苗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靈山會上，退席五千。逝多林中，半聾半啞。眼空四海，必有商量。心洞十方，孰辨真假。卓拄杖曰：絲楊陰裏戴嵩牛，芳草渡頭韓幹馬。喝一喝。上堂：春日晴黃鸝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紆紆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闌倒騎歸，擲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饋杓。鍾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一喝。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達磨老臊翁。有語非千舌，鑊鐵破關斬釘截鐵。父子雖親不傳，未是神仙妙訣。喝一喝。上堂：九九九釋迦老子不知有，翻轉面皮伸出毛手。握金剛椎碎窠臼，突出無位真人。一一面南看北斗，應菴老人一時逞俊。未免以己方人，本覺則不然。九九九狸奴白牯，却知有展開驢脚，伸出佛手。把住黃絹幼婦，放行外孫。蓋曰：鐵鞭擊碎珊瑚枝，驚起土星犯牛斗。喝一喝。上堂：正覺山前明星現時。

釋迦世尊與大地衆生一時成佛。祖師門下。蹉口道著佛字。噉口三日前行不到。末後太過。各與二十拄杖。忽有一個不顧。危亡底漢出來。道本覺與麼判斷也。合喫二十拄杖。山僧却須分付明。窗下安排何故。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上堂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拈拄杖曰。不是大願力。卓拄杖曰。不是自在。法舉起也。千身彌勒放下也。隨處釋迦。只爲諸人。眨上眉毛。却入娑羅雙樹間去也。靠拄杖曰。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元順帝至正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示寂于秀之南堂。壽七十三。會錄二十二卷行世。

蘇州定慧大方因禪師。元至正丙申春出世。定慧時方丘典。占住佛屋。繼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嘿跌宕。不可測識。一日謝院事。係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戊戌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時。蘇錄判善長賈典史天瑞從侯至山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兼吾

教下。衰侯念世尊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巖前拾得新明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是夜請于華乞。以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衆僧別。卽升柴棚。兩袖皆析。燥薪得火。卽烈焰熾然。于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焰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烟焰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惶不已。作詩悼之。建塔於靈巖。鄭明德爲之銘。

明州瑞雲清涼實菴松隱茂禪師。奉化鄭氏子。幼喜習禪。跌坐輒達旦。年十八。投杭之傳法寺。希顏出家。既剃落。稟戒於昭慶惠奮。志參方見南澗泉于雲居。一夕松下經行。聞巖泉聲。微有所觸。泉命往承福謁。

古林茂茂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命居第一座逾年回浙中月江印主道場延師分座說法元至正壬午行宣政院請主明之瑞雲山清涼寺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僧嘯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元明良師之猶子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枕頤而逝火葬有天花之祥舍利無數塔于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僧臘六十七諡佛光普照大師

溫州仙巖仲謀猷禪師臘八上堂百億須彌懸日月三千刹海現優曇虛空昨夜翻觔斗白牯狸奴解放慙元宵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大智洞明大機關應豎起拂子曰然燈佛來也向拂子頭上與諸人說偈曰一燈百千燈眼裏要聞聲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喝一喝客至上堂舉瑯琊曰若論此事如

鳴鐘待扣應聲長空寶鑑當軒影臨萬象又曰若論此事說甚龍樹馬鳴提婆鷲子辨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師曰古人赤心片片說亦說了也諸人聞亦聞了也且畢竟作麼生是此事人天眼目覷不破一大藏教詮不及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喝一喝上堂今朝三月旦百花開爛漫陌上遊人多不知誰解看家家門首含元殿喝一喝曰幾乎錯下註脚復舉雲門道割久雨不晴師曰割字分明見最難千重鐵壁萬重關藏身北斗面南看霧歛雲收虎有斑上堂仙巖結夏全無柄擲八兩半斤自有定價上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因甚麼拶破虛空底人却無形段良久曰知恩者少恕中藏主泊明瑞二侍者至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迴七十三八十四聲著磕著礙塞煞人卓拄杖曰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高樹上堂打鼓陞堂說底是何言義大衆簇簇上來聽者如風過樹旣然天地無物須知我亦無已祖師背負肩挑是甚閒家潏具喝一喝佛涅槃日上堂涅槃後

有最初句開口分明道却難。啼徹子規春雨過。萬重烟水萬重山。開爐上堂向無烟火說無生話。不分賓不分主。可謂得大自在。憐陳如尊者。聞鐘鼓聲。喫粥了。跳入汝諸人眼睛裏。打坐因什麼。不覺喝一喝。上堂舉五祖病起示衆曰。病來又病。皮粘骨抖。攢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師曰。古人恁麼。只能自病。不能病人。仙巖卽不然。衆生有病。我有病。衆生病。除我病。除昨日溪頭照清泚。又添霜雪上鬚眉。上堂披毛戴角。拽耙拖犁。耕耕荆棘。木種無明果。二千年前消息。話頭只在今時。拈拄杖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卓一下。上堂有亦不拘。無亦不管。聖亦不收。凡亦不立。九十日內。行住坐臥。但與麼去。正因二字。自然現前。不用東卜西卜。薰拈拄杖卓一下曰。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堂了一卓。二放去。收來神頭鬼面。馬額驢腮。掇不碎。壁不開。大家齊歛念。拍手舞三臺。喝一喝。謝秉拂并齋。上堂口似匾擔者。辨瀉懸河。眼似銅鈴底。墮坑落塹。西天四七。東土三三。天下老和尚。個個

匙挑不上。以手約曰。過者邊。善仙巖與麼。也是食飽傷心。上堂行住坐臥。但與麼到底。不曾離者。個一番舉起。一番新。誰道年深成滯。貨顧視左右曰。無人估價。打與五百。上堂休與麼。莫亂做。且與麼。又用做。仔細看來。是什麼人。盡道達磨西來。九年只傳者個。遂呵呵大笑曰。且道笑個什麼。我笑他開口卽錯。上堂摩竭陀親行。此令東震旦。觸處流通。九旬期滿。今朝也試問渠儂。有底功。拈拄杖曰。拄杖子。謾忿忿。祖機元不在西東。復卓拄杖曰。清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上堂中秋對月。清光皎潔。照徹大地山河。凡聖了無途轍。西天四七。東土三三。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因憶任公釣巨鰲。解把三山連一掣。拍禪牀下座。九日上堂。九日不登高。東籬看黃菊。悠悠見南山。六六三十六。至上堂昨夜家教小。參今朝祝讚陞座。橫說豎說。直說到底。不離者個。太史臺上書雲來。歲豐登定個。一語報汝諸人。留取口吞飯。願遂展兩手曰。那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三十棄家投

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栴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謂之師發憤。卽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嗣古林年九十三。往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清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曰。不見大慧祖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慧道癡子。呻吟便不是耶。渙便禮拜。既寂。火化。異香襲人。

靈隱海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年十五出家。于邑之瑞光禮了定落髮。受具後。首謁晦機于淨慈。一日。閱眞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薛荔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海于薦巖。海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海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海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執侍。元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示衆佛法欲

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至正乙未。遷寶陀。未幾。宣政院署師主育王。室中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一時罕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居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案。泊如也。明高帝洪武癸丑。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世壽八十五。僧臘七十。茶毗。牙齒目睛不壞。設利五色塔于夢菴之後。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于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衆。前山僧舉揚個事。汝等聞麼。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

明州育王雪竈悟光禪師。蜀新都楊氏子。初出世白

馬繼遷開元育王復領天童。虞文靖公集嘗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譚若欲求道，須自往參取。」公退而嘆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乎？」有四會語錄，宋文憲公濂序之。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受業於無傳久。依東嶼，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然揪著個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晚視曰：「可是師？」與一摺，由是名振叢林。後主徑山元順帝至正己卯，示寂，壽八十六。塔凌霄東崖。

建寧府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清人，禮湖南絕聽祝髮參東嶼。海頌俱胝豎指話言，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尚證明。」海曰：「證明個什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覩，著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噉悉哩蘇。」噉海撫而印之，後結茅斗峰，漸成叢席。上堂，顧視左右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上堂，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

求無病藥。上堂，舉青州布衫話，頌曰：「昨夜三更裏，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元旦上堂，元正啓祥，萬物咸亨，喚作新年頭，佛法瞎却你眼，不喚作新年頭，佛法結却我舌，畢竟作麼生，便下座。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眾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

榴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禺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頰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鏡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

天寧曇禪師法嗣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

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總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
日示微疾說偈而化火後得舍利無算

天童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字中懷信禪師明奉化姜氏子年十五出
家參竺西坦由華藏遷天童一日室中舉輿化打克
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領之俾掌維那職後出
世明之觀音遷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

元卡正間陞中竺繼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大

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明
太祖親幸嘉之敕改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
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
請說偈師瞋目叱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
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
瞑丁酉八月二十四日也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
問師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
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龜之地于
伏牛舉龜之曰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
貯以寶瓶光發瓶外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九宋文

憲公濂爲之銘

天寧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出家仙居三學寺
聞天童坦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
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復徧參名宿古林茂竺元
道東州永元叟端東嶼海威器重之時日溪泳居天
寧師相與激揚元泰定初出世天台淨慧次遷仙居
廣度處州連山尋隱居鴈山丞相列怯里不華強起
主天寧錫號佛智普慧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師氣肅
如秋嘗卽中峰闢室以居蓄一鶴自號鶴松主人一
日鶴忽死師以詩悼之踰年師亦示寂

玉山珍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因寺菑翌日梁王登
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旣
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
笑而言曰禱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
忘却賜號廣慧圓悟大師

徑山伏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初住菴之道場。繼遷育王。僧問。如何是千尺金那之身。師曰。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曰。如何是丈六紫磨金色之身。師曰。切忌認奴作郎。曰。和尚且莫壓良爲賤。師曰。山僧從來柳下惠。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意如何。師曰。無齒大蟲當路坐。曰。疎山曰。忽若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潯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曹娥讀夜碑。曰。後來明招爲他點破。還端的也。無師曰。臨崖看滌眼。特地一場愁。曰。今日學人問和尚。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未審如何。指示師喝一喝。僧禮拜。問。朝離東土。暮往西天。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因甚向南嶽去。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孰優孰劣。師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曰。恁麼則庭前一葉落。天下盡知秋。師曰。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餽飯泥茶。爐曰。六祖踏碓。又作麼生。師曰。兔子喫牛奶。曰。一人道不

識。一人道不會。意在甚麼處。師曰。鳳林叱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風吹石臼念摩訶。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水底捉麒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新羅打鼓大唐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鬧市裏拋磚。顛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只如楊岐祖師道。踏著杵。錘硬似鑊。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明甚麼邊事。師曰。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問。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曰。蘇嚕蘇嚕。曰。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曰。唵唎唵唎。曰。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真佛內裏坐。師曰。嵩山破竈墮。問。如何是一生二。師曰。元首明。股肱良。曰。如何是二生三。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如何是三生萬物。師曰。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曰。只如新年頭佛法。還有者個消息也。無師曰。樊噲踏鴻門。都寺辦齋上堂雲門。

喫餠餅。較著帝釋鼻孔。雲峰喫餠。餠較著僑梵鉢提舌頭。諸人二時過堂。喫粥。飯合作。麼生。忽然較破一個鍊酸餠。方知帝釋鼻孔。即是僑梵鉢提舌頭。僑梵鉢提舌頭。即是帝釋鼻孔。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喝一喝。請頭首上堂。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古人與麼道。大似按牛頭喫草。雲峰則不然。善哉。三下板。收足上蒲團。脊梁山鍊鑄。透過祖師關。一氣轉一大藏教。背手拈却須彌山。七處徵心。無心可覓。人還辨見。無見可還。夢入天台。猶未醒。金雞啼上玉闌干。行化歸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趙州老人。大似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山僧一出四十餘日。有佛處與他錐破卦文。無佛處也曾勘過。歷了三州五縣。逢人也會錯舉來。只是土曠人稀。知音者少。摘楊花。摘楊花。青山忽憶便歸去。塵世要看還下來。上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截斷。衲僧命根。撥開向上一竅。牛皮靴露柱。露柱嗽嗽。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虛空躡跳舞三臺。

熨斗煎茶不同銚。上堂。麻三斤。乾屎橛。蠟人冰。鵝護雪。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趙州親見老南泉。臨濟未是白拈賊。青苗會上堂。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學般若。若則易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難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易破。大千經卷。入一微塵。則難一掬之水。可以漲滔天之浪。一簣之土。可以成九仞之山。也不易。也不難。青山長伴白雲閒。赴育王上堂。拈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捺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鍊笛過鄞川。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蠅螟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士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唾酒糟漢。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燈籠發笑。露柱點頭。雲門拈出胡餅。投子道個油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上堂。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妙喜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頰帶累。多少人向者裏卜度。還知諸佛出身處。麼。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卓拄杖下座。上堂。朝忽忽暮忽忽。鉢盂開口。

只要噉空南泉打破鍋子。甘贊禮拜。烝籠擊拂子。曰。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結夏小參。瑯琊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蟲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樂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湯爐炭中。成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錘蘸酢。喝一喝。解夏上堂。秋初夏末。兄弟家東去西去。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蓋爲人人脚跟下有條通天活路。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你把手共行。豈不見雲門大師問洞山。近離甚處。查渡夏在甚處。湖南報慈幾時離彼。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洞山次日上方丈。問。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雲門提出倚天長劍。凜凜神鋒。不易洞山。敢將赤身。衝他白刃。正與麼時。如何。金烏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昔汾陽有辨。驗學人十條。古林擬十偈。師從古林和之。其辨正邪曰。上門上戶。數如麻。來者須教驗。

正邪石火光中。擒虎兒。電光影裏。辨龍蛇。恐顙頂曰。煩惱真如。休籠。侗無明。佛性。恐顙頂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千重太華山。巧辨不真。曰。八還辨見元非妄。七處徵心。錯認真惠。我豈無三昧力。阿難謾自說天倫。得用全曰。西河獅子坐當門。擬議教伊喪膽魂。一陌紙錢并酒肉。閒神野鬼競頭奔。擬將來曰。荆山所得非良玉。赤水求來不是珠。索性一槌俱擊碎。西天鬚子沒髭鬚。辨作家曰。疾雷震地難回避。赫日當空照大千。劍客相逢無別事。磨礪三尺古龍泉。識機鋒曰。德山棒下全生殺。臨濟喝中分主賓。擬議白雲千萬里。藍田疑殺李將軍。句內明真曰。當陽突出圓圖。句按下雲頭。仔細參無足。仙人劈胸踢。無言童子口喃喃。顯宗用曰。宗說俱通。體用全拋來。栗棘與金圈。看他吞透不得。底空作楊岐直下孫。贊師機曰。白拈手段。少人知。板齒生毛。老古錐。臂膊幾曾從外曲。倒拈禿帚畫峨眉。眉總頌曰。衲僧須透祖師機。大道堂堂達九衢。十聖三賢明此旨。森羅萬象轉靈樞。奪將石像手中笏。扶取驪龍領下珠。捉敗汾陽與浮佛。禹門。

三級化龍魚 元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菴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薰拈拄杖曰者個是色卓一下曰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逝敕諡佛慈法喜禪師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八世

青原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淨居正菴宗廣禪師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什麼處師曰逢人不得錯舉曰還有請益分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僧禮拜師曰却較些子 上堂父子相繼住此山叢林軌則沒多般主賓色色皆仍舊。薰召大眾且道仍舊後如何一炷清香盡日閒下座 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憑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縵海雲生

鼓山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越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菴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明果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行世

靈隱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南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謁妙峰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升承天。次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育王臨安徑山。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默。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示衆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色。身諸人。每日開眼。覩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踏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卽心非。心是妄。不誑不妄。春風吹落桃花。澹烟疎雨。籠青嶂。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巖。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

未會禪和家。十個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與麼亦未知。玄沙仰山。舌頭落處。在要見。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他管絃裏。除夕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依舊孟春。德寒。師曰。古德。恁麼答話。只恐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麼打某甲。卽向他道。你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嘗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送忍書。記偈曰。鬻絲不可織。寒衣羹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閒時。師生於宋高宗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寧宗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葬全身于南塔院。

杭州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竟無勞向己求。縱橫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什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個肚。矮雙足。拖個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魄魄。何似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

一畫曰伏羲發天地之祕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曰
瞿曇示圖伊之形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
見道冬至乃書雲節擊拂子 上堂上不在天下不
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
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
參退巡堂喫茶 上堂觸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
觀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五月五是端午 上堂行
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
藥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買之
家不停滯貨

吉州龍濟友雲宗鑒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
十二從海室涼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
謁妙峰值佛涅槃曰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
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
曰見你諸人不曾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
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
不出山背自咏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
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

竹筴并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
筴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祕訣 師
嘗問榜以示來學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個是你
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
外雪巖嘗對曰和尚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
曾按牛頭喫草 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
何師曰門前無索債人 元世祖至元丁亥七月二
十七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
衆語也衆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
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世
壽八十臘六十一全身塔于峰顛

北磬蘭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磬
於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
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
裏有蟲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黑豆
法換人眼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個九九
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身藏

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上堂達磨正宗禪。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瞋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剝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喇悉喇。既順世塔于寺之西菴。

徑山瑛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母陳世業儒。疎眉秀目。廣額豐頤。從季父沙門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啓吻。翁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宋理宗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

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隨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一下。曰。劒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餞嬰兒。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個方便。良久曰。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泥脫甕。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避處。禪僧家朝出暮入脚。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圓圖無縫罅。善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迥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

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宋理宗景定癸亥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杭州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師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題世尊出山相。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雲遮劒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尿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蜘蛛頌曰。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圍羅織了。待無漏網話。万行師纂修五燈會元行世。

杭州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陳幼從邑之利和妙觀出家。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翁曰。泗洲大聖爲什

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喜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回首望長安。翁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翁。既寂。師出世里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而四明育王盧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值歉。餘通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雲。雲霧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附一穴于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讚達磨像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謙。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瞋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

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讀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淨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佛成道日。示衆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明州天童弁山阡禪師舉李大夫。翺參藥山。因緣頌曰。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錘。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送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讀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鳥碧。綠衣零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眞觀清淨觀。

蘇州虎丘枯椿臺禪師上堂。舉大梅常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迢。蒲團靜倚無餘事。窻外一聲婆餅焦。蘇州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遊歷兩浙。見知識二十餘員。末後到蔣山。見

浙翁室中。舉卽心卽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清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閒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曰。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折筴攪滄溟。擲拄杖下座。題覩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建安徐直翁師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宋理宗淳祐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壽五十九。

明州大慈芝岳慧洪禪師。越州新昌朱氏子。誕時母夢前石佛入臥內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翁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州翁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翁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翁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翁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翁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毒龍行處草不生。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翁便喝。後應丞相忠獻越王之命。出世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剎語。禪亦強名。擊拂子曰。

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盤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揚州。欄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妍。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閒。上堂若論此事。如春行大地。物物皆春。若是焦芽敗種。又爭怪得。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跣趺而逝。

明州壽國夢窻嗣清禪師山陰于氏子。出家於郡之天章。佛涅槃日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做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塔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上堂舉白雲端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總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師曰。要知白雲老人落處麼。自從塞北經塵戰。敢向江南說陣圖。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逼龜成兆。終不能靈寶陀。這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良

久曰。馬無千里謾追風。上堂舉曹山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曰。去亦不變異。師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裁剪不得。處桃花色轉嬌。靈雲一見不疑。去謝郎舞棹。更呈橈。上堂歸宗斬蛇。祕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上堂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棄。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尋常春夢無奇特。獨有靈雲說向人。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萬里無寸草。頭上漫漫出門便是草。脚下漫漫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育王印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處。却將魚目換明珠。

無極觀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個癡獸。牛

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育王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烏窠因白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鈍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示衆。舉世尊夜觀明星悟道。因緣頌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天童派禪師法嗣

明州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話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福州鰲峰定禪師讚立沙像曰。青蓑不肯換金章。千古風流屬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

育王堪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吉安泰和人。從育王得法於

宋理宗寶慶丁亥六月。任薦福次遷開先紹定己丑。復還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堂拈香畢。乃曰。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修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曰。清平世界。切忌譌言。當晚小參。鼓棹揚帆。駕沒底船。橫行海上。神頭鬼面。用無文印。勘驗諸方二千里。遠來住山。單地提持。此事舉拂子曰。看看印文已露。劃一劃曰。錦縫已開。若佛若祖。若聖若凡。盡向者裏一印印定。直得盡乾坤大地。風颯颯地。衆中忽有個犯衆出來。道長老你且莫大驚小怪。我在威音王佛世已證是三昧。又作麼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滅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花對蓼紅。時人只看。

絲綸上。上堂諸佛法門祖師要妙。夜來四簷雨。說得盛水不漏。汝等諸人。若向者裏承當者。裏保任。以手搖曳。曰。料掉料掉。開爐併謝著舊。踏田上堂。趙州無賓主。話田地穩密底。開口便道。著信脚。便踏著。若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未免被人侵疆。越界。薦福門下。總是田地穩密底人。拈起香匙。放下火筴。一一天真。因甚如此。公驗分明。上堂。臨濟處。杓末山處。半杓玉本。無瑕妄。自雕琢有年。無德老睦州。無端拶折雲門脚。端午上堂。符不書。藥不採。起死。禁不祥。拈拄杖曰。幸有者個。在卓一下。曰。滿院薰風。夏日長。人在藕花香世界。開先結夏。小參。大華藏海。涉無邊際。江河溪澗。流入其中。咸失本名。魚龍蝦蟹。游泳其中。咸失本性。三世諸佛。於中成等正覺。一切衆生。於中流浪生死。現前大衆。於中成就無功用學。拈拄杖卓一下。曰。開先拄杖子。一口吸乾了也。三世諸佛。一切衆生。現前大衆。畢竟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曰。曹溪波浪。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冬至小參。滴水冰生。未可歇去。崖崩石裂。正好進程。直饒會得一。

綫長。要且未會長。一綫直饒會得長。一綫要且未會一綫長。所以鄉談相似。州縣不同。開先則不然。擾擾匆匆。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綫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再住薦福。當晚小參。去去實不去。是法住。法位來來實不來。世間相常住。山僧屈指。五載重到東湖。荷盡已無擎雨蓋。春風猶在柳梢頭。無一絲毫去來相。無一絲毫新舊相。見則與諸人共見。聞則與諸人共聞。個中忽有個出來。道無文將常住。物作自己用。固有之。你也忒煞。忒煞。元來衆中有人在。復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鉤在不疑之地。時有僧出。著了也。山便打。果然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不識痛癢。漢山曰。你是甚麼人。第二下。鐵鎚來也。僧曰。新羅人和聲。送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大衆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却引者僧向草窠裏。頭出頭沒。當時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脚跟下痛與三十何故。爲人須爲徹。上堂。風蕭蕭。雨蕭蕭。天高地厚。水濶山遙。達磨大師。無端游梁。歷魏二祖。大師平白失了一臂水。

潦和尚不合喫馬大師一踏天下大禪佛枉自喫了四藤條說著令人恨不消。上堂佛祖未與時天然一句子不東不西不橫不豎。禪僧家東較西嚼。從朝至暮橫也無奈何豎也無奈何。拍膝一下曰。若向者裏進得一步自然和聲送出。兩手分付。若祇向冊子上學得來。印板上脫將去。山無重數水無重數。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尅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敕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肱終身不坐。又何嫌無聞以爲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燎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稍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搗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

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臚毛幾莖。則知者鮮矣。

何山清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示衆舉世尊觀明星悟道機緣。頌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

天童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仰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鬢濃粧苦強顏。爲他閒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越州天衣嘯巖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示衆。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庫山門又曰。好事不如無。頌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厨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柏巖凝禪師破粥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束倒。個中消息許誰傳。華藏純菴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

風兮不是幡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
眼堂堂入死關

天童穎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荊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見凝鈍一日室
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復呈頌曰如何是
佛爛東瓜較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
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寄呈凝鈍曰鍾山白刃赤身
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
安排 住後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
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
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個不
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拄杖曰是什麼千
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 結夏小參我此一宗正令
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
意即迷源擡眸已錯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
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拄干撐轉
見氣急殊不知觸骸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干了
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

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
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
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
開口笑何人

金山奇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高原祖泉禪師舉鏡清在雪峰一日普請
次峰曰瀉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清曰古人
爲什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清曰若與
麼不如某甲饅地去師拈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
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藉 舉九祖伏獸密多
問八祖佛獸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
我道誰是最道者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
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 贈
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
場愁慕然得個休歇處重登關山信脚遊

萬壽觀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梁氏子母宋

氏禮天龍肱受業。參月林於萬壽林。令名無字。話經六年。迥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繞廊而行。昏則以頭磕柱。一日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踴躍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林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宋寧宗嘉定戊寅。出世安吉報國。次遷隆興天寧黃龍翠巖。蘇之開元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理宗淳祐丙午。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響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食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人。喚不回。頭爭奈何。灸豬左膊上。於斯薦得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拈拄杖曰。請

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下座。上堂。趙州道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道。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歡喜。斯殺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瞋。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朝陽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趣暖著些。鍼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對月偈曰。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般鈍漢。師晚年。倦于槌拂。菴居西湖之上。學者猶聚。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敕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興化府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劒去久矣。上堂。舉真淨道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

度三個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眾要會麼聽取
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
不及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禪師進賢萬氏子受業於龍塘
紹曇徧叩諸方後抵蘇州萬壽謁月林一日入室次
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敲破燈盞林領
之歷住數刹後移石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
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
年未徹頭師晚年築菴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
里第嘗延師問道宋理宗寶祐乙卯八月二十三日
示疾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
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

乾元禪師法嗣

鼓山檜堂祖鑑禪師徐氏子禮鍾山真鑑度往依瞻
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闔參乾元頌始得大事了畢出
世游之瑯琊無何徙真之北山復主資福泉守程公
延至承天遷光孝帥府葉公請住鼓山凡七載開禧
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乃說偈曰平生思語

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

育王廓禪師法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
靂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元世祖請說
法稱旨授圓明通應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
日去矣至期而逝

南嶽下十九世

徑山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台之臨海何氏子母陳世
業儒生而秀拔過目成誦十二從族叔茂于餘杭化
成院得度十八受具聞藏叟珍唱道徑山乃往依之
珍問何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
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頓悟一
日侍次珍曰我泉南無僧師曰和尚贊珍便捧師接
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頷之命入侍司泊珍告寂師至
淨慈依石林鞏鞏命掌記室復參雪巖欽於仰山巖
問何處來師曰兩浙欽曰因甚語言不同師曰合取
臭口欽曰願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

曰。鴨吞螺。瞬眼睛突出。欽笑。顧謂侍者曰。點好茶來。師曰。也不消得。居三歲而欽逝。乃還浙典第一座于徑山。元成宗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次遷天竺。仁宗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會于金山。命師說法。事竣入覲。便殿加賜佛日普照。陞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丘。英宗至治壬戌。復補徑山。凡三被金襴之賜。聲光藹著。上堂。達磨是老臊翁。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直饒與麼見得。也是錯認定盤星。上堂。薙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閒雜事。俱爲生死因。著衣喫飯。是閒雜事。觀山玩水。是閒雜事。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閒雜事。畢竟喚甚麼作聖道。擊拂子曰。蛇女已歸。霄漢去。默。郎猶向火邊蹲。元宵上堂。并謝監收浴主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疑。三脚驢子。

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也少者。一超不得。上堂。今朝三月初一。一春之事。將畢。榮麥青。蕙滿川。四野和風。襲襲歷劫。直至如今。絲毫何曾走失。可憐憐。癡流剛自嗽嗽唧唧。上堂。心不是佛。兔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薦拈拄杖。畫一畫曰。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稱第一胞胎。曾出向今朝。雲門打殺與狗喫。翔鳳山僧惡水澆。結夏上堂。二千二百五十年前。光明藏中。金口親曾付囑。二千二百五十年後。比丘行端其富。顯示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上堂。謝夏。齋秉拂雪峰。道演一句。則千句萬句。流通拈向一邊。飲一味。則千味百味。具足置之一壺。雪峰低頭。歸菴。巖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且作麼生。臨朕碁井底。種林擒。今年桃李一顆直千金。上堂。謝首座維那。金槌未動。已前大地山河。百雜碎。玉璽朱揮之際。森羅萬象。盡交參。般人以柏周人。以栗。家住海門東。黃昏候日山。結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拈拄杖。左卓一卓曰。

諸方向者裏禁足安居七月十五日解拈拄杖右卓一卓曰諸方向者裏休夏自恣空劫前無佛名無衆生名結又結個甚麼解又解個甚麼靠拄杖下座上堂月滿雲澄覺海秋魚龍蝦蟹任沉浮千尋鐵網高懸者應笑禹山祇直鉤開爐上堂衆纔集乃顧視左右曰幸自太平無象何用好肉剗瘡便下座受杭州路中天竺寺請別衆上堂我昔在禹泉四年八個月打鼓弄胡猧日夜不知歇朝廷公道開分條遇明哲拯弊除貪婪菟賢選英傑何爲天竺峰而乃付愚拙官差逼殺人不客更分說束包登前途聊與衆人別千歲禪巖跳上天六月火雲飛瑞雪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金佛木佛泥佛諸人總識且如何是眞佛有般觀漢便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午節上堂中峰今朝五月五且無桃符并艾虎當陽直截便知機妙用縱橫絕方所稱僧家休莽園甜瓜微蒂甜苦瓠連根苦解夏上堂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南北東西活路通兩隻草鞋健如虎一

條錫杖擲如龍忽然撞著定上座道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切忌無言滿面紅上堂從本無心無可傳何須掘地覓青天無心恰似中秋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謝首座藏主侍者開口道著鷄子過新維舉步蹋著胡猧入布袋趙州會下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義出豐年南泉道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儉生不孝忠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爛泥裏有刺中天竺快便難逢一時掀翻了也會則天高東南不會則地傾西北上堂大光明藏絕遮欄八面玲瓏透膽寒十二時中不知處通身多是黑漫漫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好語要且不赴來機中峰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洪水汎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師子作大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輩貪眠漢子知甚東西南北上堂舉古德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一十二面千百億身牛頭獄卒馬面夜叉泥豬疥狗羅

漢聖僧是一是二。揮劍斫開人我易勸八除却是非難。上堂。猶有歆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二乘卽色明心。十地當體。卽空。燈籠跳入露柱。佛殿走出山門。上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且道是個甚麼。乃曰。三年一閏。上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黃面瞿曇三百餘會。說不出。缺齒老鬚十萬里。傳不到。臨濟德山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端上座百無所長。也要諸方共相委悉。以拂子畫一畫。曰。人窮不到金剛際。未見區區役路岐。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上堂。八月秋何處。熱萬里。長空明皎潔。通途八面任縱橫。今古何曾有途轍。別別藕絲。數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擊拂子下座。冬至。上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草鞋無跟。乃曰。開口道。著。舉步踏著十個有五雙。因甚不知落處。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古戌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上堂。

問如何是實頭。一句師曰。刀斫不入。曰。如何是虛頭。一句師曰。火燒不著。曰。如何是不虛不實。一句師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乃曰。祖師道心。心如木石。又有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與麼說話。總無交涉。拈杖曰。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上堂。放下屠刀。我是千佛一數。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主人翁惺惺。著。菩薩子喫飯來者。一隊漢懸羊頭賣狗肉。指鹿爲馬。認奴作郎。有甚憑據。中天竺別開一路。與汝東行。西行拈拄杖。擲下曰。看脚下。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師曰。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開爐。上堂。舉雪峰示衆曰。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玄沙問曰。火爐濶多少。峰曰。如古鏡濶。沙曰。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師曰。古鏡即是火爐。火爐即是古鏡。不是雪峰老漢爭得頭正尾正。鷲峰今日忽有人問。火爐濶多少。只向道。隨家豐儉。至節上堂。群陰剝盡。一陽復生。千卉萬彙。無不發生。拈拄

杖曰拄杖多年挂屋壁。夜來頭角也崢嶸。上堂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西天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因甚便道我是千佛一數師。曰水流江漢。去雲向帝鄉。歸曰文殊是七佛之師。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菩薩。爲什麼却出得。師曰一對無孔鐵鎚。乃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著衣喫飯。有什麼難。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著衣喫飯。莫道不難。拄杖曰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船。上堂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乃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龍戲海孤鶴翹松。正法眼藏。晴驢邊滅却黃梅衣鉢。付與盧公。拈起箴箕。別處春。慰斗煎茶。鉢不同。上堂。拄杖卓一卓。曰德山在你頂上。耀大法眼。臨濟在你耳門裏。轟大法雷。靠拄杖曰只爲諸人當面蹉過。走入露柱裏去也。上堂僧出提起坐具。曰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師曰三脚蝦蟆著錦襠。僧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有。

人笑你乃曰病在一師一友。處病在多。知多解處病在求禪。求道求菩提。處病在泯默。無聞冷水浸石頭。處只如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還得不病也。無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上堂問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不回互。師曰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曰如何是回互。師曰闍黎即是老僧。老僧即是闍黎。乃曰南泉斬貓兒。趙州頭戴草鞋出去。鳥窠吹布毛。通侍者當下悟去。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上堂窮千仞之巔。則必與之俱錯。極九淵之底。則必與之俱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錯達磨曰。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錯。錯錯何曾錯。祥麟只有一隻角。上堂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跋難陀龍。無耳覺聞。棋盤石雨過苔生。鉢孟池春來水滿。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上堂風吹不入水。灑不著。遇古超。今光明烜赫。昨夜楊岐三脚驢。翻身踏倒黃番綽。今朝仔細辯踪由。却是西川李八伯。上堂卽心卽佛。喚起臆全曙。非心非佛。催歸曰未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無心。

花裏鳥更與盡情啼。拈拄杖卓一卓。上堂。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入山不畏虎兕。獵人之勇也。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衲僧之勇也。拈拄杖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上堂。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二時粥飯。向甚處扇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六道輪迴。因甚處得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請監收上堂。山鄉每憂旱。水鄉常畏澇。付託既得人。安用挂懷抱。古人曰。千粒萬粒一粒生。只者一粒甚處生。歸堂喫茶。上堂。半明半暗。半合半開。無向無背。無去無來。曠大劫來。覓不得。四天下人空。默。上堂。人間五月汗。滂流山雨連。朝冷似秋。直下便明心。地法鐵鞭三百未輕酬。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碁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曰。棋盤石。斫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汝脚板。僧擬議。師便喝。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凡有利物。皆陰爲之。

沒齒不言。生宋理宗寶祐乙卯。以元順帝至正辛巳。秋示微疾。問侍僧曰。呼之曾已。休歟之尙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夜分書偈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八月初四日也。留龕七日。顯色如生。世壽八十七。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分爪髮建塔化城。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十九世

淨慈穎禪師法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臨川金氏子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然素志出家弱冠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溪聞荆荊互簡翁敬諸老皆相脗合東叟領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籙又十年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卽過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以開先迎師師泣事叢林鼎新又十年請住江心少不滿意又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各涕泣而去曾廬山月澗明遣舟迎師歸東溪明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却之衆哀懇不以寺事累師勉應之上堂靜悄悄闍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道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撞著賣柴翁便是栽松老瑠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頭日杲杲上堂逢堯舜則陳典謨要立生涯遇桀紂則用殺伐盡掃窠臼吾輩人乾曝曝硬糾糾淨裸裸赤灑灑何曾有許多事可怪睦州老漢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仔細看來也是窮急計生

上堂拈拄杖曰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曰放過一著元仁宗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遽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泊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數計目睛不燼鑿以烈焰益晶瑩齒牙頂骨鏗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亦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于中而遣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焉其餘分葬東溪

明州奉化岳林栢堂益禪師溫州人開法發之天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復陞彰聖院住岳林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約案拈拄杖曰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日上堂擊拂子一下曰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灰裏煖出底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

喝一喝曰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上堂魯祖面壁麻谷閉門二大老雖與天寧相去數百年今日不免各與二十拄杖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示衆諸上座出息不保入息二六時中切莫將身心別處雜用饒你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脚尖頭也踢出一尊古佛來不如無事好。上堂舉黃龍三關話師曰黃龍老漢頭匾所以說漳泉福建話逼真設得天下人過漳漳泉福建人不過。上堂手指左邊曰者是香爐指右邊曰者是花瓶能以一義作無量義以無量義爲一義陳尊宿織蒲鞋鄧師伯打瓦鼓。上堂步步是諸人證明處須是自肯方可歸家穩坐若不然者蠓蟻腹蟹水母日蝦。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構取使下座。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虛空落地茶毗舍利豈然齒牙數珠不壞。

婺州雙林雲居自開禪師括蒼葉氏子烏巨行九世孫也初參荆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

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穎曰何不道泯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蔽徹見穎垂手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元仁宗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

育王觀禪師法嗣

洪州仰山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祝髮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躬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成宗元貞丙申出世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禪一時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踢地當

時若與震威一喝待他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但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却布袋子了也汝等諸人各各于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復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時元仁宗延祐己未閏八月十有七日也世壽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雞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

淨慈聞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

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內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雲夢澤薙染受具戒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復之育王見偃溪聞命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欄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許可之會聞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蘆繼遷江陰勸忠霄川何山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宋恭宗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元世祖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不數年遂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展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馬難不易騎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專爲流通者裏構得未免遞相鈍置若或尙存觀聽擾擾忽忽晨鐘暮鐘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乃至人之坑

穿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靈演易飽細嚼難饑。上
 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觀體全真。無端鏡
 容大士。向塵巢躍出。壁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遂那更
 缺齒老胡。不依木分。遙望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迢
 迢十萬里。來意在。攬行奪市。直得鳳樓鼓響。阿闍鐘
 鳴。轉喉觸諱。插足無門。合國難追。重遭揭露。新蔣山
 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
 如何。拍禪床一下。曰。戊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
 里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
 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
 遷。著手不得。處正好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
 得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
 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
 戊子春。僧錄楊輦真加奉旨集江南禪教諸德。朝覲
 論道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曰。禪也者。淨智妙
 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
 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
 又宣進場前與謔者反復論難。謔者辭屈。世祖大悅。

賜食而退。師陞辭南歸。示衆我本深藏。嚴寶隱。遜過
 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
 債耳。復竭力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
 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宋寧宗嘉定己卯二
 月十七日。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九。塔于寺之西麓。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首謁堯
 叟。莫于嘉禾天寧。雖蒙策勳。未有省發。復見。饒溪聞
 于淨慈。久之始獲印證。又謁清溪沅藏叟。珍元世祖
 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成宗大德庚子。復歸何
 山。上堂。著意馳求。驢年見面。盡情放下。警爾現前。
 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卽不問。且道。恁麼熱
 向甚麼處回避。歸堂喫茶去。上堂。原野秋陰寒。螢
 悉吟楓林落葉。片片赤心。達磨頂門。無骨兒。孫海底
 摸鍼。忽然摸著。時如何。誰道龍王宮殿深。上堂。達
 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
 喫。何山門前一條大路。南來北往。知是幾多。只是中
 間一塊石頭。未曾有人踏著。衆中莫有踏著者麼。擲

下拄杖曰看脚下。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落在雲門綱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仁宗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領然而逝。壽八十六。明州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信州。真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盡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劫善巧。若據精僧分上。何曾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柔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問與麼道。不覺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上堂舉大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幘子曰。者是與處士。蓋底玄。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頤曰。眞空無相。絕名。眞空底。

精兮畫底。龜道卽不辭。難上紙。西天胡子沒髭鬚。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祖闡禪師。南康周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嘉瑞僧。偃薙髮。受具。一日閱華嚴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進前曰。起動。和尙未幾。參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屬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暨倫逝。世介石朋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枕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卽命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巖。日住圓通。延師分座。九江守聘。師出世。西林元世祖至元甲午。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并金襴法衣。大德乙巳。遷住靈隱。嘗勸一僧曰。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當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勸一僧曰。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武宗至大己酉。一日集衆。訣別。說偈曰。緣會而來緣。

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乃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三。

靈隱濟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剪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

明州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遽拈竹篋挂之。師豁然悟。旨後縛茅仗錫。峰日扁戶書法華。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晚應雪竇。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偈曰。高高峰頂屹雲中。八十溪翁也眼空。相見莫言行。脚事累他雙耳又添聾。元成宗大德壬寅中秋日。陞座辭衆而逝。

薦福燦禪師法嗣

福寧州支提山愚叟澄鑑禪師。寧德張氏子。初住白雲元。至元辛卯。世祖敕賜住持。支提號通悟明印大師。後示寂。日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

雪峰信禪師法嗣

紹興大慶尼了菴智悟禪師。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什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往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上堂拈拄杖曰。天乘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曰。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即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上堂柳絮飄風。杏花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床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華藏淨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西江謀禪師。被敕住天童。歷四十年。貌

枯色瘁。蒞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宋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凝絕主玉几。嘗寄偈曰。千丈飛流氣象新。巖前一吼淨無塵。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關筆而逝。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曦烟雨幾鋤犁。

徑山玉禪師法嗣

杭州中天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鏡。真人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床日未斜。熱客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杭州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彭氏子。卅歲而孤。萍踪無寄。就舅氏業。儒往見。懷楚楚。知爲法器。問能出家否。師曰。固本願耳。楚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方。咸無所證。後聞荆叟玉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聞舉洞山麻三斤話。悟旨出世。宜輿之保安次。遷嘉禾之天寧。後陞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覽上。

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及謝事。築室曰歸休。宴息其間。泊如也。元世祖至元戊寅八月三日化去。壽七十九。

黃龍開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鼻菴宗禪師。上堂舉岳林。振示衆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賣。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曰。岳林說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得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游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游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厮撞著世上由來無直人。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頌輿化打克賓曰。輿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杭州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

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床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參無門。凡有所問。被門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于言下。始知無門爲人處。嘗設是非。關其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照。迴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雖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如何。是第一義。對答不得。打折齒。却逞神通。暗渡江。有分。奔波不近。實將心來。與汝安。大痛無聲。徹骨寒。摘葉尋枝。非好手。西天依舊黑漫漫。有佛處。不得住。燕子銜將春色去。杜宇鳴時。雪滿天。落紅萬點。相思雨。無佛處。急走過。覺王寶殿不肯坐。脩行六載。出山來。方知斧頭是鐵做。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生。舉士曰。第一句。有是。

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非。非又不可。第三句。是非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婆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婆曰。人人有分。我爲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婆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幾洲。幾人歡樂。幾人愁。婆曰。不問者。箇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婆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婆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婆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孤峰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舒州大湖李氏子。年十七。二親俱喪。投黃州雙泉道瑛。剃落鄂渚。受具于開元。首參三祖。環菴。璉次參鍾山。癡絕冲長。蘆南山。哲皆不契。後參雙塔。無明。性明。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有理難伸。明劈胸一拳。師忽然有省。歎曰。我生平用的。遭者老漢一拳。瓦解冰消了也。復入閩。禮孤峰秀。峰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闍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墮著。全活全殺。

峰曰你也得只是未在一日峰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峰口卽說頃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峰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泊峰遷西禪龕山師皆隨侍峰歸寂往依雪峰霜林果請居板首宋理宗寶祐丁巳出世福州釣臺遷萬歲久之大傳賈平章請住鼓山槌拂之下衆盈四千指士大夫攜衣問道恨識師之晚 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床曰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 上堂六月旦夏已中荷花開水面荔子映山紅無位真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 鼓山入院上堂拈拄杖曰颺下住山鉏斧拈起國師聖箭卓拄杖曰一鏃破三關機鋒如掣電左右逢源全機殺活直得大頂峰小頂峰望空斫額白雲亭涌泉亭笑裏點頭正與麼時且道功歸何所靠拄杖曰雕弓已挂狼烟息萬國來朝賀太平示衆萬機不到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便

恁麼會已落第二義諦大似望梅林止渴有甚快活處衲僧家將黑豆子換人眼睛把斷貫索穿人鼻孔未爲分外且道衲僧見箇甚麼道理卓拄杖一下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舉雪峰示衆曰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什麼處得也須仔細頌曰一滴眞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却臨行罵上杯 將終集兩序示遺誠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頌傳大士披衲道冠儒履因緣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式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容菴海禪師法嗣

燕京慶壽中和璋禪師師室中示徒或握木劍或執鐺地一夕夢異僧策杖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及晚海雲至師笑曰此乃夜來所夢者雲曰某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樹雲曰某甲因擊火

進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刑雲曰如何表信
 師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雲曰將謂別有師曰
 錯雲喝曰草賊大敗師休去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
 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
 麼生會雲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
 何勞更下椎師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雲使掀倒
 禪床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雲與一掌曰精靈千
 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子曰汝只得
 其用不得其體雲進前曰青山簞寒色月照一溪雲
 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雲曰流水自西東落花
 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雲豎起
 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爲之振動師曰如是如是雲
 拂袖便出一日授以偈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
 處不逢渠吾今付你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
 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
 眉卓豎鐵錐無孔舞春風

無方安禪師法嗣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
 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弁山旰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像曰中原一寶有來
 由拶得君王引幟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護
 輕酬

無鏡徹禪師法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翫長松百衲
 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盂孟中

靈隱泉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無機禪師上堂舉妙喜頌圓覺居一切時
 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
 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蝶蝶飛師曰妙
 喜可謂桃花李花總成一家雙林則不然客舍并州
 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上堂蘆花對蓼紅木落山露骨彷彿揚
 州依稀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情靈窟無

位真人赤骨律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母陳依樂清寶冠寺魯山出家首參竺元道於紫籊繼詣徑山謁元叟端端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端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剽法出世鄧之五峰遷金峨明太祖洪武壬子召天下高僧建會于鍾山師與季潭泐與焉泐奉旨住天界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表率叢林時稱得體明年舉師主金山戊午陞靈隱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儼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師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諸訛拍禪床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佛誕上堂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真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實圖天下太平要作瞿曇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曰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錐豈到今日雖然知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黃面老子固是末上賣俏似乎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爲爭奈劒去久矣爾方刻舟以拄杖畫一畫召衆曰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上堂今朝閏五月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吟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真人赤肉團等閒靠倒維摩詰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花佛及衆生皆爲剽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床曰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浴佛上堂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衆中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他道住持事繁下座爲碧峰和尚

闍維莫茶曰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茲一盞清茶蕩綠衆生熱惱只如則川拋下茶盞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度盞曰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師以學者泥於知解嘗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蜉蝣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關額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無何遭詛罔之災被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鞠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時洪武丙寅六月二十三日也壽六十九坐夏五十八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明州象山朱氏子元成宗元貞丙申六月丁巳母夢日墮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鞠於祖母七歲能屬句遠近號爲奇童九歲入永祚寺受業於訥翁尋依從族祖晉翁洵于湖之崇恩趙魏公見而器之爲鬻僧賺得度年十六卽受具戒晉翁遷道場師爲侍者繼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

明自發則諸暗相承不能昏處有省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端唱道雙徑師往參叩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端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遽道師擬進語端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會英宗召高僧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薰剝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後歸徑山端爲助喜處以第二座參叩者多令就師決澤未幾行宣政院稔師名命出世海鹽福臻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開堂曰僧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一句無私如何祝贊師曰吾嘗於此切曰常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曰三千年黃河一度清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且如何是法王大寶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曰莫祇者是麼師曰擊碎觸體拽脫鼻孔曰如何受用師曰直待雨淋頭僧禮拜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師曰四五十

也不識。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什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佛祖因緣。師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花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頭。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一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問萬丈寒潭徹底冰時如何。師曰：陽氣發來無硬地。問暑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底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驗什麼。盤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鷄子過新羅。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盤。問觀山翫水訪道尋師離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亂走作麼。曰：和尚恐某甲不實。師曰：草賊大敗。曰：漢地不收秦。不管夜來明月上高峰。師曰：引

著。曰：四月十五日結爲什麼人。結師曰：癩馬繫枯椿。曰：七月十五日解又爲什麼人解。師曰：達磨來也。曰：還有不在裏許者麼。師曰：漫天網子百千重。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師曰：放過一著。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什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花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隨語生解。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春風不裏頭。問：如何是在窟師。子師曰：頭頂天。曰：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腳踏

地曰如何是呀吼師子。師曰還聞麼。曰卽今聞也。作麼生。師曰伏惟尚饗。師一日出門迎接次僧。問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不來過。甚麼知識。師便不審。曰和尚見箇什麼。師曰好心不得好報。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殿是什麼年中蓋造。僧擲露柱。曰何不抵對和尚。師曰克繇耐。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曰容某甲申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師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師在鳳山一日入省次。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值歲朝公譙。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卽不無。如何是眞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

主却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師一日入園問園頭。瓜熟也未。頭曰熟來久矣。師曰甜瓜摘一顆來。頭取瓜呈曰。大刀三十刀。師曰飽叢林。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羅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人。人自不自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麵。廚庫僧堂山門佛殿。蓋子撲落地。椀子成七片。上堂若論生佛米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

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上堂。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貓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瞋睡。還識孃面。榮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喝。

一喝。上堂。一道圓光阿誰家。無分貓兒若無分爲甚麼。捉老鼠。若有分爲甚麼。做貓兒。千年田八百主。浴佛上堂。清淨法身。簸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眞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拜銀。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會也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你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話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復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上堂。箇箇抱荆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幹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咸言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改。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曉千載亦奚爲。喝。上堂。拈却孟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唇。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輓三箇木毬。石鞮張。

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礙無成礙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師自順帝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會光孝虛席衆復勉師就焉尋退歸天寧上堂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築西齋爲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明太祖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于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己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遣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問又

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行中仁公狀其行文憲宋公濂爲之銘所著有六會語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集鳳山集西齋集和三聖詩永明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並行于世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發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徑山端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愚菴以中智及禪師蘇之吳縣顧氏子自幼出家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首法師講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廢法縱獲天雨寶華于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驢壇奴隸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端呈所證端可之命居侍司未幾遷主藏室元順帝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

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兒復請住持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還得相應也未師曰萬里望崖州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鎮鄧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問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尙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盤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雨寒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日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

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九秋黃葉亂飄金。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師曰：老僧罪過。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如何。則是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曰：知而故犯。曰：遵布襪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如何是那箇。師曰：擔枷過狀。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

頭佛法師曰：日日香花夜夜燈。曰：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曰：知恩方解報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閻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問：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如何是一元。中具三元。師曰：萬仞峰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曰：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學人不問者箇風。師曰：汝問什麼。風曰：家風。師曰：我者裏大功不豎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箇什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時如何。師曰：黃河九出水。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鷄子過新羅。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

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捎草鞋。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彫弓已挂狼烟息萬里謠謠賀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一日觀海次師問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海中師自代曰怕爛却那又曰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忽遇旋嵐偃嶽時如何師自代曰湛湛地。一日供羅漢達識帖穆兒丞相到問師曰今日供羅漢五百尊者俱來應供也無師曰活佛降臨羅漢安得不到曰施主設齋得何果報師曰種穀不生豆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賴遇丞相證明曰三輪空寂畢竟如何師曰空曰功歸何所師曰且請方丈喫茶到方丈丞相又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曰一塵不立曰得與麼觀體相違師揭起簾曰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曰作家宗師師便揖茶

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戳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否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閒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衆中莫有爲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爲他閒事長無明忝爲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上堂拈拄杖曰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曰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上堂趙州道箇洗盂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

毛侍者當下領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窗。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上堂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東山演拈曰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他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師曰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喻詞不迫切雖然如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峰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躡竝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裏有蟲。佛涅槃上堂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上堂舉東山演示衆

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巖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師住後有亡賴男子誣師以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冤復劄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唱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趺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明太祖洪武癸丑詔有道沙門十人集大天界寺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茶毗火焰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青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爪髮歸徑山葬於無等才塔右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杭州靈隱樸隱天境元潯禪師會稽倪氏子狀貌魁

偉性度坦夷。世間機穽不識爲何物。禮弘教立祝髮。從昭慶濡受具戒。巍然有遠志。又從天崖濟習台。齋止觀。台宗諸老。競以書聘。師奮志參方。謁無見于華頂。復遊玉几。叩石室。室令參元叟。端師遂見。端于不動軒甫入門。端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元順帝至正丙申。出世里之長慶。陞天衣明太祖洪武壬子。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師應召入內。從容問道。賜食而退。丙辰會靈隱虎席。諸山交致堅請。師不得已應焉。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曰。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嗽嗽。上堂。即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良久曰。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未浹旬。左右請理崇德莊田。舉都寺德現掌藏寺僧有聞者。以私忿列現過失。詣縣嚴行迅鞠。以師爲寺長。失于檢舉。法當緣坐。或謂此三年前事。師實不知。且素不識聞。何不自辯。師笑曰。此定業。

也。其可逃乎。逮師至都。大小司寇覓狀大驚。咸謂師當今名德。不宜有是。泊審師初無異詞。遂謫隸陝西。聞大梅泣告師曰。初意若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勿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報身頗異常時。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其住持總虛了者與師有舊。相見甚歡。師曰。我骨有所託矣。是夜聚談。飲食如常。翌旦忽合爪端坐。泊然而逝。時洪武戊午正月十九日也。法孫梵譯攜骨以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於浴佛日結龕於祖隴之側。塋焉。壽六十七。臘五十五。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自號澹居士。又號熙怡叟。番陽吳氏子。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真牧純受業。七歲得度。自幼識見超穎。迥異常兒。會西土指空赴英宗。召慈報恩見師。異之。授以毗尼。屬令參元叟。端端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次日端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小師。展手作量勢。端曰。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端嘗謂衆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後出世。斬之德章。遷越之雲。

頂崇報吳之虎丘萬壽。師嘗室中拈木梳子問僧曰者箇是什麼僧曰也知和尚老婆心切師擲梳于地僧擬議師便喝出。示衆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上堂疊疊遠山青迢迢江水綠盡日小吳軒倚闌看不足薦喚侍者收取拂子便下座。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想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獠夜簸錢。明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癸丑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戚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晚歲養閒於松林蘭若洪武壬戌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七。

明州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

名宦母周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清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傳于長蘆薙髮受具教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來補其處一見膈契即命掌內記後出世慶元之保聖遷慈谿之開壽天台之國清最後住象山之瑞龍。上堂豎拂子曰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綿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瀉仰則父慈子孝用劒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牛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三二一黃河九曲出崑崙摩訶般若波羅蜜。師每誡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明洪武庚戌徵江南有道僧館于天界師居首奏對罷上憫師老賜令還山癸丑二月甲申無疾忽戒浴

易衣出器物分遣知交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世壽八十有九門人智嚴等茶毗塔于國清續修歷代高僧傳行世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方氏子母張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主淨慈師往見美器之遂爲祝髮受具戒參徑山元叟端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腳踏地端曰見後如何師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端領之出世慈谿廬山次遷越州東山再遷四明智門明太祖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智門後兩主徑山 上堂舉一不得學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怎麼說話正見抱賊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者裏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曰莫戀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上堂

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轡單越不是南瞻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 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床曰泊合停囚長智 上堂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何似水銀落地僧問趙州曰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盂盂去 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敲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拈拄杖曰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 一日疾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什麼看取竟寂壽八十四臘六十四門人奉全身瘞寂照之右岡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台之寧海黃氏子依法安太虛同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從生至死只是者箇不由別人也虛默器往參元叟端於中竺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端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尚端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尋俾侍香復掌藏鑰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那師

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東嶼住淨慈招師分座時竺原居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嗣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輟三箇木樛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話講元至元戊寅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爲第一代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爲

森監寺火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卽今爲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喚什麼作一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火裏烏龜作師子吼大龍翔虛席星吉大夫遣幣聘師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三年退處了幻菴至正乙未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敘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化留龕十日顏色不變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學士晉卿黃公銘其塔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四明奉化應氏子受業金峴得度會竺西坦主天童往依之典內記復走闕歸浙適元叟住靈隱師往參謁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叟曰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命居記室年五十四始出世主隆教次寶陀

次中天竺元順帝至正丁亥奉旨遷徑山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破釜箕生。茗帚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佛師曰秤鎚蘸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仰面不見天曰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屎橛又作麼生師曰雲門不是好心曰乾屎橛與秤鎚蘸酢相去多少師曰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把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淨病知分不多愁。上堂舉大愚芝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蓋若喚作一莖蓋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之中與人未嘗不欲斷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丞相康里公每詣師叩宗門元旨一日看經次問師何不看經師曰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曰老僧看經去也公以手掩經曰請師爲說破師曰伊尹周公是阿誰做。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

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茶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而塔焉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行世

明州天寧歸菴仲猷祖闡禪師鄞縣陳氏子從佛智匡剌染參寂照於徑山得旨出世廬山遷香山陞那之天寧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眾道不得拈拄杖曰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

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鑊子三箇粥獼夜簸錢。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觸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眾且道好在什麼處衆眼難瞞便下座

蘇州開元愚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漏洩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卽沉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讀之而靈相義義雙泛試就提擲忽爾升舟今山中所

● 卷之三

奉維衛迦葉二石相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怎麼會。大蟲看水磨。不作怎麼會。眞州望長蘆。怎麼不怎麼。總拈却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譌言。示艸菴僧偈曰。國師萬代善知識。鴈宕艸菴天下聞。得在其中居住者。生難遭想報深恩。度牒親從天上降。得來何翅萬黃金。時中若不修僧行。孤負皇王一片心。師晚年因法門從子璣瑩中住。萬壽闢一室。廷之養老及相本空繼席待之。尤至。故得優游以樂其道。嘗居葑門直指菴。人因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泊然而逝。蘇州萬壽佛初智淳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

杭州上竺我菴本無禪師。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于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于是。見湛堂澄於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

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弘教。既爲湛堂嗣。仍慕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寂照示寂時。師住四明延慶。照特遣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家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乃曰。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腦裂。凍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後臨終無疾坐脫于白雲臺。

台州府護聖迪原啓禪師。臨海人。爲書生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偶閱首楞嚴經。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現物。處置卷軸。繇繇良久。豁然有省。白父母求出家。禮寂照爲師。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出世護聖後。退居東堂。七年著書曰。大普幻海日法運通略。曰。贅譚曰。疣說曰。儒釋精華。總若干卷。又作佛祖綱統賦。終時壽四十三。

江心萬禪師法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龍氏子。住後上堂六月行。

人口吐烟區區只爲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床曰乾明不惜口業爲你說破臘月三十日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上堂春色濃春日融園林暖野桃紅昔日靈雲一見透脫色空而今諸人總見因甚不悟若也不悟眼被色籠擊拂子曰錯教人恨五更風

南康府雲居小隱師大禪師終日方丈危坐澹如也剃餘鬚髮侍者鐺生爭取藏之信宿卽生舍利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奈爾何

徑山熙禪師法嗣

金陵大龍翔集慶寺笑隱大訴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從郡之水陸院受染自幼開爽絕倫初見一山萬旣而遣詣百丈參晦機熙熙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黃龍旣得旨於潞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又室中侍立次熙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甚

麼處師擬答熙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冰釋因同參苦問師答頌曰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尙享後出世湖之鳥回遷杭之報國中竺元天曆己巳文宗以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簡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觸演說苦空豎拂子曰山僧拂子穿却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嚮入新寺上堂第一義諦明如果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毫不立明今學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只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揚底麼問答不錄乃曰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刹海於一印中具足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

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寶坊。闡揚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曰。四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上堂。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脉。列祖鉗鎚。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利海。說甚麼谿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一向自視雲漢。作什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曰。思大被誌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進退兩度。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爲衆。一似爲己。報國爲法。擇人量材。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曰。九萬里。

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却較些子。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須分不分。薰拈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卓拄杖下座。上堂。舉黃龍南室中垂語曰。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有人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曰。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立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僧侍立。次師展兩手曰。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曰。休來鈍置。師曰。許多時沒一點氣息。便打。師問衆曰。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已道得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出曰。東廊頭西廊下。師曰。什麼處。見趙州僧擬議。師曰。棒下不成。龍僧參。師曰。豎拂拈槌。古人榜樣。擎叉舞劍。列祖條章。衲僧門下。合作麼生。僧珍重。便行。師曰。不消一劄。師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偏參底。作麼生。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卽

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順帝至正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遊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其年秋八月十有六日葬于石頭城塔院之後岡壽六十一臘四十六黃文獻公潛撰碑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明洪武甲寅遷葬于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相鄰所著有禪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

嘉興府祥符梅屋念常禪師華亭黃氏子父文祐母楊夢老僧託宿而有娠元世祖至元壬午三月十二日誕生是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師幼喜孤坐年十二依平江圓明院體志出家十四薙髮受具至大戊申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還杭之淨慈師往參承值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羣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頌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衆丙辰奉朝廷遴選出世祥符至治癸亥赴京出入金門討論墳典自帝師以下皆尊愛之南還主姑蘇萬壽所

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世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禪師吳江陳氏子。年出家于普向寺年十五祝髮受具戒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後出世明之隆教遷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慙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華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偏在一切處噉飯噉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烟雨裏爭與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龜曰木覆日坐其中不涉世事元順帝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蓑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跌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虚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懷關維遵治命以遺骨煖之炭盡益以香薪百煉不回鎔作金銅色扣之有聲附葬于三藏道法師塔右。杭州中竺一關正遠禪師番陽方氏子參晦機機于淨慈熙問甚處人師曰番陽熙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熙曰怎麼則浸爛禪僧鼻孔也師

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熙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熙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于天目。復謁徑山元叟。命掌記。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再遷中竺。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雖然既是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曰。參後示寂。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四。

明州佛巖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剃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遂往見虎丘東州永偶。過旃檀林。同一僧看傳燈錄。僧謂師曰。千七百則公案。渾如生鏤鎖子一般。只要鎖匙入手。師言下點首默契。乃參晦機。熙於淨慈纔入門。熙曰。湖山靄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

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熙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熙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嘆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蹤削蹟。聞吳興桃華塢僻遠。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顛倒騎螭。蝦蟇吞却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元泰定丁卯。出主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居。翻翻招師分座。說法南臺。治書吐魯。數來問道。與師泛論契合。舉師主保寧。僧參師曰。好箇師僧。恁麼行脚。僧曰。撥草瞻風。豈圖別事。師曰。喫得棒也。未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誰人看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鳳臺境界。曰。鳳臺有什麼境。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六十三。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馬生三。寅石牛欄古路。臘八上堂。昨夜觀明星。悟道後園。

風打籬笆倒曉來無蹟可追。尋雪山依舊生青草。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割師曰。雲門一割。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師晚

年卜築于鳳臺之西。曰。新菴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壽六十六。臘五十一。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上堂。三歲孩兒抱華鼓。八十翁翁觀繡毬。嬌羞老醜多呈露。直得諸人笑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爛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爲顧采。又過崇德。撞著惡辣漢。被渠拈破七孔八穿。收拾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著來。嫌袖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峰齊起舞。雙湖共鳴。湍盡看富場飽老不知笑。倒傍觀。毫太笑拈拄。

杖畫一畫曰。更把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復舉三聖逢人。則出話。師曰。二大老。竊得臨濟些子家私。各自賣弄。檢點將來。好與一坑埋却。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慈祖。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爇拈華。延賓不煮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師出世天衣時年已八十六矣。

杭州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參晦機於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蕭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松江南禪寶洲覺岸禪師。吳興吳氏子。從獨孤明落髮。受具與梅屋。同出佛智之門。一日偶爲衆演楞嚴。至七徵心處。忽淨瓶水騰湧。注師懷。聽衆驚愕。師笑曰。此偶然耳。

徑山高禪師法嗣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幼值元兵下江南。遭遊卒挾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令伴子讀。

書師隔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師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峰。於徑山得旨。初住萬壽。元天曆初中。竺笑隱。新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往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請師居焉。有大家黃氏者。重師道。行嘗供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師佛然歸。語徒衆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將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耶。出家兒視金玉。當如瓦礫。古來墮此轍者。頗多。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遂與黃氏絕。後遷化。茶毗。靈異頗多。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巢氏子。初住興國。興聖遷東林。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明來暗謝。智起惑亡。黑牛臥死。水獺馬繫。枯椿何似。東村黑王老。黃昏伸脚睡。一覺到天光。山僧與麼道。切忌錯承當。上堂。盡令提綱聖凡。罔測放開綫道。普請同參。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堂。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切忌依他作。

解莫有向天外出頭底麼。乃曰。巡堂喫茶。禮遙道者。塔偈曰。觸體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尿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劍倚天長。送萬禪人參徑山。虛谷偈曰。萬轍千途同一車。參方眼正不曾差。一千七百人中。主元是仰山小釋迦。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示衆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太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真乘。方可希冀。示衆。此事如人饑渴。相似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處示衆。因舉從上先德。痛切爲人語要。開示。倘能向者裏。虛却心。不卽法相。不離法相。一聞頓悟。便是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是卽是。不得怎麼會言。多去道轉遠。且截斷葛藤。喝一喝下座。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早年同及菴信行。脚誓不歷職。初見雪巖于仰山。尋還浙西。參徑山雲峰。高入定有省。高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

處後遷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嘗以盃資建大圓院于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逝

龍巖眞首座諸方屢聘高臥不起嘗作樂閒歌其略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羈鎖我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強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粧大閻王相請無親疎盡付一堆紅焰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遮寒暖卽休淡飯羸茶隨分過我作樂閒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閒人不肯閒世上閒人得幾箇

何山明禪師法嗣

明州恭都侍者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鏡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嗽嗽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鏡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世

天童鑒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淵福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鑒道化往參命爲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闇於靈隱堂器之命典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巖會赴隆興上藍以師侍行因遊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上藍陞明之雪竇閱三載松江澱山虛席屈師俄寺燬師爲新之晚主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衆而逝時至正乙酉五月二十五日也茶毗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首參雲峰古於徑山次謁止泓鑒於天童鑒問近自何來師曰徑

山鑒曰未離徑山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平如鏡面險似懸崖鑒曰昨夜山前因甚虎嘯大蟲師擬進語鑒便掌師忽有省一日侍次鑒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叉手進前鑒曰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作麼生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鑒喜其類己令典藏元大德庚子出世郡之吉祥遷金文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壬申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甲戌行省選住道場示衆此事如鍊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廣說拈拄杖卓一下曰六月不熱五穀不結順帝至元丁丑四月示微疾至二十八日書偈而逝

靈隱闇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魏氏子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萌出世雲居晚遷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叟

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三千年話頭。臨終集衆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挨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

中竺有禪師法嗣

嘉興府石門眞覺元翕信禪師。眞覺開山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吹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僧問。鉏斧開山。從古有師。今新啓石門。關借路經過。不妨一問。師曰。公驗快將來。僧曰。如何是關中主。師曰。鎖鑰橫在手。未肯斬癡頑。僧擬議。師便喝。僧拜。師曰。癡頑漢。乃曰。滿目溪山。絕點埃。無邊剎海。自周圓。毗盧樓閣重重現。誰覩門門有善財。卓拄杖曰。石門關。啓眞覺場。開一任南來與北來。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坐。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

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透脫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拋棄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僧問。畢竟如何。是立的宗旨。師曰。少間向你道。

風旛中禪師法嗣

呂鐵船居士。母秦國夫人。夢公安二聖住持。福岳佑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某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之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廣和永明山居詩。及他偈言。皆超倫邁俗。達磨忌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攜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孟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

華藏見禪師法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鏡蒙念禪師示衆靈山付囑天下
葛藤椿少室單傳諸方是非窟安心懺罪破漆桶又
要重光付法傳衣滯行貨徒勞索價臨濟棒頭開正
眼拳下示生涯曹洞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雲門
三句可辨一鏃邀空法眼大地山河俱爲妙用滄仰
團圓無縫罅壁立絕中邊看來世界清平何用強生
節目金芝今日爲諸人斷者公案去也看看以拄杖
畫一畫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舉
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
不出出則便爲人頌曰誰謂家風分兩邊一條拄杖
兩人牽休觀千嶂凌雲勢好看銀河落九天舉舍
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頌曰出城入郭兩相逢來
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

皖山凝禪師法嗣

松江府澱山蒙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初參承天
孤嶺瑩命看趙州無字話一日嶺問亡僧遷化向甚
處去師問搭排發參究因首座入堂墜香盒作聲豁
然有省述偈曰沒與路途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

州面目只如此尋謁雪巖退耕虛舟諸老舟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佛是什麼師曰所供並是詣實又問
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剖腹傾心舟曰趙州戴草
鞋出去又作麼生師曰手脚俱露一日室中舟問雪
覆千山爲什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
賞勸謁皖山凝凝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
秀才語師擬答凝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凝舉
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凝
深肯之承天覺菴處以第一座後隱居蓮湖橋休休
菴出世澱山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意旨
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保壽便打又作麼生師曰爲
人須爲徹曰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
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是肯他不肯他師曰兜率陀
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
靈利衲僧吞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櫓阿呵
阿莫莽園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示衆蘇州有
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日面佛月面佛觀面和盤
都托出便與麼掀倒禪床拂袖散去法門幸甚或有

猶豫之者。只得把手牽汝歸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豈拂子曰。見麼。見底是色。那箇是心。喝一喝曰。聞麼。聞底是聲。那箇是道。直下正眼豁開。方得入門。猶是脫白沙彌。要與衲僧齊驅並駕。更進竿頭一步。

金牛真禪師法嗣

舒州太湖普明無用寬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把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箇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佛成道日上堂。六年雪山錯。忽觀明星錯。走下山來錯錯錯。假使九州之鍊也難鑄。此一錯。卓拄杖曰。大地合靈。同成正覺。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并鑒地。虎咬大蟲蛇。吞臂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

直翁圓禪師法嗣

無爲州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曰。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白曰。此

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

慶壽璋禪師法嗣

北京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召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召聽參問。一日。侍召行。召曰。法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召手一掣。召曰。者野狐精。師喏。喏。召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召如故。召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無差。生死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召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後遇元帥史天澤。載于黃犢車。經年至赤城。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召將遷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錢。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無疾而逝。闍維。敗頂骨舍利。師爲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警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于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崖下。因擊火大悟曰。今

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立。立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立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立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召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召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于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嗣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纏。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毬。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

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及開法後。兩主慶壽世祖。以師道事之。有孔子之裔。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爲言于忽都護曰。孔子以大中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今。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奏命復襲封。師年五十六。忽患風痺。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一日。集衆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舍利無算。蓋佛日圓明大師。

南嶽下二十一世

徑山及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空叟。悟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龍興寺。依白雲閒祝髮。元至正戊戌。參愚菴。及於淨慈。及詰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壬寅命居第二座。癸卯中竺懶菴。請分座說法。帝師錫闡慈正濟號。明高帝洪武庚戌。住浙江崇寧。閱八年。遷中竺。會靈隱虛席。僧錄以師名預選。補焉。一時學者咸裹糧相從。居無何以前住持舊事。逮至京。卒於途。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

臂把虛空。補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門人道淨等。依法茶毗。舌根數珠不壞。寒骨歸塵。靈隱東園。復分餘骸。葬于西溪九曲之原。時洪武辛未五月三日也。有三會講錄行世。

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長洲姚氏子。名廣孝。自號逃虎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菴。元季兵亂。遨遊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承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蓄髮。戒行尤謹。嘗賜二宮人不受。乃召還之。畜一大雞。雞一鳴。卽起。朗然誦經。雖日理國事。不間也。後病篤。上幸其第。撫勞備至。賜金唾盂。問有何言。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五。贈榮國公諡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遷供大隆興寺。所著有道餘錄一卷行世。

萬壽仁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于紹隆菴。禮智興爲師。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三主。萬壽永樂初。詔天下儒釋道流之精通文義者。纂脩永樂大典。師應詔書成。陞辭南還。主席徑山。上堂。僧問。法筵已啓。法鼓已鳴。四衆雲臨。請師祝聖。師曰。日月爲天。眼須彌作壽山。曰。世尊出世。天雨四花。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曰。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曰。好事不如無。乃曰。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雲門。爲山。雪峰。玄沙。南泉。趙州。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者。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爲復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花紅。李花白。良久。曰。打破祖師關。都是自。

家底。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雲巖寺裏參退喫茶。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浙浙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嘴長三尺。萬壽謝頭首。兼祈雨上堂。伶俐衲僧。轉轉轉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衆緣。炭化檀。聽關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蹕跳卓拄杖曰。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螻蟻知雨而封穴。石蛙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解制上堂。舉翠巖夏末示衆曰。一夏已來。爲衆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師曰。和麤糲麪。上堂。舉古德曰。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除夜小參。龍樹滿鉢鉢水迦提。擲下繡鍼。德山

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鴉鳴。無一處不是者。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夜。敢問諸人。還會得麼。有際天之濤。方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風。乃可負垂天之翼。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託生大衛胎中。早是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語。至于臨末。稍頭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爲他療治。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衆擬議。擲

拂子下座。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盞孟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塔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草離離。師嘗室中垂語曰。道源不遠在甚麼處。祖師西來爲甚麼事。菩提無樹。誰爲立名。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扶杖傍人門。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前倚露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性命屬他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手握金剛杵。一日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埤下來也。僧仰望師曰。鷄子過新羅。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餽飯。不用使破炊巾。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師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續。可觀。晚年引退卜地。寂照塔左結廬以居。壽七十餘示寂。著

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

徑山銘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幼依寶積院出家。見古鼎銘。學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元至正丁酉。出世。瑞光值天寧災。師復爲起廢。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以母老無依。乃築室城東奉養。焉。明高帝洪武初。遷淨慈。辛亥春。詔住天界。壬子冬。敕建無遮大會。命師陞座。車駕幸臨。自公侯以下。聽者萬衆。人人得其歡心。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微疾。別衆而逝。塔于嘉興城西。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呌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

龍翔訢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覺原慧曇禪師。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墮懷。吞之有娠。生而狀貌巖如。稍長不與羣兒狎。依越之法果大均出家。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聞笑隱訢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

聞學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訴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訴領之一日師入門訴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訴曰笠子下拶破洛浦遍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訴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訴便喝師從此脫然又一日訴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訴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後訴主龍翔俾師分座元順帝至正壬辰出世牛首祖堂三年遷清涼廣慧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確塢東南磨推西北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是何章句上堂者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鑰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良久嘯一聲下座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量消息許誰知語未竟遽有僧問

心意識過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喝曰是誰過捺室中謂僧曰二六時中無你啄啗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帝師授淨覺妙辨禪師號乙未遷保寧丙申明高帝定建業師謁於轅門上一見嘆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洪武戊申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制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當是時遴選有序詮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鑪而起庚戌夏六月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辛亥秋七月至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闔國士民悉皆瞻仰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師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再四曰日出矣怡然而逝世壽六十八僧

臘五十三。踰五日。顯色如生。王大敬嘆。劉香爲龜策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附葬其國。世尊舍利塔中。甲寅九月。同行還朝。奏陳其事。上嗟悼之。敕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兩華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八歲從中竺笑隱。訴受業經典。寓目成誦。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一日。訴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剗肉作瘡。訴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訴擬拈棒。師拂袖便出。尋復出遊諸方。遍參尊宿。元叟居徑山。留掌記室。後出世宣之水西。明高帝洪武戊申。遷中竺。四月十五日入寺。上堂。金剛王劒橫揮。千妖屏跡。憐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殿中天。踰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舉拂子曰。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鳳復舉南泉初入院。大眾送進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曰。昨

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曰。大小南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忽有人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辛亥遷雙徑。是年冬。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服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九八章。曰。善世昭信。慈法喜禪。悅僞應妙。濟善成敷。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景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未幾。總持西白金。以母老告。退舉師自代。上命師遂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鬚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後以胡黨坐罪。著做散僧。執役至鳳陽槎峰建寺。徐察其非。三年召還。上賜詩有勸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薨。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至。曰。今皇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上以天界混

雜民居不戒於火。欲另選幽勝。師啓奏。今地凡營度。規制悉出指畫。仍命師領寺事。後以老求退。賜歸棧。峰渡江。示寂于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漚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時。洪武庚午九月十四日也。春秋七十四。闍維舍利。無算塔于笑隱。訴翠堵波之右。

杭州中竺用彭巖翁庭俊禪師。久依笑隱出世明之。龍峰次遷瑞巖。後主中竺。據室拈拄杖曰。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誓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僧出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鱗鱗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上堂。眞淨

道天心得自在。盛夏復清涼。衲僧如薦得珍重法中王。卽今孟秋收旦。盛夏已退。清涼復住。且問諸人。天心還得自在也。未直饒自在。更須識取法中王。始得其或未然。昨昨前頭大有熱在。謝首座知客侍者。直歲上堂。索犀牛。扇子無風起浪。問眉間挂劍。平地干戈二俱莫涉。別有條章。撲碎玻璃。蓋子拈起。無柄鏹頭。淺鏹明月。深種白雲。時時歌堯舜之風。日日樂義皇之化。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上堂。函蓋乾坤。天光迥照。截斷衆流。伏惟尙饗。隨波逐浪。放汝一綫道。如此著語。還契得雲門大師意麼。拈拄杖曰。一卽三。三卽一。火向水中焚。石從空裏立。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上堂。釋迦世尊。未離兜率。已自七錯八錯。何況達磨航海東來。其錯猶甚。俊上座。既是他家兒孫。只得將錯就錯。拈拄杖曰。提向上機。指其中事。只要諸人明自本心。證自本法。驚忽一箇半箇心法。雙忘解道。穿山波口。虎咬大蟲。剪月亭前。蛇吞鼈鼻。如是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新瑞巖拄杖頭上。乞命雖然。祇

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是從本心中發現耶從本法中發現耶以拄杖畫一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臘八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大地衆生阿誰不曉釋迦老子捏目生華剛道於中有箇悟處二十一日杜口不言幸自可憐生四十九載脫空謾語著甚死急噓一聲下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衆會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虎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好諸禪德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結夏小參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眼不得妄視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一禁禁住無絲毫走作謂之圓覺伽藍九旬禁制酢甕中蟲子有什麼出頭分殊不知此道如淨日輪昇太虛空無幽不燭如塗毒鼓輕輕一搗聞者皆喪雖然只如道居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空中亦不立畢竟喚什麼作塗毒鼓喚什麼作淨日輪喝一喝曰大丈夫兒合自山信脚踏翻知見窟解夏小參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裊

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是本無迷悟。又要了箇什麼。好諸禪德。頂門正眼。照古照今。腦後神光。無內無外。雖則人人本具。各各現成。其奈妄想執著。不能了此。茲值聖制。將圓僧欲自恣。便從今日了。將去不妨。七穿八穴。十字縱橫。若了不去。三十年後。換手搥胸。莫言不道。除夕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咄。寐語作麼。即今簇簇上來。兀兀立地。面面相看。眼相對。阿那箇是未歸人。樓上已吹新歲角。聽不出聲底。分明聽取。窓前猶點舊年燈。見不超色底。端的見來。是箇皮下有血。誰家竈裏無烟。說什麼到與未到。歸與未歸。雖然否極泰來。結交頭一句子。也要諸人共委。拈拄杖卓一下。曰。梅萼香傳春谷暖。松風聲度夜堂寒。舉五通仙人問佛公案。拈曰。那一通既不識者。五通敢保未徹。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拈曰。外道饑求王饍。世尊和盤托出。阿難索短不搆深泉。却向鞭影裏著倒。舉傳大士講經公案。拈曰。大士講經。揮尺一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已自昭彰。誌公道。

講經竟言多去道轉遠。舉盤山作街坊公案拈曰：歌聲哭聲在在有之。因甚盤山聽得便解悟去。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明高帝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茶毗舍利無數。塔于杭之南屏。

杭州靈隱介菴用真輔良禪師。蘇州吳縣范文正公十葉孫也。自幼聰穎。經書若素。習年十五。從迎福院壽彌雍髮。受具戒。慨然參方。天平白雲杓。指見笑隱。遂詣龍翔。問答之頃。情解頓忘。石室英主育王。令掌藏。鑰極推譽之。元至正壬午。出世嘉禾資聖。歷十有三載。遷越之天章。尋移杭之中竺。最後補靈隱。嘗示衆達磨一宗。陵彝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各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明高帝洪武辛亥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利無算。瘞歸雲塔中。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參笑隱。訢舉

無位真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訴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尚慎毋壓良爲賤。留侍十餘年。盡得其要。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明高帝洪武壬子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座引裾覺之。土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生于元成宗大德甲辰。

紹興府寶相寺清遠懷渭禪師。南昌魏氏子。笑隱訢之甥也。生時有靈芝產於庭。長而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時訢住龍翔。聞而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訢警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訢震威一喝。師氣不少沮。往返詰難。訢笑曰：吾四十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唯爾與宗勸可入吾室矣。遂命爲記室。時有陳氏婦求師開示。其婦恍若有語。師行未百步而婦與家人別坐脫而去。訢既寂。虞文靖歐陽玄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吾故以

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耳。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師瞋目呵之曰。僧家何有是物。耶兵怒欲害之。師引頸就刃。兵不敢。嘆息而去。師出世。四坐道場。住淨慈。預明高帝鍾山之會。名德咸集。後退居良渚。問道益至。洪武乙卯十二月。示微恙。召弟子囑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茶毗不壞者三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行世。

嘉興資聖克新仲銘禪師。鄱陽廬里余氏子。久依笑隱。所於大龍翔掌內。記元至正間。住嘉禾資聖時。了菴退居南堂。與師雅相契合。泊菴示寂。師爲文祭之。略曰。哲人云亡。宗教凌替。余來醉李。惟師宿契。或住或來。於今五歲。論叢道真。窮根極底。又曰。矧彼妄庸。傲然高位。利鬻豪爭。善類喪氣。老成雖萎。馳焉何恃。師嘗却宣讓王之命。有偈曰。數椽茅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所著有雪廬稿。

萬壽霖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孤峰明德禪師朱氏子。家世明之昌國。

父與普陀玠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鳴。玠亡。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幼好跌坐。有問之曰。童子不讀書。擬坐安求。師曰。求作佛耳。諸父明上座奇之。挾至金鷲。俾侍灑掃。年十七得度。圓具。謁竺西坦坦。問何方來。師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師曰。不見頂。坦斥之。次見晦機。機問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如前對。機拈棒。師拂袖而出。後參竺田。值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述偈呈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名稱普聞。提唱宗乘。稱性而說。嘗與仲万倫結菴桃華塢。相與激揚。足不踰戶者五年。後出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湖之道場。杭之淨慈。帝師授圓明定慧之號。明高帝洪武壬子。退居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茶毗。勿令衣麻而哭。言畢。書偈泊然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茶毗頂骨不壞。

舍利叢布灰燼中建塔瘞于東岡

天池信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年十七往常州華藏寺禮竺西坦受業十九得度二十受具初參中峰次謁及菴皆不契聞元翁信主秀之石門造而諮叩信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一日大悟述偈曰不是心拂物拶出虛空骨金毛師子兒豈戀野狐窠囑一喝咄咄咄卽詣方丈信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信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信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信曰錯師亦曰錯信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信曰離却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由是徧謁諸方見虎谷陵於大仰復謁海印如於饒之薦福纔上方丈如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如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如曰江西近日有什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人拗折了也如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如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

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如曰不涉泥水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如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如曰錯師亦曰錯如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者供養如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如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如曰旣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爲淨頭如嘗謂衆曰永嘉經侍者是煅了底金剛遊東林參澤山威值威開室爲衆舉竹篋因緣聲未絕師奪却竹篋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威曰掠虎漢師以竹篋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威復開室師問泗洲大聖因甚在楊州出現威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篋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威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旨如何威曰掠虎漢師以竹篋一透曰見說洛陽華似錦拂袖而出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信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劒去久矣信曰

月經用

趙州無訛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信曰。古人與麼道過的。你別道看。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信曰。放汝三十棒。乃囑曰。善。自護持。師於是潛衆十五年。元仁宗延祐戊午。出世闍。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真空大師。復遷松溪普載。上堂。當陽一句。截斷根源。把住放行。全機歷落。坐斷千聖。頂額盤開。衲僧眼睛。疾照過風。奔流度刃。直得妙峰。躡跳慧海波騰。正當恁麼時。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小參。金剛正印。率土咸歸。佛祖鉗鎚。人天罔措。階梯不立。知解不存。德山棒通上徹。下臨濟喝。絕後光前。一切明。一切明。一月一切用。大丈夫秉吹毛劍。懸肘後符。雙放雙收。全殺全活。拈拄杖曰。鶴有九臯。纔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佛誕上堂。毗藍園降生。八十種隨好。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復卓一卓曰。阿爺阿爺。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曰。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

曰。老僧住持事繁。師曰。三聖大似毒龍。攪海白浪。滔天。若不是雪峰。慣入洪波。爭得驪珠在握。擊拂子。謝殿主上堂。如何是佛殿裏底。悉哩。蘇盧蘇盧。悉哩。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擊拂子。舉香嚴上樹話。頌曰。上樹未上樹。鎮蛇橫。古路覲面笑。呵。呵。苦瓠連根苦。舉臨濟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話頌曰。無位真人。乾屎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舉牛過窻欄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頌曰。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泓水。來上扁舟。泛五湖。居三載。謝歸天寶。以嗣法善。僞主寺事。順帝至元庚辰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如期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遠須彌。擲筆而逝。壽六十三。臘四十五。全身塔于瑞雲院。

杭州大慈止巖成禪師。傑峰參師曰。那裏見神見鬼。來。峰曰。捉得賊了也。師曰。賊在甚麼處。峰一喝。師曰。

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峰曰。徧界明明。不覆藏。師舉竹筴曰。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汝喚作甚麼。峰便掀倒禪床。師打竹筴三下。曰。瞎漢。敢來者裏捋虎鬚。峰便禮拜。隨侍三載。一日。師曰。古人尋師擇友。不可唐喪光陰。子雖得佛祖之道。猶未能向上翻身。豈不聞汾陽見首山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擬始應知。乎。峰乃豁然。

蒙山異禪師法嗣

孤舟濟禪師時。月庭忠居。蔣山師爲第一座。竺源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爲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歲出家。首參雪巖。一日偶頭痛。欲煎藥。手提瓶子。遇覺赤鼻曰。你須是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爲父母說法。始得師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閒話頭。拈

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花毯。無何巖示寂。謁東巖不契。復參蒙山。異屢入室。呈解。異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異曰。我欠箇甚麼。異打三掌。師禮拜。異然之。冬節小參。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曰。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睡眠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周。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曰。休休。後示寂。塔于觀音閣後。

太湖寬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虎幻子。淮東通州朱氏子。世爲宦族。六七歲時。聞佛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許。師輒不食。師淵模於廣慧寺。寺故淮海肇說法處。前一夕。寺衆夢迎肇。次日師至。識者異之。十二歲。河南王屬僧錄給牒。薙髮。尋受具。戒徧歷諸方。參中峰海于。蘇之萬壽。復入穹窿。謁克翁紹。紹察師志不凡。俾掌藏。時始年十九。省親至毗陵。復約明極。昶於焦子山。習定五年。昶曰。藏主見

解且如此。宜亟往見人。無滯於此。師點首應之。遂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寬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忽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盞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處剎寬。嗒然。由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卽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時盧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諸尊宿。各據名山大展化機。師皆叩擊。無不膺合。元延祐庚申。住廣德大洞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爲起廢。時有宿衲無一全者。遡跡石溪溪與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命曰禹門。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窳室。壁立如削。斲木爲棧。樓板空中。足不

越限者三年。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天定乙丑。遷九里寺。至順庚午。再遷李山。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總管疏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敦請方應八年。錫號本覺妙明眞淨至正壬午。復歸龍池。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癸卯。廣德亢旱。師至大雨如注。衆懇住麻葉山慈慧菴。明高帝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一場敗闕泥牛海。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緇白翹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葉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五。有四會語錄行世。

重慶府縉雲山如海眞禪師。碧峰來參師于地上。畫一圓相峰以袖拂去。師復畫一圓相峰于中。增一畫。又拂去。師再畫如前。峰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師

復畫如前峰于十字加四隅成卅文又拂去師乃總畫三十圓相峰一一具答師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

天寧教禪師法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別號無住翁饒州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常出家尋謁月庭于蔣山時孤舟居第一座諄諄誨師不置師每自奮且發願曰吾此生不作佛當入無間獄過巨廬止東林一夜半不覺如出荊棘林泊歸羅山默舉公案如鏡照鏡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東林閱妙喜語有明心見性非桑門事則又復致疑不能自釋越五載重會孤舟于蔣山其後謁無能教始得脫盡元妙知解回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教撫之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于是東遊至薦福分座說法久之居南巢元天曆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寺示衆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未幾復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衆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

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揮叱曰何以偈爲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發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二世

雙林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蘭溪倪氏子十七從正覺院文譯受業誦楞嚴至如人以手指月示人是人因指應常見處豁然有省往參雙林正菴閣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聞奇之命典維那後出世徑山示衆坐斷凌霄已十年拖犁拽杷飽蒼烟如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晚退居

東堂元元統甲戌十月三日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全身塔于圓照菴。

西白金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敏機覺慧禪師吳興人。得法西白金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天界。尋主保寧。與宋文憲公濂友。善嘗爲師作沖默齋記。師著彌勒頌曰。彌勒眞彌勒。人人苦不識。倒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

時菴敷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願禪師嘉禾李氏子。年十七。依萬壽天宇淨受業。後字住臨。江西華師侍行。室中因緣不契。憤然走靈隱。謁時菴敷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曾見馬大師。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敷領之。命居擇木寮。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什麼來。師曰。千峰勢倒。巖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喝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後住杭之崇福。

徙萬壽明成祖永樂中。徵脩大典。師應詔事竣。敕主淨慈宣宗宣德壬子。忽語衆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掌大海。一口海竭。山崩鳥飛。兔走危坐。而寂塔雷峰之陽。

天界曇禪師法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曇於天界。曇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曇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明高帝洪武初。詔住靈谷。示衆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富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世。

天界渤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海智爲師。一日智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者七年。時與旌川草菴一幻生。福二友。受切磨之力。一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師擬議一劈脊便打。師憤然徹夜不睡。天明忽聞敲火。

筋作聲豁然洞徹。乃謂一曰。夜來公案。今日要與汝決斷。一握拄杖。問句歸何處。語未絕。師劈手奪却。拘作兩橛。攬向窗外。曰。別處燒徑入堂。臥福聞特問。曰。且喜性兄大事了畢也。師喝曰。賊不打發兒家。一曰。問一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一曰。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師曰。我且不問他。後謁天界全室。勸舉此話。問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勸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床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勸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鍊。葵藿隨當面。勸師便禮拜。後出世里之普光明高帝洪武丁巳。遷常州永慶公。選住撫州疎山。復被旨住持天童。僧問。牛過窗。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盤脫丘曰。恁麼則。昔時大慧。今朝佛朗也。師曰。莫認六龍城作舅家。曰的旨。師分付回程事。若何。師曰。急須吐却。上堂。一卽三。三卽一。是聖是凡。分不出。木人著錦衣。石女風流急。慣操沒絃琴。能吹無孔笛。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露柱來稽首。虛空齊。

應拍萬象側耳聽。大家笑一擲。且道笑箇什麼。飯糲裏餓死人不肯自家開口喫。饒你到三十三天。本來饑苦爭消得。卓拄杖曰。吽吽。便下座。上堂。今朝十月旦。衲子修冬辦。撥開爐焰火。更莫問柴炭。渴飲銅汁羹。饑食鐵釘飯。大眾還知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麼。到與麼地。不可躲懶。卓拄杖下座。謝頭。首上堂。布毛纔吹化。現無邊華藏。世界金甌在。握縱擒一切諸佛。如來。撲碎茶甌。遍地金聲。玉振。掣漏燈盞。觸處耀古騰今。兎角杖挑大千日月。龜毛拂轉塵劫法輪。還見佛國山躡跳。撞破汝諸人鼻孔。截瞎汝諸人眼睛麼。喝一喝曰。春風夏雨。應時來。李白桃紅次第開。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衆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衆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曰。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徧一切處。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衆生。諸佛諸佛。一切衆生。

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露柱開縱橫。
喝一喝下座。上堂今朝十月初。一禪子備炭開爐。
汝善知時識節。吾不者也之乎。生佛已前茅草。令清
風自在滿皇都。一日有一峰寧會下數僧。到師問。
汝等是寧和尚弟子否。曰是師。曰借問汝家事。得麼。
曰得。師曰錯。復問峽富山前三草。二木晝夜作師子。
吼。是一峰語否。曰是師。復曰錯。僧無語。師曰汝等何
得五戒也不持。晚年退歸普光作終焉計。

成都大隋無初德始禪師。日本信州神氏子。幼聰穎。
過羣兒嬉戲。輒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
出家。受具。博極羣書。已而念覺阿之爲人。得請命其。
王隨國使宣聞溪詣闕。使還師願留華夏。上許。首參。
全室勸掌內記。久之盡得其道。曾游有西域之行。師。
遊古幽都。憩慶壽時。當明洪武壬戌。適獨庵衍寺。蒞。
寺事。衍視師爲猶子。相與激揚臨濟宗旨。甚相得。庚。
午。師告去。禮峨嵋。獻王命出世。彭州大隋。辦香爲勸。
拈出矣。一住七年。法席甚盛。永樂壬辰。特旨昇領龍。
泉寺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一出言象之表。平昔喜。

賑恤貧困。薄己厚人。善於誘物。宣德戊申九月。無病。
端坐寂於退處之金剛室。茶毗。獲舍利百餘。弟子輩。
建塔座焉。

淨慈德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裝禪師。四明定海謝氏子。年十四。
出家於郡之五臺寺。剃染。受具。嚴習毗尼。聞孤峰德。
旺化保寧。往叩。一日德問曰。聞汝和梁山十牛頌。試。
舉看。師擬對。德遽掩其口曰。牛在甚麼處。師曰。已犯。
和尚苗稼了也。德曰。未在。更道。師掩耳而出。德異之。
命爲侍者。時仲芳倫退居寺右新菴。師往來決擇。元。
至正丙午。開法姑蘇覺嚴。齋香爲孤峰嗣。明高帝洪。
武中。宜興靜樂院請師。易講爲禪。未幾。詔徙蔣山于。
孝陵之東。賜額靈谷。敕物外叢住持。命師居第一座。
爲衆表率。洪武乙亥。補靈隱居五載。建文己卯春。
示微疾。蒙室範堂洪候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
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和尚作麼。生師竦。
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洪曰。爭奈氣急。何。師震聲一。
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日。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

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朵擲筆。泊然而化。闍維頂骨不壞。舍利無算。門人宗衍等。斂諸不壞塔於雙桂菴。分爪髮葬于靜樂。

止巖成禪師法嗣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自幼好禮。佛塔弱冠棄家。投蘭谿顯教寺。薙染受具。足戒講古崖石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倡道。大慈師復往。謁成。舉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于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諦。然如經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卽遽偈曰。時時覲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見成。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筴。師便掀倒禪床。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因命爲侍者。元至順出。

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曰。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曰。與麼則覲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傳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淵深花露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捨家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尚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上堂。大道無形。離名絕相。不勞修證。豈涉言詮。一千七百祖師。關仔細看來。只者。

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若欲掃去葛藤。截斷露布。直須向黃面老子。方欲拈花之際。金色頭陀。未曾微笑之時。便與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免使後代兒孫。行棒行喝。豎指擎拳。現出萬種形儀。千般伎倆。山僧今日。更不指東畫西。直截與諸人通箇消息。良久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明高帝洪武庚戌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塔全身於烏石慈雲。壽七十臘。五十。

天寶樞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奉智者。大師像甚謹。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遡江流而上。曰。我當爲汝子。寤而有娠。師生而美質宿成。翛然有塵外志。年七歲。從仲父沙門慧光于崇興。及長。受具。徧歷義海。忽棄去。入閩。參天寶鍊關樞。求依住。樞叱曰。丈夫漢。不于大叢林相頡頏。乃思局此耶。抽身便入。師下旦。過悲泣。樞聞乃命參堂。師由是壁立萬仞。晝夜不辨踰月。因如廁。觀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

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輒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卽今在甚麼處。師曰。鷄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禮拜而退。俾與藏鑰。尋命分座說法。樞趨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抵百丈上迦葉峰。渡江入淮。禮諸祖塔。由建業回浙。旋返永嘉。報恩遷主。江心復開歸原于平陽。朝廷賜院額。及金襴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平章燕只不花鎮閩。請住東禪雪峰。明高帝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隱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縉雲眞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靈鷲碧峰寶金禪師。乾州永壽石氏子。爲邑名胄。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父母異之。甫六歲。卽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嘆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眞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攜筐擲蔬。忽凝坐不動。

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篋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篋于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捏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師由是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求證。眞不諾。師掀倒禪床而出。翌日復見眞。眞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荊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秘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趨赴常至。禹指元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

透霄漢。上驚嘆，賜金欄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明洪武初，高帝詔師至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于鍾山，命師蒞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荼毗舍利成五色，齒舌皆不壞。

薦嚴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祖方道禪師，四明鄞縣陸氏子。年十四，禮崑山薦嚴悅堂，願得度。秉戒於鄞之五臺，還侍物先。義於薦嚴，嚴有所造，詣明洪武丙辰，侍佛心住靈谷天戒壘，延居記室。穆菴康恕中，愷木菴聰咸作忘年交。後出世台之光孝，遷紫籙及麻峪。景山明之補陀，越之能仁，末主淨慈。壬申，淨慈厄災，慈師爲一新蜀王賜禱衣鉢。孟永樂丙戌，朝廷徵師爲釋教總裁。嗣還築室湖濱，曰藕花居。丁亥，以事赴召。至京上，令住五臺祐國寺。未幾陞陞，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跏趺而化。當己丑七月三日也。歸葬藕

花居之陰。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烟逸語錄行世。

慈化瓊禪師法嗣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魯山人初參獨峰。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暗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這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得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日用中。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

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便囑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歎。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顯脫。示衆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劍。吞棘栗蓬。截斷邪僧舌。頭坐却毗盧頂。額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置教寸絲不掛。月冷秋空寒。灰燼燄到這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請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常州宜興玉峰寂照無極禪師。吳興趙氏子。生時白光盈室者三夕。值元兵下江南。母計氏爲游兵俘去。師長以求母持大士名。至切徧尋十餘年。得之河間。於是偕禮普陀從鐵山瓊落髮。次謁汝菴信於道。

場無隱元於淨慈因汎湖聞漁歌脫然有省呈元元曰此間無你棲泊處師拂衣去尋築菴弁山之陽母終葬畢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與於是得玉峰山建寂照禪院邑人翕然宗之元文宗至順壬申正月六日無疾趺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數分塔於寂照中隱二處中隱在邑之東北亦師所創也

南嶽下二十三世

祖芳聯禪師法嗣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錢塘孫氏子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聯器之後于北郭建普明以接方來明英宗正統辛酉六月十三日上堂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曰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朝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茶毗舍利無算建塔于普明

杭州淨慈照菴宗靜禪師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

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明成祖永樂辛卯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英宗正統乙丑僧錄以淨慈虛席舉師補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塔於藕花之祖丘有三會語錄行世

烏石愚禪師法嗣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源氏子父官方宰九歲送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旨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元至正之丙午二月進京朝貢引師見上上喜勅見季潭勸指令徧參後謁烏石傑峰愚一日愚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出衆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愚曰草菴上蓋琉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辭出山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邊羅陽三峰再遷護龍管垂三關語一曰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二曰金翅鳥王劈海取

龍吞因甚麼被泥。緘吞却。三曰。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明成祖。永樂丁亥三月朔。集衆說偈曰。生也鍊面皮。死也鍊面皮。一擊百雜碎。曰。日繞須彌。擲筆坐逝。塔於南院。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道永禪師。衢之西安吳氏子。父夢明果至。門誕之。投烏石傑峰。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時年始十二。愚大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無礙辯。愚爲印可。明成祖永樂間。擢爲僧錄右闡教。敕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會。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沐浴更衣。跌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如雨。門人建塔于本寺之西塢。

南嶽下二十五世

牧菴諱禪師法嗣

江西袁州慈化普菴禪師。受牧菴記。蒞應機說法。殆若嚴陽華林。輩得法自在。超放絕倫。乃世往往以神通僧目之。不知師乃古聖乘願而起。現人間世。紹隆佛種。攝化羣品。實如來使也。近之繼燈而作者。亦以師爲神僧。刪而不收。今查覈補入。并附綠蘿鈍叟。際禮塔偈曰。師乘悲願力。起作世燈幢。神運因機感。靈通爲法彰。鐘聲緣禁寂。柏老落寒香。翠堵飄花雨。應知攝受長。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英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二十三世

天目本禪師法嗣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越之蕭山董氏子七歲從諸父比丘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峰本適在座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猫食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破方甃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師受囑隱天龍

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丞相脫歡公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諾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遂杖錫至烏傷伏龍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元天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大姓樓如浚樓一得共爲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大禪師并賜金襴法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在西天曰來後如何師曰在東土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鳥不遠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鐵鐺無佛祖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草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胡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

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烟薰黑漆桶。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問釋迦彌勒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生。苾芻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聞公讀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聞乎目觀耶士曰亦目觀耳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爲誰耶士揚眉向之師于是相視一笑。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皴皴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

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示衆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佯那西方日出。示衆舉德山托鉢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爲眞王何以假爲。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人近傍處豈常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于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示衆舉傳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曰大小傳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保寧勇曰要

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識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師曰。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傳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示衆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諸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閉唱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虎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示衆舉瑞瑤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拈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示衆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世尊威神。貶向二錢國山。師曰。大衆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錢國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示衆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

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臨濟大師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那箇是照。那箇是用。又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麼。又喝曰。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示衆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尙。仰羨仰羨。是汝諸人。既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蓋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喝一喝。示衆舉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真大丈夫。示衆世尊拈花。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喫鹽止渴。馮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插鉢。性命難逃。俱胝豎

指是何道理。雪峰輟毬老不知羞。石叢張弓誑諱盲。
 豐趙州勘婆。大有諸譌。立沙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
 不唧。啗老凍。儂生前。鹵莽死後。顛預。罪犯彌天。觸體
 偏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坑埋。却拈拄杖卓一下。
 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深一丈。
 汝諸人且道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鎮。
 團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客至上堂。披
 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
 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青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應曰。西天二十八祖。盡
 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
 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
 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
 峰老祖法衣一頂。今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
 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
 大迦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有
 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
 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

向背地裏。時苦時屈。舉拂子下座。元順帝至正丁
 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
 饒舌。今日敗闕。一句毒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世壽
 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龜奉全身。瘞於青松。
 菴。諡佛慧鑑禪師。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府廬陵譚氏子。受
 業禾山。得法中峰。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
 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問。
 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爲人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
 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
 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
 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曾倒地。在。問。如來一
 音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尙如何爲人。師曰。
 蝦蟇蹊跳上天。蚯蚓慕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
 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
 前。師曰。杜撰禪和。華嚴會僧問。無邊刹境。自他不
 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

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元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設華嚴曰離却法界元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問卽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鷓鴣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 示衆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爲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

唇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古佛和尚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 示衆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鍊剗禪老僧者裏却是水上葫蘆禪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潑潑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爲我提起看 示衆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床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唇生醃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麤鉢 示衆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衆曰一舖是九里三舖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月初四後月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 示衆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使用師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 示衆

舉臂如牛過。隨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師曰。者箇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箇仁。不了底事。是甚麼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示衆。跛者命在杖。濟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請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關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示衆。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拖豎拖。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腳。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示衆。天如老漢。一箇默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蠢蠢蠢蠢。道他蠢蠢蠢蠢。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藏模樣。談元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顯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示衆。舉臨濟大師道。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癩。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

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示衆。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喝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示衆。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示衆。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歸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謂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事。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師不領院事。居恒。隨處開導。行省平章。咸陽額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却不起。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元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辨禪師號。兼賜金欄法衣。示寂後。塔于水西原。日本國建長古先印原禪師。本國相州藤氏子。藤爲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頓捨出家。剃染受具。戒慨然航海南詢。和謁無見于天台。見指往天

目參中峰。本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常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鎖壁去也。本曰。既入銀山。鎖壁來。此何爲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復參虛谷。陵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諸老咸以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歸國。載師同返。遐邇欽敬。初出主甲州之慧林。歷遷八剎。後住相州之建長。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輪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讀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七。

段氏稱爲弘辨大師。參中峰。本師初號無念。本以羅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扣之。師曰。我之無念。異平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念也。我無念者。心體靈之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也。惟洞徹法源者。頗測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本深肯之。爲作無念字說。後受印記。而歸廣錄。稱爲護藏主焉。師夢神授書法。凡書字時。右腕洞如水晶。人號爲玉腕禪師。所著有磨鏡法并手書證道譚行世。

安寧太華無照玄鑑首座。初爲座主。善講經論。名著諸方。遍遊天下。廣涉兩宗之門。深有悟入。參高峰妙爲首座。妙示寂。再見中峰。本復爲第一座。本有曰。雲南鑑講主。越萬八千里。路來兩浙。自相見。至相別。恰三年。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屈指臨別。匆匆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有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之句。師歸滇。爲梁王所重。開太華山大弘祖道門。弟子數百。得師心印者五人。及滅度。王親至葬。所奉全

身塔于本山。本師計親製文遣侍者往祭之。其略曰：我閱人之既多兮，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秘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薰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晉寧盤龍蓮峰崇照禪師，本州段氏子，年十八禮雲峰祝髮，峰示與狗子佛性，話每以七日斷絕思想，疑之一日，聞伐木聲，忽大悟，遂遊大方，見空菴等一十八員，善知識最後見天目本印，可回真，建盤龍寺居焉。元至正壬午八月，望詔，衆書偈，跏趺而逝，身體溫軟，七日如生，有彩虹貫天者三日，至今肉身現在所建有六梵刹，最崇麗焉。

般若誠禪師法嗣

建寧府高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依末山本受業，後參絕學，誠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初主南浦之天心，元泰定天寶甲子，建陽簿將德懋，泊長者陳益宗捨園，作菴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

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錘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銚氣，遇饑而餐，遇困即睡，諸方撒土揚沙，高仰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却閒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爲汝斷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住太虛中。師生于元世祖至元乙酉寂于順帝至正壬辰，說法二十九夏，住世六十八秋，全身塔于本山。

智者義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年十歲依寶石演說院秋潭受業，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弘大辨之道于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旋命侍香東陽主道場，招師掌記，復見南楚于雙徑分座說法。元至正乙未出世西峰淨土，戊戌明高帝親帥

大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甲辰遷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有三會語錄行世

淨慈林禪師法嗣

杭州止菴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菴俱爲平山嗣德業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衆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噉酒糟漢我爭如你何竟趨寂金陵天界同菴易道夷簡禪師明洪武戊午主南屏淨慈兵燹之餘殿堂鐘鼓爲之一新父子繼席傳爲盛事二十五年奉旨陞主大天界寺進院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曰轉也轉也遂下座

海門則禪師法嗣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出家海寧淨妙謁天真發明別傳之旨豁光晦迹交聘不赴晚居弁山之白蓮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鑊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并州土青州布衫重七斤

寒巖古木瑤華春仁者殷勤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後退歸淨妙示寂塔于弁山所著有南極語要

華頂觀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麗水吳氏子年十五從禪智空中假薙髮習定楞伽菴越數夏出遊七閩徧歷諸方無可其意者旋還里築室以居名福林後參靈石芝宇淨慈謁斷崖義于西峰俱不契聞無見親說法事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觀曰待紫羅峰點首却向汝道師擬進語觀便喝師曰紫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觀曰我者裏無殘羹餽飯師曰此非殘羹餽飯而何觀領之遂服勤數載辭去觀囑曰昔南嶽受大鑑記荊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鍼芥相契不在多言弗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師佩服之復往長沙見無方普雲居謁小隱元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普慈移茅山遷武峰明高帝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于蔣山師應詔會事戒嚴還至杭

州居虎跑。明年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鐵。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三。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于院西。

天童一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一于天寧。一問何來。師曰。天童。一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一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撼勢。一曰。敢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學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一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明高帝洪武癸酉。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應詔對揚。稱旨。是年秋。銜命祀廬山。禮成。詔主徑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太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鷄子貼天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

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情知你不是好參。師嘗勸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勸過始得。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攜倒禪床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這依草附木底精靈。師一日問新到我這裏。虎狼塞路。荆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腳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勸。師簪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這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問。九重天上承恩澤。五髻峰頭據祖關。四海禪流齊側耳。願聞一曲萬年歡。學人上來請師學唱。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與麼則過量。

人明過量事。太平時唱太平歌。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和尚遠辭京國。近到徑山。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待盃盂峰。踣跳。即向汝道。曰。適聞疏中道。千年枯木逢春。一代曇華現瑞。可謂誠實之言。師曰。汝用許多心。識計較。作麼。曰。龍象筵開。當此日。等閒掣取錦標。歸師曰。不是龍門客。切忌遺點額。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盡孟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曾。師曰。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問如何是道。師曰。水落崖石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舉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曰。恁麼則堂中上座有長處。門曰。蘇嚕蘇嚕。師曰。雲門與麼道。雲居則不然。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忽有人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劈脊便打。何故。水流湮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示衆夫爲宗師。

● 會集作會

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誦學徒。記持文字。崇飭語言。誇耀後世。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這裏須辨縑索。始得珍重。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安知路。古人與麼道。大似勞而無功。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薦拈拄杖。卓一下。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浴佛上堂。眞佛無形。浴箇什麼。毗藍園裏。妄見空華。雲門令行不到。今日薦拈拄杖。召大衆。曰。今日事作麼。生。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上撈得鋸。卓拄杖下座。上堂。老僧開荒時。于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鋤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歸向撮擻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薦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鋤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上堂。舉盤山。

示衆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爲。何勇之有。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擡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什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腳踏實地。始得。拈拄杖曰。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上堂。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到這裏。塵勞煩惱。菩提解脫。縛作一塊。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修。因證果。拈拄杖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日從今日始。拈拄杖子。亦從今日始。卓拄杖曰。擊碎三元三要。門普天匝地清風起。上堂。舉玄沙因鼓山至。畫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

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和尚爲甚。怎麼道得某甲。怎麼道不得沙。曰。我得你不得。師曰。玄沙與鼓山。雖兄亦難弟。若要出得者。箇總欠悟在。雪竇曰。只知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撓繩索。眼何在。慕拈拄杖。畫一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浴佛上堂。舉藥山因蓮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蓮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輪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顛預。擊拂子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咸祖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于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烟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于凌霄之陽。

壽昌源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初住瑞巖後。

遷天童有宿宏智。辭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
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
輪則曷由樹斯大法之功。于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
師。千載一時。惟師得之。巍巍翠堵。鎮茲東谷。洞上一
宗。真規始復。昭告菲詞。深勒崖谷。願師再來。爲法作
則。

天界信禪師法嗣

温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孚中信信居護龍河
上。師嘗分座說法。後信示寂。師出世建業之瑞泉。次
遷永嘉雅山。未幾。江心虛席。郡守疏請師主之。凡見
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趨
出。所著有三會語錄。

徑山悅禪師法嗣

越州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王氏子。生
而穎異。自幼有脫塵志。元至正壬午。祝髮于邑之西
方寺。走雙徑。謁南楚。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
避兵會稽。遂主慈谿定水。煥然起廢。以干戈間阻。不
能省母。作室于湖東名蒲菴。取陳尊宿義後遷鄞之

天寧杭之靈隱。示衆舉城東老姥不欲見佛。因緣
頌曰。佛身光現紫磨金。大地羣靈悉共欽。兩眼生來
不願見。老婆真有丈夫心。學文殊維摩。各說不二
法門。頌曰。妙喜天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剎塵
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舉文殊令善財採
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
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舉馬祖遣人送圓相
上徑山。頌曰。緘回特地謝殷勤。海月山雲見處親。莫
怪南陽太饒舌。乾坤誰是不疑人。舉僧問馬祖。離
四句絕百非。頌曰。一幅冰綃五色新。玉梭巧織鳳凰池。
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舉百丈侍
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祖
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
舉石鞮張弓。接三平。頌曰。石鞮何曾解挽弓。還他有
力獲全功。蒿枝不用施金鏃。射透須彌百萬重。一弓
兩箭了平生。未發機先毒已萌。殺活要須親破的。扣
弦三下是虛聲。舉靈雲見桃花。玄沙未徹。頌曰。盡
向長安踏早春。紫驢隨處逐芳塵。年年歌管東風裏。

解識桃花有幾人。明高帝洪武戊申。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鐘山大會。勅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脉。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即便見了。即便了得。即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舍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非假他求。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其接二祖。可大師。祇是點示心體。使之自悟。及徵所得。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方與印證。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當時二祖所言知字。正是親證心體。蓋心是名。以知爲體。此知乃靈知之知。具含衆妙。性自神解。不藉緣生。不因境起。不是作意運想思慮。而知直是真淨明妙。虎徹靈通。徧應無窮。了然常知。衆生由迷此知。卽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大抵亙古亙今。通凡徹聖。別無異法。惟是一心。此心卽法。法外無心。此法

卽心。心外無法。豈不見文殊師利告妙德菩薩言。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首楞嚴經亦曰。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于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大中現小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欲證菩提。卽心而已。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了。識心惺惺。見佛此實妙明真覺。圓照無礙。非智可測。惟證乃知。大凡參學。日用心體。不明爲境。所轉妄生。顛倒心體。若明如晝。見色分明。無惑。故先德曰。若心馳散。卽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惟心。無外境界。卽便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故又曰。迷時人逐法。悟了法由人。蓋迷時是執心爲境。被境所奪。法有千差。悟時是了卽境。卽心。塵塵合道。法法全眞。出沒卷舒。一切由我。爲是從上已來。禪門相傳。單提直指。總無許多言解。但了卽心是佛。頓紹祖位。便坐覺場。如迦陵鳥在穀。而聲聲羣禽。似好堅樹出地。

而高升衆木。且如大乘頓教。頓修之人。一念不生。卽名爲佛。豈論積功累德。劫號次第。而後爲證果哉。蓋一切衆生。心本是佛。以妄念起。故乃爲衆生。若一念妄心不生。何爲不得佛。又如華嚴經曰。佛子。無一衆生不具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此吾祖所謂圓解圓修。一超直入。而功高累劫者。豈誑語耶。但今時人多信不及見。不親行不到。若信得及。見得親行。得到晝夜心無間斷。寤寐一如。返照靈源。直性顯現。無法不達。無理不融。自然應用。普周縱橫。任運到者。田地不愁。佛不解語。雖在生死常入涅槃。雖處塵勞。當居淨利。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菩提。不修而自成。煩惱不斷而自除。境智雙泯。情謂俱忘。當體卽真。一心不動。今殿下宿具正信。佛法緣熟。誠詣見超。心體已明。有大力量。不用堆堆兀兀。竟日窮年。但只圓解圓修。于出入起居語默動靜。乃至應事接物。發號施令。一切處一切時。念起卽覺。常覺不昧。澄慮忘情。久而自契。此三祖所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

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于此。直下薦得。徹去則是無爲。而爲無修。而修無得。之得。無功之功。無證之證。最爲切當。最爲省要。昔閩王請羅山開堂演法。山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閩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衆不同。正所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豈在揚眉瞬目。鼓唇動舌耶。貧僧恁麼切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聽。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大圓照中。少加垂覽。亦見靈山宿願。不忘祖道。不勝至幸也。復答晉王問禪要曰。二月二十日。敬奉令旨。示諭佛法。自心所得者。敢不披露。愚衷。僭陳萬一。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于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卽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

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于心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不用多工。最爲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研醜物來。即應物去。不留不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真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却是好消息。便與一時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即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

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惟大圓鏡中。以心印心。羣生幸甚。佛法幸甚。後坐黨被逮。受刑時。年七十餘矣。物論哀其無辜。嗚呼。其定業若是耶。所著有蒲菴集及蒲菴外集行世。

靈隱明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休菴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年十二。從季父沙門仲智於石門寺。十九得度。爲大僧。參普覺于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元至正丙戌。出世台州安聖。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眞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三夏。明洪武癸丑。杭之中竺以府侯之命。請師主之。至則淨慈諸耆舊相與力爭。屢却不聽。不得已。強居二載。擣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骸。歸龍華塔而藏焉。

南嶽下二十四世

伏龍長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清金氏子。襁褓中見僧。卽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受業。便知有向上宗。乘十六。得度。十九。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岩。岩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鴻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覩于華頂。親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聞伏龍長提唱。直造叩見。長曰。將什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長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卽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扶破。誰知不值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

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長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干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界以法衣頂相。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什麼詩。試道看。僧無對。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復問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是。卽是爭奈。口口不同。自代曰。上大人。丘乙己。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舉。似鍊樹花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轍擊碎魔王窠。白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

商量不作元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巖頭密啓。咸宣至化。正與麼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片定光輝字。宙直教萬國奉君恩。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高帝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卽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瘞于院西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杭州天龍水菴無用守實禪師。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苾芻秦定間游浙西。適值千巖長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龍華去天龍密邇。大道平力圖起廢。挽師與長主之會長去。烏傷師與俱。爲元至正丙戌。復謁中峰羣疑。頓釋旋退居嘉禾。一夕夢大道曰。我已棄人間。世師驚疑。挈舟訪之。由是復主天龍。辛丑八月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蠅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逝。行省丞相達識。鎮木爾爲主。後事築慈濟塔院于天龍西岡。奉全身瘞焉。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函檀中生舍利五色。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五。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實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岩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嘗見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滙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閭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花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泊千岩遷化。衆請

師繼席。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日。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日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這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滄千古意分明。師曰。隨過不少。問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這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大家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尙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撻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三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使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

爲人師。曰。這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持。是實契。是罰渠。蒸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說。非眞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謝藏主。羅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禪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燎起五天烈焰。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曰。幸無是。瘡勿傷之也。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于

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辦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眾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蕊。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觸體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示衆。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酢處。看是什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突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真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

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琉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坐禪銘。參禪的。非細事。實在當人發真志。真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大切。教人參元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須猛烈。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鍊冰爐煉鍊真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撈火星。飛面門。簷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真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干將。鍊鋒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與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鎖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元人。越此後。生須努力。明高帝洪武。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願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日。示寂。塔全身於松隱。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徧參諸方。久之。歸覲會千巖。

遷化元至正壬辰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
席四衆請師主之蘇平仲嘗過訪寒溫之外不措一
辭蘇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
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焉有語默昔吾先師未嘗不
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蘇乃
擊節稱賞 明高帝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
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茶毗五
色舍利無數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六

金華華山明叟昌菴主本郡浦江人縛茅于里之華
山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一
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
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時明高帝洪武丙辰十月三
日也

江寧天王山般若法秀禪師嘗居婺之聖壽爲第一
座元大德末棲遲此山至正甲午明高帝渡江單騎
入山與話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焉師久之遊廬
山莫知所之而所居佛龕亦無矣洪武丁卯上憶其
事詔工部侍郎黃立恭諭之曰朕渡江來曾謁法秀

禪師與語卓有識見今其亡矣爾可選一辦道僧即
舊地重新創見一菴以見朕意立恭乃舉僧紹義引
見受命而去於其山蓮萐上立菴賜名般若禪院左
春坊趙濟作般若禪院記紀其事甚詳

古梅友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
請和尚決斷師曰賊在什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復往
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却搖唇鼓舌瞬目
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聖時遙尙有
此子善自護持

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
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
放箭九回空

弁山安禪師法嗣

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龜山陳
氏子初見懶雲安開示法要後于虎丘禮石菴祝髮
會菴遷靈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憩
錫歲餘忽有省入復造安求證安爲助喜後住碧岩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觀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真。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于西湖修吉山下地爲生塋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卽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翠堵峨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斷于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覲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嬾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于嬾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訴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

垂應爲導爲師宿膺微幸值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于武林骨空山崖寧塔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正統癸亥春景隆五十二歲著師所著有空谷集尙直尙理編

福林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松陵人年十三往龍州日鑄寺出家十五歲祝髮受具戒首謁石屋琪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于高仰禮拜起卽依實供通梅打趺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壓燃三指一日忽然警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衆時年二十八矣衆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豁光嚴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限岩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明高帝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強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經夏今日進前明

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
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這般野狐精直饒
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真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
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
祖做箇樣子趙州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什麼事長
慶坐破蒲團七箇爲什麼事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
爲什麼事乃至歷代真實踐履尅苦勵志爲什麼事
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什麼事諸禪德既
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底樣子何不
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
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
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高挂盞囊
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
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成祖永樂丁亥復奉旨于天界終老焉

南嶽下二十五世

嵩峰蔚禪師法嗣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繼席聖恩爲第二代嵩峰

付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元絕正偏臨濟窟
中師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後示寂塔于嵩峰之側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年九歲
從寶林無極受業初謁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話遂入嵩山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
昏霧濛濛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
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偏參後抵姑蘇見鄧尉尉于喝
下領旨尉付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家入門一喝露金
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後回寶林道
風遐著繼住九峰明高帝洪武壬戌孝慈皇后實天
楚王延聘諸山名禪集于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留
邸館請問法要高帝聞之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
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利師力辭命中官送還九峰丙
子御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并絨松實松華命中官
賁送山中諭慰淳切數日前者僧無念戒行精于皎
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意
特遣人就見賁有松實松華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
亦以偈進曰萬機之暇究眞元百草頭邊佛祖禪毛

孔徧含塵刹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湧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大悅。成祖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連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于師子岩。諡清福廣慧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

海舟普慈禪師。蘇州營熟錢氏子。幼出家。破山聽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參萬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實義。峰劈頭兩棒攔胸。一踏曰。只者是。師起。四是。即是。太費和尙心力。峰然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居士沈貫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指耶。月耶。士罔措。師拍案一下。士釋然有省。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曰。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什麼。僧擬議。師便打。

金山濟禪師法嗣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執侍七載。一日忽有省偈曰。幾年外走喪真魂。今日相逢迴不同。身伴金毛石。師子回頭吞却鎖。崑崙峰寂走見慈舟於金山。禮拜起。便問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斷。舟曰。賊在何處。師拍案一下。舟便喝。復舉香巖上樹。話反覆徵詰。遂承印。可初住劔江。壽聖寧藩致書聘。師三往返不赴。僅答問道書。授慧光普照頓悟圓通之號。明成祖永樂乙酉。衆請開法壽昌。上堂。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禪僧眼裏真機露。無位真人覲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已躬事。黃龍最上峰。小參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後住闍之杉。蘭重開。福田壬寅十月八日。忽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只隨流。是聖是凡人莫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書畢。跌坐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奉全身於法堂供養。

天界俊禪師法嗣

東普道林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嶽通賢鎮莫氏子。年十二棄家初未遇人習禪。定工夫後參棲山清。清舉趙州無字話。師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西江悟首座指見無念會。念謝世遂參古拙俊。禮拜次俊謂侍者曰。這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棒頭有眼。不打這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薰劄問曰。大地平沉。你在什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亘古亘今。俊曰。亘古亘今。卽且置。你在西州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俊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這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這裏成佛。卽今有說佛

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這裏胸胸打睡。俊笑曰。這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些子火。刀鎗人馬一齊休。門下法嗣七人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奈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此佛種也。乃命出家。從正菴中受染後。謁古拙俊。一夕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卽不得。得卽非寶。俊曰。憑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俊爲助喜。度嶺至西坑築菴。影不出山者二十年。明宣宗壬子。赴武林虎跑請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烟。惟有死生真大事。殷勤辦了莫遷延。大眾且道如何。

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而逝。奉全身塔于菴。左壽七十。

河南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出家受具。首見無際于隆恩。有省。歸牛山。結茅三載。復詣繁昌。參古拙俊。俊問何處來。師曰。牛山俊。曰。人在者裏。牛蠻師曰。覲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俊曰。雖然。怎奈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俊。復拈起竹筴。曰。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俊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筴。擲于地。俊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畢竟過便作禮。俊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示衆僧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富兒易嬌。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難滿。僧沈吟。師乃曰。若道卽心。卽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良久。曰。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鉢盂。

何密菴居士法嗣

楊州素菴田大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

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菴太守。囑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筴。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菴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僧。問補陀路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卽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勸人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擡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士曰。正好喫棒。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示衆遊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示衆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却。入地獄如箭射。示衆舉張九成居士。講善權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闕。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卽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

參學人切莫作談元說妙會亦莫作思惟卜度會到
那及時及節去處自然因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
作麼道 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曰法華士曰法
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
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曰你討什麼碗僧喝士便
掌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菴四方參扣之士日
擁座下一日與衆禪人茶話忽然鄰蓋合掌別衆而
逝

松隱然禪師法嗣

道安禪師矢志彌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若三昧明承
樂丙申示寂遺偈曰不會掘地討天也解虛空打鐵
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蟇吞月踏翻生死大洋說甚
溫生溫滅世壽七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六世

鄧尉持禪師法嗣

杭州東明虛白慧岳禪師湖廣王氏子父爲丹陽稅
課司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
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盡
奮然曰你只會切盡奮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
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疎山師聞唯菴唱道
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書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
復回一定六日忽舉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
坐端如鍊幢諸方因號曰鍊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
林指令參寶藏持具述悟由持曰佛法如大海相似
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一日室中侍立次持問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

持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師遂發憤。寢食俱廢。至第二夜。熹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後遊安溪古道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宿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明宣宗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施委積。師復捐餘貲。重修淨慈大殿。英宗正統辛酉六月一日。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跏趺而逝。茶毗舍利無筭。塔於本山東塢。世壽七十。臘五十。有五國子監祭酒胡公濬爲之銘。

壽昌來禪師法嗣

建寧府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大闡通。參次師問。從何處來。曰。逼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挖皮袋到者。裏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腳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驚。遙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

東普悟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荆壁紹琦禪師蜀之安唐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悟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明英宗正統癸亥。再參悟。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悟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悟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悟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悟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悟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尙。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悟拍膝一下。師便喝。悟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悟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

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悟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悟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腳踏實地。悟曰。鳴鐘集衆。乃記荊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出住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濶濶雲歸晚。山高出遲日。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眉。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鑪煮月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鏤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景泰乙亥。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

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攪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鏑。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敵殺復舉法燈開堂。曰。蓋爲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話。畢。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蠶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却若有問蠶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縑素得出。許他是個同參。上堂拈拄杖曰。只者些子。請禱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舉揚不出。卽今落在山僧手裏。橫也由。

我豈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靈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懺。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什麼盤。便下座。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示衆。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曰：「機先一著。」觀面全提。擊禪牀一下。曰：「句外一言。」和聲揭露。不許停思。顧佇那容。擬議分疎。駭得眼來。劍去久矣。誰饒佛祖到來也。只攢眉有分何故。蓋爲非言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便當點首一笑。齎較些子。近世人心不古。學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機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彫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墮。大覺世尊於二千年外。早已識得衆生心病。預設多方。曲垂規訓。

故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曰衆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所以結制安居。尅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解結之有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者。且置勿論。如或未悟。則此一期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眞正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圓覺期。場無論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要見個徹頭徹尾。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所謂一念萬年。豈虛語哉。豈起拂子曰：「諸大德。還知落處麼？」幻更今日不辭饒舌。更爲諸人下個註脚。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彈圓等閑得失。俱拈却。風送潮音出海門。師到菜園。見冬瓜圓圓頭者。個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忘情。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金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錢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闍梨。

曰。蟪蛄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瞿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鎖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天順丁丑。由匡廬歸蜀。韓都侯於方山建雲峯寺。迎師住持。憲宗成化癸巳三月望。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漚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雲南府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丁氏子。十九參栢巖明宣宗宣德庚戌。走金陵。參無隱道。道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未有所入。乙卯抵貴州。雍嘉山入蜀。脇不至席者十載。方得透脫。後於正統間。走謁隆恩。求無際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因甚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個非別悟。領之一日辭悟。悟曰。

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誦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遠和尙。尊顯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衆。舉汾陽無業。道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鑊羹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嚴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汨沒世途。知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纏結於心。逆惡境界。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生。脫去不得。認著個死搭搭。向良久處。妄想不得。執著個轉轉。轉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鏤。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闕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入寒入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擊拂子曰。昨夜蟪蛄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巖前。復召大衆曰。珍重。示衆。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

塵知見學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這等豈非自喪己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抵將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生死行脚。豈可高心執見。聞怎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捩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割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効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個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真參實證。却不怎麼要。向本分綿綿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子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豈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這邊那畔。通通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礙三昧。到恁麼田地。說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

●末下恐有脫字

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具不思議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刹數。具足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末。從外來。有山雲水石集行世。太平府八峯山廣善寶月潭禪師。付大慧華偈曰。乾坤雖大不能藏。日月雖明難逾光。紹續慧燈常不滅。流傳千古繼諸方。

南京太崗月溪澄禪師。付法偈曰。心即能知心。法即能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重慶府西禪雪峯瑞禪師。天奇瑞參師。問無字話。瑞移時方覺。答曰。淵底頑冰吞宇宙。性湖明月匝大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真底見。瑞曰。是師曰。汝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真。絕諸佛之命脉。震聲又喝曰。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瑞。豁然。

素菴田大士法嗣

佛跡顧菴真禪師。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田素菴居士。爲入室上首。得獲付囑。示衆青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

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縑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是脚跟點地。鼻孔揀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勿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寄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踞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默椿椿地。却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觸醜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南嶽下第二十七世

東明岳禪師法嗣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於明高帝洪武甲戌。賦性慈謫。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大。發心出家。奮志趨彭縣大隱山景德寺禮獨

照月。薙染後。月示寂。師入西山庵。居八載。棄去。尋訪知識。首謁太初原。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汝。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原領之。宣德丁未。出峽遊燕京。南還至武林。謁東明。岳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岳便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作麼生掌。明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岳復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傳。遂展具三拜而立。岳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大衆。弗得輕慢。自此聲譽叢席。未幾復遊金陵。牛首掛搭。請師前堂。領衆三載。復隱全椒焦山。三載後。至天界。憩隱山。居於正統丁巳。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師開法。翼善庚申。夏。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果寂。成化丙戌。師示寂。壽七十二。臘五十。塔於本山。

蘇州水心月江覺淨禪師。本郡沈氏子。年十五往從古拙。苾芻明永樂壬寅參峴山宗。後見東明。岳親依最久。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岳曰。你那裏去來。

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岳便喝。師亦喝。岳便打。後菴居天目。天順間。遷里之水心。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壽七十九。臘五十一。

天界中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大闡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從斗峯祝髮。往參雪骨中。一夕有省。說偈曰。手把清風斧。毗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見。中曰。還我話頭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二十餘年。清遠之風。從化者衆。弘治辛酉二月十七日。集衆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虛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跌坐而逝。

投子琦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琦。一日琦出郡回。至途中。性空本潔毒庵。二人來迎。琦曰。你道我甚麼處去來。空曰。知和尚去處也。潔曰。今朝天色晴暖。庵曰。和尚登山不易。琦顧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大衆久立。

今口證其

請師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琦笑曰。頭角髣髴鼻孔。一般到家。各與三十拄杖。衆同禮一拜。琦轉身便行。後琦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琦。琦問。面南觀北斗。低頭看青天。此語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却口。好琦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即得琦曰。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真宗。須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師振威一喝。琦曰。向上一機。又如何。師曰。青天日卓午。琦曰。未夢見。在師曰。木人拈玉鐶。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將來。師曰。雨天山色秀。風來草影移。琦拈拄杖。師一喝。拂袖而出。琦曰。放子三十棒。師復回。近前合掌曰。謝和尚垂慈。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叉手默然。琦曰。如是如是。

唐安湛淵禪師。參楚山琦。最久。一日入室。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爲甚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個甚麼。

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琦曰聞則且置你道說個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琦曰渠爲甚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琦曰汝亦有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過琦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古淪濟川洪禪師問楚山琦曰蟻與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蟇向何處安身立命琦曰議海若空魚龍自有變化師曰未審蟻與蟲即今何在琦曰在汝眉毛下師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琦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未審如何是摩醯正眼琦曰會麼師曰不會琦曰面前兩眼潭無事頂中一點耀乾坤師曰蓮湖橋爲人直指因甚明眼人落井琦曰高山無險路平地有深坑師曰如何是直指的事琦曰玉欄干上石獅子紅藕花邊白鷺鷥師曰謝師答話琦曰切忌隨語生解師禮拜

太原府海雲深禪師因鐘聲楚山琦便問子還聞麼

師曰聞琦曰你道說個甚麼師作鐘聲琦曰只如鐘聲未發已前響在何處師曰未發已前琦曰鐘聲絕後響歸何處師曰鐘聲絕後琦曰耳是根響是塵知響者是甚麼師曰非心不響非響不心琦曰心豈有響乎師曰心雖非響響處分明琦曰無響之時心在何處師曰心體湛然不逐響生不隨響滅蓋蘇兩耳虛通是以應用無礙琦曰子說道理耶師曰不說可乎琦便打師禮拜

順天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楚山琦撫關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琦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看取無字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無孔鎖鎚當面擲琦曰趙州意作麼生師曰只爲露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某甲到這裏無用心處琦曰早是用心了也師曰某亦不知琦曰難道不知師曰道者亦非琦曰待出關來與汝一頓師曰某即今亦不在關內琦拍關門一下曰這裏響師一喝琦曰未在更道師曰響機無隔礙牆壁絕周遮琦亦喝師近前問訊曰謝指教琦曰天時

善加保愛

長安大心真源禪師三池張氏子參楚山琦師問從上佛祖言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響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乃捉住拄杖曰打甚麼琦與一喝師作禮少頃琦問那裏來師曰本無動靜琦曰因甚到此師曰來處亦非琦曰與甚麼人同途師曰野鶴獨翔雲漢表清蟾孤照宇寰中琦曰途中忽遇猛虎時如何迴避師曰虎在甚麼處琦作虎聲師作怕勢琦曰恁麼子親見虎來耶師却作虎聲琦呵呵大笑復問曰子於二六時中何所用心師曰獨開雙眼睜長伸兩腳眠琦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疎琦曰只此便是別更有麼師曰古木枝頭飛赤鳥琦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子又如何領會師曰泥牛走入海吞却老龍珠琦曰未在師進前叉手默然而立琦曰如是如是

順天房山石經谿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參楚山琦值琦閱經次師進前舉起經曰這個是什麼琦一

當作量

喝曰你道是什麼師亦喝琦指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經流出子還知此經出處麼師彈指一下琦曰般若智用子今得矣更須一字一句從頭覷破再來商量師作禮而出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琦曰號甚麼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鷓鴣帶過上頭關琦曰或為霖雨時如何師曰徧布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晝琦乃笑

松藩大悲寺崇善一天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卽禮月光爲師後住松藩時番夷叛服不常師爲撫化莫不投伏天順間累封國師楚山琦過訪其廬師呈悟緣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遊琦曰向上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明白眼何處撒塵沙琦印可之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謁楚山琦。琦問二六時中。如何用。工師曰。看取無字。琦曰。如何。是無字。師曰。適來上山。恁麼發。困。琦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琦曰。還我無字。頌來。師曰。無無無處。亦非無。雲散長空。月正孤。亘古亘今。渾不昧。要將名列祖師圖。山領之。

天成古音韶禪師。掩關次楚山琦。過訪。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師曰。他不曾出入。卽開門禮拜。琦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事。請關中主相見。師叉手默然。琦曰。恁麼則寂默去也。師曰。師適來問甚麼。琦曰。問汝關中主。師曰。喚作寂默得麼。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亦非絕。渠儂面目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琦曰。若然。則子不在關內耶。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在關外。琦以手拍關門曰。爭奈者個。何師擬對琦便行。

翠薇悟空眞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琦。一日入室。次琦問。踏翻大地。徹底窮源。子作麼生領會。師曰。有屋皆拱北。無水不朝東。琦曰。此中還假履踐功用也。

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不可得。琦曰。只個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生。師擬開口。琦振聲一喝。師曰。恩大難酬。山彈指曰。宜加保任。

南京香巖古溪覺澄禪師。高陽張氏子。從雲中天暉祖。芟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無字話。染指乃叩。月溪復往投子。參楚山琦。琦問。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作麼生會。師曰。法外無心。青山滿目。已而鍼芥相投。隨衆入室。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固始之南山。有年。明英宗天順辛巳。出住金陵高座寺。結制小參。三根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我此堂中都是伶俐衲僧。本分禪和。個中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十五日以前。不許動著。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日日好日。太煞分明。有時三世諸佛。與露柱說法。覓火和烟。得有時火爐說法。極小同大。須彌納芥子。極大同小。大小相合。一多無礙。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正眼觀來。兩個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

青州布衫不放出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之於雲
門胡餅不容開口教你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咬又
咬不破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肩間拶出
金剛焰露柱燈籠盡放光 憲宗成化癸巳八月九
日集衆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曰不須
如是瞑目長往

陝府玉峯如琳禪師楚山琦問子在甚處用心師曰
無用心處琦曰與麼則虛喪光陰耶師曰虛空百轉
碎廓徹太分明琦曰如何是分明的事師曰識得東
君面乾坤總是春琦曰未在師曰面門鼻孔大頭垂
琦曰子怎麼到不疑之地耶師曰某甲亦不向者裏
住著琦曰子向甚麼處住著師曰有無俱不帶脫體
絕思量琦曰只者絕思量處子今正好思量師乃諾
諾琦曰且道絕思量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非思
量琦爲點首

珪菴祖珍侍者因病草作痛苦聲楚山琦問日子平
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師曰用得著琦曰既用
得著叫苦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笑與叫者

復是阿誰師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眞寂體中實無
受者琦曰主人公即今在什麼處師曰秋風不扇桂
蕊飄香琦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師曰有眼觀不
見琦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子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
雨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
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
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遂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
曰是祖珍手琦曰祖珍是誰師曰玠固非我亦不離
我琦嘆曰善哉只個不即不離妙契無生子今既明
雖則年茂死亦何憾師乃告琦曰快與某甲趨龜來
琦命昇龜至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遂振身端坐歛
日而逝

雲南堅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生於
明宣德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安染古庭居浮山師
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 上堂無孔鎖鎚當面擲
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
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卽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個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潯岳。積而來。瑯琊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琉璃。穿等閒擊碎珊瑚枝。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焰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匪移當念。紅藕花開。聞水香。觸著蠅螟蟲半邊。鼻青山低處。見天濶。展開瘦蚊子。一莖眉。百川競注。而水體不流。萬竅共號。而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將些動容。

滿目家山。依舊青天白日。冬至示衆。五項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烟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勿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示衆。山高海濶。月朗風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個個壁立千仞。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碗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花。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有山居吟曰。無事。

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於本山。年六十六。所著有竹室集行世。

大理蒼山明波羅禪師本郡趙氏子。初居蒼山懸巖禮佛洞。明心地後謁大方印心於古庭堅。復歸仍禮佛。一日經行巖上。屹然立化。七日不踣。鄉人以香燭之儀禱之。輕如一葉。遂就茶毗。得舍利七粒。瘞於浮圖後。人名其壁曰波羅巖。山勢巖嶮。登者凜然風吹草木皆作禮佛聲。至令不息。所禮之石手足印紋。恍然如生。塔于蕩山蘭若。

洹水道庵居士久參古庭堅。示以萬法歸一。築室于水目九峯之間。因聞水聲大悟。再見堅。堅一見便曰。可喜。居士這回穩坐家邦也。士曰某甲自來不出外。堅曰家中事若何。士曰倒却四壁。堅肯之。士禮拜堅。有鐵壁銀山都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之句。寄之年七十。臨終說偈曰。慣用龜毛。頻拈兔角。今日分明。趙州略約。

大岡澄禪師法嗣

杭州天真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明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舉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個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觀子根器有異於人。切莫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即發願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訪。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竟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觸體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澄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日惟東敵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澄園中坐次。澄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師曰。無字。澄曰。如何是無字。師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劒。澄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師曰。寒光焰焰耀古騰今。澄曰。還我劒來。師曰。擬動則犯他鋒。鈍澄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師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澄曰。老僧來。師曰。亦不相饒。澄曰。殺後如何。師曰。且喜天下太平。澄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賊賊分明。澄

曰賊卽且置還我賊來師曰六六三十六澄曰未
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澄曰牛過憲欄
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
當情警爾通身露地澄曰你卽今向甚處安身立命
師曰何處不稱尊後辭澄抵浙中掩關天目萬峯菴
澄亦蒙旨欽賜歸金陵大岡遣書召師付囑師適因
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昇之師住山凡四十餘
載明英宗天順間建西湖之三塔泊天目之招明吳
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憲宗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
天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
灘後嶺峯高鳥泊難僧請益曰高峯道海底泥牛
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鏡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
象驚鷺率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
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
汝悟卽向汝道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
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普說
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
喪舒也觸體偏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

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
一拂曰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
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
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已靈不作奇
特會抱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
林梢挂角羊壬寅示寂於天真塔建本山
太原五臺山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
月溪澄令看趙州無字話二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
獨居飛雪山三年一日炊飯定去覺時飯已成睡以
地坐久足爲冷濕所浸不能起得人荷至後山調息
始愈一日坐木上聞爆竹聲豁然大悟自是一切時
中洞然明白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
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
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虎空粉碎汝向何
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明英宗
天順丁丑遷清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
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命師住持師嘗有山居偈
曰囊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真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

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略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青又黃。深隱巖阿不記年。名羈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清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山。

江寧大崗夷峯寧禪師付法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沙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

潼川州蓬溪智林天淵福湛禪師以勤苦入道。獲記月溪及開堂弘化。大爲楚蜀禪學所歸。壽七十七寂時有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清風一樣同之句。蓋辭世偈也。有天淵錄二卷。今竟淹沒無聞。

廣善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棲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巖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皓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

一歸何處。禪師曰。一自白牛蹄雪嶺。直至今不見踪傳領之復。往金山謁無極禪師。見寶月潭。潭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潭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潭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潭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潭微笑而出。入室次潭拈拄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潭曰。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棲山。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此非小緣。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佑護。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福田。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卽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下鳥啼花。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青松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青。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

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氈意。七郎常恨白鴉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上堂舉古人道。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意作麼生。衆無語。師曰。不識匡廬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

江寧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只是者個。如今目前也。只是者個。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脉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案一下。

河南伏牛翠峯德山禪師。關陝西夏人。幼質。卅年三十始出家。從雲南牛首海爲弟子。海寂師得遍參而礙膺之物。終苦未除。因古峯指參寶月。潭潭曰。子期心固遠。特欠一番徹骨。在過此從死中活來。向人出言吐氣。始有著落。不然總沒交涉也。師聞於是入伏牛。苦心六年。始得大徹出世。壽爲潭公拈出。異

日在都門吉祥時。以衆廣當事者。物議師爲捨衆歸伏牛。衆益盛。說法凡三十年。一日謂衆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北。首丘願也。遂還京師。延壽未幾。示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於寺。普同之後。有贊師像。曰。有風斯清。有月斯明。猗歟翠峯玉振金聲。

頤菴真禪師法嗣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爲動靜通身是個疑團。疑來疑去。終日默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因地一聲去。在雖然切忌喚鐘作甕。喝一喝。

和菴忠禪師法嗣

奉化福泉法海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卽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嘗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卽打作

兩概只管勇猛。忽將去終日。如個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

西禪瑞禪師法嗣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西禪瑞有年。因瑞遷化。遠扣楚山琦。值定王除禪。請琦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琦曰。蕩蕩堯風。清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祝讚已聞。師的旨。拈花微笑。意如何。琦曰。機前有語。難容舌。獨許頭陀。一笑傳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適官家除禪之辰。迺鶴駕仙遊之日。未審卽今何在。琦豎拂曰。在山僧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與三世如來共轉法輪。汝還見麼。師曰。與麼則徧界絕遮藏也。琦曰。要且有眼。覷不見。師曰。只者覷不見處。不隔纖毫。琦曰。未是妙。師曰。未審如何。是妙。琦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琦曰。俊哉。褫子透網金鱗。出語標宗。不忝西禪之嗣。更須保任。切莫自欺。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性空無極。聞禪師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嬰兒街市。閑用中元石女吹笙。碧樹嶺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元中元妙中妙。寶絲網裏闌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古調翻來別。

南嶽下二十八世

翼善慈禪師法嗣

金陵翼善寶峯智瑄禪師。吳江范氏子。素業木工。因海舟慈建塔院。失斧傷足。痛甚。索酒。慈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能喫否。師有省。卽求爲僧。慈與披薙。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薪。慈見曰。將刺棘作麼。師曰。是柴。慈呵呵大笑。師惘然。慈曰。是柴。將去燒却。師擬曰。和尚畢竟有什麼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眉面。如刀割。以鏡照之。忽然大悟。呈偈曰。負薪和尚喚爲棘。火焰燒眉面。

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元要得惹便打師奪拄杖曰這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惹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惹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了淨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從此名聞遐邇學徒川赴出世金陵高峯次遷翼善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瑞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瑞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瑞曰曾到師曰西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瑞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個麼瑞曰無師曰因甚却無瑞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瑞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瑞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瑞拂袖便出師喜爲克家種草堪支吾道遂書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師逝于明憲宗成化壬辰臘月九日塔建翼善寺左

◆ 恁麼什

廬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少未讀書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稱之囑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娘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真爪牙養就淨獐曰哮吼一聲百獸驚

夷峯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師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取淨何用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嗽口作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清清濁無定是個恁麼大喝一聲而寂

君峯通禪師法嗣

邵武府君峯清祥上座久依大闢一日忽有省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闢印可之

思南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至靈峯度夏聞學巖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

緣一一透得。遂往參寥空。從頭舉似已空。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過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後庵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天寧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示衆默堂老人。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裏敲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實。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啞泊合饒舌。

東方裕禪師法嗣

南京碧峯寺天通顯禪師。玉芝聚問碧峯寺裏有如是。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明日上堂。舉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攪著個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誚訛。試爲酬一語看。聚曰。前不還村。後不送店。師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聚舉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

六峯。觸日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疎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聚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續。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續師打一掌曰。是落耶。是不落耶。聚禮拜。平日所蘊。泮然冰釋。師遊南屏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聚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聚曰。剎去久矣。師頷之。

隆延道禪師法嗣

河南伏牛松山西宗惟慶禪師。東魯張氏子。年二十。禮襄陽彌陀寺性天。薙染巾。瓶三載。克追生死大事。無所發明。遂辭師。徧謁名宿。有示以萬法歸一話。疑情頓發。立願禁足。黃石山中。體究有年。夜間偶於池中取水。觀見水中之月。有省。遂往金陵參隆延道道。曰。子既遠來爲求何事。師曰。惟道是求。道曰。我此閱了無利法。求個甚麼。師曰。求既無法。心亦無。我當體廓。然後亦無住。師首肯而記。荊焉。周晉諸藩請住伏

牛松山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祖不西來。妙意元譚。在甚麼處。師曰。朝朝東海金烏。上夜夜西岷玉兔。飛曰。出世後。意旨如何。師曰。秋吐籬邊菊。冬開嶺畔梅。曰。恁麼則。道化無生。滅春風有變遷。師舉拂子曰。一番拈起。施神用。萬彙同歸。佛界中。乃曰。放下梧桐花。外道頂門著楔。擊著。瀟湘竹。香嚴耳裏。開眸雲門拄杖。踉蹌著。帝釋鼻孔。風穴太阿。鋒飛分破。娑伽眼。睛說得。古燈王。走入蟪蛄窟。中老達磨。直造毗盧頂。上到此際。還有超宗越格者麼。良久曰。湛海泥牛聲。哮吼空巖。石虎嘯眠雲。端陽小參。五月午日時節。角黍包奠。英烈艾葉香。榴花潔。此景年年風趣。別滄浪之水。清屈原一夢。歇。畢。世醉濁原。獨醒千古忠貞。俱了。徹。大家薦此最上機。五陰雜毒皆消滅。喝一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五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八世

東山海舟永慈禪師法嗣

金陵顧智旺居士香嚴古溪澄雪谷集序曰士號祖庭早年孝稱閩里堅持五戒獨處一樓棲禪三載策動向上工夫。撈透銀山鐵壁。心花頓發。慧眼開明。受印可于東山海舟大和尚。續高峰妙禪。師七世之燈。臨濟下二十四代之孫也。慈示寂時。三呼祖庭。士三應。機語相投。遂以大衣塵拂付之。得法之後。大書雪谷二字。高扁所居。將表二祖求法立雪齊腰不忘本也。

附古溪澄所贈東山順命歌曰。金陵有箇奇男子。白手成家立綱紀。不逢良友喚回頭。幾平埋沒紅塵裏。歎浮生只如此。參訪明師求直指。見說傳燈錄上人。志氣衝天奮然起。念彌陀如自己。撈得寒氷化為水。任他非佛與非心。務要禪河窮到底。畫亦然。夜亦然。鐵牛不動。痛加鞭。頭角輝煌。便作獅子吼。驚得海底金烏飛上天。求印可。叩機緣。幾回親到東山前。繞繩牀。呈見解。振威一喝。與君傳稱大隱可居。隱而今堪作火中蓮。慣向北斗星中騎木馬。却來東山水上撈鐵船。撒手懸崖。知落處。千重慾網打不住。碧眼胡僧沒奈何。分付袈裟爲信具。趙州禪真罕遇爭肯放。開尋栢樹。截斷南山老萬藤。無孔鐵鎚重下錐。大放開。

還捏聚綠水青山皆妙趣脚根踏著上頭關明月不隨流水去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二十九世

寶峯瑄禪師法嗣

竟陵荆門天奇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荆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樞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禪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

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懣懣遂參寶峯瑄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中師一日對普照太初舉曰不論向上三元要了末後一著初曰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灑澗邊榆照曰青山低處見天濶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噦聲曰正是弄嘴師曰你作麼生初曰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噦聲起身歸位示衆舉金剛經滅度一切衆生話師曰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即不然何故松之本翠栢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示衆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個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

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
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
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花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
有爲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
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
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
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
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
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
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
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
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
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喫飯
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
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
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
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
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

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
聖盡凡都盧祇是一個誰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
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
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示衆
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透得者兩個無法歸家穩坐
師行脚時嘗遇隆首座謂師曰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師指庭前栢曰時人見此一
株栢如夢相似寂後門人於弘治癸亥建塔於順天
府宛平縣大峪王子坡

雲谿瑛禪師法嗣

九江匡山天池林隱靜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早
年父母俱喪年十五從五臺天成寺大用祝髮謁雲
溪瑛得旨後住天池 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
明明無間歇羶羊挂角覓無踪海底蟾蜍吞却月
荆藩請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
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拈几
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

寶芳進禪師法嗣

嘉興府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空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跏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一歸何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鷄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吉菴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閉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蓮花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本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去不知念念是彌陀後遷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寂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二茶毗塔於禪悅堂

天通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跌坐折草念佛母曰此兒他日必爲佛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寶聖堅受業爰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菴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啓發偶會王文成于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日聞僧學僧問大顯如何是見性顯曰見即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未幾結制於漏澤之雲峯忽憶雪巖問高峯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便見得生死一致寤寐一如一日聞友人誦天通夢居碧峯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峯後歸隱天池禪子曰臻遂成叢席示衆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爲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

訖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奈茲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逐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辯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唐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據。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于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真。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上堂。舉趙州勸二菴主公案。頃曰。舖口經過。只一般爭知死貨活人。拈東行賣。賣西行賤。看破方知不值錢。上堂。釋迦世尊降誕於毗藍園中。一手拈天。一手拈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已是漏逗不少。末後拈花示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露布重彰。末法兒孫。不啻狂狗。越塊便恁。摩休去。猶較些子。使再揚家醜。以瞞瞞後昆。豈予之所願哉。只如衆兄弟。久參練達者。舉著便知。事堪矢上加尖。若是初機。晚進。不免曲垂方便。還有問話者。麼。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

瑞師曰。金鳳銜花呈瑞彩。錦鸞翻調奏新聲。曰。周行指顧。示真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頂門。俯應群機。萬象森羅咸瞻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疎親。便下座。陸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卽今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個土曰。聲響便是。廢師曰。喚作聲響。卽塵。還也。土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個。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個作什麼。土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明世宗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八。有語錄二卷行世。

壽堂松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蚤覓個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峯祝髮。初見大闢。無所啓發。次謁性空關主。得遇宿禪。靜見鄰席。一日見晃闍古梅語。

○曰疑自

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個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逼曰。拶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花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卽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鷄鳴灘。忽然大悟。泊見壽堂。鍼芥相投。卽承記前。歸隱斗峯。明武宗正德壬申。遷瑞巖。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界。皆緣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食靜境。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褻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娑兩眼。較定牙。

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惺惺。疑來疑去。到山窮水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個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辯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於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

南嶽下第三十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無聞正聰禪師。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師依文而答。宿譏呵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瑞。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念。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兀。太行峯嵯峨。奇曰。他日教壞人者。乃汝一人。以偈印之。後住關子嶺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

○安睡

是一代時教。便劈脊一棒。曰。合取狗口。僧問。如何

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

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

無語。笑嚴實代僧作。禮曰。盡界普瞻。笑嚴參呈前所得見處。師隨

卽印之。次日入室禮拜。師曰。上座昨夜許多絡索。向

甚麼處去也。嚴擬對。師笑曰。鷄子已過新羅國。嚴遂

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師厲聲

曰。十聖三賢。你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嚴頻下

十餘轉。語師皆不肯。嚴乞代。師責曰。著實參。始得嚴

一日洗菜。同師見。問曰。是什麼。嚴曰。一籃菜。師曰。何

不別道一句。嚴請和尚別問。於是隨問隨答。師皆諾

之。嚴欲徧參。乃辭師。舉拂子曰。若向者裏。道得一

句。出格可去。嚴無語。師曰。子今向去。且精一其志。勿

雜用心。切記吾言。他日大有得力處。嚴徧參後。復謁

師。命烘爐。師曰。人人有個本來。來父母子之父母。何在

嚴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嚴曰。有則

有。只是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否。嚴曰。某亦不見。

師曰。子何亦不見。嚴曰。若見卽非真父母。隨卽呈偈。

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

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

師。師曰。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復曰。汝心卽我心。我心

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又曰。佛如轉輪王。

佛法如王法。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

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師一

日忽遁去。不知所之。越二年。歸山。七月朔夕。謂衆曰。

身心了却。好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

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跌坐而逝。塔

全身于寺右。

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

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

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

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

真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二人。一路麼。師

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

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個甚麼。師珍重而出。自後

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爲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挑荷得麼。便下座。笑。嚴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嚴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嚴便禮拜。復敘及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嚴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嚴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嚴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嚴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嚴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嚴曰。合取鼻孔。師拈拂子。嚴便拂袖而出。

天池素禪師法嗣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淨菴默有所契。菴付以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通傳。

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嚴爽菴。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問曰。粥飯自辦。始得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淳。誠。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走開。名正。怎麼時。外道悟個什麼。嚴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猶挂唇齒。在。嚴乃釋然曰。可謂東土禪。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常手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野翁曉禪師法嗣

嘉興府無趣如空禪師。本郡秀水施氏子。生於明孝宗弘治辛亥十月十八日。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啓關示。來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掌打破元關。數。

放出從前者漢來。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指歸室利謾誇好手。怎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若也未嘗。再看鼇山顛倒走參。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福出私門。便歸方丈。示衆舉修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曰。還見教意麼。便下座。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太空濶雁行。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個時節。因緣拈拄杖曰。只有着個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則無了無不了。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

榴花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曰。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病。驪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個中。只是出不得。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亦更有赤鬚。宗萬曆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沖如前期而至。師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兩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無盡海禪師法嗣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菴。髮後寓成都北寺。爲典座。一日出街挑水。忘所行。忽頭撞壁。有省。衝口成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

同因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呈所得無盡乃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住後垂三關語以示學者。一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峯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二曰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三曰盡大地是個火坑燒却了也惟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在菜園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黃瓜茄子。僧不契下山見一尊宿。宿曰你從何處來。僧曰七尖峯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尊宿合掌曰真大慈悲。明世宗嘉靖壬寅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府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受染於大雲寺時法舟掩室於天寧師往參叩示以念佛是誰話。一日齋次食器墜地豁然有省。於是入天界。韜晦三年復庵棲霞千佛嶺下。又移天開巖弔影如。

初凡客見無論貴賤皆問以日用事略敘寒溫必展蒲團令坐返觀終日無雜話。別時必叮嚀曰人命無常莫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如何。以故歸向者日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處麼。師曰切忌喚龜作鼈。問如何某甲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卽差。悞擬思量何劫悟。師居常不設臥具晝夜危坐四十餘年如同一日。明神宗萬曆乙亥正月五日示寂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塔于大雲寺後。

嘉興府精嚴東谿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任氏子。首謁法舟於天寧。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王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後獲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界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囊藏。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曲引初機爲此方便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個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

狠入藉窺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何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

天池聚禪師法嗣

紹興浮峯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年十歲。往從延福鑑湖受業。至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慈。叩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呈偈曰。返本還源使到家。亦無元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于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鴈松林于烏石峯。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尙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復舉前話。芝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芝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芝曰。汝既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清。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

斗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峯天真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有省。占偈曰。一手拍。一手鼓。無位真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而記荊焉。

大方寬禪師法嗣

河南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寬。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庵大圓入終南。月庵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云云。過謁寬。寬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處。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處。放大光明。寬震威一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寬呵呵大笑曰。如是如是。

南嶽下第三十一世

關嶺聰禪師法嗣

北京善果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世族吳氏子。母丁生於明武宗正德壬申臘月。望日。早失恃怙。年弱冠。偶諸講席。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不覺身心廓

然嘆曰。千古同一幻夢耳。遂決志出家。逾年。往從廣惠大寂。能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聯蒙開發。具無聞章未幾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再參無聞。乃授記。荆復親炙年餘。辭去。回翔湘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刹。端陽上堂。舉大慧道。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驚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槌胸叫冤苦。大慧老漢大似少個禁。方向青天白日見神見鬼笑。嚴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個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曰。驚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為甚麼只少者一個。忽有個見義勇為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尚且莫壓良為賤。若論者一個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若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上堂男兒固奮冲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觸體

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上堂舉南嶽一日遣僧去探馬祖。且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獄深肯之。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個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盤。以拄杖一時趲散。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觸體面。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曰。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各立左右。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薰直去解。使却無錢。你道者兩個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二尼左邊走過。右邊右邊走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我試問你。用金剛買油。養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却。劉鐵磨請馮山往臺山

大會齋。滿山不赴等是者。個時節。你道爲什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值拄杖不在。且歸茶堂喫茶。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一僧請益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曰。有。師曰。有疑則爲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沉吟。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把你不會底來看。曰。不會。教某甲把出個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拜而去。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個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個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個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飽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

樹。槐陰罩地。馬登枝。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尚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是。唯爲大因緣。屙屎並放尿。饑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元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見個輩。腫作麼不稿瘦了。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屢。舉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話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

光明 舉世尊拈花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舉經題肥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賣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示僧偈曰。法中幽趣眼中。醫向上元機。境上塵黑漆桶邊。籬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合法界寬。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曰。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強立。總拈過一邊。納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曰。尋常閒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個如何。是汝本有的佛性。爲甚麼却反眼豎口啞。又曰。既爲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個佛字。最不喜聞。師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神宗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于小西門外。世壽七

十僧臘四十有八

大用洪禪師法嗣

太原五臺山龍樹菴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視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太原五臺山楚峯禪師。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泗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驚直去。

敬畏空禪師法嗣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及染趣。一日舉徑山頌三元三要。徹骨徹髓道。一句三元三要。絕遮護之句。問曰。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卽得爭奈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趣

曰如是如是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
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麼事師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
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
看曰者是我底你底齊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
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
底麼師曰某甲不解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
尚不少趣點首住後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
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
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
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
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
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
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
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
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閒身示衆孤
峯頂上瀾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
不尊傳大士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示

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曰昨宵時雨滴空增
一片綠苔俱打濕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
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
好放行爲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毯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
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
叉全無禮義南山鼉鼻不若死鱸西院鐮刀渾如鈍
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
刀斧聲浴佛上堂毗藍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
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清大衆釋迦
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
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
虛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
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
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
性天真佛師曰與我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
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問如何是最上一乘

師曰。藤穿篾縛。日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尙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刹刹塵塵是淨邦。真心念佛。錦添花。功德難量。等海沙六處。顯然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火炮偈。團團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刹土中。示人偈。動口全拋一片心。攪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鵠。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真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廿餘載。明神宗萬曆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茶毗塔於徑山壽七十二。臘三十。五燈全書卷第六十。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趙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趙發 較閱
呈

曹洞宗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普照寺一辨禪師。精究內典。貫通旨趣。及參鹿門。覺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於言下有省。卽承印可。出住青州普照。遷中都萬壽。當是時。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闕。入是宗者。皆其後學。每向室中設百問。勘驗學者。師問聲前。聽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問二邊純真。立中道不須安。且道在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卽錯。動念卽乖。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

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如是。懂懂。籌室。透斯語者。鮮焉。師嘗作賓主頌。其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遍涉。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鎖寶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劒百囊篋裏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欄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唱歸紅焰裏。木人運步覓知音。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曰。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強求。二死中活曰。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巖凍鎖津。堪羨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春。三活中死曰。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曰。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曉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曰。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六不肯捨曰。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

開遍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鸞轉。不顧春殘語未休。七活人劒曰。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勳。八殺人刀曰。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元微墮穽坑。九平常曰。春來幽谷水泠泠。策杖優游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道利拔生曰。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曰。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疎。莫謂人根有利鈍。塵言細語不關渠。十二透脫曰。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烟。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鄽。十三透脫不透脫曰。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晒傍觀。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曰。寒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曰。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舉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曰。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微。香霧噴花烟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五位頌曰。

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劒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著弊入鄢。來縱橫踏破。今時道。

直翁學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衛人。逸其氏。依直翁得度。究明曹洞宗旨。盡法源底。初住慈谿之石門。已而繼竺西坦。席遷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

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師問無印。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印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印曰。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印曰。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師呵呵大笑。後示寂。塔於本山。

青原下十九世

普照辨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怎麼問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怎麼不識痛痒。師禮拜。辨曰。可惜痛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有省。保任有年後。出住青州眞堂靈塔。次遷滏陽之大明。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的人。酒店腰帶。如大富的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嶺。別有擒虎頭。收虎尾的手。段。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尙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

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者裏。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倚。還被輕烟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

慈雲十身覺禪師。參普照。照嘗設問。勘驗學者。師集爲百問。逐一以語答之。僅錄其七。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打破華山千萬重。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烏雞雪裏啼。問。行元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床窄。

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玉溪通玄菴圓通禪師。入普照室。室中嘗垂問語。激勵學徒。其略曰。沒底船子。爲什麼無漏堅固。驀豎起拂子曰。拂子爲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裏許。還有不在裏許者麼。以手向空中點一點曰。且道。這一點。明甚麼邊事。豎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折腳鐺兒。爲活計。穿心罋子。作生涯。通玄菴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麻且道。安然的是什麼人。開封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天眷初。管于本邑。造仰山寺。一日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覩之。忽有悟。卽入西山結茅。尅苦勵志者有年。已而徧參諸方。入青州室。後出世繼其席。晚年退休于峒峪寶嚴寺。忽

一夕大風震地師爲宴坐而逝

天童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饒州鄱陽史氏子幼穎異依州之昌國寺剃落受具出遊謁荆石琰于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居閑房師日親煅煉聞雲外岫唱道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機語相契有若大瀉之得寂子元至治癸亥應詔金書大藏英宗賜織金屈朐南還江浙丞相脫歡請師主衡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至正己丑領雪竇上堂于說萬說不若覲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元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上堂妙妙妙衲僧鼻孔多無數元元元利竿頭上挂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庚子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九月二十一日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建塔于菴後壽六十五

青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太原府王山體禪師參大明寶一日見雀子啄生飯師乃拍手一下雀飛去寶適至亦于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曰還是雀子辜負你你辜負雀子師罔措寶曰幸是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師豁然有省于是十年躬爲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疑後蒙印記久隱山西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住王山師嘗謂學者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闕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闕者滅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狂猥勢羊質虎皮祖師門下有甚用處師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

偏中正玉人不親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趨起泥牛耕鍊色放教石馬步蒼苔象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銑大用縱橫無變異象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裁絕頂無根草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則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釋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瞞眼僧珍重而出師曰似這等行脚有什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諸僧家到這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噯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

仁山恒禪師久侍大明寶深入堂裏實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怎麼人實曰不是怎麼人自不殃及伊師乃唯唯受之蓋法乳恩深也寶囑曰汝既知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珂厚養久之乃出住焉僧問洞山已過雲巖真箇甚到通

水觀影始大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腰復示頌曰柳底黃鸝送好音輕輕喚著愈傷心關干倚遍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

普照寶禪師法嗣

順天大慶壽寺虛明教亨禪師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是有汴州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有年于邛山村倚巖而化王氏尋其求託宿遂生師焉七歲出家十五遊方參普照寶未有所入一日以事往唯驢隨渡于馬上憶驢板因緣疑情百結將抵河津同行輩曰此河津也師忽有省下馬悲喜交集至隕涕歸以告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復茫然無所對後聞板聲乃大悟以頌呈寶曰日面月面星流電掣少或疑遲面而著簡咄寶曰吾今後瞞汝不得也後出世五坐道場末繼席普照尋奉旨主慶壽金真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偈端坐面化其末後句曰嘆一三三四五六七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八開維如蓮花開合牙留目睛不灰會

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敗靈骨
建塔嵩山戒壇

青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實實曰兄弟年俊
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
曰和尚而今如何實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
此語幾乎枉行千里實下禪床握師手曰作家那報
秀曰死灰裏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
師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譴師子身中虫
自食其肉滿雖不肖復敢蹈覆轍卽聞者咸歎以爲
賢後造王山體體舉洞山觀影話師疑甚體曰不疑
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則子
藥也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大悟
曰今日方知病卽藥也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
和尚此回瞞不得也體印可之俾接踵住持上堂
舉洞山解夏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

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
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
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腳了
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遍十方
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
一微塵及盡不可得也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
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迤僧問高郵
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僧無語師聞之
代曰謝供養五位頌曰正中偏蓬洞沉沉鎖翠烟
午夜碧空清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
濃封野景雪屋靈明夢未惺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
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
足開象中至懶提妙印無真偽碧莎叢裏恣情眠一
任巖前花雨墜象中到突兀三光曾未照夢手敲空
聽者稀迴然不墮宮商調師于金泰和六年丙寅
十月示寂當宋寧宗開禧二年
順天慶壽勝默光禪師初參鄭州寶後參王山體得
法出世開堂嘗謂衆曰傳法當如船子求法當如可

祖苟不然者其何以荷如來之大法哉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齒不關風納盡敗闕要識綱宗先須識句巖頭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總好與三十痛棒還有不甘者麼如無莫怪壓良爲賤示衆學九峰不肯首座話頭曰元座徒亡一炷烟九峰不是抑高贊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示衆學麻谷振錫話師曰是無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鷄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僧問如何是祖意師曰鉞頭削鐵曰如何是教意師曰佛面割金

仁山恒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好排諧談笑仁山嘗囑定侍者拘檢之師曰人生一夢而已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檢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耳人以爲佳言徒單二駙馬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駙馬云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

慶壽亨禪師法嗣

開封大覺西溪弘相禪師沂水王氏子初棄家事祖照通經得僧服恣覽內外典凡十年乃棄參虛明亨於慶壽又十年始獲印記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 元遺山好問與師同遊蘭若峰道中偶談及避寇事時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能外生死然後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工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雪途石滑師失跌同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遺山驚問師方神色自若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取勘聞者笑服因嘆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純而不妄也年六十四示寂有語錄文集行世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巖滿禪師法嗣

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河內解梁蔡氏子氣骨不凡超然有出世志父母難之然知終不可以世相奪因攜送邢州淨土寺禮贊允落髮秉具後決力參究挑囊距燕歷潭柘過慶壽參勝默光教看長沙轉

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光白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于玄沙未徹語有疑。請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言下忽悟。曰得恁麼近。從前伎倆一火而燼。始知勝默爲人處。依雪巖二年。盡得其底蘊。付衣偈勉以流通大法。尋歸淨土。構萬松軒以自適。寺中耆宿。敦請開法。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章宗明昌癸丑。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詔師于禁庭陞座。帝親迎禮。聞法感悟。親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建普度會。施利異常。承安丁巳。詔師住大禪之仰山棲隱。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庚寅。復奉勅主萬壽。晚年退居從容菴。數遷巨利。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蒲官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驅駕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小參。舉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歐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

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他。道場惟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縛。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闕。山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例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嚮道人氣息太煞薰人。贊湛然居士真曰。大悲千臂俱抵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全真問弟子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者妄心斷。即是不斷。即是真。聞廓然禮拜而去。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响。難聞如何。是異响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降誕王宮。師曰。青山常舉足。日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却向雙林滅度。師曰。白日不移輪。

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
曰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爲
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
忌回頭 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
取去 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瑠璃
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毀了相見 示衆機輪轉處智
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
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 示衆去卽留住住卽遣
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
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
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
始得 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
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示衆
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鶴過新羅直饒眼似
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師於孔老莊
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普拈撮
宏智百頌曰從容菴錄又著請益錄隱碧岩後塵有
龍燈錄釋氏新開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

喜集四會語錄行世師以元定宗元年丙午後四月
四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
人切莫錯舉遂逝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茶毗舍利
無數諸門人分而塔焉

竹林巨川海禪師有風鈴頌曰銅脣鐵舌太尖新樓
閣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
學士陳玉秀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爲甚麼不修禪
定不斷煩惱又問香山大潤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
修斷盡煩惱不須斷後持以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
惱公曰惟此爲快耳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在孕
母屢獲異夢及誕時家迭有吉徵五齡解語日誦千
言九歲入學十行一目鄉里有聖小兒之稱未幾遭
世變失天倫所在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令學佛
且曰汝能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
止此而休莫更有向上消息在否比丘異之遂留

休林古佛于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櫛于左右他日成大器古佛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與雙溪廣事者七年時萬松住燕之報恩師不通介紹輒獨掉臂以往松一見便許入室問子何從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人大大向學人手裏納敗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學人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却松奇之從此親炙者十年自是道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值壬辰之變祖利荒蕪尋承萬松海雲見招遂有少林之命元世祖潛邸命師作大資戒會定宗戊申詔住和林興國未期月憲宗徵至北庭行在所問道稱旨庚申世祖踐祚俾師總領釋教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六區因論辨僞經馳驛以焚火其書仍賜光宗正辨禪師號命卽故里剏建精舍曰報恩給田飯僧寵錫甚至時萬壽虎席衆請師主之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刹至元辛未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衆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之師資顯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

門人請梓師叱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爲哉竟止之既老勦于接納歸隱嵩陽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鍼曰一花五葉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因師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師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喝乙亥秋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于寺之西隅後至仁宗履位初贈號追封命詞臣撰文表其塔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于阿那律得天眼因緣有省悟向上眼舉似松松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松曰真箇瞎那師曰瞎瞎松領之後出世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元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元九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別傳元世祖至元壬申詔入內殿與帝師論道且命師

發揮禪學大旨師遂舉圭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爲萬德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磨以來遞代相傳者是如來清淨禪也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却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帝謂帝師曰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帝復問祖師公案師舉六祖風幡因緣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師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耶折辨抵暮而出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

今時聖師

暖日涼颺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衝霄不留朕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堦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密室不通風元關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聖旨就大都懷忠寺聚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舉火師承旨以火炬打圓相曰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曾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證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後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遂擲火炬僞經隨而燼五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而脫上都華嚴寺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見寂照善應對照曰汝其爲釋乎師心許

之會照避亂遠隱遼西乃從照上首辨菴訥祝髮聞無還富開法萬壽菴衆甚嚴師偕十僧往佐之再參萬松秀博記多聞論辯無礙秀命典侍司凡秀所示一聞輒了秀嘗令代應對機鋒不可犯遂得記荊太保劉文貞以師有經世才數薦于上元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者三載于王化多有贊翊理授以官師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實僧至願他非所望也世祖嘉之盡禮送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心舌牙齒不壞舍利無數世壽五十一臘四十

河南少林法王圓照禪師上黨李氏子幼穎悟不苟輩歷年十一出家于紫團山慈雲寺十六登具遂遊學精教乘後依萬松有年得悉禪旨出世德州大寧次遷齊河之普照鵠里之崇孝登封之法王京師之萬壽後仍歸宿普照元至元癸未三月六日示寂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二塔于本山其臨窆時有雀百數盤旋其上

丞相移刺眞卿居士名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士

歸金改姓移刺初士在京師禪伯甚多唯聖安澄獨重之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者扣之聖安間有許可士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薄功名而求道之心愈切遂再以前事訪澄澄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士甚惑焉問其故澄乃從容論之曰昔公居要地易爲喜怒又儒者多無諦信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卽痛下鉗錘耳今揣公之心果爲本分事問予予豈敢更辜負乎於是乎不吝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士唯唯走參萬松于報恩甚相契合于是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年乃獲印證號湛然居士嘗序萬松評古略曰佛祖諸師埋根千尺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元體妙的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揀天也須向者葛藤裏穿過始得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

者爲部兵扈從西征士爲言于上曰釋氏之高行者

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鷲珠守死不

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

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

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乃寢

其奏太宗十六年公卒壽五十五

即南宋理宗淳祐癸卯也

屏山李純甫居士初恃文譽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

于邢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宗

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教原教等論皆著少室面壁

菴記略曰達磨大師西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

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眞傳教者非

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漸于義學沙門以

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

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

解法華顯演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伊

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

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

不縛于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

立悟于便旋顧盼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
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于宗乘臨終無疾
趺坐合掌面西而逝

僊嚴德禪師法嗣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遼州申氏子禮太原王山
枝足出家爲大僧未幾足命徧參因謁僊嚴後聞板
聲豁然有悟尋受記焉去止燕之歸義元太宗己丑
同門圓福無還超請師開法淨土戊戌遷邢臺之天
寧憲宗壬子五月八日沐浴更衣辭衆曰四大無常
汝輩善自珍重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法可說打
破虛空一輪明月擲筆而逝茶毗舍利百餘顆五色
燦然門人子顏子洪塔于墳菴次年世祖遷舍利于
天寧壽五十七臘三十八

青原下二十四世

少室裕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穎
悟過人篤好宗乘遂從少室遊未幾即悟心要故常
時稱二泰一肅爲雪庭之高弟者師其一也 僧參

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曰本欲禮拜被和尚攔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攔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甚麼碗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于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覲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元世祖至元己丑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于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脇吉祥而逝當正月小盡日也闍維分靈骨建塔于少室寶應兩處

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汾陽漁城溫氏子創繫于華嚴專業經律一日喟然嘆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于此耶時雪庭裕主萬壽師往依數載契悟超絕朝廷嚮師之名宣住報恩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境界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擬動卽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卽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纖塵通身無影象示疾集衆曰吾緣止于

此日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咸相感泣乃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無相身中絕點塵擲筆怡然而逝泰安州靈巖足菴淨肅禪師保定金臺永平張氏子禮香山壽聖爲師究心二十餘年歷參宗匠十有餘輩最後參雪庭于萬壽陶鑄有年遂得入室初繼席萬壽次主少室靈巖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噪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塵塵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會得如鏡對面眉目分明然只可喚作半箇衲僧俗氣未盡除在到這裏若能打破鏡來方好與你相見祇如打破鏡來相見後又作麼生良久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後退席香山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逝中林泰爲之銘曰據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偏叩其門受雪庭嗣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惠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

論三居大利。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師生平語。錄雖毀于兵燹。而讀秦公此銘。則法施之妙。與夫牙爪之發活縱橫。可以窺其什一矣。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却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却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著秤鎚。不是鍊。且道是有說是無說。良久曰。等閒失却手中撓。只爲貪觀天上月。僧參師問。曾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和尙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曰。喫鹽添得漱便下座。僧問。喫鹽添得漱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眞定安平守護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山僧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復喝一喝。

太原太子久善禪師住後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師曰。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僧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雀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

順天長慶德珍禪師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騎牛戴席帽。無端到洛陽。曰。恁麼則乳峰嫡派。洞水逆流也。師曰。牧笛吹來天地靜。野老門前不立牌。

平水慧圓禪師一日謂門人曰。老僧當年被人呼作。噇酒糟漢。便憤志不平。踏破幾緇草鞋。不得箇入處。後問萬壽如何。是禪壽。曰。糊繇上樹尾。連顯你若不會。却又猛火著油煎。于是始得箇慶快。以是知人不可不遭人激發。雖然也。須你皮下有血。始得僧便問。罵人不刺骨時如何。師曰。你這無賴漢。皮也無說。什麼骨。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却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鞏昌廣嚴法興禪師。因同參印過。訪師曰。許久不相。

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却。師曰：彼中快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怎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老兄光重。

順德妙乘禪師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脉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報恩倫禪師法嗣

順天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字仲益，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剎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序所得衆，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往謁清安方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奈腳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見大明曇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未盡爲歉，復還清安。又三年，忽大豁然。次

參林泉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泉爲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于言下得旨者甚衆。未幾，元世祖旨下，命主靈巖。後退歸鞍山，一日赴濟結夏，觀音院忽疾作，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驚豎拳曰：且道這箇還有空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便逝。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法王照禪師法嗣

西安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羣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衆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擎八臂。曰：如何是衆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靠。

十方進禪師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

嵩山法王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境界？師曰：五乳峰前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嵩山頂上掇天鼻。曰：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

秦安州靈巖復禪師示衆：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

問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
護國圓禪師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囊中天子勅曰佛
法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

崇孝普禪師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
生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

淨土里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佛土師曰莫作穢汚
曰如何是穢汚佛土師曰徒自分疎曰師意如何師
曰鐵樹花開不識春

汝州寶應海禪師一日病起僧問曰面佛月面佛意
旨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曰覓起處不得時如
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

天寧明禪師法嗣

順德天寧仲復子顯禪師別號虛舟寧津楊氏子禮
天寧虛照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及之
師堅執不從錫寶書開堂本寺僧參師退身便入
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參堂
去

太保劉秉忠居士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

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
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刀筆吏
耶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爲僧力參有省俾掌
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爲德凡
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不
改舊服一時通稱爲聰書記至元十一年八月索
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于世如水中月
如空中花花落月沈是箇什麼咄擲筆跌坐而逝

青原下二十五世

少室秦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
兜率薤落徧遊講肆雄辯如流景聆靈隱秦道眼精
明投誠參請焉秦嘗謂師曰我學拂子你便向拂子
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恁麼地如何透得
本分事師面熱汗下無以對一日聞秦上堂舉切忌
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當下大悟卽承印可初開
法天慶次主寶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大大
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元仁

宗皇慶癸丑十月示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成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成拂袖便出師默肯之傳參堂者久之平昔疑情一日冰釋徑造丈室師曰金鎖元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頷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

靈巖肅禪師法嗣

西京寶應月崑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落髮本州天寧寺每以生死事大爲激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法雷遠震遙餐風德趺足詣往一見器之親炙積久遂入閭奧乃曰發證由師行之在已遂之泰安州閉關後以寶應虛席道俗堅請遂應之上堂鹿門老道人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萬松老人計窮力盡亦祇道斜箇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

惜眉毛爲諸人指出乃彈指一聲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蹉過良久擊拂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一日示疾泊然而逝

真定府封龍山古崑普就禪師潯陽劉氏子十五禮封龍禪慶出家十九受具戒卽事徧參首見淨土成崇孝安雖皆蒙賞識終不敢自足再參靈巖肅以本分鉗錘重加煅煉爆然頓悟尋受記荊後辭巖乃于寶積閒居者十年癸巳桂菴住靈巖延師爲第一座元成宗大德壬寅月菴海退席本寺具疏請師開堂丁未特賜妙嚴弘法大禪師號次遷封龍皇慶癸丑住少林祖席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見披毛帶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當堂正坐底曰若恁麼如何有墮名師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的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所以病生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方愈因示頌曰金鎖重重早豁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雁過長空無繫著影沉寒水任渠猜師簡重少緣飾進

退有節。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塔于本山。世壽七十七。僧臘六十二。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淳拙文材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兒。稍長。請學佛。依絳州福嚴普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之句。欣然契悟。乃謁還源。呈所解源。詰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覲面親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怎麼。語話。師曰。和尚又作麼生。源曰。塞斷汝口。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閱藏于龍門山。三載。泰定甲子。主少室。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著。卓拄杖曰。切忌卜度。問如何是道。師曰。鍼雖不容。曰。如何是禪。師曰。車馬有路。曰。和尚爲甚麼翻古人公案。師曰。學直錯。諸枉。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并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

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元順帝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人申教。誡曰。吾死。毋事徒費火。已。灰揚可也。翌旦吉祥而逝。瘞全身于雪庭塔右。春秋八十。

河南熊耳空相珪禪師。示衆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信手亂棒。我若除却棒喝。教伊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不是打之。邊。便作女人拜。不是捏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然曰。者裏還有獅子麼。試露牙爪看。一僧出。師打曰。逐塊尋香。未爲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巖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巖路絕。乃連棒打出。

河南嵩山龍潭深禪師。示衆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顛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後。乃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槃。成了箇顛倒夢想。及乎見我還源老漢。問他古塚不爲家。如何是禪。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

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耶當山僧擬對又被一掌山僧當時如暗得燈乃大宣曰此回不是夢真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却來源特爲舉似汝諸人也須恁麼脫一回始得乃拍案一下曰太煞漏逗

嵩山龍潭端禪師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劫冤家狹路逢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吞栗棘蓬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滄仰宗師曰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鍾不打何處鍊銅

洛陽天慶江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冤仇曰銀碗盛雪時如何師曰眼見即瞎曰明月藏鷺時如何師曰動即福胎曰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

嵩山永泰祥禪師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曰懂懂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備伺漢奴郎不辨怎消得常住物曰惟和尚命師曰吞鐵丸去堅笑曰和尚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

靈巖潔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王之遠孫父徙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郡之興國寺師廣額平額雄偉有志納戒後結三人爲侶在青州土窟中密咒單傳之旨有年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法門棟梁去也師叱曰既作棟梁居土窟之中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訖而隱師益勵精銳聞秋江潔大弘曹洞宗旨于齊之靈巖遂往禮謁語具靈巖章潔默俾參堂淘鍊久而印之後回青社衆請住普照次住東萊大澤山明高帝洪武壬戌師應選道契親王睿眷尤隆丁丑秋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鐫于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

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
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
棄千峰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
常存。鳥道虛通運步元關。綿密獅竝錯落。按指古韻
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
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
所以物物頭頭。慶慶利利。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還
會麼。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上堂陰
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
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邊相逢。
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真人。
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
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
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
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
寒冰發焰。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
神光徧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
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

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月。
龜毛拂挂嶺頭雲。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
真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
大啓。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風並扇。
只如道舊歲已去。新歲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自何
來。如斯評論。轉見諸訛。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
有增添去來也。無于斯會得。便見臘盡陽和。無影樹
春回。花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
鳥徧巖巖。樓前一著無元妙。當忌富人認色聲。記得
夾山會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
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
遺。君子稱美。大衆二老見處。固有所長。檢點將來。總
成漏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
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
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壬午成
祖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師往宣聖化。癸未回奏。皇情
大悅。恩寵有加。仁宗在春官時。有忌師之寵者。構詞

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召師還引見便殿慰勞甚至丁亥春命師于鍾山說法聽者數萬人宣德丁未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帝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菴養老壬子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六闍維之日烟焰五色仙鶴翔空異香縹緲官貴四衆萬餘人咸歎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建塔于應天安德門外奉勅賜塔所爲鷲峰禪寺

寶應達禪師法嗣

汝寧光山石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衆良久曰莫怪空疎便下座

太原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便下座

封龍就禪師法嗣

西京天慶寺息菴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卅歲薙落

遍參宗匠末抵封龍扣古巖就之室就見器之一日呈達磨皮髓頌就問達磨皮面骨髓皆被諸子得之且道隻履西歸者是箇甚麼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有賴也就顧謂侍者曰我眼如何元英宗至治壬戌開法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洛之嵩少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的偏正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順帝庚辰夏遘疾乃謂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急須營塔至五月十二日塔頗畢功師集衆辭世書偈曰來時本靜去亦圓周虎空作舞任意優遊右脇而逝

泰安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話有省但于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能釋然一日與同參遊嶽登日觀峰偶失跌幾絕良久起乃甦厲聲曰得非祖

父俱盡時。耶古人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就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極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喜而印之。

晉寧心菴主。嘗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爲鉄拳頭菴主。

白茅春菴主。嘗與心鉄拳往來。僧問和尚用何法接人。師曰。但將冷眼觀螳螂。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冷眼鉄拳相結。恨于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

青原下二十七世

少室才禪師法嗣

南陽府萬安寺松庭子嚴禪師。河南古緱樊氏子。幼多疾病。父母憐之。許以出家。禮霽雲于少林。十八受具。師聰敏過人。博通內外典。凡詩文之類。不學而能。更唱遞。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次。參息菴。讓蒙示禪。要有所警發。後參淳拙。才舉前所得質之才。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

否。師曰。也須吞得人吐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印。可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峰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府萬安虛席。延師主之。將三載。明高帝洪武己酉。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似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問。巖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巖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辜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却是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有分。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曰。如何得勦絕去。師曰。倒搓。

芒繩縛鬼子。庚申冬。應周王敬爲薦國母慈孝皇后。資悼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以旌異。之後以年登七十。退老閒居而化。

登封嵩山竹菴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鑑欽開堂曰。法鑑本欲棲藏巖竇。養拙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鑑便打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鑑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曰。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師曰。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曰。獅子咬人。韓獪逐塊。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爲愛我之深。却乃誤了此秘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將他也拘折。豈不與彼成兩橛。乃卓拄杖曰。依舊

兩生歡喜。閒非且拋擲。

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行到不如忘。妄如何得忘。妄去靠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心弄。碧蟾下座。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

陝州熊耳登禪師。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去尙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凭據。噫。若是一向恁麼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拋下一隻鞋曰。者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

天慶讓禪師法嗣

陝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追嚴遷化。往參息菴師主藏。因以白事言下。豁然大悟。師之勘辯。凜凜然若秋霜烈日。隨機酬應。如盤走珠。一日示疾。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順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金陵靈谷舜都宗禪師上堂。山僧比蒙天語。以清心
潔已四字。是傳佛心印。是鎮海明珠。山僧特拈出。
普施大衆。須知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
窮。天溥蓋。而地溥載。諸人還會麼。竟是不染世塵麼。
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床麼。
若恁麼會。非固不非。是則不是。山僧今日不敢久闕。
爲諸人當陽指出去也。乃拈拄杖卓一卓曰。木人舞
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師于明永樂壬午。住福
州雪峰。洪熙甲辰。奉旨住金陵靈谷。宣德改元。卒有
語錄。題名古鏡三昧行于世。

空杏偉禪師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
小空麼。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踣跳作麼。曰。如何得。
不踣跳去。師曰。空杏門下無弱將。

廣平實禪師僧問。九疊十八洞中。是甚麼人教化得。
師曰。拄杖子。曰。他不會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
敢乞和尚借去。爲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
作情面。

空相珪禪師法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
地。誰是放懷阿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
春回。花自開。

天寧才禪師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
急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
闕。如今垂老。急不得。却又不得。如何是好。仔細
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麼。生卓拄杖。便下
座。

南陽維摩懷禪師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
掬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
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
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
款款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却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
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
詩。

雒陽天慶能禪師示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
幸麟鳳紛飛。僧問。盲龜跛鼈時。如何。師曰。好箇堂
堂老大。隨草鞋履。却骨包皮。

陝州安國仁禪師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

韶陽雲門慈禪師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太鹵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隱下安排者杜撰衲子維那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隱珪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即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

遼州定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笋曰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甑炊香飯供養你曰何以克當師曰茅屋粗疎聊喫一頓便打曰深感盛款師笑曰小人偏捏怪

解州沿禪師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一箇大膽曰沿門乞丐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曜州顯禪師僧問打地和尙被人撤去拐子時如何只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者箇頑皮漢又問彼門

人因人問便拋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冲破碧琉璃

青原下二十八世

萬安嚴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韶龔年繫念空宗知有已躬下事遂依止少林二十始納僧服初參月印于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嚴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已事咨扣卒未泯懷舉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的意麼嚴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嚴呵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惋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嚴嚴乃印可飯隱二祖菴明高帝洪武庚午祖庭虎席合山敦請師力辭不獲應緣而起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研窮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取久遠滯貨無人承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却似癡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

汝安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涉唇。召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山僧今日與麼道也好與三十棒。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麼。師有山居詩曰。高山萬丈絕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閒。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題石羅漢曰。巖頭一尊石羅漢。藤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糧。身心如一無更換。跌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喜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義爾惟將一默酬。成祖永樂辛丑。無恙忽召衆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綿綿與密密。師平日行止。蠲莊王侯敬。仰周蜀伊諸王。登山供養。厚贈珍貝。師泊如也。

青原下二十九世

少室改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雍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于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磨末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無以對。心甚

疑之。朝夕咨扣。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徑往丈室。改一見。謂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改曰。喝作麼。師曰。和尚何得以賍誣人。改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關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鎚鎚。改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阱。改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改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改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身矣。明英宗景泰癸酉。主少室。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曰。烏龜向火。上堂。僧問。如何是君師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象新。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關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下座。景泰壬申。師示寂。塔于少林之西塢。

青原下三十世

少室斌禪師法嗣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禮福先梵。

峰剎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到少室參俱空斌斌以綿密聞奧重加煅煉偶檢燈元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賓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奧旨遂承印記隱于邾鄆定國寺示衆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是見得人爲難而得理爲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明憲宗成化癸卯六月示寂壽六十四夏四十載塔于少室祖隴

青原下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虛白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子祖諱才從明成祖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遂通州居焉師誕時父夢僧寄宿其家乃生長而脫白于州之萬安寺依止白菴空詣杭納具北還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功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幡

然出關參無方從發明已見從蘇而印之武宗正德丙寅主少林參徒雲集考鍾伐鼓無虛日示衆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于單絲汝等諸人越色力康健打辨箇事直須努力莫閒過日伊鄭徵諸王往來問道皆師之化風也世宗嘉靖甲申師年七十三門人于三十六峰烟霞之中爲師養老焉

青原下三十二世

少室戰禪師法嗣

順天宗鏡菴小山宗書禪師順德南和李氏子其在童幼異于常倫與羣兒戲故作佛事十歲父令入學讀習儒業已通大義一日忽掩卷嘆曰此皆治世法非出世法也遂白父投郡之開元菴落聞月舟載法席之盛入室請益潛洵密踐者八載一日因看舟語錄見定國投機悟道因緣有省私計曰此赤眼撞著火柴頭耳卽入室問面壁九年卽不問斷臂安心事若何舟曰只爲當初留毒害兒孫洗土不成泥師曰不因今日舉怎見少林風舟囑兩囑師曰不奈船何

打破犀斗。便出舟。乃記荊焉。初開法德。與次主天慶五臺明世宗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迨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隕。跬可須也。某雖慙付囑。其如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涸。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丙寅。上京師。主宗鏡菴。隆慶丁卯。遊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喜其幽寂。遂結夏焉。至冬。忽疾作。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茶毗。身骨分爲三分。一分留于宗鏡。一分送至順德祖塋。一分至少室。其于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無故墮地。其于得疾之初。少室秦封槐摧一大枝。旣入寂之後。其樹無故崩倒。開封鄆陵顯慶曙菴悟寅禪師。幼祝髮。禮僧可標爲師。參月舟載有契。囑以偈。明嘉靖己丑。住柏梁。尙書劉訥請上堂。月落星疎。曉色濃日華迴。揭帝京東。翻經自愛虛臆。白入定空搖蠟炬。紅禪榻擁蒲青鬱鬱。好山臨水綠溶溶。客來石鼎堪聯句。簾捲清風滿

座中。丙辰四月十三示衆辭謝畢。說偈泊然而逝。順德內丘表善觀音院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津劉氏子。幼從北京海眼寺惟安剃染。受學三載。乃參無念于山西榆次縣依七載。大有發明。次參月舟于嵩少。又九載得法。後燕趙聞師之道。相迎開堂。無虛日。坐道場凡二十有餘。末乃就觀音休老焉。忽一日。將道具盡付門人祖通。代揚法化。乃說偈辭世。曰。來時無影去無踪。生死輪迴好脫空。今日翻身雲外路。一輪明月任西東。遽瞑目而逝。門人塔于舊隱之南。礪水之北。寂日當明隆慶庚午三月初四日。世壽八十有五。

青原下三十三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西京少室幻休常潤禪師。南昌進賢黃氏子。幼背二親而從從父遊。常日攝羣。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祝髮。居三歲。初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于徑山。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亦

未決退而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質其狀客以爲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忽爾有悟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慶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書始至舉嚮者言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疇昔之疑決不師舉掌書曰毋將以罔象問景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檢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書學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飛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毋勸說更須□入悟門師曰尙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鎮牛奔吼意常閒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

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速書示寂僉議主席非師不可師就謙退再請再却衆乃舉書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以明神宗萬曆甲戌秋主少室師體貌豐碩聲若鴻鐘與諸學人甘淡泊而襟度冲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壽昌問法要師曰汝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弟兄論金剛經義甚快師笑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昌聞之茫然自失乃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昌後請益師曰我實不知汝自看取昌後于大好山語得悟乃入方丈通所悟師曰悟則不無却要受用得著始得不然恐祇是箇汞銀禪也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唐縣楊氏子十歲投金臺廣德大慈義落髮受具聞古道講楞嚴至七處徵心稍覺緣生不實復歷諸座遍窮性相宗旨知非的要遂往少室參幻休潤一見便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源潤見其言辭雅邁命充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室呈似潤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余得之于小山先師赴十餘年如故今授于汝汝當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然雖如是亦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

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峰頭露時年二十八歲遂入五臺掩關晝則一食夜則孤坐後赴東臺請偶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習定七日雙目復明南謁普陀歸次越之大善寺衆請說法湛然澄參師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問澄洞上宗旨澄說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以棕蒲團印證之復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一枝箭射得南方半箇兒明神宗萬曆壬辰嘉興縉素請主東塔尋赴雲居匡廬之請甲午秋五臺清涼復請師開法縉素懇留後示寂門人澄迎遺骨塔于顯聖之南山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胡氏子投上藍寺薙

染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
餅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
過始得指參遜菴昂菴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
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北遊自參自悟休拈
張拙頌勸其履踐師曰真如尙不可爲何頌之有休
見其穎利指往少室參幻休潤一日潤上堂師問如
何是洞上家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
和尙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二師言
下大悟卽呈偈曰雲橫絕頂月鎖幽崖石人撫掌木
女舒顏潤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元唱元提妙
絕傳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明神宗萬
曆庚寅主少室時周藩迎師爲說保壽之法王大開
悟汝寧崇藩聞之亦迎師說法時王世子病足倚杖
而立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卽瘳 僧
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
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
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
重爲指陳 一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

一僧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鋒敏捷
襟懷平實後示寂塔于祖隴

廬山忠禪師法嗣

建昌府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
穎異澹然無所嗜好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
箇甚麼塾師異之及長誦金剛經若獲故物遂往依
廬山忠嘗疑四句偈一日閱傳大士頌曰若論四句
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時年二十四矣偶閱大藏
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乃辭廬山結
茆于峩峰絕頂自誓不發明大事終不下山忽揀傳
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于是疑情頓
發至忘寢食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
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
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呈忠忠印爲法器
至是始薙髮受具影不出山者又二十四載明神宗
萬曆甲午遷住邑之寶方有禪者問師曾見何人便
住此山師曰總未行脚禪者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
乎師善其言遂過杭州訪雲棲復北遊謁無言達觀

諸老登五臺參瑞峰。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古德機緣。復呈諸頌。峰深肯之。師遂返錫住壽昌。得無異來首座師資。雅合大闢洞上宗風。益藩嚮師。道德嘗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上堂。瞽目老聾。賸覷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箇于中直笑倒。且道笑箇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唯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衆生亂描邈。上堂。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條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上堂。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踰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噴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鳥也安詳。珍重。上堂。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却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曰。恁麼

不知更好。師曰。何也。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上堂。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疎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箇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踪跡。會麼。拾得拈掌笑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上堂。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上堂。師彈指一下曰。大衆作麼生。會衆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臂倚天長劍。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上堂。羣峰鬬怪。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傾點額。似良驥衝開羶轡。護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孟去今日蓮宗枉挂名。上堂。卽心卽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卽心卽佛。也是蜿蜒窟作麼生。始不拖

泥帶水去。咄。復曰。恰好便下座。上堂。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顛。預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然時。世界空。上堂。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子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小參。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到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談空花何處討。小參。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衆。有知者。爲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尙師。曰。聊與一擲。歲夜小參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檗。不落其數。師于丁巳除夕。上堂。今年只有茲時在。

試問諸人知也。無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衆切宜珍重。至新正十有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十六日。作舉火。偈次。晨集衆。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毗。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建塔于本寺。方丈。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

青原下三十五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紹興府雲門顯聖寺湛然圓澄禪師。會稽夏氏子。母夢僧而娠。長而大。目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親沒。塞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走投隱峰。峰示念佛。是誰。三日夜。有省。時年二十矣。卽往天荒山。妙峰處。剃髮。偶聞僧論。傳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義理。尋往雲棲。受具。返卽掩關。寶林。因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鷄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詣雲棲。宏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

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宏領之又火浴僧回宏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出曰謝和尚挂念宏休去慈舟念自北京來說法于大善師以所悟求證呈偈相印可授以棕蒲團一箇遂定師資之禮焉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潛元請與復顯聖住持三十年弘道自任明神宗萬曆甲寅主廣孝乙卯主徑山丙辰主東塔上堂集衆良久乃曰從來不恁麼如今始恁麼已被世尊先道破了不可更要撒尿撒屎汚汝諸兄弟心田所以不煩維那白椎也天災珍重下座上堂雲門舊公案山僧重與斷要識一千文兩箇五百貫雖然公案現成也不得丟在無事甲裏須知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元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始得不負已宗若不如是盡是墮身死漢還會麼若也不會山僧有箇三元三要句布施大衆去也良久曰玄沙謝三郎元是釣魚漢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鷄鳴乃曰呀金鷄上座先爲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拂一下曰者箇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

舉拂曰者箇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上堂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會參作魯參合堂大衆皆笑殺者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大衆如何是者一竅良久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上堂老僧沒能奈行動小自在齒缺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床寶座去了半塊大衆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曰大似三江人唱曲講楞嚴經上堂把住也黃金失色放開也瓦礫生光釋迦老子無端被你諸人勘破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你諸兄弟若也不會老僧拜你三拜若也會得我有三十棒領出門外自打爲甚如此正令欲行明賞罰龍蛇場內決輸贏上堂東風時至解寒襟滑滑山禽鳴上林好箇圓通消息子可奈時人不解聽上堂殺活縱奪把住放行威風岸岸有必行之令氣宇堂堂有莫犯之威或時呵佛罵祖不怕天雷霹靂或時較因論果却懼閻羅大王且

道大膽底是小心底是有定當得底麼如無老僧定當去也戴角披毛扶正令渾身泥水有誰知 上堂西風正威惡萬象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那一著大衆且道那箇是那一著良久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有向無中得無向有中求要識其中意韶陽六不收 上堂連朝宿雨瀉披途人無不攢眉老僧無別剩語畏寒更欲添衣大衆若會元中的須明上上機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啐打我輕打我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作驢鳴師休去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莫謗趙州曰如何是謗師曰蒼天蒼天 問祖師禪如來禪是 同是別師曰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問路途之樂終非到家如何是途路之樂師曰開口成雙撇揚眉落二三如何是到家之事師曰要頭截取去 有瞽者求開示師拽其手指曰此是椅此是桌瞽即禮拜師曰一堂人不如者瞽者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問如何是鎮海明珠師曰昨日被人索去了也曰

如何黑月卽現白月卽隱師曰汝只認得一半 師到北京寓嘉熙寺一日同達大師月川法師陶石簀黃慎軒兩太史玩月次慎軒臥次問馬祖玩月因緣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爲汝說法慎軒亟起謝過月川曰內翰踰過了也達大師曰我下語不及此老 師過杭聞客慧聞等數員知識泊衆護法各具柬迎師慧聞東曰今日大衆要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闕慈悲師閱畢卽將柬撻破曰者客作漢到老僧面前納敗闕師至卽陞堂南面而立慧聞曰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便與一掌曰速道速道聞面亦無語師曰死漢 師同無念有司成陶石簀圍爐次陶曰無念師在此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山僧京都走一轉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進語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師訪無念有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什麼古人師遽指曰背後底響有便休去 師生平脫

略遇人無貴賤一味本色。五坐道場。凡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明熹宗天啓丙寅臘月。于顯聖作付囑語。四日過天華上堂。其徒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復與衆語。諄諄至夜半。右脇而逝。奉全身塔于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

少室道禪師法嗣

嵩山少室心悅慧喜禪師。保定滿城劉氏子。出家于普濟十六請益盤山。參究工夫。矢志不倦。至忘寢食。一日。閱傳燈至。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曰。者一縫大小。豁然有省。往見無言。久而徹證。言囑以偈曰。密法無法付。當傳何以傳。無傳無付處。明暗妙同參。後無言遷化。師接踵住持。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曰。如何。是臣師曰。流人去國。行遠思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囊中天子絲綸。降塞外將軍報捷。歸崇禎己卯冬。示微疾。衆環問疾。師屈指曰。臘月十五日。卽愈。至期命浴安坐而逝。壽七十六。門人建塔于寺西。

壽昌經禪師法嗣

廣信府博山無異元來禪師。舒城沙氏子。生有白衣重包。葷酒自絕。年十六。遊金陵。聽講。遂不事文。句往五臺。從靜菴通。及染修。空觀五年。知非。乃參壽昌。經于峩峰。不契。入閩。白雲峰。看藏身沒踪跡。話一日。閱趙州有佛處。不得住。因緣有疑。復謁經于寶方。經問。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臣邊事。經呵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曰。先所論皆是。到者裏。因甚。不是。經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師乃發憤。因見伽藍像。倒地有省。別居宗乘堂。二載。一日。如廁。見人上樹。豁然大悟。趨見經。經曰。轉子。具什麼眼目。便燒却菴。師曰。黃金增色。經復舉玄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師立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機。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經首肯之。明神宗萬曆壬寅。師年二十八。出住博山。次主閩之董巖。大仰鼓山。毅宗崇禎己巳。赴金陵。天界請。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簌土揚灰。纖塵不立。全收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鷄。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解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

甚船來陸來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柴乾水便沒踪跡莫藏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文藏身處沒踪跡兩朵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此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諸昆仲今日在此法筵不免覲面相呈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珍重臘八日上堂維那白椎畢師曰第一義作麼生觀觀著則眼瞎嗅著則腦裂舉步絕行踪動念非生滅眼色耳音聲心忘思路絕古今諸聖賢同途而異轍中峰水底琴馬師天上月投子手中油趙州庭前柏博山無可示梅花枝上洩吐翠與含芳凝寒傲霜雪清香滿十方觸著通身血捶手哭蒼天浮杯老結舌諸昆仲當時釋迦文佛于臘月八日抖碎虛空七花八裂盡大地無一人會得所以寶坊曰不是凌行婆怎解同心結元日上堂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玄峰頂石依前白蘚與青苔大眾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復曰東西林下鳥添得好音聲上堂水流濕火就燥是水有魚是林有鳥喫飯齧著舌

頭解道青天不用掃諸昆仲須自了同箇夜分同箇曉試將此語播諸方護道荒田不揀草更看雲門拄杖子化爲龍吞却山河大地了諸昆仲且道博山即今在什麼處良久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上堂明暗交參正偏綺互言中有響句下無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足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手中鍊具古人道一人所在亦到拄杖子不會諸人却會得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曾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怎麼商量惟木上座却較些子珍重上堂問如何是法身理師曰伸手不見掌曰法身向什麼處安立師曰暗地始驚人曰未審法身是何境界師曰山河大地曰離了法身又且如何師曰燦破四天下僧禮拜乃曰是法非法是心非心非法即法非心即心打翻漆桶大地平沉雲門大師甚是奇怪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又曰屬子踉蹌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昆仲博山今日亦如雲門大師氣宇如王若渠來相

見時又作麼生。衆無語。師曰：拄杖不在，吾帚柄聊與三十。在壽昌守七衆，請上堂。一、二、三、四、五、六、天地。位萬物育箇中有箇無角泥牛。東觸西觸，至今無處藏踪。祇得和塵混俗，更須知平處險。直處曲，擊破重關。謾輕忽太平宇宙，斬癡頭。此是禪宗親付囑，親付囑破驢脊上蒼蠅。出達磨未識參禪，孫臏不解貨卜。淮有壽昌老人，一生向鋤頭上，七縱八橫，至今也填坑塞窟。諸昆仲還有爲堂頭和尚出氣者麼？今日幸有博山不肖兒孫，爲伊雪屈。上堂：「卽一切一切，卽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于此四句之上，會得便見。」
燦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尊九紫十赤，其或未然，更有容易禪。與君須剖，悉豈不見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鍊鑄，葵藜拶出黃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辨別參。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虚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算來祇得八成大衆。還有十成底衲僧麼？哦且莫道著。便下座。」
鼓山上堂：「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尙餘一枝在博山手裏。今日于湧泉堂上供養大衆。」

去也。古德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怎麼說話，披心瀝膽，徹底婆心。且道作麼生說箇三、八、九底道理？卓拄杖曰：「黃河水溢，黃河水雲霧山連，雲霧山珍重。」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霄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于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虚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雁貼地高飛，兩箇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當臺。翳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團大千于掌上，擲化土于他方。探香水于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折汝等驢腰。」僧問：「如何是不斷聲色？」墮師曰：「斷橋分野水。」曰：「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趨麒麟。師于庚午秋示寂。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師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于本山，壽五十六臘。四十。

建寧東苑晦臺元鏡禪師建陽馮氏子。父天載，母吳。

生于明神宗萬曆丁丑六月幼而穎拔。爲于孝友。甲辰投虎嘯殿。魔空心受業。讀楞嚴。知見無知處。有得。遂攝衣參壽昌。經呈所見。經爲痛呵曰。墮大險坑。莫。卽驚悸失所守。于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偶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悟入。述偈曰。議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許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西來別有。傳投丈室。呈似經。經曰。趙州勸破婆子。你道那裏是。勸破處。師厲聲曰。老和尚休作怪。經爲助喜。博山來。開法大仰。師特訪之。來問。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甚麼處。所來不對。師掉首而出。來乃曰。可惜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來。卽日上堂。師將出衆來。卽呼曰。晦臺誰。叫你晦臺。師出震威一喝。衆愕然。來曰。取棒來。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來。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來。曰。你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光宗泰昌改元。庚申。開法一枝菴。上堂道。

法本無多。兩腋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尋歸隱武彝。擣室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間有鶻子。撥草參求者。師喝曰。你只禿斯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驟絕險處。兀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僧望崖而退。毅宗崇禎庚午。忽疾作。師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脫去世壽五十四。僧獻二十六。于所指之石巖。祠部黃端伯作銘勒于石。建昌府壽昌閬然元鑑禪師。郡之南城胡氏子。幼端靜。不喜章句之學。二十一隨父謁無明于寶方。若有舊識。決月再至。求剃度。不可。走臨川。禮金山鎧落髮。次年復謁明命。充火頭。父母戀戀不置。師痛割之曰。恩愛不斷。生死不斷。親恩將焉而酬。父母乃聽之一日。明與僧論世尊良久。因緣師近前曰。是何道理。僧曰。者箇無你。分師曰。人人有分底。爲什麼某甲獨無。明曰。你既有分。爲甚求人。師無對。于是力參苦究。不問晝夜者久之。忽念親恩。莫報。往白明明示以父母。

未生前面目話一日推磨失手撞磨盤有省以偈呈明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要識生前端的句巾珍彬真欣隣仁明曰前三句卽不問後一句意作麼生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明曰今日且放過後聞蛙鳴徹證一日告無明曰某根器下劣幸遇和尙得離苦海猶恐宿習難以屏除昨對護法神前祝願某此生福薄智短不敢妄生節目使我終身居學地生生不離善知識福慧具足報佛祖恩是所願也明曰欲興利濟非兩足莫能爲也子深知源委矣自爾二十餘年潛行密用如愚若舊後因明示寂衆請繼席師辭之不得入院一拈提問人面威服龍湖寶方之新且剩事也黃端伯匡廬有省常以偈頌酬和輒藏之篋中一日覺浪盛令侍者竊出盛曰今日捉獲師伯贓物了矣師曰賊鬻盛曰洞上者枝花影子自有人承當在足現雙跌頌曰伸不伸縮不縮亦非驢頭并馬脚設有人道似冬瓜抱頭笑倒空王闍笑倒且置的當當一句作麼生道禪指一下曰確順治己丑示寂壽七十一臘五十茶毗骨粒

如銀雪置塔中級塔上之銘黎東鄧澄撰有指據錄行世

福州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建陽蔡氏子幼習儒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剎偶聞僧唱曰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得一歡喜急請經閱之茫然後參壽昌經于董巖經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舉南泉斬猫話有省呈頌經曰此事不可于一機一境上取則須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霄外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師唯唯至四十歲棄家往壽昌落髮一日遇經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經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經拂衣便行師入方丈禮拜不及啓口經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次年經遷化從博山來進戒居香爐峰三載每當酬酢皆當人不讓來嘗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還聞舟次延津聞僧誦曰諸佛警欬俱共彈指乃徹見壽昌用處有偈曰金雞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僊菴閱藏三載次隱

荷山明教宗崇禎甲戌出住鼓山。乙亥開法開元。瓣香爲壽昌拈出矣。丁丑出浙主真寂。辛巳歸閩主寶善。次結制開元復還鼓山。上堂。山僧走入溫陵城。大驚小怪呼活佛。祇是破敗老凡夫。徹底看來無一物。不談五位及三元。逢人祇是阿漉漉。臘八安僧說甚麼。口門盡力何所似。蒼是松翠是竹。元是烏白是鷄。九九元來八十一。六六祇是三十六。若從此會去。却在門外草菴宿。還知有門內句麼。紫雲殿角木頭陀。橫遭一捆。習儀亭石柱。揚聲大哭。東西二塔。撫掌大笑。曰。屈屈大衆會麼。無事歸堂好。除日上堂。山僧今日性命在諸人手裏。或用長蛇偃月。或用匹馬單鎗。便請設施。特爲證據。衆不出。師復曰。歲已暮。歸何所。鎮日經營皆是苦。勸仁者須是觀巢知風穴。知雨雲從龍。風從虎。孔雀佳屏爲客開。老鶴健翼因風舞。趙州道箇無雲門。却云普普化祇搖鈴。禾山解打鼓。學拂子曰。會麼。良久曰。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上堂。三陽起運。萬物咸新。桃花能紅。柳眼能青。明明祖師意。明明古佛心。只貴直下會。切莫亂沉。

吟更有一般奇特事。蝦蟇跳過東海。潯大衆會麼。良久曰。當初只道茅長短。燒却方知地不平。上堂。若論此事。非干動靜。不涉有無。豈落言詮。無容擬議。一棒一喝。正是節長枝生。說妙說元。莫非塵埋霧隱。非爲祖道不當宗。乘作麼生。是宗乘。中事。山僧今日牙痛。結制上堂。今朝結期。煅煉大家。各宜抖擻。步步緊把。芒繩頭。時時牢守。布袋口。直須萬里一條鎖。莫學蒼溪隄畔。柳大地山河成片雪。忽然變作師子吼。頓使虛空亦腦裂。驚得須彌顛倒走。三世諸佛古塚精。千七百則棄錫狗。只如恁麼還當得。袈衣下事麼。也是蝦跳不出斗。解制上堂。今日解制。諸兄弟未免或東或西山。僧有三句分付。第一出門不得。拖著死屍走。第二到人家喫飯不得。沾唇第三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住著。若能不犯者。三句他日燒一片香。供養老僧。未爲分外。若于三句中有犯。切莫道在真寂過冬珍重。上堂。論是論非。好似將軍徒罵陣。滅踪滅影。恰如頑石礙當門。說妙說元。捕風捉影。而徒勞行棒行喝。帶水拖泥。難自脫到者。裏教老僧作麼。

生開口良久曰。寶善菴中日似年。北牕高臥。羲皇前枝頭紅葉無心緒。一任風吹落枕邊。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踐履。必須通身無影。足下無私。始稱其人。不然雖眉間挂劒。肘後懸符。若到此門未免點額。何以故。曾經大海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小參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秘魔祇解擎叉。俱胝祇是豎指。今日山僧拋下鼓山鼓來。掃紫雲雲。將前絡索縛作一繩。丟在洛陽橋下去也。且道山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莫莫。無事歸堂好。小參但是禪。禪祇要除得四病。第一不得沿途覓睡。第二不得釘椿搖櫓。第三不得斬頭求活。第四不得頭上安頭。能離四病。自然天下太平。問壽昌和尚。以何法爲人。師曰。莫謗先師好。曰。和尚以何法爲人。師曰。未敢辜負。曰。恁麼則不爲人也。師曰。因汝致得。曰。今日所說又是箇甚麼。師曰。韓盧逐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拄杖是柳栗。曰。學人不問拄杖。師便打。問古澗寒泉水作麼色。師曰。覲著者瞎。問寶月懸空。因甚不著地。師曰。太尊貴生。問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師曰。妄想作麼。曰。恁麼則無進步處也。師曰。醉漢不堪扶。問如何是臨濟。照師曰。燃犀鬼莫逃。曰。如何是臨濟。用師曰。揮戈定太平。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百步穿楊箭。問有智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著力處。問如何是佛。師曰。破木杓。曰。如何是法師。曰。惡語言。曰。如何是僧。師曰。擔枷帶鎖。漢問如何是道。師曰。東去洛陽三十里。曰。如何是禪。師曰。劈破虛空作兩邊。曰。如何是心。師曰。未曾開口見猶親。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鍤牛背上無蚊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鴉鳴鵲噪。曰。如何箇中人。師曰。眼橫鼻直。問如何是類。墮師曰。綠楊芳草岸。穩臥醉春風。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朝隨芳草去。暮踏落花回。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黃屋簾垂後。階下不聞聲。問向去底人。因甚不居正位。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却來底人。因甚不住偏方。師曰。有爲終不貴。師四坐道場。言滿天下。八十歲始舉首座。爲霖霈公囑以大事。隨示微疾。首座請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

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入滅。實順治丁酉十月七日子時也。門人奉全身塔于鼓山之西。舍著述有洞上古轍補燈錄。繼燈錄及四會全錄共若干卷行于世。

禪部黃端伯居士字元公。初閱五燈。妄以機鋒領荷。處爲禪宗及參壽昌。經始知別有妙悟。一著膏肓。開元拈柏樹子話。反覆提撕。一日夜坐。正舉話時。驚然契證。偈曰。更深夜靜絕行踪。月上匡廬第一峰。誰意觸體崩裂處。等閒滅却少林宗。明崇禎戊辰。舉進士。自京師旋見博山來。詳敘所證。來首肯之。兩任浙中司理。時海內知識公與之唱和甚洽。徑山謁雪嶠。信問如何。是金剛經當頭一句。信畫○示之。公畫○信復畫○。公又畫○。呈信以拳槌。公便喝。信呵呵大笑曰。今日親見瀉仰父子。訪石雨方于寶壽。問如何。是不遷義方拈核桃。從桌東過西曰。東已無此。西正有此。何名不遷。公曰。和尚見有核桃耶。方曰。不見。核桃將何立論。公曰。師意如何。方曰。我見有核桃。但不見全核桃耳。公躍然少頃。士拈圓眼問者。箇是

甚麼。方別拈果曰。菓子也不識。公曰。錯了也。方曰。錯錯。公領之。公生平以衛法爲心。忠烈是任。當明弘光乙酉五月。清師渡江。時南都君臣逃散。殆盡。獨公不畏。且大書于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居此。及兵至。被執。堅節不屈。至下獄。六月初十。別家人有偈曰。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祇留方寸赤。千古放光明。八月十三日。臨法場。又說偈曰。四大原無我。消歸烈焰中。紅爐燄滅處。徧地起清風。偈畢。引頸就刃。從容自得。自非生平學力真實。何以能此。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湖州茗溪指南明徹禪師金華應氏子。年二十六。禮崇德古卓爲師。示以萬法歸一。話曰。夜參叩竟。無所入。向佛前自勵立誓。兩斷其指。走雙徑天台。遍叩名宿。皆依真寂及無擇。雖有所入。而終是礙膺。後參雲門。澄于梅墅。師以平日所做工夫。逐一吐露。澄知其所謂真實。但未有人明示安樂法。澄甚憫之。直指心要。其時豁然透脫。疑慮冰消。澄詰之曰。僧問法眼如

何是佛眼。曰：卽汝便是。其僧禮拜。倘有問汝作麼生。答師曰：但向他道。清風度廊下。澄曰：未在。更道。師曰：叫某道箇甚麼。卽得澄心肯之。一日同麥浪懷侍。次澄召師曰：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否。師曰：蒼天蒼天。澄召懷曰：汝能療否。懷曰：謔語作麼。澄曰：不如者。箇不識字底。後住靜。若溪偶至土橋。示疾。僧問大。師得力。宗門今日臨行一句。如何分付。師震威一喝而逝。

紹興明因麥浪明懷禪師。越之山陰王氏子。五歲出家。天王寺十七秉具。雲棲遍遊講肆。聞宗門事。有疑。遂參雲門。澄澄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不契。求示旨要。澄曰：汝向後但看箇見。不及處。殷勤參叩。無有人處。一日見雲棲舉海底泥牛話。問衆。澄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師于此。有省及澄。主東塔。值定林參次。師問大德尊號。定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曰：某甲早已葉落歸根了也。師曰：未在。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亦條條定。曰：大德尊號。師曰：麥浪定。曰：無風時。

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于定面上輕搖一扇。定曰：某甲怕風。師曰：無風時。遍界定林一扇處。滿面塵埃。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厚夜塘水。定曰：未在。師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爲人。則禍生。澄曰：雖然。麥浪善行。劒刃上事。若無後語。二人都成布袋裏老鴉。何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豁然頓釋。得大自在。命師爲第一座。以偈印焉。時埭山明因虛席請師主之。示衆洛陽牛。犢食禾。頭荊益田。疇減半收。舜若多神。枵腹死。江河淮濟。淚長流。大衆委悉去。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郎漢檢點得。七穿八穴。猶是隔靴抓癢。其或未然。一任鑽龜打瓦。後示寂。塔于明因之前山。杭州佛日石雨明方禪師。嘉興武塘陳氏子。禱定光古佛而生。年二十二。禮杭之南高峰。西築爲師。一日念佛真切。忽擲魚子。大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參雲門。澄于石佛呈所得。澄曰：此信心真切。塵勞暫息耳。嗣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便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同參扭住。曰：道道師。

滿口逼抑不能加答。復走見雲門。門示以本色鉗鎚。不少假借。次謁博山。慙山諸尊宿。復回雲門。一日澄上堂曰。放下著。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澄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棋。某甲纔知。澄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禪澄笑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拾得鼻孔失却口。莫于萬丈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沈走。付斷拂一枝。故別號斷拂。當明熈宗癸亥臘八也。于是走楚謁黃檗。養靜鷄兒山下。丁卯奔計雲門。南入香柏峰。決志活埋。毅宗崇禎辛未。始起象田壬申。開法天華。甲戌領顯聖院事。丙子主餘杭寶壽。兼理龍門。戊寅住西禪。己卯主雪峰。壬午復結制天華。甲申主東塔。順治丙戌住佛日。上堂舉拂曰。未入雲門。人人盡有者。箇及至到來爲甚麼。却在山僧手中。莫爲兩眼所瞞麼。且道者箇喚作甚麼。衆

無語。師曰。盡道冰霜苦。誰知節後寒。司理黃元公請上堂。士禮拜曰。請大師舉揚雲門未了公案。師曰。竹拖鳳尾。慵迎客。士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懶送人。乃曰。說法不待人。待人乃可說。及至有人來。依舊無言說。無言說。佛殿山門強饒舌。大衆今日元公居士特入山。要山僧舉揚未了公案。祇如大慧道二僧入門。一僧已悟。一僧未悟。不待他開口。便揀辨得出。方可爲人。且問大衆。還辨得元公居士已悟未悟。底端的麼。鐵山推倒。誰能信。深入雲門。孰可憑。士遂問。還扶得鐵山起麼。師曰。山門頭與居士道了也。曰。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尙隔程。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理公事。時向居士道。上堂上首白椎師舉拂。子曰。此是第二義。又舉曰。此是第三義。百義千義。萬義咄。有甚麼交涉。若是箇漢子。拈起斧子。從教斧子謳歌。放下鋤頭。直得鋤頭作舞。那管江南江北。瓦礫荆棘。如或未然。也要披荊剝蘚。讀殘碑。續斷碣。免使碌磚瓦子。七片八片泥金剛。努力木羅

漢攢眉 僧問重揚古路拈提今時門頭今時門頭
且置重揚古路一句請師指示師曰鋤頭柄短斧頭
長曰今時門頭又作麼生師曰栽完芋子又栽瓜
上堂操一葉之扁舟是第一義泛鑑湖之曉月是第一
義拈妙香而氤氲是第一義散天花以怡悅是第一
義法筵龍象衆在甚麼處去也移形山向天華天
華不大移天華向形山形山不小沒絃琴彈得者頭
頭合拍離邊菊賞得底處處成歡雖然若是陶淵明
何須賦歸去 師在報國院與金粟乘同座黃元公
問車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輾粉碎公顧師師
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問如何是主中主師
曰江南不曾帶得來曰爲甚麼不曾帶得來師曰也
虧你 祝壽上堂侍者問七九六十三且止父母未
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卽不得曰恁麼則不
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
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賓師曰好炊
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
喪我兒孫者作女人拜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

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 問古人道出門便是草
不出門亦是草請問和尚爲甚麼不出門亦是草師
曰喚甚麼作門曰恁麼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是
草裏漢也師曰說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請出來與
老僧相見看曰相逢不拈出且道是具眼不是具眼
師曰直饒舉意便知有的亦未許他具眼在曰畢竟
是什麼人纔許他具眼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師天性仁慈容止修雅應機接物循循善誘行道十
有九年屢遷名利去留信緣毫無沾礙是冬結制宿
禱響臻師有厭世意乃擇開春三日解制衆驚訝蓋
師歷坐道場凡結冬俱于二十九日解因師是日誕
辰諸禪德必申慶祝而後去也衆白師請如舊例師
不許三之曰解制上堂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
門踏著草途路轉迢迢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
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
雲巖巖問什麼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
莫湖南去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山曰無巖曰早晚
却回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巖曰此去難得相見

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祇因洞山是箇得的。便道箇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隱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即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出門便是草。又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便見舉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什麼。七不道。參。次日辭衆出山。首座問曰。和尚幾時回。師曰。初八九。初六日至寶壽。初七日上龍門。至曉示疾。屈旦命具湯沐浴。師端坐。不語。門弟子環侍。寮師有去意。亟問曰。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什麼分付。時諸檀護來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時順治戊子元正八日之申時也。筌塔于龍門案山金龜巖下。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五。

紹興府顯聖三宜明孟禪師。武林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羣兒戲。喜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峰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龐公語。成偈。

計歷計

曰。鍊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筋斗。但于托鉢產難話。有疑年二十三。投眞寂印。薙染喜。博聞印。管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敘所得。印曰。如何是那半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澄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入室。澄問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問取典座。澄喜之。復問趙州。道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呈偈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與佛曰。方同承印記。嗣是事偏參。抵黃麻。謁無念。有有見。詬罵不已。師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則任殺。斬猫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明天啓丁卯。聞雲門計歸哭影堂。冬從天童圓聚崇禎乙亥。住龍門次。住化山。癸未繼席顯聖。順治戊子。結制宗會。己丑說戒。眞寂次。結愚菴湖濱。養母庚寅。主梵受丙申。主朱。

明 上堂芭蕉碎剪難添線。霜葉因風落似花。最惜上林蕭索也。不知花發在誰家。謾咨嗟。到得一番寒徹骨。豎拂子曰。且看雪裏一枝斜。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劒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大眾且道。舍利弗悟箇甚麼。良久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上堂描不成。寫不就。山光飄渺水連天。觸體有眼看霜葉。枯木龍吟古路邊。逢迎處。吾無隱乎爾。何必道象帝之先。幽禽處處呼人夢。莫道春風聽杜鵑。上堂修多羅。青天雲翳老瞿曇。眼中一刺四十九年雲。行雨施。末後又道。我未曾談著一字。孟上座也是曳尾靈龜。無事生事不見道。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上堂穿靴赤脚走面南。觀北斗。我脚是驢脚。我手是佛手。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更有一句。子大衆知否。良久曰。曹山顛酒。謝兩序。上堂大業不論功。大悟不存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來儀彩鳳不入庶子之家。山僧與古人可謂同港不同舟。不見道南山有竹不扶而

直。筭而羽之。其入不愈深乎。北溟魚化不假他緣。風培雲擁。其飛不愈疾乎。拈拄杖曰。渡水穿雲。全憑渠力。且道是什麼力。摘楊花。摘楊花。上堂如是身空法亦空。千差品類。悉皆同。大眾者箇空字。陶淵明飲酒。蘇子瞻臉紅。櫻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徧桃花楊柳風。上堂對朕者誰。誠不識。良久遂知處。或可知。去歲嶺梅今歲落。今年花發舊年枝。上堂牛頭前百鳥銜華。牛頭後野鬼飛沙。堪笑長汀布袋子。却從鬧市作生涯。大衆歸堂請喫茶。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王廿八老開眼著。賊非背非。觸東震旦國。陞堂中印土打鼓。古殿風搖挂角鈴。一鉤新月清江浦。上堂豎拂子曰。不得已作死馬醫。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須彌倒卓。四海播遷。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糊粥。夜簸錢。上堂有緣佛出世。緣盡佛入滅。到處度衆生。猶如水中月。月中月。香山居士李謫仙。以拂子打圓相曰。捉得便呈君。萬里山河明不徹。山僧夜起北牕看。蘆花浪靜寒江雪。上堂祖翁巴鼻達磨不識。流傳至今。織壁織壁。上堂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山僧却不恁麼。」人行窄徑，印霜蹤。殘月僧房淡曉鐘。好句等閒狼藉也。斷雲斜挂隔林松。上堂。稻子秋登。蟹正肥。果然一飽便忘機。堪嗟清白傳家客。身入西山自采薇。雲冉冉水依依。主人何事不來歸。大眾要識主人麼。以手斫額曰：「貓。」小參。風光市地滿目韶華。楊柳放圓通。眼溪聲吼。師子音。山花似錦難爲話。會好鳥呼春。不堪圖度得之者。握土成金失之者。刻舟求劍。君不見金輪王御。四天下到處稱尊。又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擊拂子曰：「坐著其中宗不妙。」退院謝兩序小參。拈拄杖曰：「山僧老矣。鬢銷容瘦。筋衰力竭。卓一下曰：『全憑此上座。』」左提右挈。還有首座借去看牛。西堂攜來玩月。打克賓維那。建立宗旨。指楊岐監寺。竭盡股肱。典座撼門。圓却野狐公案。知浴挑柴。續他墮薪家風。放下拄杖曰：「山僧敘謝兩序。本擬說些法要。爲甚麼却將箇拄杖來塞白諸兄弟。只因一期中。今朝小參。明日普說。逗到臨末梢頭。自然肚裏乾乾淨淨。無一字可吐。山僧今

日打箇賒帳。你們到湖上來呵。小菴前有扁舟一葉。泉烹虎跑茶。飲蘭雪。作搖櫓勢。曰：「咿咿啞啞。載你去。」以手西指曰：「此是兩峰插雲。東指曰：『又看斷橋殘雪。』」且住。著到晚來雷峰夕照。直玩到三潭印月。擲拄杖曰：「接。」僧辭曰：「某甲出山去。和尚有甚佛法說。」師曰：「脚下草鞋緊些。」曰：「怎麼則得路便行去也。」師曰：「看路滑。」問某甲：「一向參底是死句。不得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我右邊耳聾。你過左邊來。僧過左邊立。擬問師。便起身曰：『毆殺人。』」問青州布衫意旨如何。師翹一足示之。問二親俱喪時如何。師曰：「好箇消息。」曰：「還假保任否。」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問洞山曰：「吾常于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曰：「我清早割菜。晚上擡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不明求和尙。開示師。願侍者曰：「者箇袖口你與我縫縫。」僧問：「師便喝。」一僧禮拜起。師以鞋覆桌上。曰：「是何意旨。」僧喝。師曰：「是何意旨。你便喝。」直棒

出問今日比丘追薦先亡未審先亡超登何處師曰雨過君山一點青師以母老退居西湖愚菴奉母常居于此後母願世遂痛哭失明未幾忽語近侍曰三日後我行矣至期集諸弟子規訓辭行衆流涕曰師今尊候如宜何云便去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泊然而逝時康熙乙巳孟冬十一日也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卽顯聖前岡建塔歸窆全身焉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復禪師會稽王氏子薙髮開元

◆其

服勤於貞白珊者數載性相二宗咸領微旨嗣參雲門澄恍有宿契命充維那一日澄上堂曰放下著師因此全身脫落呈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著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澄嘉共綿密師自是晦迹東山一日抵金陵適博山來開法天界師謁之來與論物不遷旨微辨竟日了無窒礙來曰江南佛法洵自有人既而東山國慶寺延師爲中興第一代上堂二既不偶一亦不奇捏聚非卽撲破非離破草鞋三雙五雙老山藤根垂梢垂昨日赴村齋金沙鑼裏滿盛油汝等諸人眼似搗毬口似鐵丘彌陀寺前一條官驛路也好跑馬也好行舟爭奈今日雲悠悠雨颼颼說與愁人愁更愁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惟有後園竹鞭東鄰欲取燒火西鄰欲取夾籬昨夜分付主山神一抹直入金剛際天明起來芽頭抽在摩醯首羅鼻孔裏耐他不能被蓋囊藏也費山僧唇舌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不厭惡雲居四語非特買石雲饒移花蝶主尙可爲古今禪者之良方

藥忌兼舉病無不瘳。爭奈顯聖修行不得力。恒被鬼神觀破。昨夜偶染疾。偏身紅爛。自家尙覓起處。不得現前大衆。若有能知藥忌者。決不敢以世禮相酬。山僧當與你大展九拜。上堂。紅葉飄空。重添靈雲眼。翳濃霜露。地凍殺漁父。棲巢紅白。雖分寒暑。各別要知。總是者個時節。誰能向紅葉飄空時。突出眼睛。濃霜露地處。揭開腦蓋。養鱗泉畔。見天真。黃泥坪裏。逢活佛。上酬不報之德。下化非生之衆。其或未然。東山依舊失利。上堂。舉拂子曰。且喜一衆幸然無事。東山安敢吹毛。堂內者。燒香打坐。問訊和南。經行習靜。乃至語默動靜。揖遜雍容。無非賣弄文殊家風。堂外者。撥火燒羹。擔漿洗菜。搬柴拽石。一一漏洩。普賢妙用。卽今四海五湖。注入諸人毛孔。三山五嶽。聚於諸人眉梢。猶爲不足。更乃伐鼓考鐘。據座商量。不知討甚兔子。小參立功勳存。禪觀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黜聰明。何殊較角取乳。又道道非見聞覺知。不離聲色言語。如上所說。且道畢竟如何。行履得恰好去。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

向師曰。不打者。鼓笛曰。如何是奉師曰。一向不恁麼。曰。如何是功師曰。喫飯穿衣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山僧闍黎相對面曰。如何是功。功師曰。打殺闍黎遺累老僧。崇禎癸未夏。示微疾。絕食旬餘。而示誨。譚笑不異。平昔六月十六日寅時。說偈而化。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四。塔全身於顯聖之南山。紹興府香雪菴。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初參念佛。是誰謁雲門。登聞澄拈提宗旨。疑情頓發。一日在毆經行。次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却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澄印可之。出住上虞之香雪。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葦塵子曰。六牕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佛曰。方問堪與佛祖爲師。佛祖又學個甚麼。師曰。佛祖嚮方曰。與佛祖爲師。嚮。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方曰。不問佛。不問祖。速道。速道。師曰。東村桃樹。西隴梅花。示寂。曰。未有嗣。乃以如意法衣寄佛。曰。方曰。香栢枝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爲。遂坐脫。

塔於顯聖之南山

南昌府百丈瑞白明雪禪師。桐城人。俗姓楊。從九華聚龍菴薙髮。往雲棲受具。參雲門。澄於聖壽。澄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毗舍謁。澄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一日。聞鐘聲大徹。遍謁天童。博山。黃檗。諸尊宿。歸雲門。遂承印記。迨澄遷化。請師繼席。未幾。移錫湖之弁山。上堂。漫天網。未張。唬得金烏。藏海底。塗毒鼓。纔振。驚起玉兔。上松梢。藏白額於烟雲。籠烏鴉於寒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籬菊呈祥。芙蓉現瑞。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境界。豎拂曰。會麼。山頭白浪湧。海底火通紅。上堂。扶桑日出。須彌峽。吼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閻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底。事良久。曰。靜倚長松。忘百慮。擡頭祇見帝王家。上堂。孟冬初臨。大地朔風寒。徹骨一陽纔復。乾坤萬象氣稍和。茅笋土底抽芽。水仙盆中發笑。梅蕊含玉粒。茶花吐珠璣。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黑帝。令行猶正切。那許東風弄柳條。上堂。主山高。案山低。白虎

長青龍。短洗鉢。崖前觸著。磕著。迎聖道上。往往來來。且道。是何人境界。不因樵子徑。怎到葛翁家。上堂。今朝臘月一枯木。生銀花。千峯咸玉。綠萬水。總白霞。古渡迷過客。林深隱樵家。鳥道無踪影。元途安可誇。大眾。正恁麼時。六花現瑞。寒光散彩。且道。是正位一色也。今時一色也。會麼。琉璃殿上。君臣合。珠玉簾垂。父子同。小參。師舉船子偈曰。三十年來江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大小船子。雖是落草求人。太煞勞。懷生弁山。即不然。數十年來。山上遊。草深林聚。獸羣稠。等閒撒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狐。只如野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傍觀笑。忻忻野狐。且置。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爪牙。看僧出。以坐具覆頭曰。和尚見麼。師曰。野狐精。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師曰。總沒交涉。小參。元鳥來。翼倉庚。初鳴桃花結。蕊雷霆發聲。西來大意。全彰。祖師巴鼻。獨露正恁麼時。截斷衆流。卽不問。隨波逐浪。一句作麼生。道柳眼乍開。風日暖山河無處不新機。示衆。一不得放過。二不得話墮。三不

得孤峯頂上行。四不得三家村裏坐。於此會得逍遙。遙遙於此不會。亦不曾失落。作麼生是不失落底事。良久曰。一條拄杖。無長短。滿面春風。滿面涼。示衆。暑氣將清。未清。梧桐葉落。不落。不是三元三要。亦非君臣道合。會麼。巖上白雲寥廓。端陽示衆。今日端陽。佳節。畫龍艾虎。鬪額奪得錦標。歸來特與諸君漏洩。且作麼生是漏洩底事。石榴紅似火。梔子白如棉。豎碑示衆。碑文鐫白字。萬古徽猷。當道種青松。見聞不昧。如此會得。猶在半途。如此不會。白雲萬里。會麼。良久曰。弁山一日雨。橋流水不流。上堂。秦山卓爍。鑑湖寥廓。爐峯岌嶸。會稽咕咕。昨夜一陣西風起。滿山黃葉盡。落會麼。須彌躡跳。三千界。礮礮花開。百億春。過清泰菴。示衆。桃源洞口來。清泰菴裏過。明月庭中輝。清風白雲播。如此會得。覲面無私。如此不會。也不妨處處磕著。會麼。天台山上清流水。一路隨吾下剡溪。過天華寺。示衆。西風微微細雨霏霏。天台老漢帶水拖泥。遂舉拂子曰。扁舟過若耶。白浪湧清波。師一日禮雲門像。一僧曰。像在此。老和尚

在甚麼處。師曰。東山西嶺松。僧無語。師曰。且道在甚麼處。曰。東山西嶺松。師打曰。學語之流。問五家宗派。流芳遠。洞下元微。請指陳。師曰。寒蛩鳴砌壁。曰。意旨如何。師曰。白鷺上青松。曰。與麼則理事全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曰。鑑湖波底月。曰。學人則不然。師一喝。僧禮拜。曰。鑑湖波底月。師打曰。學語之流。問千山疊疊。萬竹森森。是什麼人行履處。師曰。秋風來我舍。細雨灑芭蕉。問文殊是一切智人。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嘴長三尺。曰。罔明爲甚麼出得。師曰。舌短二寸。曰。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曰。猛虎敵大蟲。士問。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如何是安隱處。師曰。三兩綿子。六兩條。曰。經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如何保任。師曰。明月照塔前。問如何是住山斧子。師曰。八兩半斤。問古云。渠正是我爲甚。我不是渠。師曰。秋水連天碧。問如何是大機大用。師曰。三十棒一棒也。饒汝不得。問者①字意旨如何。師曰。瞎。問燈籠遭撲。爲甚麼露柱頭疼。師曰。九曲池近來被沙塞。問鴻濛未判。天地未分。如何是

空劫已前事。師曰：水枯草冷。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時。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爭出頭。曰：拏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雲門九週上堂。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曰：丁卯年臘月一週。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却有九週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不妨又去世九週。且作麼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朽爲汝舉揚正偏五位。以報先師恩德。遂喝曰：病朽未出法堂。原無此一喝。既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卽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卽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妙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偏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卽元要妙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卽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乾坤句。卽此一喝。凡聖掃除絕彼知解。謂

之截斷衆流句。卽此一喝。問事答事。問理答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爲仰宗論之。卽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卽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卽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卽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論。卽此一喝。無量妙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卽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卽此一喝。直示一眞法界。謂之總。卽此一喝。有照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個自己。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唯一喝。如然。至於一棒一拂一句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復喝曰：且道此一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簡點得出。則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觸禮三拜。先師爲汝說破。後住贛州之睦峒。建安王欽師道。望請住百丈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浴畢。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

百丈花梢月。擲筆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迎全身塔於弁山。師自敘一花五葉拈散木香。謂達磨四十二世云。

雁田柳湊居士山陰人也。參雲門澄澄示。但舉個是甚麼。他日問世尊意。旨爲復是陞座。處爲復是白椎。處澄應聲一掌。士曰。分明勾賊破家。澄曰。還要第二頓。那一日有省。呈偈曰。是甚麼是甚麼。對著家親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澄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麼處。勘破處。士曰。壁外葢茅屋。澄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澄曰。不信道。葉曇茂居士南昌人。始爲大僧。從雲門澄參。究有省。一日茶次出。曰。昨日偏衆解制了。特來謝和尚。澄合掌曰。恭喜恭喜。曰。和尚不得謗某甲。澄曰。如何是解制的道理。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澄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曰。大衆散去。遂和聲歸衆。澄領而印之後。以母老歸養。遂蓄髮焉。覺浪盛住上藍時。士過訪。次盛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唧啣。盛曰。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尚一著。盛曰。咦。

博山來禪師法嗣

廣信府瀛山雪關智闇禪師。本郡上饒傅氏子。參博山來默究。船子藏身公案。偶見槽廠拽磨。忽然磨鼻拽脫。遂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破也無妨。來曰。子可參得禪也。吾助汝喜。示偈有未及。朝天子回機。却有妨之句。因矢志服役。無違一日。侍次來指衲衣。謂師曰。此是壽昌老漢底。我曾以一偈博得子能似我。我當不惜師曰。莫是師翁睡著。被和尚竊來。來笑曰。汝試竊看。師援筆立成五頌。來閱罷置案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把你不住。我者裏未肯點頭。在師曰。何謂也。山曰。汝偈皆佳。但患風骨太露。須知宗門語句。如滿口含冰。不會道出水字。復曰。汝根利。當鈍却利。使死却全心。始得師拜受。卽閉關六載。關中懸大鏡。日對跏趺。纔覺業識心起。無明發現。便指鏡中人唾罵。既久。收放自由。作雪關歌來見之。擊節稱善。乃爲師開關。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命師秉拂。晚率衆入室來問堂中首座人天眼。

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來曰：還假鑒照也。無師曰：君不見來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

師於天啓丁卯。出住瀛山崇禎辛未。繼席博山丙子。赴浙之虎跑。大慈妙行諸刹。臘八上堂。直下承當。是何話。稱官不容鍼。私通車馬。須彌高大柱。堪題海天空濶橋。難跨花隄柳巷。盡穿通寶殿珠簾。誰放下雪山夜半。觀明星通身。是口裝聾。卓拄杖曰：若是者老子好喫痛棒。打復卓拄杖曰：果是者老子何須痛棒。打靠拄杖下座。上堂卓拄杖曰：諸兄弟。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鎖不住獼猴。子又卓曰：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捏不殺獼猴。子又卓曰：分明祇者。個因甚麼有一類人。弄不活獼猴。子若還弄得活。捏得死。放得開。收得住。管取任意逍遙。隨緣散誕。其或未然。九旬禁足。還須堅鑄銅牆。三月安居。正好高聳鐵壁。莫教揭破。封皮決定走風露影。只饒不露風影。卓杖曰：鷄聲假報。秦關曉關。吏而今不受欺。上堂癡盲無覺。照業識沉紛。掉起牀忙。到晚伸脚睡。到曉醉生夢死。多喪却形山寶殿。穿雀驚飛。

藤枯樹崩。倒無限聰明人。送命還闔老諸兄弟。此是未悟人光景。闔老子筭飯錢也。合甘受。祇如大悟人。分上還被闔老子拘束也。無驚卓拄杖曰：闔老子你合喫山僧痛棒。何故不識廬陵米價。與人筭甚飯錢。山僧倒行此令。蒼天抱屈。含冤靠拄杖下座。上堂諸方狂浪滔天。博山死水浸殺。看來擔板禪和。枉費鉤錐點撥。點不點。撥不撥。把斷關津。須定奪龍王。按劍絕傍觀。看誰來把虎鬚。捋還有捋虎鬚者麼。衆無對。師笑曰：直饒捋得。也是沿臺盤乞兒。上堂參禪不制心。業識紛飛。苦僧家不養貓。禪堂多老鼠。忽被貓兒追到牛角裏。時且道。老鼠還有性命也。無拈起拄杖子。作搖勢曰：若人捉得渠。當下偷心死。卓一卓。上堂說底不是。禪悟底不是。道推倒葡萄棚。春風寒料峭。然雖如是。今日若是端師子來也。合喫山僧拄杖。何故爲他不解。扶起只解放。倒忽有個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尙。你還會扶起麼。山僧也與他拄杖。何故爲他矮子看戲。隨人上下。小參高峯老人偈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

眼崑崙騎象鷲。鷲率會得此一偈。則照用料揀棒喝。交馳正好作曹洞兒。孫洞山老人道。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鑊子。三個糊猴夜簸錢。會得此一偈。則偏正妙叶機位。環旋正好作臨濟兒。孫恁麼道。大似搓圓捏匾。換柱移梁。要且不是乾曝曝地。或問山僧又作麼生。規圓方竹杖。添却斷紋。葉家活臨時。用安排便不真。復笑曰。也只是八成。僧問。如何是寶鏡三昧。師曰。不照閒光影。還他舊面皮。問。如何是不借借。師曰。背手摸著枕。逢人轉送伊。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曰。一雙撲地恁孤飛。曰。如何是金針師。曰。從來不度。問。倩女離魂事。若何。師曰。月淡花移影。曰。未審他是業識。是意。生。師曰。風搖水作波。曰。畢竟是一個。是兩個。師曰。形影不須彰。便脫狐窠。白曰。脫却後。如何。師曰。急急如律令。丁丑冬。抵瀛山。病體尪羸。羣心洶洶。問曰。和尚安否。師彈指一聲。謚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且道我生耶。死耶。遂微笑而逝。坐三十七。夏。享年五十三。迎歸博山。建塔蓮。

花峯之西原。所著有摘燈錄。炊香堂詩文書復語錄。若干行世。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泗洲唐氏子。年十四投景會。薙染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遂棄之首參壽昌。次參博山。來來門庭。嚴重師爲死心焉。一日隨衆採茶。忽白雲從澗底起。師觀之。有省。歸以偈呈來來曰。者且置。祇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不向和尚通去處。在來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道密終不作此見解。來曰。好與三十痛棒。嗣是來命名授戒。且印以偈。於是辭來。縛茅郁洲山。數年始開法。淮安檀度次住安東。能仁徐州雲龍。乃若青峯菩提法起等處。上堂。諸仁者。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不要妄想。正當今日。又作麼生。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黃河水塊走凍折雲龍。山腰奎山塔頂伸。首擬欲普請往。看爭奈天寒立久。上堂。壽昌師翁。搬底是石塊。博山先師見底是一株樹。瀛。

山師兄徑山師兄一等是口挂鼻上老僧觀白雲底。響顧左右曰。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宿王華菩薩。上行意菩薩。莊嚴王菩薩。喝一喝曰。住住。老僧見底。諸人不知。諸人見底。老僧不知。薰起身曰。慧炬三昧。淨光明三昧。連擊拂子下座。上堂。昨日雪。今日消。仔細高著眼。莫錯過。會好。連點首曰。釋迦口門不窄。彌勒肚皮不寬。要得通上徹下。亦須飽腹充腸。良久曰。喚鐘作甕。上堂。師顧視左右曰。座中亦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一僧出衆曰。某甲不甚慚愧。師打一棒曰。七棒對十三日。也不消得。師曰。觀自在菩薩。又一僧纔出禮拜。師曰。怕爛却。那曰。南無佛。南無法。師曰。可惜許。曰。謝和尚。再三師顧侍僧曰。老僧三寸甚密。上堂。臨濟擎拳。德山作舞。滄山作禮。法眼證禮。惟有洞山老祖連聲道。你者些兄弟。第一等是飯飽弄筋者。四個漢到者裏。依舊各歸寮舍。薰拈拄杖曰。主人二千石。幕舍兩三間。送送空勞結。良久卓拄杖一下曰。不可道老僧是洞上第三十二代也。上堂。僧問。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一總提不起。三十日到來。

畢竟如何了脫。去師曰。三日前五日後曰。當陽唱出無私曲。聞見分明沒覆藏。師曰。山依舊高。水依舊深。曰。恁麼則。佛日增輝。道風遠扇也。師曰。討者些。剩下底作麼。曰。和尚諦聽。諦聽。師打一棒曰。三百五不徒然。乃曰。三日前五日後。山依舊高。水依舊深。討者些剩下底作麼。乃高聲曰。三百五不徒然。顧視左右下座。上堂。玉容不露尊貴。天然寶印未施。全彰文彩。沒陰陽地上。瑞草呈輝。叫不響山中。清音匝地。到者裏却也。好個時節。且如何得承當去。響良久曰。撲破香囊。熏熏大國。撥開天竅。透真風。春日上堂。枯木寒巖。時節至。春風吹起。律筒灰石人。撫掌呵呵笑。莫認春牛是土堆。上堂。你看者震旦國裏。洞山被者三觔麻縛倒。趙州被者七觔衫累倒。雲門被者乾矢橛壓倒。靈雲被者桃花換却。玄沙被者脚指換却。天龍被者手指換却。咄咄大洋海底黑雲生。回首西山日初出。良久作女人拜曰。敕。除夜上堂。說到不如行。到罕逢穿耳客。行到不如說到。多見刻舟人行。說俱不到十里一鋪。落花香店。酒五里一亭。荒月野橋。

烟拈拄杖曰。是車聲。是風聲。火聲。是水聲。是鐘鼓聲。山川草木聲。卓一下曰。者裏是什麼所在。一僧出來曰。若教無此夜。那得暫閒人。師曰。也是東山左邊底。乃顧左右曰。穿耳客。刻舟人。卓拄杖一下曰。那得暫閒人。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日。當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鬧市那伽定。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馬舞春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石女遊古寺。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無足人能造。曰。是誰證明師曰。無舌人曰。如何是無舌人。證明底。語師曰。誰敢違著。曰。正偏五位。向上更有事否。師曰。道士頭上冠。年七十與筭之。關皆寓訣。則意旋取。道連水登青峯。度夏法起。歸休。菩提順治戊戌三月五日。遂絕食。示誨。諄諄書偈。有石火電光。平田荆棘之語。十一日沐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全身于菩提社之右。

福州長慶宗實道獨禪師。廣州陸氏子。卅歲出嶺。參博山來來。一見器之一日。呈偈曰。食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却顛倒。驢子牽大磨。石人

撫掌笑。別有活生機。不落宮商調。來以爲尋入堂裏。後開法於廣之羅浮。閩之長慶。粵之海幢。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震聲一喝。示衆。舉六祖風幡話。頌曰。不是風。不是幡。關山把住。路行難。愚人只管食程去。那想全身在此間。示衆。舉高峯無夢無想話。頌曰。無夢無想。主在麼。相隨來。他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頗奈夜行人更多。師童眞入道年六十。寂于海幢寺。

金陵獨峯竹山道嚴禪師。西川大竹縣人族姓沈。總角染衣。南詢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走白下。參博山來來。和尚於天界乃問。和尚離博山來。白下爲人事作麼。生來曰。今日將爲先君設奠。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來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來曰。請坐喫茶。於是命典第二座。其領衆入室。當機應對。動合宗旨。來喜之甚。嘗曰。博山一枝橫出。秘在汝躬。自是韜跡。承恩閱四年。開極樂祇園於滌上。又五年。住獨峯入院。時恍然如舊。師於是作投老計。嘗榜三問。請勘驗。方來一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畢竟是個什麼。二曰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且道喚什麼作此經。三曰獨峯路險把關令嚴欲到者試借公驗看。臨終日集衆垂誡當午浴畢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龍山之陽。

建寧府迴龍古航道舟禪師泉州晉江鄭氏子生萬曆乙酉幼失父事母有孝聲母逝乃棄家寓承天寺閱壽昌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姓處有疑往參博山山爲薙染圓具嘗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參究益切適余集生至與語有契延師閉關全陵一日洗面脫然有省自謂吾於無可奈何處得個巴鼻會博山說法天界上堂師出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師曰石女溪邊舞山曰祇如語中帶元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山便下座山回博山乃以如意付之曰當慎重勿負老僧師復掩關明年奔討博山乃入關主法迴龍復隱里之戴雲山丙子林宗伯季狝請結制承天丁丑繼席雪峰結冬長慶戊寅還迴龍己卯住博山辛巳葺建陽祀二親木主所住之處不循開

堂請唯有示衆而已故有示衆曰老僧不上堂蓋因無法說性不近人情恰似個鐵櫃一味放癡惹任人道朽拙雖然稱住持直是口無舌之句蓋實錄也示衆拈花示衆有口難開斷臂歸來無法可得四七祖師無非望空啓告邇代兒孫總是掘地討天老僧當年不識好惡誤入博山社伙被伊熱瞞至今有屈難伸雖領衆住持三緘其口蓋不敢鈍置諸人亦恐有玷法門大衆且道恁麼住院是爲人不是爲人不見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示衆夜夜抱佛眠情真罪當朝朝還共起死欺親招起坐鐵相隨刀斧斫不開如形影相似去離亦不可欲讀佛去處未敢相許祇者語聲是切忌錯認諸昆仲還讀傳大士麼只知開口易不顧舌頭長僧問眞覺有言石卵爆盡檉枝掃地吾當再來師今繼席莫非再來麼師曰認人之罪以罪加之曰恁麼則鐵枷結裏了也師曰一狀領過師病次僧問和尚何病師曰針灸不得的病曰與麼則神醫拱手也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拈如意便打云荊州

親藩惠王法語宗門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只要人自參自悟自證自修以見自己本來面目而已非有他術蓋此本來面目不以聖賢而莊嚴不以庸愚而醜陋王公與士庶同士庶與含生等凡屬有情體元無二特以迷而不參昧却自己精光謂之衆生若參究一明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則謂之佛祖矣佛祖衆生只一迷悟間參究不參究斯有天地之殊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靈俐漢一覩便了更無許多周折所以寶誌云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者裏無疑說個見性說個成佛早成剩語也如未然者必須猛著精彩二六時中看是誰見誰聞誰爲覺知是誰穿衣御膳是誰起居動作看到無可看處自然大悟徹底洞明迷雲破散智日高昇始知大地衆生由來一體森羅萬象共貫同條且無情與非情之異又何有貴賤凡聖之殊哉 師骨鯁性成於衲子中卽英靈絕無肯諾語故於壁立萬仞無愧也順治乙未示微疾視事如常八月二十五酉刻趺坐而逝壽七十一臘三十三塔全身於建陽鳳山之陽

廣信府博山雪竈道奉禪師建陽龔氏子夙根夙興幼不茹葷十七聽楞嚴有感遂投支提薙染二十六隨杖人於鳳山羅山立沙間僅二載知有己躬下事乃抵浙參眞寂有年次參博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密中山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却埋在窩中師曰今朝且喜得見和尚山曰向來作何所務師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卽今看者何在師曰伸手只在縮手裏山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後於勾菴聞雞鼓翅大叫乃頓悟述偈曰枯子焚殘燄欲無隣雞忽聽一聲呼昔年錯認驢窺井今日方知井覩驢走呈山山頷之順治丙戌開法瀟山丙申繼席博山高泉薈亭間嘗應之上堂水之湄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修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謂許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爲頭饑喫飯兮困就宿咄 小參今朝九月初五天氣半晴半雨最好時節因緣一衆耳聞目覩且道觀聞的是個什麼

南山老大蟲咬殺重牙虎。萬象森羅一齊起舞。大眾虎咬大蟲。則且置。萬象因甚麼起舞。不見道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康熙己酉春。以院事託座元明年六月二十日。示寂。臨寂時。黃龍岑按師身問。屋破不蔽風雨時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與麼則一衆景仰有分也。師拱手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二。塔靈骨於本山蓮華峰之陽。

開府集生余大成居士。桐城人。參博山來於法堂中。擡頭觀對聯。至密移一步。話有省。自是決信無疑。上來書曰。自見和尚後。覺來胸臆難毒。被少分醒。酬洗括頓盡。歸來筆硯付之祖龍。書籍付之施犢。丈室而外一物不將。獨是坐斷十方。密移一步。纔知奉教而行而長安甚闊。我國晏然去冬解組歸時。於凍舟結八十日不語期。所謂佛也沒奈何。良然良然。一日與同參爭一公案。互不肯。士乃曰。我最喜長慶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同參云。惟人不肯。乃方親士聞之。吐舌雪關。問閉門作活爲何事。士曰。出賣轆轤鑽。問補網張風成何用。士曰。添個黑撈波。

廬江治父星朗。雄禪師。閩漳龍溪林氏子。家世宦顯。師幼年聞誦華嚴偈。矢志離塵。常覲老宿。求開示。參禪決要。每坐究關。上一日身心頓忘。起時不覺墜關。傷足。遂豁然開悟。二十一舉孝廉。過浙。參天童雲門。俱獲領益。崇禎己巳。聞博山來道冠江南。師特詣天界參禮之。來見便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曰。不見道。說似一物。即不中來。曰。汝因甚隨別人脚跟轉。師曰。一番拈起一番新。來含笑而已。一日命師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洎徵詰洞上宗旨。師於言下透脫深領的要來。見其機語穩捷。授名道雄。乃以偈印證。有倒跨金鱗自在時。手把明珠千萬顆。之句。師拜受。遍歷名利依潤之場。彭法天。荆染復圓具於三峰。嗣後雲間相國錢錢老都諫許霞城。請住長生院。錢問如何得成佛去。師曰。殺盡衆生。錢猛省。於是道譽藉著。由橋李轉九華。激揚法化。無虛日。順治丁亥秋。遷住治父古實際寺。上堂誅茅剪棘。開實際廣廓之基。墾土耕烟。下無盡光明之種。人天道路。斯通雙橋。迅捷祖師家聲。復振一句超然。千眼圓明。底到者裏脫體擔。

當田地穩密底到者裏。全履機踐。所以壽昌師翁道。長空無路禪者。徧行白浪滔天。智人能履。若向者裏。薦得便可。號令寰中。提持向上。俾雲魚水鳥。頓現遮那之身。瓦礫磚頭。盡顯金剛之秘。正恁麼時。門庭施設。卽且置入理深譚。一句作麼生。道。苔封古殿人踪渺。鳳宿高梧枝影稀。博山掃埴上堂。大匠不鑿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者。是我雪竊和尚。數居丈室。徧啓羣英。特出隻手。扶豎宗乘。已曾學似大衆。更爲莊嚴畢備了也。只爲山僧自先師一賺墮此險危。三十年無纖毫移易。幸先師留半步地。與吾輩卓足。今日承先師蔭。登先師座。露先師面目了。先師公案。同門法屬。卽此就路還家。轉身向父。致使弘規有紹。大業無荒。正當此際。主賓互換。又作麼生。棲鳳嶺頭雲。靄浴龍池內。浪層層。上堂。梅塢已浮閒。澹影流鶯乍。囀聲猶遶堤。柳千條色半青。東風拂碎寒江雪。一段風流作者。知莫教心識強分別。垂絲千尺意如何。隨隨隨得得得。小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良久。曰。面南看北斗。

問。跨虎頭。收虎尾。猶是時人窠臼。如何得截斷。流萬機。寢息。師曰。如汝所問。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透網金鱗。畢竟以何爲食。師曰。汝還記得話頭麼。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曰。多買黃金鑄子期。康熙癸丑秋。將院東委南洲月。卽示疾。索浴更衣。說偈而逝。門人奉全身塏於本山羅漢井。世壽七十六。僧臘三十七。有語錄。泊教外直指行世。

東苑晦臺鏡禪師法嗣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建寧浦城張氏子。十九歲。見大父歸寂。自疑曰。有一點靈明。向甚麼處去。一日聞猫叫。有省。遂往瑞巖。剃落。隨師住。夢筆山。薈苑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大機。大用。參博山於董巖。受具。是冬謁東苑鏡。鏡問。子在董巖。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鏡曰。彌鞞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鏡。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者。個壞不壞。有曰。壞有。曰。不壞。此意如何。鏡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鏡細究其生平。參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庭。差

別之旨。師恣意披其所見。鏡感嘆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遂付以偈曰。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師拜受。明日隨鏡禮壽昌。及見。經勘問之。次經大奇之。崇禎乙亥秋。會冢宰李長庚請寶筏開堂。值寇亂。辭往壽昌掃塔。閱然。謚請主其席。明秋主福船。又明秋主圓通。上堂有時相逢不相見。有時相見不相逢。東山起雲西山雨。南山燒炭北山紅。無位真人面門出入。沒縫塔子透徹玲瓏。現成公案。好與三十棒禮拜了。退一任齊立下風。吽吽。太平景象。無人識。大坐當軒笑浪公珍重。上堂師震聲一喝曰。太阿鋒前不許之乎者也。大圓鏡內寧容遠近疎親者。個人那個人。喚醒你須精神。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崑崙騎象入諸人鼻孔裏去。提出心肝五臟鮮血淋漓。驚奴白牯。驚然踴跳三世諸佛。有屈無伸。阿呵呵。特地示人。疑不徹等閒看破。更驚人。上堂杖者笑呵呵。諸人還會麼。眉毛纔策起。鰻子過新羅。既已過莫吟哦。且喫雲門餅。再飲趙州茶。打起關南鼓。

唱出德山歌。阿呵呵。會也麼。牆角一株梅。生得兩個叉。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卓拄杖下座。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頭東畔。出照見十方諸如來。個個眼前黑似漆。祇爲覲面相逢不相識。尋珠不必翻海求。玉何勞鑿石知。亦不可知得。亦不可得。木馬嘶開碧落天。泥牛踏破澄潭月。汝等畢竟如何。切忌口橫鼻直。臘八上堂。山僧昨夜正熟睡。五更鐘響方警地。醒來猶自眼眯。瞞拈得口來失却鼻。低頭喫粥。乃思量不勝令人大慚愧。愧個甚麼。愧彼雪山徹骨寒。半夜星兒獨自覷。叫蒼天。說向人前不值錢。千古萬古空自憐。珍重。除日上堂。崑崙奴著錦袴打一棒。行一步打發根本無明。撞翻從上佛祖。逗到臘月三十日。來折合不下。依舊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且道福山正當重開門庭。斬新條令作麼生。與大眾折合。喝一喝曰。踏倒須彌第一峰。太歲頭上添新土。珍重。上堂良久曰。佛未出世。曹山不如金烏抱子歸青漢。佛已出世。不如曹山玉兔懷胎入紫微。正當出未出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句作麼生。道黃

海岸居士出曰。雲從龍。風從虎。師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公曰。且喜曹山猶在。師曰。藍水遠從千壩落。玉山高并兩峰寒。小參雨打虛空濕。自愁無曬眼。急敲石火烘。汗滴龜毛上者。一滴西天東土真消息。端午上堂。福山端午。却憶南陽忠國師。與大耳三藏在大唐天子殿上。特地向西川看競渡。且道大耳三藏。因甚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落處良久曰。哺醉揚波誰好手。汨羅江上獨惺惺。珍重。福山上堂。海岸居士問獅子叢林法王出世。便請哮吼一聲。師擊如意一下曰。會麼。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黃巢昔日不曾滅。雪竇山中草尚存。曰。如何是入窟獅子。師曰。活捉鰻龍分九截。鑊湯裏解飛騰。曰。如何是出窟獅子。師曰。曉雲橫鎖玉屏峰。曰。今日親見獅子吼也。師曰。落花啼斷山禽語。乃畫○曰。常啼菩薩賣心肝。求般若。壽昌杖人賣般若。求心肝。看看雙林佛殿騎簫曲峰入。諸人鼻孔去也。紹隆大師合掌曰。噉嘛呢叭咪吽。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會麼。却將我語同他。語須是他心似我心。福山下寺小參。秦

時。較鑿鑽頭新拈起。偏能殺活人。晴久也須加一割。彌縫半夜發清吟。且道吟個甚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福山上寺小參。木人倚地擊鐵鼓。大虫吞却石老虎。八角菱花北斗藏。驚短法身三尺五。若向此中會得來。打破虛空許你補。若不會。且待臘月三十日。參取雲門普。小參趙州在厠坑上呼文遠。此處不可與說佛法。文遠欲狹路傍把斷。趙州要討個公驗。此是鎮州蘿蔔頭。開花青州布衫裏。石被皐亭拋向東洋大海底。惹得鐵牛背上蚊子飛。到十字街頭。自歌自唱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汝等者。隊沒料掉禪和子在長連牀上打睡。春那知有恁麼事。小參三七日前。釋迦掩室於摩竭。三七日內海底波斯嚼生鐵。三七日後大家笑龜不成。鼈無論。是七後七前。只要你自奮自烈。不有傷心人。爭解死冤結。說甚麼。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若作一場鬼戲。徒自掉棒打月。上堂人從賢溪來。請擊皐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玄沙是甚虎。巢知風穴

知雨動植飛潛各自主電捲星馳龍翔鳳翥者些兒
須自許太平一曲韻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 上堂
料峭鋒芒五臺會上雲蒸飯軒渠絕倒水牯欄邊雪
散花老瀉山擊來石火之機劉鐵磨閃出電光之眼
不是天然妙叶安能啐啄同時莫怪者裏斷岸把竿
水寒魚少或到春風浪暖振鬣而起者應不減在試
爲拈出相見不揚眉君東我自西紅霞穿碧海白日
繞須彌 上堂疎山手握木蛇自命是曹家女吞吐
八面機鋒肯諾不得全許似者等聾頭禪若非推倒
有句無句底枯椿子徹見他笑裏有刀安能向猛虎
口中奪雀兒饑鷹爪下爭兔子我者裏潦倒隨時跋
跋挈挈無暇縛鬼撻芒繩且喜一掌峰前尙有尋宗
問祖者來此酌水獻花亦可慰在 小參舉秀才問
長沙弟子只見千佛名經不知居何國土亦化物也
無沙曰秀才曾到黃鶴樓否曰曾到沙曰崔顥題詩
後還有人題否曰無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師曰岑
大蟲灑食大地皮毛有滴血落處可成甘蔗種族若
是我但呼秀才待應請便問道你好個影頭一試便

中狀元頌曰飽腹文章半字無儼然殿試便傳臚春
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花滿帝都 立監院上堂曰
會麼福山重興住持不易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明鑑
當臺列像殊露柱生花須自許看看滿林新笋將成
竹一個人歸監院房 觀音誕辰上堂師召曰會麼
雨洗澹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唳你是何人復曰此是寶峰照
自題其像贊也今日福山偕花獻佛特地拈出爲普
門大士作慶生文祇如普門大士只今出生底消息
如何得見乃擊如意曰金鳳不棲無影樹峰巒纔動
海雲遮僧纔出問師震聲一喝曰速道者一喝落在
甚麼處僧擬進語師拋下如意僧接如意送上師曰
敗你三十去遂下座 元宵小參海底泥牛銜月走
撞倒南星落北斗黑龍怒觸雨翻盆打濕元宵燈情
悄忽然霹靂滿空繞擊殺獅子身中蟲山河大地俱
啼吼珍重 小參欲行奉馬當食進鹽王索仙陀婆
智乃在機先鳳林關鍵太密十字街多白拈靈龜脫
轡方堪占不卜孫臏無飯錢況乃久雨不晴打濕眉

◆ 錄 語

毛無處瞞眼。只得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爭奈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小參舉長慶示衆。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舉杖人曰。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冤結不開。且道長慶與杖人撞著是個甚麼道伴而利害如此。祇如汝等摩肩接踵在者裏。又是個甚麼試道看。衆無語。師曰。也怪汝等不得。小參明鏡當臺。纖毫不隱。雲峰出匣。凡聖不存。須知向上一機。如擊石火。閃電光相似。還有轉得身。吐得氣者麼。良久曰。沒孔鎚。禮拜了退。小參杖人伸左手向西。牛賀洲捉得東勝神洲一物。伸右手向東勝神洲。捉得西牛賀洲一物。且道此兩物是何物。若有能識得與他一笑。若無能識得與他一笑。何故賞罰分明。殺活自在。僧問五位王子有同別也。無師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曰。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銀盤盛雪。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明月藏鷺。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類之不齊。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混則知處。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五位王子還有父也。無師曰。東宮雖正嫡。不面帝堯。

顯曰。怎麼則九重得密人難見也。師曰。須知向上一路。尊貴自別。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山僧失利。問大慧竹篋子和尙也。拈提否。師曰。不拈。曰。爲甚不拈。師曰。沒者閒工夫。曰。莫是和尙親切爲人處也。無師曰。浪蕩拾花針。問如何是一大藏教詮不出底意。旨。師曰。淚出痛腸。曰。末後拈花又作麼生。師曰。要頭歌將去。梅逢到崇先。師曰。何處來。逢曰。廬山。師曰。在彼何爲。逢曰。若有所爲。卽呈似和尙。師曰。脫空謾語作麼。逢曰。某甲終不敢負心。師便掌。逢曰。和尙探頭太過。師曰。逢人切莫錯舉。順治己亥歸天界。休夏毗廬閣九月四日。命移几杖入誓方丈。七日起禮。佛巡各堂寮舍。開示諄諄。回室索筆書偈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撈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峰去。擲筆而逝。塔于棲霞天開巖。壽六十八。臘四十九。

鼓山永覺賢禪師法嗣

泉州府開元爲霖道霈禪師。參鼓山賢針芥契合。親炙三十秋。鼓山八旬大慶。舉爲首座。始垂記前住。

後上堂。庾嶺一鋪功德無量劫。來成就今日一回拈出。便見光輝宇宙。不須雪點紅爐。一切萬法。仍舊春水盈盈。競流春山。疊疊挺秀。春鳥關關。和鳴春樹。蔥鬱茂。若能直下。便見。卽是瞿曇之後。更作佛法商量。此人却不唧唧。乃舉拂召大眾曰。見麼。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擊案下座。佛誕上堂。昨夜虛空迸裂。無端生下小兒。爲渠安年立歲。也是當面糊塗。雖然不免將錯就錯。道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祇得八表欽承。十方嚮順。山河國土。屈身低影。正與麼時。還有行正令底。跛脚阿師麼。若有山僧與他結個同參。如或未然。且與木人同接拍。高聲唱起太平歌。乃卓拄杖曰。吽吽。佛成道日。上堂。雪山六載。忍飢凍。一觀明星。佛便成。却道衆生皆具足。祇因妄想墮凡情。大眾且道者。妄想作麼生。斷良久。曰。待釋迦老子作。凡夫時爲諸人道破。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切忌開眼尿牀。上堂。一入信門。便登祖位。且作麼生。信盡十方世界是。一人盡無量劫。是一壽。以如是壽。壽如是。人不長不。

◆ 附錄

短不減不增。且道。人是何人。壽是何壽。還委悉麼。桃花海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上堂。虛度浮生半百年。知非知命。總茫然。飢餐渴飲。尋常過。笑破虛空嘴。半邊是者。般無出豁。漢不辨月之大小。歲之餘閏。凡不收聖。不管正好。貶向無生國裏。直教覓個出頭地。不得安用。爲渠畫眉。指目。攢花簇錦。耶。雖然者。漢却有個長處。解向人道。飯是米。做鍋是鐵。鑄若也不信。試向自己竈門前。口門邊。一一檢點去。上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趙州擎茶。曹山奉酒。乾闥婆王獻樂。來無孔笛中歌。本有恭賀。無位真人。千壽萬壽。只如無位真人。還受也。無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上堂。今朝十月二十二日。伐鼓敲鐘。衆雲集。時節因緣。既現前。聽取唱個波羅蜜。乃舉拂子。召大眾曰。君不見。又放下拂子曰。君不見。良久曰。呵。呵。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小參。金牛喚人喫飯。趙州令人喫茶。二老覷面分付。不知誰是作家。或有個漢出來。問鼓山。又作麼生。有願從來不撒沙。上堂。法是本法。心是本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甘露泉。

聲鳴活潑清源山色碧岑岑大衆會慶今日山僧親拈出不勞低首更沉吟珍重 小參有人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捧撮土以培泰山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值滴一毛以乾巨海所以道讚不得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且道畢竟得個什麼咄切忌花眼 上堂無見相個個圓滿爲什麼我顯汝隱燈王座子人人在分爲什麼我坐汝立大衆知麼鑊鐺未出匣游絲千萬丈等閒拈出來一斷一切斷 上堂菩提本無樹秤錘是鐵鑄明鏡亦非臺光明徧九域本來無一物千足與萬足何處惹塵埃蓮花火裏開諸人還見祖師麼良久曰清源方舉首紫帽笑哈哈 上堂一心不生萬法俱息山河大地甚麼處得來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山河大地有甚麼過舉拂子曰且道者個是生是不生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元旦上堂年新月新日新時新普天之下自天子至庶人共納新福同賀新正林下禱子德業新進性地新明共登皇化同樂昇平惟有上村李大伯依舊滿面埃塵年去年來渠不管從教鐵樹自生春大衆還識此人

麼良久曰萬福 師居鼓山二十餘載道風遐播遠近瞻依著有洞宗源流辨謬三刻因本宗白巖淨符擅改景德龍藏爲祖燈大統削去淳了王鑑淨覺六世正傳之祖故痛斥白巖混蓋諸牒之罪救正曹洞源流并著鼓山疊香錄聖箭堂共古暨全錄十二卷行世

少室喜禪師法嗣

少室彼岸涵宇海寬禪師直隸內丘王氏子父母得異徵而生師年十六暴疾幾亡父母祝許出家便愈送入崇恩寺薙染初從聽講有疑極力參究因汲水園中翻却轆轤欄打腕一下忽地有省呈偈曰實相妙法尋不見踪一下打著內外圓通從此徧歷諸方游心蘊奧辨析精微末參心悅喜於少林一見即許參堂隨例入室喜見師履踐綿密遂以衣拂并偈而記荊焉乃明崇禎戊辰歲也是夏周藩上雅王禮請說法師應入汴有年上黨藩王徵聘再三於臥龍岡開堂嗣因寇入中原師窺勢不可挽潛渡河北深隱太行山白日說法暮夜樵汲運籌供衆了無難色

聖朝定鼎師寓京都開法三載後辭歸山以圖恢復
祖庭此時少林以兵革蹂躪廢墜不堪鞠爲榛荆瓦
礫之場幾無片席說法之地登封張令同本山耆宿
固請上堂卓錫無地也陞堂及至陞堂雖也亡兩袖
清風難把贈滿船明月任君將遂拈拂子曰山僧遭
際滄桑本欲深隱高藏奈九鼎祖庭在山僧一綫肩
持倘今失賴罪將焉歸今日不免將歷代佛祖繼住
開來不了底公案對衆拈出豎起拂子曰大衆還會
麼登封山色高萬丈汴河水氣湧千層 師因宋金
元明五百年來諸尊宿宗風大義泯滅無聞遂渡河
簡拾河朔諸先覺斷碑殘碣續續於五燈會元之後
名曰五燈會元續續至順治丙申詣都具疏奉
旨頒入龍藏

京都安國別山性在禪師順天豐潤鄭氏子十四歲
禮安國化一法爲薙染師從愍忠受具徧歷講肆諸
宿依止數載凡諸經大鈔俱承耳提面命一日喟然
嘆曰一大藏教盡是筌筌終非魚兔聞心悅喜主席
少林於崇禎庚午冬直往參叩喜一見即契許入室

未顯示

鉗錘陶汰有年忽有省呈解喜可之即付衣法後值
兵火歸里隱於景忠山知止洞而一方道俗歸依如
市師但因入隨機開未觸境提撕歲越順治辛卯
聖駕臨幸洞中問佛祖根源師應對稱
旨盤桓終日

駕同行在次日欽差內侍賁白金百兩

賜師師辭謝內侍曰今蒙

上賜乃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師曰在係貧
衲子也今修隱山中甘貧守分以道自樂足矣倘一
有此徒資綠林盜心耳及

駕回京降

旨召師入萬善殿癸巳冬復蒙

上賜勅印封號靜善禪師師雖受寵榮不矜不伐安
居禁城宛若深山日經行跌坐而已少林海寬續續
五燈會元請

旨入藏來京筆授贊襄成就諸先覺未續之案師實
有功於禪門焉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三

五燈全書卷六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趙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趙英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二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常州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深陽呂氏子年二十二往荆溪投靜樂院樂菴苾芻蒙菴示誨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燐爆聲可省舉似菴菴領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寶祖于觀音菴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驚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懣懣而出通夕不寐翌旦寶出方丈見師猶佇立簷下嘉嘆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

◆帝釋帝

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悟旨後禮辭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于秘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唐鶴徽太常問道懇師南還住荆溪之龍池上堂也大奇也大奇地轉天迴斗柄移山門昨夜與燈籠鬪額額帝冀冀俱失儀急努力莫思議地獄天宮總皺眉直得一身冷汗出翻轉話頭都不知喝一喝上堂山瀉瀉水瀉瀉四天王昨夜忽被無明逐筭盤子打過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零九徧衆兄弟爲甚麼累我廚下火頭直至今睡不足參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上堂山僧從住持來半月一陞座五日一小參今日施主勉令登座爲衆說法恰似節外生枝大不唧囉良久曰喫尋常日午打三更今日分明黑月當晝舉拂子召大衆曰會麼猛虎不食伏肉喝一喝上堂禹門院裏禪大似鄉村中箇太醫無多方藥頭止有一帖平胃散不管他瘋癲臍隔四百四病一切內外雜症總與他者一味藥頭不管伊茶湯裏也著上些粥飯裏也著

上些水裏也著上些米裏也著上些油鹽醬醋裏也著上些蔬果麪食裏也著上些閒忙動靜處也著上些行住坐臥處也著上些但肯參采底一任伊參采但肯敲磬底一任伊敲磬直待伊年深日久了眉鬚墮落底自然長出眉鬚來髮毛脫掉底自然長出髮毛來破皮底自然收口肉爛底自然生膚黃胖底血色自然如舊骨瘦底肌膚自然潤澤踴學者手足自然舒伸只要教他依復還初一如舊時人耳世間不肯服藥底止有兩種有一種最可憐生喻如老鼠入牛角要鑽也鑽不入要敲也敲不動只得隱忍而退果若是箇獅子兒不免要奮其全威叱呀呀吼一聲時直得羣狐膽喪百獸魂飛獨行獨步隨方自在放曠遊行也怪伊不得喝一喝上堂咄昨夜無端做夢向糞埽堆頭遇得箇人夜靜唧唧語今朝楊八郎三十年不見晝長簫蘅香從朝至暮只管東顧西顧三日風四日雨要卜明朝天氣未知晴不晴不受禮拜下座徑趨方丈側身臥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驚豎起拂子曰汝等會得者箇麼

鷄子已飛雲外去癡人猶向月邊尋久立珍重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但得安身處天空放白雲上堂衆雲集師喚圓悟闍黎上前來悟出師曰汝至浙江諸方參訪已歷三載豈拂子曰且如浙江諸方還有者箇麼悟突然一喝師曰好一喝只是汝不知落處悟又連喝兩喝師曰再試喝一喝看悟轉身出法堂師歸方丈悟隨後上方丈禮拜曰適纔觸忤和尚徑出師對侍者曰適來只合還他一喝今且放過遂命補西堂上堂舉臨濟大師晚參示衆曰老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烟塵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問如何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有問老僧如何是奪人不奪境乃豎起拂子曰汝等還見者箇麼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老僧當初不明得者箇拂子參了三十年那時節只有老僧在如何是

人境俱奪。擲下拂子曰。七八年已來。覓自己了。不可得。況有拂子。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舉起拂子曰。老僧今日方纔得伊力。便是全體作用。纔喚作拂子。不妨又是老僧。纔喚作老僧。不妨又是拂子。畢竟喚作老僧。是喚作拂子。是若道拂子。畢竟還他是拂子。老僧畢竟還伊是老僧。便成了凡夫著相之執。分別妄想之見。若道老僧即是拂子。拂子便是老僧。又成了體。何真如。顯預佛性。青黃不辨。黑白不分。當此之際。可謂一毫頭上。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衆中。還有會得者麼。若會得。趁早出來。與老僧通箇消息。若一總不會。且喚侍者。收起者。拂子。異日還可指示他人。久立珍重。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者一則因緣。諸方商量者。固多。判斷者。却少。老僧今日爲伊判斷去也。若謂罔明。卽女子。女子卽罔明。或有一箇半箇信。若謂女子從來未曾離佛。佛亦未曾離女子。一萬箇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箇信。不及卽今現前有信得及者麼。乃顧視左右曰。還見麼。不。滯聖凡情。卒易勸人。除却是非難。上堂。舉藥山因僧問。

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山曰。待晚間來爲汝決。至晚參衆集。山曰。今日要決癡底。何在。僧便出來。山下座。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師乃曰。我此衆還有要決疑者麼。我不用汝待至晚。卽今便決。纔有僧出。師搖手曰。且住。且住。老僧尿急。便下座。歸方丈。示衆。老僧年。遇不得如諸方依時及節。與汝等說佛法。從今向去。與汝等說得十二分。與佛法相應。說得成言。如雲門大師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此說話。切莫作佛法道理會。從今向去。十二分說得不成言。與佛法不相應。如雲門大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如此說話。切莫不作佛法道理會。正恁麼時。汝等作麼。生會。咄。直須中間截斷。兩頭撒開。各自悟去。始得。若只教老僧終日向你們絮叨。說去。正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有何意味。設有些些意味。却又如臘月裏。底扇子在汝諸人分上。總用不著。且如卽今向上一著。還有可商量處麼。若道有可商量。豎起左拳曰。也只是者箇。若道無可商量。豎起右拳曰。也只是者箇。衆中。

有會得者麼。會得。卽向前來與老僧通箇消息。一總不會。老僧今晚失利。示衆。汝等現前衆兄弟。老僧者裏不問你久修。晚進先要各正知見。知見若正要了生死。誠如反掌。更有甚麼商量處。若有僧問。如何是佛之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汝脚下。纔擬議。便與三十拄杖。可謂性快。不然。總是草裏覓有甚麼了期。喝一喝。小參。舉僧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踪跡難尋。吾曰。同道者。知僧曰。和尚還知麼。吾曰。不知。僧曰。爲甚不知。吾曰。去汝不會。我語師曰。老僧雖有些些神通。只是沒有使處。既使矣。也無踪跡。可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尙底神通。師曰。恰爲汝尋着了也。僧曰。和尚若爲相弄。師劈脊與一棒。曰。分明學似諸方。問谷印參師作禮畢。師召廣印。印應諾。師曰。汝認得廣印否。印曰。某甲不敢認。師曰。汝還有第二箇廣印否。曰。二箇却無。師曰。汝年多少。曰。四十。師曰。曾參多許年禪來。曰。二十年。師曰。汝既知得是一箇廣印。參了二十年。來到如今。馳求心還不肯休息。更要待幾時休息去耶。汝旣已信是一箇廣印了。須知此

目前燈火也是廣印。卽香爐也是廣印。箸瓶也是廣印。香盒也是廣印。卽硯子書冊本也是廣印。桌子板凳也是廣印。笠帶蓑箕也是廣印。門窗戶扇并照屏衣服床帳等件。無非是廣印。卽非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竹木禽獸。有情無情等項。并風雲雷雨日月星辰。凡所見聞。知覺無非總是廣印。除了所知所見。不及并所聞所到。覺不到處。便不是廣印。汝嘗聞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之說。信乎。又聞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信乎。印前答曰。信則極信。奈生滅念緣無由解脫。師曰。你且退去休息。明日再與你商量。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爲己任。而機用妙密。迥出常情。于萬曆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衆察師意。懇請遣訓。師舉所著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茶毗靈骨塔。

于本山之右

金陵靈谷曇芝禪師參笑巖寶祖問曰。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向甚麼處相見。寶曰。慙惶殺人。師于言下。釋然領旨。遂忘却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寶付偈曰。微笑拈華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寶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渥澄海諸佛衆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壽昌經參問曰。某于古德機緣。尙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學看經。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經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經曰。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未審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又擬進問。師曰。知是般事。便休。經禮謝而退。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計宿而娠。幼志出家。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

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忽然身心脫落。前後際斷。舉示谷谷令參訪。遂往燕都謁笑巖寶祖。親炙久之。蒙印可。後住燕山天寧。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盡展龍降。杖攜虎伏。因緣會遇。鍼芥相投。諸仁者。卽今是醒耶。夢耶。悟耶。迷耶。莫有道得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夢魂多。雞唱黃昏。沉醉客若欲了生脫死。也不消得。俺穆栗臨婆訶。示衆。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禪人。敲磨不徹。當時我悔來遲。不然。攔胸推地一跌。管教他。肩又肩。不出。免使兒孫橫說豎說。喫曉送千峰。曰。春回大地。華柳烟門。外緣遊子未歸家。參。居四載。遷優曇多寶。晚年南還。住嘉禾天寧。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僧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充園頭。師曰。蔬菜臨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勢。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師于利濟之事。靡不從事。處身節儉。未嘗干謁。將示寂。命侍僧取曆日視之。曰。二日可吾去矣。侍僧驚問何往。師曰。吾將有所適。僧跪泣。願爲衆少留。師笑曰。更後三日。亦可至期沐浴。跏

跌而逝時崇禎戊辰八月五日也壽九十有一塔全身於城北之巖石菴師有巖石語行世

車溪冲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明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於興善寺謁車溪冲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往見冲舉似之遂蒙印可後首衆於徑山示衆前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兩眼不能全今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示衆箇般奇特妙難言薦直臯亭跳上天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示衆甚麼物恁麼來石人舞袖笑盈盈泥牛入海無消息木馬嘶風趁不回忽趁回鐵壁银山盡打開薦拈拄杖畫一畫這裏還有一重示衆落日如懸鼓峰前仔細觀霞光交大地一片錦山川汝等若作境話會辜負平生不作境話會亦辜負平生畢竟作麼生雪次侍僧推聽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請和尚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普請師攜作具領衆到山門適園頭

洗菜磨頭囑巾師指二人謂衆曰園有園頭磨有磨頭復指自身云要者漢作麼衆無語師拋作具歸方丈泰昌改元庚申仲冬二十七日囑後事畢奄然坐逝塋於徑山世壽四十五僧臘二十三

南嶽下三十三世

禹門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宜興蔣氏子父曦母潘兒時喜兀坐若有所憶持者及長讀壇經深信宗門下事一日探薪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棄家投龍池傳祖三十三祝髮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於傳傳曰若到者田地便放身臥臥師益昏惑傳唯罵詈師坐臥不寧偶過銅棺山被跌豁然大悟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居燕都普照師往省覲傳曰汝離我三載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拂袖便出一日侍立次傳曰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向前豎起拳傳亦舉拳曰老僧不曉得者箇是甚麼意思師曰莫

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傳召師至前拈起拂子曰諸方還有者箇麼師震聲一喝傳曰好喝師又連喝兩喝歸位傳曰更喝一喝看師便出法堂次日傳上堂以衣拂付之一日召師入室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轉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不敢問衆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泊合停囚長智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蕭拈拄杖曰卽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甚麼如此擲掌曰者裏放過卽不可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舉起拂子曰一塵起也且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曰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上堂豎起拂子曰衆兄弟見麼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向悟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若也放

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床曰不消一擊復豎起曰還見麼擲拂子下座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惟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上堂以拄杖卓立曰楞嚴經謂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舉起召衆曰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處麼直饒知得釋迦老子立地處處莫向禹門門下過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擲拄杖喝一喝下座傳祖忌辰拈香曰當時巴陵爲雲門大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爲雪巖和尚設忌只有一句悟上座今日爲幻有老人設忌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曰者是一句耶是三句耶拈香曰逢人切莫錯舉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熱盪鳴聲老僧道向上一路踏破草鞋上堂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著口不恁麼也不得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無骨薦拈拄杖曰恁麼也得放下曰不恁麼也得復拈拄杖擲下曰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落處麼便下座上堂

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寶任運縱橫。上堂通玄峰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喝一喝曰。不煩久立。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即今却好箇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元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閒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花作甚麼。重陽九日菊花新。喝一喝。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果曰。天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上堂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溼。此事極分明。問著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參三生六十劫。喝一喝。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上堂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作釣勢。僧擬再語。師曰。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入門便見賓主。

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名。無相見相。遂見天是天地。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別。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無答。即沉寂默。沉寂默即成。訛滯言詮。即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曰。白日青天全體露。上堂開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眼花作麼。曰。如何是清淨本然。師曰。腦後見腮。乃曰。當陽一著。無啓口處。正眼洞明。無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挂天下挂地。管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薦拈拄杖曰。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開爐。

上堂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曰再犯不容乃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蓋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喝一喝卓拄杖高麗僧曇晦請上堂學德山曰今晚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爲甚却打某甲山曰你是甚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師曰德山行逸羣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曰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曰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裏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上堂問十二峰頭雲霧遮蓋時如何師曰瞎曰九龍潭水白浪滔天時如何師曰莫亂做曰正當水清雲淨時如何師曰去僧禮拜曰恁麼則青山綠水去也師曰錯乃曰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

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悞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人也須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力如是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裏躲根設若恁麼也得不得恁麼也得恁麼總得也是在葛藤窠裏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行喝一喝卓拄杖開爐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上堂學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門具三要要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師乃召曰大衆祇如適來問答向甚麼處去若知去處有權有用上堂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

有十尺量你一丈。衆中若有箇漢。問怎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箇無星秤尺。又稱量箇甚麼。老僧但向他道。一鈞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鈞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瓦解冰消。何故。潛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箇甚麼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滿面著埃塵。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堂前坐來沒人陪。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百萬軍中斬顯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取了荊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殺却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天下太平。國王萬歲。曰。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擲曰。退去退去。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二元師。曰。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恰好。在腰邊。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師打曰。打你一棒。曰。何不。打兩棒。師曰。鈍根阿師。問清水洗。

塵塵水歸何處。師曰。茅廁裏。曰。某甲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去。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止兩隻。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頓胡餅。兩頓粥。曰。不問者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問大修行人。爲甚擔枷帶鎖。師曰。自作自受。無人救。曰。萬丈巖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曰。自拈自弄得。人憎。如何是賓。師曰。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曰。坐斷乾坤。惟自許。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眼裏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腳底脚頭舉。更舉。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東村王老。夜摩肩。如何是明中暗。師曰。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曰。分身兩處看。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曰。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問殺生是大戒。爲甚麼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師曰。汝實怎麼問麼。曰。是師曰。汝當懺悔去。問如何是離一切相。卽名諸佛。師便掌。僧禮拜。師曰。是金剛經怎麼說麼。曰。是師曰。換却汝眼睛。問如何是秘密藏。師曰。八萬四千。問如何是離鈎三寸。句。師曰。快走快走。問如何是乾屎橛。師曰。田塍上看。問。

併却咽喉請道一句。師曰：老僧沒氣力。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曰：背後著眼。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曰：你欠一著。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曰：直須吐却。師于萬曆丁巳，繼席龍池，次遷台之通玄禾之金粟園之黃檗明之育王天童，凡六坐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宿禪久已領徒住山者，嚮師之風，願就弟子之列。親炙座下，師于云：就纖毫不苟，每嘆應菴老祖著草屨住院，共於天童，雖以無功用行變化荊棘林，于笑談之頃，然數出山，每為護法挽留室中，示門弟子，每舉懶殘和尚偈及寒涕垂膺話，且曰：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遙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我敬四祖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踰跌而還，吾敬汾州無業和尚，休心息念，斷絕板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禪師，崇禎辛巳，國戚康宇田公為皇貴妃，齋紫衣入山，請師陞座說法，復得會旨，住持金陵報恩師以衰老遜，謝明年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二日示微。

本自字原本
不明

疾五日，手書復護法祁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己，自己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興，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踰跌未竟，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六，全身迎還天童塔于幻智菴右隴。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荊溪閔氏子，自幼失怙，羣蔬奉母，弱冠聽講楞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傳祖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久未有入，一日隨傳出窰，同事謂聞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于言下，得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驚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于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解關，趨

京都省傳于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師。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領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此。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又一日。因事傳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曰。上座。我拜你爲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婆傳笑曰。此甚愜老僧意。復遍謁諸尊宿。歸龍池掌記室。盡得心髓。萬曆庚申。誅茅石磬。數載始成叢席。上堂。磬山雪屋冷淒淒。到者都緣向上機。鼻孔盡從今打失。赤條條地得無衣。要識向上機麼。良久曰。泥牛吸盡武陵溪。示衆拈拄杖曰。今朝七月半。農夫禾好看。你我衲僧家。以何爲公驗。秋風一陣來。黃葉兩三片。凋殘功德林。石人也驚歎。既然如是。各各照顧鼻孔。擲拄杖下座。示衆。磬山有時拈拄杖。不作拄杖用。有時拈拄杖作拄杖用。有時以拄杖行。偏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靠拄杖打瞌睡去也。諸人者裏見得分明。便會得臨濟大師底。賓中主主中賓賓。

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卽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示衆。祖師巴鼻孤迥。撩天獅子爪牙。威憚驕地得之者。羣冤喪膽。用之者。百獸腦裂。且道。誰是其人不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劔。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蓋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劔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道是金剛王寶劔。如何是踞地獅子。若道是踞地獅子。如何是探竿影草。若道者探竿影草。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者。裏識得堪作濟下兒孫者。裏未識得切莫胡喝亂喝。饒你喝得虛空落地。猶未。在且將我者一喝入于四喝之中。不見有一喝之相。亦將四喝入我一喝之內。不見有四喝之名。到者裏。還分得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不見慈明老人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還委恁麼。不是祖師親嫡。胤直饒動地。野狂鳴。示衆。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說佛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

超佛越祖之談是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應菴。曰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也。還有爲衆竭力底麼出來爲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師曰雲門大師將三分真香薰天下衲僧鼻孔。如截虛空作三節。看不無氣蓋諸方應菴老人拈一條棒。總要穿却亦是倚勢欺人。大衆那裏是他一棒處。若道雲門一棒打開。怎奈分作三節判斷。若作三節看。怎奈應菴一棒穿却。到者裏有斷得者出來與磬山相見。不惟撥開二老關。板亦爲諸方雪屈。有麼有麼。示衆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僧曰和尚從何得門。曰再問復何來。僧曰便與麼去時如何。門曰重疊關山路。師曰雲門大師此三轉語內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山僧今日一點破。可惜當時者僧水中捉月。有人透得許你親見雲門。示衆昨夜三更時分。文殊普賢二大士口喃喃地助揚法化。及至天明都走向拄杖子裏橫拈倒用。各合其宜。蕭然觸著帝釋鼻孔。將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或者道者是雲

上殿下

門扇子不是德山拄杖。若道是雲門扇子。又是德山拄杖。道是德山拄杖。又是雲門扇子。總在磬山手裏。蕭卓一下曰。諸人還定當得出麼。若定當得出。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殺活縱奪盡在者裏。且得力一句。又如何道。復卓一下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示衆拈起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卓一下曰。天得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得之。又如何施設。玉林秀薦掀倒香案曰。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師擲下拄杖。擎兩手作修羅勢。震威一喝下座。上堂今朝臘月。一事事應須急。箇裏莫茫然。看孔還著楔。休待三十夜手脚做不及。諸人還覺毛寒骨豎麼。切忌上度。上堂舉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峰召維那曰。來日不得普請。師曰。乾峰大似誘人犯法。好與三十棒。雲門雖則見鬼放鷹。亦是忘前失後。諸人到此。切不得放過來。日不得普請底句。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舉歸宗泥壁次白侍郎來

參宗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曰。君子儒。宗乃打泥拓。一下白。遂過泥宗。接得便。使良久曰。莫是俊快底白。侍郎麼。白曰。不敢。宗曰。只有過泥分。當時侍郎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山僧若作侍郎。但應諾諾。和尚切莫壓良爲賤。雖然。今時要者。般君子儒也。甚難得。諸人還知。二老用處麼。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上堂。今朝臘月十五夜。半搥鐘。搥鼓。觀音入理之門。到此休教莽鹵不莽。鹵五九四十五。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且莫舞春寒。途中猶更苦。祇如穩坐家堂底。又作麼生。喝一喝曰。休瞌睡。解制上堂。春山青春水。綠萬卉欣欣秀。郁三三兩兩出林巒。雲水茫茫自奔逐。塗中驚撞鐵蛇橫。擬議遭他箇。塗毒還有箇得者麼。咦。便下座。一日。琇書記攜二貓上。方丈問師。那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貓在地。便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趣。琇轉身曰。和尚也掙命。師打曰。你不知鼠的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爲甚。踏殺貓。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

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衆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筇菴問曰。大眾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曰。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這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問如何是。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師曰。覲面春風。和氣眉分八字。縱橫如何是。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師曰。揭開雲裏月。休向暗中行。如何是。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師曰。言中有響。知歸不免借他家路。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蹤。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開三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問山嶽傾頽爲甚。烟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爲甚。眉目不睹。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日裏卽有睡中。卽無如何得寤寐一如。去師曰。誰與你道。

的有無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問最初一步卽不問未審踏著箇甚麼。師曰半夜裏偷瓜曰偷後如何。師曰未到你在。問世尊睹明星意旨如何。師曰黑裏白曰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如何。是性空。師拈拂子曰者箇三十七文買的。問學人未到磬山先喫棒了也。師曰空頭禪和曰再求賜棒。師曰老僧無者閒氣力。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凡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遂初入磬山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烟幾絕師於饑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彝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奉全身塔于報恩順治己亥門人崇遺命遷塔歸荆溪海會寺之左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遂知信向佛乘至二十九歲棄家後訪秦望山妙禪山主禪舉他心通僧問僧何處來僧曰天竺心曰我聞三天竺

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其僧茫然無對師聞舉疑情頓發次日拽杖登大石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欲往天台訪尋知識印證忽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復說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腳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若見他時打斷筋遂返縛茅雙髻峰復謁雲棲蓮池大師呈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偶來塵世只隨緣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窗關月眠破盡衲衣那有結養長頭髮欲成顛自從會得西來意白雪飄飄六月天次參龍池室中機契卽獲心印萬曆四十三年遷徑山千指菴後住廬山開先癸未遷嘉禾東塔晚住越之雲門 徑山上堂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彈指頃石虎獻殺青田雞燈籠露柱忍俊不禁踴跳上鵬搏峰頂揚聲大吼且道吼箇甚麼功德池中添箇月滿林光彩可追隨 上堂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著頂門便顛蹶棒頭指出

好兒郎。僧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時如何。師曰：露出野狐精。僧擬議。師便打。廬山開先寺上堂。亘古開先風景異。此山何似紫雲。袞袞無言童子。分明說那箇男兒先到家。喝曰：易復易難。復難何人施大臂。斬斷祖師關。遊金輪峰。回上堂。遊罷金輪峰。歸來招隱坐。老人昨日去。彼禮塔。今日方回。諸仁者。還見老人去來麼。良久曰：樹頭黃葉盡。應見遠山青。結制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衆生。同入般若波羅密門。且道般若波羅密門。作麼生入。舉拂子曰：鑒。上堂。舉僧問雲門曰：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雲門道。須彌山。當時者。僧若悟去。將須彌山。拗作兩橛。今日還有會底麼。出來。若不會。老僧爲你道。破一念不起。須彌山。青天白日。鬼門關。黃鶴樓前。鸚鵡岸。白蘋紅蓼。血斑斑。上堂。舉天目斷崖和尚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影無踪。從此不疑諸佛。祖有何南北。與西東。喝一喝。好則好矣。美則美何妨。不可是歸期。只爲路窮山更杳。可憐墮落。

作奴兒。解制上堂。結制何如。解制奇。春風南北各樓遲。村中乞食無些子。一片饑腸一首詩。六十五日。前從何處來。六十五日。後從何處去。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誕日上堂。諦觀辛未年前事。徹夜思量淚不乾。老人記得小時騎竹馬。三三兩兩打瓦鼓。阿呵呵。唱哩囉。跳底跳舞底。舞一回。歡笑一回。苦可憐。生逐年老去。今七旬。翻憶當年三四五。咄。上堂。舉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箇莫是汝等主人公麼。良久曰：莫錯會。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一乘。師曰：塔尖峰頂。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幡竿動也。曰：意旨如何。師曰：地藏菩薩。元旦上堂。爆竹一聲。天地老。塔前無處不光輝。卽此是法。卽此是道。卽此是行。大衆久立珍重。解制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良久曰：一期過了。堂中不見一箇半箇。且喜太平十字街頭。撞著馬相公。與你索飯錢。你作麼生抵對。喝一喝。曰：春風日日到園林。夜夜面南看北斗。越州雲門寺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然燈佛。光明門。盡十方世界。是釋。

迦牟尼佛總持門盡十方世界是兜率陀天彌勒尊者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般若波羅密門盡十方世界是普賢菩薩行願門盡十方世界是一切修多羅差別義海門盡十方世界是凡夫衆生四生六道微細極微細昆虫蚤虱生滅門以拂子打一圓相曰會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黃面老人曰我無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何言歟然燈佛與我授記號釋迦牟尼呵呵大笑曰題目分明

上堂青山白晝泉石松雲。薰面相逢。吾不識誰家之子。若向者裏。會得便可穩坐家山。如或未然。切勿脫空妄語 上堂世間爲商爲客者。不論千里百里。俱要到家。惟老人無家可歸。何以故。者裏無你棲泊處。假若三十日晚到。又作麼生。干聖同途。不同轍。還有相隨者麼。拄杖子 上堂清和日日爽。精神風送楊花足。四隣分付子規。漫啼血。明年更有許多春。舉拂子曰。會麼。打一圓相下座 上堂昨夜東隣踏月回。蓼花楊柳向人來。分明一段好消息。爭奈時人眼不開 師捫虱次。聞谷師向背後拍肩一下曰和尚慈

悲些師曰箇箇見血 問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曰露天石曰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撲不開曰如何過得獨松關師曰莫作假雞啼 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鈍鳥兩三行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師曰不斬野狐精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眼曰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早知汝在途中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要你自己死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日月在天 問如何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竈萬箇峰頭曰大師承嗣何人師曰遠山終日看雲裏鐵牛嘶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破二作三 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曰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曾爲浪子偏憐客月下風前幾度吟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柳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一片春雲飛出嶺至今縹緲不還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眼裏瞳人雙赤子生來好醜任君看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正好著力 祁季超指庭

前樹問者樹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曰爲甚纔生長出來師曰異見衆生師在階下曝背見徹崖至忽作跪勢曰意旨如何曰捏怪不少師驟步歸方丈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水長船高曰見後如何師曰泥多佛大師一日示微疾書訣衆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命侍者進茶飲畢而逝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世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全身塔于雲門右麓主其後事者猶子弘覺忞禪師也

世祖章皇帝稔嚮師名惜未及召見因特賜帑金五百兩命重葺其藏塔賜弘覺禪師御札曰錫杖還山時縈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倅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圯恐年深人遠凌毀堪虞今持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容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

特囑禪師其悉之

淨名抱朴還禪師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卽往荊溪叩龍池傳祖問曰自遠趨風乞師指示傳曰老僧牙齒疎缺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不妨靈利靈利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一日辭行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以源流拂子付之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復迷又問作麼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熊魚山居

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杯請茶熊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鳥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師於崇禎己巳八月示寂塔于淨名著有禪宗啓蒙一冊行世順治間

世祖問道崆峒徵車四出嚮師道行徵其遺像進大內焉

南明廣禪師法嗣

福建建寧普明駕湖用禪師海寧鄭氏子從南明廣受業嘗謁無幻冲指示法要從度夏徑山偶閱思益經有省述偈呈廣廣呵之提持數載一日檢傳燈至演祖下載清風公案膺禪釋然廣印可出住普明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便打曰如何是學人心師曰欲攫游龍蝦蜒竟上曰畢竟如何師連棒打出下座師與雪嶠大師旣月次嶠指月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師良久云會麼嶠曰也只得半個師曰者半個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個相與大笑元旦上堂古道修然回鳳曆堯歌舜頌樂無

疆雲籠丹桂金莖秀雨沐瓊林玉葉長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辰時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獅掣斷黃金索擲下筆云咄遂寂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九塔於本山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長沙府瀉山五峰如學禪師臨潼任氏子卅歲失怙從五臺天齊薤髮圓具于澄律師遂徧歷諸方參天童悟于金粟一夕話次悟薦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悟笑曰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

只是困悟曰。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悟舉師爲西堂。一日辭行。悟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不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連跳曰。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以源流拂子付之。後掩關弘濟寺。僧問。如何是關中境。師曰。案上凝塵。三尺厚。庭中芳草。幾生花。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遇眞師子。閒我愁愁枕石頭。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僧明我問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意旨如何。語未絕。師劈脊便打。僧擬議。師曰。要會。便會。用擬議作麼。以杖當喉。直觸。僧忍痛失聲。師曰。是甚麼。僧當下釋然。遽歎曰。奇哉。奇哉。師曰。汝見箇甚麼。僧便高聲說偈曰。攔喉直觸。欲語無口。三月湖南桃紅柳綠。師肯之。問。如何是烏龍潭中一滴水。師曰。虛涵萬象。僧擬議。師以杖趁曰。不宿死屍。問。如何是佛。師曰。你是頭驢。曰。意旨如何。師拈起筆曰。者是湖州來底。問。釋迦出世。端爲何事。師曰。貧兒思舊債。僧禮拜。師曰。何不再申。一問。僧拂坐。

具便出。師曰。者癡漢。又恁麼去。士問。大師在關中作甚麼。師曰。竹床高臥。待雲來。曰。豈不開殺人也。師曰。五枚白鷄。五更鳴。問。臨濟無位真人。話作麼生。聲未絕。師便擒住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與一掌曰。會取去。師方開關門。見僧來。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又喝。師曰。亂喝。僧擬議。師便打。僧無語。師曰。落魄鬼子。僧參師。敲門一下。僧將開口。師閉却關門。侍者病目。一日奉茶次。師曰。汝見空中鳥飛麼。者擡頭。師以茶薰面。漫者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師曰。未夢見在者。無語。淑之參師。作搏物勢之便。禮拜。師復翹兩手之打。一圓相。師于中點一點之擬議。師曰。念子遠來。且放汝三十棒。師問淑之。臨濟三頓棒。意旨如何。之曰。龜毛拂子。兩頭搖。師曰。因甚。手長衫袖短之。應對稍遲。師勸聲曰。耳目之學。終立門外。若徹自心。名爲到家。故行脚衲子。須是眞參實悟。始不被境緣擾動。六道輪迴。闍羅老子。豈懼伶牙俐齒。舌覆三千載之肅然。拜退。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聲未絕。師曰。闍黎當受山僧頂禮。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却。

問如何是禪僧。眼師曰：瞞上座一點不得。僧擬議。師曰：元來不是屋裏人。師一日午齋畢，僧問如何是。鴻山宗師曰：爲我過楊枝來。僧過楊枝，師復指盤中水僧取水稍遲。師曰：鈍置殺人。問就源授仰山九十七種圓相。那一種爲至要。師以手作塗抹勢。僧禮拜起。師遂于地上畫一相。顧眎其僧。僧亦畫一。相師以兩手捧起。復作拋後勢。僧罔措。師便喝。僧拂袖。師直打出。回顧傍僧于地上畫一。相僧便坐于○相中。師又以拄杖畫一大○。相圍之。僧起傍立。師微笑。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徧界黑漫漫。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無汝開口處。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闍黎從甚處來。曰：弁山。師打曰：分明舉似。師至大瀉同慶寺。祖塔坐次。明維那禮塔來。師曰：禮者枯骨作麼。明曰：將謂忘却。便禮拜。師遂起去。一日普請。擇菜。明維那曰：我要止靜去。師曰：那裏不是。靜明打師一掌。師曰：作麼。明曰：那裏不是。靜師大笑。一日擇菜。師喚旁僧。其僧不來。師曰：你不來。我要打你。明維那卽打師一掌。師曰：只說今行早更有早。

行人明便歸禪堂。師將入滅。預知時至于崇禎癸酉六月三十日。自敘行由。嗣後不飲不食。危坐終日。脇不至席。凡見僧便拈拄杖曰：道道僧擬議。師便打。復加詬罵。有遠菴吳居士來訊尊候如何。師垂一足。士曰：弟子會也。師曰：莫錯會。去。士畫一圓相。師踢倒。曰：正未知山僧脚跟。在至七月二十一日。師拈拄杖示衆曰：道得卽與衣盂。衆下語不契。師歎曰：得人之難。亦至如此。乃命侍僧智隆持來源拂子至大瀉付養拙明監院。越明日正午浴畢。書偈示衆曰：痛舉鉗鎚爲阿誰。可憐漆桶自狐疑。爲伊結下來生債。五夜霜花開玉墀。擲筆歛目怡然而逝。建寧堵波于大瀉之麓。所著五宗派敘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

蘇州府鄧尉山漢月法藏禪師。梁溪蘇氏子。幼圓顚于本邑德慶。及長讀高峰錄。有疑歷十餘秋。至三峰掩死關。聞折竹聲。忽然大徹。天啓甲子秋。時天童悟旺化金粟。師往謁焉。值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

去麼。禪曰不然。因師得見。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衆便喝。悟曰好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悟乃顯師曰。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開爐。卽命首衆。未幾辭行。悟手書源流。併信拂授之。時天啓甲子十二月八日也。住後上堂。卽心卽佛。將謂猴白。非心非佛。更有猴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斬斷葛藤。窠窟破。維摩詰咄。互換機鋒。神出鬼沒。上堂。國師三喚。當陽明皎皎。侍者三應。徧界黑漫漫。最喜是生死煩惱。可惡是菩提涅槃。人間月半天上月。圓咄。咄。鼻孔撩天不著穿。上堂。爛炒鐵釘。盛滿盃。夜來托出新羅國。遠來人師非等閒。祇許供僧莫供佛。指天指地自稱尊。撞倒雲門無折合。上堂。從上來。

事匪從人得。截下左臂。天地懸隔。擬欲安心。紛然打失。捉摸至今。空無所得。咄。休去歇去。眉橫鼻直。誰恁麼。道白拈老賊。晚參此事。如蘇州一座城。總有六門。門門有路。通達往來。若閉塞五門。教人總向一門出入。途路中不免反添之邊。不若隨方來者。隨入一門。翻得徑捷。然雖如是。饒你得到蘇州城裏。要來北禪寺參見老僧。更須問過地頭人。始得不然。十箇五雙。往往錯路在。上堂。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到處行脚也。須帶眼。古今盡道得大機。北禪看來。全不像。若論百丈門風。豈有預播待。癢拈起拄杖曰。看看用時。便用絕商量。方信臨機原不讓。上堂。僧問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曰。昨日開元石佛放光。有者道。青有者道。黃有者道。黑道白道。赤一總不定。曰和尚也是熟處。難忘。師呵呵大笑。良久乃曰。于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盡大地是正法眼藏。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從甚處入。喝一喝曰。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百歲翁翁失却父。無佛處。

急走過海壇馬子似驢大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怎麼則不去也。世情無真佛法無假。摘楊花楊摘花。攪得身心亂。若麻老趙州。沒來由輸贏。豈在東司頭。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烈焰堆中。試請下脚。三世諸佛一脚。歷代祖師一脚。北禪今日也是一脚。現前大眾還有不惜娘生脚版者麼。一僧纔出師連棒打退曰。是甚麼所在。你也要插隻脚。上堂。年年冬寒夏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喝。一喝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來。北禪三門早閉。晏開但見頻出入。知他才不才。莫怪老僧閒管事。要須分辨墨和煤。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一處真。千處萬處一時真。喝。一喝曰。幾多癡男女。茫茫古到今。上堂。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拈起拄杖曰。祇有者箇菩薩生。辣辣一例橫該抹。不管你眼裏無筋。祇要你皮下有血。上堂。僧纔出師。驀頭與一踏。僧起身曰。好一踏。師曰。你從

甚麼處來。僧擬議。師又與一踏曰。自己來處。尙不知也。要說好說。歎乃曰。山僧今日不能與者僧斬絕未免勞而無功。還有赤心片片底。禪子與老僧倒斷不致兩相辜負。良久曰。者一踏非惟踏破釋迦腦蓋。抑且爲千古龜鑑。晚參問不與。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老僧遭你鈍置。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曰。闍黎遭我鈍置。僧一喝。師擲下拄杖曰。爲他閒事長無明。上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天下太平。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何患天下不太平。問。臨機一句。請師速道。師曰。緩緩著。曰。甚麼時節。放在無事甲裏。師曰。幾人得似上座性。燥僧拂袖便行。師隨後打曰。怕爛。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異。今人曰。如何。是今人心。師曰。不異。古佛僧一喝曰。某甲是甚麼心。師曰。狼心虎心。曰。錯。師笑曰。錯則不錯。承當不下。乃曰。夫行脚道流。要得不落于惡道。甚爲易事。但說佛時。不被佛謾。說法時。不被法障。自然到處通變。雖遇鑊湯爐炭。諸般厄難。行爲佛事。坐是道場。障礙他絲毫不得。隨喝一喝曰。大眾一時聞麼。便下座。上

堂拈拄杖曰。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卓一卓曰。爲甚不承。當放下。拄杖曰。莫是有疑麼。良久曰。咳嗽得一聲。許他是金毛獅子。上堂西來之旨。經久事變。未及幾代。早差一線。日過一日。豈止一線。未審今日有何方便。不致此道湮沒如線。良久喝一喝曰。祇有一法。防微杜漸。上堂尖頭。茆屋草根。香活計。全憑折脚鑊。野菜和根同喫了。盞盂洗刮。再商量。大衆且道。商量箇甚麼。近年茶價貴。客至點薑湯。西來羅漢。請上堂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眞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虫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者。回恰是。問大衆。是不是。良久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上堂穿窗墻壁。盜竊金珠。雖然兩手擎來。其奈人前難用。卓拄杖一下曰。老僧今日將諸人自家寶藏。直下打開。衆寶爛然。光彩奪目。遠得便行。更須照顧。脚下躊躇不進。眞成蹉過。目前不消滿面添慙。只貴通身是膽。至若懷寶迷邦。他鄉醉臥。總之自甘餓殍。又爭怪得老僧。靠拄杖下座。上堂問過。

去未來則不問。如何是現在。一句師曰。舌頭不出口。曰。而今出口也。師曰。此是過去事。曰。再請和尚道。師曰。未來莫妄想。良久乃曰。現在與麼道。未來莫妄想。過去已過去。更討甚伎倆。要踏向上關。喝一喝曰。卽此樣無別樣。小參七尺絲綸八尺竿。年年月月釣清寒。魚龍蝦蟹無尋處。半夜寥寥月一團。卓拄杖休去。小參以拄杖畫一畫曰。畫水成乾路。飛虹駕石橋。不勞些子力。廿一是今朝。步步踏著處。處處透添取銀膏徹夜燒。解制上堂。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山僧則不然。牛出山中。東城西郭。牛在山中。南谷北谷。若人會得兩轉語。則禮拜如菩薩。踐踏如糞土。不妨隨人起見。處處爲緣。良久曰。會麼。孺孺長鞭著地。拖半肩疎雨。挂春簑。自從赤脚騎牛去。只唱山中放牧歌。上堂問如何。是一句底主。師曰。春色滿園關不住。曰。如何。是一句底賓。師曰。一枝紅杏出牆來。曰。如何。是照師曰。燈籠挂露柱。曰。如何。是用師曰。拍板合門。搥曰。謝師答話。師曰。有甚虧缺。上座及早說。良久乃曰。菩薩行于非道。是名通達。

佛道如三峰。今日隨機赴感。不肯露布風規。建立宗綱。務須脗合法印。欲冀諸方玉帛從事。如對桓文而談堯舜夢。也不敢望你做卓拄杖下座。上堂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但得針芥相投。自然隨緣得妙。因地而起。原因地倒。果然踏著。向上關爭。肯沿途入荒草。上堂剔起燈來。是火力用。須知偏普變生作熟。只些些續。談聯芳殊。可可花總。是一葉分其五。跨聖凌凡。超佛越祖。釣竿仍藉百尺絲。發機必假千鈞弩。喝一喝。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冬至日短。夏至日長。山門頭合掌。佛殿前燒香。晝夜精勤。恐緣錯。將錯就錯。且承當。主人公大顯狂悞。恨當年傳大士閒。將文字誑心王。上堂汝等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也不用作麼生喝。一喝曰。家醜不可外揚。上堂踞虎頭。取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祇如第二第三句下。明箇甚麼。乃呵呵大笑曰。有頭無尾。終是不貴。有尾無頭。雖飽無力。是甚麼人。語良久。喝一喝曰。明破則不堪。上堂繞四天下行。腳底人有口堪喫。飯擡脚不起底人。也有張口喫箇甚麼。良久曰。問取

諸方僧出曰。卽今咨和尚師以棒拄其口曰。喫喫僧一喝。師曰。黃連未是苦。上堂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不如歇去好。良久曰。靈利漢子。捉敗老僧。非甚難事。有麼有麼。點得頭下。我且作死馬醫。以拄杖打散。上堂從緣有者。始終而成。慶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嘗。堅老僧一期。借水獻花。唯諸人善知時節。不致兩相辜負。喝一喝曰。敗關不止今日。上堂長慶有願不撒沙。萬峰終日口吒吒。宗門若不拖泥水。後代如何得當家。家有不被人欺底。出來對衆道。看良久曰。地獄老僧下。與爾不相干。示衆師舉百丈再參馬祖。被祖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頌曰。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葫蘆谷斷燎天火。一馬爲龍得幾人。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石幢倒卓。門前水樹骨橫撐。殿後山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黑袈裟下雲承座。白柳標邊風逗人。曰。如何是安隱禪。師曰。坐到月圓香未過。臥教日出粥方粘。曰。如何是安隱事。師曰。鐘聲過後催廚板。經韻消時接夜香。曰。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床下龍眠雲牛

夜石邊鳥宿露初更。問未雨已前時如何師曰凍草帶殘雪寒花夾野雲曰正雨時如何師曰陰陰烟霧裏落落數家村曰忽然傾倒時如何師曰大江初漲白孤嶼不停雲曰雨收雲散又作麼生師曰芒鞋攜短杖隨意過橋東。師室中管舉竹篋子話勘驗學者稍或擬議便痛打出更垂三問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縫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崇禎乙亥七月示疾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者擬復問師舉手曰放下慢子著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而逝塔建本山

西蜀夔州雙桂破山海明禪師西蜀憲氏子也年十九得度從慧法主聽楞嚴咨疑不決遂出蜀住破頭山單丁三載忽于經行之際見一平世界不覺墮巖損足至半夜翻身痛劇忽省叫曰屈屈一士曰師脚痛耶師劈面掌曰非汝境界尋參博山雲門後謁天童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悟曰東山紅日出于汝甚麼事師曰老老

大大猶作者箇語話悟曰你者些絡索從那裏得來師震威一喝便出次日同僧入方丈悟命裏首坐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也悟曰作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悟領之命蒞第二座入室次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怎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便出。崇禎己巳出世嘉禾之東塔開爐上堂問大悲千隻手那隻是正手師曰四稜著地曰大悲千隻眼那隻是正眼師曰八面玲瓏曰手眼不勞重舉似單傳意旨事如何師震威一喝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眼觀破是非關便拜師便打曰瞎師曰瞎瞎乃曰新開爐轉辣鉗鑊正打旁敲下下隨本是幾團零落錢一回入火一回奇大衆還有一回奇底也未一僧出喝一喝師曰好喝僧無語師曰此奇未足盡善看木上座爲汝諸人弄奇去也擲下拄杖復鼓掌呵呵曰也大奇也大奇。上堂今朝正值臘月八釋迦原是小悉達經行忽地仰面天撞著明星刺眼瞎阿耶阿耶相救相救驚拈拄杖曰幸爾還有者箇在不然終是扶籬傍壁漢。師謔曰

上堂三十五前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釋迦狼藉雪山頭彌勒收歸布袋裏。薰拈拄杖曰。今日落在山僧手裏。逢人切莫錯舉。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子搗長空。就中一點真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薰呈拄杖曰。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一僧作舞而出。師擲拄杖曰。穿過髑髏。上堂酸醢甕裏多蚊蚋。破驢脊上足蒼蠅。我者裏沒啼。噉沒棲泊。有扇打有烟熏。貪生怕死漢。不用上吾門。卓拄杖下座。上堂年年七月十五。惟有今年最苦。田禾又被天收。人物盡遭賊擄。太平寺裏今朝解制。明上座不妨隨例顛倒。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砌丹堦。畢上堂。復古太平寺。淒然感廢興。寒灰八百載。破衲兩三僧。黠鼠居香積。妖狐吹佛燈。黃金重布地。不識有誰能。成道日上堂。天上明星突出。釋迦打失一目。回觀六道四生。箇箇如虫禦木。上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西河火裏坐。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咄。也是三人證龜成鼈。病愈上堂。問元徹生平不參禪。不學道。祇

◆ 僧 肇 論

拾得一把金剛劍。能截斷天下老和尚舌頭。今日舉向和尚前。未審如何。抵敵師合掌曰。善哉善哉。曰。不露鋒銑時。如何。師曰。白鐵漢。僧一喝。師曰。再喝。一喝看僧擬議。師曰。灼然。乃曰。病僧爲病。極說法。乖法式。靜地念麼。訶尋聲入福慧。所以道。我本無病爲衆生病。衆生病除。我病亦無。未審衆中還有病不病者麼。良久曰。二十年來經藥餌。不知此疾是膏肓。上堂潛水年年秀。宕山歲歲青。只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卓一下曰。擊碎蟠桃核。分明露本仁。圓成清淨智。卽此是無生。追嚴上堂。元宵正月半。日月燈明現。卽此爲亡靈本光。破諸暗。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露柱撞燈籠。山門騎佛殿。此意是如何。吾道一以貫。上堂止止。不須說。葛藤徧野。我法妙難思。絆著幾箇諸僧。上慢者。冬瓜直籠侗。瓠子曲彎彎。聞必不敬信。只緣無眼耳。鼻舌身意。山僧恁麼判斷。且道釋迦老子。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只怕衆生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上堂值驢鳴。師曰。平地起骨堆。虛空墮地走。撞著瞎驢鳴。將謂師子吼。震威一喝下。

座上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觀著則
眼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神前酒臺盤。喫著則口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簷前雨滴聲。聽著則耳聾。大衆
會字字經三寫鳥焉成馬。上堂問如何是金城境。
師曰。寨小規模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卑世界。
寬曰。人境相去多少。師卓拄杖曰。直下薦取一僧以
手掩師口。師打一拂。僧遂走。曰。休捏怪。師拈拄杖打
出。乃曰。棲鳳今朝散。水雲縱橫逆順任教行。破沙盆
是正法眼。忍逐腥羶汚却。盆震威一喝下座。示衆。
問如何是悟中迷。師曰。錢串并繩。曰如何是迷中悟。
師曰。斂籬木杓。僧禮拜。師乃曰。錢串并繩。斂籬木杓。
迷悟兩關。聖凡一著。鷲呈拄杖曰。莫是者一著麼。不
遇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示衆。風也大。雨
也大。嚴寒施主。請說法。不說如何。併若何。人人薦取。
脚跟下。大衆且道。脚跟下作麼生。薦取平地。喫交石
頭路滑。石帆岳司馬問法臘多少。師豎一拳。岳勃
然變色曰。我東南水窟地方。人民老實。莫在者裏惑
亂人。師曰。發道行脚十五年。今日惑亂者一箇岳曰。

惑亂我則可。只恐惑亂愚人。師曰。阿誰是愚人。岳瞪
目視之曰。我也是路見不平。見你年幼未是你做底。
時節。師曰。釋迦老子初出母胎。指天指地。難道也是
年幼未是時節麼。岳曰。所以雲門要一棒打殺我。今
日一棒打殺你。且作麼生。師作怕勢曰。發道性命幾
手喪在門下。岳躍然拜別。僧問如何是一六開天。
師曰。竹密山齋冷。曰如何是二五成性。師曰。荷開水
殿香。問迷者迷。醒者醒。如何是獨脫一句。師曰。八
角磨盤空裏走。曰不會。師曰。不會別參。曰參箇甚麼。
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問學人終日喫飯。不曾敲
著一粒米。時如何。師曰。一箇斑鳩九隻鳥。月潭法
主問。還是悟有悟。無。師曰。放下有無來。向汝道。主作
聽勢。師曰。慣會裝響。害啞。主曰。我是真響。師曰。真龍
何不上天去。師不安維那。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師
曰。七七八八。曰。七七八八。還是好耶。不好耶。師曰。一
任卜度。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岳岳
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
十刹宗風。遐播後當。獨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

救免慘殺者億萬萬計。師無疾坐逝于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夢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歷歷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卽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其偈。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有語錄十二卷行世。

杭州府徑山費隱通容禪師。閩之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鎮東慧山落髮。首參壽昌提無字話。工夫純切。遽忘寢食。一日見經上堂問答。次忽覺身世俱空。話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問昌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昌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次參雲門。博山往返至再。不能了手。天啓壬戌。聞天童悟菴吼山師冒雨往謁。問覲面相提事。若何。悟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震威一喝。悟復打。師又喝。至第七棒。平生伎倆。知見泮然冰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如何。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悟曰。喝後。嚮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

去旣而隨悟赴黃檗。未幾命師繼席焉。結制上堂。紅爐猛燄。當前不可湊泊。鉗錘運動。實手直下翻身。透出威音那畔。管在鬧市門前。問著劈頭便棒。徹底更無廉纖。因甚致得金烹大冶。玉出藍田。春日上堂。問物有榮枯。歲有新舊。如何是不遷變境界。師曰。八八六十四問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如何是春。師曰。百草頭上見端倪。乃曰。溪河解凍。草木初醒。四野燒痕。漸綠。滿園麥色。遂青。路上游人。作舞林間。好鳥弄音。拂拂和風。裏面融融。旭日鋪金。會則途中受用。不會世諦傳新。如何是途中受用底意。驚豎拳曰。不知是箇甚麼。上堂良久曰。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上堂僧舉坐具曰。覲面離披。無過者意。當陽殺活。不外此機。和尚還見麼。師曰。放下著。問舉一不得舉。二今朝是一便請和尚舉。師拈拄杖曰。會麼。曰。慣得其便。師便打。乃曰。今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天晴上堂。問細草抽芽。萬物發生。

當人笑頭不開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旭日發生鋪地。錦曰：某甲未見在師。便打曰：嬰兒垂髮白如絲。乃曰：廓然天地清如洗。散盡陰雲見古臺。物物頭頭全體露。初僧正眼自應開。久雨上堂淫雨不晴大地黯。黑衲僧無處搏量。且學維摩一默。直待天宮正驗來。徧界明明。是者賊咄。冬至上堂。今年此日是冬至。衲子須當明祖意。柏樹庭前翠又青。歷盡陰陽無變異。以拂子畫十字相下座。上堂。箇事人人自現成。無勞肯綮動修因。波吒路上多差互。觀體承當是本人。上堂。西來祖意不涉繁端。當機了悟無可盤桓。苟悟也。歷歷風前開正眼。頭頭物物不遮瞞。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分明是初一。會得一兮萬事周。世間出世從茲立。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雖則覲面提持。未知向上一竅。欲知向上一竅。須是衲僧自透。且作麼生透。一莖草上解安身。百億須彌翻筋斗。上堂。今朝正是十五箇事。本來獨露。請諸人自觀。管取頓超佛祖。開爐上堂。盡道今日開爐。誰知柴炭俱無。骨髓都教凍裂。更討甚麼分疎。

直得吒吒沙沙。歷歷落落。佛見法見。無從起覓。殘言剩語。不挂嘴頭。卓卓丁丁。行大步眼。空四海若爲儔。誕辰上堂。窮和尚慶壽日。裸形國裏贈服飾。諸君太煞不知情。帶累山僧面俱赤。何故蓋者老漢五十年來赤條條。地更無福利人天。亦無元妙巴鼻。四衆雖然橫逆來。終不拖泥帶水濕。天童密老和尚計至挂真舉哀對真曰。佛祖源流曹溪正脈。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世六與巨利海衆同居。以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當人本元命脈。契其旨者。既多會其元者。亦盛三十年來。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本懷既慶。遽爾歸真。誰謂法眼滅法。河乾法梁折直。得超古越。今光前裕後。眼目燦破。四天下百世無能踰之者。既爾今日又要一場特地作甚麼。拘尸城畔聊通信。要與人天普共知。便舉哀。臘八上堂。凍餓雪山欲斷腰。明星忽現便成妖。當時我若同斯會。臂脊難腮定不饒。何以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雖然如是。還有爲釋迦老漢出氣者麼。有則不負今日供養。其或未然。莫怪山僧措死蛇頭好道以。

拄杖一時打散。嚴轅轅居士請上堂。今日諸人莫撒沙。聊聽山僧一指迷。嘉禾有箇老鼠子。偷喫上天一粒粟。慣到諸方弄爪牙。動得清風多拂拂。獨是山僧不近情。白棒掀天與打出。翻身見得沒禪師。好向人前罵老禿。遂喚嚴居士曰。翻身一句作麼生。道居士使出法堂。師曰。怎麼去也。下座。福嚴寺上堂。山僧來到此寺了。無一法可示。只憑佛祖真宗。普爲諸人授記。遂以拄杖旋指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復舉古德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山僧則不然。若不在地獄。富不在福嚴。窮僧如委悉。鼻孔任遠天。喝一喝。老和尚三週忌日。拈香曰。一二三三二一。鉄馬嘶空沒踪跡。憶得當年騰踏時。一回飲水一回噎。雖然如是。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上堂。僧出禮拜。擬問師曰。今日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曰。怎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且道說箇甚麼。僧以坐具拂一拂。師曰。少賣弄。乃曰。啓期已半。月底事如何。說鼻孔若拈得眼睛。又失却大地黑漫漫。路頭豈不錯。金剛手裏八稜棒。敲折須彌一額角。

問諸人。覺不覺。萬里長天飛一鷲。小參刀不自割。鏡不自照。警爾知歸。當下便了。若是靈利衲僧。聞怎麼道。便乃呵呵大笑。却許他有些俊俏。何以到處逢場。薦面欺萬人。頭上翻筋斗。不爲分外。有麼。衆無對。師曰。元來一隊漆桶。以拄杖打趙。小參當人箇事。描固不真。便爾翻身。畫亦難象。塞斷人天路。頭佛祖不敢近傍。不須曠劫修。因直下千了百當。喝一喝。便歸方丈。小參舉雪峰示衆曰。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師曰。蛇無頭。不行長慶。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師曰。張開蛇口。雲門以拄杖攔向面前。作怕勢。師曰。露出蛇斑。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我稜兄始得。師曰。與蛇搭癢。雖然如是。我却不如麼。僧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師曰。跳出蛇窠。乃曰。當時雪峰會裏者。一羣蛇。今日被山僧挑向拄杖頭上。要教他生也得。要教他死也得。要教他不生也得。要教他不死也得。所謂把住則四方無路。放行則草叢裏輓現。前兄弟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有則出來爲蛇畫足。無則山僧放者。一羣蛇。敲殺汝。

諸人去也。以拄杖一時打退。問者樣沒頭沒腦事。如何得明。師曰。汝未到沒頭沒腦田地。在僧作禮。師曰。頭腦生也。問。說似一物。卽不中。還許學人商量。否。師驚豎拳曰。者箇喚作甚麼。曰。恁麼則商量已竟。師劈脊便打。問。確嘴生花。意旨如何。師曰。烏龜向火。曰。如何是佛面百醜。師曰。是汝無面目。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和尚爲甚麼拄杖子不離左右。師驚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曰。畢竟喚作甚麼。師與一棒曰。灼然喚作甚麼。僧一喝。師又與一棒。師問田頭曰。菜栽完麼。頭曰。栽完了。師曰。無根菜。又作麼生栽。頭笑曰。開花了也。師一晚問斷眉。敏曰。如何是大機。敏驚豎拳。師曰。如何是大用。敏便喝。師曰。機用上。還有事也。無敏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敏轉身曰。拍拍是。令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舊年燈。師曰。門前火把子。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東家敲鑼。西家擊鼓。師問靈機。觀曰。與化打克賓。意旨如何。觀曰。憐兒不覺醜。師曰。旣打。越何謂憐兒。觀曰。也要和尚具隻眼。師便掌曰。要我具

隻眼。那觀曰。不是某甲。恁麼道。爭見得和尚。又一曰。問觀曰。世尊拈花。意旨如何。觀驚豎一拳。師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觀打師一拳。師打觀一棒。曰。且道是賞是罰。觀曰。少賣弄。師頷之。順治庚子二月十九日。示寂于福嚴壽六十九。臘五十五。依法闍維。得舍利如豆。大五色光。燦者無數。嗣法弟子輩分散。舍利建塔。金粟福嚴黃檗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語錄二十卷。五燈嚴統二十五卷。行世。嘉興府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依天真海藏脫白稟具。顯聖徧參諸方。終不自肯。後謁天童悟於金粟。頓契元旨。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透向上元。關管教合取狗口。悟肯之執侍七載。先出世。杭之隆慶。次繼席金粟上堂。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相逢不相識。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未相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一棒沒疎親。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腦後撥乾坤。曰。賓主已蒙師指示。頂顙一著事。如何。師曰。穿過鼻孔。僧禮拜。乃曰。問在答處。互作主賓。答在問處。同氣。

相親且問諸人無問無答合作麼生直饒神光不昧萬古唯真若恁麼會驢年未夢見在大衆畢竟作麼生道。薰拈拄杖畫一畫曰。畫斷多年爛葛藤。括地清風赤骨。懸卓拄杖。冬至上堂。問冬至陽生爲甚。滴水成冰。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去也。師曰。截斷脚跟。乃曰。六陰滅盡。滴水滴凍。一陽復生。羣靈彰用。遂卓拄杖曰。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草木昆蟲。正恁麼時。作麼生是化育之本。喝一喝曰。箇裏點開天地眼。一氣無私豁古今。復喝一喝。開爐上堂。二十餘年火種。全副爐韜在手。九旬衲子安居。烹得通身爛朽。薰卓拄杖一下曰。者是火復卓一下曰。者是爐。若也透此重關。管教獨露常光。觸處離名離相。頭頭日用。全彰其或未。然山僧更與諸人露箇消息。擲拄杖曰。燎却門前無一物。萬人叢裏奪高標。上堂。示機透徹。左右逢原。以心契心。流通正脈。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依怙。宏開不二之門。揭示頂門正眼。放出陝府鎮牛踏殺嘉州大衆。正當恁麼時。且道什麼人證據。還會麼。顧左右曰。任從滄海變。

終不與君通。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上堂。少室真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皆見有耳。普聞且作麼生。是未生前面目。良久曰。牆外烏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上堂。不寒不熱。火柴頭撥動些兒。爆地流從此一番親煅煉。縱橫無礙。任悠悠。若也見得不須畫地爲牢。其或未然。燒却眉毛有幾莖。解制上堂。拄杖本無彼此。越出一羣獅子。薰然擲地翻身。休得人前露齒。鷹鷹獨步。大方不涉。和泥合水。正當恁麼時。還有翻擲底麼。擲拄杖曰。橫身芳草綠。回顧落花紅。小參扶揚宗乘。須恁麼人。知恁麼事。具格外眼。透頂透機。敲骨取髓。不落窠臼。如奔流度刃。石火電光。非真獅子。那堪翻擲。豈不見臨濟初至河北住院時。對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罷。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曰。和尚三日前說。

甚麼師便打。又三日後克符問曰。和尚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三尊宿。一挨一拶。摩觸家風。威神凜凜。天魔膽喪。文殊普賢。削迹吞聲。天下老和尚。聞風結舌。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建立宗旨底麼。良久喚侍者者。應諾。師打曰。普請喫茶。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曰。無孔鐵錘。曰。生後如何。師曰。觸體粉碎。問向上。一句卽不問。歷代相傳事。若何。師曰。鼻孔拖地。曰。如何是無得無傳底。句。師便掌。問如何塵中能作主。師曰。撒手見青天。曰。如何是化外自來賓。師曰。一棒一條痕。崇禎戊寅春。示疾。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裏相見去也。師曰。莫錯認。遂泊然而逝。世壽四十有六。塔于本山之左。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按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贛州府寶華朝宗通忍禪師毗陵陳氏子幼習儒業輒念生死弱冠投靖江獨知披剃遂謁天童悟于金粟悟舉大千垂語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被悟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豁然除去癡膺之物趨見悟進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悟曰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已而問悟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方大徹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則不問如何大用現前一句悟纔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具而出卽蒙印可初住靈祐屢遷名利後住曹溪寶華上堂法本無法求法者乖無法亦無說法者謬法既不有亦不無又非說

法非無說卽今山僧陞座作麼生良久曰便怎麼去猶隔一重若更躊躇何啻千里還委悉麼若委悉得日日日東出如未委悉日日日西沒只如東出西沒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曰達磨不坐少林慧可何曾斷臂人人鼻直眉橫討甚西來祖意喝一喝上堂說般若用意下丹青行棒行喝眼中金屑直得聖凡情盡法法無差若到靈祐門下正是客作賤人大丈夫漢承當箇事須是出羣氣槩獅子轍人不隨藥忌操縱自由卷舒無礙得到怎麼地我道此人猶未有師在何故變良久曰賞罰分明上堂問乍離金粟已到靈祐金粟一句卽不問今朝靈祐事如何師曰猛虎當路坐曰不涉金粟靈祐句又作麼生師曰分身兩處看曰怎麼則一句流通去也師曰未是你得力處在乃曰猛虎當路坐十方無去路折旋俯仰金剛王動靜施爲超佛祖北俱盧洲已上堂西牛賀洲方打鼓驚起東海龍王踣跳上切利天宮報道昨夜蟪蛄蟲吞却水牯牛直得帝釋手忙脚亂連聲叫苦休冤苦法法現全身日輪正當午喝一喝重陽上

堂問從上來源且道分付阿誰師曰與你沒分僧豎拳曰恁麼則超羣越格去也師曰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曰渾身拶出全擔荷那許旁人著眼窺師曰放下著乃曰曹溪一脈臨濟正宗代代相傳各有悟由師師相授若合符節顯大機發大用責擔荷于未動之先入門棒入門喝驗出身于機境之下須是上無攀攬下絕已躬于順逆場中把得定作得主動絃別調葉落知秋所以源遠流長傳至靈石單提一條白棒只要打箇獨脫底人方堪入大爐鞴煅煉將來續佛慧命今因白山碧雲兩公忘齒爲法不遠二千里來叩問本宗來源所以略述梗槩若論本宗來源實也別無奇特焉拈拄杖卓一下曰棒喝交加知出脫脚跟點地解翻騰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結制上堂問選佛場開大眾雲集朕兆未分前還許學人下筆也無師曰許僧進語師曰鷄子過新羅乃曰把住繩頭結百千萬億爲一網大開爐鞴鎔瓶盤釵釧爲一金密密綿綿古往今來無可擬堂堂赫赫上天下地莫能儔直得千聖躋攀無路

萬靈景仰無門魔外潛踪狐狼絕跡且道具甚麼神通得恁麼自在被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臘八上堂始覺合本頭上安頭一念回機落七落八雪山六載無計可施夜半觀星將錯就錯縱使道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未免猶有生佛之名何況更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豈不無事生事誣陷平人曹溪當時若見他恁麼道但以手掩面臂開曰猫管教老子浹背汗流慙惶無地爭奈罕遇其人直得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去也焉拈拄杖曰還見明星麼錯錯 六祖涅槃日上堂問燈燈相續祖祖相傳今日和尚坐斷十方且道如何是六祖末後一句師曰不傳與你曰爲甚麼不傳與某甲師曰你少箇甚麼僧禮拜師曰山僧不合龍頭蛇尾乃舉六祖將入滅衆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後法雲秀曰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師曰不是無口只是不來不是無鼻只是不去試看入滅底祖師現前底大眾各各有口有鼻有甚麼去來在那裏諸人要參涅槃

堂裏禪直得怎麼始得 挂鐘版立兩序上堂問昔

◆普濟堂

日馬祖立禪堂百丈制清規今日寶華挂鐘版意旨如何師曰今古歷然僧擬開口師便打問盡大地是一塊版和尚作麼生打師劈頭打曰響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元來打著箇木頭乃曰馬祖叢林十方聚會百丈鐘版一旦重新父子既爾同途古今自然合轍人天供養表言外之明宗左右贊襄顯當堂之有主門庭建立略見一班向上提持更須出脫良久曰內外安然無一事不風流處也風流 聖節上堂從來日日是好日最好無過是今日大聖人降誕世間六合內盡沾恩力含齒戴髮底無不注仰南山窮巖絕壑中尤見傾誠北闕野僧家無奇特清香一炷薰爐中也勝時人千百億 元旦上堂召大眾曰無位真人又添一歲了也你們今日到處與人拜年還曾與無位真人拜拜也未若也拜得方知恩大難酬若也未曾寶華今日爲諸人立箇榜樣乃起身拱揖曰恭喜恭喜復有僧問正當拱揖時無位真人在甚麼處師曰不見道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上堂問如何是

平常心師曰有粥便喫粥有飯便喫飯曰心空境寂爲甚麼久滯不通師曰從來無去路問如何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師曰今日且放寬你一著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大石對小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髮又有鬚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要打便打乃曰今朝臘月初一坐斷千差萬別若人直下承當不費纖毫氣力既不費力且道有何憑據朔風劈面來陣陣侵人骨 土中軍請上堂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秋毫不犯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涓滴不存乃舉雲居佛印元因西塞師王公詔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蓋元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貶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詔亦悠然意消師曰殺人不貶眼報障未消立地成佛罪福如幻此常情之論也因甚雲居却把殺人不貶眼底上將軍便做立地成佛底大居士灑點石化爲金玉勸人除却是非難 解制上堂去年有箇末後句正好說時不曾說許到今朝方說時今朝要說無可說雖然自古相別贈人以言兄弟家今日東去西去佛法固無可

說世情也要叮嚀。乃顧大眾曰。草鞋拄杖。渾閒事。脫下衲衣。身自輕。小參天長地久。歲改月遷。人生不久。巨浪一波。幻質難留。空花半瓣。休貪目前快樂。如廁中虫。不知糞臭。莫恃人我。貢高似井底蛙。那識天寬。必須實參實悟。身上著衣。方免寒若徒弄舌弄唇。口裏說食。終不飽。雖然忽有箇出來道。我本不寒著。甚麼衣。我本不饑。說甚麼食。時又作麼生。喝一喝曰。假雞聲韻。雞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師遊琵琶街。回僧問。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琵琶街上。行曰。如何是不善知識。師曰。你不信。也去行一行來。問透網金鱗。因甚還滯水。師曰。是他家常茶飯。曰。取飽便是。師曰。爭奈沒頭浸。却何。問一念不生。萬境俱滅。時如何更進一步。師劈面掌曰。誰恁麼道。曰。意旨如何。師曰。觸處逢渠。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七縱八橫。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推門落臼。問香烟繚繞。燈燭交加。還是自境界。是他境界。師曰。出馬一條鎗。僧禮拜。師曰。不知死活漢。士問月缺一條還補得麼。師曰。補得。曰。將甚麼補。師曰。但將缺底補。問狗子。

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天主教問人。是佛否。師曰。是佛。曰。以何爲佛。師曰。自性卽佛。曰。師還拜佛否。師曰。拜佛。曰。若然。則拜自己也。師曰。西天外道。果然靈利。曰。世間那有自己。拜自己底事。師曰。疑則別參。宛委王鎮國。請齋于金陵報恩寺。時司寇錢勳卿。張璠卿。趙廷尉。葉問卿。同泰如講主。契玄僧。錄俱在座。講主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後來以楞伽四卷印心。也是自相矛盾。師曰。將謂楞伽經。是文字麼。主無語。一衆大笑。問。如何是威音王以前衆生度。佛師曰。世尊不說。說曰。如何是威音王以後佛度衆生。師曰。動容揚古路。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喚甚麼作身。僧擬議。師曰。蓋覆了也。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師問僧。那裏人。曰。蘇州。師踢椅曰。是甚麼僧。無語。師曰。虎丘山也不識。乃叱出。順治戊子十月。示微疾。上堂。問答畢。索水盥浴。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燭天。衆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皆驚。

異弟子依法茶毗頂骨牙齒衣環不壞建塔于龔公山右語錄三十卷并迅雷指迷等集行世

常州府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禾張氏子出家與善後游方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悟和尚于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厮曰看你藏在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曰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悟七十誕辰師懷拜祝入門便喝悟曰胡喝亂喝師又喝悟曰胡喝亂喝師禮拜悟打曰再喝喝看師曰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曰歇歇與和尚道遂出後蒙記莚五更遣行開法如如次移曹山後補龍池上堂宗門一著雖言說萬象森羅早漏洩睦州擔版趙州無看來猶是多饒舌不饒舌頓超越陝府鎮牛吼一聲滄州獅子喫一跌旁觀撫掌笑呵呵六月炎天飛白雪喝一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庭前指出牡

丹花途路之人喚方止昨夜三更虎咬大虫天明起來蛇吞鼈鼻滄州獅子喫一鞭陝府鎮牛流出血汝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良久曰參上堂問古人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不疑處師曰待山僧有疑卽道僧禮拜師便打問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如何是家珍師曰領取者一問乃曰靈雲見桃花眼中著屑香巖間擊竹耳裏著水玄沙墜破脚指痛苦自家知雪峰九上洞山草鞋虛踏破者一隊漢總是把髻投衙如如雖則不管閒非也要與諸人指箇正路卓拄杖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上堂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聲聞念念趨寂菩薩當體全空北俱盧洲長粳米飯食者滿面春風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鎮圍山且道達磨九年面壁又作麼生卓拄杖曰罕遇知音上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者一著子未嘗動著一絲毫及乎萬類紛紜千差顯露者一著子亦未嘗動著一絲毫只貴靈利漢子直下承當便能得大受用苟或三搭不回豈免沉迷苦海祇如龍潭吹滅紙燈德山見甚道理便

爾自肯蝦蟇吞大蟲。天童老人訃音至上堂。昔日世尊涅槃會上告衆曰。汝等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本師大和尚于本年七月七日午時示寂于通玄堂上。且道是示寂耶。非示寂耶。如其未知。豈不見道。當陽一著不落兩頭。脚下無私貴。傳正脈。且道正恁麼時。如何施設。普請大衆。齊詣眞前燒香供養。上堂。纔見山僧鼓兩片皮說黃道黑。便作佛法會。殊不知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風動塵起。雲騰鳥飛。皆爲諸人顯揚第一義諦。若也會得。便可歸家穩坐。雖然如是。劫火洞然大千。以壞且道第一義諦在甚麼所在。卓拄杖曰。不是苦心人不知。長至上堂。一陽纔復。和氣漸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惟有山僧拄杖子。從年歷歲赤條條。拈拄杖卓一下。曰。有時卓在千峰上。劃斷飛雲不放高。上堂。龍池一滴潤林丘。枯木枝枝葉自稠。不是一翻親到此。焉能解得渴咽喉。大衆且道如何。是龍池一滴。以拂子左右灑曰。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上堂。十方同聚學無爲。抵死和他戰。一回選佛場中須及第。

莫教辜負兩莖眉。喝一喝下座。上堂。打破從來窠臼。靚露當人者。著山巔黃鳥聲聲。陌上桃花灼灼。此事本來成現。切忌生心。卜度休卜度。祥麟只有一隻角。上堂。盍盂口向天。拄杖長靠壁。晨朝有粥。噲齋時有飯喫。不妨信手擎來。要且不用他力。到者裏爲甚麼。十箇有五雙。問著口如木。擻良久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解制上堂。有一句到你。諸人瞎却。汝眼無一句到你。諸人啞却。我口若是二途。截斷非惟汝。諸人無處摸。索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到來。亦無著眼處。只貴沒量大。人方能領略。于機先不肯滯情于句下。且放開一線。如何指示。南北東西。不是你喝一喝。上堂。太虛寥廓。含萬象以無遺。正眼洞明。鑑千差而不漏。大用現前。佛祖莫近一念未生人天。罔測擊開大解脫門。獨露本來面目。且道本來面目。是何形相。拈拄杖卓一下。曰。三脚蝦蟇吞却月。上堂。開口成雙。概無言喪本宗。須知此段事。誰敢強形容。豈拂曰。箇中識得文殊老。管取無煩過別峰。上堂。現成公案。弗勞打算。南北東西。渾無界畔。春水

滔滔舟移兩岸。萬別千差。同歸一貫。雖然如是。只得一半。那一半。佛眼覷不見。打破趙州關。總是臘月扇。苟或力未克。龍池爲汝判。薰拈拄杖卓一下。曰。須彌頂上一聲鐘。看取山門騎佛殿。上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難見其形。拈拄杖曰。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窮年歷歲。不曾遇著一人。何故。從來無伴侶。在處獨稱尊。天童老人忌辰。拈香。昔日幾番遭毒手。今朝憶著恨彌深。因緣會遇難迴避。且把黃檀薰鼻。熏便燒。上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曰。棒非德山棒。喝非臨濟喝。用出當陽活。鐵鑊聞時。何啻三日顰。觸著直教親見血。若是知恩解報恩。丈夫意氣天然別。金毛獅子奮全威。野干狐狼俱屏跡。大衆且道。屏跡後如何。天下太平。各安其業。師問僧。你正發無明時。佛在那裏。僧喝。師曰。你還喝。佛喝無明。曰。請和尚道。師便打。問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拽僧耳曰。會麼。曰。曉得了。曉得了。師曰。你曉得箇甚麼。速道。速道。僧無語。師連棒打出。問如何。是明中。暗師曰。白日扶籬。曰。如何。是暗中。明師曰。黑夜摸枕。曰。明

暗兩關。如何透脫。師曰。不快漆桶。問如何是主人。公師曰。你曾遊廬山麼。僧罔措。師曰。身在其中。總不知。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徧界金風起。曰。意旨如何。師曰。林間黃葉墮。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怪伊不得。問千里屯兵。卽不問當場決戰事。如何。師曰。敗將不斬。僧喝。師便打。問調達墮無間地獄。何故。如三禪天樂。師曰。同道者方知。問如何是常住真心。師曰。鶴飛千尺。雪曰。不會。師曰。龍起一潭冰。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鳥宿故枝頭。師闌化龍池。十有餘載。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門人奉全身塔于本山。

寧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禪師。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夙慧。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總角以藝文擅名鄉曲。試博士弟子員。然性不耽世好。飄然有塵外想。及冠讀大慧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卽走匡廬。開先投若昧明。苴染明以師志。不羣使參。愁山清黃檗。

有數尊宿。皆深契之。終不自肯。後參天童。悟于金粟。一日侍次。悟謂博山。嗣壽昌。承洞山。無來源。恐後裔不蕃。師曰。黃檗不云乎。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祖。恐後喪我兒孫。悟大笑起去。師愕然。自慙無所容者。累月。因閱殃。崛產難機緣。忽大徹。從上關鍵。悟命掌記室。親炙十有四稔。崇禎壬午七月。悟示寂。衆請繼席。天童上堂。天童寺裏開爐。以虛空爲爐。床四大部州爲爐脚。須彌盧爲火筋。七金山爲炭團。其餘森羅萬象。日月星辰。赤縣神州。山川人物。爲引火黃葉。且道。火種。以拄杖畫一畫曰。饒爾向者裏。薦得透脫。分曉及乎。施用未有其方也。則是箇守死善道。要得發燄。聯輝正未可在。當恁麼時。發燄聯輝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卓一下曰。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移拄杖過東。復移向西曰。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擲下拄杖曰。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靈利漢。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臨濟老子不直半文錢。其或未

然莫怪海門風浪緊。干戈原是太平基。普請栽松上堂。若論此事。如種樹相似。揀擇欲精。下手須確。根宜其條直。坎實其寬容。然後時之以雨。陽資之以風。露則自然。由拱把以至合抱。由合抱以至蔭覆人天。雖然者。邊底從你種。祇如那邊底。又作麼生栽。羣召大衆。舉首師曰。根生上也。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龍象。決不錯怪。山僧便下座。上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且道得箇甚麼。喝一喝曰。迴超今古。格不共汝同。盤卓拄杖下座。晚參。今夜總教諸人徹底悟去。還肯與麼承當麼。良久曰。且莫壓良爲賤。晚參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山僧爲你諸人挑剔看。擊禪床一下曰。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上堂。白椎竟。一僧纔出作禮。師曰。記取適來維那者話。頭便下座。上堂。衆集。羣拈拄杖。擲下曰。不得動著舌頭。向者裏道一句看。衆默然。師曰。死去十分。便下座。侍者向前拾起度與師。師接得便打。晚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大衆會麼。楚王渡江得萍

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參上堂六戶。無關鑰。西風徹骨寒。家家門首路。一一透長安。大衆外布施。象馬七珍內布施。頭目髓腦。今日山僧盡情爲諸人舍施了也。其有饑瘡未厭。欲壑難填。底道峰更倩拄杖子。化作三十三天王。爲盧至長者。破怪著拈拄杖卓一下。曰。那貴殊祥生。九穗好看。比屋盡黃金。上堂問潑天門。啓選佛場。開祖印。高提人天乞命。潑天門啓。則且置。高提祖印事。如何。師便喝。曰。祇如臨濟大師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一鑑晴空。星斗懸。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寶王刹內分堂。奧如何。是第一元師曰。石上橫栽十丈蓮。如何。是第二元師曰。大虫舌上打鞦韆。如何。是第三元師曰。兩頭白牯手拏烟。如何。是第一要。師曰。萬別千差都一照。如何。是第二要。師曰。佛殿階前開矢筈。如何。是第三要。師曰。鳥自啼春花自笑。曰。如是則曹溪正脈重通。濟北家風再振。師曰。三臺須是大家催。曰。分明一

句無私語。顯發須憑過量人。師曰。無人處。祈願望你。問臨濟三元纔剖露。汾陽十智請宣揚。師曰。理管多年曆日作麼。曰。不容華劈。如何。是十智。同真師曰。萬象森羅海印中。曰。本來無物。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是鑑皆鏡鑄。曰。事無一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日食三餐。夜眠一宿。曰。不求伴侶。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虛空合掌。大地和南。曰。不屬愚賢。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巢知風穴。知雨曰。擗破虛空。如何。是五同。徧普師曰。春至百花開。爛熳曰。掀翻大地。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相鼠信有皮。誰謂雀無角。曰。既是人人具足。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谷暖風和。林寒澗肅。曰。不展戈矛。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羅什吞針。誌公噉鷄。曰。不動咽喉。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木鷄啼夜半。鷄狗吠天明。曰。鍊壁銀山。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東西南北趙州門。曰。與甚麼人同得入。師曰。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曰。與誰同音吼。師曰。象王回顧獅子。嘖。曰。作麼生。同生殺。師曰。文殊逼佛。曾施劔一點墨。成兩處龍。曰。何物同得失。師曰。魚行水濁。

鳥飛毛落曰那箇同具足師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
 曰何物同普照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曰何人同真
 智師曰拋兒婆子遇嚴頭曰孰與總同參師曰善財
 拄杖初祖皮鞋曰那箇同大事師曰大地一時俱火
 發曰何物同一質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恁麼則
 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曰說甚沒絃琴上曲直
 是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碧玉盤中珠宛轉瑠璃殿上
 月徘徊師曰看脚下僧拂袖歸位乃曰照魔軍之窟
 穴還他寶鏡當軒伐異見之稠林必也靈蛇在握所
 以臨濟揭三元以刊法印汾陽立十智而定綱宗總
 之暗抽衲僧腦後之橫骨發揮從上本有之風光如
 剖石蜜中邊皆甜似折瓊枝寸寸是玉使不遭亡羊
 而泣路受感染而悲絲如適來昇儂二書記恁麼問
 山僧與麼答諸人還知落處也未若也知得便可與
 臨濟大師汾陽老子同得同失同暗同明同死同生
 同出同沒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舌談同一手捉
 其或未然面目現在各請當陽薦取喝一喝下座
 解冬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羨

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蕭豎拄杖曰看看擲
 下曰擬著眼落千差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結
 夏小參沈舟破釜焚廬舍持三日糧示軍士必死無
 一還心故能破秦救趙長驅入關況復衲僧家積劫
 大事因緣了辦一期之內又作麼生著力好護生須
 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鎖船水上浮參晚
 參好兒不用爺田地好女不穿娘嫁衣你道好衲僧
 還受師家控勒也無喝一喝曰良馬不知何處去阿
 難依舊世尊前上堂歇即菩提覺生迷亂造化紛
 紜吾道一貫冬至寒食一百五上元定是正月半
 順治己亥師應

召入京

上命迎師進萬善殿

駕隨到傳諭免禮賜坐慰勞畢即留師結冬萬善殿
 駕數臨幸

上與學士王熙等致問甚多具載師全錄屢辭還山
 上留法嗣旅菴月山曉哲開法善果隆安駕躬送
 出京錫弘覺禪師印號師南還謝天童金粟院事

投老會稽化鹿之平陽相山擇吉鼎建寶坊卜諸兆宅于黃龍峰之下爲開山第一代焉 康熙甲寅六月二十有七日說偈吉祥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有九會語錄布水臺集百城北遊等錄暮年復著敦本關邪諸論爲洞宗淨符所集大統而作

寧波府雪竇石奇通雲禪師婁東徐氏子幼因篤疾陡現異境乃辭母脫白于南廣遇老宿令看父母未生前話游方至餅窑顯聖疑情大發後參天童悟屢呈所見悟叱出忽一日入室未啓口悟便棒于是大徹頓脫凝滯不離左右者十有三載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曰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崇禎辛巳悟命住台之靈鷲 上堂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纔要如何若何便乃千里萬里所以靈鷲者裏無禪教你們參無道教你們學一味杜田樸實頭種田博飯喫果是當家種草聞山僧與麼道便一信永信如或不然更爲舉示以拂子左右拂曰還委悉麼山前山後閒田地盡底掀翻要一回 天童掃塔上堂大衆者一片祖翁田地我法兄分付汝等諸

人多時了也四至界限歷歷明明若待山僧指示又堪作甚麼雖然不妨有箇問處抵如中心樹子猶屬阿誰良久曰還委悉麼倒却門前刹竿著 上堂月初一好消息今朝徧界是清霜凍得人人鼻子直卓拄杖曰不煩久立 長至上堂羣陰已去一陽來復匝地普天填溝塞壑祇如迴然獨脫一句作麼生良久曰萬象之中長獨露何山松柏不青青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喚不出手今朝十五日面南看北斗喝一喝 春日。上堂臘月二十日春風驚地起瑞氣霽乾坤祥光照寰宇笑倒須彌山虛空盡歡喜泥牛忍俊不禁直得粉骨碎體且道是何消息逢人不得錯舉 初夏上堂螻蛄鳴蚯蚓出萬象不能逃影質苦菜秀黃瓜生深山無地避徭征喫緊事要惺惺饑不暇佛法無靈通身饑火通身病幸然得自有知音喝一喝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徐侍御心韋入山上堂晴日出雨地濕檀越昨臨門今朝是初一知音何必重拈出 元旦上堂百年難遇歲朝春姮女梳粧越樣新拈拄杖曰本色道人憑箇事平生肝

臆向人傾卓一卓。師誕日上堂。二月今朝二十五。
 大地明明。日卓午。生育萬有。包含今古。常光現前。沒
 處躲。呵呵。呵。成我者。師友生。我者。父母。上堂。臘月
 十五。寒風似箭。召大衆曰。照顧面門。解制上堂。九
 旬結制。今朝解。解結都來。拄杖頭。普告現前諸衲子。
 一齊拈却。任優游。天童費隱和尚。至上堂。震鶻屋
 頭。噪好音。累日聞。必然有客到。今喜是同門。同門既
 到。賓主歷然。語笑歡天。清風匝地。大衆且道。以何祇
 待。委悉麼。擊鼓。陞堂。聊供養。更無一物可勝慙。上
 堂。長安甚鬧。吾國晏然。拄杖曰。大衆不可道。拄杖
 子不晏然也。遂點曰。低聲低聲。元宵上堂。鐘鳴古
 寺。月映澄潭。離相離名。非聲非色。便恁麼去。處處綠
 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不恁麼。莫盤桓。但看天
 上月。甚處不團圓。解制上堂。僧出叉手而立。師曰。
 且站一邊。僧以拳加頭上。師曰。捏怪作麼。僧又加一
 拳。師曰。不識羞僧。繞禪床。彈指一下。師便打。乃曰。正
 月十五。泥牛輒舞。布袋打開。西秦東魯。長至上堂。
 冬仲陽生。鶻鳴不鳴。蚯蚓口結。大地成冰。且道。山僧

拄杖子。又作麼生。卓一卓曰。已過新羅。上堂。一之
 日。寒風急。寸絲不挂底。卽乃頂門裂。裂現出三頭
 六臂。把主風神。一擲直得。須彌山倒。地無數。英俊踣
 跳。禪和被他壓死。不能轉身吐氣。直待春雷起。蟄驚
 地。叫曰。屈屈屈。堪述絕後再甦。真欺不得。喝一喝。
 上堂。適來喫粥未完。侍者來催。上堂。卒急打點不及。
 且歸暖室商量。上堂。古人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
 多時了。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是。則是誣人之罪。義所
 難容。上堂。五月十五。榴花噴火。寶王刹海高懸。直
 得萬歲塔。與乳峰山。一齊起舞。且道。何故國有定亂
 之劍。家有白澤之圖。上堂。召大衆曰。佛法要妙。一
 一天真。一一現成。不是安排。攢湊得底。莫受人瞞。好
 衆中。莫有眼辨手親。不受人瞞者麼。若有東家杓柄。
 長西家杓柄。短七十三。八十四。一一無差。上堂。一
 處是處處。是一人是人人。是且道。是箇甚麼。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不是又不是。箇甚麼。僧問。雲門。一言
 道盡時。如何。門曰。老僧在爾盂孟裏。師乃呵呵大笑。
 曰。大衆分明記取。法幢上座。請上堂。永嘉祖道場。

法幢乃重建。宰護衆檀臨山光映佛面。今日山僧來。普請看方便。豎起拄杖曰。大衆見不見。見則便與麼去。隨處作主。遇緣卽宗。當年本山真覺大師到曹溪時。振錫三下。卓然而立。遂一宿而返。今朝不妨有箇同參。若不見。山僧大似勞而無功。不見道。宗師唱導。譬如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烟波。隨緣放曠。欲拋香餌。爲待長鯨。卽今還有麼。卓拄杖曰。三千劍客分明在那許。莊周致太平。上堂。月朔月望。月圓月缺。一句全提。萬機寢削。卓拄杖曰。看看擲下來也。咄。除夜小參。臘月三十萬事都畢。更問如何。若何。大似胡餅裏討汁。豎拄杖曰。面赤不如語直。小參舉五祖住太平時。上堂曰。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夜。贏得一張口。且道如何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師曰。五祖與麼賣弄口皮。卽得要。是。衲僧受用。則未在山僧不恁麼。雪竇下會禪。一向家裏坐。臘月三十夜。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擡木底。擡木谷應。山鳴聲。光轆轤阿呵。呵夜深。山寺暖烘烘。箇箇寮房一爐火。顧邑侯問宗門事。從何門得入。師曰。

從無門入。曰。儒家必從讀書門入。畢竟作麼。師曰。銅牆鐵壁。曰。那裏是銅牆鐵壁。師曰。時刻在前。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既是離心意識。參箇甚麼。師曰。樹上烏鴉叫。曰。也是龜背上拔毛。師曰。甚麼道理。僧喝。師便打。問。推倒須彌山。如何是向上一著。師曰。你頂門眼在麼。僧擬議。師便打。師問。僧那裏來。曰。天台。師曰。石梁橋斷也。僧擬議。師曰。你不從天台來。師攔住。一僧曰。作麼。生。僧曰。某甲打米。師曰。卽今。澗曰。不問。隔師曰。昨日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劈口打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問。無夢無想。如何是大用。現前。師一喝。師入堂坐。次打法幢。幟藏主一棒曰。作麼。生。會曰。剗肉作瘡。師曰。只道得一半。曰者一半。也不消得。師又打一棒曰。且道是賞你。罰你。曰。總不與麼。師連打兩棒。便出。耿玉齊兵憲敘話。次師曰。耿公。本分一著相應也。未曰。要自家親到。師曰。如何是親到底消息。曰。正要求和。尙指示。師曰。未舉步時。三十棒。次曰。耿公呈偈。師接曰。只者箇。還別有耿禮拜。

師閱畢曰說底不道不是只是未在耿擬進語師以手掩其口。杜子濂兵憲問曰弟子有兩種事與老和尚落草得麼師曰有甚事曰二六時中作麼生管帶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三十日到又作麼生師曰明日是初一。康熙庚子師還南廣草庵爲禪。淡鹽鍊河直達于寺以利舟楫閱三載將東歸乳峰未幾疾作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點首至午夜端坐而化。門人迎龕返四明窺于妙高峰頂世壽七十臘四十有五。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撥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天童悟禪師法嗣

嘉興府古南牧雲通門禪師常熟張氏子。卯歲禮興福洞聞老宿爲師初參博山。次謁天童悟于金粟。悟問卽今事作麼生。師擬議悟便打。師禮拜悟于背上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自是發憤咨參。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于言下豁然。又作活眼泉偈。正思索時偶右手于左臂一觸忽然契悟。久掌記室。出住古南。結冬上堂十月開爐諸方舊例九旬安衆。先聖宏規祇如放下暖簾。堂內不知堂外事。高跌雙足。南州踏到北州頭。諸人若信得及。又何得南天台北五臺行盡驢脚馬脚還。

會麼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頌曰。老將不談兵。文殊特請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正當恁麼時。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其或眼目定動。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卓拄杖一下。解制上堂。孟冬十月。記開爐看看。逗到上元時。雖然村落無燈火。則有光明一段。奇諸人若也尙留觀。聽古南未免從胸中湧出。寶光慙慙相送。驚拈拄杖曰。者木上座。又道不必。何必何故。擲下曰。家家門前火把子。上堂。古南箇村僧。性燥多瞋。罵佛法。懶得說。終日尋人打。打上士笑呵呵。下士便驚怕。怕怕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天下。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擎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上堂。山花灼灼雨濛濛。山面都如醉。客紅情與無情。佛性義分明。一體露春風。上堂。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寶鏡。當臺切來斯鑑。若也錦上鋪花。去伯氏吹埙。仲氏吹箎。同氣相求。同聲相應。

若也據令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畢竟如何。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上堂。出山髮尙青。還山齒半落。入門仔細看。青山宛如昨。黃葉打頭來。高林風索索。馳騁不知休。當初悔行脚。昔有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大衆鄰人只知百年一身。不知念念遷變。新新不住。梵志雖知當體無常有變。有滅。不知不變。于出家法中尙欠一著。且如何是不變者。死生老病非他物。渴飲饑餐祇舊人。上堂。靈鷲拈花。帶累金色頭陀。九年面壁。賺殺神光。大士若是大丈夫。漢不拘格式。不躡前蹤。道一句塞破虛空。垂一機平欺佛祖。只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又且如何。山林魏闕。曾無間正眼。當陽共密弘。上堂。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簾見呼茶。便知有客。此三句語。是決定法。具決定義。于中還著得些子疑麼。若云著得。難瞞三尺童子。既著不得。南天台北五臺。討甚麼碗。上堂。戰馬聽鑼聲。簇簇通身痒。臨濟喫拄杖。山河齊合掌。好事不

瞞人裁成。憑郢匠拈拄杖旋轉曰。山僧運斤也。諸人試摸鼻孔。上還有一點泥也。無復卓拄杖曰。多虛不如少實。上堂禪債說不完。今日趁天暖。山梅有早開。谷口香漸滿。打鼓集諸人。當陽細打算。禪禪洞山五位。臨濟三元。禪禪杖林山下。竹筋鞭新婦。騎驢阿家牽。禪禪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此一隊老凍膿。雖各搖唇鼓舌。都來未得諦當。畢竟如何。馬祖菴前一片磚。知他磨過幾多年。開爐上堂。昭陽城外烟水茫。茫極樂菴中紅爐焰。焰向火焰中拈一莖毛。貴圖大家知有脫。若七十三八十四低頭打算。算到盡未來際。有甚了期。還會麼。擊拂子曰。朝生鷄子撲天飛。上堂買帽相頭喫魚吐骨。喫魚吐骨山僧少年時事。如今相忘了。近日天寒。有將氈帽子一頂送山僧。只是不曾相得。頭似乎戴不著。昨有禪客問和尚。帽有幾多。大山僧遂將手向上拓曰。此頭略寬些。又拓開曰。還寬些。禪客曰。和尚莫妄語。世間那有者樣大帽子。山僧遂向伊曰。只爲婆心憐赤子。休言大帽蓋諸人。上堂極樂極樂。天涯海角。舖子

將收家私。落索雪峰。木毬普化鈴鐸。搖搖打打。捫捫摸摸。仔細看來。是何面目。鐘鳴銅山崩。劍舉蜀頭落。還會麼。雲門參見睦州。會得秦時轆轤參。住鶴林入寺。上堂。楊子江心大浪飛。白連天。鐵甕城邊好山排。青立地。肇開香刹。有此禪林。縞衣聽法。舞層霄。烏帽逢僧。閒半日。寄奴泉信爲王者。所鑿杜鵑花浪傳。仙子移歸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山僧今日借釋迦老子手中一花。拈示大衆。遂舉拂子曰。見麼。若也見去。芳菲滿袖。爛熳驚人。若也不見。却成當面蹉過。衆中有具眼底。莫被山僧謾好。開爐上堂。問了明差。別智方證。涅槃心。千七葛藤。都拈却。德山托鉢。意如何。師曰。年老成魔。曰。爲甚被雪峰一拶。直得低頭歸方丈。師曰。賺殺閻黎。曰。祇如巖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曰。好與三十棒。曰。密啓其意。又如何。師曰。來日向你道。曰。既會末後句。因甚只得三年活。師曰。開眼作夢。乃曰。今日開爐。諸人還識開爐底意麼。霜花點白山寮。各下暖簾。楓葉飛紅。將見堅冰踵至。通方上士。鑒在機先。得旨歸根。去天寒人寒。滴水滴凍。

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不假炭煤宏開爐竈直下
化鈍鐵作良金鎔頑銅成法器妙手雖呈大功不宰
驅馮山水帖直入欄圈打疎山木蛇橫鑽泥土且道
甚麼時節是他出頭分莫看水草嫌枯淡好聽春雷
換甲鱗 立春上堂問西山石窟玲瓏眼天童唱導
是如何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乃曰靈樞密運四
序推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即便春風
至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
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曰看看五彩
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擊曰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
一鞭粉碎了也聞一知二從他徧界分身認影迷頭
一任眼瞎瞋地 上堂十五日巳前野田祭掃鬼哭
神號十五日巳後鳥語如簫山花似錦正當十五日
紅日三竿曲肱而枕佛法二字摸索全無山僧恁麼
告報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上堂頂
門隻眼明明非見脚跟一竅了了常知古者道從生
至死祇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正是憐兒不覺醜天
童者裏還有回頭轉腦者麼拍膝曰且喜天下太平

上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卽
今是甚麼時節莫春者春服既成綠暗紅稀水流花
謝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隱蓋亭中出出入入清
關橋上往往來來塵鞅何拘天機各得苟知此意吾
與點也設或放過寶山空手去不是老僧慳 小參
舉趙州示衆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木佛不度
水眞佛內裏坐師曰趙州老漢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雖然如是太煞分疎今日檀越送銅佛入院不用教
他度爐且暫安堂中供養忽有箇漢出來道眞佛豈
只向他道切忌捏目 小參舉巖頭上堂曰吾嘗究
涅槃經七八年觀兩三段義似謂僧說話又曰休休
時有一僧出禮拜請舉巖頭曰吾教義如：字三點
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
頂師曰巖頭七八年看教指東畫西原來未曾在乃
信手點曰敢問諸人山僧點箇甚麼有僧進語師曰
去無汝啗啄分 小參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古

佛言不虛發仔細評量那裏布衫有七斤重又不知是甚麼秤稱過是淨色是染色且者件布衫不知是長是短又不知你我穿來稱身不稱身據山僧所見今晚一總交還他趙州好何故不見道借人衣不敢披拈起衫袖曰雖然顏色舊不若自家底 冬至小參今之夕羣陰極潭影藏山光黑無足之人欲夜行往往扶籬兼摸壁咄咄參元客千言萬語喚歸家艱辛休向途中覓如何是到家消息幾箇烏鴉殿角棲一雙白鷓鴣松邊立還會麼歸堂喫茶去 小參秋熱分外熱好用犀牛扇信手取將來諸人見不見若也見雖日日在熱惱場中不離清涼世界其或未然儘你住在水晶宮裏也被火雲燒殺 小參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薦拈拄杖曰山僧今晚盡娘生力發一機遂擲下杖曰還有著身者麼有即喪身失命無即有眼如盲 小參舉臨濟示衆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則不然第一句薦得虛空壁立第二句薦得額頭汗出第三句薦得開眼見

賊諸人還薦得麼天地懸隔 示衆道人行履大難大難黃檗和尚曰三乘學道人盡是向外馳求漢皆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今日院中運糞出汝等要不向外馳求兩箇鼻孔切忌以衣袖掩却 示衆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大火聚中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汝等諸人圖參禪悟道三生六十劫示衆善知識無家以叢林爲家十方衲子無家亦以叢林爲家蓋善知識以叢林爲家者本爲蓄養衲子續佛慧命衲子亦以叢林爲家者本爲親近知識發明大事故衲子尊知識爲師知識視衲子爲弟子尊爲師有父道焉視爲弟有子道焉既父子共住管理家業爲子者自當知得我父山場許多在某處田園許多在某處乃至家私什物共有許多又當照管某山柴該養某山柴該斫某田該種某地該鋤不使荒蕪界限一一分明收藏一一年固此真克家子也縱使其父後日過世外人無議不能侵佔何故蓋爲父子一體父之家業子自然有分亦爲子平日肯照管得清楚不致忘失設使雖在其父蔭下自不留心

山荒也不管地荒也不管無菜蔬喫也不管無柴燒也不管乃至杓柄短長家中事問著一總不知此子決不能向後紹父家業也何故爲伊全靠著其父過日稼穡艱難出入經紀全不操心向後總把家業與他祖父田園四至界限都不能分曉又如何承當得去所以拋家失業自甘做箇客作賤人你要知克家之子麼從上大有樣子楊岐於慈明三十年任監院是也雲峰於大愚冒寒化米化炭是也演祖於白雲充磨頭是也佛眼大慧享大名於天下然在學地俱充化士奔走途中得益乃至雪峰飯頭瀉山典座此纔入叢林者皆知得不必再舉師自謝事天重十餘秋隱遁無定居至康熙辛亥冬示寂于石湖靜室門人請命于弘覺禪師全身入塔于鶴林祖塔右不一載塔石迸裂其法嗣秀峰璋拉諸同門啓塔視之洪水湧龜而出遂依法闡維獲舍利千餘顆光瑩如菽門人分歸營塔于西華西資鶴林諸處蘇州府遜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平湖人俗姓李幼不茹葷十九脫白歷扣眞寂雲門僧無入路乃偕同

志上驚窠山頂掩死關聞舉屍在者裏其人何在忽有省後參天童悟得歌旨出住吳江之報恩上堂假使頂戴百千劫身爲床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豎拂曰報恩今日傳法也大衆一齊擔荷擲拂子下座結夏上堂十五日巳前春寒愁雨水十五日巳後夏熱愛熏風正當十五日報恩寺裏禪和子也不寒也不熱灑灑落落饑則有飯渴則有茶遊戲圓覺伽藍安居平等性智敢問大衆因甚麼到者般田地還會麼不因別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上堂雪後連朝雨天寒括地風箇中無所取獨抱冷冰冰大衆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知麼九年面壁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上堂問明不犯之令還許他悟也無師曰猶落第二曰怎麼則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師曰自領出去乃日子月一卉木叢林成失色只爲霜風快似刀纔入青林成敗葉時人盡被景緣奪換却烏珠也不識若要識何待當來問彌勒呵呵訾不訾黃鸝上樹一枝花白鷺下田千點雪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大衆見麼

靈山話曹溪。指寒山。比惟有盤山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豈拂曰。鑒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放下拂曰。瞎。還知報恩落處麼。果也知得。不妨拗折拄杖。高挂盂囊。隨緣散誕。任意逍遙。脫或未然。報恩爲伊。更通一線。以拂子作弓絃勢曰。盈虧總在雙絃內。隱顯還歸一照中。上堂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實圖天下太平。師曰。世尊創業垂統。道化萬方。那慮後人之顛覆。雲門鳳曆新頒。肅清宇宙。輒翻上祖之遺規。雖則光先裕後。有祖有孫。簡點將來。不無自累。畢竟如何。得恰好去。遂頌曰。天然習氣最難忘。纔出頭時。發熾張。將謂無人能抗拒。誰知後代有韶陽。臘八上堂。雪山放參。報恩結制。兩彩一賽。終始不二。且道如何。是一賽之旨。張郎衫袖大。李郎帽簷高。誕日上堂。春色融知景色新。嫩紅嬌綠鳥添聲。老僧不用安排力。六十年來任變更。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聚元徒于林間。扇真風。

于世外。篆不雕之心。印提出格之宗。乘且道出格宗。乘作麼生提。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麥子頭垂春熟。好荳花口吐莢前心。上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僧投寶所。行化隨方。不尙虛文。惟求真實。遂以拂子搖曳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開爐上堂。廣慧寺裏。復開爐出鑊。眞金會也。無直下不生顛倒。見管教凡聖兩情枯。所以古人道。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且道佛在甚麼處。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上堂。舊冬結制。遲今春解制。速只要已。事明毋論。期延促。筆描菩薩火中。行泥捏金剛。水底宿不作奇特商量。已得見超佛祖。呵呵會也。麼。解開布袋口。放出甕中鷲。元旦上堂。元旦一萬事。吉衲僧不用加參。管取通身眼。徹何故不羨錢牛耕陸地。慣能井底種林檎。住秀水棲眞寺。上堂。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樣無人薦。又引熏風過野塘。雖然只如傳大士曰。須彌芥子。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煮茶且道。明甚麼邊事。豈拂曰。還會麼。陳年骨董無。

人間拈出當陽也。怖人擊拂子。住荊溪善權寺。結制上堂。善權臘月結制。不效諸方舊例。亦非特出一頭。只要諸人共會。且道。作麼生會。昔年迦葉爲阿難。倒却門前者刹竿。今日大家共扶起。做箇兒孫不枉然。上堂。烏飛兔走。急如梭。明暗何曾味得。他箇裏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曰。大眾。且道是有說是無說。擲拂下座。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花園擺宴。曰。見後如何。師曰。茅屋疎籬。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風過樹頭搖。問。如何。是一師。曰。賊曰。學人爲何是賊。師曰。抱賊叫屈。問。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如何。是那箇。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垛生招箭。問。家親作祟。是如何。師曰。只要箇護身符子。曰。如何是護身符子。師曰。但恁麼舉。師居常以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叟勸驗來。學罕有契其機者。康熙丁未七月。示微疾。危坐終。日至二十五辰刻。索浴。坐化。閱世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六。門人孤卓浚。迎龕。空全身于徑山鵬搏峰下。台州府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蜀之合州蔡氏子。生而

澄靜。不喜肉食。父母成其志。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然爲童。行十七歲。剃落性樂禪寂。厭讀誦。年十九。慨然動他山之念。由是出峽南游。厭厭講肆。息肩當湖。方期掩室。翻閱時教。俄患痢瀕死。乃知經論之學。非究竟法也。適有傳示天童參禪偈。疑情頓發。一日。失足墮樓。恍然而覺。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參天童。悟于吳門。悟赴鄮山。師亦復往。偶檀越入山。設茶。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衆下語。諦當方許。安排時師在衆。卽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却。悟爲首肯。悟因佛誕示衆。世尊纔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計甚。盃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一日。將破盃入庫。取油。悟問。你爲甚打破。常住盃。師曰。不是某打破。底悟曰。爲甚在汝手裏。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悟曰。賠了盃去。師便展兩手。悟休去。崇禎癸未。住天台通玄次居嘉禾東塔樓。眞後遷天童。佛誕上堂。昔日吾佛降生。却向金盃澡洗。便乃指天指地。大似不知羞恥。更道。唯吾獨尊。山僧未

敢相許。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便乃開許大口。以杖卓一卓。曰。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至金粟費和尚。請上堂。未到。此界時移舟。諳水脈。及乎到此界。忘却別波瀾。同門知己。驀相逢。不用擡眸列賓主。且喜行同行坐。同坐無絃琴。曲須同和。且道無絃琴。曲作麼生。和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擊目。皆子期何妨。再一曲。復卓一卓下座。出隊歸上堂。昔日五祖道出門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五祖。恁麼道。正是緊握虛拳。誑小兒。山僧則不然。出門兩月餘。兩眼却能見。不責祖師禪。舉足甚輕便。其實空手去。空手回。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還有人判斷得麼。若判得便可安閒過日。如判不得。瓶盂高挂禪床角。栗棘蓬當猛力吞。密祖忌日上堂。纔說有生。早是誑。更說無生。轉見除。兩種牢關。如踢脫。方堪上。莫先師茶。諸兄弟。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以何爲驗。若道不來。又成虛設。到者裏如何剖決。良久曰。冬不寒。臘後看。本山耆宿。請上堂。山僧曰。

昨至此。已曾陞座。今復重登。未嘗有過。主賓相見。句不妨重說。破驀拈拄杖曰。且道者箇是賓。是主。若作賓主相見。正是捏目生花。不作賓主相見。亦是眼中著屑。設使總不恁麼。猶是野狐見解。且道畢竟如何。乃擲拄杖高聲喚侍者曰。與老僧收取。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雲門。恁麼答話。且道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若道有。正是謗他先德。若道無。又却埋沒已靈。作麼生判者。公案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上堂。都監昔日學儒。邇來披緇學釋。雖然儒釋不同。驀拈拄杖曰。不出者箇消息。現前大眾。還有不涉儒釋者麼。復卓一卓。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結夏上堂。古人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如此提持。大似隔靴抓癢。有甚快樂處。山僧敢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也不印。住也不印。破去住。憑伊免其顛錯。汝等諸人。還甘麼。若或未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薦取好。解夏上堂。汝等尅斯取證。大似黠兒落節。直饒意遣情忘。怎如放下安貼。今朝布袋口開聽。

憑往南之北雖然如是也。須自肯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匝地。舉似諸人。切莫擬議。大眾且道。是甚麼句。便下座。住天童上堂。年來諸子。馳騁四方。歷盡辛勤。終無有益。殊不知人人有一坐具。地從來不欠一絲毫。祇爲契券不明。所以受用不著。山僧契券審來久矣。復舉拂子曰。今日對衆。顯示汝等。急須薦取。若向者裏。薦得便解。一切互用。小大相融。出入無難。遊戲自在。此回錯過。後悔難追。況值時清。道泰。勳貴護持。士庶欣心。人天交慶。自利利他。無所不宜。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山房晏息。無餘事。永日焚香。賀太平。上堂。欲識生前面目。切莫前思後算。但能息慮忘緣。觸目頭頭露現。自他不隔一毫。始終不離。當念大眾。切莫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慈氏宮。中望生內院。遂擊禪床下座。上堂。春光灼灼。和氣藹藹。然法法頭頭。總非外物。此事從來無間。何須列主分賓。十成八字。打開徧界光輝。溢目點即。不到親之。不得到即。不點疎之。有餘若或俯首躊躇。未免當面晦却。且道。不立主賓。混融一句。如

何展演。長安市上。家家月。春草池塘。處處蛙。上堂。昔日先師會下。萬指圍繞。染法味者。頗多。追法乳者。誰切。山僧舉揚般若。以報先師莫大之恩。可謂疑有頭債。有主。從前得力處。一句超今古。且道。是甚麼句。薦拈拄杖。卓一卓。曰。汝等還委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歲朝上堂。舉拄杖曰。去年歲朝。把筆一揮。書盡三藏。雖然。文彩已彰。究竟毫端未放。今年歲朝。把筆遂重一畫。曰。一揮書盡。儒典雖然毫端已放。究竟文彩未顯。且道。其中義理。還有優劣也。無便下座。上堂。山僧四大不強。無能爲衆說法。遂拈拄杖曰。惟者木上座。雖則全無孔竅。却能善說法。要擊香几曰。切莫隨伊顛倒。示衆。法身報身。化身。山僧一串穿却。雖然太煞省。要免得諸人摸索。大眾好快樂。薦拈拄杖。卓一卓。曰。祥麟只有一隻角。師至山門外。見數僧立。問曰。門裏門外。俱莫立。僧皆無語。師曰。近日山荒。僧纔進門。師一把搗住。曰。你向不落心機。意識。試道一句。看僧擬伸手。師便一推。曰。莫妄想。師問印月。霖曰。見月休觀指。歸家罷。

問程如何是你歸家一句。霖便喝師曰：好與一頓。曰：起動和尚師拈棒。霖便出。問：動靜。師曰：不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曰：百雜碎。曰：如何得命根斷去。師曰：休著力。問：金粟山頭。師曰：不問通玄峰頂。事如何。師曰：冷煞人。曰：今日得見和尚了也。師曰：似箇甚麼。僧彈指。師曰：錯認定盤星。師與念尼王海憲相見。次公曰：還是南禮北禮。師曰：山僧分疏不下。公罔措。師曰：請揖。曰：還是上座下座。師曰：兩頭俱不著。中道亦不。安公曰：請出門外。師曰：者是甚麼所在。說內說外。少頃。公問：南泉打破粥鍋。意旨如何。師曰：不妨疑著。公曰：畢竟如何。師鳴指。公曰：還有麼。師便掌。師過婁東。一婆子參士從旁曰：者婆子近日留心。此道有箇入處。婆曰：和尚自然具眼。誰要你者。俗漢多口。師曰：難瞞地頭人。婆曰：和尚也在裏許。師曰：老僧不是汝同流。婆曰：今日捉敗和尚。拂袖便出。師曰：老僧失利。順治壬辰三月十九日。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古人臨末梢頭。留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目。即今有何垂示。師曰：動即禍生。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多口。

作麼曰：不爲分外。師薰面一拳。座便禮拜。衆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火。時有出治上座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全身于本寺玲瓏巖下新菴之左。山翁恣爲銘塔。

磬山修禪師法嗣

鎮江府竹林林皋本豫禪師。崑山陳氏子。卅歲禮堯峰湛川老宿出家。受具後。徧歷諸方。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財誰家野雀兒。師曰：鶴有九皋。猶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諸方拈椎豎拂。又成甚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迷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便出師至金粟。值天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曰：者裏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悟拈拄杖便打。師接住一推曰：看破了也。便出後參磬山修。修曰：那裏來。師曰：武林修曰：怎知我者。裏師曰：臭名難瞞。修曰：汙汝耳。師便喝。修曰：喝後如何。師曰：猶是不知。修曰：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曰：莫掠虛。一日侍次。修曰：今時學人不。

肯眞參實悟。所以法門寥落。師曰。雖然如是。亦在知識。如黃龍不得。慈明痛折。爭知道出常情。修厲聲曰。豈口耳所傳受耶。師自此服膺。親炙三載。後住中山石湫。結制上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共撫無絃之清韻。獨我臨濟祖翁。別擲三元之毒鼓。當時衲子聞之者。死盡偷心。所以佛法恢恢。乎浩浩。然徧滿寰宇。豈料去聖已遙。寂而無聞。豫上座固無長處。亦不敢囊藏被蓋。必須節拍相擊。于大衆作箇結制公案。復太古之元音。爾今時之谷響。遂以拂子敲禪床曰。擬欲求元解。還如犯斗光。上堂。熊耳峰前。常面壁無位。眞人乾屎橛。德山臨濟太無端。棒頭有眼。明如日。遂高聲曰。看看臨濟德山來也。卓拄杖曰。被山僧拄杖一卓。二老慊慊而退。遂磨大師與無位眞人。欸欸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時。如何復卓拄杖。上堂。以拂子召大衆曰。是法無生。是法無滅。紅塵迴迴來。黃雲片片西歇。不知露柱燈籠。箇箇扶籬。摸壁惺惺。直是惺惺。靈俐不妨。靈俐迦葉太煞攢眉。彌勒依然鼓舌。喝一喝。磬山老和尚忌辰拈香曰。去歲藏身

處。沒踪跡。今朝沒踪跡。處莫藏身。老漢面目依然在。一片旃檀雙手呈。遂打圓相。以手作戴角勢。便燒結制上堂。一年一度聚禪和。不料今朝衆更多。箇箇坐來如古佛。得人不在萬千羅。復曰。山僧是馬祖三十四世孫者。老子有箇卽心卽佛話。迄今人人明得。祇是錯會者。不少。山僧爲諸昆仲下箇註脚。遂卓拄杖曰。夜靜露寒。鐘磬後。萬年松下。月來初。元宵上堂。卓拄杖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又卓一下曰。現在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復卓一下曰。未來燈明佛。本光瑞如是。乃擲拄杖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上堂。春雪霏霏。春雨離離。神光無事求心。惹得達磨依舊歸西。臨濟喝德山。棒千古而今。成榜樣。拈來觸碎。不留情。覩面相逢。是何狀。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上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杜順和尚祇向曲中言。直使人難會。山僧者裏直中道。曲自可易解。遂曰。額下眉毛八尺生。分明圓露箇中人。擬思意契元元。目何日還源達本。眞擊禪床下座。開爐上堂。卓拄杖曰。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

是不虛。直教箇箇灑灑。落落向火爐頭。摸著脚跟。將內之根。身外之器。界併作一箇火爐。既根身器界俱成。火爐又向何處措。足會麼。今歲田禾熟。一任飽。勦愁。上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須彌倒卓。曰。如何是透法身事。師曰。胡獼吞大象。乃曰。至理忘言。至言忘理。忘理忘言。虛空釘橛。青州布衫重七斤。一任風吹雨打。濕雨打濕。人人照顧。眼中屑。喝一喝。上堂舉教中曰。過去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現在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未來心不可得。賊不打。貧兒家山僧二十餘年前在此山親著此賊。今日箇默將來。也是賊不打。貧兒家或有人出來道。大小晦夫。祇解識賊。不解捉賊。但向他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小參石裏壓油。水中取火。不是動轉。勞人只貴當陽吐露。趙州老子太惺惺。却道青州布衫重七斤。因雪小參六出彌空。山紅爐堆積。拙箇箇口吧吧。只要暖氣。接大眾若作世法。會埋沒已靈。若作佛法。會眼中著屑。二邊不住。中道莫安。自然轉一色。忘大功。便見連雲洞裏。獼猴睡白蓮峰。

下野鹿呼羣。淨雲祇爲真誠說。不是虛言。莊爾曹。晚參寒宵。風韻冷。鰓鰓赤骨。貧兒奈自憂。堪羨雲堂床。薦暖不將心意。妄希求。大眾既知此爲安樂地。頭便可推白雲。而獨露青山。掩夜光。而惟觀明星。笑傲烟蘿。坐消歲月。其或未然。莫教靦落崖前石。驚出林中。瞋睡虎。晚參放去。收來收來。放去放去。自由竿頭。有餌以拂子作釣勢。曰。還有透網金鱗上釣也。無良久。曰。寒潭空有垂綸意。風送漁舟載月歸。遂作舞棹勢。歸方丈。問德山。托鉢過堂。雪峰曰。猶未過。未響和尚。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低頭。歸方丈。是何事。師曰。正搔著我痒處。曰。只如雪峰。學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巖頭恁麼道。有甚麼道理。師曰。子爲父隱。曰。德山問令侍者喚巖頭。曰。你不肯。老僧那意旨。如何。師曰。父爲子隱。曰。巖頭遂密啓其意。那裏是密啓處。師曰。你問我答。曰。來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于法堂前撫掌。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你也問不著我。也答不到。曰。巖頭道。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活。山後果符其言。

又作麼生話會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某甲總不恁麼師曰你作麼生曰養子方知父慈語未竟師打曰須是恁麼會始得問天不蓋地不載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打出方丈次曰又問曰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師復打出方丈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脚跟下過多少曰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法堂前深一丈曰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喫家飯放野屎曰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莫妄想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句師曰石女哭蒼天問如何是秘魔叉師舉數珠曰者是番菩提曰未問已前請師答師和聲便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炎炎三尺火曰不會師曰冷冷一堆灰順治丙戌冬師染微恙時山門大興土木徧往觀之旋至法堂鳴鼓集衆敘出世行由即欲趨致一衆悲戀主事白曰山主他往未歸願和尚稍遲一日師俛首回寢室翌日山主至師復登座陳謝付諸後事畢即于座上說偈而終門弟子營窆塔波于古竹林之後岡天童恣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四世

磬山修禪師法嗣

杭州府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生緣吳江世居荊溪父義長俞處士晚憂無子建百日無邁大會應禱而生少游藝林究心理學偶過山寺閱楞嚴經至此身及心外泊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性中物有所觸發走謁磬山修示以父母未生前話後因婚事苦逼遂宵遁至武林投法雨師落髮旋歸磬山晨參暮扣一夕聞大風迸崖而悟有偈曰千元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巖吹落五更風修曰元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師擬對修便打又服勤數載洞徹大法修證以偈有他年起我臨濟宗殺活縱橫開天目之句後因受業願世武林紳

矜請回南潤爲開法第一世焉。司理黃元公問和尚幾時到者。裏師曰臘月二十日曾在那裏會過。師曰忘却了。那日在磬山在報恩。師曰當面錯過。茶次黃問如何是下。載清風。師曰知音者少。曰非師不委。師曰且請茶。曰作家師曰逢人切忌錯舉。徑山雪嶠信和尚至見曰。你是那邊爲甚。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成龍。信曰未會與雲布霧。在師曰今日且放過。信曰我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莫瞞人好。至山門前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信乃呵呵大笑。師亦大笑而別。示衆望刹竿橫趨而去。猶是不啣。嚙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人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搭不回底。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全身獨脫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曰。漫天網子百千重。祈雨示衆。拈拄杖曰。萬里無片雲。青天也須喫棒。以杖指曰。那邊雲生也。驀擲下曰。一雨普滋。受業忌拈香過橋。遭懶糞掃堆拾得明珠。擦背先生浴室裏。

捱開漆桶。雖則父子同時。簡點將來反成分外。爭似我受業老人。一生擔板坐。斷諸佛路。頭幽谷孤松高。拳石枕。若道今日是死。掘地討天。若道今日不死。開眼作夢。畢竟如何。作女人拜曰。茶傾洞頂香。燕雞蘇。上堂問昔年此日去。今已屬周。期未審。先竹林卽今向甚處出沒。師曰在鼻孔裏。曰八面玲瓏底。因甚。借他鼻孔出氣。師曰你作他兒孫未得在。曰今日營齋還來受供也。無師曰待你道得卽來。乃曰我與竹林同條生。不與竹林同條死。同條生。易不同條死。難不同條死。易同條死。難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活。却不同條死。千人萬人一時死。却死却活。底活却死。底時如何。落花臺上重鋪錦。瑤瑤堦前布赤砂。喝一喝。上堂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未知生焉知死。捩轉臊達磨眼睛。拽脫東家丘鼻孔。倒地是黃金。吾無隱乎爾。雖然如是。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上堂一雨普潤三草二木。低低處平之有餘。高處觀之不足。天左旋地右轉。牛頭沒馬頭。回一舉四十九陽春律。起灰五鳳樓。前聽玉漏。七金山上布。

雲雷喝一喝。上堂問一滴投于巨壑。卽不問大海。投于一滴時如何。師曰。記取者。一問曰。到者裏覓一滴不得。師曰。死水不藏龍。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割僧提坐具。師便喝。乃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桃花紅。李花白。不是江南。便江北。佛手驢脚。與生緣。麤裏何曾走却。鼈咄咄。咄咄。力口希雲。門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渾身帶水。拖泥甚。雨笠烟簑。擲釣絲。莫有跳得出者麼。

上堂名山大澤。虎嘯龍吟。出沒卷舒。曾無軌則。龜毛尖上。截角電影。隙裏抽針。海底火燒。天浪頭。應削面。驚異時。驚異奇特。中奇特。搆得底。如接竹點。天搆不得。底如牽牛入井。且打鼓合拍時。如何拂子穿却。僧堂向山門裏入。佛殿去也。知客直歲典座侍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不得動著。譚侍者供法衣。上堂披如來衣。坐如來座。行如來事。三脚蝦蟇。著錦襠。風吹不動。塔前樹馬祖扭鼻。野鴨子沒處去。百丈捲席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堪笑。南陽老國師負汝負吾。成指注點。卽不到。卽不點。三十年後。莫道金山者裏有。

屈無叫處。上堂有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釋迦老子。口門窄。不能爲諸人說。得山僧更不囊藏。被蓋要令未見者。見未聞者。聞卓拄杖曰。秀州城畔。西河漏澤寺。沙門某甲。今日向寶華王座上。所供詣實。上堂趙州喫茶子。湖看狗。雪峰輓毬。曹山擲酒者。隊漢弄劍。傷身空遭過。咎山僧今日。要與古人出氣。卓拄杖曰。獅子吼。復卓曰。野犴鳴。又卓曰。是野犴鳴。是獅子吼。乃靠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快鍋。俊鷹赶不上。迅雷疾電。追難及。騰身抹過太虛。空生鏤漠。藜富面。擲春風。嫋嫋春柳。依依陌上。桃花血。灑眉殘。紅流在釣魚磯。烹拍禪床曰。話墮了也。急著眼觀。上堂雨洗巖花白。烟籠嶽色寒。乍歸雲滿室。莫作等閒看。人與境會。理得事彰。明明一段風光。灼灼不從他得。既不從他得。有眼共見。有耳共聞。若道聞底。便是孤負你生來眼。若道見底。便是孤負你生來耳。既不孤負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合作麼。生商量。莫把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爲讐。掃龍池祖塔上堂書。

年未見師翁。面問上座。却被師翁絆入葛藤窠裏。沒頭沒腦。及乎親見師翁。後師翁却被問上座。絆入葛藤窠裏。沒頭沒腦。者段公案。正要向明眼人前判斷。今日既到師翁法窟。承堂頭和尚爲衆推出。登師翁堂。踞師翁座。問上座。豈敢掩耳偷鈴。請諸仁者爲問。上座判斷看。若判斷得諸仁者合契。問上座三十棒。若判斷不得。問上座合契。我堂頭和尚三十棒。者兩頓棒。有一頓棒。堪與佛祖爲師。有一頓棒。堪與天人爲師。若也不甘自救不了。上堂臨濟有三句。汾陽有三訣。潘闥倒騎。歸癩殺黃番。綽翻手雲覆手雨。觀面分明爲君舉。舉得分明落二三虎之缺。兮馬之鼻。大衆會麼。一鐵破三關。分明箭後路。浴佛上堂雲。門一棒。磬室一杓。看取兒孫擎頭戴角。上堂烏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堪笑刻舟人。茫茫無本據。無本據。通身白汗淋如雨。八十翁翁。輓繡毬。誰誰截斷毬門路。擲拄杖曰。一任東拋西擲。上堂有漏無漏。策箇木杓。小乘大乘。錢貫井索。一不成單。二不成兩。明眼衲僧。作何伎倆。磬山門下。論實不論虛。爭不足讓。

有餘踢出楊岐三脚驢。小參一僧自呈會得。臺山婆子。薰直話師曰。你作麼生會。僧轉身便行。師曰。祇如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僧曰。豈有第二箇師。曰。趙州勘破。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召僧近前曰。我會臺山婆子。薰直話。與你迴別。你轉身便行。我只坐了。要與婆子相見。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趙州道。勘破總出我者裏。不得你還會麼。僧復無語。師又大。笑曰。我一發再與你說。破你便是。者僧我便是。婆子拈起竹筴曰。者箇便是。趙州你作麼生會。我不妨再與你說。你轉身便行。豈不與者僧一般。我不肯你。豈不是婆子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一般只是趙州。勘破竹筴子。却不肯與你說。一僧曰。料和尚說不出。師擲下竹筴。時珍侍者在傍。有省呈。頌師曰。頌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處。珍曰。者老賊師。便打珍作禮曰。勘破了也。師復大笑。歸方丈。小參畢。昔有一院主。忽見鬼使來。追主曰。某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回白。王若九七日。後來不允。須臾立至。果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者。僧遠得箇隱身符子。

如羚羊挂角。杳無蹤跡。可尋何異高峰大師。道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糧。大悟無道。到者田地。也不易。擄得。若到磬山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何故。諸人要在山僧者裏作主事。須是將閻羅老子。捺在掌心。鬼使縛在脚尖上。要你上天。便上天。要你入地。便入地。任他追逐。過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國土。經歷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登錫樹刀山。入鑊湯爐炭。永不退失。方許入磬山室。與古人吐口毒氣。衆中莫有恁麼人麼。若有臨濟一燈。未致寂寥。在洗院主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曰。負命者上鉤來。曰。恁麼則擎頭戴角去也。師曰。與你三十棒。曰。如何是大地無草。師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曰。含元殿裏說甚長安。師曰。爭奈罕遇其人。曰。如何是大富無糧。師曰。少甚麼。曰。恁麼則不勞拈出。師曰。刺破汝眼。曰。如何是大悟無道。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洗禮拜。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一日閱雪竇錄。至寶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寶問牯牛。舉頭作甚麼。令衆下語。院主曰。侍者將束草來。師不肯衆問。

師師曰。是伊喫飽首座曰。行昱亦有一語。師曰。你作麼生。座曰。他却識人。師爲撫掌。順治乙未秋。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爲遺念。乃一棹出遊。上報恩掃塔。預別玉林琇和尚。受磬山院事。備託法門。細大預定。逝期于九月二十七日。舟次南潯。辭謝諸檀護。暮宿應天寺。寺卽范蠡宅。命侍者灑掃一室。沐浴淨業。更衣趺坐。怡然而逝。門弟子扶靈歸南潯。茶毗入塔。乃遵遺命也。弘覺恣爲之銘。塔有五會。語錄十二卷。續燈存彙二十卷。並行于世。

杭州府天目玉林通秀禪師。江陰楊氏子。生而穎異。童子時。出語不凡。年十九。投磬山修。及染受具。執事中。餅夜則隨衆坐香。一夕未開靜。卽進方丈。修曰。今晚香完。何早。師曰。自是我不去坐香也。修曰。見甚道理。不去坐。師曰。卽今亦無不坐。修熏拈几。上石屋語錄。問曰。者是甚麼。師曰。却請和尚道。修曰。你不道教。老僧道。師曰。情知和尚不敢。道修曰。石屋錄爲甚。不敢。道師曰。隨他去也。修曰。賊認老僧。師向者裏透不。

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至五鼓。修呼曰。不用急。我爲你學。則古語。龐居士初見馬祖。便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爲汝道。師曰。某有一頌。修曰。汝頌云。何師呈頌。曰。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瞬。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曰。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師于言下。大徹。拂袖便出。修後凡有徵詰。師皆當機不讓。修深肯有再來之稱。修遷報恩。未幾。趙寂師遂繼席焉。上堂拈拄杖曰。新報恩。拄杖子。有時血灑梵天。有時春回大地。有時立辨龍蛇。有時千眼難覩。且道。作麼生與報恩。拄杖子相見。以拄杖旋風打散。上堂拈拄杖。顧視左右曰。大衆。我今分明示汝。汝等本來是佛。卓拄杖下座。上堂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曰。苦。曰。已明時。師曰。苦。曰。雲退山光潤。春歸草木新。師曰。苦。又衆僧競出問話。師曰。莫謂水寒魚不食。儂今釣得滿船歸。便下座。上堂豎拄杖曰。明眼禪人。出衆相見。二僧競出。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開爐上堂拈拄杖曰。

一椎便就。未是性燥。不假一椎。漆桶不快。入得從上爐。藉底衲僧。出衆相見。一僧出禮拜。師曰。欲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展泥沙。僧擬議。師打出。又僧出。師震威一喝。僧擬議。師亦打出。又僧出。師曰。當場相見。須是作家僧。喝師曰。胡喝亂喝。作麼。僧又喝。師又打出。乃卓拄杖曰。不是與人難。共合大都縞素。要分明。擲拄杖下座。結制上堂。舉退菴。重關。黎領衆拈拂子曰。今朝四月十五。金輪峰笑。繡溪舞。草木土石盡翻身。蚊蟲蝼蚤。騎佛祖。更有一般奇特事。欄中兩頭鹿。吞却千山萬山虎。顧視左右曰。釋迦彌勒。是汝之奴。朝謁毗盧。南嶽遊喜。挾舍那天台。臥重關。黎莫放過。示衆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磨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趨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澗後嶺風高。鳥泊難。結冬小參。開歲獻峰。首衆年先師無法。許分宣。晨昏侍室。焚香罷。領取同參學種田。小參昔日千巖禪。師自稱無明。叟山僧是其苗裔。每日縱無明火。頑鈍鈍。鑊入煨盡。鎔惟有近時參學人。兩片耳朶。東礙西礙。燒不過饒向和。

僧辨劫灰終莽鹵。君不悟去問嵩山破竈墮。小參一棄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且道文殊堂裏萬菩薩。與石梁橋下五百阿羅漢。今日聚頭說甚麼事。良久喝一喝。小參拈拄杖曰。百草頭釋迦努目闍市裏彌勒攢眉。三家村裏廖胡子。惡發衝破三十三天瑠璃殿角。壓碎南海波斯大姆指。且道甚麼人解救得。良久卓拄杖曰。參。小參扣冰六月門。盈雪未學并汾罷。晚參何止六人成。大器滿堂香飯瑞雲寬。小參老憲敗屋紙帳青燈。此中有人得些子意味否。夜來風色峭。釀雪已三分。晚參昨夜有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聲未絕。山僧以手掩其口。有透得過底代進一語。庶不孤負山僧。良久復曰。雨華亭騎案山入佛殿去也。小參拈拄杖曰。古者道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又有道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只如禪者昏散打他。是不打他。是若打。則爲鼯鼠發機。若不打。則捉兔不全其力。一僧禮拜。師曰。者箇師僧。皮下有血。擲下拄杖。晚參師握竹筇。作撫琴勢。僧出問。作麼生得四稜蹋地。師曰。擬釣。

鯨鯢復曰。昨晚香嚴禪師入室告報。山僧道堂中。大有人會得。老僧上樹話。且道是那箇衆無語。師連聲咄曰。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頭。晚參顧視左右曰。今日晚參不許問話。不問話者三十棒。衆擬議。師曰。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白雲護翠岑。晚參山僧說得一篇佛法。懸在雨華橋上。大衆各去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壁倚枯藤。結冬早參拈拂子曰。擁門黃葉深三尺。冰齒寒泉懸萬尋。禁得苦寒忘閒寂。梅開不待嶺頭春。隨聲擊拂子曰。喝。晚參天山夏日如秋日。早晚涼生衣袂清。潦倒頭陀無法說。石庭花下立人。樹下晚參多少人在門頭路口。錯却路大衆道。箇入門句看一僧出師便喝。問如何是如來清淨法。師曰。拖泥帶水。如何是如來堅固身。師曰。死了便燒。如何是如來平等法。師曰。主山高。案山低。問念佛底是誰。師曰。狗子曰。畢竟是誰。師曰。是狗子。問風恬浪息時如何。師曰。獼猴食月。曰。不會。師曰。狗子油鐺。問大地山河。即不問一毛頭上事如何。師曰。

吞取七箇八箇曰不會師曰吐却兩箇三箇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橫七豎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驢鳴犬吠問如何道向無寒暑處迴避師曰慣得其便曰無寒暑處如何道寒時寒熱時熱師曰倒腹傾腸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烟冲大小如何是參師曰喫粥喫飯如何是禪師曰載猪載狗師舉雲門拈扇子曰野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問僧曰是何意旨僧答不契師連棒打出復命胡彥遠居士答語士出跪高聲曰青天老爺在上小底所供是實師領之師問戴廷丞雲從何生丞曰從和尚問處生師曰山僧罪過師於世祖章皇帝時兩召內廷問道錫大覺普濟禪師封號並紫衣金印康熙乙卯秋遊五臺途次清江浦慈雲菴示微疾索筆書偈而終七月初十日也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三門人迎歸全身塔于潛陽天目山之東塢與高峰中峰兩祖塔相望焉衡州府南嶽山茨通際禪師通州李氏子別號鈍叟

父有隱德事佛惟謹母茹素淡戰而孕師師甫周能別軍素天寧有鑑川老宿語師父母曰季子幼齡殊道器蓋捨從吾遊乎年纔志學父母許從鑑川敦沙彌行寺有若昧法師開法講演師遂得習講座下每聆無常迅速語即是怵惕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雖歷講非志也而此念獨諄至忽一夜經行偶失足有省奮志參方初參天童悟于金粟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曰今日起動和尚後參磬山修一見契合一日侍次修問只知百丈于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曰若有得卽鈍置馬祖修曰他道三日耳聖賢師曰某不可更作野狐見解修休去又一日修舉巖頭四藏鋒句問如何是就理藏鋒師曰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曰今朝雨落塔前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曰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修曰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搯七搭八住東明掃旦祖塔拈香曰者老漢二百年來在此藏身人天罔知

佛祖難近。今日脚下兒孫到來親遭勘破。且道以何爲驗。顧左右插香。示衆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兄弟。畢竟作麼生。卽得。良久曰。簷前滴瀝。非關雨。溪澗奔雷。不是聲。示衆暮春風雨連宵攪。蠶麥應知定不好。山前山後女和男。曉夜憂愁忘饑飽。翻思我輩學禪人。究竟用心似他少。出入叢林。趨鬧門口。說參禪心。不了忙忙。混到髮生斑。自家底事。仍未曉。無常殺鬼。驚然來頓足。捶胸空怨惱。爾我同居宜早知。生死莫把富草草工夫。但如憂蠶麥。管教不久證斯道。窮山相聚有限期。須惜光陰莫外討。示衆諸方今日開爐奔走四。海禪徒箇箇希成。佛祖眞參。究竟還無爭似。東明數輩。緘口竟日。跣趺霜風撲面。瓶盃清虛。堅確志辦所圖。常憶古人居破屋。滿床盡撒雪珍珠。因事辭衆曰。道薄不堪居祖室。合隨雲鶴聽潺湲。從教別選僧中德。可使重拈六尺竿。便行。住南嶽綠蘿菴。示衆山僧者裏也不論元。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闔老子面前。

喫鐵棒底公招。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闔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示衆舉僧問。當山雲峰悅禪師。如何是心地法門。悅曰。不從人得。曰。不從人得。時如何。悅曰。此去衡陽不遠。師曰。雲峰答話。雖赴來機要。且猶涉程限在。鈍叟則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好與劈脊便棒。元曰。示衆元正啓。祚物咸新。野老謳歌。賀太平日。擊祖庭年遠事。春風吹起上梅林。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師曰。臘月二十五。今日爲君舉著。意會應難。藍田射石虎。住長沙南源。示衆舉楊岐曰。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烟火。師曰。門庭冷峻。語脈藏鋒。此我遠祖楊岐荷擔法道。綱維叢社之典型。山僧忝爲後裔。亦有一頌。薄福住南源。霜風弗屋寒。擁衲爐頭坐。灰形似懶殘。赤骨體不相瞞。煩汝諸人掃黃葉。千峰月上煮冰團。師偈衆開田。示衆者一片田地。從上來分付多時矣。只爲兒孫不肖。拋家散業。馳逐外遊。致令祖父田園荊。

棘年生。草芽日長。山僧今日將原本契書。揭示諸人。須要諸人各各急著精彩。認取者片田地。斬無明草。除邪見林。然後放兩拋。三深耕。淺種。披蓑帶月。挈耜連雲。到此不妨。改禾莖爲粟。柄變土塊作黃金。都盧只在者片田地上。顯現大衆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乃以鐵頭壓地。三下。曰。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燈節云。衆今朝正月十五。處處村歌社舞。惟我南源寺裏。舉令超佛越祖。不是秘魔擎叉。豈學雲門道普。剔起無盡燈光。照徹主中之主。大衆且道。主中主作麼面目。夏久曰。變。示衆諸方有元妙。禪有性道。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敲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鎚。鋤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于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衆卽今把柄在阿誰手裏。蓋鄉拄杖曰。當陽拈出。大家看。示衆舉閩中章監軍尋常見僧曰。某甲

●活却驢倒

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問殺江西湖南老宿僧。曰。監軍作麼生問軍。曰。不勞手脚。僧無語。師代曰。監軍與麼問。直是笑殺江西湖南老宿。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僧有安身立命處。向汝道。問如何是旋陀羅尼句。師咳嗽一聲。曰。見處偏枯。如何得圓。師曰。山僧住持事繁。問雪峰當時得德。山力得巖頭力。師曰。兩處俱不得。曰。畢竟如何。師便喝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噓一聲。問山頭石。虎打一棒。行一步時。如何。師曰。飯依佛法僧。問了脫生死底人。如何用功。師良久曰。會麼。僧禮拜。師與一踏。問和尚法嗣何人。師曰。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閒人曰。莫辜負磬山老人麼。師曰。賴闍黎證明。問如何是菴主家風。師曰。拄杖如龍。活芒鞋似虎。驢曰。日用受誰供養。師曰。一溪流水。萬箇峰頭。問手握利刃。劍因甚。獼猴子不死。師曰。全承渠力。問敲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師曰。同途不同徹。問大死底人。活却時如何。師曰。喚來與山僧洗脚。師常問諸老宿。此山從上法脈。泊先德典型。與機緣

出處漠無知者。于是撿拾新舊嶽志所載百有三十人彙集成編。曰南嶽禪燈錄。以示諸老宿。魚山熊給諫序而傳之。云是集行當必有從紙縫中劈開面目者。復續集宋元明與諸老宿機緣法語。以附大慧正法眼藏後。凡若干卷。謂衆曰。此吾徒慧命所寄也。

甲申夏。兵革騷動。林谷震恐。發足下山。麓抵清澗水陸俱困。迂途至南源。就南源駐焉。霽風奔趨者。且日至。師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訓。射率衆開田拾枯。撥野誤食澗芹。致腹困。乙酉夾鍾之八日。同衆作務如故。晚忽令侍僧淨髮沐浴。端坐而逝。師生萬曆戊申七月十一日。坐夏二十有四。閱世僅三十有八。全身塔于嶽山之麓。

陽山松際通授禪師。浙之烏程嚴氏子。生十七見雲棲七筆勾詞。決志投道。場慈脫白。後依磬山修。忽聞畫眉鳥聲。豁然大悟。即見修。豎拳曰。還道得麼。師曰。板響也。請和尚過堂。修領之。師辭行。修題頂像付師。歸陽山。自是嚴身為衆。雲水日臻。道望遠播。金豈凡方伯稔師名。以吳江明慶請師出世。據室一箇。

將軍一箇令一箇木杓一箇柄。陽山到此不無言。祇要諸人著眼聽。喝一喝。上堂。拙衲居山三十年。堅持祖印。詎能傳今朝。明慶重拈出。當機不值半文錢。既不值半文錢。莫不有辜。豈凡衆護法相。邀出山麼。良久曰。而今各請回光看鼻孔。何曾離嘴邊。卓拄杖。

上堂。問如何是最親切句。師曰。汝莫辜負老僧。擬議師。震聲一喝。以拂子作。○曰。會麼。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將時節會。辜負寶花王。擲拂子。上堂。卓拄杖曰。今朝二月二。天子辦農事。生涯在饅頭。豐登萬民遂。衲僧四事百無憂。渴飲饑餐倦打睡。莫教忒殺討便宜。招得來生不如意。拽拄杖下座。上堂。三月十五。紅黃徧普拙衲陞堂。呵佛罵祖。且道何故恨渠。授受孟添柄。累及兒孫扯葛藤。住磬山上堂。問石磬重敲。聖凡共聽。祇如無耳者。還聞麼。師曰。忒殺分明。曰。又道不悟。底人有耳如聾。師喝僧亦喝。師便打。乃舉拂子曰。石磬重敲。震天震地。金爐再撥。煉聖煉凡。雖然如是。還有不離見聞超登十地者麼。若更如何。莫怪山僧起模畫樣去也。以拂子作。⊕相。

顧大眾曰。會麼。衆無語。師曰。磐山今日失利。擲拂子下座。上堂。六月十九。觀音點首。豁悟圓通。騰雲睥睨。剎那走徧河沙國。寸步不離我門口。且道。因甚如此。鯁跳何曾出得斗。誕日上堂。余年四十七。無得亦無失。居山三十秋。剛剛一味拙。若還問我解何宗。識得秤。鍾原是鍊。上堂。卓拄杖曰。昨夜三更頭。兩箇泥牛鬪得血淋漓。地沒箇人來相救。撞著龍山石。敢當一齊趲入武林洞去也。且道。爲甚麼。事業中有道得者。出來道看衆無語。師曰。憐火若燒燭。畔草月鉤能挂殿中簾。喝一喝。結夏上堂。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萬峰頂上無餘事。更好窮參鼻祖禪。復舉石屋和尚結制示衆曰。汝等。跣足下足不得。踏著常住地。若踏著。定犯波羅夷罪。陽山則不然。汝等從今結制。舉足下足。直須步步踏著常住地。若一步不踏著。定犯波羅夷罪。過東藏寺。請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潯溪一帶水。碧連天。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漁歌收唱。各自風流。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鶻鶻粉碎大地。平沈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曰。當場選佛法。鼓雷轟。如何是三元。師曰。六月飛片雪。如何是三要。師曰。冬煖臘梅香。問向上一機。則不問。如何是東藏境。師曰。殿後有閣。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棒頭有眼。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安心一句事。如何。師曰。饑餐渴飲。乃曰。昔日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大眾。如何是心。豎拂子曰。者是心耶。若道是心。又將甚麼作拂子。指香爐曰。若道者是心。又將甚麼作香爐。若以目前森羅萬象爲心。又將甚麼作森羅萬象。若以虛空爲心。又將甚麼作虛空。者裏定當得出許汝道。明心見性。立地成佛。還有眞參實悟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上堂。門對千峰碧。沿溪一徑幽。更求元妙旨。撥火覓浮漚。上堂。萬峰頭上。不比人間碧。潭浸月。青嶂圍天。緇素參禮。徹示無傳。且道如何是無傳底意。不見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上堂。問和尚密密處。爲甚麼學人不知。師曰。知卽非密。曰。還許親近否。師曰。當面錯過。問臨濟大師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我已忘記了。如何是第二句。師

曰說汝也不信。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汝自薦取。曰三句已蒙師指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打。乃曰。所以道聲前薦取較些。子句後承當便隔天倒腹傾腸。人不識。慙余空費老婆禪。卓拄杖。浴佛。示衆。四月八浴。悉達赤條條水一杓。法界沾都利樂。二乘沾證大覺。聲聞沾超無學。天人沾空善惡。修羅沾斷縛畜生。沾脫鱗甲。餓鬼沾受酥酪。地獄沾出火鑊。且道。衲僧沾又作麼。生出家清溪無他。供黑飯團頭一飽餐。

問如何是小藏師。曰巨海不堪。蚯蚓度如何是大藏師。曰藕絲繫裏大鵬飛。僧求開示。師曰你尋常做甚麼工夫。曰本來無一物。師豎起拂子曰你還會者箇麼。曰不會。師曰却有一物在。問如何是三元師。曰龍過樹頭拖綠去。如何是三要師。曰虎從溪畔踏青來。如何是一念不生師。曰河底石龜啼。僧請開示。師曰今日懶與汝說明。日來次早僧復問。師曰昨日已爲汝說了。曰不曾。師曰蒼天蒼天。問祖師心印。篆作何文。師曰七曲八曲。問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端的處請師明。師曰山青水碧。問

○日發日

南山白額虎。驀面相逢時。如何。師曰作馬騎。曰倘不馴時如何。師劈頭便打。僧禮拜。師曰馴也。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且待驢年。問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學人向甚麼處依。師曰禮拜著。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爲甚獨選耳根圓通。師曰翠爲毛。死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故衆生徧滿塵刹。師曰桃花淨盡菜花開。問一人在飯籬邊餓死。一人在大海中渴死。未審何故。師曰忒殺近。問風吹石曰。演摩訶意旨如何。師曰眞實不虛。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今和尚識得心也。如何大地還在。師曰各人喫飯。各人飽。師繼主磬。山住未幾。以疾養疴。陽山一日。師自起沐浴更衣。跌坐書偈。示衆曰。昔人五十知非。予年五十知止。莫云日出事生。須信分明直指。擲筆而逝。良久復開目。囑衆曰。每朔望雲集。禮西天東土歷祖。後禮龍池磬山二祖。不可忽復。瞑目化去。實崇禎壬午八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五十。僧臘三十。有四嗣。法門人神鼎雲外。澤錄師四會語行世。

駕湖用禪師法嗣

建寧紫雲衡石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幼而穎悟。慧性不凡。總角時。矢志出塵。二十受具。卽徧歷諸方。雖有所契。終不自諾。復謁駕湖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用問。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眼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用命掌院事。後用退居四衆。請師開法。上堂。僧問。昔日無趣老人。今朝衡石和尚。如何是源遠流長。古今不異。師曰。開池見明月。揮塵動清風。曰。雲峰一滴水。大地盡承恩。師曰。會取未來的。乃曰。雲生寶樹。風敲翠竹。勘破鷄鳴。偏地塗毒者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卽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卽出來通箇消息。良久。擊拂子下座。師住雲峰。一時縑素畢集。順治丙戌四月初四日。示寂。世壽三十四。僧臘一十五。有演義答響等錄十五卷。行世。嘉興金明介庵進禪師本邑張氏子。母賀氏。夢日輪入懷而誕。幼不樂兒嬉。唯喜近佛志慕出家。參駕湖

用於桐月。追隨半載。無有入處。因用入閩尋禮龍池微剎。染命董庫事。刻究本參。皆廢寢食。危坐又因足患水毒。三月不起。一日侵晨。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乃述偈呈微微。領之後。往建寧。再參用。卽命入室。師方跨門。用曰。是甚麼。師擬答。用震威。便喝。師豁然掩耳而出。又一日。用集衆。乃舉拂子曰。世尊拈花。老僧舉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三拜。歸位。用曰。這瞎驢。遂擲下。卽出從上源流。衣拂并偈授之。出住徑山觀音殿嘉興金明寺。上堂。一生。二生。三生。萬物是則是祇是。順水張帆。且無逆風。把柁金明。要問一從何生。良久。曰。力口希咄咄。咄。猶有插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解制上堂。豁開戶。囑當軒者。誰若也。見得不妨。腰包頂笠。竿木隨身。一任南天台北。五臺其或未然。各須照顧。脚下好。鍾溪示衆。四月村莊。楚麥黃。銜泥紫燕。語聲狂。太平景色。譌人委。獨坐溪頭看水忙。上元上堂。千燈萬燈。從這一燈起。且道這一燈從何處起。苟知落處。交光相羅。燈燈無礙。祇如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又作

麼生良久曰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處不堪聽

晚參細雨落花香冷澹晚風敲竹響晴空西來祖意

我不會午夜推窗月上東示衆結制以來又七日

燈籠露柱絕消息後園竹子數百竿橫者自橫直者

直師置一斫刀日隨衆務遂舉起刀示衆曰亦能

伐材亦能養材復偈曰剛刀銛利出紅爐斫盡雲根

不用磨衲子腰間曾佩得何愁栗棘葛藤窠頌興

化打充賓曰虎解起屍貓能插血正法眼藏瞎驢邊

滅僧參作虎聲師作怕勢僧擬議師曰掠虛漢直

打出師爲亡僧舉火回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師曰猶僧擬議師劈面掌出師揀藥次一僧呈

偈師接槁作團問曰且道是病是藥僧曰是病師便

打復喚一僧曰你道是病是藥僧曰是藥師亦打一

士曰藥病總不是師亦打康熙癸丑九月二十三

日沐浴更衣書偈辭衆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三

十有七茶毗骨白如玉牙齒不壞骨塔於隱川大慈

庵齒塔於楚黃石門山之黃荊

嘉興永正一初元禪師姓曹郡之當湖人生而岐嶷

端敏喜跌坐十歲乞父教佛經能解妙義十五卽參

究宗乘二十豁然徹悟禮興善弘遠爲師參普明用

執侍久之用一日問我心裏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

師曰蒼天蒼天又一日入室用豎拳曰道一句看師

便掌用大笑師禮拜於是機契返興善掩關十有餘

載出住永正上堂花笑春風格外真規頓現漁歌

曲水就中消息全影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宜

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裌熱則披襟休云覓火

和烟得饑來喫飲倦卽打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一

拳大千香水海攝盡無餘舒一掌百億須彌盧拈來

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未

脫翳眼猶存示衆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

穿却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却鼻孔時有僧問道不

得穿却鼻孔卽且置道得因甚也穿却鼻孔師擲拄

杖便歸方丈示衆有一句子未打鼓前分付諸人

了也若也會得方可商量如或未然豈堪共語拈拄

杖一時打散歸方丈頌六祖曰我有一物無頭無

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會出衆

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曰橫將玉笛。遡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曲。被人喚作鷓鴣辭。僧參舉雪峰。淘米話未了。師劈頭打云。殘羹餽飯。不勞拈出。僧問。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便打。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山僧今日失利。尼問。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一場出醜。尼禮拜。師曰。衆眼難瞞。康熙戊午五月十九日。東謝諸檀咸集。畢。師合掌敘別而逝。壽六十四。臘四十二。塔于丈室。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密印養拙行明禪師。山西蒲州常氏子。二十歲辭親。薙髮于普陀。往參金粟悟老人。于棒下有省。後隨五峰學。充同慶監院。學將示寂。持來源拂子付師。于大瀉。上堂舉昔日玄沙持書上雪峰。峰折書見白紙。三張。召大衆曰。諦觀諦觀。喝一喝。便下座。上堂。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且道如何是。大事。豎拂子曰。我無隱乎爾。復舉趙州曰。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真佛內裏坐。山僧今日不免將者。拄杖子撥轉趙州。關別開一路去也。以拄杖畫○曰。泥佛能度水。不假他人力。以拄杖又畫○曰。木佛能度火。箇事明如日。又以拄杖畫×曰。金佛能度爐。諸人見也。無真佛無住。所大家在者裏。急著眼。莫擬議。擲下拄杖曰。還見麼。下座。煅五峰和尚靈骨上堂。僧問。世尊有八萬四千舍利。未審先師有多少。師卓拄杖一下。僧喝。師便打。乃舉雪峰滅度玄沙作祭主。舉起茶盞曰。會麼。若還會得。先師無過。若還不會。過在先師。衆無語。沙乃撲破茶盞。師曰。瀉山也不舉盞。也不撲破。只將本分所得。呈示諸人。舉起拄杖曰。

還見麼。一時打散歸方丈。上堂問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曰。退後曰。向後一著。又如何。師曰。莫妄想。乃曰。塵塵說利。利說威。音那畔。作麼說。橫拄杖曰。三世諸佛。鼻孔一齊穿。森羅萬象。聞著心。膽裂爲甚。如此馬駒。踏殺天下人。正法眼藏。瞎驢滅。示衆大丈夫。休擬議。翻身提起吹毛利大鵬。展翅絕遮關。直透千重萬重去。夜半維那入方丈曰。元物還和尙。師曰。道甚麼。那便打師。亦打那曰。而今不被天下老和尙拄杖。瞞也。便行。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次日師自擊鼓曰。山僧出征去。轉身入堂曰。昨夜被維那劫一陣。不分勝負。今日特來擊鼓。與諸人相戰。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有麼。有麼。維那便出作相撲勢。師曰。殘兵敗將。不堪對敵。便歸方丈。師入堂就地跌坐。時有僧便坐。師楊師起身。向僧禮拜。僧遂走。師復坐地曰。我起不得。衆中誰扶。山僧起一僧推師倒地。師起身打坐。楊僧便歸方丈。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拔却汝舌根。曰。如何是死句。師曰。按著汝鼻孔。僧禮拜。師一踢曰。會麼。順治己丑春。跏趺坐逝塔。

于本山之麓五峯學嗣

海虞三峰梵伊弘致禪師海虞陶氏子。幼從寶嚴朗剃度。朗欲他往。攜師及項目徹面。囑三峰藏。命爲侍者。示參竹筴話。常俾護關。時擗石爲床。縛籬爲壁。值隆冬寒風。砭骨乃詣庫司乞紙藏。聞而怒曰。汝不念歲月飄忽。已是未明。反瑣瑣床席間。喜晏安。耶。後凡有所問。卽詬罵而已。一夕經行至五更。聞松濤大作。忽有省。作偈曰。終朝著意從他覓。無限精神徒自竭。夜來踏斷草鞋跟。打破石牛鮮血滴。藏猶未許可。一日遽問。子今在甚麼處。行履。師曰。坐斷石床。鐘夜半一聲寒。鴈破雲來。藏曰。青州衫在。師曰。脚下方磚七片。藏曰。不問者。箇師曰。金剛手內入稜棒。藏以杖逐之。後命看德山托鉢話。遂入堂。與呈宗旨。頌曰。兩兩鍤牛雙角勁。霹靂縱橫。天地迸同條。殺活不同條。竭盡大千窮性命。回首重岡。揭眼看一片平湖。風月靜藏。領之許爲入室。天啓丁卯出世。住三峰清涼院。示衆多時。碌碌不談禪。荒草交加。挫舌邊。今日春風初識。而一根竹筴。又重拈。風凜凜。氣閒閒。劈脊揮。

空毒火燃烈斷兩頭三臂後打翻雙眼哭蒼天。驚拈竹筴打一下曰參。示衆脚跟不到處踏斷絲頭。口角未開時打失自己。直須迅電翻空。轟雷掣起。拶破面門。聲聲夜雨。方好向精進堂中打睡。華光座上翻身拈出金剛王。劍斷不容情。以嗔報嗔。以喜報喜。怒瀾奔巒。衝風破雨。喝一喝曰住住。示衆識得一萬事。畢山蒼蒼水湜湜。度生心。腦髓竭一擱處。一掌血。八千返去來一句子。妙密海天烟雨。正茫茫田家到處枯槁歇。示衆天尊地卑。風動雲起。看到極頭。至禮無禮。萬法本然。心言難擬。便怎麼去。已成鈍置。以杖打曰。吹毛用了。急須磨冷光。吞却人間世。示衆雨久晝方晴。松梢晒白雲。石泉聲乍緩。烟樹影初分。端的論斯事。分明說向君。只緣有雙耳。覲面不相聞。大衆既有耳爲甚。不聞便打。示衆夜半秋蟲踏殺牛。惡聲流布滿神洲。日面佛。月面佛。一家愁了百家愁。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底鍋子煮爛粥。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藤樹交加高百丈。低昂屈曲似虬龍。有僧請益竹筴話。師曰。松樹曲曲灣竹子。

青青直汝若會不得。問取階下石。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意旨如何。師曰。老鼠踏翻酸虀甕。僧擬議。師打曰。破費常住也不知。崇禎改元示寂。有語錄行世。漢月藏嗣杭州橫山兜率一默弘成禪師。錢塘人。幼孤。事母盡孝。年二十三棄室薤。染遍扣耶溪。明宗紹覺諸講席。因乞戒。謁雲棲修六時課。習一心不亂。逢僧激勸。參究乃于祥符寺請寒灰奇老宿結制師。爲期主。適三峰藏過祥符。奇挈師參問。藏曰。我若開示。只要悟去。無甚工夫。窟子與汝擔閣。師遂上三峰。參七年不得契悟。時同參澹子垣策之曰。此事因循多年。若不明白。如何折合。師愧汗浹背。而不能答。是夕坐至四鼓。垣又舉竹筴話。詰之。師方擬酬對。垣以手驚掩師口。遂有省。乃曰。我會也。垣曰。會則且置。祇如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便喝曰。一喝意旨如何。師曰。截斷老兄舌頭去。在遂趨入方丈。呈所得藏頌之一日侍藏。次見僧請益三元語。藏以手拈几上紅紙。翻覆示之。師忽然會得。兩隻水牯牛。雙角爲欄。捲之旨藏爲助。喜遂

命居第一座以源流衣拂付之住橫山兜率院 僧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以拄杖拄其口曰急急如律令僧擬議師連打三棒 問如何是向上機師

曰虎頭生雙角 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尾上研槌 示衆橫山土地薄出產多是竹削成竹篋子賣

與諸禪宿若問價多少劈口便一擲 崇禎辛巳示寂塔于鄧尉有語錄行世 三峯藏嗣

鎮江焦山問石弘藥禪師竟陵熊氏子婚未一載棄室雍染初謁黃檗雲門金粟後參三峰藏力究二載

一日侍立次有僧問藏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時如何藏震聲大喝師便有省乃嘆曰和尚接人直

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遂呈偈曰丹頭一粘點鐵成金燈籠露柱聞亦銷魂又呈竹篋頌曰向人誰訴箇

衷腸半是思郎半恨郎月落澄潭空夜影一聲霜雁夢魂涼藏可之師服勤六載一日呈有句無句頌曰

雙角撐天還入地末稍卷作尾鬚鬆何人吹出高樓笛亂落梅花月滿空藏爲之首肯藏舉問雪峰有僧

來以兩手托菴門放身出是何意旨師將屨兩隻擲

出藏又問雪峰低頭歸菴又且如何師以屨覆之藏

曰還更有響師畫一圓相圍却屨藏休去崇禎己巳藏爲付囑師遂出住焦山楚王嚮師道化致書幣請

法癸酉住九峰正覺 上堂蓋天蓋地通古通今太虛不可喻其大微塵不可喻其小邪魔聞之膽裂鬼

怪觸之魂消且道是箇甚麼三頭木馬嘶風去獨足泥牛吼月來 一日因僧請益三峰示衆語師曰佛

口裏渡磚一堆字字無平仄拄杖中舌頭三尺言有準繩踢倒淨瓶贏得瀉山鼻孔正據天猛虎當路

卽住黃檗好與三十棒僧禮拜師便打 丁丑何相國芝嶽請主白門天龍後因楚王迎師至武昌洪山

說法晚年退居神山白雲爲逸老計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曰吾若久住世間恐汝諸人不生難遭之想

汝等當發精進勇猛則悟理當機無礙不知矣乃書偈跌坐而逝時順治乙酉八月二十日也門人建塔

于白雲寺後山之巔 三峯藏嗣

虞山三峰大樹在可弘證禪師無錫朱氏子髫年便思學佛十四出家因閱禪關策進始知做工夫謁三

峰藏力參六載。迴無入處。一日。目前壁立。白光照耀。忽如胸脊迸裂。俯見背後床帷之物。叢林咸稱師爲破背比丘。後隨藏往婁江。慧壽七晝夜。目不交睫。忽憶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頓爾。解開四載。獲付衣拂。繼住三峰。開法。上堂。花笑鳥啼。睡無夢想。雲開雨霽。興有遊觀。重門掩而霧氣收。大士生以楊枝拂。且道。是甚麼法門。會麼。喝一喝。曰。但恁麼證取。示衆。夫爲宗師者。須具佛祖爪牙。衲僧巴鼻。握杓柄于手中。出一頭于天外。有時大機大用。讓主驗賓。有時踞地隱身。自成不顧。乃至殺活縱奪。舒卷抑揚。互換各成。藏頭露尾。若能全備衆體之妙。方可出世。爲人解粘去縛。以至辨魔異于言前。驗龍蛇于棒下。原是伊尋常手。脚本分草料。又何有奇特哉。僧問。如何是爲人的句。師曰。綠玉遶峰千箇竹。蒼鱗滿壑萬株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達磨脚下踏蘆花。問。曹山有三種墮。如何是類墮。師曰。飽胸胸地。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露眠芳草。師歷住名剎。晚居華藏祖席。寺從密。

菴伊菴塗毒之後。宗唱不聞。至師法席。鼎新道風。遐播。順治丙戌九月十六日。示寂。塔全身于三峰。漢月藏嗣姑蘇瑞光清涼頂目弘徹禪師金陵柏氏子。少孤失學。知事佛二十四歲。投三峰藏披剃。執取飯之役。藏一日問曰。出家奚事。師曰。將學經藏。曰。循行得自頭已白矣。其奈生死何。師駭然曰。若爲即得藏。曰。顧子如木石。且持偈發慧。去口授南隱偈。俾持之。師繫念不輟。每下山取飯往返三十里。如癡如兀。童穉擲。或倚山巖。竟日至忘移步。如是三年不少懈。一日忽覺風聲鳥語。皆轉此偈。自念至此。何故不知。此意因求進七日。關力究之。足纏跨門。目前一迸大地平沈。頓省偈義。亟趨方丈。擬申問藏。即打趺。時值上元雪霽。有搏雪羅漢于庭。藏令衆作頌。師倩書呈偈曰。虛空一尊雪羅漢。思惟盡處阿誰判。一片冰壺難指擬。恰來正是正月半。藏嘉賞之。乃曰。惟爾幻空潛蛟伏虬。若遇春雷倒嶽傾。湫後一日。聞竹椅倒地作聲。豁然大悟。藏爲助喜。命字頂目。示偈曰。一目不足觀。兩目觀不足。直具頂門眼。予奪兼雙獨。師隨侍一十五。

年日臻法奧崇禎己巳藏記荊焉遂繼三峰法席後
遷蘇州瑞光京口金山 上堂揮拂子曰綠陰鋪地
春將盡樹底和風夏到來迅速光陰須發猛脚跟線
斷吼驚雷遂喝一喝曰若向這一下見得透頂透底
則無關不透無事不了何處更有工夫可做話頭可
參其或不薦卽此一喝便是箇話頭但向這裏橫參
豎參去壁立萬仞去盡力拶將去拶至意路不到處
正好提撕言詮不及時急著眼覷却如猫捕鼠四足
按地頭尾一直諸根順向擬無不中因到這裏翻轉
身來便得大用若也電轉星飛我便傾湫倒獄有麼
有麼一僧出禮拜師便下座 小參若論向上一著
諸佛口門窄歷祖難提擷山僧舌頭結不免假太空
爲口以須彌作舌搖鼓十虛爲大衆說翠竹搖杖青
松揮拂鳥歌猿嘯鶯啼花落怪石峻嶒流泉汨汨風
生海湧蜃起樓閣正所謂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
熾然說無間歇大衆且道說箇甚麼良久曰噉嘛呢
叭捺嚩吽 小參透得出打一摑透不得掌見血畢
竟如何說九峰三泖浪滔天大地茫茫人不識獅子

雲間吼一聲大地山河一片雪咄 上堂今朝八月
十五日皓月當空明皎潔圓滿無虧又無餘十分光
彩俱漏泄忽然翻轉青銅鏡大地山河皆黯黑此時
節要端的若端的如淨瑠璃含寶月未端的百寶珍
珠皆失色果然徹咄咄咄夜深同看千巖雪 司理
黃海岸居士來謁值上堂次士出問把斷要津時如
何師曰那裏得這消息來士拊掌一下曰大衆看取
師曰強作主在士一喝師便打 晚年休老姑蘇穹
窿拈華寺崇禎辛巳國戚田太傅弘遇奉旨頒賜金
欄袈裟四衆屢強師出山化導師堅辭不允順治戊
子九月八日告寂有偈曰吾年六十一兩手分付畢
獨坐無尊卑白雲閒不徹隨喚侍者燒香泊然而逝
塔全身于寺右之正宗堂後張司農有譽撰銘門人
濟森重編語錄四卷行世 漢月藏嗣
杭州顯寧澹予弘垣禪師姑蘇朱氏子狀貌豐碩有
玉彌勒之稱十歲出家于太倉聖像寺十五夢遊地
獄遂醒悟人世之幻由是求道念切十九參雲棲問
如何是佛知見棲笑而不答師疑之後謁三峰藏參

萬法歸一。話稍有省悟。未得灑然。因與靈隱禮阻雪于長安鎮。屢承策勵。忽得契證。親炙三峰二十年。深入法奧。乃獲付囑。出住臯亭顯寧。僧問三峰室中。嘗論臨濟三元。要是否。師曰。三峰無此語。莫謗三峰。好曰和尚何得諱却。師曰。不特謗三峰。又來謗老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舉拂子示之曰。門庭邊事。如何舉揚。師打一拂子曰。道道曰。堂奧中事。畢竟如何。師畫一圓相。內加三點。僧禮拜曰。謝和尚指示。師喝之。嘗作偈曰。纔觀明星剖大荒。思維三七後元黃。丈夫固有通天作。拈起毫芒攪鐵湯。師住持八載。說法不容紀錄。將示寂。與數僧問答。一僧進前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師曰。苦曰。和尚是善知識。焉得如此。師曰。未離三界外。還在五行中。僧無對。師曰。你道這兩轉語。那一轉敵得生死。僧擬議。師喝出復手書二偈。端坐而化。時崇禎癸未十一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三。遺命闍維。收靈骨建塔本山。三峯藏嗣蘇州鄧尉剖石弘壁禪師。無錫鄭氏子。九歲喪父。便知有生死大事。十二求出家。十七剃染。志樂華嚴。坐

五載。二十二謁三峰藏。咨請參禪旨訣。經二寒暑。日夕靡懈。後入精進堂。刻期取證。至第三日。忽舉扇揮面。頓悟。祖師言句。作青州衫頰曰。青州布衫重七斤。較人惡狗踞當門。飽喫飯團終日。困翻身踏碎破沙盆。藏印之曰。汝見處。與我當初一般。尋稟具戒。遍謁諸方。見博山黃檗匡廬諸老宿。復游兩浙。參禮金粟。終以大法未徹為疑。故仍歸三峰。爐韆下苦逼痛拶。至天啓丁卯元旦日。因與一老宿相拜。下頓悟。綱宗藏聞之。即鑄鼓陞座。詰之。師出語契合。藏顧衆而歎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閱八載。藏手書臨濟源流。囑之。遂繼住聖恩。上堂。佛佛授手。以空印空。祖祖傳心。如水合水。所以從上祖師接物利生。或用言句。或行棒喝。或拈機境。或畫圓相。或示狀貌。或默指教。皆是直指。當人目前。本分大事。奈何諸人不能直下。便會以致辜負諸聖埋沒己靈。鄧山今日只得曲為指示去也。乃連卓拄杖曰。真師子善翻蹄。野犴兒守窠窟。羚羊挂角。絕踪跡。上堂。臨時眼目。千古絕同。或縱或奪。有始有終。電光莫及。石火罔通。若也擬議。白

雲萬里。上堂擎茶洗鉢。無非本分生涯。警咳頻申。盡是神通妙用。觸目文殊三昧。滿耳觀音圓通。處處慈氏法門。步步普賢境界。且道毗盧遮那在甚麼處。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堂室中垂問曰。舉一爲用。甚是現成。你作麼生會。又曰。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此人只見一邊。你即今作麼生說。作麼生做。又曰。有頭無尾。不得有尾。無頭不得如何。是頭尾句。諸方飽參宿學。罕有契其機者。師平時晏坐一榻。終日不語足迹。不入城市者三十年。法道漸著。發機鍛鍊。不假辭色。稍不契合。輒正色責之。說法絕不容記。錄門人私輯其語。請梓師弗許。康熙己酉除夕前二日。師將入滅。辭別道舊。徒散衣鉢。巡視衆寮。苦切示誨。至深夜歸寢室。歛僧伽黎行數步而逝。壽七十二。塔全身于本山之華嚴壇後。三峯藏嗣

拄杖打三下。師曰。今日親見和尚。便禮拜。藏領之溫研。既久乃獲印記。出住吳江華嚴。僧問。安隱著書救五宗。和尚出世救那一宗。師打曰。且救者一宗曰。祇如天童應機多用棒。爲甚麼道伊不顧主賓。師曰。你且領取天童棒頭消息。欸欸地與你論賓論主。僧擬議。師叱退。嘗謂衆曰。悟道有深淺。說法無差別。所以道一句中具有元要。賓主權實。照用未透。綱宗不知也。若透盡綱宗大法。原無許多事。有甚麼大法。小法奇特。元妙與汝作解會。又曰。如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也。向高座上廣衆中拈起拄杖子。胡亂打豎起拂子。來欺誘人。貪他恭敬利養。如響如響。相似豈不賺殺人。你道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耶。不爲人耶。崇禎己卯。師示疾。有僧請益生。死到來事作麼生。師曰。少一時不生。剎一時不死。將示寂。又僧問身後事。請師分付。師曰。人生老病死。即休。何必方墳與圓塚。然吾滅後。當茶毗。靈骨入普同塔中。以表生死不離大衆耳。歿後弟子遵遺命奉諸不壞藏于萬峰祖塔之左。三峯藏嗣

杭州靈隱具德弘禮禪師會稽張氏子。幼耽元術。長好空宗。投普陀羅髮。旋講肆聞。三峰藏于安隱。開法趨見之初。究本來面目。話一日。窺鏡猛省。藏未之許。後充園頭。運糞下山。因轉肩次。屬擔連甃。豁然悟。機用橫出。叢林有鐵檠之稱。既而遍參諸方。仍依藏于鄧尉。密契玄旨。藏舉師爲維那。綱紀一衆。未久而又辭去。及聞藏入死關。師亟歸省。親受最後之囑。有偈曰。住山養得機緣熟。多覓眞眞鐵骨禪。莫負老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眞傳崇禎戊寅。住雲門光孝寺。刀耕火種。有古德之風。衲子皆爭依之。上堂。春風浩浩。春氣融融。列祖面目儼然。赤子初心。猶在宗師爲之引進。良友爲之提携。此心此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揚波。無一草不現金。身無一水不通法。利雖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顯眞精進。眞法供養。喝一喝下座。上堂。性從緣起。雙徑人從天上來。法隨法行。鶯嶺人還雙徑去。雖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小參。好雪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山房老宿。撥灰弄火。

五湖衲子踏雪尋梅。撥灰弄火。文殊境界。踏雪尋梅。普賢面目。青獅子變作白獅子。青獅子化作白獅子。幸爾香象。翳一味本色。本分且道。如何是本色。本分底事。良久曰。淘米洗菜。運水搬柴。迎賓送客。隨例過堂。說禪說道。不必。上堂。捏聚拳頭。無縫放開。掌上無偏。不捏不放。須彌峯。哈海水。波騰大地。震搖日輪。晃煜眞有與麼。驚羣之作。龍讓龍宮。虎讓虎穴。佛讓佛土。在佛土。佛土成等正覺。在龍宮。龍宮成等正覺。在虎穴。虎穴成等正覺。一切處成等正覺。然後塞却者。箇要妙龍亦不知。虎亦不會。佛亦不識。自然須彌鎮靜。海水波澄。大地安寧。日輪圓照。在徑山與諸子分上。又作麼生。各各歸堂喫茶。上堂。放身命處。權子斧柯。插天平懷。常實漁父竿。綸出海。離鈎三寸鈎。盡鯢鯨。晏坐五峰。指揮龍象。何況薰風。南來衲子。披襟獨得。甘雨彌空。老農播種。同時塵埃中。識取祖翁百草頭。撥撥兒孫。學人著力處。不通風。把得使用。昔日子韶。今日伊人一齊拍掌。擊拂曰。猶較些子。上堂。豎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此中流出。四聖六凡。此

中流出擊拂子。喝曰：「截斷衆流，山河無影，聖凡絕跡。」雖然，事無一向理貴，通途佛是衆生，影草衆生是佛，影草一影草，一臨濟面目，只者面目是佛。一上座全身出現處，若論全體作用，逢佛捧佛，逢祖捧祖，畢竟如何，令不虛行。上堂，作家禪客，一撥便轉，鈍置阿師，雖割不入，直饒諸人東邊也喝，西邊也喝，還與此事有交涉麼？殊不知山僧有時一喝，背水出陣，有時一喝，添寵抽兵，有時一喝，滅寵誘敵，有時一喝，木門伏弩，諸人還知利害麼？師一日拈粒米示衆曰：「還見這一粒至尊至貴，絕待絕倫麼？汝若左看成正中，偏右看成偏中，正中看成正中，中來下看成衆中，至上看成衆中，到若總看，鄒下米震聲喝曰：「無汝著眼處。」示衆山僧自幼畜得一箇焦尾大蟲，以肉爲命，因甚不食自己卓拄杖曰：「天寧解忌口。」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鼠敲猫兒。」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警喜警瞋。」問：「如何箭鋒機？」師曰：「兩不相饒。」問：「咄咄有據，因地何憑？」師曰：「嬰兒騎白象。」師前後住持十刹，而于靈隱獨久，雖罹火厄，革舊鼎新，法席

愈盛，學衆滿數萬指。晚退居雙徑，未久，揚之天寧，再請師欣然往之。旣至，衲子雲擁，師應機說法，倍于常時。甫經七日，命設闔山供，是夕劇談過夜，半方寢，至五鼓起，易新衣履，疾呼侍者，頓足一下曰：「快隨我上方去。」侍僧重至而師逝矣。時康熙丁未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八，臘四十七。三日後，門弟子以陶甕封函，迎歸靈隱，建塔于慧日軒，語錄三十卷行世。漢月藏詞蘇州靈巖退翁弘儲禪師，江南通州李氏子。母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七歲持齋，便知事佛，稍長孜孜以生死兩字橫于胸中，歷參法空、潤川、普門、若昧諸尊宿，發心出家而父母不允。年二十五，因橫山成指見三峰藏，即許剃染圓具。逾年侍藏開堂，杭之安隱，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驟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卽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從旁曰：「師兄何不禮拜？」師卽下去。藏當晚小參，師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曰：「與趙州衫子同別。」師曰：「滴水一滴凍。」

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藏。齋次畢。趙州云。老僧三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遂指鉢內外曰。是飯雜用心。是筍雜用心。師點胸曰。是伊雜用心。藏曰。罪過。師作禮曰。弘儲自今更不敢答話也。一僧問同學雪生曰。紅日出時。兄作麼生。雪生請師代師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適具德禮城中。回雪生理。前問禮問答無異。藏聞之曰。二子當起吾宗。師又服勤三年。益臻元奧。藏乃書源流付囑。師初住常州夫椒祥符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後遁跡天台。三年不下山。邑侯文可紀請住國清。上堂拈起拄杖曰。達磨心宗傳至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卓一下曰。更待何日。上堂天寒日短。三箇柴頭品字燒。不用挑挑撥撥。火燄上熾然說法。牆壁有耳聽得甚親。既不七顛八倒。亦不落二落三。直露真詮的能破的。若人透過不妨出得陰界。喝一喝曰。莫道老僧爲人不切。上堂善言言者言如雷。火善跡跡者跡比蟾輝。喚作向上一機。猶是兒孫邊。

事要於祖師門下。出一隻手。須是全超平實。絕盡幽微。諸聖已靈。同時列下。氣槩天然。誰能湊泊。卓拄杖下座。上堂老僧病不開堂。日久無端被人推上祖庭。既做他脚下兒孫。又爭肯畏刀避箭。舍己之田。耘人之田。不妨借君拍板門。槌助我逢場作戲。天人攢簇處。看破從上綱宗。實賤未形時。識取本來面目。始信生公臺畔。風月嘗存。短簿祠前。林巒依舊。更問佛法。因緣何似。平添鉢柄。上堂喝一喝曰。瞌睡虎翻身也。直得風生大壑。威鎮長林。狐兔潛踪。魍魎遁影。擬向這裏露箇面目。布箇爪牙。但可惜罕逢匹敵。乃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今日入虎穴。探虎子去也。有大膽不顧危亡的。能步亦步。趨亦趨。麼良久。擲下拄杖曰。要得驚羣衆。敵勝直教連夜化爲龍。上堂凡僧出師一例打趂。乃就座拈起拄杖曰。七佛以來。有這副手段。有這副爐鞴。烹煅這隊龍象。打成這箇保社。斬斷一切命根。塞殺一切活路。不許他躡。不許他坐。肯教他指鹿爲馬。傷鹽費醋。如近時流輩。車載斗量。到處露布。五百年前。隆師翁也曾親道破。第一著。

是真參第二藥是妙悟。今日不肖孫將柄茗帚一齊掃過卓拄杖一下曰。要得新新不斷。爐中火。大家拔起千人石上無根樹。僧來禮拜曰。求和尚開示。師展兩手。僧曰。弟子不會。師曰。搬柴運水。全得他力。師一日山行。次僧問和尚那裏去。師翹足曰。到這裏去。僧擬議。師掌曰。去處也不知。師一日見居士臨鏡。乃問曰。道人家照顧作麼。士無語。師曰。何不道祇圖看破伊。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嶽。福嚴。諸刹。所至雲擁雨集。然師無留意。唯喜靈巖峻立。雲濤聳出七十二峰之表。安居獨久。建立六成就八要門。以六不容定法。禁上堂曰。腰軟背酸。難久立。纔近禪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得肚裏零星。究竟收拾。不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絕生死。流二不得踞佛祖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答。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常實。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法。爭似靈巖六

不收。康熙壬子九月。師示疾。先自製塔銘。又自題封骨藏曰。何消卵石穿雲塔也。省香龕就地埋白骨如霜一堆。土妙高峰冷莫安。排至二十七日。將告終。書囑語後有。椿緊切話。須補說道貴真實。我生于明萬曆乙巳二月八日。日出時。歷六十七年矣。記取葛藤。棒子倒日。切忌枯木上。糝花前。代烜赫宗師。何曾必定末稍頭。見神見鬼。近時諸家。傳會師承。箇箇預知時至。人人坐脫立亡。可哂也。我後人若同時。尚過于割截我體。至於銘傳。我先自作。不得更求名筆。虛飭生平。增我罪累。不許做七修齋。入于俗尚。亦不得諸名宿。或法子。封龕舉火。作諸無益事。書畢。乃曰。老僧行道不力。有愧三峰先師。遂索浴更衣。啜茗一甌。正坐跏趺而逝。門人遵遺命。停龕三七日。闔維放異光。明震聲如雷。火後獲舍利。并化瑠璃相。頂齒不壞。塔于堯峰山巔。曰大光明藏。諸會語錄百餘卷。行世。

三峯藏嗣

湖州雙髻慧刃弘銘禪師。常之武進柳氏子。參三峰藏于鄧尉。究雲門折足話。一日藏晚參。舉話畢。有僧

纔出藏起身便出法堂師忽有省作頌曰纔來便把
兩門關箇中力重破千山若問當年折足意至今露
柱血斑斑藏可之一日值藏上堂次師纔出藏曰第
一句不許問第二句不須問師隨聲喝曰且道是第一
句是第二句藏便打師禮拜而出既而執侍巾瓶
日臻元奧遂獲印記初居武康山之淨名院上堂
師身墨兮師心戴維毒塗摩誰敢壞百花攢簇春長
在清光照人怕不礙石菴斗大和天蓋上堂境中
人活潑潑放下著是何物分明一物不將來蛇虎云
何常在側賊賊清風巾地有何極上堂扇子踴跳
劈口便打擒住托開全無縫罅會則得意忘言不會
墮身崖下以拄杖豎起曰是甚麼衆擬議師便打出
堂上堂毒鼓聲聲斷命根阿誰識破此根源鯉魚
喫棒傾盆雨畫斷毗盧老面門上堂一條霜刃誰
敢動著入地上天雙起雙落超然直出古皇前懔懔
寒光飛劍鏑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七
曲八曲龍蛇字點點畫畫不差移曰如何是鎮牛之
機師曰橫推直撞無攔阻四面平田上下開曰咦便

抽身歸衆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乃曰天上星地下
木人間車子十八輓橫斜宛轉沒商量森森歷歷
無拘束顧左右曰仔細中間那一軸又以拄杖一點
曰獨上堂白牯狸奴兩頭三面結角交加全身出
現鏡關雙鎖意重重眨眼之時看不見休相見百花
深處藏雷電上堂鑽之仰之天高地厚實深思在
前在後日升月落同音吼竭盡才情到末由潭深水
冷難開口孔顏一對鏡輪鎚千古雙雙難下手咄三
世諸佛不知有鷲奴白牯却知有上堂機用雙施
波騰雲湧殺活全提山搖嶽動一點不來渾身漆桶
翻轉歸鎗換陣圖作家空負千鈞勇以拄杖點曰一
二三四五六七衆無語師曰會麼僧欲出師擲杖曰
來朝打算便歸方丈繼住湖之高峰雙髻後住毗
陵夫椒山祥符寺順治己丑七月二十二日示寂塔
于祥符有諸會語錄行世漢月藏嗣
杭州安隱潭吉弘忍禪師蜀之資川鄭氏子少負才
略二十出家自恨無真師畏友乃汨沒于章句中十
有五載每當山水友朋詩文適意之際輒懷慚自責

曰我出家寧爲此乎。卽道念勃興。如是數十百反。崇禎辛未。發足南詢。至吳中。邂逅同鄉劉長倩。孝廉見三峰語錄。不覺身毛卓豎。遂偕入山。請益藏。每詬詈不已。師意失所求。遽辭去。往參天童。亦不契。後臥病武林。偶閱黃龍見慈明語。忽歎曰。古人笑怒皆方便也。亟還見藏于鄧尉。負病求入精進堂。衆以爲不可。藏曰。參禪致死。不愈于他病乎。師因激勵。神益壯志益堅。或勸放參自攝者。則避去。不欲聞。藏因師聞慧深入。恐猝不能枯。令究雲門折足因緣。竟不示一語。師頗怨望。心極迷悶。一日有禪者。指經細花鳥問同事。答語未了。禪者忽覆却。而又問之。同事罔措。師從旁窺見。不覺失聲一喝。遂知睦州門縫裏消息。作頌曰。石虎撐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這回月向泉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藏又舉瀉山有無句。公案詰之。師不能答。研窮既久。忽于假寐中。聞木魚聲。會得高峰龍頭蛇尾意旨。乃曰。瀉山頭正尾正。今日復遇知音矣。自此日臻元奧。藏上堂次。師纔出。藏便喝。師亦喝。藏又喝。師再喝。藏曰。錯了也。師以坐具搭肩上。

便出。又一日問藏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上。未審住在甚處。藏曰。須彌迸出火彈子。師曰。踏翻窠臼。又作麼生。藏曰。無底鎗靴穿大海。師曰。和尚却被某甲當面瞞過也。藏曰。偷捕人鎗索。原在頸上。師乃禮拜。崇禎乙亥。藏將順化。囑師臨濟宗旨。越明年。出住安隱。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衆曰。千佛列祖。頂顙與諸人一擊。洞開了也。設有據起。便行底脚下也好。與三十拄杖。師住三載。一日退院事。乃示微疾。作偈別法中昆季。至示疾前一日。寄書眉根上座。有曰。余病必不起。大抵在今夕耳。力疾書此。以爲最後之囑。唯囑勉力行鼓舞。同類是所望也。遂于中夜入滅。當崇禎戊寅五月十五日。師住世四十載。僧臘二十塔。全身于祥符寺之東山。有安隱錄。燼餘外集若干卷。

三峯
藏嗣

潤州焦山碩機弘聖禪師。荊溪巫氏子。六歲始能言。七歲聞鄰老語。忽發夙因。求出家。父母不允。年十九。病劇。幾死。泣告其親。遂送邑之淨明院。斷髮。未幾而病愈。受具。澄江徧游。講肆意。終不愜。謁三峰。藏參萬

法歸一經二載一夕在月下經行忽爾身心世界蕩然一空至五更驚地聞鐘聲如迅雷擊開頂門相似起而移足宛在虛空中行一步過了千萬里一般藏曰此乃輕安境界耳遂痛策之終不能契旨辭藏出山歷參博山來黃檗有益加迷悶因參天童悟于金粟屢遭痛棒偶有一僧問話纔開口悟便打師從旁猛省卽向前接拄杖一送送倒曰老漢今日瞞我不得隨後便掌悟領之依止四載復歸觀藏藏問有句無句作麼生會師曰無孔鐵鎚拋一對曰如何是如藤倚樹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一齊躍入紅爐裏烈燄參天亘古今日爲山呵呵大笑歸方丈響師曰鎔成鋤斧三斤半伴我山居任意揮藏笑曰不虛爲我侍者師掩耳而出藏住鄧尉付師竹篋俾領衆三載後乃辭行藏手書囑語授之直往豫章雲陽山結茅以棲日與豺虎爲伍崇禎壬午出住潤之焦山後遷湖之高峰上堂舉雪峰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曰火燄爲三

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所供是實且道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阿誰證明良久擊拂子曰哪郎當漢又恁麼去也顧左右下座上堂吾有一寶時人不識羅古騰今威光赫奕且道是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喝一喝上堂燈籠瞋睡露柱懊惱庭前柏子從旁冷笑寬兮廓兮曦光赫赫寂兮寥兮蟾蜍皎皎堂堂大道不肯行何事全身入荒草喝一喝下座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秋來黃葉落春至百花香舉起拂子曰且道畢竟是覆藏是不覆藏若是眞丈夫兒自然氣宇如王大庾嶺頭提不起黃梅江上櫓聲高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擬議思量錯過大千且道不錯過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蒼天蒼天師一日與三關閣黎社堂坐次關曰一切諸法究竟是有如何是空師曰祇這一問是士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士問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因甚善財立觀音坐師曰父慈子孝問作麼生是閒道人師曰出入縱橫無朕迹舉頭天外少知音曰

恁麼則無處覓伊去也。師擲下竹筴曰：「這箇懣僧擬議師便打。」文太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弟子未會，乞再示一語。言未卒，師便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將軍入戰場。」曰：「意旨如何？」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恁麼則某甲沒性命去也？」言未卒，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便打。問：「大海中因甚不著死屍？」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師前後兩主法席，一日忽遁去，游楚湘間，弊衲蒙首，世莫能識。後法嗣峻明，謚出世龍牙，而師適至，遂迎養于東堂。無何，示微疾，值五月之朔，忽曰：「吾行矣。」旁僧曰：「二日吉。」師喚僧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隨與一掌，曰：「吾爲汝再留一日。」遲明，整衣鉢端坐，而化。時順治戊戌歲也。建塔于龍牙，有二會錄行世。漢月藏嗣

孝廉劉道貞，墨僊居士，字長倩，蜀之邛州人。因閱壇經，遂信禪宗。門已而疊遭憂患，怖死念切，發意參叩。以大慧中峰二錄恒自鞭逼，每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眼前如銀山鐵壁，愈不放捨。如是者十八年。崇禎辛未下第，南遊得三峰藏語錄，篝燈讀竟，歎曰：「何意

當末世而獲此法寶耶？遂參藏于鄧尉山中，結夏起七看竹筴子話工夫，轉加迷悶。一日因大樹設自虞山來，往扣之，忽于言下心地豁然。述偈曰：「妙喜老人無風起浪咄哉。」三峰添鹽費醬，跳出雲門，觸背關夜懸明月，青天上藏命之入室，乃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士撫掌一下，藏曰：「速道。」士大聲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藏曰：「未在。」士以手掣竹筴于地，便禮拜而出。自此朝夕參請，因看有無句公案于樹倒藤枯呵呵大笑。處茫無下手藏，屢詰之士曰：「莫不更有進處。」意必于此契證一番耳。藏曰：「子已悟得一句，便知根本智矣。若其中差別難明，迫欲契證，無有是處。今但于大法中知有如許微細日久溫研，證入無心三昧，如黃鶯直在黔南，會得死心所問，自然入佛入魔，生死自由也。士始爽然，厥後于百丈再參德山，托鉢臨濟，元要等語深悟旨趣。臨行書法語并拄杖授之。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士曰：「淮安城外兩水交流。」曰：「如何是轉身一句？」士曰：「滿船烟火。」月下揚州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士曰：「長干寺裏千尋塔，夜半長明五色光。」

嘗謂人曰。臨濟三度問法。三遭痛棒。猶有問在。德山見僧入門。便棒不待問矣。猶待入門。在德山謂新羅僧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不待入門矣。若于此會得。便知未出母胎。已作大師子。吼豈可以知知而識識哉。雖然。肋下還三拳。點頭三下。未可將一喝一句。備侗領過。切須仔細。士後歸邛州。當張憲忠。陷蜀。屠戮無遺。羣議自免。士曰。如何提筆寫得箇降字。被執席地。怡然談笑。有頃坐而脫去。有問道錄行世。三峯藏

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接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四川大竹空外大遼禪師。首參天童悟棒。下有省後

依破山明分座說法。僧問師住大竹。是何意。旨師曰。青山無意。澗水傳聲。曰。如何是傳聲的堂。與師曰。三條篋。縮桶。破山明

湖廣衡山四維普寬禪師。結制上堂。今日陞座。大眾

臨筵。庭前古柏發問。階下石幢指南。一箇道。有一箇

道。無總則亂。呈情袋。無非誑說。闍闍二者俱貶。向二

鐵圍山。卓拄杖曰。蘇嚕蘇嚕。悉利悉利。破山明

四川檠山象崖性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前不巴

村。十五日已後。後不著店。正當十五日。是何意。旨卓

拄杖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破山明

藤林靈筏印昌禪師。上堂。似月行空。不留住跡。正好

修行。滿身月色。拂袖便行。猶在月光中。作活計。且道

畢竟如何。卓拄杖曰。清光何處無。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錦江城外。浣花溪。破山明

成都合溪雪門淨燦禪師。上堂。早上入城時。思量上

堂事。急急走歸來。無言可舉。似只恐聽事不真。未免

喚鐘作甕。破山明

湖廣鳳山別峰道璽禪師。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甜瓜微帶甜。苦瓜連根苦。祇如鐘樓上念讀床脚下種菜。又且如何。卓拄杖曰。咄。沒交涉。僧參師曰。何處來。曰。本地師。曰。何處人。曰。本地師。振聲喝出。僧問念佛話。師曰。念佛也。入地獄。不念佛也。入地獄。曰。不會。師曰。參去。破山明嗣

夔州臥龍字水圓。知禪師。漢太師譙周之後家。安漢獄池羊山下。生有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敦敏。十歲知春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便有出塵之意。年十三。因見老僧坐樹下。貌同古佛。心竊慕之。乃辭親脫白。博通三藏。常登講座。于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學徒羣集。一日。閱傳燈有觸往謁雙桂。明入方丈。長揖不拜。次日。明特上堂。舉德山見龍潭語示之。師茫然不知。是義所在。一日。聞維那曰。前一僧入堂。三日。有省。師聞。癡絕者。二七日。纔得桶底始脫。明即命師充西堂。出住新寧。指月開縣。棲靈荊州天皇嶽。州華嚴。澧州藥山。新寧。廣福。上堂。蜘蛛生枯椿。千古之常事。指月與傳心。早落第二義。良久。曰。是不是。上堂。除却心性。是箇甚麼。欲覓踪由。錯錯。

錯錯。具眼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良久。撞拂子曰。誣人之罪。不堪持論。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一句當陽。萬機寢息。到者田地。誰能會取。糞拈拄杖曰。寒山拾得。上堂。雪色滿園中。寒風吹古瓦。故人不見歸。小鳥空啼野。擊香几下座。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狸奴白牯。却知有狗。較枯骨若明。得此兩語。南泉落在下風。若明不得。此兩語大有事在。上堂。認著是痛。與一頓不認著是痛。亦與一頓。昨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得安南信。以杖築禪床下座。上堂。臨江浪靜。石龍船載明月之珠。鹿渡烟消。漁父子釣蘆花之岸。一一。是諸人出身處。切不可作境話商量。若作境話商量。西來大意。埽地盡也。上堂。盛山高映繡衣池。野鳥啼幽花落時。多少尋香逐臭者。將心往往向深支。上堂。古佛未生前。一畫九相圖中。有一相。是何曾落正偏。拈拂子作九圓相。曰。還見麼。蒼天蒼天。上堂。雪色媚諸峰。湖光搖三楚。若作佛法觀。五五二十五。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眾。

切忌莽鹵。僧問明歷歷黑漆漆是箇甚麼。師與一踢踢倒。僧起復問。生死不明。再乞指示。師掌曰。者無血性漢。師睡次有士至。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枕駒駟眠自足。曰。意旨如何。師曰。曾無俗客到山家。問懸崖撒手時。如何。師作聽勢。僧理前問。師曰。三生六十劫。師因座主問。馮仰九十七圓相。師以拂畫相示之。主抹却。師復畫。主又抹却。師曰。吾不畫。汝又作麼生。主茫然。師曰。販私鹽漢。師一日舉楞嚴事。究竟堅固。因擊碎茶杯。勸衆曰。你道是堅固是不堅固。若道堅固。山僧已擊碎矣。若道不堅固。古人爲甚如此道。明妙陳道婆參竹篋話。有年一日。於轉車處。忽然有省。入山飯僧。問承聞和尚打碎茶杯。驗事堅固。是否。師曰。是汝作麼生。婆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師通。乃轉身禮拜而去。越五年。示寂。有偈曰。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兩腳長伸。如是如是。是師聞而許之。師說法有古德風。其開堂曰。有士請書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搗曰。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深造遠蹈。安

能如此。師重道好德。不噬利不榮名。暑寒一粥。飲食一盂。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清白爲行。蜀父老常曰。佛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明毅廟甲申。間殺僂之痛。焚燒之慘。無寸土乾淨。師偕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與物無有矣。師于新寧之廣福爲戒壘。所有幸師德聲素來遠。雖持兵者亦知有師。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懺罪。師盡陳以罪。福忠孝之事故。殺僂少貸。明年移營梁山。師目此境。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告衆曰。吾自爲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況戈戟中。豈吾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張燈。謂曰。汝爲道其努力之。吾以此時別汝矣。侍者求偈。師書數偈與之。又曰。徐護法爲師之獨重。不留一面乎。且坐脫亦化人之一助。因勸請至午。徐率衆至求說法。師忻然上堂。有時大聲喚。有時小聲叫。道是苦苦。爲甚與人同道。不是苦苦。爛泥有刺。顧左右曰。知麼。老僧無端墮向刀兵獄裏。誰似三千

◆科舉共

年前雙林中右脇而臥。喝一喝。端坐而逝。實乙酉三月朔日也。留五日茶毗。其管中慕師者皆持緞帛及沈水等香。競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得五色。設利人皆爭拾之。塔于梁山金城之西。胡氏萬松菴後。世壽四十有一。臘二十有八。語錄初刻于棲靈者八卷。次刻于藥山者又八卷。全錄彙刻于臥龍者總二十卷。今刻于壁侍者囊中所存。非師之全璧也。破山明嗣

江西勝緣破浪海舟禪師。參萬峰明職。維那明付。法偈曰。冤有頭。兮債有主。箇中消息誰爲伍。草鞋踏遍始應知。隨處任君打口鼓。上堂行住坐臥。折旋俯仰。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乾坤無影像。喝一喝曰。誌公不是閒和尚。破山明嗣

保寧草堂離指方示禪師。壁山陳氏子。示衆今朝是十五前後。却慵舉爾。我非等閒歲月。如在駕大家團圓頭。集賢山共處。老屋三五層。閒雲百千朵。謾支折脚鑪。拈起爛柯斧。饑將脫粟炊。衣裁荷葉補。佛法不用學。一一超今古。珍重諸禪人。科撒試甘苦。破山明嗣

瀘州開聖體宗道寧禪師。依萬峰明久之。明付以偈

曰。六年執役輔叢林。一旦殷勤遂此心。分付火爐頭句子。等閒擬著便知音。僧豎拳問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曰。大棗原無核。交梨豈有渣。曰。畢竟如何。師撫尺三下。破山明嗣

蜀北龍山尼足如瀾禪師。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不曾瞞味。你僧擬議。師便打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者。一棒是第幾機。師又打曰。你讓那一機。僧一喝。歸位。乃曰。如來正令。久宣行棒下。無生忒認真。浪暖龍門魚跳躍。任他荊棘滿山林。擲拄杖下座。破山明嗣

四川開縣天封本明元徹禪師。參萬峰明久而徹證。印以偈曰。鶻鷯相逢已便休。一聲因境使人愁。裝瘋祇對靈兩耳。笑倒鎮州羅蔔頭。住天封上堂。頭向天脚踏地。從朝至暮。依位次。放便倒。核便去。百貨場中爭行市。落賺被人知。老胡歸西去。破山明嗣

龍安獅子忍微印道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日照長空。曰。畢竟如何。師曰。月明大地。乃曰。鐘鳴鼓響。一問一答之前。第一義諦早已爲諸人露布。

了也。更要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本無利語。便下座。

破山
明嗣

盛京聖恩。雪臂印禪師上堂十五日以前。嘗憶江南二月裏十五日以後。鷓鴣啼處。百花香。正當十五日。火燒不熱水浸不濕。喝一喝。破山
明嗣

四川開縣卽山圓明德印禪師上堂。放一綫道。則綵

鳳舞丹霄。收一著。起則鐵蛇橫古路。不收不放。則秤

銓蘸醋。一總不爲。又且如何。薰拈拄杖曰。秤尾無星。

虛空有路。破山
明嗣

破山
明嗣

萬縣慈雲敏樹如相禪師。立秋上堂。以拄杖豎起曰。

大衆見麼。一塵起。大地收。佛眼覷不見。放下拄杖曰。

一葉落。天下秋。海口莫能宣。且道如何。話會。鼓掌呵。

呵笑曰。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喝一喝。

上堂。拄杖多時不上堂。倚牆靠壁。絕商量。今朝信

手拈來。看對著。闍黎笑一場。大衆且道。老僧笑箇甚。

麼。笑道。三世諸佛到者裏。有口挂在壁上。歷代祖師

到者裏。藏鋒結舌。天下老和尚到者裏。退身有分。老

僧恁麼告報。未審衆中還有不甘底。裨僧出來道。

道看良久。曰。如無老僧。只得自道去。也。拄地撐天。誰

會得。打風喝雨。到驢年。卓拄杖下座。破山
明嗣

四川大隨澹竹行密禪師上堂。春日。晴。百花香。裏有

啼鶯。眼中見耳。裏聞大藏。小藏。鼻孔。唇。舌。卓拄杖

曰。興來引杖自閒行。不打當軒破鼓聲。破山
明嗣

青州獅子燕居德申禪師上堂。道由心悟。豈假外求。

法絕見聞。言詮罔及。釋迦老子。無可奈何。歷代祖師

計無所出。今日聊通箇消息。擲下拄杖曰。大衆會麼。

客來無茶。點薑湯當禮儀。破山
明嗣

成都昭覺丈雪通醉禪師。久依天童。悟看無字話。有

省後參萬峰。明住。禾之東塔。密承付囑。僧問。爐鞴

初開。鉗錘大展。裨僧性命盡在和尚手裏。師曰。汝喚

甚麼作性命。僧便喝。師烹頭一棒曰。恁麼則和尚性

命亦在某甲手裏。師打曰。證龜成鼈。僧參師問甚

處來。曰。黃檗師曰。何人同來。曰。祇是某甲。更與阿誰。破山
明嗣

師曰。黃檗安麼。曰。和尚請茶。師便休。破山
明嗣

四川梁山蒼松印鶴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張翰

生涯。一葉舟。一塵起。大地收。赤脚波斯宿海州。卓拄

杖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破山明嗣

南尤真如凝真印定禪師上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這裏會得是則總是非則總非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山僧與諸人下箇註脚以拄杖卓一

卓破山明嗣

成都昭覺壽山性福禪師上堂奪却拄杖子鍼頭削鐵與你拄杖子錦上鋪花芭蕉老漢今日被山僧捉敗了也大眾還見麼拋下拄杖曰狗子尾巴書卅字

野狐窟宅梵王家破山明嗣

開縣梁山竹帆印波禪師住德山僧問古人道入門有一句子未審入門是那一句師曰每每到此人皆忘却曰和尚還不忘否師曰我從來不曾忘却曰請師道師拈拄杖曰汝有耳麼僧擬議師便打破山明嗣

梁州水月慈門性毓禪師上堂水月弘開選佛場鈍無作略任郎當如今無法資談柄拄杖郎當佛祖忙

破山明嗣

豐都二僊覺城明柱禪師上堂昨日今朝元無有定劈面拈起如泡如影坐斷淨明佛頭倒行摩竭正令

擊拂子曰野狐窟裏產麒麟攔猴各佩軒轅印破山明嗣

涪州天台默石道悟禪師上堂卓拄杖曰白雲爲蓋流水爲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後夜塘秋水深擲下拄杖便歸方丈破山明嗣

開縣鶴峰蓮月道正禪師幼穎悟長習教乘遍遊講肆後參萬峰明于昭覺得印證出住鶴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雖然如是明覺老漢未免眼中有物諸人莫被當面瞞過後住隨州玉泉結集破山遺錄爲雙桂功臣破山明嗣

四川報恩石龍印雪禪師上堂佛誕生佛成道空裏折花遲水中滂月早臺出勘破趙州婆臨濟平田打之邊垢面蒙頭大蟲紙帽破山明嗣

四川新寧西瞿月望禪師上堂嘯月眠雲扶筇天外和泥合水垂手塵中放行則千花生確嘴把住則萬嶽盡無顏且道覲面相逢又如何豎拂子曰眼下何妨安箇鼻破山明嗣

貴州安順紫竹靈隱文禪師西川夔州高梁人族姓

王投邑之木蘭寺大千披剃決志參方先在黃檗座下苦行數載因閱禪宗正脉向車不行打牛卽是底公案忽爾透脫身心輕快到中路司參萬峰明入門便問千七百公案卽不問如何是學人吐不出的消息明薰舉拂子曰汝道老僧者是那一則師便喝明亦喝師又喝明便打一日明舉盃問曰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犯戒比丘不落墮獄汝作麼生師奪盃覆却而出復一僧至明舉前話其僧不諾明打逐曰汝不會我兩人意乃落堂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有人頌得出老僧衣鉢兩手分付師呈頌明卽上堂付囑住雲南雲集寺上堂問從上宗乘卽不問今日陞座說甚麼師曰不容冬瓜瓠子會惟許通方衲子知曰和尚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便打僧一喝師又打乃曰冬日晴喜鳥鳴聽來無別意聲聲喚醒人且作麼是醒薦取本來真面目紅爐燄上雪花明雪花且置試問大衆如何是本來面目以拄杖打圓相曰會麼長舌不離開口大原來鼻直兩眉橫問持戒人足不履生草爲甚麼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師卓拄杖曰會

麼曰會師曰是斬是殺僧無語師曰不快漆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持刀按劍曰因甚如此師曰死活不知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在甚麼處師曰會麼僧擬開口師便打山

明

渝州治平慧覺照衣禪師綦江熊氏子參破山明于蟠龍一日侍立次明舉惟佛與佛乃能知之且道知箇甚麼師曰不許知曰因甚不許知師曰知卽凡夫便禮拜明劈頭一踏曰再下一語恰老僧意鉢袋子許汝有分師打桌上三拳曰是何意旨曰冤對兩相逢全身秘不得上堂卓拄杖曰渝州法道把眉鬢瓦礫荊榛不忍看今日山僧重按劒家家有路透長安拽拄杖下座上堂喫飯打濕口洗面打濕手箇事本現成人人盡知有只不合等閒問著十箇有五雙眼似流星口似扁擔依舊面前背後佛法不得順手拍膝下座

渠縣觀音僧可印實禪師上堂波瀾浩渺却是文殊境界天空雲淨無非普賢道場且道毗盧主法身主

又如何分說卓拄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破山明嗣

梁山靈木印經禪師上堂柳絲桃紅山青水碧頭頭

見劫外風光處處顯大人境界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咄貴爾當陽坐斷是非一總不會破山明嗣

閩城當陽九昭寂朗禪師參雙桂明問如何是大白

牛車明便打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明又打師

曰棒頭有眼明如日明復打師拂袖便出一日明垂

偈曰驢事未完馬事到護將底事討分曉汝續後句

看師應聲曰渾然正令續楊岐露柱燈籠俱踢倒破山明嗣

明嗣

益州彭水龍洲三際如通禪師陝西長安人禮草堂

老宿難染南詢首參天童悟問覲面相呈時如何悟

便打師便喝悟曰我打你喝意旨如何師曰不敢辜

負和尚悟曰未信你在師拂袖便出往參破山明于

西堂一見便問覲面相呈請師痛棒明曰不打你者

鈍漢師曰怎麼多此一問明曰猶嫌少在師禮拜明

曰你向甚麼處見老僧師即豎拳曰虛空包不住大

地載不起明曰既然如此你適纔向甚麼處禮拜師便

喝明休去 僧問和尚住此山以何法示人師曰龍

淵峰七高八低玉帶水左曲右灣破山明嗣

巴州清涼壁觀印嵩禪師參雙桂明問千里趨風呈

一問瞎驢宗旨請師宣明振威一喝師曰恁麼則無

邊利海虛明鏡大千沙界掌中珠明又喝師曰聞師

久蓄荆山玉憑衆當陽借一觀明曰橫看不足豎看

有餘師禮退破山明嗣

衡州開峰密行寂忍禪師滇南宜良人參破山明于

雙桂問不遠千里禮拜和尚千里內即不問千里外

一句作麼生明曰兩眼對兩眼 一日砌牆有蜈蚣

出師大呌曰蜈蚣雙桂明擡頭看師以石打作兩斷

明曰你道他性命在那一頭師以腳踏之明曰究竟

不知在那一頭師便出破山明嗣

雲南狼盤大吼印傳禪師上堂石頭和尚道針割不

入藥山和尚道石上栽花狼盤這裏則不然如百花

叢裏相似那箇鼻底無些香氣破山明嗣

四川梁山月宗印星禪師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直指西來意師曰星河忽發怒梁山飛半空破山明嗣

四川雙桂聖可印玉禪師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處處
敲鑼擊鼓燈籠通身放光露柱就地起舞揭臨濟之
三元抽雲門之一顧豎拂子曰大衆會麼復擊一下
曰發機須是千鈞弩破山明嗣

河南聖山寂光印豁禪師上堂僧問達磨西來所傳
何事師擲下拄杖曰會麼僧無語師曰我當時見雙
桂被他一問只得面赤而歸至今覺有慙色便下座
破山明嗣

關中興善易菴印師禪師西蜀成都人佛成道日上
堂一點明星未變更瞿曇觀破使人驚妄想執著成
何事心佛衆生盡強名 雙桂老人誕日上堂大衆
會麼丹桂月中香易遠青松雲裏綠蒼蒼況極塗毒
驚天鼓殺活聲光萬古殃且道聞者如何兒孫觸著
命根斷半篆爐烟熱恨長 佛誕上堂過去已過去
未來渾莫算年年四月八人人慶佛誕當日獨稱尊
今朝冤害偏不墮雲門機瞻仰資無限大衆既同瞻
仰還見釋迦老子麼薰豎拂子曰不涉去來今毫端
全體現破山明嗣

四川開山快雪印國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意師曰
沒頭沒腦破山明嗣

開縣石床印平禪師久參萬峰明俾師首衆秉拂僧
問吾師如何得居第一座師拈起拂子曰還有過得
伊者麼破山明嗣

梁縣宋興萬竹印葦禪師上堂塵塵三昧籬裏飯桶
裏水要飲便飲要食便食何須走千門入保社到頭
元是昔年人面上風霜徒受折卓杖曰咄咄破山明嗣

瀘州奉僊秋水印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祖向上事
師曰烈燄光中難措足白雲堆裏且宵眠破山明嗣

廣元鳳凰古城道堅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
曰鳳凰舌頭短破山明嗣

大竹百城印著禪師上堂今朝九月九萬物隨時候
滿泛茱萸茶何用菊花酒孰能常惺惺惟此拄杖友
且道拄杖子有長處麼卓拄杖曰渡水穿雲頻借力
閒來猶得擾龍門破山明嗣

順慶眞如本源海液禪師郡之姚氏子十七爲大僧
便知參究一日上佛殿見風吹經飛動悟得活潑消

息後參雙桂明一見便問如汝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汝作麼生會師曰直截根源本無有二明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師曰古人神悟處自不落窠臼明曰善自護持

破山明嗣

梁山雲幻印宸禪師僧問如何得一塵不染師曰癩

猪隊裏

破山明嗣

梁山雲嶠印水禪師參雙桂明一日聞鐘有省述偈曰此事毋勞形影求富陽一擊解千愁多年參訪皆無用掌上原來有指頭

破山明嗣

重慶碧巖千松印萬禪師成都杜氏子上堂今日陞座笑呵呵踢倒淨瓶會也麼法法頭頭皆是道毗盧

頂上任高歌

破山明嗣

蓬谿八關六岫印奎禪師川東長壽鄭氏子上堂前日昨日今日重重播揚家醜非是舌底喃喃務要大家知有乃顧左右曰如何是知有底消息拍香几曰

咄

破山明嗣

梁州盛山雪堂顯初印顯禪師開江徐氏子付囑後

深隱牛山迨明順世衆請封龕曰靈山雙趺示相少林隻履明宗檢點將來吾師軌同一轍昔也放開奮迅全機今也卷懷那伽大定正值鎖封時節大眾作麼生會長久畫○曰萬里清光歸碧漢一輪明月照

山河

破山明嗣

射洪清果不會法通禪師南充楊氏子初參福嚴容問是甚處人師曰四川容曰你帶的附子黃連何不呈出師進前作女人拜容曰川僧弄虛頭師一喝便出後參雙桂明師問某甲末後來請師最初句明曰老僧舉杯喫茶不知甚麼麤細師兩手叉腰作聽勢明打曰者漢久在江南喫餿飯却來這裏討新鮮師連喝便出上堂至圓至妙至難指踪電光弗及石火罔通回頭轉腦喪却家風一念知非耳熱面紅是箇甚麼爲萬物宗喝一喝

破山明嗣

古閩嘯宗印密禪師僧問子湖捉僧捉賊和尚作麼生判斷師曰是卽不是問教中道結集法眼無令斷絕又曰倒却門前刹竿是斷絕不是斷絕師曰千聖不傳

破山明嗣

梁山虎城黑灘指北通鑑禪師參福嚴容問杲曰當空樹無影是何人境界容當頭一踢師作大蟲吼一聲容曰老僧今日失利再參雙桂明未禮拜便與明脇下一拳曰遠遠只帶者箇來明曰元是你本有的師曰供養和尚明劈脊便棒師拂袖便出師主法曰天雨寶華人咸稱袖品行高卓叢席共相尊禮咸稱蜀中一甘露門云

破山明嗣

果州大林九彥印歷禪師州之趙氏子上堂本體圓明耀大千只須當下徹根源尋常日用逢知己拄杖挑來一串穿衆中有會得者麼衆無語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破山明嗣

鳳山興隆深省寂純禪師渝州徐氏子參雙桂藏書狀明曰汝任書狀不可錯落師曰公案現成有何錯落明曰公案何在師作寫勢明曰就錯了師拂袖而出佛誕上堂今日瞿曇降誕指天指地卽是者箇消息諸人還會麼四十九年說不盡兒孫打入葛藤窠

破山明嗣

閩部東川呂大器居士究心宗乘久不得入聞萬峰

明駐錫石柱司說法欲往參謁左右以督師兵柄不可輕騎入山爲阻士亦念山深道棘恐滋地方之累乃費香往迎師拽杖赴署士出擬作禮師曰你是呂居士麼士曰不敢師曰父母未生前還姓甚麼士擬開口師便打士色怒師復打士趨進師呵呵大笑曰將謂將謂元來元來遂占一偈示曰無端平地起孤堆駭得虛空顛倒走痛打金毛人不識幾乎翻作跳牆狗士怒掩却門大張威令相勘師答以偈曰父母未生前句子等閒棒著發無明猛然省得非他物十八女兒不繫裙擲偈即行後石柱司官馬嵩山以扭繚拘解轅門師以偈投見曰拄杖芒鞋荆棘路沾沾滯滯無回互通身泥水尙未乾又穿一雙鐵腳禪士降階焚香始拜爲弟子執禮甚恭師曰汝尙未知主人公落處在士禮拜曰謝師指示師便打曰如何是十八女兒不繫裙士于言下豁然有省遂呈二偈曰天生體態自輕柔紅粉佳人日夜愁逐色尋聲年易邁婆婆原是舊風流龜言惡棒不容情收放何須藉主人恁般磕著吾懷裏一句承當覲面親師閱偈點

首領之遂授記荊付法偈曰黃檗室中三頓棒大愚
肋下便還拳老僧撞著呂公縛祖代源流如是傳

山破

明

福清黃檗隱元琦禪師福州東林林氏子十歲仰觀
天星有觸遂決志出家投南海潮音領茶頭執事日
供萬衆無難色因省母歸里遂剃髮黃檗徧游講肆
後參金粟容遂有省入因見諸禪人頌百丈再參馬
祖因緣總未妥在師呈頌曰一聲塗毒聞皆喪徧界
彌骸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容
深然之圈出拈示法堂即爲陞座曰吾有一枝拂子
是從上用不盡的顧師曰汝作麼生奉持師喝曰放
下著容曰再道看師喝便出容到方丈師禮拜曰適
纔觸忤和尚容舉拂曰汝且將去行持師接著便打
一拂容曰將謂報恩那師又打一拂便出後繼席黃
檗見巖下側石如舟行者艱于步履師曰時節若至
自然平矣一夕師向石持大悲呪三遍默祝龍天此
去黃檗吾道大行爲山增色此石可平次早黎明大
衆報曰石已自平師曰不可傳說吾祝已徵乃命名

爲自平石附以銘曰匪石不平我心弗誠心既誠矣
其石自平既平且誠吾道大行以此靈驗刊石爲銘

上堂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返令力耕者半作
賣花人黃檗冬行春令去也還有移時換節者與黃
檗爭輝出來酬價看衆無對良久曰可憐不遇攀花
手狼籍枝頭多少春 僧送布師舉布曰這箇那裏
得來曰惠安師曰爲甚麼在我手裏僧罔措師擲下
曰要這箇作甚麼 後應扶桑國之請大行于彼國

費隱
容嗣

福州雪峰巨信彌禪師同安蔡氏子年十七禮梅山
止安薙髮一日安舉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日夕
思惟不能一決因負米登山忽忘身世遂成偈以自
歎發誓參方首造鼓山謁無異來受戒具復參天童
悟于黃檗又掩關于安南之圭峰有僧傳天童以薰
風自南來話勘驗學人師未明其旨提撕三月值掃
地汗出忽然清風襲體通身慶快乃拍掌笑曰好箇
出身處時人不自知始信大慧曰悟後不參古人言
句不肯見人是爲大病適金粟容繼席黃檗遂啓關

直詣容問如何是汝本分句。師曰：今日晴。容曰：我不問今日晴如何。是本分句。師曰：昨日雨。容曰：親切道來。師便豎拳。容曰：離却拳頭。師曰：鼻孔大頭垂。容領之。遂安西堂。一日侍立。次容問德山托鉢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恁麼去。喪却兒孫。容曰：密啓其意。師曰：恰似今日。容曰：末後句又作麼。生。師口占曰：末後句。腳頭腳底復全備。幸自可憐生。春風落草裏。記前後。出住南安樓隱南山報劬福州興國雪峰。漳浦岱山九雲惠安平山泉州招慶等刹。上堂。玉樹銀花開林樹成一色。碧桃三五點。又露春消息。徧界覓無踪。相逢不相識。靈雲蹉過許多年。只爲尋常不得力。若得力。千聖莫能知。玄沙焉可測。且道作麼生。是衲僧得力處。良久曰：等閒日午打三更。翻轉乾坤如漆黑。喝一喝。上堂。風生大野。霧散晴空。山明水秀。竹翠花紅。物物悉皆成現。頭頭終不覆藏。堪笑古今譚元說妙。舉西話東。正眼看來。大似雪上加霜。還有不受瞞的麼。驢腮馬面。雖相似。熨斗煎茶。銚不同。解制上堂。九十日內。動靜一致。有利無利。不離。

行市突出眼睛。失却巴鼻。身裏出門。難門裏出身。易當下頓超。難易便能寸步千里。喝一喝。曰：會麼。下座。辭衆上堂。進以時退。以時見。機行藏。不思議。但能不去。來觀徧界。渾成圓覺。地喝一喝。上堂。師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杲曰：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天童師翁曰：向上一路。踏破草鞋。師曰：四大老雖是發明。向上一路。未免令人望崖而退。黃檗則不然。向上一路。看脚下。上堂。太虛未爲大。蟬螟未爲小。一句具三元。一具三要。多少聰明人。迷却這一竅。不見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便打。曰：意旨如何。師曰：一併收下。曰：只如大悲院有齋。師曰：切莫向這裏許。躲根。問：如何是佛。師曰：繩床椅子。師晚居榕城。慶城僅四載。至順治己亥初秋。示微疾。謝絕醫藥。中元日。次第遺囑。後事一切。弗循世諦。夜半命具湯澡浴。衆皆環集。待十六日。鷄鳴。易衣端坐。顧問首座照徹。曰：芙蓉來作甚麼。徹曰：造一座無縫塔。師曰：幾工造就。徹曰：不費工夫。師

曰好生瞻仰。徹禮退。又喚明照曰。吾示汝妙湛圓寂。不以世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至卯刻。衆請遣偈師曰。往往說了死不得。要行便行。用偈作麼。遂跏趺而逝。世壽五十七。僧臘四十。奉全身塔于雪峰之麓。宮詹學士周廷鑑撰塔誌銘。費隱容嗣雲峰朗真。璣禪師小參。今日五月五。雲峰無時度。不點菖蒲茶。不打鼉龍鼓。不用符使驅瘟疫。不拈百草。嘗甜苦。家常粥飯寂寥終。不倚傍人門戶。狐妖鼠怪。一任鼓舌搖唇。跋鼉盲龜。從教頭昂面露赤口白舌。自消除不動纖毫。超佛祖且道。據箇甚麼。薰豎拂子。搖曰。瞞我不得。擲下拂子。復舉龍牙和尚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師曰。龍牙據款呈實。即不無爭奈。不堪舉似未免翻成鈍。置何故。好女不著嫁時衣。將軍不納敗兵騎。雲峰也有一頌。不圖應時應節。且要脫略。悟迷道妙。由來不涉程。聖凡觸事自圓成。端陽雨色無虛日。遠近林巒翠欲傾。小參六月初六。天色炎熱。路上行人汗出如浴。林下衲僧冷似冰雪。雖然

冷熱不同。觀面全彰。要訣是非差別。難該動靜閒忙。俱滅遂高聲召衆曰。還會麼。若也會得。壁立千仞。赤肉團無位。真人乾屎橛。若也不會。茫茫宇宙。是丈夫甕裏。何曾失却鼉喝一喝。小參神頭鬼面。驢腮馬臉。滅漢吞吳。驅雷掣電。不可以知。知不可以眼見。轉身移步。喪全軀。臨濟德山。失方便。且道是何意旨。拈拄杖作射勢曰。透過萬重關。放出這箇箭。放下拄杖曰。險復喝一喝。費隱容嗣鹽官金粟百癡元禪師。閩之漳浦人。族姓蔡。業儒。不售。年二十。薙度。見禪關。策進有萬法歸一話。遂事參究。年二十四。謁黃檗。容問答次。容連拳打出。翌晨呈偈。容閱畢。豎拳曰。向這裏道。看師無語。容復連拳打出。自此丟却話頭。單看連拳。打出時。畢竟是甚麼意旨。愈參愈猛。一日。隨衆入室。次容曰。動弦別曲。葉落知秋。汝作麼生。會。師呈坐具。容曰。是甚麼時節。作如此去。就師擬開口。容又連拳打出。師歸堂。即躍然有省。適且信關主參。容容問如何。是佛主抵對。後容復顧師曰。汝作麼生。道。師曰。破米篩。容領之。立師爲西

堂容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珍重。便出。又問。如何是逆水之波。師進前作掀倒禪床勢。容拈拄杖。師亦出。復問。我看汝這幾時。恰似傷弓之鳥。如何是金翅鳥。直取龍吞。師亦進前作掀倒禪床勢。而出。容遂印可。住金粟上堂。玉將火試金。將火煨。不改尋常。光明燦爛。若是鉛汞。硃砂。到這裏百雜碎了。也。所以山僧數年來。開爐冶運。鉗錘挈挈。波波費盡柴炭。只要求箇精金。美玉。當前爭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可中有不受屈抑的。往往自謂懷金無識。價抱璞枉遭刑。似則固似是。即未是大衆。既似矣。爲甚麼却未是何樓市物。眞和僞。到底行家不可瞞。除夕小參。以拄杖卓一卓。曰。爆竹一聲。乾坤震動。山魃鼠怪何處出頭。因思王老燒錢太煞膽小。可笑。北禪分歲。自取勾牽。金粟非是屈抑。先賢祇爲門風各別。汝等諸人。莫有成礙者。麼衆無對。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遂拖拄杖打散。上堂曰。融融風浩浩。華亭江畔古猶今。雲霧草茸茸。金粟峰頭常顯露。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拈出自光輝。用著更痛快。

與麼說話。皆諸方普請會底。山僧此者。擬別行一路。算去思來。總跳不出憶得古詩。有兩句。頗相近。堪與一切人脫却。貼肉汗衫。未免借爲流布。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良久高聲召曰。大衆衆舉首。師曰。分明記取。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縱橫。逆順數將來。日日分明是好日。去却七拈著。一八臂。哪吒下手難。千眼大悲辨不出。上堂。三月屆清明。扶筇陌上行。行行與未歇。半喜半疑驚。舊塚添新塚。歌聲和哭聲。如何塵世客。不早學無生。且無生作麼生。學喝一喝。曰。相逢莫下馬。各自奔前程。開光上堂。銅棺絕頂突出雙睛。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此師翁最初之光也。踞六大刹。丕振濟宗。緇素雲屯。名傳紫閣。此師翁出世之光也。示寂通玄峰。巒變白。四方聞訃。如喪所生。此師翁末後之光也。卽今若子若孫。遍天遍地。總是師翁不盡餘光所攝。更說箇師像開光大。似佛頭。屢塗污不少。是汝諸人。要見師翁。不盡餘光。麼。山僧徹骨徹髓。普爲點出去也。遂拽拄杖下座。一

齊打散。上堂九百半青半白。頂短二寸。頭長三尺。相對無言。獨足行神。光閃爍射衣。祇應機游戲。兮大千刹土。不爲寬。隨物遁藏兮。蟬螟眼裏。不爲窄。釋迦彌勒是他奴。臨濟德山空蹶。踏試問此者。是何人。擬議頂門轟霹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上堂。無明卽佛性。萬幅楊烟藏古鏡。煩惱卽菩提。千畦麥浪漲前谿。也無佛性。無無明。鬧市紅塵信步行。也無菩提。無煩惱。拈匙把筯。隨緣好。須及早。莫言烏兔尙堪留。蹉過一生空到老。上堂。豎起拂子曰。摩竭陀國親行此。令萬派消聲。千差打迸。可笑飲光潦倒。末後自入坑。穿帶累幾許兒孫。到處說心說性。稱楊稱鄭。金粟贏得日長無事。倚闌干。望見角里山下秦皇廟。前有一座藤裏石橋。冷與碧波相映。只是不許動著。爲甚麼。蔡三郎行年本命。上堂。采菱歌斷。秋風起。曲檻香清。翠帶殘。慙愧九旬無法。說行行坐坐。暗相瞞。政當此時。解夏一句。又如何。道行滿。不須驗。蠟人輕包萬里任來去。上堂。古佛心只如今。澄水浸虛碧。寒風動暮砧。明明歷歷。無人會。可笑空。

拋境上尋。僧問。足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山僧退身三步。僧喝。師拈棒打僧走出。師曰。何曾解恁麼來。問。如何是當陽獨露句。師曰。春鳥喃喃。罵落花。問。一大藏教。如何演唱。師曰。碧班那。豹剝當滴帝。都丁曰。某甲不會。師曰。玉篇裏看取。康熙壬寅六月。師手錄法語百餘葉。增入全錄曰。山僧從今再不說法矣。八月初。示微疾。醫來。師曰。報緣已盡。服藥無益。每日酬應如常。至十六日巳時。沐浴更衣而逝。塔于吳之鄧尉山後。有嗣法門人古門壽宗。遷回浦城。就山語錄三十卷。入楞嚴方冊流通。次年癸卯六月。師忽示現于平湖北水門外。徒衆數十人。舟楫宛然。金天生同衆親見能言之事。載行實錄。容嗣杭州東明孤雲鑑禪師。參金粟容容。問。如何是覲體現。前師下語不契。屢呈偈頌。皆不許可。忽一日。豁然上方丈容曰。如何是覲體現。前師薦豎拳曰。會麼。容曰。如何是覲體無依。師轉身曰。我去也。容領之。上堂。拈拄杖曰。施主殷勤。請上堂。愧予無法。可商量。拈條白棒。當陽指。普使人天脫體。影雖然如是。丈夫自。

有冲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上堂。二月初九客到。門首山僧無法。何必啓口脫體風流。更何可守。直得獅子回頭。象王哮吼。野干潛踪。狐狸倒走。試看陌上流鶯。溪邊垂柳。一分明子午。卯酉擬議。尋思劈脊便棒。世祖順治癸巳。住金粟。一日拈拂。趺坐而逝。

費隱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梁山黃檗象崖。禪師。闍之福清人。初參全粟。悟後參東塔明。職西堂。始印可。入蜀。開法梁山之玉屏。上堂。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怎麼爲人。曙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曰。三聖坐籌帷幄。退已。讓入者。僧身挨白刃。皮下無。

血。保壽據令而行。龍頭蛇尾。三人雖縱奪。可觀未免有得有失。山僧今日開堂。若有推出一僧。亦劈脊便打。他若云。怎麼爲人。曙却西蜀人。眼去在。直打棒折也。未放手。何故要救天下人。眼在。因避兵。西陽大酉禪林。于辛卯七月望日。示微恙。說偈來。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來去本無踪。無是無不是。擲筆。趨寂。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一。

破山明嗣

卽那雪門。含璞。燦禪師。秋林人。幼經講肆。長習坐禪。淵默穆然。一見萬峰。提唱所蘊。脫灑後住。卽那夫子院。易額爲雪門。上堂。問。衲僧行履處。卽不問睡夢時。如何作主。師曰。夜半箇明。隣家有火。曰。此是甚麼消息。師曰。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乃曰。人人亦灑灑。撥雲霧。而觀青天。箇箇圓陀陀。穿垢衣。而登淨地。正恁麼時。龍蛇涵擾。凡聖交參。上堂。踏轉石梁橋。歸家清涼處。秋水浴金鵝。覺花開鐵樹。九鍊山中。古天門。幾箇惺惺。幾箇悟。示衆有一物。頭拄天。腳踏地。無足善行。無眼善視。無手善拳。無舌談義。道無翼而長飛。性無根而永固。若有會得。不妨與他結箇同參。

喝一喝 知劫運將至示微恙而逝塔于九鍊坪山破

明

丹霞大慈無漏涵禪師新繁安氏子初參鄧尉藏不契後見明打徹呈偈曰九年鍊就一吹毛武藝全提不用操出匣獨能平字由當場不讓始稱家住丹崖上堂食息居士詣前拈香曰燕向爐中爲光明雲徧滿法界供養我堂頭長老于此雲中紫柏座上壁開面門放出頂相與諸人描邈師曰作家又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雲從洞口出士擬問口師曰水向石邊來乃曰雨細細霧漫漫陣陣朔風透膽寒只爲諸人寒未徹遠勞檀越過彭關 上堂者事從來沒泊棲電光石火豈容思無踪跡斷消息波斯叫苦石人泣 偶示微恙端坐而逝塋于金相寺之右破山明嗣盛京聖恩雪臂巒禪師武昌人于黃龍寺削染參天童職巡照忽聞鐘聲有省辛巳秋入蜀參萬峰明于烽煙燹火中臥薪嘗膽以身先之侍明嬰七難師無難色或輩以代受相依二十餘稔嘗頌杜陵曰通身黑又通身節展大用兮發大機始信昂頭撐字宙管

教佛祖也攢眉迨庚子夏蜀難漸平拂衣北邁住大名府潭淵普照寺上堂眞佛無形眞道無體眞法無相于中會得三卽一如或不會一卽三焉拈拄杖卓一卓曰大衆會麼復卓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後遷磁州潯沱二祖塋院上堂二祖塋前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傍無邊表中亦不立取之不逢捨之不離向之不親背之則契三世諸佛從此證歷代祖師從此悟在天名風雲雷雨在地名鳥獸草木在五常名仁義禮智信在五行名金木水火土乃智乃愚若僧若俗蜎飛蠅動行蚊之類孰不由此而發生豈拂子召衆曰還薦得者一物麼良久拂一拂曰去去西方路迢迢十萬程後三處閱藏共九年微恙而逝破山明嗣成都昭覺文雪醉禪師中川李氏子情性沉厚意氣淡冲初參萬峰明因鞋倒套不上有省遂造天童聞榔聲大徹後回萬峰見而印可開法牛山禹門漢中靜明保寧艸堂整頓顏額綱於烽煙滾滾中正令全提霞施雲委上堂久雨偶晴人境紛紜金烏投東嶺滴露艸橋橫衲子分中明甚麼邊事若也分疎得也是

鳥龜鑽破壁。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既弗存。

法從何立。豎搦子曰。此是境如何。是法擲下曰。從茲

拋在糞掃堆頭。雨灑風吹去。追嚴上堂。朝朝睡到

日紅東。不會人前撞木鐘。以拄杖敲香几曰。天堂地

獄。被山僧一鑿。七花八裂了也。惟有目健連尊者。揚

聲大叫曰。快活快活。大衆且道。此老快活從威神力

而得耶。從山僧拄杖頭而得耶。試甄別看。如辨別得

出六出。祁山非猛士。七擒孟獲始稱豪。上堂還有

衝鋒慣戰者麼。一僧出師打僧曰。恁麼則泥牛吒太

虛去也。師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僧作挫鎗勢。師曰。

善哉善哉。僧擬議。師曰。艸賊大敗。劫風稍息。重關

昭覺時年七十有六。掃劫灰得諸方殘。漏縫爲錦江

禪燈。康熙癸酉秋。命門人徹生負稿嘉禾。剖劖流通。

破山
明嗣

四川開山快雪國禪師宏渠王氏子。入雙桂之室。後

住南隆東禪上堂。問如何。是山中境。師曰。綠水滔滔

穿洞口。飄飄黃葉樹頭飛。乃曰。吾從成礪來。劈開箇

門戶。搗又搗不起。扶又扶不住。深山曠野中。左右無

依怙。免強自支持。刀耕爲活路。糧收三五石。衣裾頗

充足。晝夜不歇心。脊梁生鍊鑄。打起老精神。蓄養中

心樹。數年不出山。無榮亦無辱。撞著無情漢。將我強

推出。禪道尙不知。人情又不熟。山夫自愧百無能。終

日如癡恰似兀。
破山
明嗣

濮陽龍游石幢壽禪師嘉陵姚氏子。初入禹門醉室

中。參隨甚久。遂之雙桂。印可住濮陽。游一榻蕭然。別

無長物。有回石頭之風。僧問。和尙未見破老人時。如

何。師曰。眼光爍破四天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曰。學

人不然。師曰。試道看。曰。學人未見和尙時。瞎見後。眼

光爍破四天下。師豎拂子曰。見麼。曰。見。師便打。上

堂。龍游無法說。縱橫活潑。鑿拈起。驚鼻蛇露出。冲霄

鶴放去。周震宇收來。隨折合。不滯有無。機寧分大小

月。觀體總恁麼。阿誰能超越。
破山
明嗣

瀘州雲慶遺聞幻禪師嘉州楊氏子。生而岐嶷。髫年

詣峨山。祝髮嘗習法華。楞嚴至十九歲。登座講經。不

下萬指。圍繞後。遍歷諸方。還蜀復參雙桂。遂受記。蒞

焉。本州士庶請開法于雲慶上堂。搥鼓陞堂。栽龜毛。

于火內出衆捲席輪磨盤于空中。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何故彼自無瘡。勿傷之也。破山明嗣

遵義松丘兩生從禪師。蜀永川丁氏子。父母俱夢供養之僧。真從來也。當晚室中果生一子。故老幼咸以真從呼之。遂號兩生。自幼不苟酒葷。七歲依胞叔出家。異其常。童少習講。後參雙桂明印。可應恒昭寺請。上堂。今朝十月初一。到處犁耙事畢。獨有恒澤山中。又是一箇則例。且道。甚麼則例。新出一羣犢子。今日方纔貫鼻待伊。時節到來。箇箇耕翻大地。防禦使請上堂。今朝臘月初五。壽星高照。鎮府部屬官員。走似煙林下道人。何所處。一衆雲堂濟濟來。更要山僧打口鼓。試問諸人。還會麼。以拄杖卓一卓曰。拈起胡筇十八拍。宮商一韻垂千古。世壽七十二。無恙而終葬全身于松丘之右。破山明嗣

西蜀雲頂竺意傳禪師。大足胡氏子。二十歲出家。入山樵採。折松枝作聲。有省。參雙桂明印。證後住雲頂。上堂。詣座前打圓相。以脚踏踏召衆曰。三世諸佛被

山野踏殺。衆中還有救得者麼。便請良久曰。如無。山僧自救去也。便登乃曰。超凡越聖。須是其人打破虛空。不妨好手。禪僧去就不容走作。絲毫妄動。自傷己命。喝一喝。破山明嗣

衡州開峰密行忍禪師。上堂。十方世界無插針之地。一莖艸上轉大法輪。利生接物。顧左右曰。委悉麼。仰之是天。俯之是地。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喝一喝。上堂。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如何。師曰。有眼如盲。有口如啞。僧問。措師便打。乃曰。棒如雨點。喝似雷轟。于中薦得。正是癡狂外邊。走且道。過在甚麼處。舉拄杖曰。戰場休眨眼。八面取真魂。遂下座。旋風打散復召曰。大衆衆回首。師震威一喝。歸方丈。上堂。舉一將軍出戰。歸帝慰問曰。卿昨輪刀上陣。時陣上還逢舊相識否。將軍曰。正與麼時。臣尙不有自己。更見誰相識來。師曰。今時參學人。須是與麼一回始得。居士參師。問爲佛法來。爲人情來。士曰。爲佛法來。師左右指顧曰。你看者裏。阿那箇是佛法。士擬議。師叱退。頰拈花微笑曰。末上招人笑。全鋒已挫折。何須正法。

眼直待瞎驢滅。頌德山托鉢曰。德山托鉢過堂。惹起一場禍殃。誰謂父爲子。隱明明證父。攘羊破山明嗣

峨眉九龍無私元。禪師嘉陽人。偕聖可王行脚最久。同得法于雙桂。遍歷諸方。旋峨之九龍。有年。康熙甲子春。買舟東下。抵華岩。與玉寒溫畢。曰。我此回來者。裏死望你燒我耳。岩戲謂傍僧曰。打鼓著。僧曰。作甚麼。岩曰。送無和尚。閣維師曰。多一日不得。少一日不得。及次日早。請知事分割衣鉢。訖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人無私存。無私之名。今日盡謝。後當止著呼余爲界微矣。言訖而寂。破山明嗣

當陽九昭朗禪師。上堂。今朝七月十五。處處敲鑼。播鼓。山僧拽杖登堂。一味平實。愚魯不會。獅子翻身。只解會打口鼓。說退生死。魔軍徹發。狸奴白牯。小參十五日已前。前不構村。十五日已後。後不迭店。正當十五日前際。不續後際。不生中道。不安如何。即是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艸鞋踏雪。僧頓足曰。莫是者箇。師曰。切莫錯認。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捷根源事如何。師曰。道著。如啞曰。極

則處如何。師曰。聽著。如驢曰。如何是未生已前事。師曰。待烏石峰點頭。卽向汝道。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知有個甚麼。師曰。吾常於此。切僧擬議。師曰。且過這邊著。破山明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進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發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處州連雲古淵成禪師。福州長樂王氏子。兒時頭角岐嶷。目光激射。父歿早。孤母強爲納室。弗受。二十有二。忽遭危疾。初痊。易服宵遯。投辟支崖。虛舟蓬染。授以話頭。未有入處。聞黃檗琦門庭孤峻。因往依焉。發奮力參。晝夜精勤。幾二載。琦隨機勘驗。往來激揚。大有可觀。無何辭去。參金粟容。容試以黃龍三關。師應答如流。略無停滯。容已心識爲當家種草。先領維那

次晉西堂以授記。蒞出住永嘉法通廣福天目。昭明末。應括蒼連雲。上堂。西來祖意。迴約籌量。鳬頸自短。鸛頸自長。呷酸是醋。咬辣是薑。怎麼會得好肉剗。瘡不恁麼會太煞。郎當搏風金翅。挂角羚羊。更若逐前尋氣息。知君空討一場忙。上堂。問高高峰頂秀。步步踏雲梯。請師拈祖意。不負遠來機。祖意卽不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穩踏脚跟。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特地尋人。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瞎却眼睛。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截斷汝舌頭。曰。賓主已蒙師指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高著眼看。乃曰。摩竭正令。雪上加霜。少室機關。潑油救火。滯名著相。孤負生平。煉行灰心。徒勞辛苦。爭似顯諸仁藏。諸用和其光。同其塵。隨流得妙。任運全真。猥鹿作伴。泉石相親。知甚秦亡漢霸。李敗張成。儂家渾然。不管和雲高臥。山林所以道。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箇無心道人。如何是無心道人。夜來床薦煖。一覺到天明。立頭首執事。上堂。欲增叢林意氣。須是鐵心烈漢。放開作略。通天胸次。杳無涯岸。臨深履薄。休辭虎穴。魔宮勿憚。法令必也遵。

依主賓固宜互換。大家出手同鳴。祖道特新顯煥。貴哉不易初心。自然始終一貫。誕日上堂。如來禪。爛似鐵。祖師禪。硬如綿。不解涅槃縛。不脫生死纏。古錦鋪花。徒勞腕力。因齋慶讚。急箭掣天。空張大口。飽喫高眠。那曉得今朝是父母已生日。未生前問著。當胸劈面。拳任從他和泥入草。披毛戴角。算還飯錢。雖然未透纖毫。無礙處。莫教孟浪學人言。上堂。舉心動念。卽是生死妄根。息慮忘緣。又縛二乘羈鎖。設若修因。煉行爭奈。途路勤劬。就令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辯真實。猶墮尋常活計。直饒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亦未稱本色衲僧。畢竟如何得相應。去卓拄杖曰。七尺單前三條椽。下有眼如盲。有口如啞。火焰裏翻身。鐵鋒上走馬。頑鐵躍洪爐。精金烹大冶。一槌兩當。吒吒沙沙。七縱八橫。瀟瀟灑灑。動著便拳。問著便打。壑殺山前。陳秀才嚇倒東村王阿姐。良久曰。知音者寡。上堂。問達磨未來東土。如何是單傳直指。師曰。砂裏無油。曰。卽今覩面相呈。臨濟宗。

乘乞師指示。師打曰。腦門迸裂。問法法無生。即不問。獨行獨步。是如何。師曰。頭上浩浩。曰。十方無一物。當體絕行踪。師曰。脚下漫漫。乃曰。森羅萬象。共談禪。莫怪虛空不爲言。幾箇師僧。皮有血。火星爆斷兩眉尖。是以從觀音門入者。鐘鳴古殿。鵲噪檐前。候蟲切切。野鳥啾啾。助汝發機。從文殊門入者。千波競涌。萬派爭朝。牆壁瓦礫。放大光明。助汝發機。既皆發機。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無一物不爲神通妙用。無一竅不是向上全提。于此悟去。已被三大士將黑豆。換却眼睛。將口唾唾破。面門更欲回頭轉腦。遲遲疑疑。有甚共語處。然則機未發時。法住法位。又作麼生商量。不得一聲。親因地。漫將鶴唳鶯啼。上堂。佛歡喜曰。空諸熱惱。僧自恣時。放曠逍遙。南閣浮提。說禪北鬱單越。悟道西瞿耶尼。行脚東弗于逮。罷參草木叢林。作獅子吼。獼猴白牯。佩古菱花。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因執謗小參。問昔日梁武帝。請傳大士陞座。講經士揮尺一下。意旨如何。師曰。錯下註脚。曰。誌公云。大士講經竟。又作麼生。師曰。

臂膊不向外屈。曰。祇如今時義學之流。還透得此關。極也。無師曰。未夢見在。曰。千峰勢到巖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却被汝道著。乃曰。至理極圓。執之則偏。至道無方。局之有所正。眼不明。猶握管以窺天安。識太虛之寥廓。正見不廣。如誇河而多水焉。知向上之汪洋。鞠其指歸。病在熟處。難忘。既然不離窠臼。何由迴出。蓋纏若是。據令而行。黃面瞿曇。無處插嘴。何況鑽頭入。知見網羈。足于藤椿者。能彷彿其庶幾哉。所以道。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也。寧不天下太平。安家樂業。其或未然。山僧不避謗嫌。直截單提。普請諸人。同入平等無礙法界。以拄杖指曰。千峰勢到巖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最後所住。連雲勝甲山海居。千峰萬壑之間。已半爲有力者折券矣。當道高師之名。請師住持。即共圖興復。師辭之者。再彼中強之者。亦再師撫然曰。此定數也。遂諾之。舉向之占籍民間。釐而正之。悉還常住。而荒烟冷風。頽垣破壁。鬱成寶坊。食者恒數千指。揭竿之徒。歛然四合。其中一二不逞。

先有積憾于師者。耽耽晚之。或曰寇且至。盍去諸師。曰生死等也。君死社稷大夫死封疆。士死餒餒。僧死伽藍。庸可逃乎。杜門以待。待者或行。或止。師悉聽焉。一晚挺刃突入。圍師數匝。師笑曰。吾族汝久矣。一任將老僧頭去。遂遇害。實順治乙未之十有二月十三日也。衆既散。弟子收全身。依法荼毗。奉靈骨塔于東甌之雲峰寺。南費隱容嗣

杭州慧雲本充盛禪師。闍之吳氏子。初遊庠。有文譽。年二十八。剃落。首謁金粟容。禮拜次。容問如何。是汝主人公。師豎拳。容曰。喚這箇作甚麼。師曰。和尚定當看容與一棒。師一喝。容又棒。師擬議。容連棒打出。師遂豁然。上堂。僧出擬問。師曰。不動舌頭。道將一句。來。僧喝。師曰。猶涉唇吻。在。僧曰。要第二杓惡水。潑那。師便喝。乃曰。佛道別無奇奧。只要見到行。到見到。必能顯大機。行到自能展大用。大機貴直捷。大用貴迅發。故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且道因甚麼得到恁麼地。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衆中莫有不受欺者麼。一僧喝。師

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僧參師。問那裏來。曰。衢州來。師豎拳。曰。衢州還有這箇麼。曰。有。師曰。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失却了也。康熙辛亥。將示寂。預辭道。舊告衆。刻期坐逝。後七年。門人奉龕。建塔。疥蟠山。龕忽自裂。見全身儼然。髮爪俱長。衆請爪髮衣履入塔。供全身于本山。如曹溪式。師所著有古鑑錄。禪林寶訓。註同語錄若干卷。行世。南費隱容嗣

楞菴柴立。已禪師。參金粟容。容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豎起一指。容曰。看破你了。師一喝。容便打。師豁然領旨。南費隱容嗣

空巖坦禪師。慈水方氏子。參福嚴容。問作麼生。是破砂盆。容曰。吞却乾坤。師即呈頌曰。七突八穴。陳年貨日。炙風吹直到。今遭箇乞兒。輕擲後。賺人描寫亂紛紛。南費隱容嗣

西徑山蒼霞梓禪師。除夜問福嚴容。除夕事作麼生。容便踢倒菓桌。歸方丈。師隨後問。和尚打破碗甚麼。入賠。容便打。師曰。爲甚麼打某甲。容曰。豈不見道。邏賊者。受罪師。一喝。便出。南費隱容嗣

靈峰斷眉敏禪師參福嚴容容問如何是大機師豎一拳曰如何是大用師便喝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轉身曰拍拍是令容曰放汝三十棒師一喝便出隱費

容

常州澄江課虛眞禪師郡之徐氏子年十七薙落圓具遍遊講肆善性相二宗未幾棄去首參金粟乘令看父母未生前話有省後因誦心經至無智亦無得忽然觸發有所疑滯一時洞徹上天童謁悟祖一見便鼓掌三下悟不顧師便喝悟曰三四喝後作麼生師轉身便出又呈頌悟接得便擲地師拾起便出悟喚回覽畢問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不疑箇甚麼師展兩手悟曰只道得一半師曰留那一半與和尚道居數月復還金粟適乘示寂黃檗容繼席師入方丈禮拜容問如何是壁立萬仞師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容曰點卽不到師轉身曰某甲在這裏容便打出一日師問垂鈎下釣事如何容以拄杖作釣勢曰急著眼師曰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容曰誰是其人師便喝容曰少賣

弄師又喝容便打自此始定師承遂付衣拂退隱于澄江村落日與居士黃介子論道淡寂自甘於順治乙酉秋作辭世偈曰二十餘年不浪遊今朝拄杖徹風流他人不許通消息贈與檀那作話頭一日謂侍者曰我意不欲語汝等可退閉室臥三日而逝門人巨渤恒奉靈骨塔于武康之中峰費隱

容

松江龍華昭明宗禪師鹽官董氏子髫年卽茹素好佛屢請薙染母多難之年十五病幾移第恍惚見菩薩勝相頓覺輕安由是初心益熾母知志不可易遂許之乍離枕席卽趨秦谿梵潮脫白焉一日發憤往見悟祖數遭痛棒後茶盃失手全身脫落始實得地再參金粟容遂爲入室眞子付以衣拂是年卽膺隱城羅漢繼而雲間縞素振主滬上龍華古刹未幾而蜂房大廈鬱鬱金碧可觀十餘年間雲歸水就象集龍奔可謂有功斯土而微聲亦大播矣上堂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井底蝦蟇吞却月虛空背上白毛生會得底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底口說如啞眼見如盲會與不會總不與麼時如何薦

拈拄杖曰一條柳栗硬似鐵吞却三千及大千復舉
 龐居士問馬大師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
 師直上覲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馬大師直
 下覲士乃禮拜大師便歸方丈士隨後曰適纔弄巧
 成拙師曰一人揀天說價一人就地還錢惜乎千古
 之下無人證明今日山僧要與他定當分明以拄杖
 架肩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砂賣與人上堂
 風和浪暖泛扁舟到處溪邊下一釣可奈錦鱗渾不
 餌釣絲空向逆波流以拄杖作釣勢曰者裏還有鯨
 鯨麼一僧以坐具一拂師曰垂竿江上釣得龍草裏
 蝦蟇亂出頭僧無語師曰赤尾不知何處去一簑風
 雨又歸舟上堂葉落樹梢露雲開天面青祖師關
 板子歷歷甚分明昨夜黃浦風浪大飄流一直到曙
 城不知誰是知音者獨立溪頭努目瞋龍華要將一
 條斷貫索薰鼻穿來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但恐盡法
 無民復舉文殊大士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
 鐵圍山間盡大地要覓一箇相救底也難得今日山
 僧恁麼告報亦當墮拔舌犁眾中還有相救者麼

如無只得自作自受去也拽拄杖下座小參無影
 樹頭春不萌枝上月指顧甚分明頭頭輕漏洩輕漏
 洩鷓鴣啼處聲聲徹會得無非不二門韶華滿眼無
 交涉大眾韶華滿眼即不無且道諸僧分上錦上鋪
 花一句作麼生道子規啼出千山血四野春光爛漫
 紅示眾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有漏窠離無漏
 木杓極是現成何須摸索若摸索龜背上拔毛馬頭
 上截角不摸索未免胡猜亂度且道畢竟作麼生良
 久卓拄杖一下曰蒼天蒼天秘魔空舞又普化徒搖
 鐸一夜有僧在黑暗中立師把住曰你在者裏作
 賊麼僧便喝師曰和賊捉敗僧欲走師便與一掌
 師一夜同眾坐忽聞老鼠作聲師曰賊感佛出現也
 一僧震威一喝師曰果然僧無語師曰元來承當不
 起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曰兩落增前濕曰恁
 麼則隨他去也師曰果然問爲甚麼要死不肯死
 師展兩手曰關我甚麼事曰如何死中得活師曰待
 汝活來向汝道僧無語師曰死了也僧一喝師曰也
 是棺材裏瞪眼士問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和尚家

風請師判斷師曰山僧從來不曾眼花。後遵容遺命繼席福嚴三年無改以盡未了公案足慰常寂靈光預知報齡將盡旋返龍華辭衆趺坐而逝康熙丙午正月二十四日也。世壽五十六僧臘四十一。窆靈骨于本寺之西北隅太史史大成撰塔誌銘。費隱容嗣

盱江資聖天水廣禪師在金粟爲第一座一夕容對衆曰今晚風頭稍硬各請歸堂去維那劒眉便打容曰隨風逐浪眉喝容曰早已行也復曰若去則隨波逐浪不去則立地死漢師出衆曰惜取眉毛容頷之。費隱容嗣

湖州資福靈機觀禪師闍之龍溪周氏子幼不茹葷及卅偶觸無常境界悲悵日增發憤禮九雲慧曇及染曇見師志不羣卽束裝偕師出嶺途次染恙趨寂師收淚津送首參悟祖于天童連遭痛棒參究益切次謁金粟容挂單禪堂徹夜不眠恒立苦參一夕雷雨驟作電光閃爍不覺話頭脫落歡喜踴躍歸堂便臥時鄰單問兄徹耶何放逸若此師曰待我睡一睡向汝道一衆驚悚師乃趨入方丈容徵詰無疑又呈

百丈再參頌容閱畢復問頌也任汝頌且道三日耳。靈意旨如何師擬答被容振威一喝師是時白汗迸流會得全機大用容問世尊拈花師驚豎拳容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師便與一拳容亦打曰且道是賞是罰師曰少賣弄容頷之遂受記前未幾應湖州楊墳資福之請初住闢草開荒刈茅縛屋豺虎爲鄰師怡然處之師律身最嚴一果一菜不私于衆故學徒亦不辭勞苦戮力經營成大叢席單提向上勘驗方來四方宿衲嚮風而至惟恐居後圍繞者嘗不下萬餘指。上堂祖師西來初無奇特一念回機便同本得只是不合賺卿光斷了一臂失却自家履一隻者一隻那一隻東土與西天無處可尋覓阿呵呵若是明眼衲僧終不受渠惑。上堂未過楊墳渡撒手便回決無今日事既過來結住布袋口縱有韜略卒無用處且如何是今日事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得盡地爲牢終非究竟無繩自縛豈甘便休直須活潑潑如俊鶻冲霄赤灑灑似錦鱗破浪苟或未然勸諸人莫廉纖安排不是佛扭捏亦非禪千杯不醉風流

子吸盡西江不費錢。退院上堂。薰豎拄杖曰。盡大地是先師面目。全憑者箇爲流通。徧利塵是山僧行履了。無住者可追攀。雖然。要見山僧行履。須識先師面目。既識先師面目。且道山僧行履。即今又在甚處。多謝勸農橋上雨。殷勤送我出松關。拽拄杖便行。早參立雪齊腰。斷臂安心。猶是向外馳求。將心與汝安覓。心不可得也。只救得一半。且道者一半。又作麼生。不辭向汝說。祇恐罵阿爺。早參。父母未生前。有則舊公案。佛祖雖提挈。未曾有決斷。資福老婆心。爲汝重新判。且作麼生判。以拄杖旋風打散。康熙辛亥秋。復主福嚴三稔。寂于辛酉九月廿九日。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遺命塔全身于本寺龍山之陽。語錄二卷行世。

皋亭直指靈巖古禪師參金粟容充侍司。一日容薰伸手問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少賣弄。容又伸脚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轉見不堪。容曰。人人有箇生緣。你生緣在甚麼處。師曰。覷面不識。容曰。離了三關。又作麼生。師便喝。容曰。好與三十棒。師曰。和尚也不得。

無過容休去。師一夕向容口占曰。喫莖無根菜。參箇沒味禪。日裏三餐飯。夜間一覺眠。容曰。闍羅王與你索飯錢。又作麼生。師曰。不是拳頭。便是巴掌。容曰。過在甚麼處。師曰。不合惱亂人家男女。容頷之。費隱容嗣琪園正法弘禪師。居金粟西堂時。因言出行。好容曰。古人道。日日是好日。汝又作麼生。師乃彈指。容曰。作麼解。會師曰。和尚勞頓。容曰。鼻孔大頭垂。容一日謂師曰。當時幻祖道。欲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且道猜的是甚麼。枚師薰豎一拳。容曰。不是。不是。何不同我師便問。容亦豎起拳。師曰。却是。却是。容曰。妄安註脚。師示寂後。晦之宗白容梓其琪園隨錄行世。費隱容嗣

松江超果。難言法禪師。常熟龔氏子。世居海濱。年十五。值海潮飄沒。師發心出家。參天童。悟便問。不是風幡動。如何是心。動悟搖扇曰。是怎麼動。師便禮拜。師作務次。悟拈石作擲勢。師劈胸作受勢。悟微笑。休去。師因病作死工夫。乃封門打七。至第五日。聞扣門聲。忽如黑夜。日出白晝。一般歡喜。無量說偈。自肯曰。

久戰沙場不決功。今朝喜得定江東。始信佛祖不傳妙。伸手原在縮手中。會悟示寂。參金粟容容問臨濟道。誰知我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還滅不滅。師曰。請和尚道。容曰。滅滅。師曰。料掉沒交涉。容頷之。上堂。學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曰。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誇經賣紀。則不無二尊宿。若要樹立吾宗。更須悟始得。超果這裏也。無家得破也。無活計可作。日間麤蔬澹飯。夜來曲肱高枕。只看花開花落。那管歲去年遷。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豎拂子曰。但得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康熙癸卯二月。師示疾。至二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形名寄世不堅剛。住既如然去亦當。地水火風今變動。且便撒手附歸航。又書封龕語及舉火偈畢。就枕而逝。火浴五色祥光。頂骨齒牙不壞。舍利燦爛如珠。緇素爭取供養。語錄三十卷。行世。建塔于郡之護生菴。費隱容嗣海寧覺王寺千峰立禪師。參金粟容容。命居第二座。容垂問曰。還有爐邊添炭者麼。出來相見。師問。昔日師翁道。大地分明一箇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

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動地流。且置。只如大地是箇爐。和尚向甚處迴避。容曰。閻黎性命。也不顧。師曰。者老漢話。墮也。容曰。親言出親口。師便喝。容休去。容問。廬陵米作麼價。意旨如何。師曰。塞斷天下人咽喉。容曰。爲甚對我答話。師便喝。容曰。爭奈公案何。師曰。話頭也不識。容亦喝。師曰。遲了八刻。費隱容嗣育王太白雪禪師。上堂。喝一喝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進則撞頭。退則墮額。此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退則墮墮落。耽進退。但見尋常日用。自然虛曠。衆中若有藏日月于胸中者。出來向這裏踴躍。看如無大家收拾兩莖眉。上堂。事有萬殊。滿座清風。法無異說。澄明野色。零星星。斷斷續續。樹上黃驪。啼得純清。絕點流注。眞常理窮。三際積巖。堆山休擬議。絕承當。無朕兆。莫商量。鼎內波濤。空中霹靂。果是誰家烟火茶飯。喝一喝曰。情塵未脫。有眼如盲。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因甚二時沿門。拾他涕吐。直饒一法不見。在門外要會。德山臨濟二老棒如雨點。喝似雷鳴。未有日子在。上堂。古人道。宰官居士入山參

次說三四句淡話以表外護。今方廣有三件事一者。元宵未盡擊鼓。鑼火炮噴。天燭起無耳大蟲連聲。哮吼山搖地振。二者檀越倒騎驢馬袖舞春風雲霧豁開露出乾坤。未形面目三者方廣柴強米貴目視霄漢。天台行棒觸著五臺知恩報恩。山高峻峻進一重又一重水密周流轉一回復一回。昨夜石梁橋化成龍去。頭角威凜。眼睛突出鱗甲煥然。牙爪分明。且道珠在甚麼處。一朝雷電起看取令行時。上堂。乾三連萬物得此長養。坤六斷日月賴此光生。且道未畫之先。鼻孔眼睛在甚麼處。西天梵語。東土唐言。上堂。談妙談元。水中捉月。行棒行喝。枉用工夫。不消彈指。樓閣門開。不勞動步。百城俱到。奮迅臨時。應用馳驟。不失其宜。擗倒須彌。可知宇宙之寬廣。踏翻大海。乃見滄溟之淺深。百花叢裏一片虛凝。酒肆淫坊咸歸實際。通身是眼。觀面當機。殺活同行。如何湊泊。直得聲號萬籟。威振八方。將謂是甚麼人境界。臥龍起舞。丹鳳翔翔。上堂。腐是豆。做飯是米。煮身上穿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不飽。今古嘗聞何故要他開。

心見膽猶如掘地覓天。青梅如彈指。新月似銀鈎。費
詞客
石角讓菴潛禪師上堂。老來任運度衰年。儘日愁愁祇放眠。却被無端相催促。袈裟撥亂搭人前。隨身七件閒家具。說甚君臣位正偏。一字關頭輕拶破。等閒捏碎相中圓。以拄杖卓一卓曰。誰家竈裏火無烟。上堂。不挂上行衣。便登獅子座。風雨急連朝。人人寒徹骨。縱然有佛法。忍凍說不出。你諸人各有一雙眼睛。烏律律在者裏。東觀西觀。作甚麼。以拄杖不時打散。上堂。十五以前休重舉。十五以後護搏量。正當十五月團圓。以拄杖挑來與衆看。一道神光沐浴面。誰人頓覺腦門寒。小參問話底出來。僧出禮拜師。驚頭一棒曰。一釣便上。僧擬開口。師直棒打出。乃曰。奮獅子之全威。展金鷄之巨翅。奪肉于猛虎口中。揩癢向毒蛇頭上。要津獨據。截斷衆流。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其餘自是出頭不得。且道他憑箇甚麼道理。有者般峻絕者。般奇特。還委悉麼。真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謝頭首執事上堂。

三尺匣中尋俠客。七絃指下覓知音。知音遇則官商叶。千宇宙三尺酬則利可斷乎黃金。然而佛法無多子。久長在得人。費隱容嗣

清涼劍門謙禪師。上堂。性天皎潔。月輪孤廓。落乾坤意。自舒應用。多方曾不昧。臨機獨得了。無拘福德種。智慧株。芳名高載。翠微書。更須悟取當風句。火裏芙蓉映碧。盧豎拂子曰。見麼。上堂。芻狗雲中。吠秤鍾水上。浮波斯臨古渡。失却夜明珠。急得前村王八伯。奔南走北。暗嗟吁。謾嗟吁。趙州東壁角。仍自挂葫蘆。擬心湊泊。特地乖疎。雪消孤嶂迴。風生萬木呼。好丈夫。會也。無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識情枯卓拄杖。臘八上堂。六年凍餓瘦。骨髓贍。午夜星燦刺破眼睛。猶自不知醜。奇哉滿口稱引他。無限好男女。隨邪逐惡可憐生。只今還有爲釋迦老子作主者麼。出來與清涼拄杖子相見。如無清涼拄杖。與釋迦老子雪屈去也。西堂纔出師。便打上堂。只者是埋沒已露。只者不是孤負先聖。透脫兩關。別資一路。猶未喫清涼拄杖。所以千說萬說。不如一見。苟若親見。則當

頭坐斷千眼。頓開自然拳踢。相副箭鋒。相拄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今獨邁打麪。還他州土。麥義出豐年。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只如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汗。小參佛祖心。印諸僧巴鼻。朔風吹裂寒雨。灑濕欲得完全。應須護惜。且如何護惜。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立春上堂。春機忽爾來。何處社舞村歌。滿大千。勝吉祥中勝義。諦鉢孟依舊。口朝天。雖然山僧也是熟處難忘。費隱容嗣

武林東蓮古風。然禪師嘉興石塘許氏子。十八歲剃度。往金粟依容執役。確寮力參。本來面目。話一日。豎起拂子曰。向者裏。道道看。師無語。後請益此話。容擲住。搖拽曰。見麼。師擬議。容曰。更要第二念。那師于言下有省。次日進方丈。容問。如何是你本分事。師頓足一下。容曰。脚跟未點地。在師便喝。容便打。師又喝。容直打出。後參天童悟祖。悟問。那裏來。師曰。杭州。悟曰。將得杭州人事來麼。師近前禮拜曰。只者是。悟曰。者是甚麼。師曰。不妨疑著。悟便打。師便喝。悟直打出。

復回金粟容曰後生家東奔西走作麼師曰千木隨身逢場作戲容曰天童與此間相去多少師曰不別容曰既是不別去作甚麼師曰不去怎知不別容休去費隱容嗣

崑山選佛若翁臻禪師上堂舉山翁和尚一日牽驢巡堂一而命衆下語不契自作驢鳴而出師曰大小山翁善向異類中行要且無大人之相惜乎那一堂驢漢但念水草餘無所知當時山僧若在見他如此做次便將把鮮草塞向驢口以手向驢背上拍兩拍曰這畜生得恁麼不知著處他若更作驢鳴但連打捷板三下引驢出堂呵呵大笑教他潑天伎倆也無容身之處敢問諸人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人爲伊不甘者麼設有也是驢前馬後漢頌曰千年古木久成精特地相將異類行信步踏歌音弄巧無人自和作驢鳴費隱容嗣

松江旂檀鐵舟濟禪師福嚴容問汝昨日無語而今如何下得一轉語使圓前話師曰再犯不容擲袖便出容印以偈曰荷禪大似走盤珠閃爍光中眼目殊

機用不停明殺活臨崖返擲是獅兒費隱容嗣

徑山公衡仁禪師參金粟容問八角磨盤空裏走意旨如何師曰無毛鷄子潑天飛容曰那箇證明師曰不妨與和尚同出入容曰老僧不知是甚麼意思師曰老老大大是甚麼心行容乃呵呵休去費隱容嗣

漢陽棲賢獨冠敬禪師雲夢楊氏子年十三從本邑空如鷲落偶閱天奇語錄警歎荷笠南遊首謁天童悟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大事不明當何所求悟劈頭棒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曰學人到這裏因甚不會悟曰不會正是好消息師曰有省再參金粟容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容以手指曰我指示你師當下豁然曰如此則恩大難酬容劈頭棒曰龍生金鳳子獅破碧琉璃又如何師作舞而出容領之記別後出住吳興靈山漢陽棲賢上堂法身無相春色滿園關不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叉手富嫌千口少南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衆生可度貧恨一身多且道棲賢會

裏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

擊拂子曰。落梅灘石。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

頭。船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問。人人眉毛。眼上

橫。因甚自己不見。師曰。只因太近。康熙壬子。師于

棲賢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歸。與陽衆皆不察。師意

忽一日。問侍僧曰。今何時。曰。酉時。師曰。我生于酉死

于酉矣。索筆書偈曰。釣竿砍盡重栽竹。夙世業緣今

已足。不脫荷衣歸去來。六六依然三十六。泊然而逝。

時八月三十日也。門人奉全身歸。與陽塔于寺之東。

麓費隱容嗣

武林西湖留錫虛舟省禪師慈谿姚氏子。幼通儒業。

文譽日隆。年十八。以疾悔入世緣。乃遍參語風。雙桂

諸先輩。後鼎遷。乃上雪竇。薙染依福嚴。久而有省。受

記荊焉。示衆。舉洞山觀影頌曰。三春好景。耐心看

不止。無人幽谷。闌一把柳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

干。示衆。舉馬祖曰。面佛。月面佛。頌曰。君向瀟湘我

向秦。從來化外。善爲賓。銅頭鐵額。分明在。却隔千山

未易親。開法吼山。門人于杭之西湖。創留錫奉老。

迨康熙戊申五月六日。書偈而寂。費隱容嗣

松江長明古碧湛禪師。久依福嚴。容充維那。一晚容

問。汝從那裏來。師曰。不從外來。容曰。將謂汝是門外

漢。師曰。和尚話頭也不識。容曰。看破汝了也。師曰。却

是某甲看破和尚。容曰。老僧招得。費隱容嗣

杭州龍池紫巖順禪師。江寧人。參金粟。值容上堂。師

出便喝。容曰。亂統。底那裏來。師曰。蒼天蒼天。容曰。更

冤苦在。師拂具歸衆。容頷之。費隱容嗣

福州金雞正聞乾禪師。上堂。劍號巨闕。珠稱夜光。一

捏粉碎。誰解承當。隋氏當時。空秘惜。下和別足。費商

量。如今信手拈來。看不值分文。價怎償。上堂。長夏

深山。風日晴。衝簾乳燕。叫紛紛。開來瞌睡。無思筭。一

盞濃茶也。快人不作佛法會。亦非世諦評。趙州呼喚

未曾惺。無事石床松下坐。數聲漁笛起沙汀。上堂。

有問有答。總落程途。無問無答。那怕爛却。古人較定

牙關。只到得者裏。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蒼鷹學

翅。潑天飛。兔兒只在窠邊守。上堂。千說萬說。不如

一見。千參萬參。不如一悟。觀桃花而悟。是虛傳。枕子

墮地大妄語。太平時節沒遮攔。憑人歌笑憑人舞。當時錯怪李將軍。不易藍田射石虎。

費隱容嗣

高郵乾明巢菴定禪師。興化陳氏子。出關陞座。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莫是昔日掩關。今日開關的時節麼。須知昔日掩普天。而地一時掩。今日開普天。而地一時開。掩時初不相著。開時亦不相離。今昔無異。前後一致。不妨促百千萬億劫。爲一刻。不減一毫延。一刻作百千萬億劫。不增一毫。只這不減不增。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涼。無理不週。無事不備。無法不圓。無機不到。出入自由。收放自在。此猶是建化門頭。施設未曾動著。向上一路。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直饒三世諸佛。齊立下風。歷代祖師。退身有分。天下老和尚。提掇不起。山僧今日。不惜眉毛八字。打開露箇消息去也。還委悉麼。遂拈拄杖卓一卓曰。羅古騰。今活潑潑大千沙界露全身。

費隱容嗣

福嚴石菴瑋禪師。崑山楊氏子。早歲禮奈沛出家。

志慕禪宗。謁徑山容參。本來面目話。一夜開靜。忽聞

鐘磬聲相。接豁然打失話頭。呈偈曰。鐘磬聲交徹。九垓銀山鐵壁。一時開。從今更不逢人。覓自有佳音到耳來。容曰。鐘磬未鳴時。如何。師曰。大地絕消息。容曰。鳴後如何。師曰。迴避無門。容曰。卽今又作麼生。師一喝。便出。容領之。繼席福嚴。上堂。淨白地上安眠底。劒戟林中。插脚不入。劒戟林中。坐臥的淨白地上。留他不住。福嚴今日。若見此二種人來。盡與伊就下平高裁長補短。令一箇箇教伊平出。平入。絕彼絕此。作箇灑灑衲僧。且道二途不涉的到來。又作麼生。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要見福嚴門下。賞罰分明。

費隱容嗣

平湖法觀會禪師。參金粟容。問鼻孔大頭垂意旨。如何。師曰。舌頭在口裏。容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出。一日。容指冬瓜問。師曰。冬瓜直饒侬瓠子。曲灣灣。當人分上。又作麼生。師曰。眉毛八字橫。容曰。不妨道著。師珍重。歸位。容領之。

費隱容嗣

福州雪峰白嵩俊禪師。春日。上堂。師以手作拍板勢。

曰沾春晏遇春陰。布穀催耕屋角鳴。白牛行步無踪跡。三界橫身臥地行。臥地行要收全。在鼻頭繩。風前任運隨緣放。騰踏毗盧海嶽。驚海嶽。驚要惺惺。識得東風無面孔。千紅萬紫盡皆春。且作麼生。是無面孔。底東風。喝一喝。上堂拈拄杖橫按曰。這一句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復豎起拄杖曰。這一句子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將拄杖左邊移向右边曰。這一句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夜半放烏雞。尙自討頭腦。不著。況你輩後生。瓠子茄子。喫現成。知甚麼碗連卓。拄杖上堂。鹽官死。漢趙州無冬瓜。葉上吊葫蘆。搜盡屎腸。無法說。長伸驢嘴。谷孤孤。復拍禪床曰。谷孤孤。便下座。雙隱容嗣

孝廉大舍居士王谷山。陰人參福嚴容容。問如何是汝主人。公士曰。而今瞞我不得。容曰。見何道理。士曰。看破了也。容曰。以何爲驗。士跳一跳。便出。容一日與士話宗門中事。臨了曰。者些在居士分上。都是塗汚土。作不然。聲容曰。還要一杓惡水。士曰。惱殺丹青匠。容曰。山僧罪過。費隱容嗣

松江士材居士李中梓。參金粟容。驚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士曰。且收通袖。容又伸脚曰。我脚何似驢脚。士曰。不妨疑著。容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居士生緣。士曰。今早喫飯。還未饑。容曰。三關則且置。向上還有事也。無士拍桌一喝。容領之。士著居士分燈錄行世。雙隱容嗣

嘉興轅轅居士嚴大參。因遊雙徑。遇聞谷印示以向上一著。苦究千日爲期。了無所入。偶閱法眼指。簾公案。忽然大悟。歷參慈山。清天隱修。雪嶠信諸老。皆爲許可。復見天童悟祖。悟舉杖。士拂袖便走。悟攔杖打。起士轉身向悟曰。咄哉老僧。又來泥裏洗土塊。悟領之。士至西堂寮。時破山明爲西堂案頭。有一荔枝。獅子見作怕勢。明曰。不利市進去。罷。士曰。破山獅子不能咬人。拂袖便行。士至庫房。見庫主晒腐乾。士拈來便喫。庫主注目曰。元來家裏人。士以腐乾擲面曰。劒去久矣。士至佛殿上。供不拈香。禮拜振威一喝。維那宣疏。士與一拳曰。古佛過去久矣。便出殿。士忽打佛殿鼓三下。衆僧闐然而至。曰。是誰打鼓。

士曰打鼓有甚不是一僧曰各有時候士曰是甚時候僧曰或集衆或普茶士便掌曰且道是茶是飯僧無語方丈喚士至問曰爲甚打鼓士從東過西知客曰看破了也士從西過東知客無語士曰看破了也悟曰風顛漢參堂去黃海岸司理舉昔見石雨石車二老問二石相磕時如何雨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車曰一碾粉碎士別曰撲破海岸譚掃菴司業問南泉斬猫變甚麼士曰切莫眼花又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在雪山做甚麼士曰莫謗他好又問端師子作姦情是實法不是實法士扣齒三下士隱居數十載闡揚正法高風遠播衲子參隨不絕于路輿復普明古剎傾家破產頭目隨腦委頓其中有所弗惜後竟成禾中一大寶坊至康熙辛亥秋無疾三日前折簡相邀道舊十數輩設席中列香花供具士卽踞坐不遜談笑如常無訣別語齋畢振威一喝掀翻几案衆錯愕起視據之不動矣時世壽八十二也所著有轆轤鑽乃關諸方異見者同語錄行

世
容
費
隱

鹽官無依道人徐昌治孝廉因聽楞嚴心意豁然遂棄上公車依容自金粟天童徑山福嚴者二十年一日粥次容舉三不是話畢竟是箇甚麼士曰無位真人容曰如何是無位真人士曰喫粥底不是又問如何是西來意士舉如意曰這是如意容曰者不喚如意作麼生士曰喚作甚麼容拍桌一下士唯唯呈偈曰昔年贈我無依號而今信我樂天真桌頭一拍須彌碎萬法齊收日用親容領之特授拄杖表信士著有祖庭指南二卷行世

容
費
隱

虞山進士警珠嚴拭字子張參福嚴有年一日容豎起拳頭問不得說是不得說非試道一句看士掩耳曰弟子不聞容曰不聞處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士亦驚豎一拳曰迦葉憐他容領之

容
費
隱

贛州寶華諾諾行導禪師江南徽州人首參天童悟後依寶華忍得法一日忍陞座師問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如何是一元門具三要忍曰象王行處絕狐踪師曰臨濟大師

灼然猶在忍。曰：切莫辜負師。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忍曰：賓主歷然。師作禮曰：學人禮拜去也。忍卓拄杖領之。崇禎甲申春，忍命師行脚，搜訪自宋迄今歷代禪師塔記碑銘行實語句，備修續傳燈錄，遂遊南浙間，苦志收羅，及歸寶華而忍已辭世。四衆堅請，乃繼席焉。先是南中兵火，師避松陵，廷尉葉公紹願與師同參，得法堅請開堂。願浩師上遵忍果熟香飄之記，堅不肯允。後師避兵遷村，報恩賢出拂相授，師曰：承嗣有在，吾不敢也。拂袖卽行，海內叢席皆高之。師示寂，法嗣俯松宮編師語錄行世。

明宗忍嗣

廷尉葉紹願妙高居士，字慶繩，法名行承，吳江人。以進士歷官御史，巡按東粵，過曹溪，見六祖塔，禮拜次，忽發宿因，遂知有向上事，恨不遇作家，無人逼拶，後遇寶華忍于白下。上堂，士問：古人道發起勇猛，便悟去，是否？忍曰：此猶是對鈍漢說底話。士不覺失聲曰：令人無可推諉。忍曰：居士得恁麼伶俐？士曰：古人見僧，便攬胸扭住，意旨如何？忍曰：不見道，令人無可推

諉。士于言下有省。士偕南畿南粵諸當道迎忍重興曹溪，以酬宿愿。忍臨行，有既得入處，悟迹難除之囑。士再參忍于寶華，忍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道道看。士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底甜。忍曰：好箇男兒，不撥自轉。特上堂付授僧伽黎一頂，勉其歸吳。請益導公溫研末後長養聖胎，務俾三十年後寶華兒孫滿天下。云：士受囑後，隱居避世，惟事禪悅，臨終誠期而逝。明宗忍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嘉興普明石關凌禪師，上堂：一真不昧，句句朝宗。萬象不殊，頭頭合轍。昔德山一日因飯遲，托鉢下堂，饑火所逼，雪峰曰：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忍俊

不禁山低頭歸。方丈理長則就巖頭曰。未曾末後句。平地風波。山喚巖問曰。不肯老僧。那將豎釣。驚巖頭。密啓其意。今日瞞普明不得。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真個那巖撫掌曰。且喜者。老漢已會末後句。三頭六臂。雖然只得三年活滿口。含霜衆禪德。山僧如此下語。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迷悟若能俱坐斷。將軍拔劍攪龍門。冬至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九九陽生第一爻。數到寒食一百五。迷者歷劫迷悟者一時悟。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何事諸方學道人。利名兩字磨千古。一念無生徹本元。截斷去來寒暑路。豎起拄杖曰。獨有者個不遷移。翻轉面皮超佛祖。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福嚴度夏。師云。其中事作麼生。僧曰。福嚴太熱。此地清涼。師曰。古人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爲甚麼福嚴熱者裏涼。僧擬議。師直打出。師同居士隨喜士讓師前行。師曰。必須賓主分明。士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居士上前去。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山僧在後來。士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便掌。云。衆舉浮杯。凌行婆話畢。

師曰。浮杯把定乾坤。南泉就中取事。趙州殺活臨時。至使這婆一場賣弄。千古傳名。當時若問山僧盡力道。不得底句。劈脊便打。婆若擬議。卽曰。蒼天中更添怨苦。不惟奪婆子機關。更坐斷南泉趙州一番狼藉。

贊隱
容詞

石門福嚴絳雪瑩禪師。解制上堂。春水涵虛。碧春山疊。亂青黃鸝樹上一聲兩聲。只見東阡西陌。田事殷殷。惟我衲僧家。衣不織食不耕。挑箇包包。南來北往。只是九旬禁足。三七推心。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逗到今日。乃是解制之辰。三喚不回頭的。直須上馬見路。一撥便轉的。何妨十字縱橫。處處提邊。舒綠柳家家門首。挂紅燈。纍摩佛。纍摩法。纍摩僧。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羅羅兒添十文。祇如古人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且莫錯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還委悉麼。喝一喝曰。知也未。起剪頭。收用兵最精下座。除夕示衆。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屨。禪不知身在寂寥中。古人得恁麼自在。任運。

隨緣所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最後一日。四千三百二十箇時。今日是最後一時。三萬六千刻。今日是最後一刻。唯我衲僧家。抱一以逍遙。惟寂以致誠。今日臘月三十日。與諸兄弟。打算飯錢。即今大眾將甚麼還師。良久拈棒打散大眾。便歸方丈。僧問。念佛底是誰。師曰。菱角尖似錐。曰。禮謝和尚。師曰。你見箇甚麼。曰。菱角尖似錐。師拈棒打出。頌。產難因緣。曰。武陵溪上錦重重。兩岸桃花相映紅。祇識春光生水面。誰知別有落花風。費隱容嗣

石門福嚴集庵定禪師上堂。舉本山先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先師曰。米少食無鹽。忽遇客來將何接待。先師曰。忍饑無暇。師曰。先師雖則君子固窮。爭奈寒酸太甚。設若有人問山僧。如何是福嚴家風。但曰。布衣一片飽食三飡。忽遇客來。如何接待。鐵釘飯。木札羹。倘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與麼答話。大似乞兒暴富。不見道。知安則榮。知足則富。爭怪得老僧。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卽宗。道絕方所。觸處皆通。薰豎拄杖曰。且道是法耶。是道耶。若能於此見得。

諦當分明。便知拄杖子朝遊西天。暮歸東土。踴跳上三十三天。穿却帝釋鼻孔。撞入一十八重地獄。卓碎獄主頂骨。直得橫該豎抹。北討南征。俄頃之間。因地一聲掣轉身來。却在山僧手裏。遂卓一卓曰。拈來卓立。口峰頂劃斷天雲不放高。除夕小參。臘月大盡三十日。一年事向今宵畢。更問年窮意若何。摩訶般若波羅蜜。晚參當陽突。露久參未免躊躇。掣電提持。後學那知端的。所以山僧早間在天上拾得一條鼈鼻蛇。今晚普示大眾。橫按拄杖。摩挲作縮蛇勢。曰。全身屈曲從吾弄。冷口傷人幾箇知。遂擲拄杖。高聲叫蛇來了。各各照顧。性命懸空。一時打散。歸臥室。費隱容嗣

潭州祝聖三笑密禪師。闍之林氏子。康熙戊戌春。囑門人伊遵後示微疾。十二月朔四日。索浴畢。將平生所著述。入火焚之。對衆說偈曰。老僧久病多煩惱。煩惱即是靈鋒寶。未生已前無一物。不若隨風吹散好。轉身面壁而逝。四衆哀號如失所生。師去住自由。冰霜履操罕所及者。世壽五十二。膺三十四塔存石浦。

費隱
容嗣

福建漳州三平又度舟禪師本郡人元宵上堂十五
元宵節家懸無盡燈三平隨例挂普放大光明遂起
立舒兩手曰會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端如此費隱
容嗣

◆笑罵失

◆笑罵且

曰聞麼聞見分明迥無遮互直下會得何勞矣上加
尖所以般若以大火聚近則燎却面門丈夫行處截
鐵斬釘合水和泥那堪持論直須人境俱奪殺活全
彰一句截萬機寐削到這裏九旬禁足魚投網三月
安居鳥入籠生殺盡將盡作繭透得這三重何妨踏
破天關掀翻地軸可與德山臨濟把手共行其道唱
拍相隨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東風齊著力那愁紅葉
不分芳 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涉二途請師速
道師曰陽氣發時無硬地 問絕斷聖凡路事如何
師曰養鷄意在五更頭費隱
容嗣
明州雲溪劍龍志禪師寧波人陳氏子僧問大事未
明如喪考妣因甚大事已明又如喪考妣師曰有利
無利不離行市師送客出門僧問三門頭石鳥龜因

甚成年不去師曰千動不如一靜 解制上堂風颭

鷗雨霏霏分明獨露全機逢人不得錯舉解開布袋
任汝東西所以道在途中不離家舍不在途中又何
須福城東際方見文殊樓閣門開始參慈氏祇如萬
里無寸草諸人作麼生去踏著上頭關捩子脚跟不
動遍三千辛亥示微疾而逝塔於本寺之左費隱
容嗣

明州大梅空巖坦禪師慈水方氏子小參梅龍無法
說諸公逼殺人波濤橫海濶遂拈拄杖卓一下曰此
作指南針大衆喚作指南針却是拄杖子喚作拄杖
子又是指南針不得轉機不得默去且道畢竟如何
驀喝一喝曰莫教輓落東山石打破海中遮日雲復
喝一喝拽拄杖便起後於崇教說偈而寂門人迎齋
歸大梅塔伴常公之右費隱
容嗣

杭州東蓮古風然禪師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
聲驀然立會得更不涉途程端的意甚分明以拄杖
搖拽曰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上堂卽心卽佛
循途守轍非心非佛眼中攪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木落高山空突兀南泉馬祖沒來由無端特地空

饒舌縱使分明道德親也似鉢孟重著。欄錯錯錯報
諸人休卜。度風消雲障。碧天秋萬里。長空飛一鷲。師
於康熙庚午八月二十八辰刻示寂。茶毗獲舍利無
數。塔於寺後凝雲峰。下壽七十六臘。四十六有語錄
及正續燈行世。費隱容嗣

嘉禾東禪達夫明禪師。楚漢川楊氏子。主東禪陞座。
大統綱宗。本無言說。纔擬形言。虛空釘。擬建立法幢。
隨時施設。三春漸暖。孟夏薄熱。燕語梁間。鶯啼柳陌。
盡把天機。一時洩漏。伶俐底。一聞千悟。懵懂底。茫然
未覺。唯有殿前露柱。子笑我多饒舌。且道阿誰證明。
問取街頭李大伯。喝一喝。示衆上不見。天下不見。
地夜不見。月晝不見。日無孔鐵鎚。當面擲。上是天下
是地夜是月晝是日斗裏蝦兒跳不出。三更踏著個
盲龜捉來元是南山鼈。康熙甲辰冬。囑付後事。微笑
坐脫。火浴得舍利二十顆。閱世五十五。坐夏二十九。
塔于武塘東林之小築。費隱容嗣

當湖思禪尼法淨。皓禪師。姓孫。父爲水部。臨鵬公。母
夢西域異僧投宿而生。師卽歲奇。顯喜讀父書。長則

佐父出主蕪關稅政。于歸未幾。知世相匪堅。乃請薙
髮。父許之。遂投徑山。費隱容披緇。登具苦心。力究發
明大事。受以記荊高。蹈林間。不羣若輩。一日衆請陞
座。師舉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話。遂頌曰。當機截斷
聖凡情。掌上孤光若日明。縱使銅頭鐵額漢。也須一
棒一條痕。費隱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探 較閱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吉州青原淨居眉菴秀禪師。金陵夏氏子。弱歲投寶
光寺出家。首謁天童。後參金粟。乘一見針芥相投。遂
獲付囑。迨乘願世。四衆請師繼席。師堅辭不允。潛過
江西。抵百丈。後結茅沙溪。緇素嚮化。請主青原。上堂
舉當山第一代思禪師。因學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天童悟師翁頌曰：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由來仍不知。端的看他何大意，莫教辜負兩莖眉。師曰：思禪師畫蛇添足，密師翁雪上加霜。今日不肖知恩報恩，亦有一頌。乃曰：廬陵米作麼價，珍重禪徒護揣摩。但得心無繫縛，斗金日費不爲多。卓拄杖。僧參纔展坐具，師便以拄杖挑坐具于一邊。僧卽收坐具來，師身傍立。師顧僧曰：是何意旨？曰：請和尚道。師便打曰：遮也不消得。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猶嫌少在。僧禮拜。師復打。師進院甫旬，日司理胡公遊山，責其不以世禮相接。遂下廬陵獄事。白師辭他往，衆檀越堅請回山。上堂，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王難臨身不能解脫？師曰：何處不風流？曰：當恁麼時如何？師曰：通身慶快。曰：祇如頭正尾正，又作麼生？師曰：重把少林無孔笛等閒吹過汨羅汀。乃復舉二祖可大師爲辯和講，僧所諧羅難於有司。因緣畢，師曰：翟知縣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可大師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俱爲未了公案。誰知千百年後有不肖遠孫爲其了却，何爲如斯。

今日胡司理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新青原解恁麼去，亦解恁麼來。敢問大衆：古人恁麼山僧不恁麼？山僧恁麼？古人不恁麼？且道還有優劣也？無具眼者試辨別看。康熙癸卯正月十八日，師示微疾，至第七日跌坐而化。塔全身于龍鬚山法堂之後門。人編師語錄十二卷。行世。石車乘嗣

伏獅尼祇園剛禪師嘉興胡氏女，幼有至性好禪。靜父母不聽所願，歸于常氏。未期而寡，茹素奉佛，誓欲了生死。首參悟祖，時未脫白。悟以鄭三孃目之。嗣卽薙染，受具，哀求開示。痛切追究，久無入頭。復參金粟，乘令參本來面目，不得透脫。深加逼拶，至嘔血數升不輟。一日剃頭下單，豁然開悟。機鋒迅捷，乘授以如意。祖衣而記荊焉。閉關胡菴九年，應住梅溪伏獅院。首闢禪堂，創立渠縷，森嚴峻絕。法席儼然。上堂提金剛正眼，嚮向上宗。乘喝一喝曰：向山僧一喝下透脫得去？釋迦彌勒拱手歸降。頓契諸佛心宗，永證金剛固體。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施機發用，導利衆生。可謂成就慧身不由他。

悟。上堂。臨濟相傳。直指禪機。加點綴。便廉纖。會中
 若有僊陀客。何用山僧更指。鞭豎拂子曰。還會麼。果
 能直下承當去。一會靈山尙儼然。除夕示衆。臘月
 三十日。古德喻。人生死交會之際。不可不審。須要安
 思危。樂思苦。越此無事之時。把話頭頓在面前。晝夜
 挨拶。當發上志。以悟爲則。豁然開朗。不枉出家之念。
 莫貪熱鬧。昔懶瓚和尚。唐太宗欽其名。遣中使入山。
 請之詔書。三降。始起。撥火捉煨芋。寒涕交頤。曾不之
 顧。天使笑曰。請和尚拭寒涕。瓚曰。那有工夫。與俗人
 拭涕耶。使回奏。帝益加欽敬。看他古人如是履踐。
 名利不干懷。自然日用合道。大衆還會麼。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年。順治甲午八月。師示微
 疾。其徒強進以藥。師拒曰。老僧世緣已盡。秋殘去矣。
 九月二十六夜。索浴更衣。說偈而逝。奉全身塔于伏
 獅之左。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三石車。
 宜興龍池永泰模禪師。小參。當陽有路。佛祖共知。觀
 面相呈見。聞不隔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向背。只貴英
 靈漢等閒踏著。便解翻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

家珍。回視魯祖面壁石。鞏架箭俱。胠豎指雪峰。鞭毯
 何異臘月蓮花。炎天片雪山僧。恁麼舉揚。衆中還有
 能薦者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荊谿大蘆鐵關能禪師。閩之清流趙氏子。稟性孤潔。
 尤喜靜坐。十四歲辭父母。往清涼出家。年十六。潛出
 直抵潤州焦山。求挂搭。偶聽講華嚴鈔。至普賢三昧
 品。十方諸佛被普賢一毛孔攝盡。頓起疑情。越半載。
 適秋月明。朗經行至海不揚波亭。獨自倚欄。聞潮聲
 瀉落。疑情豁然。既而徧參諸方。後謁龍池微水乳契
 合。受記荊焉。出住荊溪大蘆。示衆打破。向上關直。
 超諸佛祖。萬法盡融通。全機貫今古。放出岑大蟲。咬
 殺玄沙虎。堪笑當年李將軍。石頭枉用千鈞弩。示
 衆大蘆有箇現成公案。急欲舉似諸上座。唯恐信不
 及。且道如何。是現成公案。待門前案子點頭方與
 你道破。示衆豎拂子。顧視左右曰。諸仁者。還體悉
 得麼。一僧便喝。師曰。饒汝千喝萬喝。總沒交涉。畢竟
 作麼體悉。各自著精彩。擲拂子下座。晚參問。如何
 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誰敢犯鋒芒。曰。如何是

一喝如踞地。師曰。百獸盡潛蹤。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已知你深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展兩手。曰。會麼。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曰。腦後摸取。乃曰。當陽拈出一星兒。鑲眼銅睛也。瞎眼伶俐。衲僧親瞥地。不須額上更栽眉。豎拂子曰。若喚者。箇作拂子。頭上安頭。若不喚作拂子。却是離波求水。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落第二月參。示衆卓拄杖曰。諸兄弟。還識得大蘆拄杖麼。若也識得。許伊具超方眼。如其未然。被拄杖子穿却鼻孔。上堂。今朝臘月二十八。凜凜寒風兼地刮。千山萬山雪成堆。溪南溪北冰欲豁。峰前石筍暗抽條。墻角老梅香可掬。故園春信疊隴頭。還旌未見依期。較可憐。浪跡混風塵。整躋途中空轆轤。大衆祇如撒手還家底。又且如何。鳳樓不宿桃源客。夜半穿靴入市鄺。晚參。山悠悠。水悠悠。大地乾坤祇一漚。百千諸佛居何國。崔顥曾題黃鶴樓。問達磨面壁。卽不問神光斷臂事。如何。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如何。是苦心人。師曰。立雪齊腰。問鴻濛未判時。如

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不會。師曰。不會最親切。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某甲本來面目。師曰。未問話。已前領會去。問碓磬船上失火。如何救得。師以拄杖擲曰。速退速退。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爲甚麼亦如喪考妣。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渡江僧問。如何是江上境。師曰。無數輕舟橫兩岸。金山卓出海門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祇將一拳石打破江心碧。曰。忽遭惡風覆却船。時如何。師曰。浸殺閻黎。曰。風恬浪靜。又作麼。生師曰。水深龍睡穩。雲靜鶴飛高。問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話墮也不知。問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且道還盡善也。末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問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拾將一片來看。僧擬對師攔腮便掌。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照顧背後底。僧擬進語。師便打。萬如微詞荊溪寶山古帆楫禪師上堂。適纔結制。已經八日。汝等諸人。本分事作麼。生山僧今日不妨爲諸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薦拈拄杖曰。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

明暗色空于中四聖六凡森羅萬象悉皆絕跡了也。且道無邊身菩薩向甚麼處迴避。擲下拄杖曰。看看上堂。行棒行喝。坑陷平人。說心說性。埋沒自己。及乎輓毬打鼓。面壁豎指。不但辱宗風。抑且窮貶技倆。山恁麼告報。幸無人會。若有人會。性命落在渠手裏。拍禪床。示衆說時。默默時。說箇裏從來無間歇。請僧氣宇。越常流。萬里都盧一條鏡。野狐窟宅盡掀翻。闌提魔外俱殄滅。掃得乾坤蕩蕩然。無位真人面門出。喝一喝。僧參。師曰。何處來。曰。湖州。師曰。不涉途程。道一句看。曰。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師曰。猶涉途程。在。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師便打。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截斷衆流。曰。挂後。如何。師曰。衝破雲山千萬重。曰。挂與不挂時。如何。師曰。舌頭不出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步步向東行。曰。不會。師曰。淒淒暗渡江。問。銅頭鐵額底到來。和尚如何。接師曰。汝不是其人。曰。不得。歷良爲賤。師曰。爭怪得山僧。僧擬議。師便打。萬如敬嗣

淮安慈雲佛可式禪師。深陽陳氏子。僧問。蜜蜂採花。

爲甚不採燈花。師曰。無他棲泊處。伽藍回祿。便問。既是護法神。爲甚自身難保。師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僧扣門。師問。是誰。曰。某甲。師曰。道得。卽開門。僧敲三下。師卽開門。僧擬入。師便推出。掩却門。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眉鬚墮落。師曰。冷灰裏火發。僧參問。和尚萬福。師曰。喫得。屑得。令僧搥背。師問。借手行拳時。如何。曰。打下打著。師曰。也須知輕重。曰。從來不借他人力。爲甚借手行拳。師曰。老僧使得慣。萬如敬嗣

吳江海雲介爲舟禪師。楚之沔陽趙氏子。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菜花開遍處。處處黃金布。地無佛處。急走過。林木森陰。村村烟柳。垂絲好光景。大家看浪湧桃花。三月三平地一聲燒。瓦去崢嶸頭角絕遮欄。且道海雲隊裏。如何變化。良久。曰。謾跨三級禹門浪。密移一步看龍飛。師問。僧九峰不肯首座。過在甚麼處。僧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曰。你那裏得這消息來。曰。謾得阿誰。師曰。走殺闍黎。萬如敬嗣

示寂塔于松陵。接待寺後。萬如敬嗣

廣陵聖隆大敏。憺禪師上堂。問南泉。道化輝今古。斬
 貓正令意如何。師曰。一怒安天下。曰。趙州戴草鞋。出
 去又作麼生。師曰。承命疾如風。曰。父子不傳微妙訣。
 腥風徧界少人知。師曰。腦後添一簇。乃曰。南泉咤叱。
 風雲摧奔山岳。直使狼烟息靜。孤鼠潛踪。賴得趙州。
 傾心承旨。喜起。廣歌爭奈當時。推轂寡儔。迄今築壇。
 絕響。謬認草木。聽驚風鶴。虔刀高舉。令德罕逢。還知
 伊父子落處麼。二九峰巒。雷火迅三千剎。海電光飛。
 上堂。錐地渾無。獨露恒沙絲毫。不挂全彰。妙相良。
 以徧界光騰。祇是不容擬議。通身顯現。須知莫可思。
 惟若謂有賓有主。額上添眉。更云無學。無爲空中鳥。
 跡。喝一喝。僧入見師。問近日功夫如何。曰。今日天。
 寒。師曰。山門頭金剛爲甚。迎身汗出。僧擬議。師曰。不
 消一拶。僧參師曰。近從甚處來。曰。金陵。師曰。金陵
 有箇聚寶門。還將得寶來麼。僧喝。師曰。瓦礫不勞拈
 出。問明明在目前。欲尋尋不見。師擲住曰。尋箇甚。
 麼。僧問。措師掌曰。騎牛覓牛。問牛頭未見。四祖爲
 甚。百鳥銜花。師曰。豪門多俠客。曰。見後爲甚。不復銜。

花師曰。破屋少人棲。萬如微嗣
 金陵萬松響谷微禪師。楚涓川黃氏子。兒時凡見像。
 必禮敬。一日忽憶我此姓名。從何得有朝夕覓之。無
 處著落。志切空門。年二十三。禮本邑佛肩剃染。南詢
 首參天童。纔作禮。便問生從何來。悟曰。我正要問你。
 死從何去。師茫然。悟劈頭便棒。自此工夫緊切。疑情
 難釋。偶聞柳響。身心頓豁。上方丈通所入。悟問你見
 箇甚麼道理。師作敲梆勢。悟打曰。還聞麼。師曰。老老
 大大。猶作這箇語話。便出。悟領之後。徧歷叢社。輔弼
 諸方。最久末上龍池。機契受囑。出住金陵萬松上。
 堂。祖道恢弘。沒量人。蓋天蓋地。展胸襟。祇憑玉線金。
 鍼。手撥轉。如來正法輪。所以道。欲明格外事。須是格。
 外人。若是格外人。自不妨拈一莖草。建丈六金身。翦
 荊棘。林爲瓊樓玉殿。悲智難窮。雖具如是手眼。及至
 到山。僧拄杖頭邊。因甚却道不得。一句子者何也。爲
 伊向千聖頂額上。著倒萬機。不到處安排。只如隨流。
 得妙。遇緣卽宗。提人天正令。埽魔外邪風。底人畢竟
 又向甚麼處行。履揮拂子曰。不離鬧市紅塵裏。常在。

堯天日月旁。上堂疎林脫盡赤條條。獨羨長松透碧霄。欲識威音前面目。全彰物表露孤標。其中生滅憑誰立。就裏風光最廓寥。沒些子更豐饒。遍界冰輪水面高。等閒涌出扶桑日。大冶紅爐片雪消。上堂少林歌一曲。露柱懶開口。古佛露家風。燈籠沿壁走。雪峰慣輓毬。禾山解打鼓。三草及二本。普潤一法雨。僧請益萬法歸。一話師曰。山僧不聽得。汝試再舉。看僧復舉。元話師曰。又豈止落七落八耶。僧罔措。師連棒約退。擇菜次。師拈起菜葉問僧曰。你道這一莖從何處得來。僧亦舉起菜葉。師復撥亂菜曰。且道者黃菜葉。又歸甚麼處。僧無對。師曰。赤土塗牛欄。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葉堆堆頭。曰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趙州東院西。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山僧拳打脚踢過多少。僧沈吟。師便打。師于康熙癸丑仲冬示微疾。不數日忽傳大衆齊詣方丈。問曰。今日是何日。答曰。是十八。師起趺坐良久。曰。吾當行矣。時大衆禮拜求偈。師便書曰。老僧今年六十八。恰遇今朝是十八。我今去住本逍遙。叨塔衆復求開示。

師叱曰。生平惡辣名播。臨末稍頭何須安欄。遂擲筆而逝。壽六十八。臘四十五。語錄十卷。行世。塔于本山之右隅。萬如微嗣京都薊州盤山大博乾禪師。蜀之達州胡氏子。年十三。薙染本州西聖寺。誦習未曉。佛意每懷憤懣。二十決志參方。泛瞿塘。渡漢水。首參金粟。悟便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悟劈頭一棒曰。道甚麼。師擬進語。悟又一棒曰。參堂去。師當下便覺輕安。遂乞居座下。刻意提持。後悟應天童請。師復參石車。乘一日。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乘默然。師便禮拜。乘震威一喝曰。汝擬向山僧良久處會那。師從此脫落。乘示寂。復徧謁名宿。既而北遊。圓具戒於愍忠頃之。又南詢。謁龍池微微。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便喝微微曰。問你本來面目。胡喝亂喝作麼。師連喝兩喝。微微曰。看這瞎漢。猶強作主宰。在直打出門外。師自是將從前珍惜一時放下。頓覺通身慶快。與微機緣相愜。師資道合。至順治壬辰秋。受記荊卽辭北行。乙未開法於天津地藏如來兩院。繼住。

雄縣崇寧楊村報成涿州普度良鄉十方津門般若
灤州萬善西山潭柘都城法通慈壽放生池末應

和碩親王請住弘善凡三年遂退休盤山之古中盤

上堂分皂白於石火之中剖錙銖於閃電之際且

道得何三昧。蒸喝一喝曰。切忌妄消息。上堂師

拍桌一下。大眾齊顧視師。展兩手示之。便下座。上

堂棒下頓絕商量。喝中毫無滲漏。若向箇裏承當。管

取推門入臼。上堂如來淨妙身。窮劫不能量。示與

衆家知。虎空無二狀。上堂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若

是僊陀客。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決不向矢上加尖。泥

中洗土。上堂通身是眼。鑒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到。

通身是舌。說不到。通身是心。憶不到。野木瘦時秋潦

退。白雲斷處舊山青。結夏上堂。夏月炎天。似火開

爐。不用添柴。只待烟沉火寂。通身靚露。如來且道。是

誰證據。震威一喝。上堂動則乖。宗靜則失。旨掀翻

動靜。嚙嚙哩。今古歷然。常坦坦了。無南北與東西。

上堂眉不離。眼舌不離。口道不離。人切忌外走。乞

兒誇一錢。富者不知有。上堂放開一線草。木增光。

把住一絲乾坤失色。咄咄咄。含元殿中無二主。上

堂生從何來。要會來處麼。喝一喝曰。此處不可錯會。

死從何去。要知去處麼。喝一喝曰。此處不可承當。何

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上堂諸佛

本源。衲僧巴鼻。遍界不藏。無處可覓。其顯也。露柱燈

籠。山門佛殿。笑殺西山煤黑子。其隱也。青天白日。鷲

飛魚躍。駟馳東土馬。簸箕不隱。不顯。又如何。甜瓜徹

蒂。甜苦瓜連根苦。上堂空中釘橛。須是其人浪裏

擒龍。還他作者。且道誰是作者。蘇州有常州。有一任

面南看北斗。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喝曰。如是

如是。師曰。是不是。僧拜師。便打一僧。喊入方丈。

曰。水窮山盡時如何。師直打出。又喊到西堂處。如是

問堂。亦打出。復喊入方丈。師仍打出。閉却門。僧有省。

和碩親王問參禪的人。悟後甚麼道理。師曰。步步

踏實地。曰。未悟的人。還有分也。無師曰。誰家竈裏火

無烟。官人問誰家語。錄盡是前人糟粕。如何是自

己手。眼師舉脚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官人擬議。師曰。

只這脚尖。猶不奈何。更問甚手眼。屠牛人問弟子。

終日宰牛如何。是了師曰。何不自宰。曰。自己作麼生。宰師曰。舉刀非手。誰是殺者。曰。弟子不會。師曰。自心本無。因妄有心。若能離心。卽是自殺。屠當下折屠具。懺悔長齋。頌丹霞燒木佛曰。木佛取來燒舍利。鬚眉墮落鐵成金。是非一入旁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清。

頌婆子燒菴曰。寒巖枯木猶堪羨。放火燒菴再驗伊。最是此僧低首去。明明陷虎不施機。康熙癸丑

八月朔示微疾手書別法門昆季。初十日聚諸徒衆。囑付後事畢。說偈辭世。有江南江北風雲。遍老鶴還源萬事休之句。日將晡。安然而逝。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九。闍維獲舍利如小豆。而圓潤者約百餘顆。他如菽米者。不計其數。塔于寺之東南隅紫蓋峰下。萬如

微嗣

無錫南禪古鏡符禪師上堂。禪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思之卜度十萬八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然雖如此。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雪裏妍。臘八上堂。臘八逢三九。終日雨淋頭。明星不出現。何處賣風流。萬如

白雲巖崑玉禪師。僧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瞎曰。某甲卽不然。師曰。你試道看。曰。瞎。師曰。是則是。祇是無賓主。曰。如何得賓主。師便打。示衆。舉臨濟會下二禪客。同學相問。頌曰。鴛鴦一對遊深浦。攪亂殘荷水逆流。餓眼漁翁隨浪覓。釣竿徒自下汀洲。

萬如微嗣

嘉興如如古鑑彰禪師上堂。舉幻祖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祖曰。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師頌曰。屋北鹿溪西。雞浩浩。金風玉露垂。莫認定盤星。子好當人須豁兩行眉。萬如微嗣

平湖湧石斷疑果禪師。辭世偈曰。船子高蹈繼有性。空我今委蛻近海之東。阿呵呵。鐵牛撞倒須彌山。箇段風光今古同。師預定逝期。跌坐水中化去。萬如微嗣

荊溪紫雲報恩顯德大木訓禪師。江都季氏子。久歷講肆。後參博山來寶華。忍古南門機契。龍池微受記荊焉。上堂。舉堂機赴圓通。請上堂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祇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曰。圓通老漢。可謂諫光順物。枉直兼美。

美則美矣。善則未善。顯德不開生藥鋪。不賣死貓頭。

終日野野地。從教得自由。祇如山僧。怎麼道與圓通。

相去多少雲。開古道家聲。遠月轉青山。格外新。萬如微嗣

寧國麻姑。天如大歇。芳禪師。通州人。結制示衆。拈竹。

筯曰。殺人刀。活人劍。覲面拈來。人不見。今朝分付與。

諸人。從教劈破虛空面。解制晚參。無位真人。沒面。

目。歡則笑。兮悲則哭。去來不涉。絕遮攔。一任東西與。

南北參。萬如微嗣

揚州善慶化中慶禪師。眞州俞氏子。十六歲脫白卒。

通教觀後。得法龍池。住靜金陵棲賢。堅不出山。元夜。

小參。若論此事。如一燈燃于百千燈。冥者皆明。直得。

輝天鑑地。光耀莫倫。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德曰。六箇燈籠。一齊明。僧曰。恁麼則蓋天蓋地。

去也。德曰。若是獅子兒。不向那邊討。即今有問山僧。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劈頭一棒。使伊直下知歸免。

得在燈籠影裏棲泊。萬如微嗣

鎮江汝山萬壽瑞明震禪師。解七示衆。布袋結頭。今。

日。開放出無毛鉄鷄。來撞破虛空。渾不顧橫三豎四。

絕安排。萬如微嗣

龍池素嚴淵禪師。晚參舉五祖演曰。四五百擔麥。二。

三千碩稻。好箇休糧方。耆婆不得妙。千巖長曰。米不。

蓄一粒菜。不種一莖。任意往來者。喫得飽。膨脝師曰。

二老祖。一人富而太慳。一人貧而太奢。禹門卽不然。

有米可作飯。無米便煮粥。豐儉只隨時。鉢盂好洗浴。

粒米能咬破。永劫充饑腹。大衆每日赴堂。還有咬破。

粒米者麼。衆默然。師曰。箇箇都是飽餐。便歸方丈。

晚參。舉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觔。公案。師頌曰。雲門。

矢橛。洞山麻絞索。澆蔬用著他。識得其中奇特處。長。

來茄子大如瓜。晚參。楊柳垂垂而綠。桃花爛漫而。

開。靈雲刺瞎眼睛。玄沙却云。未徹。且道在諸兄弟分。

中。又作麼話會衆。默然。師曰。莫被眼睛瞞却。上堂。

黃葉飄金。青山露玉。祖意全彰。阿誰會得。滄洲師子。

喫一鞭。陝府鐵牛。汗流出。蒸然撞倒須彌峰。一言勸。

破維摩。詰卓拄杖下座。萬如微嗣

南嶽尼季總徹禪師。湖廣衡州劉氏女。父夢老僧。索。

住處。許之母懷。娠十有二月。旣而胎鳴者三生。時有。

白光燭室衆皆謂奇幼不如輩稍長好閱儒書佛經痛念生死歎處塵凡一日讀緣羅際所集南嶽禪燈錄卽往見求開示際痛切究竟頓發疑情苦參四十九晝夜不倦忽然呆去三四時不見有身心器界偶聞雷迅如在羅網中跳出相似銀山鐵壁一時粉碎卽上南嶽求證并懇薙染受具杜絕俗眷住靜別峰際示寂後廬墓三週卽拽杖南游徧歷祖刹繼謁龍池微機契卽記荊焉 出住姑蘇慧燈興化普度橋李國福當湖善護等處浴佛日上堂曾聞石女產麒麟添得嬰孩氣象新金鎖玉關渾不住萬機頭上鼓烟塵當時盡道難相委今日方知不是心大衆且道不是那箇心卓拄杖曰不得雲門施好手幾乎錯認定盤星 上堂故國清貧已有年白頭知命順生緣眉毛仍在眼睛上鼻孔揀天不著穿昨夜山門騎露柱東西南北走不住不知何事太忙生盡被秋光牽引去惟有青青栢與松萬年千載色如是 上堂士問師五十以前事若何師卓拄杖曰者箇是拄杖子曰五十以後又如何師復卓拄杖曰者箇不喚作拄

杖子曰正當今日花雨滿筵香雲盈座未審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分身兩處看乃曰乾坤盡是黃金國無限平人不肯休休擬議莫凝眸雲自高飛水自流要知一句難藏處黃鸝樓前鸚鵡洲 上堂生緣衡嶽幾經秋坐斷孤峰天外游一句了然超百億饑餐渴飲更何求且道見箇甚麼道理得恁麼自在盃孟口向天大蟲原是虎 上堂問慧曰高懸千山並秀滿目英賢誰是作者師曰獨你是鈍漢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踣跳看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千聖覷不到曰通身全現摩尼寶徧界輝騰徧界香師曰又恁麼去也乃曰無尾大蟲難近傍近前便也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黑漆盃盂添箇柄 師至圓明寺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雖然未得黃金印及第還他折桂郎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夜半曉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摘詩漫寫圓明寺高挂雲帆逸像張乃曰禹門堂上傳得

蓋囊圓明寺裏高提鉏斧頭頭玉振金聲處處龍飛鳳舞。輟甚雪峰毬打甚禾山鼓葛藤千七俱拈却。明一句超今古。到這裏劈開潭底月。流出少林髓。大衆還見少林髓。麼卓拄杖曰。倒卓橫拈無別路。迅雷奔電絕諸譌。師至當湖善護菴上堂。問敲石燒丹。一老顛等閒拾得火中蓮。特祈和尚通消息。要使人人達本源。師曰。三十棒寄打汝。師曰。同道方知。師曰。北人飲乳反怪。良醫問古德。不出方丈。如何。庄上喫油糲。師曰。私通車馬。曰。忽見庄主。響。師曰。好箇消息。曰。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師曰。有甚交涉。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師曰。瞎却人眼睛。曰。次日罰鑽飯出堂。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乃曰。秋露垂。秋風吹。秋雲冉冉。秋草離離。月落寒潭靜。山空木葉飛。吾無隱乎爾。通方作者。知大衆還知麼。若也知得。推倒報本塔。椎碎弄珠樓。一任橫行海內。獨步大千。其或未然。眨上眉毛。劒去久矣。解制上堂。士問和尚今日上堂。也是無風起浪。某甲到此。已是拖泥帶水。出格一句。請師道取。師便打。士翻筋斗。

而出。師曰。弄精魂漢。乃曰。全提正令入摩竭大地。眉毛共斷結等閒便度。九十朝冰壺已泮。春風發鐵壁。銀山俱靠。倒笑殺銅頭與鐵額。波斯攪得海嶽渾金。毛獅子走深澤。神駒萬里。謾追風。眨得眼來。天地隔以拂子畫。〇〇曰。一處最親。千機莫測。衆禪客。瞥不瞥處。綠楊春正好。自是不歸歸便得。萬如微嗣慈谿靈峰達變顯權禪師。江西豐城王氏子。首參天童悟後。依山翁恣分座說法。出住五磊。晚參靈峰寺裏。開爐炭壑。家常儘有更。賴現前兄弟竭力同心。出手輕輕。撥動火柴頭。烈焰亘天。射牛斗。冷灰豈爆。忽雷轟叢林。盡作獅子吼。斷送生蛇。化活龍。差排古佛離窠。曰。無賓主。句。火爐頭。笑他趙老揚家。醜後來雪巖欽。曰。不冷不熱。爐韃半。眞半假。金鑰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若向這裏。縑素得出。二大老性命。在諸人手裏。若縑素不出。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卓杖曰。還委麼。莫向白雲深處。坐好看千嶂。起風雷。請藏入山上堂。學僧問東山演祖。曰。一代時教。是箇切脚。且道切。

那箇字祖曰鉢羅孃曰學人祇問一字如何却答許多祖曰七字八字師曰大小演祖與麼答話畢竟正文未會道著敢問現前兄弟且道如何是正文良久曰孔門弟子無人識著眼胡僧笑點頭至節小參滴水滴凍止凜困魚難轉動成塊成團水晶宮裏玉龍蟠十八緊俏風頭硬一片冰湖徹骨寒無影樹頭紺色白不萌枝上雪花攢翻憶少林冷坐分明特地無端賺得神光斷臂覓心無處心安於斯薦得一了百當於斯不薦千難萬難亟須勇猛精進朝夕廢寢忘餐拶到水窮山盡處虛空粉碎觸體乾大似陽回大地春滿林巒和風浩蕩乾坤闊佛日高懸法界寬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曰洞山古佛□□善起來機猶欠悟在何故澹不應話作兩橛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師示寂書辭世偈曰五十二年如一夢就裏全機無別共真人無位無生滅梅梢月上清風動臨行句子少人知八面玲瓏無罅縫咄哉四海衆

◆口口原本
缺漏減添則

高流莫弄虎頭休打鬪若是無依過度人出生入死能珍重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八面車輪空裏轉焦磚打著連底凍擲筆端坐而遊塔于本山山翁五磊拙崖懷禪師海鹽嚴氏子十一投寧海寺出家二十六上天童完具一日因挑柴驚觸懸崖有省卽上方丈適有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悟大笑師聞豁然便出悟顧旁僧曰他曰此子必能壯吾門牆也後果于五磊得法示衆穀雨前清明後百花爛熳渾如繡風流年少倒金樽聲色關頭誰能透僧問掀翻海嶽求知已卽今海嶽掀翻因甚知己又無消息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溪山各異雲月一般爲甚文殊于福城東際令童子南詢師曰腳不離地走師繼席五磊二十七載追康熙乙卯將示寂前命海朝首座嗣先住持達變權公繼主院事山翁勸潭寶峰山子玉禪師上堂三尺地爐一堆猛焰燎却佛祖面門鍛盡衲僧命脈好箇十成鑽子不知何人拾得咄大丈夫漢未學先知蚤是不堪入作麼麼

說話未夢見在阿呵呵好大哥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托盃上堂問大家出隻手扶起破沙盆只如德山托盃意旨如何師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曰雪峯道鍾未鳴鼓未響托盃向甚麼處去德山低頭歸方丈又且如何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載得月明歸曰雪峯舉似巖頭頭曰堂頭老漢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師曰一客却煩二主曰巖頭密啓其意如何師曰偏地是刀鎗曰德山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于僧堂前撫掌云且喜堂頭老漢會得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時如何師曰虎頭虎尾一時收僧禮拜曰和盤托出無少剩當陽一曲有誰知師曰閹黎亦不得草草問賓頭盧尊者與五百聖者每日同赴四天下供無有不到者如何是和尙普應的事師曰一日鉢盂兩度溼乃曰霜冷風寒臘正乾鑪頭火煖不成眠和雲放鶴前山去帶雪騎牛入市廛佛手頻將開正眼生緣時展利人權歸來坐對珠峰下一夜梅花月在天上堂一切處蓋覆不得一切處

染汚不得却向一切處著差別衣現異方便蒸拈拄杖曰攬出你心肝五臟換却你孃生眼睛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還有向者裏卒地斷暴地折者麼如無頭頂三尺天腳踏一方地身如椰子大不聞佛授記上堂放下屠刀千佛一數善來比丘成佛子住是水皆歸海無山不仰宗蒸拈拄杖曰過去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遂擲下曰如是如是喝一喝下座上堂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敢道釋迦又不知此三昧達磨空面壁老盧常蹋碓三千七百葛藤椿狼藉春風恣隱晦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上堂霜冷菊殘十月天犢牛隊隊到林泉一齊趨入紅爐內烈焰燒空痛著鞭山中水草幸然足一任和雲飽食眠但得胸中無利法管教齊賀太平年上堂過去的現在用得著現在的未來用得著未來的不可說劫中用得著用得著醒酬與毒藥一手擡一手擲海壇馬子似驢大巴蛇吞象三年覺咄咄上堂猛獸爐中踢翻海月藕絲竅裏豎透乾坤建法幢于蟻螟眼睫之上發

生機于春風百草頭邊有如是威德具如是妙用有
佛處錦上鋪花無佛處燄裏生冰楊花落盡杏花紅
開徧園林二月中 晚參睦州擔版趙州喫茶不是
債主便是冤家同門出入成違背又復重添眼裏沙
喝一喝便起山翁
恣嗣

舒州龍門天嶽本晝禪師湖廣黃州蕭氏子久侍山
翁恣投機得法始住舒州龍門海會次遷武林龍泉
清流兩住越州平陽 上堂面門上摸著鼻孔底歡
笑無端盞盞邊失却匙箸底煩懣增劇二人同到衲
僧門下且到那箇是主那箇是賓薦豎拂子曰換却
時人眼裏睛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落一箇
鼻胡猴尾上生三角阿呵呵不得達磨大師走來東
土泊合有理也無雪處雖然只如僧問離四句絕百
非古人爲什麼却道頭痛卓拄杖曰勢至觀音猶作
夢 上堂問昨日龍門今朝海會意旨如何師以拄
杖就地一畫曰如何是白雲境師曰白雲不白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上樹騎驢問如何是不動尊師高
聲曰山僧昨日始離龍門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

乃橫按拄杖曰直得寶劍未離歐冶殺活同時古鏡
未挂高臺妍媸并照向此尙是將蠡測海傍岸泊船
何況齒牙餘慧露布葛藤畫虎成狸一場笑柄如今
若是箇漢向萬仞巖前撲得下百尺竿頭舉得步自
然入林不動草入鳥不亂行閒坐困眠粥足飯足所
以窺鞭影即飛去望招手便橫趨事是怎麼事人須
怎麼人要窮千聖不傳底機輪切忌只向意根下卜
度喝一喝下座 上堂磨鞭得劍磨杵得針趙州勘
破婆子瀉山踢倒淨瓶汝等但能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千鈞非重鴻毛非輕自然不受一切人謾自然十
二時中穿衣喫飯悉無虛棄底事雖然如是猶未踏
著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青蟲墜地長
絲斷黑蟻沿堦碎壤新 上堂愈遠愈近愈親愈疎
雖然郵樸却也風流西天佛世弟子并無一人得道
卽今現前大眾無固無必或去或留人人勝他老盧
只是白雲這裏有箇中心樹子少人識得在若識得
許你是箇鉄眼銅睛漢若識未得孔子曰道之不行
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喝一喝復說偈

曰一度春光事可嘉。竿頭進步莫周遮。太湖城裏元宵節。燈似河陽滿縣花。小參老胡門下法。久成弊理事偏枯。是非倒置大膽不畏雷。靈小膽見噫廢食。畫蛇定要畫足。指實何曾詣實法門。如此乖張遂令艱危。日至山僧今晚入院之初。聊與諸賢片時集聚。不可聞此諸謾。便自妄生疑議。努力大家向前頭頭。如箭中的。吾道三十年大行。要借諸人鼻孔出氣。喝一喝。上堂或謂山僧耳輒誠有之乎。曰有之也。有者來問冬瓜。可以作飯。山僧答曰。可作飯也。冬瓜作飯。且屬天然。但辦肯心。作之何咎。其人禮拜而退。又有者來問冬瓜。不可以作飯。山僧答曰。冬瓜安可以作飯。哉。用以作飯。其事必敗。作飯不可也。其人亦禮拜而退。召大眾。山僧與麼答話。意在於何。爲復是耳輒耶。別有道理耶。良久乃笑曰。冬瓜作飯。問答不定。山僧耳輒大眾口硬。擬議思量。喪却性命。上堂。你諸人要知寒泉。不曾教你不知。你諸人要會寒泉。不曾教你不會。既知也。既會也。見山決定是山。見水決定是水。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畢竟明什麼。

邊事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上堂。如人喫飯。倩人把筯。你道還得飽麼。如今禪和子亦復如是。所在親依知識。知識與他餒餒。餒淡餒苦。餒辣餒精。餒粗餒冷。餒熱餒到日久月深。依前只成一箇空肚。皮去欲得飽。須是常人親解把筯。始得大眾祇如親解把筯。一句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曰。不可教壞人家男女去也。便下座。僧問。撥草瞻風。祇圖見性。未審學人。卽今性在什麼處。師曰。屋角水車鳴。聒聒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寶劍逼人寒。僧便喝。師曰。斬草蛇頭落。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通箇消息。師曰。春無三日晴。僧禮拜。師叱曰。隨聲逐色。漢一僧禮拜。起求開示。師使轉身面壁而立。僧無語。頌六祖風旛曰。入暮微雲河漢遊。雁聲驚起一天秋。樹高千尺西風急。眨眼紅黃逐水流。頌德山托鉢曰。神仙秘訣非爲貴。父子同條豈是親。待得靈丹成九轉。不知已作白頭人。山翁
恣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宜興龍池介石登禪師上堂天寒人亦寒竹柏報平安滴水不滴凍虎空剎窺窺庭際覓心何太賒衲衣下事誰爲遮野火燒山不見頂石人猶自馭牛車且道石人馭車還是向上向下嚮不見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上堂心淨如水聖化如月一影落千波高低共澄徹雖然未免甘瓜抱苦蒂美聚生荊棘利傍有倚刀智者惟自議室內明明一盞燈何事三人證龜成鼈晚參風前冷坐月下穿針恰恰逢渠幾番錯過若是慣行獨木橋底到這裏更說甚麼百尺竿頭進步管教十方刹海橫身隨處逍遙超然物外其或未然切莫便道無事好萬如微嗣

陽山璞中源禪師結制上堂今朝十一月半大聖寺裏不憒柴炭亘天烈燄騰騰燒得舜若多神叫喚銅頭鐵額攢眉皮骨通身俱換鎔盡頑賴滓渣迸出紅

爐金彈筵破闍黎面門九十日內不容打算喝一喝下座除夕示衆此夕爲分歲嬰兒白髮時故鄉入夢裏春信到梅枝鶯拈拄杖曰惟有這上座寒暄總不知雖然不知却也一點謾他不得卓一卓曰會麼歸堂喫茶上堂天地一蘊廬萬物一獨狗堪笑李老聃豎跳不出斗顧衆曰還有跳得出者麼良久呵呵大笑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問盡十方世界是佛身教某甲向甚處下脚師曰何不向無佛處下脚曰老人大話頭也不識師打曰孟八郎漢那箇是佛僧禮拜師曰山僧在汝脚下士問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畢竟在甚麼處師曰不離所問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你從那裏來僧擬議師曰還從那裏去頌德山拓鉢曰末後難將語脈通迅雷驚起碧潭龍幾番雷雨雲收盡鐵笛橫吹宇宙中頌靈雲見桃花曰藍衫破盡逞風流紫絲叢中豁兩眸忽被東君吹落後至今惱亂莫能休萬如微嗣

海鹽金粟息乾元禪師武原俞氏子上堂十五日已

一上殿十款

前水灑不濕十五日已後針劑不入正當十五日天
寒人寒大家在者裏直後寒毛卓豎徹骨髓三十
三天摸帝鐘八臂那吒擎鐵柱 問西來祖意即不
問庚同天地是如何師曰無今無古曰昔日世尊降
誕今朝和尚佳辰是同是別師曰踏著秤錘硬自鐵
師于清 康熙己未冬在橋李石佛瞑目跌坐說偈
而逝閱世七十一坐夏五一塔於隱庵溪北梅園

石車

●側當作到

涇川寶勝楚水古禪師桐城方氏子幼歲閱永嘉錄
有省往參龍池微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
如何師曰千峰勢倒獄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微然
之 小參古利鐘鳴西水濱樹摩霄漢殿連雲烟城
隔岸人喧處盡是觀音入理門

萬如
微嗣

萬如
微嗣

洮湖涪山覺天文禪師丹陽陳氏子示衆舉盤山聞
翠喪歌即振鈴得悟話畢頌曰歌聲嘹亮哭聲哀
地盤山隻眼開歷歷靈魂藏不得虛空逼塞情誰埋
示衆舉臨濟侍德山次山曰困濟曰這漢寐語作
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使出頌曰臨濟門牆高更聳
德山堂奧濶還呆行人不見堂中事只向他家門戶

猜萬如
微嗣

吳江盛澤圓明爾初正禪師吳門人示衆本來面目
觀體現前回頭轉腦十萬八千直下便是已涉言詮
滿目溪山何勞指示纔指示眼著刺棘便怎麼會得
也是好肉剜瘡山僧到這裏不能爲汝提持何故響
識法者懼

萬如
微嗣

宜興龍池卓庵嶽禪師上堂豎拂子曰法不孤起仗
境万生頭頭合轍事事現成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以
拂子擊一下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遂擲下拂
子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本是條直非心非佛不存
痕跡不是心不是佛虛空裏釘橛若是怎麼會得也
是餬餅呷汁若不恁麼會喫水須防著噎總不恁麼

是如何。靠倒銀山鐵壁。師示寂。瘞於幻祖塔之左。萬如

微詞

黃梅南山萬壽惟一宗禪師。江南六安人。上堂一句。無私語。當陽亘古今。鳥啼雲裏寺。那箇是知音。衆中還有知音麼。卓拄杖曰。風吹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爛東瓜。曰。不會。師曰。問取園頭。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荊溪龍池中明恭禪師。秀水蔣氏子。繼主龍池。陞座。今朝二十五行者。擊破鼓。長老未陞堂。諸人曰。話墮。話墮。不話墮。南山沒齒蟲。吞却北山虎。師康熙壬子。中元前一日。集衆囑後事。索浴淨髮。說偈。坐化。壽六十。坐三十六。夏塔于吉州梅溪之龍山。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桐城華嚴梅山鼎禪師。上堂。紅塵鬧市。古佛家風。碧落松關。道人活計。荊棘林中。驚鼻破驢。脊上蒼蠅。穿過觸骸。換却眼睛。萬機不到處。七穿八穴。一言契合。時千差頓赴。且道。達磨九年面壁。又成得個什麼。遶事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狼叫斷腸聲。萬如微詞

宜興龍池閒雲海禪師。天長貢氏子。上堂。春日融和。

氣象新春風拂拂。百花馨春禽啼在枝頭上。春水池塘蛙鼓聲。山色碧谷神清。箇事分明體現成。怎奈時流渾不顧。隨聲逐色任浮沉。上堂。買鐵得真。金觀星見明月。突出腦後睛。大千光皎潔。如來降吉祥。普賢揚醜拙。無量差別門。從頭都漏洩。不漏洩。摩訶般若波羅密。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湖州法海涯禪師。桐鄉人。僧問。大悟底人。因甚命根不斷。師曰。你斷也。未僧便喝。師打曰。再喝。喝看。僧連喝兩喝。師曰。這無主孤魂。却來者裏。納敗關。僧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復打曰。一款招成。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江西雲蓋山元菴徵禪師。陞座。舉達磨見武帝話。畢。師曰。健臂能挽千鈞弩。沒羽誰曰虎。未真獵犬。沿山空逐塊。英雄壓倒大唐人。有雲蓋錄及竄獵集。行世。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鎮江汝山萬壽瑞明震禪師。解制示衆。布袋結頭。今日。開放出無毛鐵鷄。來撞破虛空。渾不顧。橫三豎四。絕安排。萬如微詞

萬如微詞

慈雲松若昭禪師。上堂。慈雲彌布。徧覆大千。烹佛烹。

祖啓大爐。補正恁麼時。釋迦彌勒不敢當頭。德山臨濟退身。有分。握金剛寶劍。凜凜神威。乘踞地獅子。騰騰光彩。擴人天正眼。控佛祖大機。到者裏。且道承誰恩力。顧左右震威一喝。萬如敬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授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廣潤巨靈自融禪師新安程氏子。自作幼肄頭陀傳。十八脫白。二十圓戒。初參金粟宗阿。含義譚入大乘。學侶喟之。乃徧歷諸禪席。後謁山翁。恣得法。示衆凡學道者。流應須透脫機境。機境透脫。出言吐氣。自然圓活。苟不如此。眼目未曾定。動鼻孔。早落他人手裏。所以山僧有時笑。有時罵。有時拈椎。豎拂。有時白晝打眠。無不與道流相見了也。只是你等不作佛法商

量。便作情境理會。既不恁麼會去。更須知山僧行履處。始得良久。曰三十年後。晚參山僧坐者。床子以來。不是同莊主。督農便是與直歲。僱工乃至照管監收。副寺稅租出納。有無並無一刻閒工夫。今日侍者要請山僧與衆兄弟說些佛法。大衆且道。佛法作麼生說。擊禪床曰。會麼。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晚參古者。道迷者也。祇迷得者。箇悟者也。祇悟得者。箇廣潤要且不然。迷時不曾迷著者。箇悟時不曾悟著者。箇大衆迷悟。則置喚甚麼。作者箇良久。曰。會麼。青松栽夾道。白石聳長風。晚參大家特特上來。山僧沒甚閒說。卓拄杖曰。惟者木上座。渾似一條鐵。動著伊一絲毫。驢腰打折。且道與各袞袞下盂孟內底。是同是別。擣拄杖喝曰。又成多說。晚參纔見季春。回不覺仲夏了。禾黍穗爭新。野地迷芳草。殿角間薰風。說箇甚麼好。沈吟曰。諾。梵志身死去。魂魄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擣拄杖曰。見彈求鴉炙。何其計太早。示衆諸方開爐向火。廣潤開爐向壁。諸方暖暖烘烘。廣潤冷冷寂寂。雖然冷暖不同。要且據令條直。

若更商量佛法主賓元要。句山僧沒有閒氣力。何故不圖豆爆冷灰。祇實石中迸出卓拄杖。示衆澹雲啼破鷓鴣。天雨後半塘濕柳烟。珍重往來行脚士。莫將元妙汚心田。因僧請益。狗子無佛性。話示衆。以手空中扶。曰。會麼。狗子佛性。因甚道無。噉噉。噉。噉。噉。噉。首。莫貪天上月。應須照。顧掌中珠。中秋晚參。提拄杖。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即今風清氣爽。露湛月圓。遂喝住。良久。曰。山僧終不爲小智人說。如是法要。便歸方丈。示衆參禪。不悟。道出言生。做造江西馬箴。箕不識淵。樛柁學者流。莫草草北鬱。畢。越正黃昏。南閣浮提日出卯。歲除小參。大衆正恁麼時。在天符曰。除歲在直符曰。除月在傳符曰。除日在納僧分上。且道除箇甚麼。監院禮拜曰。卽日天氣。熙和恭惟和尚尊候起居多福。師以如意揮几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愛憎難。燈節晚參。問古德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德曰。三人證龜成鼈。意旨如何。師曰。見事不真。喚鐘作甕。曰。或有問和尚。又作麼生對他。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沉吟。師叱

退。乃曰。古人以三人證龜成鼈。語答室內一盞燈。大似西施戴箬笠。不令人見。轉風流。可謂事存函蓋。理應箭鋒矣。然則從長料揀將來。不無眼目。瞞瞞設有問。廣度只向道。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意旨如何。童子燒香比丘合掌。咄咄三十年後。且莫妄想。示衆僧問。昔日瑞雲彌布。今朝紫籊重開。紫籊山中境。請師揭示。看師曰。烟壑總非塵世界。林泉莫大佛乾坤。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簑衣不脫。迎佳客。鑊柄何嘗款。俗流曰。正恁麼時。別展風規一句。又如何。舉揚師以拂豎曰。石筍暗抽春色。外靈枝徧覆月明中。曰。學人專爲流通去也。師曰。飛龍點未到。跋鼈出頭來。曰。不慙所抱璞。則足豈爲憂。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僧擬進語。師彈指曰。吽吽。乃曰。屋頭山澗中。水青松百尺高。綠竹萬千葦。公案一重重。達士如何委。如何委。急薦取。陳搏大睡。幾多年。怎似神仙鐵拐李。煉得九還不死丹。洞游上天之九野。親遍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將他八風太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一切星宿。收入葫蘆裏。喚止止。不須說。

我法不思議。晚參廣度者。裏法式迴別于諸方。長年惟與鑽頭親密。亦懶去下山。打供每日兩時。普請未免兩番。喊罵諸道流內。有一罵具。向上提持一罵。不作一罵用。若縑素得分。明許你。家堂穩坐。否則鉤刀扁擔。未放你在。雖然也是趙州道底。勸農示衆。春雨深春凍解。正恁麼時。農務斯舉。分付西堂知事。將禪道元妙。好生收起。有等不識好惡底。聞此說話。便道務農。卽是元妙。元妙卽是務農。與麼見解。只可挑破。畚箕揀牛糞。團無有了。日在。或有曰。佛法闡揚。各有時節。因緣亦只可喚牧童子。燒大麥粥。煮九心芥。與他噉眠去。待禾熟登場。喚他起來。好做箇飯袋。子然雖如是。正到恁麼田地。大用現前。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起座曰。泥牛耕歲月。大地長靈苗。土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開口不容情。曰。那箇是圓滿報身。師曰。寰中天子。敕羣臣曰。作麼生。是千百億化身。師曰。屠父燒香。誦梵經。問。如何是三教師。曰。耕種耘苗。并割稻。曰。三教之義。何者爲最。師曰。波斯鼻孔下頭。曰。宗此得能了道。否。師曰。腦後見腮。莫與

往來曰。某甲莫解其旨。師曰。山僧自幼少學。續僧寶傳。序祖道東來。不歷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燈續燄。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千有國者。輒頒信于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疊疊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爲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者。撮諸綱領。燈曾其元。會元之出也。燈史定矣。而天皇帝王。尙俟後人考紀。載碑礪而更定之。著作詎易事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爲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其實圖而勁。合撒謬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后。建炎以來。唯濟祠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靈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三刻。出焉。三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豈亦等川之纂繹。未及洪之覈實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喜齡方謁東明。昆蓋萬峰謝世。

于洪武六年慈于洪武二十七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永慈年二十八謁岳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迹全焦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岳公歿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岳訛哉明矣或字經三寫焉成馬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嘗以此質諸大方俱以近刻爲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恣老人吾師出智瑄智璽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探考宋建炎以至明末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令拾遺補輯共若干人目之續僧寶傳有俟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台之紫籙山沙門自融謹序山翁恣嗣

吳興道峰山別機本清禪師湖廣安陸□氏子久參天童悟後依于廣潤受囑出住吳興道峰江西寶峰晚參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蛇無頭而不行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鳥無翅而不飛者兩箇漢雖是入泥入水應病與藥揀點將來不免費鹽費醬爭似道峰門下喝亦不施棒亦不用凡有來者除二時粥飯及普

請外總不敢動著所以道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堂霜剪秋林似畫圖寥寥萬象碧天孤宛然少室安心訣試問諸人會也無擲下拂子喝一喝上堂鬧市裏識取天子猶涉分疏百草頭薦取老僧可殺成現敢問諸人去此二途又作麼生體會擲下拂子曰雪壓修篁山失綠春入梅梢花暗香師問僧你在堂中做甚麼工夫僧曰某甲不會做工夫只解喫飯睡覺師曰也難得你到者田地僧無對師直打退問前面是火坑後面是猛虎教某甲向甚處迴避師打一棒曰向者裏迴避僧禮拜師曰切忌畏頭避箭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夾山來師豎起如意曰夾山還有者箇麼僧無語師曰山僧罪過二僧參師擲下拄杖曰不得動著拄杖試道一句看僧便喝師曰後面底又作麼生次僧亦喝師曰同坑無異土僧無對師曰且坐喫茶山翁恣嗣

吳興西峰頭楫濟禪師上堂生也原無生死又何曾死應知生死原無旨驚起階前石幢子吞却天邊鐵鷄子復來倒數劫初前不識天平花甲子喝一喝下

座山翁
志嗣

金粟廣慧天岸昇禪師上堂。年年臘月八。叢林鬧聒。聒釋迦觀明星大地眼。瞎釋迦觀星因甚大地眼。瞎引得兒孫不丈夫。聲色堆頭問略約。晚參有一人求進禪堂。無門可入。有一人求出禪堂。無門可出。且道。過在阿誰。無眼波斯入大唐。晚參今朝五月三十天。氣炎炎。酷熱直是無可安排。拈出鹽官巴鼻。卓拄杖曰。急須著眼看。看犀牛。莫看犀牛扇子骨。上堂。收得蕙江雲。滿載剡谿月。跨鶴渡錢塘。賽彩雙白壁。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出。佛手驢脚與生緣。趙州輪勝不輪劣。阿呵呵。饅頭餛飩子。齊拈出。食則任君食。切忌齧破舌。齧破舌。金牛大笑君何拙。上堂。春風雨。春雨綿綿上元正月半。華燈處處然。錦衣公子華堂開宴行。脚高人拄杖。橫肩梅破玉。柳拖烟。空山一路子規。天山僧與麼告報。且道。有指示耶。無指示耶。雙手扶犁耕石田。復曰。我法如大海。須將大海來承受。始得。若是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者。不妨硬糾糾地。若是背負青天。扶搖九萬者。不妨硬糾糾地。且道。

今日題目

兩箇硬糾糾地。孰優孰劣。喝一喝。晚參清明寒食。雨家家繡戶珠簾。柳半遮芳草。遊人歸未得。春風落盡杜鵑花。晚參桑柘成陰。綠滿堤鵲。呼雨夕陽低。時人只認拈花佛。那識池塘柳絮飛。武林回晚參。昨往武林舟過東關。遇巡官索稅。山僧道。此非貨船。何稅之有。巡官道。也須檢過。乃從船頭檢至船尾。並無一物。巡官懍懍而退。山僧笑。巡官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今晚山僧要與諸人索稅。有佛法知見者。上納無佛法知見者。中納。既無佛法知見。且又納。箇甚麼。莫謂一身輕似葉。一身更有一身愁。小參。山僧一冬以來。醍醐也有。毒藥也有。喜笑也有。怒罵也有。諸人一冬以來。真實用心處。也有。散心雜亂時。也有。門頭戶口底。也有。百尺竿頭底。也有。而今臘月三十日也。各各道箇轉身句子。看若能道得。座上無山僧。日前無閹黎。若道不得。山僧自山僧。閹黎自閹黎。光陰去去如流水。辜負三冬一片心。晚參。諸方賣蜜。金粟賣藥。雖然買賣一般。却是有甜有苦。甜者易食。苦者難入口。入得口。苦盡甜來滋味久。說戒上。

堂太古之世。不言而化。不理而治。不罰而懲。不賞而

勸。民有過犯。則畫灰。○以禁之。山僧今日。亦作數箇

○。子汝睡眠時。與你一○。惺寤時。與你一○。著衣時

與你一○。喫飯時。與你一○。屙屎放尿時。與你一○。

舉足動步時。與你一○。拈拄杖。曰。長老用者許多○。

子作麼禁汝。踣跳。總不踣跳時。如何。向下文長。付在

來日。問大善知識。慈悲無盡學地。中人以悟爲期。

未審還許學人悟麼。師曰。迷過幾時。來山翁

京師戒壇電菴旭禪師上堂。黑漆皮燈籠。中間欠一

點。有能解挑撥。與箇大光錢。卓拄杖曰。還有挑撥者

麼。良久。以拄杖旋風。趣散。康熙甲辰。師侍忞于金

粟爲一座。忽一日。辭衆。怡然坐脫。山翁

太倉千潮溟禪師上堂。瓠子曲灣灣。冬瓜直籠籠。何堪

笑。時人沒來由。論直論曲。無斷頭。直得天王怒。握拳

彌勒。笑得不住口。卓拄杖曰。畢竟如何。瓠子是曲。冬

瓜是直。山翁

寧波瑞巖遠菴僊禪師。崑山陸氏子。薙染于天童。得

法於廣潤。初住長沙神鼎。後繼席天童。上堂。一向

乾剝剝。全無些子滋味。連日水漉漉。便有幾許唧噉。

若向有。唧噉處。得些滋味。珍羞雖美。只是飽人不得。

若向無滋味處。一下咬著。饑虛頓息。自然永絕馳求。

到者裏。不是心。不是佛。梅花枝上三更月。對一說倒。

一說。海底紅塵飛。不徹報諸人。須猛烈。打開眼底時。

節。要透清關。那畔直須。萬里一條鐵。上堂。香巖道。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錫之

地。今年貧。雖也。無得卓真淨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

富。始是富。去年富。祇有一領黑毯布衫。今年富。添得

一條水滸袈裟。歲朝披向寶王座。須信風流出富家。

楚石曰。香巖貧。未是貧。依然尚有箇渾身。真淨富。未

是富。盡底家私。俱吐露。鳳山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

儉。沒疎親。豎拂子曰。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

九斤。師曰。香巖說貧。此處無銀二兩。真淨說富。俗人

沾酒三升。鳳山不說富。不說貧。也是掩耳偷鈴。爭如

面赤。不如語直。巧言不如直道。且道。天童者裏。又作

麼生。聽取一偈。貧極尙嫌千口少。富時且喜沒分文。

非關要與諸方別。貧富從來不在心。問狗子有佛。

性無佛性。師曰：道什麼？僧再舉。師曰：孟八郎。師復拈竹篋曰：且道。竹篋子還有佛性麼？曰：某甲不會。師便打旁僧曰：漏逗不少。師打曰：多口阿師。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金不博金。曰：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却出得？師曰：看孔穿楔。曰：女子分上。又作麼生？師曰：不風流處也風流。問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如何？是末後句。師曰：三十年後。向汝道。曰：巖頭密啓其意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方木逗圓。竅曰：德山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甚麼處見得？師曰：換却你眼睛。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我與巖頭同條生，不與巖頭同條死。你且如何？會曰：正疑著和尚。師曰：疑著我，且置。天下人疑你時如何？僧擬進語。師曰：鷄子過新羅。師住天童數載，禱子雲從後退老瑞巖，而寂深山窮谷，復爲一新。至康熙壬戌四月，示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其門人塔全身于寺左三秀峰下。山翁志嗣

湖州道場萬壽元菴本源禪師示衆。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夜叉心菩薩面，觀體由來不隔線。此時若

不究根源，辜負祖師心一片。大衆且道如何？是祖師心。舉拂子曰：急須著眼看。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示衆泥牛吼山河，走木馬嘶天地。黑夜半波斯，嚼生鐵。拈却鼻孔放却箸，擊拂曰：天漢麒麟祇一角。晚參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殺人刀活人劍，擬議不來。揮爲兩斷。卓拄杖曰：者是殺人刀，如何是活人劍？速道。速道。衆無語。師以拄杖一齊打散。小參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山門據虎頭，燈籠收虎尾。笑倒寒山拾得，畢竟是何宗旨？喝一喝曰：迅雷不及掩耳。示衆。問金鍼玉線穿却，五色祥麟銀鈎鐵畫繡出寶殿花冠。正當君臣道合，一句請師拈出。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別展旗鎗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長安曉色誰能和？明月蘆花暗點頭。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懷藏輅略歸真化，一箭紅心定不差。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一輪碧漢和雲白，上下清光徹太虛。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倒用橫施，全正令龍吟虎嘯，出秦關。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藏却花冠，炭裏坐從來共住。不知名曰：恁麼則御樓春色來天地，滿架薔薇一院

香去也。師曰：黑漆崑崙擎露柱，僧擬議師便打。乃卓拄杖曰：驚他黑漆崑崙脫却娘生布襪，扯亂金鍼玉線，不住蓬萊仙府，熬過東土西天，倒跨帶角猛虎，衝開鐵壁银山，杲杲日輪卓午。遂顧衆曰：正當功位，俱隱向甚麼處？與山僧拄杖子相見良久，喝一喝曰：點石化爲金玉，勸人除却是非難。早參衆集，拈拄杖東西默顧曰：看脚下衆擬議復卓拄杖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便歸方丈。小參問衆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且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從何來？衆下語不契，乃自代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又曰：一雨之所潤，一土之所長，因甚甜者自甜，苦者自苦。一僧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師曰：既然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因甚麼有肯與不肯？僧禮拜。師打曰：何不道杓柄在和尚手裏。小參衆集，禮拜參差。師呵曰：七起八倒，雨打芭蕉，東風東搖，西風西搖者，隊漆桶不打折你腰，拈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山翁
恣嗣

興化龍珠森鑑徹禪師，粵東潮州徐氏子，薙染後投

顯愚衡受具命參天童，一見便問那裏人。師曰：廣東悟曰：過了梅嶺，就是廣東。師曰：和尚到過麼？悟曰：我三十歲出家，那有工夫閒走。師聞悚然，有會走參寶華，忍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你作麼生？會師曰：快活殺人。忍曰：庭前柏樹子。寶師曰：自來不眠花。忍拈拄杖一卓曰：會麼？師曰：不會。忍打曰：快活殺人後，依恣于廣潤。一日恣問渾身是口的人，因甚道不出爺姓氏？師曰：從來孝子諱爺名。一日摘茶次，恣曰：直截根源佛所印，你因甚摘葉尋枝？師卽高聲曰：觀世音菩薩來也。恣領之。結枯木期上堂，雪山六載安禪，少林九年面壁，龍珠以千日爲期，只要古今合式。所以道：三年不鳴鳴則驚人，三年不飛飛則冲天。冲天須得冲天志，驚人須要驚人句。有驚人句，虛空粉碎；有冲天志，大地平沉。大地平沉時，凡聖路絕；虛空粉碎時，元妙兩忘。到者裏，有座鐵圍，須要諸人自著力，撞得破是好手。普視大衆良久曰：單刀直入處，莫要記功勞。上堂拈三元戈甲，列五位旗鎗，布萬法不迷之大陣，開無功成功之大路，直取無等等之妙。

位須要識中軍主將姓甚名誰速道速道 僧參師

問那裏來曰報恩師曰報恩眉毛有幾莖曰與和尚

一樣師曰汝道山僧眉毛有幾莖僧無語

山翁志嗣

潭州龍牙雲叟住禪師楚之安陸人不言氏族秉具

大瀉參鶴林門有入處後依山翁忝于青州得法

示衆恁麼恁麼絕絕毫釐處如山如嶽不恁麼不恁

麼如山如嶽處絕絕毫釐恁麼中不恁麼放出毫釐

礙塞無路不恁麼中却恁麼拈却山嶽寬廓有餘豎

拄杖曰山嶽毫釐總在拄杖頭上還見麼若見拈取

去若不見管教壓殺礙殺你去在 晚參舉富山遜

祖云天下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

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師曰山僧住他院把他杓

雖然養家一般要且道路各別到徧名山不動脚遠

近高低步步著而今住院慙無福脚著草鞋手把杓

因雪示衆夜來大雪紛紛到曉依然不住平地三

尺二尺高處堆山壓樹一一地普天片片不落別

處又殊眼裏屑添普賢毛孔塵聚極力畚掃轉多寒

山拾得大怒添得楊歧床頭珍珠亂撒無數突出大

仰庭前師子寒威可懼龍牙趁隊打映唱曲雪花飛

句乃擊拂子詠曰風凜冽漁父掉舟波上立時把輪

竿挈釣來多是寒江雪 晚參不是心曰炙風吹古

到今不是佛釋迦彌勒斯泥漚不是物萬別千差從

此出擲下拄杖 問青州布衫重七斤意旨如何師

曰塞北天寒曰學人不曾師曰朔風吹不入 示衆

入門便棒千了百當劈面使喝雲開日燦豎起一指

透頂透底輒出三毬理圓事周自餘打地底打地擎

杈底擎杈舞笏底舞笏張弓底張弓這一隊老漢盡

力提持全身擔荷也只到得者裏雖然如是譬似閒

示衆紅滿枝綠滿枝村村綠暗與紅稀黃鸝語杜

鵲啼底事聲聲苦勸歸春已暮樹不華狼籍枝頭恨

轉除擲下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康熙

丙辰八月初十日唱滅時師垂三問一曰四大本空

五蘊非有且道病從何受二曰四大五蘊散滅之後

且道受病的人還病還不病三曰且道者受病的人

卽四大五蘊病非四大五蘊病衆無對遂化

山翁志嗣

杭州徑山莫菴上乘本宗禪師楚之黃州人久參天

童悟棒下得省。四方叢席以尊宿名之。後得法于山翁。恣秉拂。盛京隆安。受請住徑山上堂。徑山禪也。無妙也。無不解。攢花簇錦。豈有短句。長歌拈拄杖曰。唯憑枯節。老鳥藤流。道正脉不胡塗。喝一喝曰。出窟金毛獅子。子全威。哮吼。竄羣狐。復喝一喝。下座。山翁志嗣

燕京善果旅菴本月禪師秀水孫氏子。幼從日月輪剌染禮佛。日方受具。遍扣諸方。參報恩。琇琇問。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請和尙放下。著琇曰。放下了。又作麼生。師曰。話墮也。琇便打師。使出遂命掌記室。一日琇問。一字不加畫。是甚麼字。師曰。文彩已彰。琇領之。越二載。謁能仁。恣恣問甚麼處來。師曰。大雄恣曰。巍巍獨坐大雄峰。是甚麼人境界。師曰。今日親見和尙。恣曰。參堂去。師每疑竹筴子與俱。抵一指公案久之。因隨恣至青州法慶。一日赴齋堂。驚拈竹筴。忽然大悟。呈一指頌。恣即命秉拂分座。未幾隨恣赴召挂錫大內萬善殿奉勅善果開堂。後歷住奉聖龍池諸刹。上堂法無定相。弘之在人。若雷殷而雨施。如龍驤以虎驟。不用移

身換步。直教保國安邦。遂喝一喝曰。諸禪德。還搆得麼。若也搆得。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帝鄉闔外。頓令氣鬻生春。空谷窮陬。總使熙和。種秀殊勝。中殊勝禾登九穗。盡說豐時。奇特中奇特。風凜九垓。悉歌致治。方知帝道平平。恩光蕩蕩。雖然發大機彰大用。還他出格人。提持出格智。透聲色顯宗旨。須是沒量漢。展演沒量事。適當聖主隆興。立見光騰法化。只如新善果今日奉旨開堂。翊贊皇猷。一句又且如何。通信萬國。醉心管大鼎相逢。搆手上高臺。中秋上堂。年年共看今宵月。歲歲同聞老桂香。心外但能無一物。有何光境可俱忘。仰山用不得曹溪指。未彰揮拂子。曰。碧落浮雲已盡。渾然一片清涼。夜竹深萌。宇秋庭冷石床。開爐上堂。唐安奉旨。特開爐緇素歡騰。震遠謨欲識昔年賓。主句趙州東壁挂葫蘆。卓拄杖一下。上堂。一九二九相見不出手。師驚伸兩手曰。山僧已出手了也。大眾作麼生。道箇相見句。良久曰。朔風掃地。黃葉門外。西風夜色寒。拍禪床一下。上堂。師豎起拄杖曰。今日風頭稍硬。各須照顧。脚跟大

衆會麼衆無語師乃驟步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上堂忽逢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昭寰字山河大地
發奇音佛殿雲堂皆起舞奔騰鼉鼻蛇震吼白額虎
觀者聾聞者瞽笑倒門前者大肚駕至上堂高而
無上仰不可及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仰不可及處九
霄象馭忽臨深不可測處大地金輪乍轉鬧市中普
瞻至聖禪床上共覲大威始見皇仁溥博聖澤濡長
瑞靄林泉輝騰叢社大衆既叨盛世復遇隆恩畢竟
如何仰酬厚蔭舉起如意曰無爲而爲神而化之
晚參道在日用日用不知春風吹遠樹夜月照空堦
離聲色罷尋思等閒放下莫教遲暮擲拄杖曰渠今
不是我我今復是誰孟夏望日示衆開粥柏巖無
把捉商量西院太諸訛相逢不用揚家醜一任薰風
醉薜蘿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如何被生死之所
流轉師曰與山僧沒交涉僧便行師喚曰燦容上座
僧不顧師曰喚不回頭怎奈何師退隱松江之九
峰一坐十載至康熙丙辰孟冬十四日聞鐘聲告衆
而寂塔于本山讀書臺之左

山翁
恣嗣

河南無垢大嶺本不禪師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
鱗未審以何爲食峰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不知雪
峰是何心行師曰要議真金火裏看曰三聖道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曰老僧住持事繁又
作麼生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山翁
恣嗣

明州天童山曉哲禪師四川重慶□氏子十九腰包
行脚首參報恩琇看牛過窗櫺話苦無入處特謁五
磊恣一日隨問曰眞月不問汝如何是第二月衆下
語不契恣自代曰賺殺人師于言下豁然尋獲印證
後隨恣赴召萬善殿說法陞辭日留師隆安結制

上堂十五日已前芒種節過去十五日已後夏至
日更長正當十五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
藏身無地衲僧挺特自強頭角崢嶸濟濟好一似南
山底一似南山底箇甚麼新篁拔地凌霄漢嫩綠駸
駸過短牆晚參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元
門一元門須具二要路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
人作麼生會若也會得臨濟老漢在汝諸人脚底其
或未然山僧下箇註脚去也拈拄杖下座旋風打散

擲下拄杖曰。且道是權是實。是用復喝。一喝歸方丈。晚參。山雨落落停停。溪雲若浮若沈。新穀沒處。曬眼知事半喜半嘆。衲僧瞋睡難遣。倚床靠席。拄撐禪道和盤托出。更要覓佛覓心。薰喝一喝。擲下拄杖曰。一天雷雨。又來打濕達磨眼睛。晚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逼塞虛空。絕回絕互。正恁麼時。如何。劍鋒尖上踏歌。行細雨濛濛不溼路。晚參達磨未來。東土人人眉橫鼻豎。世界本自太平。斷臂作俑可怖。無端遺下隻履兒孫。逃竄無處。有些血氣丈夫。累得皮穿骨露。祇如不受累底。又向甚處躲。良久曰。蝦跳不出斗。起七示衆。父母未生前畢竟是甚麼。去冬沒處尋。今歲沒處躲。逗到初三夜。撞著者一夥。以拄杖旋風打曰。莫教錯過我。上堂。問先老和尚於此寶座說法。已竟伐鼓陞堂。更顯何事。師曰。試道說底法看。僧擬議。師喝退。乃曰。今辰弘覺老子。順世百日之期。拈拄杖卓一卓曰。好與三十棒。葉落歸根。迴本窮源。大月當斗。降跡嶺南林氏家時。好與三十棒。事魯儒裂章縫。好與三十棒。歸釋氏反覺雄。好與三

十棒。長河北大江東流。毒遠造殃。洪好與三十棒。兜率無端升夢裏。化山千載錯流通。好與三十棒。大衆且道者。三十棒還打得著。打不著。若打不著。不是克家種。草若打得著。却成忤逆兒孫。畢竟作麼生判斷。若判斷不得。薰豎拄杖曰。弘覺老子親臨法筵。與汝諸人判斷去也。克家忤逆。渾閒事。扶起剎竿。是報恩卓拄杖。晚參。舉密祖上堂曰。天童者裏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秤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衆中若有箇漢。聞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只是箇無星秤尺。又秤量箇什麼。老僧但向道。一鈞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也不會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師曰。師翁雖則秤尺公平。未免辜負婆心。設有箇性燥漢。當時待道你有半斤秤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時便出衆震威一喝。將無星秤尺一齊爆碎。管取師翁刮目相看。即今衆中還有恁麼人麼。有則山僧結夏事畢。其或未然。七尺單前。大家努力。免被人秤量好。晚參。拈拄杖卓一下曰。德山棒拈向一邊。喝一喝。曰。臨濟喝用他不著。然則曲順時宜。如何展演。乃曰。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拄杖
子涌身道此是儒家說話宗門中也用不著師呵呵

大笑曰可知禮也師著宗門寶積錄行世

山翁
志嗣

嘉興平湖景雲伊阼本哲禪師小參夏至涼生暑似
秋蟻人心念冷嗽嗽十成功幹擬何取知是箇般事
便休 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長江

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山翁
志嗣

廬山西林犀照本澈禪師江右明經也因鼎革薤染
參方得法掩關淮北暨游上洋結茅鐸菴深蓄厚養
後出世初主西林復住江州能仁 上堂鵲白鳥元
山青水綠鶴長休斷見短難續說箇直指早已成曲
那更堪認瓦礫爲金抱砒砒作玉直得將大地爲爐
糝束萬象爲槽枥任伊銅頭鐵額盡教燄裏翻身直
須皮穿骨墮雖然皮穿骨墮後堪作甚麼廬山漫道
許多峰六六依然三十六復舉丹霞禪師因過一院
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
霞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
霞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自後鬚眉墮落師

曰丹霞如虫禦木院主偶爾成文且聽山僧一頌縱
饒是佛也難留枯木何如燒却休不是洪爐能點雪
怎教督盡豁雙眸 上堂凍徹林梅待暖回峰前石
女正懷胎等閒夜半曾分曉大地無非寶藏開大衆
寶藏已開可翫不可取若是累代簪纓希珍不以爲
瑞暴富窮子銀海未免生花雖然祇恐不是玉是玉
也大奇 上堂問如何是戒師曰殺豬屠狗曰如何
是定師曰逐浪隨波曰如何是慧師曰無明煩惱曰
向上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且禮拜著乃曰耳裏不著
水眼裏不著屑若執夜明符安知東方白咄哉老凍
膿瞎星方始警智慧與德相虛空安耳穴若是丈夫
兒肯循舊途轍明星日在天見者不爲惑此心不負
人相對無慙色然則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放下拂
子曰若不入水怎見長人 除夕小參破院由來費
拄撐今年貧勝去年貧未教奉化橫拖袋逼得南泉
欲賣身却喜一年將盡夜渾無萬里未歸人大衆既
無未歸人則箇箇居家穩坐且作麼生分歲好陳年
曆本都拋却托出椒盤別是新 落堂無端要打七

看看七已過。瞌睡打不醒。疑團迸不破。燈光燦透眼。晴雨聲滴穿耳。朶分明。觀體全彰。何勞牽牛拽磨。不是物。不是心。不是佛。也解道。師姑原是女人。做雲門胡餅。變饅頭。問著依然成懨懨。寄言困鳥。莫依蘆俊。鶻無羈天自大。上堂秘魔擎叉。禾山打鼓。臨濟白拈。賊影草探竿。雲門跛脚。老閃爍。紅旗巖頭。鼓擡華亭搖櫓。莫不爭先一著險。不顧身。至今勝負難決。未免傍觀者。晒遂震威。一喝曰。山僧若不喝住。只一隊划龍船。漢隨波逐浪。未有了日。在雖然。即今勦絕後。却作麼生。拾得延平龍劍。在不妨黃葉漫藏身。上堂無佛可烹。無祖可煨。西天外道。斯稱第一。有佛可烹。有祖可煨。智如妙吉祥。也應下鐵圍。然則西林今日開爐。當何所爲。遂顧視左右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同僧行路。次師曰。莫向那邊去。向者邊行曰。處處透長安。爲甚不向那邊行。師曰。熱處要生。僧持蘭花供佛。師問一僧。汝聞花香也。未曰。不聞。師曰。鼻孔在甚麼處。曰。在和尙眼睛裏。師曰。怎麼因甚却不聞。僧無語。師便打。問古人三十年著一輛鞋。此

意如何。師曰。滯貨難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打噴嚏。問趙州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好肉不須作瘡。問佛心大慈。隨類化身。祇如驢馬隊裏。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銜鐵負鞍。拖犁拽杷。士問觀世音菩薩。世人只塑女像。只恐不是。師曰。男亦未必是。曰。畢竟是甚麼像。師曰。汝合親見。渠始得。山翁志嗣寧國明因曉音。本通禪師。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恁麼。則虎豹之羣。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卓拄杖曰。要且不在明白裏。復卓一下曰。還有不甘者麼。良久。以杖旋風打散。山翁志嗣越州龜峰。嵩壁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秦望峰高。鏡湖水濶。曰。如何作用。師曰。水清猶負載。峰翠照人寒。山翁志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三